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五公山人集十六卷

〔清〕王餘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枕釣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公山人集十四卷》提要

序

從來講理學者弊在拘方而不適於用談經濟者流爲功利而不入於純二者交失之斯其人雖有言焉徒枝葉耳不足存也惟本理學爲經濟明體達用之道一以貫之無遺則其見諸文詞者皆性情所寓粹然盎然歸於正直和平用其身可以福于庇民即不用其身存其言亦可藏名山垂久遠已吾師五公王先生親炙鹿忠節受業孫蘇門徵君又從刁非有杜紫峰諸公遊理日益明學益邃天心月窟之旨洞澈無疑蓋信道篤而任道勇近仁之質得諸剛毅徵君嘗亟稱之於書無所不窺自禮樂兵刑下至耕桑藝植醫藥卜筮無不窮析端委極縱横上下之識數千百年間事如燭照數計及指陳得失蒿目時艱眞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嗚呼先生具有本之學經緯之才乃棲巖飲谷以老老且齋志歿不得見諸敷施爲可惜也余仰止先生久浮沉宦轍不獲函丈追隨歲癸亥遭先慈變歸安肅讀禮之暇閒閲簡編念無以䂮廸之者徒步入山中敦延先生至里門遂得朝夕侍左右請業請益叩以大小無不鳴也自恨鈍根淺識於濂洛薪傳全未夢見即經濟諸務亦茫然未曉獨聲詩一道畧嫻吟詠微辨體格古文不敢妄作

祖識源流皆受先生之教於萬一也先生嘗語及門曰詩本性情必以忠孝爲根柢子美人獨子瞻海外忠君愛國之念肫然於中觸景流連遂詠歌嗟歎不已學古文先正心術心術正則理足氣昌醇如董江都愷切如陸敬輿自無牛鬼蛇神之習余至今佩服不敢忘云先生編纂甚富幾垂壓牛腰今藏於家未及行世生平詩文每與酬落筆頃刻數紙然隨手稿輒散佚年來搜輯彙成兹集特吉光片羽耳未足盡先生之詩古文且願讀是集者知先生此中微尚更於楮墨外遇之也

康熙歲次乙亥重九前三日銀城受業李與祖拜題於歷下之鹾署

五公山人傳

明天啓間閹人魏忠賢竊柄賊害忠良介從祖忠節公被逮詔獄從父子敬公尾緹騎後徒跣至京師時邏卒如蝟晝行夜伏匿定與鹿太常家大河以北相與周旋忠難奮不顧身者有容城孫蘇門徵君范陽張果中布衣杜紫峰處士獻縣高斗南鴻臚雄縣李華五秀才以及徵君之門人五公山人其一也山人名餘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其先小興州人本姓宓八世祖某徙居保定之新城馬頭村贅于王氏遂因王姓山人生而英敏善讀書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桐城左忠毅公視學畿輔覽其文奇之隨繼父恢嬰公之任臨邑歎食祿者不能實心任事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撫當事意調曾山實困之也時流寇充斥山人見時不可爲勸恢嬰公解組歸未幾遭本生父維嬰公之變痛不欲生又念恢嬰公老身死缺侍養乃奉二親竄于易州五公山之雙峰村躬耕養稍給甘旨暇則述作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故世稱五公山人云當鹿太常忠節公倡道江村山人年尚少從之游自曾山歸師事孫徵君益闡性命學徵君深器重之後過范陽又受學於杜先生其學以明體達用爲

宗閑邪存誠爲要原本忠孝敦尚氣節凡古今成敗
治忽事機得失以至一名一物一藝一術無不留心
究析始則邢衡時事慕陳同甫之爲人垂老讀史至
謝皐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嘗不掩卷流涕也生平慷
慨好施予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斂之縮食節衣
無弗丁友朋是力及交游餽遺介然不屑受却金之
節世咸重之晩年應獻陵書院之請爲生徒講解穿
穴經史剖抉性理皆別出新義每敎人躬行實踐不
愧影衾數月間士習文風翕然丕變獻邑人士爭挽
留遂家焉所著有君諸編乾坤大略諸葛陣圖通鑑

獨觀諸書皆山中所手輯也子二長孚次咸咸早殤
孚亦鋅卒孫超宗巳弱冠爲諸生山人殁後門人銀
城李愼齋先生爲之行狀詩古文若干愼齋手鈔錄
藏篋衍乙亥夏編定付刻屬余作傳余家與山人爲
先世患難交余生也晩而余父兄嘗傳述之故能識
山人生平不敢忘且夫靈均九辨九歌宋玉景差之
徒和之韓昌黎集門人李漢編之今愼齋拳拳不忘
其師如此山人傳矣愼齋亦當與山人並不朽已

魏塘後學魏　坤禹平氏譔

五公山人集卷第一

銀城李與祖編

慶雲鄧　鏻
孫　超宗　校

古詩

遊趙莊石窟

細履出山村一徑隨樵牧溪回古樹叢巖谺峭壁蠱洞
穴如珠連歷歷相掩覆金光大士藏白至高牖纂開鑿
伊誰氏成此碩人陸既無鷄犬喧復與猿鳥熟借少高
士居清風振川谷我來縱俯仰夙懷遂幽獨統麓澈澄
流臨鑒玩珍木渙然塵累空往與造化逐不美彥方髓
豈念汝陽麴安能遂長留累足謝碌碌

栢鬚岫 在雙峰峪名仙人洞

春晴愛遐矚捫蘿效支鐵匪履歷石窟仙跡云此潛丹
竈巳縹緲古壁餘突黔清流繞綏帶翠栢環修鬚長嘯
俯衆壑曠焉豁顧瞻世路塵愈積磐阿夢方恬何當追
逸叟斸藥收青黏

述懷

我本山中人所食故山艸十年黍榛苓遇樵共傾倒棲
遲半畝宮樵籬任昏曉瓠藏一卷書浪浪寫幽抱閉戶
誰來觀谷中諸有道俯仰笑或涕其意穆以窅流雲遠
岫明近渚清波繞入門拜高堂扶杖過木杪熙熙代承

歡迎跡未云俯不記歲月但顏色常美好聊將一味甘
分作右軍飽馴旁閒乳羊竹間窺哺鳥豈無天際思烟
霧空縹緲安得來遠人一繫白駒皎

大雪中田治埏見招跨鞍就之

玉蝶亂飛空萬里潔如素故人有佳招抱鞍一快聚天
地混東雲山川埋濛霧吟肩縮若蝟戟髯森于樹當
即入門煖榮聊灌注破此十里僵傾我連朝慕笑殺王
子猷輕舟自來去

嘉平日有客以酒餉韓廣文者廣文自來蝸廬邀
余共酌約午前即至途中口占

有客餽君酒邀余共酌之自來茅舍裏談笑親致辭但
我飯罷後是君酒熱時夕陽起獨往凌雪冒乾池到門
便呼盞炙硯重哦詩高情吾輩在豈讓昔人期當年蘇
司業可以等鬚眉

雪後寄田治埏

冬深白雪寒山遠鳥薪貴伊人寂不聞得無折膠畏凍
雀棲僵枝巢兎蹲蒼卉萬物當枯槁嶺梅正香沸所以
天地心剝盡復當豎寄語拈花人笑閱嚴凝氣

春日同與三雷林肇州小集以白酒煖酒甚佳遂
定爲長約

茅齋春日長開談聚良友因思人治人遂以酒煖酒火
從杯底燃醲向壺中乳斟酌近自然富貴于何有落落
古今書泛泛農桑口只此結素盟得閒即偕手

二十吟

人誰無意氣勢壓輒卷舌化作繞指柔未語喉已結吾
黨有直者百摧氣不滅公義在人心疾風知勁節毒焰
烈於火傲骨勁如鐵倘令居廟堂朱雲檻可折倘使臨
戰陣嚴顏頭可截豈彼從流人空腔本無血

讀史

巨源公輔器韜光在竹林一飲能八斗襟量函高深石

纍徒虛名貪眠擁旅衾豈知宴安日馬蹄已駸駸哲人
貴遠識集霰見天心嗟哉隱身計可以終雲岑

冬日過永陽懷李伶隱

東雲連贊嶺慨然懷故知夙昔把臂交眈睨青霞奇雅
歌嘗遙夜揮墨長淋漓誰知十年來參商感路岐君方
困薄遊我亦老山陂落落思君子悠悠想塤篪遼爾芙
蓉城相促題好詞虬螭驂駕速墳州何離離無復念高
堂雪鬢已早衰今過黃公壚空爲向秀悲笛聲咽暮靄
寒飈搖荒其惻惻蘊中情回翔悵何之惟餘絮酒意哀
吟望蕙帷

東園看菊同魏澹園賦

久不到秋圃寒英一片開覵彼梔盎間猶如燕地梅羞
澁不敷朶包裂愁風摧何如上庾嶺萬樹攢崔嵬冷艷
奪目眩晴香撲鼻來始信出衆姿離羣亦孤哉終當讓
林藪爛熳如雲堆參差傍高樹偃仰披長萊煥然成大
觀凌霜矯仙裁陶家東籬畔所以濯金罍嘆息此物理
芳株宜廣栽

九日登文閣有懷山中用孟浩然南亭韻

忽驚蕭候臨暫憇文閣上願將鬱悒懷一豁此虛敞誰
知九秋空但聞霜葉響非無盈把菊足供東籬賞隻影
落異鄉難禁歲暮想

讀榮我孫先生傳

余祖頡頏賓先生實首座縹峽賭遺範恍然起顏情至
行信足傳芳名已永播況兼金玉輝喬嶽同破砥

乞者疾呼家人以忙中不應書此諭之

我是忙中有彼是閑中無我忙無已時彼閑空嗟吁何
不分此心偷閑一洵濡緩急人時有盈虛道互趨焉知
到頭日貴賤不同途但使心公平中田常膏腴

野牧篇

貞白當年畫兩牛一牛驅策金籠頭一牛閒散恣水草
牧放田野何優游中水塘邊野牧予超世適情正如此
十畝為圃半畝宮老守蓬蒿足經史九載孤居似輞川
半世逃名如栗里多年足跡不入城袖詩跨蹇市人驚
非因失稅倉皇過却遇論文仔細評水墨數枝羞富貴
麻衣幾部藐公卿手持松花索題字愧余此道無嫵媚
悶揮不律草長歌留與隱居作同志

滹水泛漲邀同韓廣文駕舟賈莊觀打魚就惕函

宅烹鮮酌酒賦

滹沱水漲秋風亟崩岸頹堤不可域中原有菽南畝禾
陽侯一怒成澤國幽人無計坐望洋悶呼同人泛野航

隨灣逐曲十餘里水樹重重過小莊阡陌微茫排鴈陣
丘墟滅沒滙晃塘迤邐漸近大堤口水力如牛浪如斗
一葉飄搖不敢前逡巡捨舟上堤走步循埒脊似蛇行
眼見梁底有龍吼橋頭徐翁長年人張網撐船捕細鱗
須臾出水鬐鬣動霜刀作鱠娛嘉賓君家兄弟多豪曠
青尊紫蟹襟期暢海濶天空且共歡南來北往休虛量
起來借手閱河工天遣勞人歲不同自是陳籌須賈讓
誰能破浪憶終童漫整蘭橈景色暮烟林鵶噪平波渡
殘鵠屬玉冷不飛點染殘陽昨無數主人還趁白雲歸
漁翁遥送鮮鱗肥柳貫紫腮登彝岸暝分清影入柴扉

土室初成漫賦

當年志和航枯槁築室越州殊草草片椽不解施斧斤
豹席樓履忞幽討時有觀察陳少遊訪嫌門隘不堪掃
特爲買地拓其居回軒至今人爭道我家僻巷臨清漳
自擬十洲浸三島壘土爲室不設門日月出入雨亦好
蓬蒿滿徑護幽棲經史堆壁富良抱有客蓬頭半捫蝨
哆口縱談及莊老高車駟馬總不過牧豎樵夫時一造
明春思結稻香閣卧督春耕看晴昊鳩巢三柴足經營
鶴栖獨樹亦壽考丈夫適志在隱淪豈必居處工華藻
淡薄寧靜有成模畎畝之中蘊至寶四海風塵任喧寂
平地山林長熙皡

桃花行

綏山未實先放花遊客驚看一片霞却有湯才宋思禮
與高攜酒訪仙家剪花鬣馬出城裏一路吹塵風不起
韓康伯在此林中披藿撚髯羅經史幽意閒情仲蔚廬
籬根牖下草不除春歸不問年華晚賓至方知禮法疎
行廚笑傲復題句彩毫揮落胭脂雨膽餅青眼對紅英
明朝不管陽春暮已辭洞口還逡巡棲向仙源更問津
君不見不盡沽來村舍酒何妨長作醉花人

三月三日

三月令辰有上巳古聞龍橋祈蠶市更有歲時禊飲人
東流水上浮巨兕却怪虞摯尚書郎詭對徐家閨盥觴
豈知成周卜洛日因流泛羽波飛光又有秦昭宴河曲
金人捧劍制西方況復采蘭餞鄭渚傾都出遊盡婦女
會說新妝水底明還聞香袂空中舉頗憶當時顏延年
應詔揮毫賦麗篇引水爲渠如環曲玉盃流轉繞芳筵
我今躬耕獻州土不與時宜銜簪紱二三知己阮稽倫
詩酒相和如腰鼓昨日尋僧望東臯今日修禊到南浦
恰思沽酒不惜錢詎料出門偏阻雨垂簾偃蹇又吟詩
欲問同人何所之濁醪白飯隨常有躡屐相尋未是遲

礪石作硯

屋角礪石委塵土磨鐮磨斧咄不數戛戛錚然如有聲
馬過孫陽方聘步取置几案盪鳳膏雲蒸霞夔龍賓渡
始知奇物會席珍豈是村兒手中具能供牙管賦新詩
更借栖鼻草露布古來幾許浪傳名馬肝鴝眼何須慕
爭似此石堅且純勁質不淄復不磷疑經女媧爐鞴出
光燄萬丈張高旻

偶吟

叔吳先生遺陽九種禾數畝半成莠租入納粮無多餘
兒貧困學賣酒甕缸新汪小槽流高帘搖颺門前柳

黍壽斟與老夫嘗玉液滿壺小孫手一杯一說古典章
討一史書皆上口人間富貴須夢蒲吾生風味只剪韭
來上縹緗列紫霞雙眸炯炯復何有我辭不眠欲作詩
試看劍氣沖牛斗

招摇山下祝餘草人得食之可長好不知此山去我幾
萬重餓腹行行艱遠道不如在家躬自耕掘渠濬井畝
炎精有時大雨滂沱至種麥千畦與百畦

上元前一日孔副戎席上觀燈同孫給諫白吏部

李顒若分韻

鈴署日高閑棊局輿公乘驄同清矚氷繭雄篇飛陛離
正是昨朝分韻曲將軍走使邀嘉賓幾天謫仙來相屬
虎帳劇演鋪氍毹鸚杓酒斟泛醽醁笙簧啞嗃月照堂
屏幛瑩煌座閃燭更有銀花火樹紅十四先看十五續
人生適意在佳時相歡豈得相拘束重斃殺核醉羽觴
嬌歌急管橫眉綠霜毫昨日洒新箋錦字今宵翻舊籙
逸興分題趁月歸馬蹄踏碎長街玉

春日過廣蔭五柳居同龍章兄弟小酌至醉

興來跨馬淵明家五柳門前春日斜到齋釀具充棟牖
開瓻香氣噴雲霞深杯引滿不停手仰天長嘯復何有
醉歸明月攜琴來重向壚頭索美酒

賦得玉壺美酒清若空

玉壺美酒清若空披帷把盞兩人同傾如仙露滴金掌
飲如荷珠吸碧筒丹丘生與岑夫子三人促膝春風中
浩談那顧俗眼白暢懷不覺酡顏紅一日不見三秋越
今晨開瓻何必酣尊前天地任蜉蝣何必勞生徒矻矻

彭孝女割股療叔

阿叔事嫂如事母阿姪事叔如事父其本庭幃愛未分
生意相關同甘苦阿叔有恙女心悲豈惜霜鈹剸雪股
德勳誶箕伊何爲只緣一體各肺腑若使華萼不殊榮
肯教枝葉偏遭腐使君恩義定超倫此女顧復不異親
膝前怙恃眞情重感激繇來等二人

偶過李顒若齋新釀正熟醉賦

幽人甕頭新釀熟有客叩門來不速拚教留醉話蒼黃
萬事何勞一注目寒花斜影耐遲看朝露清霜憐初沐
歸爐遠意靜無言閒檢殘編開竹箎

五公山人集卷第二

律詩

春歸清河道中

麥綠鋪平野桃紅間遠村鞭絲穿柳度帽影逐風翻沽酒三家市計程十里屯前塗鄉語近刻日一欣奔

移家過水鄉

高調寄滄浪移家覓小航五湖烟水宅八口芰荷鄉溪菜分絲買罾魚乞火嘗兒童鷗鳥興催棹入前洋

送滎陽還山因登栢巔

過宿歸松塢雲蘿一共攀山高知路險地僻覺心閒支杖尋花去提囊採藥還回看郎嶺翠歷歷掃烟鬟

秋意

煎沙纔幾日凉雨頓成秋省墓增遐慨思家動旅愁水衣當徑滑蝸跡到墻留偏是中宵夢牢騷不肯休

贈椒園一首

古木舊來有馨椒手自栽留基緣起樹補柳爲增臺射圃孤亭矗蔬畦列井開天然丘壑趣無事剪蒿萊

賦贈王致美客任城

拄笏看山倦歸雲挂瘦藤尋人耆社酒話舊夜窗燈歲月餘妻女生涯寄友朋任城南市柳清影伴魚罾

同高薦馨王五修暨孚兒遊隆慶看松迷路回過洪源宮題壁

亦般恣幽討松林踏碧苔雲迎高士笠竹覆道人杯石隱寧成癖山居亦見才彭衙書欲絕猶幸接蓬萊

偶咏

窗曙雞猶唱秋風蚤露凉雨生苔閣綠雲點邪天蒼客夢憐鄉遠離懷悵水長安能憑健足晨夕到山莊

客中君式攜阿威景生見過景生余壻也別十餘年矣

故國漂流恨他鄉骨肉情衰容悲鶴髮壯志老龍精問舍心難定歸田計未成殷勤兒女泪相對夜窗明

王致美來自任城同健庭賦

柳衢沙岸古春屐幾家閒毎憶看雲渡遥思拾橡山羈棲逢信少客舍問鄉殷寂寞君能共愁中一破顏

漫河道院偶憩

仙宮臨驛路一榻自清幽既息征人轡還同野客舟燎衣丹竈煖拂塵茗杯浮驅影催前渡無因戀壑丘

與孟調之交舊矣高平遇伊弟陟公話舊臨岐賦贈

停雲懷舊好炙玉話新交顧我非王粲憐君是孟郊酒

浮西渚柳詩滿北窓菰巖署皆分手春風賦燕巢

大士菴

雙林當驛路行役暫停鞭漫息浮生擾聊消倦客眠午風鳴鳥細晴日落花偏小憩仍前去塵心若未湔

寄懷蓮峰太守

谷口迴清蹕參商秋復春坐叨天地德甘老竹松人惓犬吠迎戶郊花漸襯茵不緣賢地主安得遂樵薪

寄懷衷淵

從古陽春曲逢場索和難握鉛心自壯談虎色偏寒若綉十年劍烟迷七里灘悠悠糠粃葉得不負峩冠

遲光若至

有約君須過春齋酒正馨深杯當衆碧老眼對天青奇事徵難盡高歌醉不停人間蒼狗意何苦太丁寧

春日椒園晚酌

落日逢招飲園亭正好春烟輕花而聚風軟柳眉匀喜聽鳴林鶻酣舒藉卉茵晚歸菰犀裏燈火話情親

輓張聚五孝廉

不肯隨人舞爲憐着王衣玉臺誰理鏡蘭佩自充閭廿載斯饑苦千年戰勝肥飄飄泉下去雲鳥護柴扉

清明日示戢翼主人

客舍清明候知音阻嘯歌無人工白打何處踏青莎插柳羞殘鬢尋花憶遠阿近憐多酒肆沽醉意如何

霖生種稻

來晨十里爽茅屋瘦騾蹤既布瑯琊種還披穲稏風一溝清歷歷百畝綠葱葱時有採桑客來談樾蔭濃

春日山行懷肯祥霖生

來往春風道深山到處花尋雲思並轡得句憶披沙林晚鶯新燕峰高斷遠霞何當歸僻塢吟賞及芳華

秋日塔崖驛山中

尋朋過古驛覓路入修川鷹鷂山人業雞豚塢社筵探

松頻踰嶺洗石自臨泉歸轡乘朝爽穿林破綠烟

土室即事

風雪一椽屋朝斯夕更斯鈇衾回燠少土牖納暄遲饘粥分鄰火琴書引旅卮平生安淡靜耐得歲寒時

雨後同几青主人遊栖林寺夜話

雨後過蕭寺林泉分外清花迎曲徑發雀聚上簷鳴茶灶烹新露蔬盤薦素韲僧窓無別語惟有課深畊

讀孫給諫夏日齋中詩步韻

深署人蹤少空知夏日長乍披新杜律如摘舊班香更鼓聲疑豹官槐影似篁有材非楚晉無事問賁皇

醉吟

忘却山中卧沉酣太守堂論文成密契說劍亦深藏萬卷貧醒眼三冬企熱腸國門一字易誰復辨蒼黃

用寄陳灞公韻示文輔

後世人難問先憂計總疎已淪中下策空負短長書交自分今古吾誰任毀譽非心存漸令且共老江漁

鄭州題旅壁

吉鎮千年跡蕭條故壘荒輪蹄塵陌紫禾黍野田蒼旅舍沽尊滿鄉心引話長白樓烟水際感慨在微茫

田間即事

戴笠出門去聊爲畝畝遊過莊餐餺飥穿隴走秋侯遠樹青如薺平禾碧似油隔溪遲近信歸路任夷猶

張元甫大有莊

流水一灣繞平疇自結廬井邊開菜隴籬外展瓜田種樹新成列藏書舊有編生涯百畝內屈指待逢年

春日同維月東園看花時三人俱衰白

連日出門少不知餞塢春偶偕載酒侶同過玩花津桃艶疑妝女梨嬌譬玉人獨憐衰白老對景怯芳辰

候五修不至因獨宿齋中

準擬今宵話幽人到却遲都將十載興付與五更詩入

壁風聲猶穿窗月影窺迷離魂夢裏無計慰愁思

齋中步魏瞻園韻

無求即是富近況逐時新齋傍烹茶友籬圍乞火鄰送詩常貼壁買藥每呼人隔戶貰樽便陶然想醉民

閒居

不作繁華夢閒居致儘幽入門安犬竇出郭上僧樓桃食頻藏核書鈔旋記籌近來床架滿方藥雜詩篝

秋齋

連雨罷蒸炎身輕野夢甜夜寒猶共被日霽雀爭檐書課分成捆粮儲滿入篅更無多計較簡譜辨青黏

步魏瞻園打魚韻

家久吟韓非生涯問石磯秋濤崩柳岸夜雨漲簑衣白抱嚴灘志誰投渭水機倦來漁浦卧閒殺荷鋤歸

郡頭晤魏蓮六余乃自至其山房同田治埏代布置愛石齋偶成

君自問奇卧余來到閒居掃窗移選石懸杖挂行裙落葉紛填砌寒花笑傍廬連宵燈火話指點裂中書

春日小集魏瞻園看花

東皇留勝賞花事及春朝綠柳風中嫋紅桃霧裏嬌傍林飛酒榼藉草穩詩瓢盡醉方歸去重來不用邀

跨蹇同貞予過公翰田莊因邀前村景陽並沽酒至

策蹇青畦畔言過故友家散莊圍綠樹遠野覆明霞邀客兼沽酒爲農帶種瓜不辭來往熟箇裏是生涯

贈寂如上人

閱盡滄桑變江湖一葉身逢人休說法入世却離塵賜茗看常盡松風聽自眞書窗連夜話茗椀總經綸

送樵嵐遊南粵

別緒經年久丰標憶到今轉添江海色未盡雪霜心遊轡依南粵鄉書寄北林暫時分手去相訪有知音

秋日旅舍逢張嵩高賦兼呈陳辰人

亂插黃花後悠然見酒徒既能千日飲可少百瓶沽秉燭知時宴臨風覺調孤淵明猶未醉莫忘過門呼

三秋未到愛竹軒冬初小集即席賦

菊月稀來訪相邀及小春餅花寒更艷家醖醉尤醇琴韻消塵累吟情美古人坐深忘去住潦倒任天眞

給諫孫先生曾過彈琴別去有詩見寄依韻答之

雅集連朝後淸裁寄草堂尊罍思笑口藥餌慰詩腸狹室爐圍煖枯枝蘸綻香扶筇還造膝竹下一相徉

同人集彭蘊秀齋醉飲因邀他日當聚蝸廬也

文藤來獻國蘭臭此間同詩酒隨場任風烟到處通雪花凋蠟屐爐焰煖郵筒他日如相聚蝸廬剪燭紅

杏花盛開同人小集分賦

一樹柔杏放似趁賞花期嬌面迎風笑芳心映日披催無須羯鼓艷却稱新詞乘興聊舒嘯韶光信有時

與朱貞明話舊

四十年前事依稀昔夢中相看悲鬢白共對美花紅不作漁樵計還憑著述功夜來明月下細訂此心同

靜處

靜處無餘務隨緣事事齊倩人常送東隔舍每尋鷄種

火因蒿稉塗房就雨泥更多乘興處打草過前溪

中元日壽州有感

西郊收黍節南陌薦瓜辰頗伴爲農樂還悲作客辛無貧歸故壟有夢憶陳人斷簡披殘雨瀟瀟自愴神

出城訪宋符九

出城訪嘉客一路看桑麻剝棗南原樹摘棉北隴花騷情思宋玉德量愧王嘉定熟新槽酒談心醉晚霞

失驢

幾載灞橋東吟情風雪中一朝亡蹇足千里任飄蓬入廐疑黔地出門似塞翁破囊何處挂只得覓奚童

冬仲過紅蘭齋看殘菊嘗新釀復讀近作漫賦

歲暮希攜手寒花似待人蒼顏還傲雪乾葉不沾塵酒味開新釀詩懷過舊鄰挑燈重下榻老氣更相親

冬日出城至北閣遇一醉人急避之歸途解嘲一

邀飲齋中盡醉而返賦此紀興

果腹遊城闕倉皇避醉人前車方識戒覆轍却相因旋熾爐頭炭還汚座下茵醉歸渾失笑淸濁詎能眞

送允升往田

鹿車適野去暫鎖讀書齋社友詩須寄田家宴好排誅茅聊補屋種柳正幫階歸舍應何日迎風聚舊儕

分得茵字

底事過三春春光似待人去尋桃徑曲來步菜畦匀碧靄天垂幙靑蕪地作茵坐深堤柳外風動落花頻

迎薰亭詩 昔杜少陵營茅屋王司馬送貲財助成至今傳爲佳話余寓居獻陵欲構一楹爲偃仰所而無其具徐孚尹送木材一車解殿一借磚木兼造塹彭組秀乃犨柴以落其成余廢棄閒身非少陵雅望而諸公高誼則遠軼于司馬矣時屬盛夏偃仰其中頗有薰風南來殿角生凉之意遂題迎薰以視少陵草堂廣狹不同雖無檻林凝日籠竹和風之概而一卷一几婆娑于土銼紙窗之下三五良朋朝夕談讌陶然不知老之將至或亦有不愧少陵者聊著荒言以述其志質之同儕和而歌之其亦彷彿草堂諸咏耶

卷石亦爲山蕭然此地閒與成人衆助雲度友同攀歲月農時樂風霜骨相頑便思遺世事杜跡向塵寰

種竹栽花事不勞闢野心天光簾影透水色硯池深問字人攜酒將鋤野送吟栖遲交葦上鶴鳥是知音

劉使君過訪不遇留詩誌別依韻

旌節勞榮顧蓬門應接慳非航蔽竹僻深負造廬閑古道公偏重塵蹤我久刪酒泉鐘鼓義感愧倦飛還

偶興

不惜造君飲爲愛此佳時總然天雨濘披簔更杖藜三杯澆萬卷千載空雙眉若問醉翁意旁人那得知

芸香齋阻雨連日

生事濶疎久相逢此地寬只因人意洽遂忘世途難連雨談心遠孤燈照夜闌不辭揮手別問訊在嚴灘

阿武城懷古

漢縣何年盛遺蹤阿武城野翁不記世殘碣尚存名塹澤隨原聳頹垣與樹平當時高蔍水無復斷流橫

秋日德厚贈詩賦答

尋友常嫌暑吟詩忽到秋毎看垂露筆輒愧點霜頭趙執才應顯王弘釣未收莫忘來華戸沽酒有羊裘

深秋自灌莊居過漳滹

吟詩出小塢瘦蹇閱田閒曲岸高低樹平疇遠近村紅

黃秋葉色濃淡野雲痕前去横州渡滹沱水欲曛
贈任我宗兄
蕭然半畝宮草率是家風入饌無兼味應門有小童閒
心耕讀樂雜事子孫充每臥疎窓下常瞻曉日紅
過魏蓮陸齋步韻
使君高臥處門巷少逢迎得食雀無語遮窓竹有名酌
泉思水味對石憶山盟何日白雲裏垂蘿面百城
偶興
颯颯半扉清隆寒罷史評但爲安枕臥不作叩門驚濁
酒三杯醉新詩一葉輕僧房聊散步時聽木魚聲

入暑門恒閉出門偶興餘過河呼釣艇赴社倩僧驢或
憩堤邊樹時觀池上魚歸來失候客案積起居書
過龐斗樞別業
昔日經行處君今忽異居桑麻仍隴畝烟火止村墟故
老瞻前客新丁掃舊廬遲遲不忍去按轡動躊躇
蒿徑
果是元卿徑蕭森一片遮迎風莖似竹着露葉如花没
脛人難入成叢鳥易譁求羊來往數植此當桑麻
閒范野牧攜酒候余訪菊竟未得遇
多君饒雅興攜酒候幽人元亮踪難料王弘欵未伸黃

花天落莫靑鳥使逡巡來在山陰棹新詩滿綠筠
寄綸錫
碧樹關心久希逢蘸甲歡每臨分韻席輒憶引杯湍宦
況車生耳山情澗有槃惟餘淸醒意異室共芝蘭
步答魏澹園
平生跌宕意白髮作閒人倚馬心猶壯屠龍技已貧酒
杯妨病眼詩卷累餘身勗我眞良藥躊躇動遠神
贈上人奇觀
久慕雙林靜扶筇未得過空閒一指秘殊覺六塵多雨
潤龕前草風飄塔畔蘿何時偕道伴禪窟聽伽陀

與三社兄移家
移家近館舍朝暮便輿居旣看村東稼還攻竈北書衕
天思比翼藏酒待烹魚他日承明德應憐寄食廬
贈一心上人
鋏衣著盡後撒手入禪林法水湔腥血流雲淡熱心半
龕眠石榻一衲傍松岑新遇藏山叟忘機聽鳥音
晚山閒眺
科頭兼跣足倚井閱斜暉岩衲施齋返村人看賽歸野
田逢嶺斷倦鳥傍林飛此際忘機事無心問採薇
久遊回及佩韋劉季箴攜尊共話

野懷航浪跡歲月悵離羣客路常忘日歸裝每帶雲老書難上口文酒易成醺各爲秋農緊前村彰又外

中秋思皇齋小酌是日廟賽

一尊開小坐嘉會正中秋未閱金輪滿先看玉竿浮變樓天上宴綵帳廟前謳醉眼觀城市蕭蕭起暮愁

讀史

上畧籌邊事雄圖在築城金湯當地險戈甲映林明赦罪丁徒壯開屯隴畝盈不須充國策已見可銷兵

會稽陶文治折節從遊詩以示之

南天有逸士北學見孤誠餬口貧遊展論心戀故籬未舒雙翮健先礪一分精膝下歡須念休忘白髮生

同宋子留宿范野牧家

昔年李與杜訪范動幽情今日盤餐會悠然興共清推床俱稌黍舉甕薦公卿布被秋窗下烟霞契已成

村中

市廛㕓戰馬來卧小荒村沒脛蒿侵路拂眉柳映門爲農耕稼苦備兹柝鈴喧佃客供庖饌時時煑菜根

步宋外翰看菊歸途韻

幽意方成聚歸途不自禁晚雲低去鴈落日閃遥岑馬踏空林響堤涵潦水深回看載酒地烟靄動長吟

九日

令節頻虛度無如此日憐既疎尊到手復少菊盈顛杜甫詩空古長房術漫仙霜庭叕茗罷話遍舊山川

春日城中閒遊

散步偕幽討春城晝正長風花飛梵宇烟樹鎖芳塘尨石存陳跡巾衫趂褰裝歸來多韻事好句在青陽

步田界埏韻

青山依舊好歸計在來春尚偶看花伴長偕種竹人魚饕藏水靜鶴步入沙匀眠食須當共何言但結鄰

冬日登文閣同堯甫處士野眺

林閣古村外登臨值歲寒夕烟埋凍樹遠水遶危欄百里堪長嘯一年媿素餐獨餘薇蕨伴相對憶檀欒

弔朱貞明

一生俠烈氣熱血沸重泉力屈空塡海魂歸欲叫天淒風悲馬鬣苦月冷漁船蘆荻蕭蕭處誰憑義士阡

李小槐謁五臺

聯轡清凉路因參古佛場山留赤帝跡臺現紫金光五覺心偏悟三宗法自長欲知珠藏美闔室禮魚王

偶述

感遇雖難定情緣遂日生老懷兒女重塵世利名輕郎

令疎山友牢愁間酒盟充囊多藥餌問病當書程

寄竹帛

停雲幾載怨一悶比南金知子躭書與傳余賣藥心韓

康生計淡伯業古懷深跨犢如相訪還聯對月吟

送劉熙陽歸里

一身曾百戰薄宦暫歸田劍氣風霜裏鄉心雲水邊亞

觴朋舊別草木歲華遷岐路何堪贈離懷寄素箋

庚戌十日朔家祭於瀛海旅舍

霜露驚心日凄凉百感生親恩猶慘目子愛倍傷情人

鬼衣難寄合離夢不成一杯澆旅舍辛苦念墳塋

初遇雲間陸蘧璧

江湖流落客相見話窮冬舊跡難投筆傭身苦賃舂烟

雲途裏句襆被旅中容會應逢知己人間貴士龍

上巳有感兼懷魏澹園

禊飲誰家宴佳辰轉自悲空憐曲水讌慵賦羽觴詩絲

管留春晚青鞋踏草遲此情無共語獨有澹園知

苙臺丁香先開賦

衆卉芳猶歛枝頭已破春濃香賓雀舌淺色淡猩唇葉

短條方嫩柎繁朵不眞相思憑酒寫一盞洗蛾顰

夏日山中

驅驢尋衣去過市買鹽回夏木陰山徑淸泉響石隈論

文登草閣沽酒泛村杯瀟灑歸來晩烟光凝暮楓

五日

幽居逢五日採藥寄山情靈艾三年藥偎蒲九節莖嬌

雄吟可續酒隱醉難名茶白重陰下鳴蟬和杵聲

牧犢

牧犢臨幽澗薰風岸草肥石鱗吹藻動巢鳥掠絲飛午

困依濃樹夕陰對落暉終焉丘壑意蕉鹿總忘機

留別還山

冬日訪才處士潛室云張公儀將過從久候不至

控蹇尋盧楯知君約此過久瞻檐上月未見杖頭蓑雲

氣籠虛牖風音老東柯歸心憐歲晩蕭颯上烟阿

山齋

居深人跡罕一室自淳龐時摘餅花疊閑看死雀雙石

封燒藥竈雲護讀書窓向外通樵路歸踪聽短尨

九日山中對菊有感

墜葉驚飈日寒藂正有華講經何處席把酒此時家天

遠遥岡露峰高近冠霞漫勞思習馬醉眼付秋葩

山家即事和洪崖韻

看社逢山叟尋溪到野居短垣茶竈靜矮屋草門虛洗

筆追高調分題闘凤儲與闘扶醉去一路話農書

郊外送春兼訪侯光岾載酒登釜山

今晨風日好驅犢送春遊隴外紅雲斷田間綠浪浮尋朋來谷口攜具上山頭莫惜林泉暮壺觴可共留

送樵嵐歸維揚

匹馬邗溝路歸裝帶軟紅乍闢京邸酒還飽驛橋風鄉夢梅花馥吟情月色同莫嫌分手易有約大江東

瀛城

春事頻年窘紛紜緒不清行藏嘶遠計文字負虛聲賣藥嫌壺窄還山訝路生艮朋疎卯晤貰酒坐荒城

送袁御仙歸谷陽

寓內同聲傑逢遲悵別輕幾時京口酒還話渭川濱客路孤帆遠江雲返照晴南中多勝友此去遍嚶鳴

綸錫謁選囘復過垚臺時七夕前一日

京國霏歸夢垚臺喜再過看花吟舊句剪燭聽新歌餘暑風吹少晚涼月引多明朝乞巧會還望鵲塡河

過亢節平袁紫烟將軍

一世英雄氣蕭條何處歸龍精埋地血馬革綉苔衣空憶頻陽卧難籌卽墨圍遥憑宿草墓雨泪不勝揮

齋居偶咏

土屋臨衢路聊爲近市人從無三倍利只有一囊貧客少簾時放題多句日新不關天下事消息問罷鄰

梔子花

樓石山前種端因護吏來黃從占氣見素爲鬪華開結夏通禪契銜炎抱玉胎休誇紅艶賞偏佐孟園杯

步魏澹園韻

終日坐林端閒聽鳥雀歡避喧無樂土得隱是王官草樹經霜苦江山入夜寒所籌不易就天外舉頭看

中元日山中

農節荒山裏空齋客思籌簡編生計淡魚菽野情屯泉

湧濤長壯君深草獨繁高堂甘旨匱無處貰餘罇

秋日同崇文登北山

落木秋山下乘閒一小登入雲纔步步去地已層層霜樹紅圍寺川波綠繞塍何緣得斗酒醉眼杖枯藤

冬日赴南半石魏祥符齋頭小酌

山客閒招飲相邀過北溪日斜峰影倒氷凍岸流齊殘雪花綠亂乾亦蔓護泥囘看支杖渡沙徑晚烟迷

冬日過凌九酒舫欲歸矣復上伴山樓作

逛朝詩酒會復上伴山樓檻引登高足窗通望遠眸低雲壓東樹殘霞點平疇乘興看題勒行踪又漫留

人日㮣九崇文同淳菴周禎集䅘窓茗甌小話時

雪中

人日山家會茶甌作栢尊充餐無市味佐節有清言花事偏吟雪春風自掃門草堂成小聚莫憶舊鄉園

贈環原

風雅堪同調溪山更比鄰時邀出岫月來聒讀書人細草求羊徑眞情懷葛民登臨合有約猨鶴本相親

訪道存易城齋頭

城居非近市一徑自求羊巷僻門屏靜園深薺韭香快書圖膝榻幽卉繞肩墻莫厭頻來往閒心于此長

易城半籬居

借得半籬寬碩人隨意安既忘棲樹榻還飽飲河餐敝席非旋馬編蘆也泛瀾圖書如可放蝸角任盤桓

廬宅夏日小集

小集臨初夏深廚事事加酒勻當座面風𨶹隔簾花玉塵霏談屑金剛散墨沙清思吟欲就榴影幾枝斜

秋感

霜露驚心目蒼然遊子愁意隨黃葉亂身與白雲悠鴈影孤寒月砧聲搗暮秋鄉園何處是客夢尚淹留

中秋集登之齋頭

豈可無尊酒寥然過此宵有君開雅興顧我動輕謠人影光中冷天心靜處遥數巡杯斝裏洗盡市塵囂

冬雪

寒天將入臘微雪忽先澌雀凍巢聲漫雲同蒼樹疑小爐圍冷火熱酒慰僵髭獨有凝霜意臨風憶所思

漫興賦

堆案書千卷入山雲幾層不須結酒社恰好作詩僧栢葉香堪摘松枝老可凭無爲在塵世終日困蝸蠅

愛旭

愛旭坐簷前蒲團隨日旋硯池親試煖茶竈細看烟睡

未三竿足階仍一線懸臘中春已始眼望是明年

偶成

悲喜寧關世行藏自問心幾回彈劍意不盡負薪吟幽興饒杯酒閒情隔竹林春山總可念誰爲訪知音

五公山人集卷第三

律詩

山中九日用蒼若韻

雲埋山塢護葭墻脫葉風飄點徑荒高會無心追戲馬近懷有調續柴桑消閒沽酹憐更盞排悶催吟憶草塘黃獨紫芝他日事一年蕭摵過重陽

偶興

潑雲疎雨過柴荊錄錄塵寰苦代畊只以生魚求膾具休將藥草問時名公榮不飲誠多事彥道能狂自盛情近日買山非樂隱漁樵或不誤蒼生

秋日過涿鹿訪元樸藥肆

瘦寒盤沙訪舊遊西風簾幕正驚秋寒花何處開陶徑老髮丁令笑孟頭入寨雲鴻聲作接思家霜月影誰儔古廟藥囊韓康市倚竈高吟破旅愁

賦懷

宵臥秋聲報客若殘燈寒焰照緗書白蟫戀紙緣尋字春斷盈尊豈賦魚粉墨世情留楚史丹青心事付權輿[illegible]逢結袂成高調短髮蕭騷任毀譽

九日坐遲丹齋已嘆無菊矣因過訪又損得紅菊二枝

一叢已分愧陶家籬落空瑩日影斜敢說叩門緣入社偶嫌投刺爲看花霜英移把香生袂露蕋凝尊艷浸霞珍重晚芳矜乍得可無冷句報秋華

重過廣福寺舊日留題恐爲僧洗去因示趙一六

重披苔徑過雙林舊日留題竟陸沈洗壁僧嫌名已贅文簡我與世無心地偏應有烟霞癖緣靜仍思鐘磬音待予尚羊成狎晤往來莫厭酒杯深

寄覺明上人

振衣歸去隱幽嵐半壁修篁一勺潭倚石有時題硯北拜書偶爾效和南谷深人語緣樵徑林靜經聲想佛龕

五怪丘園清興劇遠公會約結高譚

西園小飲

吾園小築未成廂消暑開樽坐短廊雙樹敲棋披樾蔭亂雲拖雨送襟涼割鮮近市貧居便借酒邀朋主興長分韻茶瓜歸去晚萊畦深印屐蹤香

無題

晼晚何愁秋日低半床落葉護藉堤百壺懷抱黃花露西壁風光白版題鬼草餐餘人浩落鹿裘披去徑萋迷門前苦竹深如許未許尋常步屐蹊

偶何足成有懷山中諸友

雲樹千層水一灣幽人此際好閒閒釣磯坐去攜殘卷樵斧腰來耐遠山寧子不離牛口下石生何事馬蹄間總無長統良田樂丘壑生涯足閉關

重過故園得秋字

家鄉蕭索幾經秋跨蹇重來閱昔疇禾黍田園非舊主牛羊墳墓半荒丘雨餘蛙部喧林際風定花鬚落隴頭獨有烟村臨野渡殘霞飛盡起江鷗

偶感

三徑荒蕪豈遠居烏巢魚窟更安如逢人只合長緘口避客終當靜讀書船入竹中聊斷問蘭生道上亦妨鋤從今玩世休希阮一味猖狂計尚疎

雨夜

黑蜧朝眠忽夜驚淙淙急雨響南榮暗添蓬霤疑雲聚涼逼絺衣覺簟清滴枕愁多消蝶夢灑窗風驟亂鷄聲蕭騷倚榻吟難就幾度支簾盼曉晴

贈雷林

儁異神襟自可人銜盃高致澹然親久無妙句題佳士可少良遊赴好春松砌濕經應閉戶茅檐課字漫勞薪誰家酒甕常臨壁攜手相將一結鄰

步答椒園秋雨韻

荒村野水溢秋寒淋雨頹廚比屋殘幾部鳴蛙眞產竈無端泛梗不充餐銷憂耐簡幽人筆逃世虛裁處士冠欲過東園舒嘯詠平田漠漠蹇蹄難

蔡山人

中郎誰道後無人槨市于今有隱淪松菊不妨三徑蔚琴尊恰合四時親猥當迢遞分襟日却憶菰蘆對客辰安得鶺鴒棲正好一枝容我作龐鄰

寄候邢竹帛孝廉

勃窣張憑久閒居孝廉船遠玉音疎西唐我試餐松法北渚君躭種术書驚眼綠熊休過艷縱心白恰尚堪娛相思一葉秋風裏百里襟期訂遂初

偶興寄示魏澹園

春來楊柳幾枝枝盡日關門懶賦詩客爲廚貧相過少家因山遠去看遲閒中避疫憐殘喘卧內書符賺小兒料得渡頭學圃伴杏花春雨足相思

贈又鄴

麴部騷壇舊作家風霜幾度染顛華銜杯尚可吞糟壘搦筆猶堪吐夢花別墅招尋頻接袂仙居造訪未登車安能縮地從君住日擠兵廚紫玉窪

薦馨自秦中登太華歸先在峰頭曾有信見寄詩

以詠之

落落高峰勒賦同幽人屐齒挂雲堆緘書曾接青鸞信
臂藕應披玉井苔驢背烟霞收險塞杖頭風雨老吟才
歸囊定滿驚人句何日挑燈話綠醅

得容齋贈別句依韻賦答

還山春路柳眉舒已有高人為買居支杖西峰聽瀑布
分襟東渡汪丹書廿年古道存栽菊半世閒情老荷鋤
咫尺烟霞非遠隔跨牛應過武侯廬

東容齋

雷水新巢乍定居鷦棲猶憶買山初未能話雨重聯袂

偶為移花蹔寄書種菓右軍應見待吟詩開府可相於
思君不負藤窓月竹樹烟深興有餘

山中偶感

偶催通疎抱膝吟無端歸興過前林行踪漸覺田園近
老況偏於兒女深幾樹山花開倦眼一灣溪水滌塵襟
閒中不耐思閒事掩卷枝頭聽野禽

春暮于寀生携酌邀家嚴魯山公稻亭小集同盧

肯祥郝獻之

青山如黛四圍匀喜得中林有主人蓮埠井開新築鑿
稻灣碁布小經綸一樽傾倒依斜日二美逍遥送暮春

少長俱歡成盛事烟霞高調倍精神

冬日即事

燈前饑餐信有緣琴書環堵任蕭然强膛病目看文課
豫借修金補藥錢窓外東鷄棲解語灶前寒婢爨生烟
來春弟子名場近燈火兼工不問年

雨窓閱牡丹譜漫題

細雨秋堦滴瀝聲攤芸麂韭彙分明曾聞司馬坡邊貴
還問潛溪寺裏名賞到四香眞可𡾟面開一尺亦堪驚
繁華自昔非佳玩美爾幽蘭只數莖

東耀賓

咄嗟心事與誰言留得猖狂類漆園豈憚捐裳居裸國
幸無鼓瑟向齊門博逢兎侹偏成巧膏遇明生却自煩
萬緒勞勞何日靜不如白眼對青尊

瀛臺相傳為道吟臺

多年積土未成山强擬清虗雜市闤自昔乾坤空老大
于今草木尚痴頑攀躋舊閱塵千載吟望仍餘水幾灣
一繭殘疏遺諭在無端憑弔總須删

孤坐偶吟

花墻竿竹亦亭亭孤坐蒲團境自冥窓外雲天肸透碧
窗中史籍鎭垂青穿林啁唽聽山鳥憑几源流閱水經

此際閒情誰得似無心鷗鷺集沙汀

李頤若齋沽酒寫句因而志感

晴窓鋪素寫詩新竹葉尊前岸角巾似水行藏人自肅
如雲翰墨我還珍波漂木偶難撐拄坂逆金丸枉苦辛
一座花光同酒面等閒高下閱千春

癸丑省墓始讀參甫橋梓及光遠瑞齋界埏治埏
爲先君亡兒鐫立墓碣雅誼昭然不勝感愴惻然
賦之

三年雨雯拜墳塋枯草寒烟感愴生荒塚傷心遊子恨
新碑墮泪故人情九泉何處澆杯酒八口終朝滞客程
寂寞青山千古意不堪回首暮雲橫

初買蝸盧孚尹枉顧藴秀以詩酒見過次早復聚
藴秀齋廣蔭亦至詩以紀之

初買茅菴欵舊盟同來詩酒共清評人如玉樹臨葭席
談似寒泉漱石聲交締白頭昆弟美知逢青眼古今榮
壽州自昔多賢地此後應傳我輩名

讀史

六國分肌啖虎狼馬亭歸趙慮應長廉頗合使終堅壁
毛遂無嫌緩處囊上客徒知憂肉盡羣英誰解念唇亡
千秋高義惟東海萬乘談空豈爲梁

酬宋廣平次來韻

乾坤何處不蘧廬任運惟憑下澤車中水池塘應似舊
上林鶯燕不如初梅花賦古詞盟繼栢葉尊濃酒興舒
奇語廣平同調者三春嘉會在荒居

左園小集

平泉春宴接芳茵酒伴詩朋集賞辰題遍紅欄花未老
斟餘綠蟻興方新翻天風雨何曾妬入座琴書宴見親
此地相逢原不偶況無十丈軟紅塵

述懷次原培韻

幾度深居念水源半生俠骨老山村烟霞有夢猿啼醒
禾黍無情雀啄翻谷口課畊欣石友壚邊結社辱金昆
相將偶伴風流任却憶春叢滿故園

酬白吏部送遊金陵

不逐征塵鞍馬裝依然瓢笠過維揚六朝往事山河異
一路淸吟草木香釆石豪拳誰嗣李新亭慷慨尚思王
先容錦字堪投契便擬僑居作故鄉

秋日同純冶允升遊南關振衣精舍聽嘉徵彈琴

巾舄禪關喜共尋茗杯纔罷聽鳴琴調高自覺塵情遠
秋爽渾忘客況深經典浩談供几席松雲流覽憶山林
般中莫厭頻來往世外風光屬素心

余與又鄰俱移居樂壽相距十餘里耳又鄰抱病

余復冗羈未及相見詩以候之

長源別後幾經春彼此移居恰近鄰我爲食貧常閉戶
君因抱病少逢賓犁鋤生計輸田舍詩酒風情枉月輪
却欲跨牛尋栗里無端塵事尚牽人

樂城中秋邀吳星潭夜話

對景誰期又樂城盤餐相聚古人情浮沉往事如雲度
款洽新交似月明舉目山川仍挂影無心天地定留名
茅簷談劇杯重把露濯凉襟塵柄橫

讀魏澹園寄詩步韻

休從華屋問行藏料讀安身土作房數米經綸依畝畝
傭書事業愧宮墻生前有酒誠高計窮後工詩轉勝場
指日東園花柳放偷閒還訊燕泥香

午日劉明府以鹽肉見須愧無芹答又重以攀嵻

之戀詩見意焉

一茅纔築卧廿棠地主深恩午日長分得晶鹽添水味
頒來鼎肉佐蒲香榴花何處爭穠艷騷賦隨緣任徜徉
料酌野芹無可獻愁心又爲選錢忙

齋中讀在川喜雨詩步韻

背前曬藥愛秋陽細讀新詩筆墨蒼天雨廿霖人雨玉
禾生長畝草生光驪珠壓倒登臨會蕉葉傾殘嘯詠場
氷簟夢回追盛事和歌特爲啓青箱

齋中孤悶值彭蘊秀送同張廣文遊萬春山詩至

快讀和之

雨後荒城鴨嘴青門前潦水作淵渟時從頹岸窺雲影
旋向垂條覓露泠奪目黃盤來几案賞心紅友在郊垌
詞壇頡頏推蘇李仰企流涎爲醁醽

寄九仙山人

耳順餘年在巳驚強將朝露俟河清奕碁世事輸先着
幕燕身謀悞後生薇蕨久嘗心自若烟霞暫痼氣難平

知君定有超凡語無計山頭一細評

和灌園叟移菊韻

雨濺楊園野徑凉蹇驢未遂賞秋忙空依仲蔚門前草
遲問泉明榻畔芳漉酒正宜開甕賡詩却自坐繩床
良朋近訂尋幽約指日扶笻到柳堂

灌菴息菊甚盛有約未赴十月末旬始策蹇得觀

野懷從不負花期却愧今秋獨後時只戀白雲橫北郭
竟忘黃菊老東籬驢鞍幸及尋霜葉鷄肋猶堪對月枝
古調脫芳原素契青尊一倍賦新詩

過振衣上人禪室

晴和風日過僧房坐對金爐細細香一榻暫離塵世界
半竿全挂戒衣裳經臺自有天花墜方丈何須笏版量
便欲呼朋歸淨域閒攤貝葉禮空王

正月十八夜宋廣文招集同人分韻即席賦限以
一句成飲一杯

傳柑節後酒筵催得意同儔陸續來昨日春光郊外柳
今宵花事座中梅江南才子詞宗邇薊北英流武庫開
一句詩成一杯飲巴人愧乏百篇裁

中和前一日訪宋符九途中偶成

布襪囊詩過小莊伊人閒晝定春忙旋消氷水烹茶葉

細爇沉烟繞木床燈火看餘殘醉醒簾櫳敞處惠風香
到門有句須頻和明日龍頭起老狂

同宋子留訪野牧

曲徑迢遙雲樹睽聯鑣訪隱入桑麻路迷每借田夫引
心急惟愁日影斜何處蓬蒿張蔚室幾時詩酒范丹家
饑腸馬上思嘗棗趁陌踏殘布地花

己未重陽已過六日宋外翰東促補之賦答

幾年令節寄他鄉落落同人少命觴憐我悶懷思早菊
多君高興補重陽酒當連酌何妨醉客遇長歡豈惜忙
此日正逢十日飲布衣交在好徜徉

得田界挻寄詩步答

苦憶同遊不記春羈棲風景忘陳新幾筵臘雪添騷句
又看桃花拂陌塵幽夢總同修竹畔行踪難到古溪濱
論心只有歸田好負鑄析薪是解人

答李廣寧大來韻

剝芋誰憐深谷幽彩箋飛度片雲浮墨華奕奕如星爍
筆浪滔滔似漢流分誼自知懸兩地夢魂豈禁憶三秋
青蓮高況親蓬蓽黃犢朱門合樂遊

劉大司城過訪

年來芋栗未全收若莒充餐坐市頭賣藥既慳參朮貴

懷人空覺露霜秋披帷越石知新喜作倫君公愧舊遊
揮麈禪關談上理可能白眼看雲浮

哭彭蘊秀

雋絕才華倜儻身巍然山嶽振風塵曾連拼難眞高義
彥舉揮毫自異人閒酌何曾離勝友尋幽從不負佳辰
一朝寂寞揚雄閣垂泪千行共愴神

寄君僑

白頭那忍復離居肺腑逆年不致書世事茫茫誰得似
人謀落落竟難如飄風未晦經天日巨浪終宜縱壑魚
此後驢鞍須過訪閉門高卧在茅廬

村居用馮琢菴先生韻

自起朝炊炊箸收短墻斜倚似憑樓門前舊壑新添水林外浮雲遠帶秋草蹶希來作賦客秫田常伴荷鋤流油油禾黍連天際疑是蒹葭白露洲

劉潛夫節度歸里

別去穠帷幾歲寒司空手彩隔雲端折權舊說王凝健好士今聞椰璟寬一丈車幢榮故里三花馬鬣艷江丁山翁預擬香山會詩酒因緣亦日歡

秋日同李廣寧鄧公遴過流九水訪趙處士因遊五雲泉題唐錫寺壁

九水欵屏因訪道五雲繫馬為尋泉柿林蔽芾圍孤寺山麓駮戢接遠天摩石看碑前代蹟循廊題壁野人緣紅塵此際飛難到載酒重來卧翠烟

余耕移樂壽市土室居之又買瓦房數楹減餐乞鄰以酬直蹙蹙與生自嘆太苦矣因志感

耰鋤矻矻傷荒郊營業何曾具斗筲筆墨應酬同買卜盤餐掊据似調膠老蚕無奈身藏繭宿鵲還思歲改巢日首勞生何所用不如懶鶴卧松梢

風中閉戶

蒲團閉戶避緇塵餅裏花枝坐閙春思在遠方身在邇

題拈舊韻句拈新單衣乍試寒留樹雙燕初來語問人却少酒杯供醉卧草窓清夢五湖濱

重陽次日用吳梅村九日韻

無意清尊學問天重陽節後憶歸田抝牛預麥黃花隴舉網烹魚白酒船潦倒書淫徒自苦凄凉客況少人憐愁中只覺流光速誰去深山企大年

偶述

鼠肝蟲臂漫沉吟白眼行藏直到今殘帙貞同斷後尾衰年盡減護前心但能把酒還邀月何事披裘又拾金乘興小車棲止處亂雲堆裏是知音

贈鄭天波

處世休教清濁偏詮詩度曲過流年衣冠豈必存孫相雅頌何妨繼鄭箋摩詰畫圖傳墨苑無功酒譜艷航船秋還社課多疎懶無數詩題未入編

偶懷

潦倒蓬蒿作隱淪十年磊砢未依人隨場牛馬呼來久到處鷄豚醉去頻褐玉豈容塵世見塗金休使野翁親逍遥松竹多佳興終向深宕伴子貞

劉季箴齋讀及佩葦壁題詩步韻寄懷

雙鬓蕭騷著客衣屐蹤久矣踏田稀詩囊驢背隨蓬轉

經笥車輪逐鳥飛對酒幾番談浩浩行雲到處與霏霏
連宵壁上龍蛇影酷想聯鑣上翠微

步答貞子

落落離羣卜地跰孤村水涸不成泓偷存八口原非計
逆料千年秖是名舊德凄凉空抱痛新知散漫悞嚶鳴
高松寒嶺惟君在安得聯床話此生

春日野牧相訪出途中詩見投步韻贈之

據鞍隔澗小橋通野客行踪便不同箕踞因貪垂柳綠
盤旋似惜落花紅吟成好句非躭酒想結幽人自順風
入戶何曾論禮數先翻近課敝簏中

落花詩

本是名園傾國姿為憐春盡總難持夭夭麗質紅成淚
歛歛芳林綠作期抱蘂遊蜂愁已散隔墻戲蝶悔無知
東風莫浪閑吹去猶似西宮爛熳時
一枝留賞正晴暉萬點愁人不忍歸長信草深香亂擁
未央月過色全微欲翻應怪鶯蹊遍不掃非關客到稀
多少王孫攜素手為君憔悴愴分飛
怨魄殘魂逐水厓回頭望斷瀑衣堦明妃去漢沾裳易
陳后辭君買賦乖十里青青看鎖霧數株颯颯鎖傷懷
誰家擊鼓猶尋賞惱亂芳心共粉埋

心傷搖落已成焚忍見芳叢挂夕曛暫影恍如蜀夜雨
銷魂非但楚山雲痕飄竹上湘君淚色染楊家白練裙
九十韶光終有盡何人洗拂倍殷勤
紅英飛盡掩朱門蝶任蜂回總斷魂溝水尚能浮墜蕚
幽禽何苦啄殘痕金鞍踏去同明月玉釧拾來感舊恩
不見連昌風動夜老人泣罷一重論
誰家亭榭綠陰天飄蕩殘英絕可憐夢繞深宮歌後扇
身隨遠浪渡頭船依依未肯逐風逝處處焉能倩鳥旋
過望故枝心似水安排隔歲一團圓
色去應知未減香日斜何事斷人腸行宮院宇飄零後

客路別離桃李傍耐可拾芬還嗅蘂爭禁抱怨不成妝
盈盈弱質誰相念散入烟霞也自芳
五陵東市嘆飄零賣酒胡姬怨後庭染袂朱痕常不散
調絃清蔭那堪聽夢回金谷空沾砌畫作丹青尚在屏
惆悵芳年成往事凋顏碎粉白星星
欲去榮華戀未休翩翩猶上碧搔頭春光有限鶯偏老
芳草無情水自流對鏡飄零憐鬢瘦窺窗黯淡使人愁
明朝風雨還難定莫為傷春獨掩樓
春風不改綠條森悔殺當筵醉未深愛拾餘香渾作雨
強描碎影不成金南林寂寞燕無語北砌苡斕蟻有心

此際徘徊誰是伴月明凉露聽柯音

首聞春色在江南何事飛飛洒碧潭暮靄籠香歸故苑

擺波流片上澄嵐散來籬落千家艷聚處芳塘一棹酣

吳語吳歌諸女伴玉筐盛去當簷藍

學雨為雲弄畫簷紫騮羞繫酒家帘懸隨舞袖紛紛下

耐逐春風陣陣添山客好眠常不掃美人愁寢正開簾

增啼增笑憑君取抱出芳心苦亦甜

雜興

不衫不履不知年縱酒躭詩亦解禪冷眼自能窺造化

洗情非為絕因緣舊狂未已心猶燥近癖將成語更顛

惟問西溪流水地時時風雨洗龍泉

稜稜瘦日照雙肩撥悶鑽幽亦自憐剩有鬚眉留俠氣

可無詩酒傲霜天寒灰雖冷猶存火石子將開竟吐蓮

信馬情騰隨便任流光無那箭離弦

吾吟無曆隱情兼小舍寒生紙作簾但得胡盧容我坐

何須去就倩人占東窓未擬風如剪北牖還看雪似鹽

欲問羲皇焉處是此身隨地便心恬

一椽猶木卜寧居短鬢蕭騷雪不如昨有詩朋歸舊社

久無高興著新書蒲團入臘聊持偈藥裹逢春欲市鋤

道匆安能避地片帆還憶故鄉魚

和惠廸先生園林逸興

寸魚竿竹自園林小酌幽閒日日尋但解花開須教醉

不妨月上更成吟尊前共接臨風致松下同歡秉燭心

混從酣眠眞快事再來相記定攜衾

題白雲觀壁

合與青山有舊盟等閒杖履快生平峰高頗便登臨眼

友勝偏宜啄嘯情黃葉著林添暮色白雲留榻護虛清

松頭莫訝停三載酷喜通宵坐月明

春日拜漢剛侯賈公祠

枯栱攢烟梟弱絲含情一謁賈侯祠沙沉金甲鄉民話

功列雲臺漢主思廉藺義高仍仰躅丹青貌古自生威

超蹌未冷河山淚欲勒將軍血戰碑

市隱堂

隱跡先生市隱堂旁人不必問行藏有時朋舊書千里

逐日童蒙課幾行叔夜懶從天性慣仲華笑付少年狂

只消一枕疎籬上閱盡紅塵無數忙

閉門

縱懶躭眠過幾旬閉門先謝問詩人君能有興不妨叩

我若無言愼勿嗔賣履桃椎稀見面結巢文舉少逢鄰

年來看破蕉中鹿夢裏紛紜總未眞

夏日東園小集

小園春盡羽觴開攜伴孤亭坐翠臺席地空窗晴日映幄林新葉好風來談霏少長花香送酒瀉温京鳥語催醉裏不禁思往事幾行散展蘚莓苔

夏日同李廣寧過周俊明宅

聯轡經行過草堂命儔將侶翠濤香素甆坐放白青眼細簟橫鋪上下床談止幾回矜得兎情深一往美屠羊幽尋來去訂蘭契城市山林話正長

哭王惠廸先生

拱杖深林失路年春風懷抱幾人傳孫嵩自愛邠卿達鮑叔偏推仲父賢龍跡舊遊巖尙拱鷄流故堞水空纏傷心痛洒西州泪不忍重㗇谷口田

署齋用燕又韻

市城任久懶如家疎却山頭坐碧霞雲嶺變成窗外石松林移作閣中花詩裁滿壁青衣拂客聚盈堂紫幕遮大隱自堪供嘯傲夜嚴淸漏靖鳴笳

聞通安明陽劉逸民高卧嚴灘嘉其風烈詩以寄懷

出塵白鶴仰伊人叢桂新篇問隱淪卜築墻東聊閱世讀書竈北自傳薪陶潛有子名偏盛謝朓能詩與不貧廵竹考陽千里外大河春水許知津

茁臺

九層百尺總荒唐一簣爲雎景自方栽菊培松森晩艶蒔桃插柳貯新芳碁枰對坐堪乘蔭酒盞橫排可作床莫道庾樓偏興劇兵談詩話任相羊

偶述

避居常愛柳毿毿木榻蓬窗静影含據竹秖堪呼濁酒逢人並欲減淸譚幼安世事通難問彭澤琴音量自諳一任池塘風雨過蒲團幽夢正深酣

還山讀郁華小樓集飲詩追和其韻寄之

還山落落已三秋虛却披襟坐小樓蒲盞漫供詞客醉石泉空傷野人流雨飛郎嶺千林潤雲掩班峰百里浮歸舍擬吟七步草西園高唱在前頭

齋中步魏瞻園韻

泠吟閒醉半床餘浩落行踪未卜居已買蒲團思入道尚提銜管學傭書山巖自解藏雲鳥江水何曾潤涸魚了却技求心便穩高懷合與世塵疎

酬梁園雪龕田明府

桃椎自昔見人羞茗水隨緣也結儔既有頴君揷紫電何妨從事問青州籬邊潦倒歸陶令架上沉酣想鄴侯

有子書倉堪世守元龍只合在高樓
追逐雲霄愧未能草堂幸喜話青燈人情已斷同觀火
世事何勞切飲氷醉裏升沉休感慨眼前粉墨總模稜
誰堪莫訪盧敖隱五嶽名巒任意登

羽士尹元齋以詩見寄依韻答之

吾道淪胥久莫傳晚尋羽客話寥天自知鵠卵難生鳳
却想麻池好種蓮三語豈關希驟貴一心只合守常然
歸來細味南華理樗櫟猶堪享大年

山中賦贈張元甫

卅年鄉國舊雷陳幾度論文坐錦茵膠漆不同桑海變

烟霞偏與鹿鷗親山陽故隱君猶健栗里新詩我自貧
携手峰頭談往事長林豐草總傷神

對菊無酒

不須甘谷盡登仙摘得籬花入案鮮自分有詩酬令節
却憐無酒慰寒蝉妬深青女芳偏永傲並白衣節久傳
特與柴桑問消息甕頭曾否漉如泉

漫興

濯酒乾坤莽自存行藏落落總難捫世途幾日堪安枕
生計何年不出門破帽看山增感慨瘦囊過市閲朝昏
珊瑚大海難施網且向光芒覓石根

偶興

老懷山巷頗相宜種竹看雲到處詩舊館謝來無俗累
新居謀定有心期偶尋敗籜過西澗爲戀寒香倚北枝
雪意一春慵起蚤晨炊小婢每教遲

齋中野牧見過留題步韻

何舍求田占上流元龍豪氣暫時收莫將金紫供青眼
且放松雲暈白頭尊酒堪留野客醉壁山不礙冷人游
從茲來往休嫌數架積芸編好共搜

魯望齋頭偶成

幾載飄零不憶家偶然谷口斷年華還將海上神仙客

一對山中富貴花座裏吟懷揮妙墨尊前飲興泛流霞
平生雅抱躭遊賞眼底風光景趣賒

韞生携家集見過不遇而返詩以答之

儋僊行散出雲堆客到山陰鼓棹回案乞龍文光寶鼎
門題鳳字掩氷苔掘泉應有愁松何沽酒曾無有竹杯
此會暫虛連夜話青螺不礙卜重來

五公山人集卷第四

絕句

蘆孫葉作枕

卷來蘆孫葉省却繡鴛鴦圓木無勞警華胥夢正長

濕薪

雨裏晨炊逼濕薪苦竈濡何當適越國採得焰光珠

省親

傭僚一歸省曾無幾日期臨行不忍拜恐覺是遠離

省墓

荒墓缺時展披榛隻影孤千行遊子泪辛苦灑平蕪

贈榮陽道兄

入城緣賣藥歸否爲畊田芒屩兼藤杖逍遙畫裏仙

蝶

既自鄰墻過還從莊夢歸若逢張進士剪紙總能飛

蟹

常說螯如戟誰知殼比筐燥中仍未已不肯早輸芒

偶成

一坙一丘裏悠然想古初塵勞濁世上唯有酒杯餘

齋中

貼壁安茶竈依籬架筆牀午餘臨帖罷聽徹響松湯

過盧千斤故居

昔日千斤力今來一陌塵誰知感慨者猶有路旁人

宮姬孤冢 在新城東南二十里故明宮人姓褚流落於此死葬焉有雙柳記之

故宮隨國破遺蛻逐塵埋冢畔游龍草盤盤似鳳釵

幼女冢

秋草墳頭綠孤魂何處歸吾家猶此住且莫歎無依

雨後入社歸

風清林葉翠雨潤麥苗肥攜簇論文去懸籠帶鳥歸

[illegible]

勢館[illegible]研硃静有香寸陰誠可愛莫負著書堂

[illegible]六公式

歷年頻[illegible]掃墓竟無因揷柳揷花意欷歔對故人

[illegible]佩韋

雖當遲暮不撫征西柳奮髯望西風浩歌空白首

述古

劉寶隱牛衣手繩口復誦豈如貴介子據几學木俑

陳常晝躬畊夜來猶負書不服辛苦役將毋欲何如

出城

久不出東城前林見落葉蕭蕭空際飛猶似春叢蝶

寄孚尹

相逢不百里相隔忽三秋何日驅車至清談對酒觴

舒嘯

蝸廬方斗大嘯傲有奇人蕭散蓬茅裏花開也是春

咏菊

紫紺雲霧服脫挂在秋屏青女玲瓏剪纖纖碎作翎

遊蜂失故巢釀蜜在籬落和雨麗秋芳染就千枝藥

何處青童子更衣侍故侯紫羅裁小袖妖冶作平頭

卸却黃裙去酣顏玉抹緋宮中多少麗真色讓楊妃

燈挂

三尺檠稱便寒光几案盈何如懸壁上吾道日高明

燈下起草眼花感賦

倚馬才猶在挑燈泪暗傷平生飛動意到此倍悽凉

寒冬

寒冬諸事閉貧與懶相宜不掃窗前雪留氷入硯池

冬日挂湘簾

冬日垂湘簾不耐朔風冷葛衣遊洛時想亦同此境

戲瀾教授荒祠

書聲喧殿角槐影罩簷牙鎖日雙扉掩沿墻放菜花

偶吟

誠日聊將俯添房為閉門自今塵壤事槩不到東軒

壽陽村居

自愛烟霞僻因逃市肆喧更無車馬客擾擾到柴門

巷外柳

平生酷愛柳晴雨總毵毵巷口一攢綠雙鬢日日酣

軟紅箋

不用裁魚網何須搗布頭軟紅一片玉心事寫三秋

過灌蔬齋

雙扉常晝鎖[illegible]徑樹紛入新開石竹花

賭沈象

春暖黃精[illegible]入戶沸鼎有茶聲

梁冉[illegible]

每遇看花[illegible]此住等到放荷天

至野牧[illegible]

朔風衝百里跨蹇到君家恰喜新芻熟清談剪燭花

題木石居怪石

磊砢一奇石玲瓏百竅通自今誇網透奚穀米顛翁

窗前斷石

炮笏堪稱丈摩挲竟是兄莫愁身破碎猶有補天功

哭亡子咸

苦樂兒離覺悲歡我自知從今無內顧四海任吾之

人日有感

春舊逢人日難逢舊日人春風憔悴眼怕見柳條新

題倪蒸

未試磨烏玉先看揭柴房謝家箋九萬一掃盡輝光

別元甫

總饒逢日晤未盡十年心倘有山中便休忘寄好音

撲蝶美人

小房迎春旭頻揮撲蝶窗自憐寂寞影應是假成雙

山行

茅屋小橋接前溪對雙松幽人時往來路在千雲峰

秋日

一林黃葉下蕭颯任秋衫暮景叢愁緒回頭望碧巖

雪中沽酒未至

深齋一夜雪晨起喚沽酒青童去未歸定阻前村口

移家

月居行應倦風炎道轉長過期猶未至幾度掃蒿牀

偶廬咏

廚下有薪有米胸中無事無憂簡點山人門簿從來不

注王侯

花圃

花圃已消殘雪柳街初囀新鶯策杖烟村曲巷來叅高

尚先生

灝城逢五玉志感

舊日應劉尚在于今詩酒非初却思一尊林外高話十

年讀書

寄山中諸友

一別青山幾許久思素友如何魂夢時時左右不堪回

首烟蘿

贈雷林

槐下溫經精舍溪邊煑酒芳林有興時時相訪醉聽喚

驪春會

過李願若齋酌探春花下

到舍酒偏如聖垂簾花正疑神醉裏不妨題句閒中恰

好探春

偶咏

行樂無如訪友清心莫過談禪眼底紛紛塵務只須放

在一邊

芸卷隨心是業蒲團到處爲家偶向青松林外閒尋老

衲吃茶

郊店阻雨

薄酒莫消夜漏春衣不耐朝寒倚門鎮日天霽搔首空
歌路難
愁裏不追懷古客中忘却占年聞說淸明不遠始看楊
柳含烟
擬借禪房作書室
寂寂略無鷄犬疎疎粗有園林既少妻孥累體却多鍾
磬淸心
山中
掃地非因客至推窗欲待雲來靜對丁香一樹明春屆
指花開

春山偶興
綠霧迷離柏岫紅雲滃勃花川喚客隔溪啼鳥送杯穿
竹流泉
遊西寺
深院無僧說法空庭有鳥參禪却喜廻廊幽步風來萬
境寂然
雨後步魏澹園韵
睡起自知神爽雨餘頓覺凉生纔呼綠竹爲友更認白
石作兄
九日

何處登高載酒空勞憶弟看雲又是一年令節秋思無
限紛紛
福泉
城角福泉古寺週遭一片秋蕪墻外頻嘶牧馬門前時
走樵夫
諸子起晚
紅窗既無鷄唱綠樹又少鶯啼誰呼子慎驚應一任莊
周夢迷
偶過興會寺
尋僧偏宜徑曲入寺自覺身閒繞座花香室內穿林月

色窗間
對月
南飛烏鵲何依北向淸流高臥不看花影離離且愛竹
陰箇箇
偶題
閒水閒山便往機心機事都休但有茅庵可坐那知紫
閣紅樓
秋日題興會寺壁
綠水小橋古寺青畦短巷疎林偶有淸吟題壁寺[illegible]
友相尋

山居

羞彈馮子長鋏懶擊王生唾壺自對青山嘯傲任他白到眉鬚

贈譽之

跨蹇郡城烟路栽花別業山隈時有扣門元亮來尋愛客王弘

贈平之

幾何東園小憩復來南嶺高歌山鳥迎人欲語似欣此日風和

口號

一枕黃粱初覺半庭赤日方斜起問故園山友新收幾處桑麻

五公山人集卷第五

絕句

山家春樂

晴晝花開疊嶺紅樂遊婦子坐高峰山家春酌無多物水底芹芽間鹿葱

覓繅娘

提筐執筥一秋忙博得金蠶上簇黃研米急需繅價換倩人速爲覓繅娘

同介侯往巖下

欲共登臨興正新溪驢短策踏莎茵莫愁前去無知己

一路青山盡主人

琳玉送秋菜志謝

白鹽赤米舊家風秋盡無蔬七箸空野圃晚菘明賜後鷄豚從此莫爭功

送稽用旋南

襆被風塵影共依無端別泪灑征衣總然馬角長三尺極目天涯何處歸

公翰景暘携尊看杏花

暖日輕風柳影斜春郊新放幾枝花逢君白酒青莎地爛醉東村一片霞

俞容齋

今年作客近東皐寂寞空厨乏小桶除夜一尊來魏野
故人雅意比醇醪

秋日蘆中人同恭甫諸友遊釜山余未預歸題其
詩後

細雨寒花岸葛巾峰頭詩酒墨香新歸來莫怪山靈訝
却少春前題壁人

春夜偶占步魏瓚淇韵

銀燭金尊眼倍青夜深促膝話堪聽蒼黃世事何勞問
幾箇心知一草亭

夏日田莊即事

纔爲尋僧過北寺又因採石到南溝夕陽凉蔭重林裏
濯足山泉清淺流

與公翰訂聚酒肆

蓴絲香浮湛碧波幽人此地約頻過興來不用糟牀注
直把陶巾挂邵窩

寄覺明上人

把臂雙林經幾秋禪心空逐夢悠悠霜天雁影知何許
坐對寒花憶舊遊

瓜圃

蟬鳴高樹麥畦黃瓜圃茅亭好納凉從此園丁相認熟
北窗共話亂山蒼

賦懷

一杯到手萬緣空十載論心此夜同不惜乾坤留夢蝶
敢將毛羽付冥鴻

夜中偶吟

荒鄉深院夜星稀獨坐空窗挂草衣幾度幽吟思不定
穿簷螢燿繞庭飛

酬雪蛟別口號

貢文歸去憶江鄉南浦分襟別恨長冬晉臥吟楊柳曲
薰風吹送岸花香

偶占

青鞋布襪久因循潦倒緇塵自苦辛遥憶故人芳草地
柳畦花塢醉車茵

玉簪花

一種淸芬苦似玉千枝瘦細體成簪青琴貪睡鬆雲鬢
墮却搔頭落小龕

題袖石齋蓮池

一勺荧菜碧映簾幽人常此對牙籤夕陽庭院頻過雨
迸起珠璣落月榜

袖石中元月以蓮瓣作東邀飲

素節丹霞雨意凉詞人乘夜鬪壺觴未逢月下三更賞
先領池中一瓣香

哭次女

姊妹窗前學語時捋鬚爭誦老夫詩一朝别去歸泉壤
孤冢寒原長玉芝

省心上人鈔書

不獨禪宗見花雨更能斑管擬錐沙北堂多少鈔書客
爭似清新智永家

破茶器

缺口疑如月未盈猶堪爐底沸松聲與來供得盧仝椀
不羨當年折脚鐺

開壘詩

一甈珍重出家藏開蓋先教奠杜康獨有公榮不可與
帳前弟子試親嘗

偶釋堯夫語

天地氤氳一氣盈水流花落不容情欲知世界原無事
便道生薑樹上生

春日過魏莊訪元吉山房不遇

洞口桃花正及春漁郎歸棹不沾塵仙童報道尋芝去

巘㭱留詩問隱淪

偶興

書籤藥裹小窗低當徑蓬蒿手自犁栽得新花恰欲灌
一番微雨過前溪

雨中獨坐用蘇韵

村外平蕪好鹿場一川烟雨送微涼畫工欲寫雲溪意
老樹茅庵坐夕涼

仝几青主人看南巖小瀑布用李白看瀑韵

暑雨溟濛萬壑烟衝泥張蓋過前川山腰雪浪噴千尺
也似飛流落九天

半石村平地一峰矗起松柏如髯上構大士庵亦
奇觀也

平沙壁立小龍從秀骨稜稜萬木叢應是秦鞭驅不動
獨留一柱鎮虛空

市得素瓷盞最愛之遂與訂約

子美編中見素瓷持螯泛蟻恰相宜從今珍重須成約
一次開樽一首詩

題蕉

寸魚竿竹自清疎午枕風輕倦眼舒捲卷看雲閒得句
芭蕉葉上幾行書

搖扇空庭汗未收北窗雲影黯紗幬堦前忽送芭蕉雨
已透疎櫺幾點秋

張顚犯夜

枌榆社散晚風淸帶酒騷人惱夜兵却怪瀛城寬似海
不能容箇醉顚行

偶吟

閒擲鳳尾臨王帖自拂虬鬚賦杜詩雲去鳥來凡幾度
小窗吟臥少人知

訪元甫田莊値入市未回

步襪行來近午天借君草榻暫酣眠不須呼黍邀元直

自起周看種秫田

久不到山居卽事

壘石爲垣樹作屏疎林幾點透天靑山房久鎖生新筍
穿榻橫窗出網櫺

同霞擧到雙峰寺洗殘碣始知此寺爲金奉禪院

古樹頹墻已過秋偶偕山友入林遊殘碑洗拂詢前代
禪院依稀半字留

山中整屋時竹穿墻成林矣

鄰家竿竹過墻來透砌穿簷豈待栽畧整茅齋看綠潤
此君端不羡樓臺

贈李玉涵

皂帽靑鞋瀛海東道逢初見李淳風茗杯話盡平生事
拄頰寒簷夕照紅

偶占

修情窮大欲何歸四望茫然討總違佛面瘦時休再益
消除背胛是知機

憶張補過先生

雲雷今日始經綸却少先生一快陳廡下雪深垂泪語
幾回重憶更沾巾

夏日題壁

一壁斜陽赶晏紅常開北戶納凉風書聲窗外茶聲細
獨坐虛堂憶筆筒

戲呼茶竈爨酒

烏薪土竈一鬨紅綠醑偏提響竹風非是劉伶欺陸羽
惠泉不及酒泉功

蘇君實

蘇躭何意世塵中物外襟期自不同書櫃藥囊高柳下
蕭然時拂釣臺風

題烟林歸牧圖

烟林牧罷雨絲絲戴笠歸來恨步遲跨上靑牛花裏去

渾忘短笛逐風吹

挽微君孫夫子

一世淸霜徹骨淸兩朝輪幣九州名少微星暗江河泪
慘淡人寰罷杵聲

九日與苾芻飲

不上高山愛酒傦紫萸盞映白雲層人生除醉更何事
潦倒霜堦支瘦藤

江頭

江頭終日伴鷗眠漫捲絲綸待曉天半夜蘆花驚浪沸
滿船風起月輪圓

移家中水城

中水城中作隱居借牛載得一牀書紙窗木榻堪高臥
總有深山恐不如

澗領山衣屢典不售

無錢呼取典山衣幾次相將未售歸不是貧家嫌百結
先生制度與時違

連日花避老翁不肯相近自以手剌向左園探得
幾枝案頭遂成爛熳

最憐寂寞白頭老花柳雖多那見視手剌欲來香艶種
一時冷舍頓生春

郎山風趣

一朶郎峰生紫烟小亭長日枕鋤眠葡萄味美秋成後
不數何曾十萬錢

挻山口占

萬疊靑峰兩秋飄箏閒揮手謝塵囂向平婚嫁歸來晚
誤却山頭種藥苗

東愛竹軒

一到高齋與便淸琴牀詩格任從橫瀛城無數焚枯會
大半標題愛竹名

方勝

一片香箋豔四方述懷錦字在中藏天邊欲寄憑南雁
不借崔家小女郎

偶感

安身何用築華居竹檻蓮池轉眼虛不似蝸廬長久在
上墻依舊臥琴書

齋中

放下蒲團便是家半籬掌大也栽花淸秋古巷無來往
黃卷婆娑對綠萉

步韓廣文白秋丁香韵

相思曾記鬪春姸何事淸芬素節前自是生嫌丹桂俗

瑤姿衕堤玉堂鮮

樂壽唐天和於城南禪林旁賣酒余與劉隱君嘗過飲一杯輒醺遂相約爲十錢會每遊便可一醉頗省杖頭之九隨時法也一絕紀之

何須遠上酒家樓肆旁禪林境儘幽扶老燒春容易醉百錢分作十回遊

劉隱君得魚沽白酒夜話

不須吹火向蘆花厨下烹鮮與更嘉白酒青燈一夜話尋常風味勝仙家

允升許贈余菊花一本久未取栽詩以示之

久慣凌霜我與君等閒未得共斜曛相憐不必相偎傍兩地手標一樣芬

寄示宋符九

滹沱河畔結瓜廬歲費租錢討尚疎但得一椽成永業終年閉戶著奇書

偶興

常思賣藥酬醫價却遇題詩抵酒錢堤口黃公時見待呼朋猶欲甕頭眠

飲十錢社步允升韵題壚頭壁上

一觴一詠一閒身桑海年來閱歷頻剩得老夫薑桂意

隨場泥作醉中人

築瘖臺

典衣買得墻東地且可迎陽向暖天若待詰貲王錄事幾時結果草堂緣

偶咏

風土終朝滿硯池欲書下筆少清思不如禿帚石堦上隨手槎枒掃數枝

寄嵩高

春雲流雨漲江沙幾處漁舟傍落霞樵擔輕挑思喚渡晚風立盡夕陽斜

過意意居看餅插丁香不覺困臥起乃步其韵

聞說芳菲連日歇膽餅折取簇香清無端一枕支頤臥始覺繁華夢裏輕

藥王山

跨虎升騰湖岸芳千秋山借藥稱王空間一粒傳鄒舉不見容顏伴石蒼

閣山陳涉祠

樓閣重重凌紫烟楚王至此尚明禋可憐燕雀蓬蒿下那曉鴻飛不紀年

夏日看麥過張房村飲立軒

桑柘陰濃麥正黃乘閒跨蹇過張房逢君載酒因成醉
田舍淋漓墨幾行

雨後

雨後貪凉出坐蓮榻齊書帙擘粘詩坐來又覺添閒事
自趂天晴晒鹿皮

城中

崎嶇廢巷半山居遶到城坳徑里餘最愛墻頭秋雨後
茸茸細草似春初

破衣架

雙脚無趺傍廢墻多年不挂繡羅裳莫嫌此際風光少

當日曾陪新嫁娘

贈蕭和暘

一徑蓬蒿半畝居短垣雲度總蕭疎逢君青眼開塵榻
細閱中郎枕內書

見故鄉流戸有感

産業凋殘客異鄉一家老稚漫悽惶於今故國爲滄海
雁落沙飛自主張

九日同純冶觀瀾步至龍灣菊未開歸憇南閣

翳然林木閣門前已覺塵中此地偏啖棗吃茶僧對話
無煩更遶菊花邊

送劉使君北上

兩載忘形下釣磯仙舟一旦忽分違勸君更進一杯酒
北入長安無布衣

雅集齋餉菘

荒畦殊愧彥倫莊也得秋菘供晚香自是良朋珍意美
清蔬直接韭芽長

冬日市插菊餅

菲家不買隔秋貨冬日却收插菊餅多事陶潛先注酒
一年醉裏待花馨

冬齋

犬因凍臥宵常起鷄爲寒棲早不鳴世外一家渾市住

被窩閒聽賣漿聲

冬夜冷宿蝸廬口號

自恃酒應能禦凍敢來氷窖强安身夜深酒醒風威緊
始信蘇卿是鐵人

蝸廬養一瘦蹇水草不充每遇出門小僕以糠飼之戲占

餧腹長牙臥土槽年年水草不酬勞朝來小僕開糠篚
知是吟詩過北臯

飲雅集齋 用撥不倒偶人勸酒其人戴一假面甞於中用手拈之旋轉既定去假面以眞

而所向者欽

戲詠二絕

闌圍盤裏醉金僊紫袖生風不定旋假而拋時真而見
始知合笑問誰邊

萬轉千迴不倒身只緣認定意中人一杯滿泛休辭醉
青眼看伊正值春

清明次日雨後郊外看杏花薄暮插花醉歸

清明雨後草萋萋結伴尋芳約束齊城外杏花何處好
遊人屈指數唐隄

苜蓿青畦鋪坐氈闌圍圍向杏花天花神也愛遊人醉
皷點鷳飛不肯偏

酒散還知興有餘前坡紅紫艷方舒乘酣馬上折盈把
一道霞光入草廬

白頭不惜鬢簪花壓帽枝同醉態斜聯臂短歌城市裏
兒童拍手任喧譁

漳濟別業草廬旁又搆半厦

一灣春水抱茅廬可是清幽處士居又結半間安土竈
客來賣酒更烹魚

爲子留書箋

研光未可尋常試懸腕曾無定武奇不顧東施形貌陋
强隨西子也顰眉

示酒家

貰公今係舊相知貰酒爐頭不用疑自此兒童任意取
壺邊但認五公詩

鼠患

不遊厠下不臨倉窺案嚙衣潛上牀欲覓烏圓何處有
操刀空自憶張湯

入夏

入夏汗邪麥滿倉閉門餺飥飽來狂窗前多少浮雲過
一把偏提挂半墻

珍猫餉猫

紅吒撥來鼠瘠驚多君相餉主人情不須剪紙投江水
未向金山道上行

題水墨牡丹

淡痕疎影足芳姿朗月清風自有時姚魏人間何必問
生香從不買胭脂

田舍即事

十畝田園半有秋摘綿拾棗大堤頭西郊雨過青芻潤
斜倚柴扉看牧牛

中水城懷古

曾公霸業空千載爭賞猶傳中水侯廢壘荒丘何處是

[illegible]陰禾黍古原秋爲呂馬童封邑

水莊小酌

雨餘禾黍遠風凉尊酒清吟坐水莊兩岸秋畦千段綠
田家景物晚來香

入山留謝諸友

不是仙家不是僧遊行惟仗一枯藤世間塵事休相訪
身在雲烟幾百層

與香山話淮鎭學圃之樂

霜露秋畦百頃清勝如山下掘黃精便思抱甕漳河畔
結箇蘇翁作弟兄

冷臥齋

不爐不竈一書牀竹簟氊團併作凉長此經冬兼歷夏
不須半點火星香

麻鞋底穿

雙足麻鞋幾兩年無端朽底忽成穿始知東郭先生趾
最苦徑行積雪邊

入山贈旅宿主人

三百里程一望春青山萬壘不沾塵瘦驢欲到深深處
沿路新詩結主人

自山回宋廣文齋頭同符九小飲

逢人已結入山盟白石青松分外清莫怪隨場能便醉
此身差覺往來輕

偶感

春來萬木綠芳齊多少遊人聽鳥啼可惜城南紅杏發
無人載酒上唐堤

芝香齋石竹花盛開

草頭萬蝶落成羣疑是窗前鋪彩雲夏日已無桃李片
如何猶點綠羅裙

贈燦然讀書

茸茸花木四窗晴終日樓前聽曉鶯室至開門何所見
錦屏風裏讀書聲

示壽伯書意

一曲春流抱竹叢數間瓦屋石橋通四圍盡是青山繞
西北高雲畢五公

八月十五沽飲廊下口占

連日昏昏坐市塵無緣對酌岸綸巾今宵沽醉凉蟾下
喜占中秋第一旬

重過唐公酒壚有感

曾同稽阮醉壚頭零落無人問舊游壁上詩題磨滅盡
不堪支杖野雲秋

村居即事

入市歸來三里餘長堤如帶樹扶疎瘦驢似解幽人意
踏踏徐行看網魚

哭孔公褒柩過獻陵

旅櫬風飄似斷葭那知此地故人家空塵幾點哭君泪
猶當生前剪燭花

過野馬村問彌卓萬雀巢公不遇

瘦蹇馮馮過野村爲尋二仲一登門誰知松下無童子
空踏深雲抱午暄

候李廣寧

慨想深山有棘人過門未得一相親重來細話漁樵理
雷水郎烟近作鄰

述懷示同志諸友

女嫁男婚心覺閑鹿車魚艇任癡頑天留老脚無關係
不在山間便水間

偶咏

三竿睡足每酣餘淡飯粗衣意自如除却弄孫無別事
壺中有酒手中書

肇州具酌書以示之

老況尋朋話隱淪只愁七箸累貧人從今約定清修課

盂飯盤羹過往頻

看秋耕

麥苗嘖綠正迎霜黃犢新翻隴土香不待來春播種日
農家預計一年糧

彤廷齋嘗新釀竟醉

新篘入琖正清香矮坐茅庵燭焰光小酌陶然成一醉
封侯不意在仙鄉

齋中

麻鞋草坐暫行藏消却人間百種忙旭日滿窗閒打坐
兒童讀遍問樵章

圍爐向火薪偏少對日迎暄風又多只是貧人生計左

苦寒

聳肩抱膝坐雲窩

冬月劉季箴齋餞爲予贖羊裘

裘敝曾拔五月天隆寒却挂酒壚邊青蚨換出三冬煖
不怕灘頭雪夜眠

觀劇偶成

偶看演劇戲場開翠袖紅裙舞一回曲罷又聞簫鼓響
誰家傀儡上場來

上元後一日喬明府邀登北閣因看舊題仍前韵

良晝使君閑暇賞攜明故酒共春遊重來小閣題詩處
猶憶昔年野菊秋

吳星潭教授於鄉

閒去田間臥草廬二三弟子共居諸此中未必無經濟
風雨雞鳴好讀書

偶吟

良藥尋來手自和閒中服餌坐烟蘿莫籌囷米盈虛數
春入深山草木多
既不折腰營五斗將何引領過三春蕨拳報道新穿土
荷鍤青山作野人

符九為余覔老圃

多君灌藝復高情覔得園夫近老成從此為農爾我便
麥畦瓜壠足平生

整屋

破屋吹塵便可居先安一艇放圖書日長柳絮紛飛候
閒喚兒童捉蠹魚

二聖庵穿井

六塵煩苦何由洗禪宇初開聖水泉日日汲來添石鉢
菜畦花圃總新鮮

村居諸同人餉食

果菜紛來似餉僧蒲團持咒媿無曾思量便作出家計
只恐因緣了不勝

田間漫興

荷鋤握卷足生涯半畝蔬前小徑斜官插柳條成入陣
兒童笑指武侯沙
入城十里日初曛噪冷昏鴉處處聞最愛堤旁村樹晚
亂烟層疊似濃雲

有約形廷季箴至滿院蓬蒿並無一徑書此志之

仲蔚幽居徧草萊猶留一徑踏莓苔於今荒穢全無路
客至蓬門何處開

饑咏

安得仙人盧子基飛龍丸藥暫充饑浮生不用千年計
只願推遲麥熟時

田舍

兩頃磽田一半荒佃貧零落舍淒凉閒來獲麥推窗坐
恰有蓬蒿四壁香

小莊即事

汙邪刈畢復既蠶盡力耕耘苦未休粗有草庵供醉臥
不曾料理種花溝

小齋

一屋東西兩牖開朝暾夕照鎮皚皚先生無事中間坐
日日光明藏裏來

灌蔬齋見菊

向來眼界塵埋盡一到蕭齋分外幽簾隙疎籬寒影瘦
菊花初綻數枝秋

寄魏滄閣

一春心事亂如絲入市還山總未宜小事於君更疎懶
不曾和得玉簪詩

詠史

岐陽山下女桑春誰料荊州枉問津自設杯盤留客醉
不將野意使官人

輓鄭蘇公

江湖流落思無窮故國烟銷志士空自召青蠅成吊後
人間殊少鄭蘇公

偶咏

為避風波鎮閉門安心不說舊朝恩無端夢起蘭根土
自取青衫拭淚痕

夏日寄綸升

久少松花問起居新編定日坐扶疎山中幾卷吟嵐草
欲借精毫作楷書

齋中

紫茄白莧蔡樽家一室琴尊對五車門外升沉都不問
年來心事寄南華

雨後

平疇初漲半川水遠岸新添一部蛙霽月繞園堪細履
老農深喜看耘爪

持螯

剛稚熟來物理精蟛蜞豈得濫稱名持杯對酒誇佳味
公子何曾敢横行

入山

一路巉巖携伴登芒鞋踏入白雲層深松古洞堪高臥
昨日詩人今日僧

下山

偕日看松友鹿麋歸來猶帶半峰雲草窗竹榻酣眠裏
猿鶴依然夢作羣

山行

荒村古廟多雙樹險路深溝有獨橋尋洞幾回騎馬過
柿園墻外摘紅椒

唐縣葛洪山非葛稚川故蹟也唐水之東有洪城鄉道元水經注亦載流水東流入洪山則洪山之名已久金大定間道士劉得仁僞以洪因葛洪得名遂造宮塑像惑鄉人訖無知者九水趙受繩識

士詩序言其詳因書一絕志之

洪山萬古峙唐封翠巘丹梯映舊墉何事無知劉道士
浪傳抱朴涸高峰

下清虛觀題壁

三十年來少此行馬蹄今始踏崢嶸山靈似解幽人意
霧髻烟鬟一路迎

山上和劉靜修先生韻

名山常是晚年遊皓首青峰對素秋却憶題詩劉贊善
至今絕頂姓名留

山中久住同鄧公遊先回遂城李廣寧獨留臨行

有句相送步韻答之

攀崖造頂幾回遊匹馬先歸詠四愁猶恐溪山收不盡
留若荷筆訪丹丘

廣寧下山市書回

百里歸途草樹芳細雨入索重山裝世人爭道黃金貴
豈解經綸在錦囊

鵓之鬪以爭食也食之爭人調之也不受人調則不爭不爭則不鬪矣鵓其得老氏自全之術而保其天者乎爲賦一絕

枯草奔飛性自良因貪一粒便顛狂從今不受人調弄
飲啄隨心在布囊

偶咏

過却重陽看菊花幾枝疏影亂欹斜露英霜葉何須問
且喜陶潛是一家

香橼詩 香橼一果惟字彙載云果名似橘其皮可作粽考之平子南都太冲吳都並無此字按吳都有椽榴禦霜之語注椽椽子樹也其實似梨冬熟味酸椽音市贍切即橼字也今香橼形味俱同音亦不異想即此物耶小句記之以俟知者

的的金丸比景來餘酸芬馥帶香胎太冲博物收椽樹
却並霜榴充賦材

題寤言序

勞勞塵事漫思休未必真如在靜求若使逃名能度世

蒲團壓破萬山頭

看菊晚歸漳濟

千林黃葉看花歸一蹇斜陽走似飛曲徑暮烟何處去
渡頭深樹隔柴扉

觀瀾書舍

一室蕭然似老僧阿難破戒並無曾縹緗幾卷供吟賞
半夜鐘聲五夜燈

方七

洞口石牀傍曲松隔溪常聽虎山鐘大東地主愁天旱
手握壺盧去賣龍

冬日咏

濕柴充竈偏無焰苦水煎茶亦減香半片羊毛長抱膝
惟看初日上東墻

偶題

世上幾多溫飽談天關饑饉顯高人餐松茹栢從來慣
不與繁華强作親

嚴冬典裘市書

到手名編肯放寬架頭得此勝加餐隆冬典却羊裘去
乘興何妨對雪看

挽崔魯望

聞道山村不巷歌達人數盡欲如何遥空未及椒漿奠
丹荔黄蕉雨淚多

除夕

年年歲事忙於火直到今宵苦未休何似舒眉燈燭下
醺然共醉酒爐頭

山思

萬樹花開正値春青山鋪錦待歸人扶筇着得芒鞋去
回首紛紛别世塵

殘花

一枝憔悴傍墻頭飽辦經風散不收落在繡茵猶可愛

無人重上看花樓

偶吟

彩箋寄到求碑稿白酒銜餘問雁天自取林頭莊老卷
隨心檢點馬蹄篇

雷林酒得一罇却思與共酌詩以招之

翠濤香泛甕初開隨手偏提滿借來却想與君成共醉
葛巾濕着快銜杯

訶九如天波二山人晩坐智峰上人丈室

萬綠斷處是禪林晩步同來對佛光一自鉗椎清響發
心如皎月洗寒霜

醉後跨驢回舍口號

當堦瑞雪正霏微綠酒紅燈未掩扉醉裏渾忘天地濶
能鞭驢背倒馱歸

題墨蘭

一徑蕭蕭結盡磐何人遺墨到幽龕與懷谷畔根無土
酷憶當時鄭所南

過函白齋賦贈

蕭條門巷舊家風客至梁尊俗慮空漫道城中無太古
居然坐對夏黄公

偶興示魏濟闕

六十餘年黯淡過空提彩筆閱山河關心老友貧難捨共纂奇文作放歌

題李廣寧庭壁

掃徑每逢千里客登樓自有五車書閒中雲物皆清賞天半遙光映素裾

槐陰醵飲

小具槐陰坐月斜玉舟酒盡客譁席邊正有黃公在呼取銀絣到汝家

哭亡子咸 王咸字于受新城西馬頭村小陽社人生山中十四歲夭於河間城中平生俊爽能吟詩讀古文不願居下即余次男爲先兒翼之嗣者不幸早折心誠慟之埋石以誌其處

膝下歡顏十四年囊詩猶貯隱山篇童烏七歲參玄理未肯楊家一類傳

入門滿眼總成悲遺佩殘纓尚陸離事事爲兒收拾好似兒猶有再來時

遇元甫

舊社凋零不可聞百年蘭臭尚推君掃除一片青山地留待扶筇共較文

瀛海郡城西門外五里許有小莊居民數家土垣疎柳跨上谷東來孔道庚戌夏余攜亡兒咸騎兩馬帶一書囊自上谷人瀛郡路經丁此憩樹下汲水飲馬暫避炎暑亦不暇問此地爲何村也不踰歲而咸兒殤余每西行重經此村黯然增感追想當時駐馬攀枝披襟揮汗之景依依如昨而存亡頓異一向冥心物外期汗漫之遊不至此幾不知情緣之能累人矣徘徊顧望因訊居人始知爲沐家莊也援筆誌之以存感慨

清明烟柳碧如絲幾度傷心聽馬嘶村非怕應仍去路不堪回憶納涼時

口占贈慶雲胡聖輿十歲工草書

曾道英才推謝尚還看奇頴邁崔駰鼠鬚迅掃氷蠶滑不數鵝池妙入神

郝恭甫齋前紅紫爛然看花回戲柬索折之

高軒嘉樹萬紅稠過眼看來興未休非敢折枝驕長者願分春色到齋頭

王五修齋頭有菊一株羣花覆之芟除始見

不耐繁華不是奇能於薈蔚育貞姿饒他格蔓爭虧蔽到底終輸冷艷枝

題郁華書齋

秉燭驅蟫摹綠字閒酤集客話青山小窗滴露分經罷更和新題雉子斑

同繩武訪光岵不遇

一路林隈雨過清幽人于野閉柴荊欲留後約題僧壁又恐苔痕滋姓名

有感

一壺濁酒閉門時不用山中看奕碁野寺閒僧都是隣

淋頭老子龕頭詩

疊却長衫挂短桁客來不用出門迎猶防窗外聽經去

低說春秋擯楚名

雙峰東巖下諸友

宴坐山坳製蘀冠擬書蕉葉問巖灘茅亭無事堪相報

鄰笋新過四五竿

同海翁過慕齋不遇題壁

蕭蕭落葉滿堦除緊塞西風訪遂初松下白雲迷去所

披芸翻遍架頭書

田莊小步

半灣流碧數峰青野寺紅黃倚畫屏一線樵蹤穿水過

石梁點點布寒星

偶醉

鄰竹森森隔短墻興來沽酒醉斜陽時人不解山中樂

笑說白頭老更狂

葛山土室 山見之讀書處

一拳低拄白雲根說劍談經遠世喧莫怪袁閎躭寂臥

千秋高調在丘園

遊水月庵

駿駛衆峰圍古寺扶筇偕侶看碑來擬留爽氣前山麓

芒屩周遭踏碧苔

別肯祥及諸山人

一春雨足漲新漪正是南園種韭期却笑咿唔諸弟子

問牽驢背出笆籬

先君平生喜飲每對酒輒吟一滴安能到九泉之句今下世已久朔望日家人供酒一卮作奠因想生前語不覺愴然泣下總酒百斛安得地下一沾唇耶賦此志懷

曾將罍斝供生前劉畢風流興宛然誰料九京歸去後

覓難滴酒覓重泉

移居

行約相從便卜居借君土室即吾盧琴書放妥無餘事

賣藥談經鎮自如

得子石明卿書問

仰屋蕭然讀道經寒花幾點映疎櫺滄江耆舊通書問

猶說當年倚馬銘

偶題魏澹園扇

一卷時來閒睡目百憂不許到閒心東園苔徑多垂柳

日日枝頭聽好音

九月十四日始栽菊呈李顒若

惆悵東籬客夢賒重陽已過覓秋花幽人莫怪尋芳晚

天意偏榮後山花

即事東王五修

飯餘翻得一編殘不見無功聚葬冠荒砌自吟還自笑
黃花空照孟郊寒

出獵

枯草平沙四野空將軍獵騎聚長風今朝狐兎愁遺種
繞樹旌翻落照紅

一竿初日捧朱輪獵馬駸駸滾沸塵寄語前村多置酒
平疇齊看射鵰人

訪九如山人

望外烟叢一點村幽人此際樂丘園相逢欲問詩多少
孤樹微風帶權原

元吉卜築雷溪

不須人送買山錢已辦雷溪半畝廛茅屋數間新築就
也堪飽臥翠郎烟

旱後苦雨

一雨連朝未肯晴濕薪沈竈綠苔生纔愁旱魃旋河伯
那日眉頭放得平

東坡荒歲過湯陰始見豌豆大麥粥作詩示三兒子想他處尚無此物作詩亦念艱食之意也余戊申山中秋潦田水入家多絕糧有者尚食麥粥較之湯陰猶爲幸矣

淋雨人家幾斷炊釜中麥飯尚支持湯陰豌豆吟艱食
較着滹沱更苦思

讀靖難記偶詠

濟南勁旅高張許扼要中原南北分鐵相當年眞鼎石
可憐不聽宋參軍

夏日偶賦

寂寞茅亭夏日長晚風送雨透窗凉頻尋餐草充饑法
未了求仙避世方

賈氏山莊

枌榆社散未斜陽小步來尋招隱莊細雨恰宜留客醉

催肥梅子照杯黃

贈張道士出山

臥煖白雲舊石廬等閒扶杖出山居時人莫笑衣冠野
袖有雙峰處士書

張石公持水墨畫扇索題即書之

水平山遠樹扶疎幾點茅茨隱士居安得小船裝我去
大湖南北作樵漁

讀王偉元傳

梟帥東關恨諫多忠良非命竟如何孝思遺恨眞千古
不但當時廢蓼莪

莫厭青雲生計貧隱居教授亦經綸養成一代詩書澤
弟子何曾說晉人

印唐齋頭

誰能生計付樵漁一徑蕭蕭似隱居數點寒花秋色裏
連宵快讀古人書

五公山人集卷第六

銘贊

鵲尾杓銘

實其腹藏以尾不歷而飛得之則喜

蟹匡杯銘

既云有足何患無腸螯則佐酒匡亦爲觴

端州石硯銘

體方而潤墨色光鮮置之房館可以精研何必尚白不
須草玄山人之用惟有雲烟

小板凳銘

可枕可坐都是這箇枕則夢遊八荒坐則身忘四大

蒲扇銘

暑將戴笠雨勝張油手中風動頭上雲浮伏則無用編
實可求九節斯貴五兩還優

漆研匣銘

二石處士並谷終日在其板屋一則藏其心之赤一則
蓋其質之黷雖所用之不同亦一天之共覆加膠漆以
爲華燕塵埃之不蓄

竹杖銘

五公之竹取之連本產不必蜀輕堅而穩陟丘尋壑聊

佐安車荷一輪月挂一囊書展幾兩而未足杖圭一以
有餘

方杏枕銘

植根洙泗効用蒲團肱可不曲體則自便我取其方人
或貴圓

塼硯銘

維斯甎硯出自古陵不削而方不磨而平著水則潤御
墨則凝置之几案聊代端溪之闕取充文物亦見陶冶
之精

半八箋銘

節紙橫作三條每條六段每段四行大者則單行次則雙之又次則三之四之止矣再多則前後落款名曰半八箋合之則半於八分之則半可作八也旁作一小印印之銘曰

比八則半餘半亦八春蚓春蛇競來片札

龕蛙銘

緑衣公子偶然在此美目盼兮不鳴不餌倘遊井底未
免子陽之痴若到池中不費米顛之止

石榴根筆架銘

石榴之根厥狀離奇截置几上毛穎可支龍蛇風雨不
動如斯堪與石先生比壽更美不涅亦不淄雖似刀如
椽之相尚直恬然以身任之擬老泉之木山差小方乎
子之銅龍無疑惟與先生之茶鐺相伴終日荷不律以

崇文而賦詩

求類齋銘

與其多求不如少費淡薄寧靜昔人所貴量入審出因
日計歲與物無爭福利自至凡我同儔永懷惕厲

斑衣贊

立節非有才先生身任斯文責昭昭乎揭日月行中天海內仰而宗之早禀過庭訓久不墜且光大焉河汾之業志事兼隆故其母夫人氷雪操堂上餘慶壽而康有餘矣辛丑秋夫人秩入旬有六四方同游觴而祝筆而述者幾半天下然而竊疑先生恐乎有感也先生以真孝廉五十載才名使出而謀華膴不難高牙大纛置母雲霄間坐受世奉而顧偃僂茅屋觴酒豆肉以為歡誰實為之得無憫然而諸君子固為先生忻然樂也昔人恥沒無稱而貴生榮先生前則貞惠公清風萬古報德一祠與鵝湖鹿洞並峙堂上則太夫人嚴範與陶范儷則而先生以不字之身周旋階除一鼓一舞天和藹如一門高義竹帛之芬優於龍章鳳誥多矣無疆之休不共永歟余小子飫先生教澤大且篤躬斯盛拤而揚言乃取萊子斑衣之養作斑衣贊其詞曰

繄惟大孝顯親揚名遭遇異時乃不同行匪曰祿養厥
德是懿存殁不殊窮達一致立節孝廉超世孤驪李杜
齊芳朱程並楷厥先君子徽猷尊光報德崇祠山高水
長厥有萱幃真松獨秀耄耋康强岡陵比壽辛丑之秋
寶母華辰稱觴四座秉筆千人有齊後來竊睹其盛人
競榮名千秋是競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焜此竹素惟彼
金章顧茲清風古今共仰殁思生榮霞輝日朗蒸蒸桑
梓濟濟門墻雕鏤瑰琰歌舞禎祥惟余弗文美昔萊子

斑衣作贊永垂青史

孝節錄贊 王孝子刲股一事余嘗有言贈之吾友紫淵札至郵筒中得節孝錄一編始知孝子之母夫人及祖母孀節特著而其祖暨父皆懿行敦篤鄉黨推高久矣宜孝子之孺慕罔極也夫睹大江之洪濤浩浩千古而孰知其自岷峨之險混混不窮以至斯永耶贊曰

浩浩大江出自岷峨不胝其源孰識其波王氏有子奉親至道霜鈹剸膚功回大造阿母柏舟其風有繇祖母之操實砥中流厥教所始祖父相傳有孝有德閭里同賢我覩懿範攸好孔馥願言執鞭以作爾僕

五公山人集卷第七

雜著

擊壤

俗以擊壤為擊地而歌按風土記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寸形如屐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敵博藝經云長尺四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古野老戲也繇此觀之今世兒童打瓦之戲似近是可知世上一物必有一制非能臆解也

小毛公

按大毛公與子夏同作詩敘其為魯人無疑小毛公則漢平帝時人河間獻王最重其學奏置毛詩博士其為趙人可知也河故趙地今之毛精壘詩經村其遺跡矣但名萇者未知二公孰是或者是小毛公耶今誌皆言毛公名萇想不悞也至於貫長卿則與毛公同國受學於毛公長卿係名非字也且長卿復傳解延年其原來可考矣

楚歌

高帝圍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楚歌者蓋漢歌也今雞鳴歌是也樂府廣題曰漢有雞鳴衛士王

鷄唱宮外舊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鷄晝漏盡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是爲五更未明三刻鷄鳴衛士起唱其辭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鷄登壇嗔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中城上飛鳥鵲按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皆習此歌曲於闕下歌之周禮鷄人掌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亦此意也垓下之夜楚兵歸漢是以嘑旦者皆漢卒故羽曰漢已得楚乎所云楚歌者當時之歌名未改耳非楚人之歌也

啖蒿帖

昔范文正公因歲饑民食惡儉進烏昧草令宮中戚里遍嘗此草亦烏昧之類也饑民所食小雅云我行其野言采其蓄誌歲饑也字解大葉白花根白著熱灰中可溫啖之

山胡桃印

往在山居見童子拾山胡桃磨作印如古篆不可識頗堪賞玩然竟以兒戲置之項讀唐段公路北戶錄載鄭虔語山胡桃無穰實心磨之可作印子則是古人已先試之矣物有微理人有同心古今不相異也誌之以助雅談

騰三尋

張儀言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按註八尺曰尋三尋二丈四尺也孫權爲逍所迫至逍遙津橋拆二丈餘其從騎教以鞭急擊馬後抱鞍緩鞚一躍而過即此足知馬之能騰二丈餘在所習之耳非異事也

壽亭侯印

張都憲汝器於暘子橋濬河得古印四枚其一文曰壽亭侯印彼時即以爲漢物其餘三枚皆宋官按王元美

云壽亭侯有二不止雲長公則此印非關壯繆物明矣關印係漢壽亭侯此印無漢字烏得混耶昔年見一黃門曾掌前朝寶庫親見關公印係銅鑄質不甚厚而有銅鑿殊寬可臂挂之其文爲漢壽亭侯與史傳無異此非明証哉

水鹹

元泉卿溥詩云烹茶但有二升水沽酒初無三百錢可謂清貧矣余居邊渡共鄉水鹹不可烹茶紳士家率於外鄉汲水而以別器貯之余家無力遠汲兼少別器故終歲無烹茶之水自咿則鹹水微潤吻而止客至但宴

乜談青史不獻茶也因想泉卿詩其家猶富貴氣象每言之不禁鼓掌

雙峰海棠

歐陽公詩云經年種桃在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人生此事尚難必兒欲功名書鼎彝億余自入山後二十餘年雙峰石屋前海棠頗盛先君在日余每思花開邀同人一盞婆娑其下爲堂上歡及期輒饑驅他往卽先君時一酌玩余迄不得親滌觥船歸舍徒悵悒又記先君移居巖下與沛然田先生朝夕柯怡軒牡丹極茂再三約同人開時盛集一賞竟未果至今二十年先君與沛然相繼丘謝柯怡丘墟牡丹已移植他人死矣雖雙峰海棠如故而物在人亡攀枝隕涕不忍重看人生一事之微不可以人願得如此讀歐公詩不增深慨耶

紙籐

紙器極精潔好事家多用之周小溪紙被詩云玉色嬋娟蝶夢圓水沈烟煖壓紅綿白雲一片寒如水只許松窓伴鶴眠又歐公紙帳詩云細綌卷寒波輕明籠白霧何以相徘徊歲晚正寒冱欹枕一尺竹被展幾覆布似此自有兄味余每以此作簾人多笑者亦所見不廣若以作被則笑不知又何如矣天下事往往類此

老尨盆

西洋之俗呼月爲老尨杜詩莫笑田家老尨盆然則此盆卽月盆耶如月琴月臺之類取其形之似月耳

叨冐僥倖

宋岳珂桯史載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絹代之謂之叨冐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嗟乎叨冐僥倖之名古人所耻居而成均冠冕之地乃習而不悔干祿之學其入人深矣

飛吟亭

呂洞賓唐進士應舉赴京至岳陽遇鍾離授以仙訣遂不赴今飛吟亭卽其處也後人題詩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羅大經謂此詩深得孔聖告沮溺之意吾友田治琁以忠孝至性遁跡山頭欲了性命尚未深思時有未可也願以詩旨告之

柘枝舞

天下技到精處亦極難得如柘枝舞舊曲遍數極多鼓錄所載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

酋客每舞柘枝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顚宋沈括時鳳翔老尼猶萊公舊妓尚能歌其曲謂當時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魂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死合韞謂之叫曲至于柘枝舞數老尼云當時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比當時十不得二三一技之說其精如此所以唐明皇與李龜年論羯鼓

曲龜年一家鼓杖之敝者四櫃安得不工今學人於業有能用力如斯者乎吾未見其精矣亦可慨也

孟浩然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浩然深嫺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誦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飮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飮不赴噫人知浩然躭飮耳豈知其勢有不可往者乎觀王士源序浩然素行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此人自有經綸堪以濟時而朝宗止薦其深嫺詩律是不識浩然者也烏能用之况纔入奏卽挾與俱行天下有隨牒處士尚足言賢哲者哉焉知其與故人飮不引杯高話衡量及此故不往耶若止以躭樂忘形歸浩然吾知必爲浩然笑矣

曹茂冢

獻縣城內街心有高阜類古冢俗傳爲曹操墳夫阿瞞疑冢七十二應在鄴下不應北至於此按名勝志曹魏有曲陽王曹茂曾徙封樂陵王樂陵卽獻邑故名也茂冢應在此地因茂與操音相近所以訛傳爲曹操墳耳且當時獻邑爲中水係漢呂馬童封邑中水舊址在今

城西北三十里皇親莊二村間高滹二水夾之故名中水非今治地也今城當日爲平地想曹魏時相地家因而立王冢亦風氣所聚處故後來立郡治遂築城于此而王冢亦沒滅其中艮有故耳博物君子可以再詳考焉

上皇山石

米海岳弊居帖所言上皇山異石八十一穴大如椀小容指百人致之寶晉齋桐杉之間甘露乃降其上此何理耶意者八十一數應天地成數而産果有靈異故感瑞兆耶

薛能詩

薛能詩云山展經過滿逕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每以熱腸讀此輒怪薛公冷淡年來熟思頗有諸葛嘔血之嘆得無為薛公笑耶書似公式黍之

名士風流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今人尚華競門無車馬客自覘輒覺冷落方之古人良復愧汗如雨

喜傳人語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繇此觀之允能得人機要事必愼重不洩之人淺躁人雖好多言實不中肯綮人不肯與之言故也

蝸廬

子瞻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余蝸廬如拳與弟子講讀其中屈伸維艱人皆苦其莫容是不見宛丘先生者也古人隨寓而安無入不自得豈待大廈耶惜世無子瞻為余標目一詩耳

紫海大石

南昌國紫海水道中往往覆巨舟高駢往視之察水內隱隱有大石乃奏曰人謀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奏可乃以厚利啖石工鑿去其石至今賴之開物成務豪傑聖賢均有其功不獨上古為然至今尚有待於人者

棗香

古詩云薰爐雜棗香棗固香之一種也齋中趺坐對爐拈棗莢之亦自清勝何必牛肉換沉檀耶雖云棗膏昏懞乃范蔚宗譏刺朝士之語我非羊玄保復何病焉

足下

昔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晉文公撫木哀嘆遂以為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蓋足下之名始此今人稱朋友動云足下不知足下乃哀死之稱非尊生之謂也學不究源其悮不少

太官葱

放翁詩云尨盆麥飯伴鄰翁黃菌青蔬放筯空一事尚非貧賤分芼羹僭用太官葱自注鄰圃有太官葱比常葱差小放翁特用其名耳尚自稱僭世之不安貧賤而

好奢入官廚膳過於王者蒸餅上不拆十字不食韋視
此當知愧矣

魚涎

波斯人渡海或遇大魚吐涎滑數里舟不能通乃煑訶
黎勒大腹皮等小洗之即化爲水物性相制昔人想極
至此始知天下事思患預防各有道也

寄子由詩

昔蘇子瞻兄弟旣舉進士子瞻官鳳翔寄子由長安詩
曰遙知讀易西窗下車馬敲門定不譍古人榮進之初
讀書尚志其厚相期待如此錢牧齋於季滄葦詩序中
言之眞可爲南宮諸君立志之法

文從字順

韓昌黎評樊宗師文曰文從字順乃宗師文極奇不可
句讀錢牧齋答杜蒼畧書專以此四字爲文家秘訣始
知文從字順不指平易近人言也雖最古奧之篇文未
有不從字未有不順者彼不從不順之文字直非文字
耳識此意者可與言文矣

族譜

族譜一道極難考核國朝解大紳先生爲人作族譜序
五十一首而解氏三篇不與焉觀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文忠公以博學好古擅良史才而不知梁國公乃祖諱
忠者與宋太祖爲布衣交其墓在萬安穹碑石獸巋然
尚存文忠公刻族譜於瀧岡竟未之詳可見淵博精深
古今正復不易耳

張水戲

杜牧之佐宣城幕游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
觀令牧閒行閱奇麗得垂髫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
湖州其女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曰自是尋春去較
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
枝此自緣分不偶然使當時早解香囊則無此悔獨難
崔使君令牧遍觀奇麗一段苦心不減臨邛令而得失
頓殊爲尋芳者惜之始知天下事不可不早爲計也噬
臍之恨豈一人哉

一局棋

唐令孤綯薦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我聞遠有詩云長日
惟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陶公投博具於江中亦同
此意可見博奕賢已聖人語意低昂令人深省博奕之
爲事害固已久矣留心事務者鑒諸

王綏婦

王戎子綏欲娶裴遁女綏旣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

之遂至老無敢娶者亡兒成有婦未娶而夭每念婚媾之情傷不自禁惟覺子婦以得家爲幸益視兒不忍復動憶念故視婦如女願其速有所歸勿復作牽係耳與言及此魂魄俱戚

西山之兎

古人文章皆有所本不必盡在𥟍獲李密討隋煬檄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二語膾炙千載而不知原於梁元帝伐侯景檄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二語即此可悟出藍之法但未考此檄出自何人手也

易名

國朝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以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者謚後世踵之其子紳以告天台方正學公公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私謚之舉宋儒不無遺議然考古證今醇儒烈節如正學公亦可以爲法矣

天寶同文詩

唐范陽盧母王氏作天寶同文詩亦八百一十二字與蘇氏同可見古來奇事不一而足

側帽

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與郭林宗得川同此不但人情效顰亦緣二公之名豔

探牛心

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爾朱文畧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自是其心胸豪爽

二郎神

世傳二郎神乃陳隋間人姓趙諱昱曾從羽士李珏修

煉於蜀之青城山煬帝聞其賢授嘉州太守多善政境內冷源河中有蛟害公沉淵斬之河水爲赤隋末之亂棄官隱去後遂爲神云

烏衣巷

王家烏衣巷本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王氏自瑯邪渡江無有華居即就廢營作址後遂爲名地然亦見當時南渡諸公不以居處爲念與後人戀土難移者不侔矣

妻妃

明制庶人妃妻氏人罕知其里居妃蓋新城人今新城

東南四十里小陽社西馬頭村河南里許有舊堤向南彎曲如蛾眉狀前有光礫一堆似舊村莊者鄉人呼爲劉妃店詢之先輩原係婁妃店即婁妃生處後因寧庶人之變鄉人乃諱婁爲劉耳妃賢明解吟咏苦阻王逆志王令題樵圖乃樵回首與婦語圖也詩曰婦與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可謂深於諷諫庶人知其意而不聽其又有詩云金鷄未報五更曉寶馬先嘶千里風欲借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則發難時作也庶人臨死曰紂聽婦人言失天下我不聽婦人言亡國悔亦深矣

通史

昔梁武帝勅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别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蜀漢以堂堂帝冑續炎劉一燼孰謂非宜乃與孫吳並稱失其旨矣作者之難備美如此六百二十卷之綜核能無遺憾乎

射鐵鶴

李廣射石没羽古以爲奇宋西夏李繼遷之祖思忠見鐵鶴射之没羽敵人𨚗避此又奇矣始知世間技能愈出愈奇不可以古今限也

不如一縫掖

皇甫威明家居鴈門太守修謁高卧不起及聞王節信在門驚起衣不及帶迎之故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此等風烈世人蓋少亦因其罕所傳習也威明高致既成家法故其從子義眞折節禮士族子士安不餒梁柳一時風節並足矜重豈非其服習有素識見豁達以至斯耶若大生長陋俗勢利薰灼敗行於多金冷眼於糠覈鮮見寡聞眞婦妾行徑耳豈不鄙哉

黃耳

陸氏黃耳傳書事劉貢父以爲未必然自洛至吳一犬豈能遠涉黃犬或陸氏奴名也此言極有理顏平原家奴名銀鹿豈是鹿耶古今書史中事多類此須意解之執泥便不得

三嚴

唐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殿之樂于庭晝漏之上五刻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前一刻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以次入陳唐詩天仗宵嚴建羽旄又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凡用嚴字皆本於

此可見古人一字必有所出斷不泛拈足悟詩文煉字之義矣

滋草

古詩爲樂當及時焉能待來滋滋草名又名蘩縷易于滋長卽藤也左傳勿使滋蔓當作如是解覺紛紛泛說皆無據矣

五公山人集卷第八

雜著

飄然樓說

余友麥九平生耽逸隱頗長於著作所撰班山燕京諸賦數萬言聲噪名公卿間而吾鄉范橋洲最先物色之有軼俗之目晚歲於鄉塢外營伴山園中葢一樓爲林泉詩酒地將以娛老不減白香山履道里池亭幽勝也余卽取香山池上篇中有一叟白鬚飄然之句顏其樓曰飄然而爲詩以咏歌之猶覺香山當日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崔琴姜思船橋歌枝幾經憂樂升沉而後聚其於識分知足之旨尚多罣礙未若玆之淡然高寄圖史羅肘腋花竹供耳目朝誦夕吟放情物外之爲愈也此叟不真飄然無累已哉凡我同聲何可不賦詩以識其盛

關漢壽祠說

漢獻時曹氏當國封功臣率多亭侯之職故當時荀彧以前後籌策功封萬歲亭侯荀攸以籌策功封陵樹亭侯郭嘉以籌策功封洧陽亭侯樂進以征伐功封廣昌亭侯于禁封益壽亭侯許褚亦封萬歲亭侯龐德封關門亭侯似此者不一而足繇此觀之則關將軍之爲亭

侯無疑也漢壽乃地名耳在岳州故武陵郡索陽地去洛二千里其俗傳初封壽亭不受復加漢字乃受者何其俚哉㴱陽過渡口有關祠余友瞻淇囑余題其額余謂過渡七鄉也文物所式其言不可以俚題曰關漢壽祠漢壽志地也關著姓也不書亭侯省文也不書後世封號存本始也侯神有靈其不河漢之

沙門海潤字孟涵說

韓退之偶與鄉僧遊世遂譏其好佛其實無是也特借此破岑寂耳余平生不諳禪理山居中誦閒愛孤雲靜愛僧之句未始不欣然樂之蓋以二者皆山中所有偶

與俱焉而已不作解也一日在㴱陽吾友容齋飛札爲沙門海潤請字容齋孤僻之性與余同乃與鄉僧作緣猶夫退之之聊破岑寂豈向苾蒭索解哉雖然何妨以不解解之吾聞佛法不作空色遠近大小相亦如儒家放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海雖濶乎一孟足涵之字曰孟涵東坡云戲挽河流入鉢孟想當然耶翊日余過容齋汲泉啜茗沙門合掌而來一座余尚當與孤雲野鶴作菊徑松林中一幅小景觀固非取於談空說有也

潘熏字伯始說

安漢律曆志樂器土曰塤應邵云世本暴辛公始作塤壎土爲之銳上而平底六孔故詩云如塤如篪又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其義則塤主唱篪主和聲氣之感應捷于桴鼓君子之以道相淑者潘君金玉之質磨之鑢之必爲至寶方當爲吾道發嚆矢倡起同調相與鼓吹春風之座吾黨之環而觀聽者胥於潘君嗣響焉亦猶詩言之塤唱而篪和也字曰伯始不信然歟

存濟軒說

昔人云匹夫之微苟存心於濟物於物未有無所濟者余非知醫但於案上方書時一翻閱見其有切日用者

錄而存之鄉黨抱病示之法非敢必其效也聊盡吾心焉耳修合藥餌嘗在此室卽以存濟名焉或者於物亦不無微有所益乎豈乏廣惠之術然匹夫之力止此

鄭氏族譜說

姓氏之有譜其來舊矣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故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嬀姓鄭有子國爲國氏子駟爲駟氏厥後浸繁則譜牒以紀之而譜牒尤以宗法爲準安肅鄭氏譜吾未知其於宗法何如然窺其所繇作始自鄭君尚策不忍沒其母之劬勞而因推以及其祖先蓋仁人孝子報本返始意

也鄭君幼孤母張氏恩勤茹蘗養且敎之卒成立爲名士尤以義俠聞闔郡士紳推爲祭酒藎顯揚不以朱紫而以道誼卓哉李杜齊名矣今讀劬勞一記字字血泪觀者掩泣使其千百世而遥孝子慈孫有不盡然見之動其水木之思者哉推此心也貫古今聯異類宜無不可而何有於繼別繼禰之義邪不言宗法宗法在是矣然余因是重有感也鄭君望冢考代遂定譜系余家丘墓如在殊域且洪濤汨沒爲谷爲陵企予望之求其冢尚不可得况世代乎視鄭君之孝思諄諄能成其族譜誠有幸不幸矣悲夫

封股說

曲逆孝子王全四諱學詩曾刲股以愈親疾鄉黨傳之士君子誦之長官表之其人温醇謙謹言不敢先人行不敢先物察其意趣眞孝子也吾師徵君有言題于卷非有刀先生亦有言旌之若此其人其行眞可信矣昨官生濟美自渥水來述吾師論人子孝親取其近人情者若殘肢體重傷親心不可以訓吾不知徵君所以論全四者爲何語以今思之大抵徵君此言爲士君子習詩書而好名者砭也步趾濶畧用意豪侈不能夙興夜寐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置身心於縝密無過之地而姑出於谿刻自暴之一節以槪其餘此其心誠陋矣若夫閭巷小家其智故未增其天性未漓一念肫篤於愛親之意見親之疾在危急輾轉無聊是特與親存亾雖死有不暇計者而稔聞肉愈疾之說其勇於一刲誠心之至懇切而無僞又豈得於好名之人一例語哉因全四數欲聞吾言有約過我余入山有半月期始返恐其來而不値也述此留於館令弟子輩俟其來付之

卜易居二砭 砭者何吾病也故砭之也吾砭吾病亦冀同志之有是病者同砭之也

一曰淸心昔劉靜修愛諸葛武侯靜以修身之語取以自扁其齋卒能理學源淵師表後世吾人學問以明理

爲主理不明學何由成心不淸理何由明昔人止水明鏡之喻誠有味也自今去躁去雜務以旁念不起隨事順應雖不遽能勉之則庶幾矣一曰崇默默而識之聖人所難多言而躁賢者豈易易乎然吾人精神有限多洩之于言則必少存之于心自今除諸生講說外槪以囊括淵守爲事一以惜精一以内省至要道也張目懃視人豈徒然哉

論文

大方文字忌幇襯語如言山則取山以襯之言水則取水以襯之言草木則取草木以襯之又忌假借如借古

人事以作今人事借古人名以作今名此法唯用之表
啓詩賦則可不可用之正大文字中也幇襯如字中蝌
蚪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下木葉于中廚池烹
野鴈泛蘭英于戶牖座拔鷄談之類假借如騰蛟起鳳
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靑霜王將軍之武庫之類然又與
引証譬喩不同彼是明白大叚抒寫此是朦朧巧映以
取姸媚細閱韓柳諸大家便知之至於兩漢先秦則更
不同矣

讀書法

凡讀書須讀畢一書再讀一書不可數書一日並讀此

先賢舊訓也計不拘何書三日讀一卷小温一日六日
讀二卷小温二日再將讀過二卷雙温二日凡十日又
三日讀一卷小温一日乃總前三卷連温三日凡七日
謂之節讀又照前十日讀温二卷畢復帶前第三卷温
三日謂之連節凡書五卷共費工三十日則熟矣此月
課也依此校月計之月有小者兼之不得軼以他事

偶記

鹿先生幼有大志欲盡讀古人書夏月納雙足甕中冬
擁絮讀率夜漏至五鼓鄰媼失蔬疑焉呼公名而詈公
方把卷伊吾弗聞也其厲志如此今人視此可以自奮

訂約 射訂約者用夫子之約而射訂之不敢專主約也

與奢寧儉禮本攸關前此徵君孫夫子六器之約四方
業已嚮風鄉邦猶宜恪守矧當歲荒財盡更合家喻戶
敦今與同志再訂除孫夫子原約謹遵外不惜損之又
損庶幾行可永行一居家常禮不過冠婚喪祭古者不
相往來之風勢難驟返計酌親朋儀節除四禮不可缺
及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外一切縟文並從簡省卽久濶
思敍只可素手到門斷無携持物事一親朋相聚本爲
議事談心除四禮大事宜設正筵外一切宴會只可按
饔飱具食每席四位用般中器四器如人多逐位量加

至殺之葷素飯之米麵稱家有無不必力辦僕從飲食
一照家常不必別設酒常時不用唯與至欲飲方許特
陳一旣係同心立約之後卽大家力行勿以時人耳目
爲慮方見道誼之雅

畣容齋

李詩云文章筆端驅班馬事業擅上講唐虞唐虞如何
講得須是身體力行方能親切有味子輿氏云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人但求入門以內雍雍睢睢不爭不競子
孝弟恭手舞足蹈皆是天和則唐虞在一家矣繇此推
之老安少懷國與天下其理一也豈待講哉若不從實

微川工講得天花亂墜終是一步行不去

論學書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間架捏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元常入抱犢山十年水石盡黑趙子昂十年不下樓夔子山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書蘭亭記大字須識間架古人以帚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繇此觀之古人以書名家率無不專精者後學悟此可以自勵矣

楊節婦

余爲楊節婦表墓文成後始得其事繼姑宋氏一事宋晚年失明晝夜扶掖皆婦躬親後宋又病不能起溲糞之具不以假人婦自任之兒媳輩求代者輒不允恐其不堪穢溷有怨言入姑耳則姑不安也似此歷有年所眞人情所難

病目

嘗讀范樀洲病目詩醫教封臼墮答勸鎖青箱以爲與到之言耳及丙午夏余適病目坐炎窻課句讀山洞中署一展卷卽澁痒不可當轉而覓酒杯以消之署一沾唇須臾卽腫赤始知樀洲爲苦心涉歷之語非泛拈者文有眞境不深體則不知類如此

鄉原

周註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二者其指則一皆就在已者言之孟子所謂一鄉皆稱愿人則就在人者言之矣然不有在已之周旋又安能得在人之諾和也我輩動云明哲保身一意求與人無忤不覺用意過折幾失初旨其不流于鄉原者幾希得不猛然汗下哉

偶述

士君子道隆德厚爲當代有司所尊禮言論所及足以振人之困濟物之厄不貴緘默明高要期於適理而已理所當言言之愈多其理益廣成已成物之意卽在於此此亦爲仁之功也今之士君子亦有見禮於有司者固秘不肯輕言輒以養高拒物而實欲留此情面以圖濟已不時之私或貪苞苴或護身家倘益人一分則損已一分此眞市儈之心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或曰當理而言言多如有司之厭何曰理當倘其不受彼之羞也我何愧焉

符清虛

符清虛諱眞全原諱必顯江北人寓燕京爲茂才精勤佳士也明末棄萬金產爲黃冠頗深參同易象之理奉其兩親住易西金斗山北屺與余交最久余與談儒教伊亦深旨余言相期淵且大矣一日入都詣仙壇純陽公謂曰頃過金斗題一聯其上亦未言何語也後同金斗則廟院門傍有題字云山聲不聽飛泉嘯松老偏宜醉鶴屯豈非異事耶細玩其語蓋已爲淸虛羽化之兆云未幾果逝令其兩親遺蛻葬金斗有同志者相與封誌之令其不迷兼鐫片石記其平生遺行亦青山一勝跡也

示學者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令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天下事各有工候任其自然方成絕觀三年讀六年做十年講此讀書工候也躐等欲速必無成理人世俗論總角突弁見卵時夜見彈鴞炙得無爲章甫適越者同口實乎

得省心法

劉敦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否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此公眞得省心之法心不内愧施之於外自合人情矣

說書

季路氏自覺其質有偏所以問成人道理是如何孔子恐其疑阻卽示以化偏爲全之法言不但天工純粹者可與成人卽資質素偏一長可取如武仲等智廉勇藝陶鎔歸中亦可成人甚矣人不可以一偏自阻也其權全在禮樂禮者萬事之儀則仁義禮智信之全德皆備其内依而行之萬事皆中規中矩那有偏處卽兩國兵交尚容使命所謂禮至不爭那有行不到處樂者輔禮

而行動人志意陶人性情其中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卽備天地金木水火土之全體所以郊廟軍國凡行禮之地皆有樂若能將此理體備於身徹表徹裏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若鳳之有彩木之有理自然可觀方名爲文似此焉有氣質不變化者聖人教人是此等生活學者須細細體認

賢賢易色一章此朴實頭好入道之意子夏見末世倫常多爲卿大夫詩禮之家敗壞反不如一不識字人老老實實良心尚在躬行無虧留得學道根本不似博文廣見華巧借名目掩飾隱惡衾影全不堪也故四者只

宜就質朴忠厚處模擬與讀書學道絕不干涉方是章旨內易色當如張子臺不知世間何物美好竭力當如茅季偉殺鷄食母自享草蔬致身當如那史苾契欲殺身殉葬交友當如楚人車笠盟言之類未學實是未學不用曲爲囘護始合子夏本旨今之作者只爲末二句張本將四者極力發揮通是一團學問人行徑絕無毫髮滲漏却成一紙千里

仁自文來輔自會來此自正理固不待言但非此章語意註解極確向來無數議者通未着眼誠可歎也兩句自宜分說不須交互天然本有至理程朱詮釋經義往

往發明何不察耶註云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知之事也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行之事也既分知行各句卽有本理果能暢闡其蘊與何煩更饒唇舌且會友與取友不同學者多忽過取友者擇友而取其間尚待分别會友者約友而會此中但立工課以文者會友之工課也所以紫陽以講學二字解之分明杏壇洙泗鹿洞鵝湖諸家法道不因是而明乎至於以友輔仁不專恃友來輔吾仁全在吾能以之以用也吾能用之也所以紫陽以取善二字解之擇善而從行誼日高德不因是而進乎若夫磨切既久本末共貫知行原是同源此何消說說之祇覺增贅耳篇中遵註作解是空谷足音惜知行二字尚未暢所欲言而兩截格未若兩對之爲大方也

草書

老年楷法不如初始向閒楷學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此昔賢語吾紫峰師晚年作書每述此以自謙始信吾人日用間事凡所欲言早有言之者但恨人學問不博耳述而不作正覺甚難

示佩韋

昔桓榮投閒輒誦范宣以夜績日古人勤學如此吾黨

好學首推佩韋相因而起者不數人豈學之難能與益學從聞見入聞見多則識自廣氣自壯理道可以漸悟經綸可以徐起未有伏獵弄麞輩可與於斯文之任者也日內佩韋季箴有約過我遂書此以待之時辛酉冬杪雪後呵凍也

約言

讀書莫先於明理理者天理當然之極則具足於人心昔年吾師孫徵君先生與杜紫峰先生俱以隨時隨處體認天理爲旨要江村鹿忠節公云但求此日此時此心過得去便是理也如季氏舞八佾孔子曰是可忍則

是過不去者竟過去矣繇此以往何所不至哉若於心上過不去者即不過去即是忠臣即是孝子繇此百行莫不皆然豈非萬物萬事之權衡乎學者平生涵養此心以理制欲凡遇古人今人立言行事細細揆度自有定見是非得失分毫不爽此即一以貫之之道也若遇臨文自然討出聖賢微旨如破竹矣

明理尤急於革俗世人紛華靡麗漬染已久若欲挺身入道多為所牽須力去俗情方存道骨諸葛武侯云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昔人所謂咬得菜根則

百事可做正在此也吾黨固是貧交自無入俗之累然尤宜時時自省有貧賤不移之操方能不淫於富貴不屈于威武此聖賢入手關頭也語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可三復之

存誠

游酢字定夫與楊中立謁伊川先生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相謂曰汝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矣古人好學受教之誠如此人無師表心無嚴憚從事浮競鮮能造于賢達之域我輩相期志不作凡近人莫過於存誠為首務存誠則心不放逸朋儕聚晤彼此互欽容止端儼禮法不頹自然氣質變化學識高卓東林諸君子講學以九容為入門可稱得要吾願與諸君共勉之因瀔水社丈以便面索書遂拈此作日課也

格言

陽明先生云世人不顧違棄禮義之可恥而顧市井小人之非笑此真格言世上競逐門面趨於奢侈大都為此

對聯

亡兒成與余在山枯寂中時作吟詠及對聯為笑樂及

居瀛海友人瀔水每愛之呼令作對一日暮天霞光與老樹相掩映瀔水遂以晚霞映樹試之兒應聲云秋水連天蓋不滯於思索云閑中錄示家人猶若亡兒不沒也

五公山人集卷第九

序

重刻通俗勸善書序

詩言秉彝書言降衷孔言相近皆性之說也至孟子首發性善之旨而善端始露故學必以明善復初爲主然善必待於爲而爲必待於勸自古聖經賢傳所以勸之之道不一端而民多不興者理義可以喻上智之士而不可以喻下愚之民故留心斯世者備極苦思出於陰隲報應之一途以鼓動之則易曉而易從此昔人陰隲錄功過格及度世廸吉諸書不啻千百種皆所以示勸

懲而啓愚蒙使其有所利而爲之則樂遵不倦亦行仁之一術也勉菴熊子最後出廼總前賢之要輯爲通俗勸善一書中分無錢功德與有錢功德兩項其思深其心苦其見識高而取意備洵度世之梯航而開蒙之針砭也余家藏一帙秘之篋衍每披閱數葉言言醒心事事生惕恨不即與大衆面談顧楮葉單薄不便久傳乃翻鋟以廣布於世嗟乎善根人人俱足善事時時可行所抑格而不通者不過無錢人與有錢人自諉伊阻耳有錢者曰吾業已有錢矣雖爲善亦何加哉使知爲善而有錢者亦有功德而善心浡然矣無錢者曰吾業已無錢矣總爲善亦何賚哉使知爲善而無錢者亦有功德而善心浡然矣斯不亦人人俱足者而恒足時時可行者而恒行而秉彝降衷之性舉凡賢智愚不肖均納於同歸之域乎熟讀詳玩朝奉夕持即謂此書爲聖經賢傳輔翼之助可也

橫塘胡氏族譜序

譜學不講則姓氏不明左傳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也其旁支別出則各自爲氏歐陽文忠云人而不知其姓氏之所自出則渙若梟鵰矣此族譜之所

以重也橫塘胡氏族譜觀其源流次第燦若列眉仁孝之思油然無容更議矣獨端敏公以剛毅深遠之識首觸大難不惜身家卒受旌恩賜祭葬堂封摩雲林碑柱漢中遭不肖子孫私售勢宦以祖先之丘壠作他人之宅穸行路切齒非遇乃孫二尹某歸謁族衆誓復故塋則端敏公千載佳城竟厭嚙於封豕長蛇矣豈不痛哉兼以勅立祠宇變作梵塲當時縣官叅嘗祇供桑門土苴二尹某並偕族衆銳力爭之僧徒俛首捐金重修于是胡氏累葉祠堂百年典禮頓還舊觀不復前此之零丁矣嗚呼家之有子孫猶國之有臣庶李西平收復兩

京表辭云臣已肅淸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唐王執表流涕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二尹以一介微官幾年解組單詞隻影奮然首事復祖宗二百餘年之幽宅家祠覩先人之魄快大衆之心端徽公在天之靈亦應妥侑矣夫唐世祖宗幾百年而得彼一臣與胡氏祖宗幾百年而得此一孫事所相方均足千古噫二尹某其亦人傑也哉丙辰余寓居樂壽二尹某自鄉來訪諄諄道故以族譜序相託余嘉其孝思篤摯因弁數言誌之至於修譜之旨宜宗法爲先大宗小宗其說甚明紫陽不啻詳訓非此則散而無統雖久益紊歐陽文忠溴若晁鴈之譏將不免矣爲子孫者可弗是則是傚與

十月尋菊序

歲丙辰秋盡已小春矣蘊秀謂純冶曰家廣蔭兄園菊正盛不可不再一往觀次日乃邀余及純冶允升示宸先至雅集齋于是命二平頭攜罇鴟茶竈前去余四人散步隨之共姪西水子碧津從行示宸年老且以事稽約策蹇後至逍遙野徑荒烟中望椰林黃葉蕭蒼如畫途中各話平昔異聞鼓掌談笑不覺杖履之爲勞也比及園畔遥見叢花燦爛若名姝歷歷倚欄偎樹裙裾相戰香已煥然奪目矣乃賈勇越塹進而近觀則欣欣如覿面欲迎欲語色色映照寒香撲鼻輕風襲袖令人不能定情眞佳境也須臾主人翁鬚眉皓然左右手挈兩孫大笑而至急命移几花旁團坐穆麥畦中青翠如三四月時天然供茵蓐亦一奇事復抱餅菊一簇置尊前純冶又自摘三枝最憐惜者拈嗅之津津意自得洒兩巡仰矚林外有老翁道貌寬服小蹇踏踏來樹下則示宸繼到矣共坐飲畢酒微醺夕陽閃閃丘阜間相與摘菊各盈把插帽詠歌步歸過土窰側地趺片刻大家聯句乃起抵城外暑衍蘊秀述其昔年醉踞橋頭咄嗟行人一里吏跨驢過之急捉回灌以醇醪一壺酩酊不支始放去石曼卿諸人豪興不啻也爲之一快進城羣幼女攔索花朶各以所持者給之紛紛散去後歡呼各返舍因憶白樂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嘗道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之句始知今日此園冬之留秋猶昔日山寺夏之留春所謂非時見珍殆不遠歟嗟乎天道後起者勝按時對節未必舒榮而壯采奇觀每每出自人情淡漠之日令覩者陡開健色天下事率如此菊矣歸舍遂按譜標名各爲一詩以紀之庶不負此天眷晚芳之盛意云

題月齋集序

人之負慷慨堅確之氣者率與時齟齬而不合故於仕途亦坎壈杜工部以挺出之才未登要路虐其致堯舜淳風俗之志窮愁有骨流汪篇章人賞其詩之工而不知其人之可大受也李郡丞廣寧俠腸義性生不猶人顧幼遭艱虞四歲失恃抱李泣蘆僅存殘息已而得臧太夫人慈庇始獲成立故其於太夫人之喪哀痛慘戚想顧復之恩若不欲生是其動忍之性磨礪已素矣及讀書銓選仲舒三策當軸盛推遂列前茅京宦十年正氣不阿外補專城七載拮据撫嬰拔薤懸榻飲氷備見

卓績去之日攀轅卧轍者百里不絕亦足見其一斑之能矣歸舍穰經中艆訪余項里為慈親誌墓因受學門牆卬其所蓄益大受之器世無見知者暇弄雕蟲特其寄焉者也數月以來朝斯夕斯坐圍萬卷每舉一義靡不切中機要相視而笑罕以喻人不獨敲聲戞韻淚蕩詞場而已燈餘飯罷間取其稿本刪定若干藏之篋衍後此則未可量也至於經文偉武之畧用人行政之宜將大有所成就杜子美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者于斯人乎是期姑且與之論詩而已矣其齟齬坎壈之遇則為國擇人者操其柄固非區區之所知也要其慷慨堅確之氣久而益勁深而愈化尤望於遺編中求之

紫峰杜夫子壽八袠序

天下凡元氣固藏於內而不輕泄於外者必能壽世益吾人一生自事親從兄居仁由義以往大端不出文章經濟二者其昭融則在參兩其蘊蓄則在一心皆元氣所稟薷焉速發者易竭完斂者不敗理固然也甪綺諸公葆眞抱璞未罹世用其言不過紫芝一歌耳鬚眉皓然致令漢天子動容寧人間多觀耶吾紫峰杜先生天鍾閒氣挺生燕趙間幼從游鹿忠節復以姻誼事孫徵

君相與論心課業物窮理窟中垂四十年家庭孝友純篤斑衣長枕孺慕之性未嘗一息濟同黨英俊數郡無不願執鞭者若夫擇地後蹈時然後言介裂車中之帛義納壁間之友則又古人所難矣而鴈稀沙堤之悲一籌未展金銅淚落俠骨全消自別江村故園奉太夫人移寓周城鎮佗佗營甘旨供堂上歡棄置囊編所餘詩筒筆帙惟日聚生徒講誦帖括而已興會所至則流連杯酒吟風嘯月舉文章經濟二事付之雲閒水靜秘不復談及太夫人終養每歲除借驢掃墓外不佗往頃年渥水同人引領淸風復庇奉几杖此地為徵君孫夫子

舊游號稱多士于時儁俗之彥鼓篋登堦者不可勝數今年甲寅小春廿三日先生壽八袠同學友玉宸亨子和公公式輩素稱襟契飛札屬其一言序其事某乃援五修而告之曰亦知先生所以享大年乎先生元氣渾淪中特以恬吟密咏之趣包括其經緯萬物之才目前草色花香燈紅酒綠正堪優養天和是固不假菖苓以引年者在昔佑在山中著茅簷欸議十卷舉其目以質先生先生正色曰草廬中事業正在於此區區眉睫間又豈易測先生哉其所以不輕發而易竭者葆元氣于深固而留爲可久深藏若虛容貌若愚追踪園綺非難

事耳願吾黨之事先生者勿徒求之屬詞比句問水尋山卽求之緯地經天圖事揆策可也昔王仲淹立教河汾將相皆出其門以古揆今又何多讓然則先生壽在元氣而棫樸薪槱歸于髦士二三子克體先生韜歛爲發抒以永作人之澤于不朽而先生眞壽矣五修持報玉宸諸子遂羣趨而侑五豆之觴

適適軒草序

歲甲辰教授蒲州之東鄉得交濡水劉韞生因讀其先大父長史公適適軒草歛衽歎曰此眞先民模楷也何余鄙人未得聆其風造其廬覩其杖履也竊憶前賢稱國初風氣淳朴人以急仕進爲恥常熟黃先生鉞者少穎嗜學其父恐聲聞被徵令督畊葛澤田舍間仍倚簷讀書乃爲隱士楊滌所器舟載至舍使與子福同業三年盡萬卷縣聞之並辟賢良滌怨鉞曰以子好學畢書供業一何不善晦並累吾兒耶鉞乃說縣罷福獨就試入太學卒仕宦與蘇州守姚善同死遜國難弇州以爲今子弟善攀援營免窟父兄喜見眉宇甚有導之者矣無論楊滌不可得卽鉞父亦不可得也噫若長史公之絕意揣摩浩落詩酒間率其高懷雅志豈出楊滌鉞父下而躬富福鉞之學以視衣輕剌肥高牙大纛於康衢

之世是其可力致顧乃夷然不屑復無父兄嚴命爲之抑制又非同無其具而擁高論以苟難子弟者亭亭物外之標方之弇州所論夫寧遠耶余以爲公之穎博類鉞而恥爲華競敦長流風則眞楊滌鉞父之匹也一代淳朴之氣公體備之無怪其詩之淹雅冲和追陶宗謝䲷孟軼王矣其鄉先賢平野素中兩鉅公手爲序而傳之豈偶然哉惜其失於兵燹遺稿不存今韞生編蒲截柳力砥靑緗之業不難仰繩祖武什襲此集復求弁言壽之棃棗不特世守爲家珍抑將廣傳爲國寶矣余執卷之餘覆讀增重爰製粃詞以附驥尾用表高山景行

之慕云

楊母湯夫人七袠序

余山居久蹇拙成痼每入郡矍然懼與時忤而楊子茂實逡逡追尋聞予至輒載一尊酒偕余友青暘來訊爲促膝歡論文品帖依依不能離余怪其處城市乃與山塢枯槁之人同臭味其所奉持必有異及詢伊母湯夫人家教嚴靜有法淡薄自甘一袪世靡始知茂實之型範切近有本不獨性生而然而其雅志奉親亦迥異末俗華侈之習爲敦尚淸高也茂實之言曰家慈性聰慧淑愼于歸先君子事先祖先祖母以孝著育不肖昜仲

嚴而能教門內肅然今年屆古希矣不肖周旋庭幃愧無以爲萱堦慰敢請一言懸之屏幃余聞而嘉之謂青陽曰此茂實之所以異於常人也世人之悅其親者有二躋身名揚紆青拖紫佩虎符垂魚綬親應顧而霽顏或侈聲豪舉千里賓十日飲車馬塡巷舳船盈几親亦與有榮施若者俗實趨之而皆非茂實素位也茂實蕭然士類所好者文而已而悅親者即以文又無事於馳金幣走朱門汗顏傴背以求塗飾耳目之文而務取山塢枯槁素所知交無諛辭無阿色質朴近情之言以爲可傳而可久此余所以不惜以動與時忤之人而娓娓

爲茂實道也斯舉也旣脫華競之俗亦免固陋之誚眞靜風雅與其人符茂實所得不旣多乎于是青陽抃手曰此言眞足爲湯夫人祝茂實獲所願矣遂錄以爲序

祝韓公八十序

天下之能壽且孳者在能順其天以致其性而順其天以致其性之道要在勿慮勿動蓋勿動則本不搖勿慮則精不涸昌榮之基也不觀之種樹者乎豊樂之種樹也碩茂蚤蕃衆莫與儷其言曰吾非能碩而茂之也不助其長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不抑其實而已則人之欲碩茂蚤蕃以壽且孳于世者其有外于勿動勿慮順

其天以致其性者耶得其道者勿論其拈身與保子孫率皆繇之噝暘韓太翁生于世冑而能不艶心於華膴苞眞含素若厭天和陶淡鹿門少游馬曼籯金之謠鬱爲國寶嗣君輝敘早列賢書烏鳳魚龍矣太翁繩然自適不以科名榮及其犍爲蒞政飲水拔薤人仰卓魯而顧以催科拙謫太末布颿索莫太翁益用儦儦不介意仍勉其篤祈以逐天庥蠖屈蛟騰靜以俟之所謂寵辱不驚遵養時晦者歟今四世一堂嗣君弄琴調鶴於寶峰蔦溪之間桐孫儲萬又琳琅振響福祿之綏殆未可量皆太翁退布天和不急近効勿慮勿動優游漸積以

致之也此政達人君子居身與保子孫率繇一道者耳其爲碩茂蚤蕃誰謂不宜又何豊樂之術之足云詩云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八表之筵式歌且舞遠近有同心矣昔萬石君孝謹聞郡國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後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其爲壽且寧而保子孫爲何如哉茲太翁之厚德大年不減萬石而諸嗣家法淳朴其所廣衍子孫昌熾應必過之余知自此以往以壽且保祝太翁者正無疆也

易州文昌會序

文昌會祀梓潼帝君也按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祀之夫神顯靈于蜀則廟食其地以旌忠孝之魂於禮爲宜乃至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何涉世人謬加崇奉冀非分之祐助不亦惑乎吾友定之崔君夙以博雅著丁未春暮過山中抵掌話潤之餘因訊文昌故事且言易城諸君子約文昌一會於來歲上元之期請弁其約首余爲陳張九功先生嘗有正祀典一疏乞罷去京師廟祀而祀其鄉語甚切定之愕然謂余終其說以示同志余曰此固無傷也高明舉事貴曉其意旨之所在而已吾誠理明辭正不惑於僥倖所禱之論侃然識所歸則雖步趨于雜爲淆亂之中不失其矯焉獨出之志久之義昭事著衆情畢喻亦可漸進而返其初今一元宵耳張樂設飲老幼嬉遊彤雲陸海人咸優游歲率而已諸君子方將虔修滌慮加崇乎孝親忠君之古賢遠近大小劃然改觀舍其前此之迷而起其後此之悟則易城一隅先天下而開其覺倘因茲感發遂有變風革俗之舉復取張先生正祀典一疏遍市而通行之使千秋積晦耳目一新

不亦世教人心一大快哉諸君子奮躬率物且爲首庸矣昔曹月川先生止其門生奉母禱關祠初甚不服先生力陳大義細爲開諭始能遵教至今學士家傳爲格言彼時風尚爲之一正豈非明驗耶吾願定之歸語諸君子遍諭易人因以及之天下可也

劉明府編定戶口序

吾邑彈丸區當瀛郡之南子午孔道皇華白羽驛還如織且三河委流時遭泛溢禾苗枕底不絕於旣壞磽民貧之困有自來矣寥寥孑遺所禱祀而求者惟循良是賴乃吾翁劉父母之下車也豈弟而明哲籌事度務百

發俱興優游以應盤錯恬如也而於將定戶口一案尤屬卓越爲輓近所希遘余不佞叨在編氓雖遠役惟海所以耳頌聲而悉德政者實若沐浴焉宜闔邑紳衿羣黎歡呼鼓舞絡繹不休來告予以生全也余惟戶口一政關係生民利病最鉅顧古與今不同勢其斟酌時宜爲尤難古之於民也貴增蘇團練所謂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商鞅亦以術招三晉之人是也今之於民也貴減陳止齋所謂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苟歛漸趨於平是也若我父母則兼得之增固不至於病民減亦不至於病國蓋

以不失原額爲準而增其少壯減其老弱人情翕然各得其所厥道維何曰公而斷核而速公則豪强不得免斷則請託不得行核則呈報實而籍役不得濫速則畢事早而上下不得擾所以定志於堂上下令於流水不踰時而四境帖然積習一洗咸頌我父母之深仁遠慮於不衰昔馬人望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得其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此非我父母之苦心明驗歟按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隋法男

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中十八歲以上爲丁以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唐制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制各不等宜民之意則同如我父母之寓慈祥於法制不必銖銖較其歲年而過時者遂其優閒方剛任其勞勩平情御物可久可傳信乎與向來力飭殘劾康濟時艱之經綸同一條理也政隆意美即推此道於天下亦厚幸矣余烏能不舉手加額爲一邑慶兼爲朝廷慶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上德懋也願吾邑父老子弟勉致殷勤爲余道禱祀不違之夙志則千里登堂之雅爲一

抒寫云是爲序

林玉齊議革見年序

昔錢繼忠少好奇飾家居二十年安貧樂道姚蘇州槩其名曲致誠款得相見於學宮置上座請質經義繼忠曰此士子之業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蘇州即問急務繼忠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蘇州大悅夫急務因乎時時在守禦制勝則守禦制勝爲急時在除民疾苦則除民疾苦爲急均足見英傑之處事其高識遠見深心大力之所存迥不同於腐儒也高陽吾友林玉齊君少倜儻有奇氣凡所規畫動

中機要事有盤錯人皆取籌策焉歲巳未邑侯孫公蒞任首問民疾苦林玉條陳利害數十事而最重者莫過里甲之見年見年領一甲十四社每十甲輪流應差歲値其甲則一縣之公費悉取辦於見年所謂遞馬工料也部院奏銷也起解添搭也種種無名之耗不可勝數皆于是乎索給焉約歲費不下四千餘金大甲尚可勉支小甲則皮肉盡矣積習難返紳士結舌蔀屋垂首而林玉慨發大難瀝血披陳上以開導長官之見聞中以彈壓衙役之黠猾下以調停閭閻之短長幾經周折而役定議禁革一切公務按丁均出且每丁不過舊額小

錢二千有無苛求爲費少而就効衆闔邑之民如去湯火登衽席羣情歌舞已爲地主孫公勒石紀功矣而復念事之始末裁成卒就義舉非林玉之高識遠見深心大力不及此爰屬余言登之縹緗以誌之余因思當日緜忠之條陳急務可謂不負安貧樂道之素修而與蘇州之相得益彰諫言聽信其規模宏大非近日腐儒趨趄之所敢任也林玉誠無愧焉遂爲述其始末與衆共覩倘有他邑積弊相沿未革者倣而行之爲利更溥矣是爲序

右北平節壽宋母張太君八十序

無終古名勝地瑞雲紫蓋灅水湯泉之間沖漭磊砢意其必有奇偉節俠之流久之而未遇也近年於樂壽得交宋子留子留雖蕭然布署而氣雄萬夫其庭訓有素竊紵初投便成莫逆觴咏相尋不虛暇晷間談及今古機務輒有風生四座之致始知地靈之果有人傑也巳未夏於座次見子留家報北平親賓爲伊伯母張太君祝八袠捧閱太君素履松操霜節奇絕人寰益信天地山川間氣挺生奇人不獨在弧矢間也太君以金張族望于歸盤石公公甫入芹印有振衣千仞之概不幸早脃是時太君年二十四青鬢朱顏垂髫抆血撫有兩嗣

聲淚俱楚又堂上舅姑形影相依膳安廁牏必躬必慎及斷機教就或矜佩宮墻或業隆卓犖先世家聲毫弗隕越六十年來茹蘗飲泣皎心如一日亶其難哉凡婦之守節猶臣之盡忠蘇典屬之十九年洪忠宣之十五載忠則忠矣而成功則無可見焉若太君身歷艱虞而克家承業光裕有加不亦優與宜其天祚仁人而壽考無疆也百齡永享固可期耳閤郡景行芳昭簡册孰云不然昔張錢塘妻王氏年十六張卒於官王誓不再適李彥實妻劉氏年二十四李歿劉撫子成立卒終其節皆燕人也至今竹帛芬芳照耀千古非太君前徽耶余

與子留誼同垍侁太君稱慶之日不能躬祝南山恭述
蕪言聊當岡陵之頌爲北平諸君子進爵時發軒渠一
笑云

蠡吾閆氏族譜序

氏譜無閆姓疑即閻按周太王之肩武王封太伯曾孫
仲弈於閻鄉因氏焉又云唐叔虞之後父族有食采於
閻邑得氏者又晉有閻嘉齊有閻職俱閻姓又晉成公
子懿食采於閻後遂氏閻俱不可深考而蠡吾之閻則
遷自小興州今口北有世職指揮的係同族不可沒也
閻之始至家卒興里代有陰隲其詳載譜中而恢弘祖

業聲名洋溢於遠邇則大來翁實爲崛起非尋常可及
也余有義俠一紀述其梗概州閻老稱想並悉之嗣君
公度崢嶸厲格晉秩清華不可謂積德之不昌矣自此
瓜瓞綿衍保世滋大豈顧問哉然而族譜之修上以不
忘祖宗木本水源之意此以知也下以傳示子孫宜家
保族久而不替之道則率皆忽焉所以自昔推家法之
著者唐之柳氏顏氏宋之呂氏司馬氏范氏類有成訓
足式後人今大來翁於睦族之誼老終幼養男婚女嫁
以及義學社倉業已種種舉行矣公度於仕優之暇博
文好古採集先賢遺範立爲家訓敦崇道教勖之族譜
振刷力行不獨模楷一姓兼可倡率一方甚盛舉也如
此則族譜之修不爲虛文矣勖哉

慶雲鄧氏族譜序

吾師孫徵君昔年旋北城羣弟子迎迓于途班荆坐話
間首以修族譜爲勖蓋以地遭兵燹遷徙無定子孫率
迷宗祧不知存之簡冊庶可稽也于時相率修族譜者
有七家今吾師逝矣回憶面命時音容宛然遺教愈不
敢忘慶雲鄧子公遴以癸亥夏秋間從余于遂城固未
獲面晤吾師徵君也一日傳致其父建三翁命諄諄以
修族譜爲言兼以序請余因思孝道人所同禀禮義之

家不謀而齊趨益令人兢兢焉按鄧氏一門奕葉詩書
德行無乖聖訓而四世同居增除雍睦張公藝陳兢之
家風晚近希覯又其異者乃祖别駕公樂志庭幃泥塗
軒冕踵西唐之高蹈怕東臯之清輝則更蕭洒出塵矣
及觀族系始以一線單傳今乃瓜瓞綿衍公遴輩桐枝
秀發文物之興日月可俟積德者後必昌抑又信之公
遴服膺吾道私淑徵君遺教即族譜一事已見同心自
茲以往參天兩地彌綸不窮固不出孝思而得之矣

獻州裔明府壽序

古今稱壽世之道者首言仁以慈祥愷悌之德鬱爲剛

陵松栢之詠時云不宜然仁不獨行也必有義以佐之厥功甦懋此余前者以剛柔寬猛之說爲喬明府誦新猷也明府流政滋久大化斯洽百里內外渾然太和元氣流行矣士庶歡歌如登春臺於明府生申之旦爭效華封人之祝余適卧海淮聆其盛美不禁趯然有辭以獻也昔賢論牧民之要者有三曰不誅於上官也不懾於貴近也不屬於吏術也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誅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察足以破宿奸則不屬也不誅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屬則實恩得以自布三者被之世皆仁澤也而非有毅然

明斷之力以充之則不副所謂義以輔仁者正在是不覩明府之治獻乎獻在古爲侯王封域密邇神京交衝七省張席穆田之政績著焉邇來墺鹵民頑兵悍時經水決歲凶萑苻易聚兵盤根錯節地父母自下車以來釐奸剔弊諸務維新民歌五袴矣至繁莫如供應以身先之艱難不避也而民力不疲至重莫如錢穀以法徵之催科不擾也而民財不匱讞鞫則昭覆盆宣教則廣振鐸築堤莫巨浸於安瀾成梁渡迷津於平土祠宇尊神詩書優士種種嘉績不可枚舉此政簡刑清不愧牧民之俞旨所以書玉屏也苟非不誅不懾不屬之要道

素裕於居平而能若是之爲所欲爲乎昔董宣爲洛陽令搏擊豪强桴鼓不鳴號爲卧虎此以義勝也何異于爲益昌令儿斸民在庭曉指杖遣之不以付吏三年無因此以仁勝也今父母以義斷成其仁恩剛柔合德霆雨露總融爲慈祥愷悌之隆施于以懋昭岡陵松柏之永者孰大於此他日循聲赫濯上繼張席穆田之政績入作公輔爲邦家光請即以躋堂一觥豫占烏府[illegible]標可也是爲序

挽詩序

易州巖下田母殷夫人之喪高陽齊君林玉持素縑徵

同人詩以挽之爲嗣君治埏悲也治埏在徵君門夙著孝義之目林玉恭迎至家設臯比焉未出山母健如恆甫就道而母病治埏塗次心已怦怦不安及抵館不一二日而使至以母病告治埏不食而奔至舍母奄逝矣嗚呼治埏之出也本切歐陽懷肉之志其歸也反缺堯夫在側之情痛哉其爲懷也爲吾輩者何能不爲之悲雖然跡母平生以事舅姑則孝婦也以相夫子則德配也以教諸嗣則賢母也且諸嗣如經埏界埏慶埏輩雍睦一堂上奉沛然公嚴訓家風樸茂禮教純篤詩書之氣鬱然昔范烈女殉節一事海內仰之簡冊傳之即公

家五郎婦也義風烈節孰非母閫範所成而母年幾古希終于內寢生順沒寧誠無憾焉奚其悲爲母也者無遺憾則爲奉母之人也者無遺憾可知奚其悲而獨治埏之焭焭於拊心含痛也此林玉與諸君子之不禁欷歔增悒也已他日哀絰函丈廢蓼莪之餘猶與治埏之深思余言少寬毀滅之戚其大孝當有進于此者余老矣遠卧荒岑柰在姻婭而不能躋躡越嶺陳一杯之欵于柩前令兒輩束芻代薦其亦心傷無限矣不揣昏耄因先諸同人而述其意焉

贈李式文將軍序

式文年甚少怙恃雙違兩昆友愛甚篤癸亥秋會葬其母夫人至曲逆得相晤言余觀其孝思惻怛若不欲生又念其母夫人遺言恐不能特立於世日夜懼時殷殷問余所以守身揚名涉世入官之道余舉平生所聞但求此日此時此心過得去全憑無小無大無慢傲將來二語示之式文深加佩服請書紙瞻仰奉行知其意念深矣臨別乃敘述大旨以贈之曰君將職也爲將之道固多端然其要在讀書讀書則識高識高則志定守固凡所以忠君愛國居官理務俱在是矣昔孫權勸呂蒙讀書蒙辭以軍中多務不暇展卷權曰豈教爾尋章摘句治經作博士耶不過涉獵見往事耳斯言最爲得法至於所讀之書雖多多益善其要者如李大蘭先生綱鑑新意武經正解百將傳紀効新書練兵實紀武經總要武備志登壇必究兵鏡兵畧讀史機要諸書總不能全記問一涉獵自有裨益不獨一將之任而已勗之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拭目觀之矣

宋子留壽詩序

子留宋廣文冠玉仙姿起霞俊質幼工柔翰長著雄聲操觚輒弁冕文壇整轡屢馳藝苑朱陵石鼓敲三十乘之菁華玖粟金砂貫五千言之精奧撫時景至還勞

車肩之囊感物興生卽酌留侯之酒春光燭其稚什家著策馬之奇曉日寫其神儀人傳換鵝之韻徒以庭鈞運蹇致令子美價高未遂九萬之鵬程俯就三千之槐市鐸鳴樂壽正授書獻雅之鄉派演關濂溥弄月吟風之趣其甫能傾蓋無異班荆豈料啓其蓬心竟爾收之蘭籍麗章赤幟爭覩烏獲仲舒妙選綠文齊認青錢張鷟問字尊頻倒座挹花香看題箋鎮飛袖披風信時維七月序屬仲秋恭値先生懸弧之辰喜觀弟子稱觴之會欣欣咸推文載拜書地之吝詢濟濟羣趨胡瑗拱分齋之教誨桃將曼倩五雲閣眞足似宮籌進雙成三鱣

堂邨疑瑶圃于是援芝蘭之粹氣悏詠馨聞撫松桂之貞標思形令範寒山森翠巘福祉罔如秋水漲銀塘壽源川至結侶歌青雲之客渺若神人飲君懷絳雪之丹居然仙種布之四韻用祝千秋

胡信山詩序

邇來爲詩者如林刻詩者充棟余槩未敢一一寓目非惡詩也誠以自漢魏六朝唐宋以迄昭代幾千百年名詩者不啻幾千百家而我以區區毫穎爭鳴其間欲以蠅響逐洪鐘粟形列華嶽吾知其惹覆瓿之誚不淺矣雖然詩固不易傳也夫不有不必能詩而世爭高其人

爭識其面者乎如是則其人傳矣夫不有既爭高其人爭識其面因而思得其片言隻字等如南金奉若東璧者乎如是其人傳則其詩亦傳矣吾友信山以世宦子砥行礪名藉甚海內後竟棄廩餼挂冠同舅氏仲嘉侯處士遊于馬水烏龍間迫乃祖燕山丈夫遺烈恣情嘯咏所在品題一日彙其詩過五公山問序于余余曰如君制行與青泉白石競爽所謂世爭高其人爭識其面者也即得其片言隻字增重人間况珠璣貝球盈握溢席者乎其于傳世也何有兼之金容屬靜修先生故里遺風脩然徵君繼踵芳徽道教猶篤及門沐澤之士彬彬蔚起又得信山鼓吹一堂是刻也其人潔其言芳吾知異于邇來之如林充棟者遠矣需其成余固急欲取而讀之

五公山人集卷第十

記

登山遊詩紀

癸卯春余寓遂州大王店在釜山之陽十餘里適遂州友人趙隆軒至自慶陶相携遊班姬山看余新題同邑中同遊郝叅甫過我曰吾鄉釜山黃帝會諸侯合符之所萬古勝跡不可不一臨眺余曰隆軒有事遂成須其旋可命侶扶筇也至病月二十七日隆軒來風日清和叅甫治行厨具犢車奉其尊大人叟九叔重伯為東道主招同好而從事焉先二日叅甫以詩柬山頭羽人張

玉峰及山口有侯光岵云去年搖塵話巖扉花雨茶烟靄落暉今日簡雲携勝友莫教題字倚松歸余次韻云釜山高處敞柴扉幾度登臨憶昔暉羽客若知遊客意肯教空袖白雲歸光岵得詩即走顧余於寓舍先返治具至日余擬修刺侯光岵而所招同人則有曹企華郝繩武丁光遠驅車過石梁轅軏出村而北郊原平緑千畦如鋪翠紅紫歇矣因憶後一日朱明届期春歸候也吟送春詩云今晨風日好驅犢送春遊隴外紅雲斷田間緑浪浮尋删來谷口携具上山頭莫惜林泉暮壺觴可共留逶邐行十餘里過班山望鳳凰帶曲水遠目郎峰如劍揷天半又蜒列屏環於西北烟嶺歷歷頗想陶詩前峰可數後騎莫催之致至村口是處以釜山名村者凡五此其東釜山也居民百餘家路口曲折而上門巷蕭然茅屋古樹則光岵居也甫下車光岵出叅甫已策青騾先至其齋爐頭湯熟酒熱矣羽人方袍道左訝然一笑啜茗畢小酌數巡出扶老[illegible][illegible]叟九兩長者餘皆攝衣健步即不能者為人[illegible]僂不辭也直北行小徑紆如蚓三叠頭挑壺榼抱筆硯前[illegible]令每至一峰頂輒響信礮數聲以報山靈行里許即釜山麓也山石錄然磴道盤轉至半山坳處小柏森列率新栽蘢葱如鬢

髩石垣版戶唐廡繭立香臺偎龕花木雜植垣上兩石甃交植下小泉汩汩為汙樽可抔而飲此即羽人棲眉地小憩烹泉啖果再行路蜿蜒每一層折輒有庵宇皆植樹其旁西繞不百步有清泉石甃成井井口柳樹一株頗來凉風共坐臥少頃因題坐茂樹以終日飲清泉以自潔二語其上自此遂登峰矣叅甫吟云巃嵸舊龕石磴穩蘢葱新柏翠陰匀余續云登登直上峰頭去指點千畦列繡茵盡山半下視原隰麥隴青芊真如繪也須臾杖履札札造頂際一望烟寰平原百里孤峰雄踞羣山趨蹌真有萬國朝宗之勢遐想當日皇風沕穆衣

冠初輿脟玉帛輝蹕車書幅帹不知若何鴻濛後此兎迹狐踪瀰漫川陸而覩覆釜之遺形欽合符之盛事猶令人肅然起慨然懷何其唐哉于是蒼頭發礟響動山谷乃令布席陳殺於嶽麓左揮兕暢飲侍者告墨飽余乃題壁云帝馭龍升久合符尚有山萬年人氣肅百里旬烟環古樹村村聚春雲片片開弓裘何處是尊酒酹苔斑淩九次韵云軒帝今何在垂衣説此山三皇禮始備萬國衛初環甲子風雲泰乾坤日月開釜形仍上古瑞靄畢岩斑光遠次韵云漫愁春色暮逸輿自高山峻嶺丹霞映仙宮碧樹環詩題標地勝茗椀寄身閒此日同羣意誰知短鬓斑是日相從者皆有詩獨吾友趙又元在慶陶高蓋臣在遂城未預須其後至焉隆軒詩云春事將闌爰陟釜巒携我同人把酒盤桓維昔釜巒有熊停鑾合符會散輯瑞盟寒巖花空落澗柳徒殘千秋馮吊漠然永歎重伯詩云緬想垂裳治陳踪何處尋惟餘覆釜地猶自送春吟企華詩云春深穠草强追遊詩酒相携最上頭縹緲雲峰迎嘯入翠微山色映樽浮衆甫詩云土德雲官帝化長釜丘無跡認軒皇烟巒霧岫猶嶙峋搔首崆峒野客狂繩武詩云車書久絕跡山勢尚尊嚴載酒登臨會峰頭一排聳光岵詩云悠悠萬代踪落落遊賞客茅柴荒塢樽琬琰巖端石

法華巖記

法華巖在完縣治西三十里伊祁山昭陽庵下半山中伊祁山古堯母伊祁氏故境雙柏存焉人傳爲堯時柏山之得名以此峰不甚險峻有太子圓殿一座歲已久其實不可考舊碑援佛書昭陽庵者疑未決而僧言見石一段鐫字爲昭陽靜此巖即其修真得道處也其石隨失之故僧以此巖爲名勝地欣然卓錫焉癸亥秋余同李廣寧鄧公遊李官黃躡屩支杖携具遊之路自李莊出村并西行里許過康莊柿林蒼翠小徑如蚓蛇蜿蜒緣坡南上經核桃園茂蔭層疊或團團如車蓋不一狀一河橫亘白沙如米迤邐二三里磴道盤旋至路口兩股分支東上爲菩薩閣摹吳道子畫像勒碑者也新栽桃柏掩映石間纍纍其實森森其榦頗可憇也繇此而上則爲昭陽庵佛殿三楹鐘樓禪舍石閣碑亭在山巔亦屬爽塏界古樹參差望之鬱然下視上谷境內諸城郭如秤上列子可指顧數繇來徑回至菩薩閣西下而復上百餘級皆石鋪曲折其隙縫小樹茸茸蒔爪種菜蔓藤虧蔽間武始可行至迴轉處懸喙覆壓鞠躬方能過名彎腰石再登數十步則法華巖也巖高十數丈

嵌空如龕下臨平坎甃石爲壁面如削高與巖等上以木瓦補覆若軒窗內鋪以板巖旁縮爲洞口竦身而人豁然明敞儼一洞天也余愛戀不忍去遂偕侶眠其中題詩紀之巖稍下而西爲龍見洞昔見異蛇隨風雨出再西則伊祁雙柏處矣山在高完二境間此一巖之大觀也至若羅漢峰蓮花寨及巖前大河帶繞則此巖之衛護不及詳述矣噫是皆一心老衲十年經營負石斸木所手闢者也一心行臧余有鉄衣着盡後撒手入禪林語贈之則其人可想廣寧公遴皆有詩鑱壁茲不悉記

壽州東小過村麗氏義學記

斗樞麗公諱柄雄縣人平居重然諾喜讀書尤好兵刑家精奇門六壬及五行類占諸術往往見推於名公卿輪幣不絕戶外履跡恒滿初卜居於壽州東村名小過相傳爲漢光武過師處也有田二百畝手種棗千株結茅數間環渠栽柳門巷蕭然類有道居相與往還者多高人逸士幾三十年於茲今老矣思歸臥故里念在此鄉遊處久情所難忘因緣此鄉素無業詩書者禮義之風蓋鮮欲加惠後生使知致化之美乃以所營故莊置爲義學敦請名師一人俾居其處而設皐比焉凡教以八行爲先六藝繼之文爲末舉鄉之子弟有願受教者聽即以莊之所出爲修脯資諸生無他供給焉受是莊者納糧耕種如已恒業歲以爲常但勤教授而已其有糧不納教政廢學徒散退者則地主收莊別討之噫子君子居是鄉則爲一鄉計久遠廣福澤昔田子泰入徐無山中相從者五百餘家悉爲定婚姻喪葬之禮翕然成風今麗君將去其鄉而尚以福澤久遠之道此身不能教而求人以教之一時不足教而永世以教之其爲慮甚厚而且悠矣不亦邁踪昔人哉余與麗公文最深心期最篤均在遲暮伏櫪老驥之悲無所輕重於世故於此舉三致意焉

精思齋記

昔張說爲修書使朝廷置麗正書院以居之俾總文藝之士一時如徐堅賀之章趙冬曦輩皆佐纂述有司供給優厚至今稱盛事然不知其著作何等也瀛海郡伯千峰王公蒞郡三載政成人和思欲纂修府志乃於桑肆中囑友人促余入署襄筆墨之役廳後西偏傳有瓦屋三間整飭以供寢處晨夕惟萑兩吏繕寫獨郡伯與余讎較甲乙訾訾正論自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上下千古無不究極原委指陳利弊青眥相對浩落不羣真覺

紛紛諸子之爲煩也設令張燕公解此當亦厭徐賀諸君之多擾矣至於日晡一杯挑燈醉墨滿壁淋漓有司供給又何足云更異者郡伯以十七屬衝疲之地從容坐理無一艱苦色公餘把一卷咄咄若書生於瀛志洽䈥一則獨出手對廿一史虬輪蟬翼凝神細簡舉數千年之糢糊雷同淸如指掌亦讀書人不可少之精思也李德裕於里第置亭名曰精思每定大計則居其中若郡伯之奧博深沉務期無疑義後已此其精思不減德裕而著論淹洽若過之書成遂額此于齋爲文以記使後世之視此齋者知郡伯之優游文治而讀書考古疑義與析俱有要道也彼麗正虛名似所不取矣

郝氏醉營齋記

余友絫甫郝君其人豪爽有深思喜書翰工吟咏又雅愛交游頗有釀酒好客散金收書之致昔年余與數晨夕者洽歲每令節佳時一樽讌衎山水亦爲增韵嘗嫌其讀書處近宅室別於南園營精舍欲卽其故基闢而新之槐高籠月墻低度雲盎將於此藏萬卷以遂其徜徉圖籍友朋之樂規模已定而未就也嗣此余流寓遠飄數載始還山絫甫馳書云新齋告竣矣乞爲文記之余思天壤間浮雲蒼狗變幻莫測一丘一壑恐不足爲卒歲計而且園亭是庀乎雖然居因道廣地以名傳山川易陳也而不朽者以人光陰有限也而可久者以業昔崔鄲居光德里創便齋自居宣宗歎其孝友親爲題之李約之破屋買蕭子雲書建一室棲之至今呼爲蕭齋是齋之以人不朽也宋太學十齋有守約存心養正持志率復誠意諸目人能繹其義而力勉之別德成矣是齋之以業可久也今絫甫抱豪爽深思之負藏焉修焉於此凡山經海誌兵農禮樂陰陽醫卜諸子百家之贖無不講求時與其朋引杯探策浩歌吹藜朝夕考德而問業焉是齋也豈特一草一木取悅幽人一觴一詠銷憂際日而已哉河上丈人云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余於絫甫望之請卽醉營顏其齋可也

冀州重修忠烈祠碑記代

乾坤之內所以植綱常扶名敎柱天不昃指日不蝕者恃有忠烈而已矣四海九州之大有其地則有其人過大梁者向感歎於彝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從古逮今未嘗缺也特患無人以表章之令千秋星懸岳峙之英磔磔與草木同腐故屬光耀不發或有人舉之於先矣而無人繼之于後則風流雨謝昔賢顯德亦埋沒於黃蕉丹荔間尤可慨也矧冀爲河北重鎭大漢光武

聡白頭翁許信都爲長安守一方忠義遂開興復之基忠烈之氣不巳昭灼寰區也哉至於前此之遺芳勒石彝鼎後此之奇節抗志雲霄千百年間琨玉秋霜森然林立洵足振綱常而翼名教不可一日不尊崇之以爲風俗人心勸者也顧邇來忠烈一祠拉攡殘甚不獨殿宇之雨打星窺亦且儀型之苔封蘚合某待罪茲州忝居人牧瞻拜於頹垣墜瓦之間愴然興感不勝山高水長之慕爰捐俸重修同其協力鳩工用竣其事輪奐之美頓還舊觀矣嗟乎人傑者則地自靈稽康風高世仰華陽之館耿純義重人傳育縣之城皆㫖蹟也况忠肝俠骨歷歷㷔墻從此聞風慕義比肩接踵於尭臺禹渠之墟當須爲鉅鹿一境之增光吐氣人物崛起熠煜前徽未必非此祠之倡而鼓之也堂構之舉又何可少哉余故述其肯綮之貞珉以示後人云

重修九聖庵記

獻州城北五里舖舊有大士庵歲久圯壞鄉人郭李二氏募修更新益供九聖鄉人不必知其源流益從塑工畫師之諺論未足究詰而兩人樂善好施之心以尊神濟人爲主則有可取也事竣礲石道旁匍匐求余言以記之余惟九聖皆尊顯日用民生所不能離天下廣邑大都名山秀水間琳宮貝闕金地珠林焚頂而奉持者不可勝數而欲其俯仰於風塵驛路覆織埃之片瓦戴泛梗之半椽不亦褻乎雖然道無不在也神無不格也昔人云即花尋春春未必在花然外花無以覔春即水尋魚魚未必在水然離水無以求魚是庵雖小亦春之花魚之水也又何異觀耶矧舖當孔道黑泥白草一望荒凉而輪蹄來往如織擔簦荷蕢戴笠腰鐮者皇皇於路夏值凍雨冬遇凄風顧後瞻前胥望此以爲避暑停寒之所尤途人之樂宇乎尊神濟人均有補焉書此貞珉覧者誌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可也

蠡吾徐氏遷葬記

古今葬不一道有反葬者太公封營丘五世皆反葬於周是也有不歸葬者崔子玉臨終遺令勿歸鄉里即葬洛陽是也有改葬者楚王戊之子葬宮中殿東北角頗見拘限唐高宗勅以禮葬高厰處是也皆隨時以意行止無一定之矩獨家禮擇日開塋域葬有成規世通遵之但祖父墓爲水嚙毀或先時藁葬不及成禮者則遷葬此常道也今蠡吾徐君世居故園墓門相近無須反葬之煩其祖先土著終而窆焉亦無遺令不歸也又其先世溫厚棺殮皆以禮非藁葬比且無水澤嚙毀之虞

胡爲乎而議遷也曰此仁人孝子之心出於常情之外者也凡人墳墓既立其墓傍田皆子孫世守封之樹之歲時掃除以致魚菽洗洪之祭朝夕往來所瞻依也故世之言背鄉井離墳墓則爲大憾今徐君丙舍已非己有纍纍孤冢蠡然於樵牧之內禾黍荒蕪牛羊踐履兒者傷心無乃祖宗之魂魄踧踖而不寧乎仁人孝子何戚如之此徐君所以慨然覔塋遷葬也經營肯且兆域重新青松白楊將爲改色其於妥先靈而昭世守誠大有裨夫人之生尚欲卜居卜鄰矧藏祖先遺蛻之地寧忍令其騶跡幽宮凄凉斷壠雲車風馬不能逍遙出入

耶斯兆也成曠然開朗非復舊觀沒安生順永享不窮遷塋之時義大矣其舊塋在某新塋在某徐君諱某某年月日爲之記

讀留耕趙公行實紀畧

古之以儒醫者多矣然其意各有所寄陶弘景山中宰相著本草一眼有時而方其志在方外頤養陸宣公被譖乃閉戶集方書其志在避謗劉完素以醫名而世推高尚志在不仕托醫以隱而已安肅趙公留耕醫術顯於時而公固儒者也世以儒醫重之余讀其行實公實借醫行其儒非儒而終於醫者也按公姓趙氏諱舜賓字虞廷別號留耕世居安肅少力學博覽載籍於五經尤邃周易弟子受業者戶屨恒滿一時如會寧令許君爾顯及學博陳君治道王君遵俱知名士皆出其門他補博士弟子員者不下三四十人公嘗諸生時三預賓興而厄於數恬如也所與游如鄭襄愍王中丞諸公或訓誨其子弟或時共講席稱篤交焉公性嗜方書年三十二遂以岐黃術行世所生活者不可勝計郡邑遂舉以倉扁目之然而公心借以廣其仁惠而已非躭方技也平生寬大好施與人以緩急至者輙傾橐其有不繼實貸應之雖厚息不顧公有叔而貧生事死葬竭力營

無倦容兄弟有蚤卒者喪葬成禮或遺肖失怙教之養之無異視悉以成立尤加意睦族同姓饑寒者於我乎取瞻其於儒行稱彬彬矣在昔陶陸諸公所趨不同而槩不廢醫跡公之行始終篤行君子也雖以醫著而實以儒著故曰醫以行其儒者也公嗣君似愚似鼎手公行實示余欲借一言勒貞珉示不忘公家法余嘉公之始終純儒也不可以醫雜故爲畧紀其梗槪以俟後之君子觀焉不愧古人風矣

新修無生關碑記

獻邑舊無此關有之自本鄉于氏始于氏諱某好善樂

施留心雁堂奈苑以為阿毘雲所平生修立凡八九區此其最後者初緣母病目發願築無生閣經營數載未畢而卒妻某氏子某承先志繼修攻苦百端于今告竣事為大閣十二間兩廡前殿俱備巍然巨觀也礱石欲記其歲月匍匐求余言余素以儒道教不樂與鷄園徒衆作絲然對佛談佛則亦平等觀耳今卽無生之旨為大衆暢發之無生者真空也有則皆妄有妄心則有妄身舉世界一切俱妄無則心真身亦真舉世界一切俱真所以經言不生不滅又無智亦無得今巋然寶構金碧輝煌而中實以無生天尊有耶無耶人自認之楞

伽經云除三昧是名無生空居法雲摩詰詩所謂觀世得無生非此意耶紫柏老人嘗云凡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為道障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苦於有身智卽妄心也身卽妄身妄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真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真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躭湎味着如自髓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猶至

於結恨者不少也所以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為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消融所謂真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卽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真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真心不暇言矣無生大旨不外於此今世上奉無生者不啻萬億有能洞無生之旨者未必一二請從事於桑門者細參之苟昧此旨紛紛營戀皆泥黎耶中人矣勗哉衆生勿徒作僥倖想可也

獻州西鄉佛寺傍甃甘泉記

瀛郡及獻州城中皆苦水居人率汲甘水於城外豈非都會之處風氣所聚雖偶有缺欠必有補其缺者以輔之此造化搏捖之微用也猶之天缺西北而有山以補之地缺東南而有水以補之究歸於圓滿而元氣周通焉斯已矣獻城西某村自來食苦水如其城未聞一滴甘泉以輔之者何其受苦於都會之地同而分甘則與都會異耶是鄉佛寺之偏有吾友廣蔭彭翁隙地數武歲戊午彭翁畚土得甘泉美異常欣然告衆遂捨此基為井鄉人羣聚而謀趣事樂工以甃以成於是此鄉承

受王明之福如渴者之灌以醍醐也然說者尚謂甘苦相需造物既有微用斯井必多歷年所而後出何其前此之秘惜乎曰待其人也從古天地靈秘之機其發有時必得通靈導秘之人以啓之昔湯陰眞人社之龍井必遇孫登而始顯順寧之觀音井必遇荷杖老人而後名吾廣陰翁與其季蘊秀並長身玉立博通物情飄飄若神仙中人其開斯寶源必有精鑒斷非泛然者也且將爲獻邑勝境與名都大會並標宇內傳之志林不特爲一鄉分甘絕苦而已俟其竣事當題之曰彭翁井使好事者詩歌以咏之

重修三官祠記

按周厲王時名臣唐公宏字文明葛公雍字文廣周公武字文剛厲王無道諫不從逃于吳宣王正位訪求之始出中興之功居多至幽王政亂復諫不從又逃于吳遂終焉宋眞宗封太山至山上將顯三神顯形救之因各言姓字云奉上帝勅命翊陛下眞宗感其靈封上元正命眞君中元貞命眞君下元定命眞君詔天下立祠祀之是爲水府之官之始嗚呼神之受封以顯形扶帝事尚渺茫然其佐宣王興景運蘊忠崇業萬古爲昭非甚盛德其孰能舉之廟食百世宜矣麗家嶺舊有祠爲吾友雷林先人創立香火不絕歲久圮壞鄉人鳩金重修頓還舊規甚盛事也余惟鄉人因仍故見不達大體迷神之出處令其致恩於神之所以爲神聞風慕義勃然感發觸長忠藎不獨同于田夫織婦之故智終爲祈禳而已於是乎記同事之姓名而識之以言如此

書

答管濟美

士人自科名之意盛遂使世無全學而聰明有志者亦多爲其所惑良可浩歎今足下爲令孫大器問爲學之要此意年來讀書人爾狗置矣余幼失學老而始悔然每覽昔人爲學之序未嘗不汗背沾衣也欲成此志非聰明果毅之英年復誰望焉姑述所聞請質於吾子覽而更命之大抵諸儒論學莫備於性理而求其簡明有條者劉靜修先生敘學一篇盡之矣外有趙撝謙學範

一書更爲詳備內外本末無不畢具其中所列書目按種搜羅總不能全得其一二皆可觀也至於誦覽既博而約歸身心之法莫過於論世知人李大蘭先生綱鑑折意一編開萬古之卓識昭千秋之大義百年暗室煌然一燭也人之一身外而君臣內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倫理燦然一絲不紊始完其爲人苟不反觀生成之自泛然萍梗與世相遭此爲無蒂之花無源之水隨風飄落到地溷溺矣能挺然潛然植立流行於覆載之間爲亘古不可廢仆遏絕之一物耶孔子作春秋以明大法萬禩如日星嗣後綱目倣其意立教頗正余嘗論凡在其主之世者以其主爲君臣仲連之存周是也在列國之世者以本國爲君臣子房之爲韓是也故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遞而推之漢唐以還代有其人人有其事歷歷考究古今人品之高下從可知已余在山中有讀史偶錄一紙起自晉惠終于陳長城公甲乙炳然頗類元經之旨附呈一覽若夫爲文一道則老泉批點孟子疊山批點考工檀弓近世月峰批點左傳鹿門評選八大家于鱗評點史記諸書皆可觀法其他未易枚舉此其畧見一班者也習書之則斷以中鋒懸腕爲主而其音其義其形體定須考證於說文玉篇諸書

勿失六義之源方爲正宗行草晉宋可也真書必以唐爲上然須求古今人真蹟觀之始有悟入不得止摹金石刻本而已吾郡十卿張公宿儒論議不阿諸事鑿鑿俱有成法不可不一聆其咳唾嗟乎世人急功利以欲速爲務而不顧其不達究竟功利未必捷得而坐失全學之益終身迷霧何如專精全學未必無益功名而富有日新之德先足于已與鹵莽者孰多乎願與聰明有志之士共勉之

答潛室刁先生

方思問途祁陽以質近惑而先生手書遙頒欣慰萬倍

近爲徵君孫夫子大家不忍令其南旋留君故鄉佑與蓮陸譽之諸君子議薪水之貲計約同志若干人每人奉金以多寡差次共足若干金伏乞先生裁教同游中或不乏此志耶正學集可得月川集似難發棠他日或轉托的人求之然不能必也佑近功欲留意以傳春秋二書惜無指南容過謁求教耳正統可續者他文不多得唯李大蘭綱鑑新意一篇及茅鹿門全集中數作耳容錄呈上用六集久思盥讀得此甚快兼可廣惠同人先生之澤遠矣理學親切之書近思錄外案頭更有何書陳止齋于理學何如其與論可觀否東萊議論頗有

入微之談聖人心一段得先生指其全體大用揭中天矣愚說唯先生知之信之耳人未必盡知之信之也然既梓以告萬世安保無與我同心者乎外觀鑑錄一紙呈覽教

寄孫徵君夫子

十餘年暌隔昨得捧袂厚承提誨欣慰之私何能言喻也蒙諭爲家君壽言欲令條列平生大節家君窮達五十餘年間唯以孤介自守恥於近勢今入山二十年未嘗一字干人足跡未嘗離溪山一步即佑僕僕求食於外毫無一意以爲當然也至於平生無愧古人者尤在

會山一案家君不忍自沒有會陽紀畧一通字字實錄所惜祁縣一出前功遂不敢再論矣茲將紀畧錄呈伏冀擇覽餘者山中棲遁飲泉憩石寄情酒巵書卷而已嘗懷印辭會回籍家居一年部中知有印未繳遂迫入都乃授太原祁縣蒞任甫及一載毫無所取以醉臥失迎要人罷職素志固所然也

與田治埏

自足下振手入山萬牛莫挽曾有言幼子之事以弟爲托弟心已任之不辭用遂足下高蹈之舉所以成婚之後即留賢壻於家教之養之惟力是視毫不存世俗門

面之禮首開示以爲學治生切實要務爲學當專工經史明體致用四書本經其大端也熟讀傳註先識聖賢志趣所在精思而篤行之然後旁及於別經諸史庶幾根基立定不爲外物所搖至於文章帶而兼之不必脫畧根本全事支葉也似此即功名不得不失爲有學有行之人吾黨趙又玄馬搆斯是明驗也在家可以繼足下孝友貧褒在外亦可光弟處門楣此爲學之要務也治生當身習勤苦屏逐浮華負薪挂角迎鼈投梼凡世人鄙好絕之如讐惡衣惡食不以爲恥思一人之身一月之間務俾有資於衣食之計方可以度此淸貧歲月

此治生之要務也若夫漫不介意悠悠忽忽以呫嗶爲偷閒避苦之途今年八股明日三篇竭父兄辛苦之物力供子弟玩愒之居諸及至了無所獲廢然而返究餘故我妻子凍餒親朋厭棄文彩不足以庇身筋骨不足以作業似此千百輩獨不聞耶足下孝思懇惻欲以此子繼先人書香讀手示字字酸楚弟雖至愚與足下斷金二三十年豈不仰體足下肝腸隱痛而膜外置之所以然者賢壻在此十閱月未嘗破格鞭策鼓其鋭進之氣因賢壻俗見未脫客氣未平兼以寒家事體參差家衆議論多端弟亦未暇整頓故賢壻望望而去志不復

來無以盡弟教養之法不知其中總有錯忤此非難事特須與足下一面訂耳昨讀手字庭訓嚴切爲慮甚善弟無容贅矣但不知足下能長自敎子不復上山否若復上山委之他人仍恐不如在此之專且博也今弟已開館訓蒙正講詩經若賢壻肯來同習甚合惟足下酌命大抵讀書一事當取其兩得者勿取其兩失者如爲學之讀識多見廣文思自佳其究未必不利功名郎不然猶爲道足於已不求於人昔人所謂早知窮達有命何不十年讀書正此旨也如干祿之讀一味帖括旦攻暮苦費工十年始就規矩尚未必精夫操不痛不癢之技倆而與齊斗之金炙手之勢爭沙裏淘珍之科名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得況飽飣朽腐轉盼成陳搜括空腹竟復何有十年寒暑付之東流不可惜哉二者弟熟思已久瀝血爲親知告願有識者詳擇焉

回朱易直王法乾

倉皇借便道以登兩賢之堂殊非積誠本意然一夜浩談千秋高義又不可謂非佳晤惟兩賢紬繹而敎之易老引繩義利纖微必較誠吾黨功臣不可一日少者向來馬耩斯頗有此概今得易老與之比肩吾儕庶幾無過舉歟法老意思沉宏可與聞大道者然鋭意習勞至

於形悴若勵運甓之志則可若止爲歲儉則吾道政廣豈至戚胸次耶昔賢三旬九食浩歌自樂非無親在爲此者躬則勤渠志未嘗不優裕也然要尤在破格讀書讀書爲格物之大端須自古今人物涉歷而下固不止宋代諸賢也惟高明斟酌之

又

頃讀顧涇凡先生語謂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上走便不濟事不覺悚然汗透請兩賢將此語遍諭同人我輩過去眼前並未來存心行事何者是太極何者是陰陽五行大抵只是初念轉念

耳我輩今日大家都做的是轉念非初念矣一落轉念便生回顧便有許多牽纏許多苦楚到底不得乾淨若非勤加提醒初念幾不可問矣虧得涇凡先生留下此番震聵之霆不然我輩幾無生活處非兩賢高明誰可與共此語

又

兩賢力追古道獨挽頹風可謂荒萊之特苗狂瀾之砥柱然須平以近人和以惠物使吾道近洽而遠布庶幾樂易可親久而與化若夫孤高寡與使人畏而遠之指而異之雖一身一家孤燈獨照恐久而易危也愚謂行古道以勇復古道以漸成古道以久傳古道以寬和輔古道以博雅則內外兼修文行備舉萬物一體之意在吾襟抱間矣

與杜孟南書

足下孝思艱至王戎鷄骨支牀和嶠哭泣備禮不啻兼之然罔極之報匪人力可盡當仰體老親平生不忘溝壑之志成此一段清風為千古廉頑立懦是本懷耳一切俗情概不可顧昨老師囑佑云不可生事勿督迫諸君令我心安此言耿耿晝夜思之喪間規矩可以理推矣况吾宗盟孫徵君夫子貧時巳行家法佑親周旋其

間可考而知不可大相懸絕謹列目前應酬數事惟高明採擇之巳行者不可悔未行者尚可追也一挂香一事雖家禮有其說然惟大有力者間有之非為我輩徹骨處士家設也今以愛親無已之情勉強為之可稱至孝在諸同人中各有其親各為人子未必能行特為師友捐金巳屬不倫在我何可不深念也所謂巳行者不可悔也一柩以車載老師遺命佑對同人筆以記之今以挂香不可用車之說遂堅用人舁所費不貲此不思之甚者也香以油蠟和之粘如膠漆以重物擊撞亦不能裂况止於車中搖撼乎愚見以為挂香用車為更妥也又以棺不曾釘恐其解散不知棺之遠行者率以繩辮歷錄束之毫不可動驛路之間貴官富客以騾駝櫬搖搖如櫓者千百成行未聞解散之虞彼皆不愛其親乎所以然者謂省一分則老師少一分遺累于人之慨非敢薄吾師也足下宜三思之即以渥水同人感戴師恩輸貲助費此係義舉不可為分外之抑然當就見在財物原始要終為計算以此財完事不可令其不足况足下既營葬父又兼奉母物力一竭袖手無策可不慮乎以無力立錐之人肩不可逃之任恐智者無以善其後也至于一二節目尚有數端統俟同人面訂老眼昏

流心血已枯不及多贅干祈稱察于苦塊之間曲一垂納不盡不倫伏求汪恕

上某相國書 代

恭惟師相秉鈞握軸覆育羣生弘奬庶類草木之微咸得沾其潤若夫故人惸獨之子烏烏私情有懷欲吐引頸一鳴以冀左顧既不同掃門之干又非爲衒玉之售想亦洪流之量所不見擇也故冒昧獻書以聞先君昔以科第叨宰貴邑五年待罪不知果無厲于父老子弟否謬蒙上恩計吏京邸二豎爲患不幸告終距今四十餘年矣彼時不肖屬在童幼納壙缺石勒碑無文寂寞

荒丘幾埋蔓草嗣後遭際多艱蹉跎歲月家殘業盡流落異鄉故隴益不可問每一掃除撫躬增慟念先人之遺行不傳悼墓頭之貞珉未樹哀哀此衷怕思大人君子片言彝鼎增重九泉殁首殞身庶幾無憾此區區疇曩之微志也數年以來徬徨顧瞻莅無可階頊自退思念師相首居端揆質玉相金道隆辭吉斗氣在望春風不遙倘蒙一顧之恩即逢千秋之遇是以不惜甲顏用瀆霖閣仰希青眼俯鑒素心伏願推桐鄉故舊之情存江畔遺簪之德燮理之暇畧勞翰墨賜以珠璣或表或傳斟酌而施茲具先人傳畧一通並孫微君跋語一首恭呈清矚上希採擇夫自古之上書者或營仕進或呈著作皆有爲而然韓吏部蘇文忠尚所不免物論豈譏焉某之爰爰微陋何敢比跡大賢但朝夕微君之門頗聞緒論躬際可言之會而隱嘿自羞使先人徽躅不獲稱述于大人君子之筆舌是與于不孝之甚也況師相高懷匪怒伊敎自不門外摽之者乎昔張堯夫卒二十五年之後其子尚求歐陽文忠公以表其墓古今榮之此固堯夫父子之厚幸抑亦文忠公之大德無窮也伏惟鑒之

與光遠瑞齋

六經之書本以析道而文莫過焉八大家之作本以工文而道亦寓焉二者交相發也學者洗淨胸臆專於此處求之積久漸成大儒之業其他紛紜所謂雜學而已非正術也雖不可缺要當明主輔矣酌古論余案頭久失當向犬子問之宋人有將鑑博議一書識明辭爽百篇一律可與酌古並觀不可不攷之八大家有二余所謂八家者古則荀孟揚馬今則韓歐曾蘇惜未有成書須零集讀之此亦得之昔賢定論非臆說耳孟子雖不敢以文目之然其文乃用功作之者是以與戰國策相近

復牛繩武

昔年跨犢樂壽闕以冗瑣相牽僅能邑玉齊頭一宿之談淩晨東徂遂未暇細訊此方之賢人君子也至於高雅襟期如足下自是平生志願所樂爲把臂者惜當年胡盧過去使其蚤得分塵餘緒論其爲欣慕可勝道邪何期十年來君子過聽風聞不蒙遐弃猶存海畔逐臭之癖遂爲谷中伐木之音錯刀見寄玉案久稽栩栩蓬心烏能不臨風增悚也茲因負米之暇肅披來筆粗就報章托之社友貞予豨頭俟便附上但不知鱗鴻之接可望之昕夕否寸衷如渦未盡楮宣

答蓮峰太守

春初舍親蒙秉公斧斷使寒烟不負諾於亡友踵頂之感曷敢忘之所不即裁謝者銘之心不在述之口也還來僑食異鄉匆匆入山輙不信宿而返是以未獲從容親芝宇披榕風此衷眞惄如擣已正在感激未伸野人之曝乃過承不棄垂問遂茅霏珠玉於箋端殷寒溫于尺素而且重念舍糗之貧猥分飲氷之俸自揣樗散山樵奉叢澗谷咫宇下之半筌老林外之一枝已戴高厚如遊覆載矣有何德能而辱斯優渥乎遽蹈不恭又非所以仰承知已汗顏拜手謹領作老親三徑之資支杖携壺知賢侯有明睍用附昔人捧檄之義若夫仲叔之不以口腹累人雖素所嚮往則何敢援此於使君哉本宜躬謝奈荒寓滯國路濘未便還山姑俟黃葉秋空或可預宣武登高之會斗臨風曷勝瞻溯

寄孫徵君夫子

門人佑於辛亥四月二十日服闋自此得便即擬遠遊矣舍弟不移家北來嗣奉老師敎命此亦極妥佑與家岳尚日夜思渡河而南况壯者乎蒙吉刁先生墓表無人敢操筆專待老師一言金石用垂不朽刁先生平生大節在却聘六書三百年士氣凛凛與日月爭光人多畧而少所發明可爲扼腕讀疊山書者千載飲泣矧目覩其人者耶臨風拜手不盡欲宣

又

故山料理二十年粗有頭緒恨力薄不足以佐修築猶然荒基漏屋不知何時乃觀成也目前瀛海與家岳晨夕頗稱歡聚但未卜退而饘粥當於何所近日蘇門景况何似猶可以求出問舍爲入山計乎倘其稍勝于故山此時謀遷尚便惟老師斟酌命之近甚頗留意岐黃家言欲以此代舌耕亦行仁一術也風塵中汨沒素志眞堪浩歎急思就同道之朋洗滌垢汙昨讀紫峰集序

猛然汀背恐生機爲十寒所槁此豈小事耶茲公敘拜
省但言恭祝千齡兼令代聆明誨爲終身之歸餘縷縷
寒溫不悉

與東村

先生教思無窮惠頒艮訓不一而足捧讀之餘肝膈洞
然山人雖愚安能不俯首至地也所諭津瀛首尾深合
機要再三紬繹爲之拊掌惜山野人與世鑿枘久矣談
笑新之計於幕燕之前恐其河漢也元宵前後之約極
切嚮往奈有友人王五修之喪方與公毅爲之誄麥冊
至二月中旬差可畢事此後入山收拾殘篇數種印圖

負笈矣東村集珍逾琳王巳什襲藏之來諭仙莊路逕
謹記以備策蹇止生文集其零星小部友人或有存者
石民集乃大成多至百餘本當日刻成北方惟江村鹿
忠節家一部此時忠節家園荒廢書亦散失容訪問以
聞掃盟餘話並認眞草百八冊在山中容携呈覽草此
布復胸襟非言所悉

復孫徵君夫子

今春堅謝外役料理故山松竹移家雙峰蓋因先君二
十年游處之地桑梓在焉不可不一修舉之不意公教
以幕府見邀緣在內親遂携家至署意欲自瀛海上故
鄉圖與家岳相爲晨夕經今半載尚未能果殊覺濡滯
也先君墓碣巳購石命工矣平生遺行借老師流墨餘
瀋樹立荒山秋風蔓草亦不寂寞銘感豈獨一世搆斯
北來辱臨寒舍未得一面而返眞爲剌心邇來時運不
常老成凋謝非有刁公千里縣公惠廸王公隆軒趙公
沛然田公一時物故可爲扼腕而十卿張公之沒天喪
大儒人損志士猶爲痛嗟老師定有哀章傳之不朽也
公毅矢志清苦不負家風但無以爲故人地德符孝若
千里遠來未免皂囊羞澁耳

與嚴佩之

鄗人以燕山樵子時往來於蒙吉刁先生家竊從齋頭
得讀東林志序深加嗟歎手錄存之輒有數千里執鞭
之慕惜足跡之不能遠及也既又獲諸台臺素守渾金
璞玉不染一塵其爲欽重尤加甚焉兼披祺先翁與蒙
吉先生手書並悉其家風中心慨悅如見其人狂瀾泛
濫中兩峰孤秀屹立青雲眞屬異事何時把袂訂交晤
對林旋也至於眞正理學遡源洙泗則諸公壇坫海內
拱揖鄗人仰而遵之不容贊一辭矣獨區區廿年來尋
尼山憂世之志握火抱氷未嘗少懈以爲眞正理學須
與實經濟以充之考究討論歲月易過二三同人殊爲

索莫幸知振衣有兩公諒河汾之教必作成多士鬱爲世瑞敢求指命以扶孤危是亦豈弟之苦衷也蒙吉公鷄骨支牀令人墮泪且安太夫人素操不減范蘇非得名邦諸賢彤管不足以光簡册兩翁必有以教之

與沙介臣

弟鋼跡燕山不與世人接久矣頃從蒙吉先生齋中得誦道翁華札雅誼實學卓然塵表不覺心折而神往也兼讀尊師梓亭公大著開擴羣蒙振起絕緒有體有用鬱爲儒宗弟平生所管窺於斯道者無不嚬若發覆何意斯世而得遇斯人耶負笈之思雖久廢山樵亦不禁

其躍然欲與矣挂斧投鎌豈顧問哉倘道翁不過鄙夷拉之同堂瞻河汾之盛會共翼斯文眞大快事片札作贄用達拙誠臨風不勝馳切

答魏蓮陸

佳什聲調高華氣骨老健逼眞唐賢矣捧讀矜重兩記廣大精微悉備與酣落筆五嶽俱搖可稱滿志壽之黎衷誠詞壇珍品也僭加點次呈上承諭見眞守定四字非弟所能何借良友之助及讀書所得聊彷彿近之耳然每多客氣未克久則時發于外雖不見害事而內地有損此人欲之大病根也若時時與正人君子相切劘

則庶乎稍退耳其如索居離羣何足下何以醫我近揭陽明先生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二語作分水犀斬妖劍蓋天下事所以尋不出鍬鍁者只爲私欲牽纏耳盡心則私去私去則理明理既明事有何難處哉多少忠臣孝子祗爲身家二字割不斷拋不開壞了行藏都緣於私未去耳而所以去私之故全在盡心即致知之謂也見眞守定孰切於此願與足下共勉之

柬東航

三十年青雲之契不接襟袂者近二十餘年矣足下鴻飛海曲高蹤幾不可攀而弟株守故山猶鳩鷃在蓬蒿

間徒爲大鵬笑耳頃者傳聞足下善病俄又傳聞不測遂率兒輩上山頭爲詩東望而哭君徵君老師在蘇門亦爲位而哭君又爲書及余憶君平生而吊君久之乃復得信始知足下固無恙也余復爲詩而志喜焉其詩曰黃粱熟後訝登仙九止方知是浪傳華表鶴歸悲隔世玉關人在別經年采芝重訪南山老把酒還思北海賢自此莫忘頻聯對今生端係再生緣語次眞覺可憐足下見之得無悽然動故人之想乎弟近著專欲質之足下者非一二世事不知何日得晝灰一談了此素願足下甚勿忘弟自去秋攖目疾作字殊艱手蹟幾不可

認矣惟足下心鑒之遠道加餐不勝企佇

寄劉光祿季頑

招提分袂後日望旌麾北上不料失占紫氣未覯芝顏空作惆悵頃晤阿咸于獻州始知近覆康嘉手卷不釋定有著作垂世也茲藉吾社友閆公度新補騎省其人忠純直亮好學深思山人之心交也托以時親几杖伏惟多方教之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足撫掌云山人老況日增擬製犢車周流故舊間了此餘年近縣中同人欲築室於萬春下爲山人皐比所而削石刻大記于其上或再有新篇賜下爲感老眼臨毫艱澁無狀希諒

與李霞城

余嘗以讀書明理作文習字四事教諸生昨爲梁平和書其概霞城持繭素亦欲書之其詳余有舊編不及笈携但示其大旨要以靜修敘學一篇爲先務耳頃籌燈與獻甫一披已極踴躍內聖外王之道如在目前今可取而讀也其他王魯齋造化論陸士衡文賦孫虔禮書譜序則在余别笥不能搜致俟之來春耳嗟乎好學深思古人所尚霞城以英年篤嗜如此何愁不探二酉之藏乎當悉以所蓄付之

五公山人集卷第十二

牋牘

柬淨意

弟到新居如脫兎之得林心神殊覺安放可以整頓初服矣屈指素心人惟足下可共晨夕得無望林巒而技癢耶自茲以往新詩日寄三四幅方不落莫也徵君手札容到雙峰再揀錄以呈初到無釜遂擅借貴宅新釜安之昔梁鴻不因熱釜而炊此乃是冷釜耶笑笑

畬澹園

昨一席論文風生兩腋快不可言歸來得句云似我尚非門外漢如君真是箇中人足下續成之何如今早隨志始芟竄畢井然有條不遺餘力容暇呈政之牡齋集止半部共六本呈上其文第一其詩惟長篇古體大佳律尚雜俳體足下再鑒别之貴體想大爽豁耶附候

又

山核桃磨作印子始於唐之鄭虔今以一枚呈齋頭笑試之虎僕獸名似豹其毫可爲筆故筆名虎僕昨所引正祀典疏係先臣張九功覓得一紙呈覽古俠客有楊喬者不知何代人查之

又

缾醯告匱一兒酷好食酸恨不移封苦酒城綵來不離
措大種也郇厨簡點給發令其飽金橘之味何如倘其
亦乏則幸勿呼癸於鄰家墻頭也笑笑步韵二律呈正
子美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毎一唱酬得意時眞恨古人
不見我

又

別久愈增深念重之以困厄中尤宜寂寥共對話此苦
衷奈勢爲鷄肋所牽何昨覽溫庭筠過中郎墓詩云古
墳零落野花春聞道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比枉
抛心力作詞人字字酸楚季女斯饑古今同慨可爲浩

歎耳

柬吳稽田

春初携家還山未及相晤遂有新城省墓之行故埜爲
水所決今且汪洋作海國因此心悴幾於腸日九廻是
以無暇及故知音問每一相思神魂顛倒近聞天衣速
化盟翁客况益孤不審日來作何消遣想有道之胸自
能隨寓順適秋凉潦下或乘輿一過嶺頭松陰小話暫
吐積思亦佳事也

畣易直

接手敎如聆面誨爲之起肅所謂纖微必較非嫌太刻

乃重足下責善之精微也吾輩立身豈有舍義利之辨
而他求者乎至於責寬之說則就取人用人起見此生
私心亦苦心也前歲有拙刻四欵一欵專爲此說但稍
知名義者即與提携麗士元獎過其人雅有深意此二
十年來懷抱非有心人不敢語耳

柬靜觀

落落空山中足下叱馭將並未一尊西渚可勝悵惘邇
來盤錯非利器所能斷足下想試而知之矣四世淸白
家風如何紹述不能不爲足下攢眉耳然正於此拭目
槺檖之能以爲快公餘尚能以筆墨示我耶茲敝縣某

廵簡安陸千萬乞一言於其長吏卵翼之亦足下桑梓
之誼而使敝縣父老知弟在廢朽中尚有故人重其言
如此則借光不小矣小刻一幅足見近况

柬孔公翔

東枝分袂暑雨連綿遂疎音問臘初旬遣力馳候與居
始知足下之任定襄矣未遑祖道悵望如何定襄高士
傅君靑主嚴灘渭水間人也足下爲我物色之此人可
就見不可召見卽持弟手書示之或不河漢耳昔劉抑
爲功曹時時携酒造陶淵明飲淵明亦樂就之當不相
遠耶忻州人秦有爲工冶鐵舊在雙峰與弟熟識今司

籍特作字令之叩謁他日家報可使逕致亦便郵也兼冀給之路引往來關隘庶不阻耳青主翰墨追鍾王得其一字即比兼金也謹囑

回安邑

山中阻饑特煩思以口腹累安邑但老親年七十有九矣雖復康健然歲方多疫以無病而折者屢聞之喜懼之懷不得不凜凜也俟炎暑已過秋爽無恙或可跨蹇造閣話十年舊事恐又不能久分簿書之勞也手諭諄切徒殷愛助言念君子我勞如何

柬光遠瑞齋

獻碁一事乃遊閒公子及殘年頤養之人聊以消歲月耳兩足下正當力學之年日不暇給豈宜留心於此雖暫爾寄興亦未有裨陶侃取樗蒲之具投之江中是吾師也

柬叅甫

杜句云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添蠅日來敝齋得三蝎矣至蠅之多更不待言始信古人之作非無見而然

柬袖石

頃所閱墨帖當是唐人詩宋人重榻者叅賜緋魚袋等字係唐人官銜而明道乃宋仁宗年號也筆鋒秀爽較之他帖爲優光老講堂之暇搦管臨一通見賜大惠也

又

小冗作別有動注存感何如之美豉山中所乏新釀一瓿得此佐之便可以陶然竹根矣故人遠惠親切乃爾謝謝外巴旦杏子二升聊奉點茶之助山人土味知不足爲郇厨珍也

柬濟美

圭可剝也細思別無出處當是成王削桐葉爲圭史佚贊封故事耳目前事乍見遂茫然亦可發一笑也剝字當作削凡有典實未諳者寫紙存之以備考核此大有益學問處

柬椒園

頃讀白香山詩若非坐禪銷妄想便須對酒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風夜爭奈思量往事何正爲足下岑寂中連朝作何消遣得手書天緣順受便了然天下事只須如此着一毫人力不得也近日肇州入館弘渡夜入宅書讀書矣方整飭工課似稍暇當策蹇過看芭蕉兼有近作呈笑也

柬治埏

徵君夫子一生精力全於安命受窮自强忍辱處做工夫忍辱所以自强也受窮所以安命也不忍辱便於自强處不堅厚不受窮便於安命處不真切

示韞生

語云去糟粕得醇醪出菁華汰粃滓文章一道大都類此然須知醇醪自糟粕中出菁華自粃滓中出若離却糟粕粃滓而求醇醪菁華是猶欲躋齊雲而去梯階也此意正復解人參得難爲耳食者道或問何者爲糟粕粃滓曰六經秦漢唐宋大家諸文是也讀得此等書熟而篤實中之光輝出矣然却於此等書之形骸一字不

泥方是採花釀蜜手

東傅青主

兩次手書俱拜教矣五原之約久稽緣日來以一身傭給八口身起則饘粥絕故不能脫也目前謀營山田數畝使兒輩耕而食則可以放蹤遊矣興居不悉專俟面晤

寄孫君僑

寄身瀛城二載萬事墮廢昨始振袂還山爲同人魏瞻淇諸君留住邊渡卬齊林玉王弘渡捐金魏謙超餽粟築室賣藥以作生計彷彿昔人日得百錢則垂簾閉肆請講老子之意或亦不枯寂也近日高陽魏裔齡執友僊逝瞻淇昆玉孝思榮親欲求老師一言表墓容具狀專懇乞便中先達此翁平生質直端方無一缺德家藏萬卷無一不窺享年八十有三手不釋卷爲前朝名孝廉閉門不求仕進嘿然靜處外事不問者三十餘年不近名不喜異有司聞風者接踵共間師表欽之臨危但囑題棺頭曰河北舉人而已吾郡碩德淪亡不可不爲同人語之乞足下檄吾黨同志者高文艮句以發幽光亦盛舉也至祝他日家務安置畧妥當即策杖南遊爲晤談之計餘懷不及贅陳

東陳諤公

久不見許詢寂寥可想弟日來在瀛署四方誌書充棟而王郡伯獨推安國志壓卷弟始言係足下著作因歎上谷多才可爲一鼓掌也呂文老來得訊起居不勝快慰因念先人兩遺事久未白於人間非兩足下深心高義不肯爲溝壑中人周旋枯骨敢以相累諒曠懷所素知而樂聞也小詩附教

畣王太守

天下人之相與在知與不知耳君侯義高風節見先子遺行流連感慨賜之華章榮愈袞黻則是以義相尚非

復世俗勢利之交可比奈何又言利乎承惠朱提非不足以濟山人之餓然山人以餓為樂不敢向知己前談貯交也完璧奉上俟事完振衣便行幸勿再以俗物相强

東文甫

海內講學諸公大半歸陽明東林一派自刁文孝張補過而後無復左袒者足下一點圓活在不必古人書真入陽明之室囘想補過當年毅然動色為朱程樹幟時又一變矣豈學術亦與世推移不可一定耶吾誰適從請以質之足下

寄魏蓮陸

老師辭世我輩如天傾矣深恨向來委頓未遂兼山之遊此心焚灼如何可言昨赴容城一哭故廬之前遺像依依如生時安能再一聆笑語耶足下遡來追隨頗密吾道在躬我輩當崇西河之席矣秋後會葬之期不知同人有幾能往蘇門也北方學者豈可少一公帳列名以將乎足下作何料理惟冀示我田治老山頭習靜固佳然尚有可為之事未便了脫弟近欲躬耕山左頗有次序望便中致信治埏下山東來相商暫時之計即久遠之計也不盡

畬愛竹軒

深院竹陰清琴自弄可以滌却俗塵目前紛紜正不堪聞耳日內擬上新城一省高年來時猶可覓菡萏餘香也趙帖清遒披之肅然可以盥煩襟矣謝謝

又

袁中郎句云苦吟李賀緣詩瘦乞食陶潛為客貧貧與瘦正我輩風範也先生近苦得無亦坐此乎俟集收訖容細閱之公式近彈鳳凰臺上憶吹簫粗成音節尚未熟也亦自可聽

示姪王觀

文字初學章法章法者次序前後不倒不亂一步緊一步層層逼出題情矣其次莫要於明理明理有原有委如性理一書天地萬物所以生成終始之故一一體認然後推以解釋經書分合之旨則開言無不洞徹測幽自不猶人此理之原也至於條分縷析逐字逐篇各有意義則于經書白文本註求之此理之委也千百用工悉在於此不可不刿心者矣遍覽來作大模已就自是吾家良器再于淵奧精刻處進步即華實並茂勉之勉之若夫作書更不宜草率

與楊湛子

公式歸帶得獨觀此書二種社翁深心大力可以抵掌共談此道非淺人所解弟三十年心血備注於此公式篤信好學葢已窺其分際何日聚首一爐十日話就中微意快生平夙願耶此外仍有一二種着手用工之書則須面對指陳之足下天資英毅足以恢弘遠猷故不辭瑣聒願與訂草廬中生計也區區寒溫不及悉

東顯若

歲前匆匆回猷不能面別歉之甚接長篇光燄奪目馬上携之而馳深恐望氛賈胡邀而攫之也歸粘蝸廬見者仰大國之風烈茲遣長鬚馱米送上却不得精緣山

妻慣犢㹀不知人間有美粒耳斛數亦不審能足否足下較收之

又

今早豚兒携家自瀛如猷矣一向拮据始得團聚從此便以家政付之弟一副老骸骨只欲於松風水月山花野草間度此桑榆不識能遂否怏中爲小辭志喜得無爲識者笑其未必卽果耶

東佩紱

舉業正傳十二字爲此道開蠶叢須解人理會譬如不龜手方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卽如高字庸人認卑爲高認高爲卑烏乎辨之此處針芥全在看書會理中大放眼光廣擴胸次別有天地非人間乃臻巔頂未可與俗流道也然讀此已占文章將變動非復前此繩墨矣

寄九仙山人

阿咸過我深悉近履至於閉口息心之訣弟素慕之勢不能行奈何奈何近有易州田治埏以孝義純儒從事避地出城之舉仰足下如山斗他日策杖相尋幸有以敎之卽有以敎弟矣

答蕭寧戴如韓

昨承問垣城故跡按蕭寧舊隸河間縣河間舊名武垣垣城想卽其舊城也漢武帝巡狩至武垣望氣者言此地當有女貴索之得鉤弋夫人遂築城以衛之想卽今之鉤弋坡耶至於蕭寧之有城大址中有子城則宋人築此屯兵者因此地屬邊防故耳

答齊林玉

得來札知寶豐開荒大合夙志非足下不能任也美美爲義老計此縣不須用幕客一已了之有餘但墾荒招撫必大破常格以真父母心行大豪傑事收覽人心禮下英俊如孔北海劉幽州作用方是本領不止寶豐片

士歸仁使南陽一路皆有舍我其誰之意始爲不孤此非狂談足下與義老細籌之

簡耳黃

辯體一帙刪訂簡當如道院洗竹扶疎愈韵點定之餘以數言作小引呈笑知釋迦頭上不堪着糞然糠粃在前固不損於精鑿耳

復及佩韋

自別後伊人之思不去胸臆偶同宋子留過孟園而佳篇手札沓至如行道之拾遺金也四絕句犀利光芒徐夫人七首不啻過之五君詠讀其詩如見其人則腐遷

史贊也承諭長篇才高學足信爲絕倫但不經意處只是對句少耳對句爲長篇之骨如帝京篇等句鑿鑿可據時賢多忽之弟昔年亦蹈此弊范橘洲先生見教後尋古法繹之恍然解悟今述大概一紙呈覽然非面談不盡也昔人論五言長篇杜工部北征詩最可法大中見小小中見大頗爲得宜

寄東航

四十餘年肝膈之誼老而離羣孤處未得共訂歸藏之着亦足悲已昨年得手字知尊嫂作古異鄉糟糠一世可痛可念不知扶柩何日歔中懸望了未有音足下山頭冷落作何安頓千里遙憶能不沾襟耶吾鄉鄭褒敏之後鄭蘇公江湖客也一身傲寄從未沾世路味者偶然遊履過海邦聊一字候輿居倘得玉音亦大慰停雲想耳

東趙德厚

移玉荒齋未獲久敘愈動悵然之思承示勸善書最佳兩序粗刻稿呈覽其大意已具序中人請人編南中大行北人見者絕少若此刻行眞快事耳水利區田救時急務不可不多方講求所以補天工之窮善莫大焉統祈鑒定

畣李聖用

于合水還山暑悉行跡此後遂不得一音然日日懸情盻行旌過故里宄如望梅而已顛倒中忽接手書如在夢寐愚自公教南遷卽寓居獻城買屋數椽躬自教授復營田於城外佃戶分租粗足餬口歲計雖不足尚儉而已此中人情頗不相戾足下得暇跨蹇直入獻城話向來積愫商此後退跡無不可者胸縷千端如何筆述也介石崔兄雅懷小詩寄意

寄孫君夔

一別幾不記歲月只因弟流寓獻陵離羣索居距上谷

遥遠蘇門消息絕少便鴻一切吉凶最難知問前此不知寄書幾番大抵多浮沉於殷洪喬之渚矣是以臺下堅貞鐵幹飽歷風霜並疎慰候然而此心飛越腔血欲枯誰知台下甫出湯火而十親家遽返重泉平生金石交竟無一言永訣舍我而去海可乾山可爛此情此恨何可滅沒哀哉哭章過於悲憤不便錄呈他日墓頭宣之耳茲有舍姪王升素在弟家撫養卽田治埏之姪壻也寓居都門依其母舅楊斗南學青囊術時遊楊先生門聞親家居停於此謹修數字候起居兼令舍姪投叩行窩以述近況嗣有音書望峙䒷見惠寸心千縷非楮所悉

答李廣寧

朽廢餘年遁跡草莽因就饘粥之便流寓𨟠陵平生舊學荒蕪殆盡豈望大人君子復加矜顧問道於盲者哉足下玉堂珍品鳴琴花郊百里風清人歌召杜而兼以詩酒仙才庾謝讓能聞聲慕義久拜下風矣前者張李兩舍親托在葭莩久叨覆露銘心之感竊爲慶慰乃蒙問及顓愚披讀玉音如獲艮璧謙抑之懷溢於楮墨能不爲之心折也薄見已述於佳吟册上不必再贅餘懷俟到無棣一一敷陳臨風惟有依依

柬臨溪

承寄新詩才思優贍學亦充足極其所至自是風人之選但須取諸名公論議熟玩細參定然會悟耳今以四語奉獻一曰法須嚴謹二曰意須分明三曰景須見成四曰語須的當以此求之思過半矣來詩僭點次璧上因歲底匆忙未及細註暫此奉復言不盡意

柬劉季箴

銀鹿來始敎火食如燧人氏復生於今矣笑笑經紀數日僅得一竈嫗移居蒿院又勸化其子勿作齊人亦來伴人同居此時蓬蒿中似空谷之有足音矣盛使且令暫囘恐潭府之有急務也中秋夜弟若有暇或當步造高齋大半不得閒耳小詩呈覽

柬宋符九

足下跨蹇過漳濵秋空清霽蒿院婆娑兼劉二郎携酒至正好偃仰談笑始信蘇長公呼張懷民步月時其閒不易得也嗟乎人生百年中了得甚事而奔波如此耶亦足嗌巳

又

聞西鄉一夜滂沱連阡灑潤足見天行無焦禾殺稼之慘吾鄉雖未沾足然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未必無感召

之理大醻可待小喜先呈

辭酌

萬國紅爐涓滴未解庖厨之下豈堪復益炎蒸佳設可以暫停俟秋氣生凉再叨七箸之歡徐理斯文之會可耳

柬閻公度

渴思之餘中元前後在書窗得覽兩次手札如對故人也滄溟壽章勉撰二紙惟酌用之恐嫫而不堪與西施並觀耳爲學之道主於格物物理明則言之當自然高邁所責日日讀方可日日作作而不讀未免滑淺近日

多坐此病聞足下嘗讀書則着筆定異矣望擲賜一覽爲快弟近跡在遂城爲多因李廣寧方讀書收書時時問難所以不離他日都中寄信先自遂城一問則不至稽遲也漫錄一書甚有意共訛字須訂過再奉覽尊大人俠腸義骨吾黨所罕余雖不文定當有紀述以垂久遠談薈一書係近刻甚佳可覓之如有多市二三部更妙

又

前奋致書多在倉卒故未及專函五七言排律在唐賢亦不多得而大盛於近代精工之致幾於鏤氷刻楮余欲搜集佳麗者勒爲一帙令後學誦之約以千首爲限胸中有此則左右逢源矣司馬長卿設盛覽以作賦亦此意也但不知歲月能暇及否台下便中若留心究此纂組此局亦大快事耳昭明文選李善注仝者佳郭明龍先生評次更妙作詩取料須求之此類猶採玉者必於崑山也劉光祿同弟一札浮沉於獻人之手倘有要語不妨再述之

柬鹿鳴嘉

客歲郝關一夜頗見胸臆江村學脈自此發皇真可喜也昨在郡晤靜子言中翰一選台下筆精獨妙於諸君

而反不登錄可爲扼腕世事常然亦不足訝聞令叔親家述台下下帷雅志今不佞在遂城李郡丞積書滿屋朝夕講求知台下素風意欲邀至共齋共鄰俟之樂倘目前無事惠然移玉商確大業差快人意耳何如何如

柬李聖用

五峰記畧一篇曾經徵君夫子自訂的屬可存靜室披吟揮泪題其後覺英雄精爽蕭蕭筆墨間亦快心事亦痛心事也其間缺畧處不必再增只此便是奇人行徑自足千古耳

答趙德厚

昔有人鬻蒲葵扇者久不售過王茂弘覿取一扇手自捉之價遂騰踴須臾而盡弟書郎蒲葵也得台下手自捉之無怪乎人爭市屨矣凝寒中起居定嘉勝附北上候不悉

柬珍涵

蜥蜴即析易取其能變化周易之名正用此義無怪乎其能興雲霧也古有祈雨之說今若試之亦不爲妄耳蝘蜓即守宮又名蠑螈是今壁虎

與諸子論古文書札

文氣格有二種其一多倚語態語不了語映帶語令人繹之亦多隽永一種明白昌大痛快言之條分縷析不留疑義前種大抵師左國諸書後種則史漢以下韓蘇諸公並諸奏議中得之不可不辨也

答問公度

歸舍寒花數朶迎人欲笑獨少諸同人賞尊拈韵不覺興索矣佳什色味聲調俱臻妙境但末句箕踞科頭四字與過重九三字不甚貼合易以落葉牀頭則相跟矣葢取小園賦中落葉半牀狂花滿屋之意頗是深秋景也氷月集四册呈上

復杜孟南

青主三書皆付人代致尚未得回信隔離久得手書豈殊百朋承諭近踪仁人孝子心事真艱苦矣此事固難向一二俗人言也內斷于心而已至人情齟齬宜涵忍令其自消怨作怨尤想我輩至此水寒蘖苦正堪磨厲復何道哉弟衰狀日增今春萍踪大約纍吾渥水間居多可以時親良誨兼商行止耳

柬王譽之

銀城李郡丞號廣寧前任慶雲宰也與弟十年稚慕今始握手於安肅城中其人行誼宦績皆第一相見以金贈弟弟義不當受特爲足下受之此意亦面言於廣寧廣寧深加歎仰他日仍有垂恤雅念焉嗟乎天下乃不乏君子如此弟此時即下榻安肅且不他往嗣音可期也

柬文波

昨知車騎旋舍是以未奉專書使回接得手字欣如覿面昔人云別後音書憑雁足向來肝膽托魚腸爲之三復稱快茲犬子入郡函經北面足下當以弟子畜之勿徒招爲小友也前賢所謂讀書是第二件事端宜遵之急想聯袂山頭提壺隴畔眺覜青雲之上作數日之外賞不知溫經之暇能得此緣否

東豨甫

米海嶽袖中愈出愈奇足下雅尚雋永必極淸勝之致亦海嶽袖中石也贈曰袖石居士鐫章以飲酒讀騷四字何如古稱飲美酒讀騷經便成名士足下方銳意讀騷不可不標其實

畲凌九

快讀八竹詠可謂抽綺思於錦機貫天巧於雲章矣僣竄數言用成全璧然不自知其强弄齊扁之斵妄塗西施之面也其爲傷手增媸可勝㬼邪外齋中一絕欲求宗匠一和併題壁間不審肯賜敎否

柬椒園

車騎入易城行臺在何巷謹遣力探之乘輿過荒山惟斟酌示信爲覛少陵云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輿還來看藥欄病目不能多述

柬孔將軍

將軍戢兵以安民此自矯偏救弊之志然職在强兵猶當以培養士氣爲主亦不可過於刻厲處衆使士卒有怨苦寡恩之意也爪牙所寄須如一體相連痛癢關切始可與共生死之途若一意威嚴傷其保愛恐解體矣爲今之計必外肅約束而內存惠養乃爲得之班仲升所謂邊郡子弟皆非孝子順孫吾當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言雖遠有切於近

畲六飛

一向錄錄塵俗中面目都覺可憎不知爲道眼所笑幾何矣昨始暫憩故與林禽水鳥頗有依依親人之意若得足下婆娑其間話疇昔之雅抱結眞素之淸歡誠快境也幸勿以采薪爲阻紅桃綠竹下專望芒屩登登過門耳許宗老昆玉歲前一晤未及久談將來是會中人相見爲弟致意所諭高齋把臂亦卽圖之吾輩飯糗茹草是其本懷又何須胡紘之隻鷄樽酒耶拙句博笑

誌表

容城君建孫公墓誌銘

公諱立雅字君建號弘齋徵君夫子子六人公其長也
其始祖忠自小興州遷容城代有明德曾祖敬所祖肯
軒至徵君則海內人士莫不宗之公生而端重寡嬉戲
未入小學時公母槐夫人夢剖腹洗其腸後遂讀書如
穫聰穎過人八歲母夫人去世公日隨父杖履恂恂如
成人十三成文章魏孝子學洢見其文深加歎賞十六
應童子試丁卯學使者遴公第一應京兆試歸過江村

執贄鹿忠節先生一見以道學期之授以認理提綱傳
習錄使知程朱陸王之辨公領畧如桴鼓自此內奉庭
訓事繼母楊夫人孝謹備至人無閒言外而教友諸昆
弟子姪比於嚴師皆大有所成就乙亥學使者優其文
給廩餼又隨父師撰杖過高陽謁孫文正公亟器重之
既而客都門與歸安茅止生衡鑒古今抵掌時務蘊蓄
益淵灝雖棲息靡定而攻苦不稍歇因目疾謝京兆試
比徵君夫子移家蘇門諸仲季盡從行特勅守墳公獨
晏然高寄絃誦如常空室蓬戶泊如也鄉人決夫就質
曲直者率造廬焉或至有望廬而愧返者人比之幼安

彥方云公素不入城市十餘年未嘗袒裼一謁公堂時
官敬養往往屏騶導過門爲竟日歡然談風月而已絕
不以外事干也至於公正則發憤爲之若劉氏妻截指
入棺則急言邑令表其閭懦孫爲族人噬産則又急言
整理之似此者指不勝屈至於族黨親故婚喪不舉于
我乎營則公視如家常非可枚數矣辛丑以例膺歲薦
部檄數催逼公堅辭惟以前此省侍蘇門歸太速不遂
子情仍圖畢欋往也是年冬卽趣駕侍膝前甫五閱月
復促回省墳墓迨兩嗣預青衿無門戶累公喜曰是可
脫然南往矣於是攜孫用霖復走蘇門侍晨夕眠食此

後造詣日深師傅父訓時時刮磨凡所論著俱關至極
趙錦帆題其集云理造淵深辭歸冲雅趙寬夫謂其有
真性情乃能爲真學問足以觀其概矣乙卯徵君夫子
得疾公日夜焦勞不能身代及病革猶執公手書江村
二字蓋公道法家法源本江村一世精神皆聚於此忠
節先生化碧成仁徵君夫子衡門抗義此物此志也公
之體備斯文不激不隨可謂兼之癔自公來省蘇門八
年聚首侍疾襄葬一皆如禮而公之始終大事毫無遺
憾矣猶慮諸子姪或隕越以貽先人羞於兩嗣北歸手
書囑以篤實爲爲人根本不可以貧困廢學其要在去

人欲存天理諄復不一言足又勸兼山堂家課手自題
之合集諸昆衆誦讀其下張六約一先求做人二當求
自任三不可長傲四不可決裂五不可自是六作文不
可勦襲其說載覆甕弘齋諸集中一時郭公望劉六一
諸翁咸謂木壞山頹幸有公方正學問人撐拄其間兼
山堂一席地不至黯然無色噫孰知內外之仰方殷而
修文館之駕竟不稍待耶公蓋自年三十即有下血症
作止不常至是遭終天憫繼以家變遞臻抑鬱煩悴每
云衰敗覺甚常提此心作主然而血氣日銷鑠矣自去
年七月攖疾及九月遂伏牀蓐困臥間尚手答牋書櫛

沐不廢時談檢身行已故實無倦自作輓聯云先子取
其安貧困頓一生未改同人許以學道見聞畢世難通
既而病沉屬纊前一日謂人曰世人動說鬼神有何鬼
何神惟氣盡即死耳詰旦正襟視手足瞑目而逝三日
顏色如生四肢柔和人皆異之嗚呼公自離經辨志以
至全受全歸無一缺失律身接物處常履變咸有尺寸
至若當危疑震撼之際而不驚其性入喧豗淆亂之場
而不汨其波尤人所難性善飲雖多不亂又善琴每靜
中獨撫有披帷斯在之致余與公四十餘年古交相隔
千里未能執手一訣含淚敘公生平悄恨言之不盡也

噫公生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十一月二十四日亥時
卒於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巳時享年七十歲元
配馬氏子二長瀾增廣生娶王氏再娶劉氏次潛增廣
生娶李氏孫七用柔娶李氏用霖娶毛氏再娶劉氏用
梓用柟瀾出用桓娶王氏用楷潛出孫女四一適雄縣
王鍾全一幼瀾出二俱幼潛出曾孫三熠炯用柔出灯
用桓出所著有覆甕草弘齋集弘齋夏峰集若干卷因
槐夫人墓在北城遺言歸葬是其志也銘曰有柏斯林
其長千霄公於其中亭亭不撓從師董常從父元方五
經緗帛六德宮墻三尺之封母夫人傍閟此幽宅世茁
其芳

高陽孫裒淵先生墓誌銘

嗚呼吾師孫徵君會向余道高陽文正公遺烈言其家
子孫不忘化碧之憐如王偉元者爲裒淵當攖城時閤
門戕血身帶八矢復投繯不死既甦而思有老母在隱
忍以生爲親存也及沙移雁散脫屣時名舉平生攻苦
聯篇累牘之業付之流水放懷于溪山詩古文辭意有
所痛悼余過高陽至君家瞻拜文正公祠與君嗚咽相
對高言遠吉匪俗所猜知其志矣已而裒淵辭世歸窀
穸畢吾師紫峰杜先生爲之傳門人任斌齊震坰等謁

匄請余追誌其墓嗟乎秉淵之爲人雖不文亦傳然願爲之傳者余心也君姓孫氏諱之蓱字深仲秉淵其號也其先陽陰人徙實内地居高陽城北之西莊始祖遇生讓讓生懷懷生逵逵生麒贈少師麒生子四長敬先次敬宗萬曆辛卯舉人次承宗萬曆甲辰榜眼即文正公次敬思是爲君大父壽官鄉飲大賓好義俠喜讀古史敬思生二子鋐鐵鍊鍊即君父家頗厚能文章不欲以科名羈逸志貴介聲華僾不染焉生四子伯之渼叔之莅俱庠生季之澂仲即君也君生而穎異氣質端凝髫年具有大志目不視玩好手不持金錢不苟言笑進

止不失常度於書多所淹貫焠掌之勤人罕及之髫年即舉茂才繼食廩餼爲文奧博自爲一家常試率異等闈牘兩値名宿皆奇賞僉得復失人惋其不偶戊寅邑城陷君家祖父伯叔俱以身殉妻邊孺人之節更烈君捍敵被矢不死自縊至三復蘇背鏃嚙骨矣幸獲良藥出之鹿角長三寸不數日痊異哉神助孝子也奉堂上歡曲盡志養敦睦克施恒慕范文正公義田之舉而力不贍者久之後遂絕意功名偕范篤生張聚五兩孝廉趍西山之爽爲終焉計暨聞甘旨告缺操丹黃管出博饘粥貧亦自食其力未幾賦歸與嵆垂念吾黨小子也

正襟危坐於家塾間所讀四書五經雜至陰符道德南華諸書皆有註生徒日進雍雍儒雅振姚樞許衡之遺緒邑尹沈純禔禮重之有孝弟久孚於末俗尚有典型身心早近乎古人不求聞達之題爲肯其實云丁未母夫人終堂君哀毀過禮三年斷葷酒祭奠以誠苦塊間猶披對吾師徵君先生兼山諸刻心切仰止每以接其遥誨未遂負笈爲恨及讀紫峰集則淸操峻節如在羹墻其好賢樂道之懷勺濼如此嗟乎跡君生平孝義炳然照耀千古中間講誦淑人直餘事耳未亡之人豈暇復施膏沐哉邊孺人烈節當合誌以其已特傳茲不具

述君生於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巳時卒於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子時初配王氏邑庠生王庭柱女再配邊氏任丘庠生邊世輿女即烈婦也罵賊剸胸而頭入火不焚屍氣如蘭面色若生眞金鐵胎也繼配白氏淸蠡縣庠生王龍光女孫一爾焯業儒娶邑庠生王允文女嗚呼秉淵死矣秉淵之心未死也書壠之上不能絮酒一杯澆泉下魄謹揮泪而爲之銘銘曰崒堵波兮馬鬣封幽其室兮埋人龍文光燭兮擴長虹顯項之毋有奇如此千秋萬禩吊孝義之逸士

紫峰先生杜公墓誌銘

謹按狀公杜姓諱越字君異別號紫峰其初小興州人明永樂間內徙定興之東江村五傳至公高祖宗舜太學生爲楊忠愍契友任德平令曾祖楨官大使祖渭生員號同江氣節自負好行其德父鑑號衡宇武舉人慷慨多義概鹿忠節贈詞甚嫩娶於朱生公兄弟四人公其長也質弱而英敏性孝友尚義多介節尤好讀書卓識高調舉世罕匹幼能文試輒冠博士弟子餼於庠値父衡宇公暴殞公痛幾絕時王父母春秋高公善事旦晚兼撫弱弟叔季早亡痛悼營喪未幾王父母繼逝匍匐血淚經紀葬事竟攖悸疾幾殆鹿忠節倡學江村四方景從公首執贄究極理奧忠節特異之因字曰君異一時忠節子石卿領解額容城孫徵君啓泰舉孝子俱海內君宗共聚一堂杯酒論文長松挺節公每在第一流乙丙間璫焰灼天下偵卒如蝟有異議者輒行羅織范陽尤逼璫耳目左浮丘督學畿輔於公稱知遇羅璫禍而魏忠節廓園周忠介蓼洲兩先生亦被逮公毅然日趾不與黨古誼豈遂絕乎奈何令千載笑人寂寂乃同鹿封君孫徵君倡同志醵金納贖不少避時廓園子學洢蓼洲友人朱祖文俱納廣柳匿江村公周旋複壁間衎衎然卽廿株坐如飴也者江村聲氣滿埏垓凡一

時名宿過忠節門無不與公縞紵投防風茅止生負人倫鑑獨器重公夢偕公遊南皐講堂紀以詩謂非於學有夙緣乎後止生欲邀公南遊閱山川之勝公曰老母在寧敢作五嶽想迨忠節化碧石卿孝殞同人幾如晨星幸徵君碩果猶存公獨與素心晤對因締姻仲氏君協山岑水湄罔不流憩甲申後功名之念瞥舊矣前後遊槐市者類博印綬去時銓曹范君箕生勗公出且以善地啖、公公曰知已謂何寧忍母老年眼泪兒女各天而恤此鷄肋歸而教授修脯給菽水萊彩慈顏卽粗糲相將頗不寂莫庚子宋太孺人歿公摧毀如父喪年逾耳順讀禮嚴整不少假三年齋居葷血不茹嘗思母病當七月求一柔滑薦席慰體終未得公心痛之後雖盛暑流金未嘗一臥京簟辛丑應王五修招移絳新安管斗瞻築南鄰草舍延公講誦其中執經者戢香一時過從若刺史魏蓮六宮詹崔夏章及邦君趙玉峰陳敬齋馮雪蘿金水蒼諸公先後載酒問奇戶履恒滿公爲學不立門戶每舉羅念菴答何善山蔣道林兩書示學子總歸脫凡近遊高明之旨而大本在孝弟得力在分晰義利所以平生嚴取與卽門弟子一瓻爲壽亦必謝拒不屑受也公於書無所不覿發爲詩文刻峭深秀自闢

堂奥不輕示人洎趙玉峰令金容搜輯授梨棗卽今紫峰集十四卷尚有續集若干未刻性喜飲醉後往往揮毫素愛藏真帖而蒼秀飛動實過之求者戶限幾穿不書縑帛精楮然薄虓不啻珠玉戊午開博學宏詞科時同徵者公與太原布衣傅山不就試公常語名最誤人因題壁泥迹依鷗近藏名應馬真蓋心有所深省云素多靜養年及大耋花朝月夕不閒杖履辛酉九月間忽得嘔吐疾猶日與學人聚談事毫楮至仲冬覺疾不起手書別同志十一日李和公管公式王玉宸候興居和公因問有情無情之說公曰人本有情必使之忘是絕

情也此二氏矯人語聖賢寧以人等木石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十五日小子佑至與言德業文章本枝並立二十二日門人楊湛子入都就榻前相質謂直心直意擔荷幾許寄語崔夏章千秋大業自愛自重後吐益甚嗣君問病苦笑曰我無非自得時卽病而主宰常清何有苦又言我一身無贏取於世乾淨二字可無缺陷獨酒脯不無或過內裏尚有渣滓今吐亦盡則內外俱清卒時當無他苦不過一口清氣還太虛耳至二十六日晨起呼盥潄正襟危坐遂瞑及歛顏色如生嗚呼全受全歸公無遺憾矣生萬曆丙申十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七元配徐孺人繼趙孺人繼王孺人子一郡庠生娶孫氏徵君仲氏奏雅女女三長適同邑生員甥任杰早卒徐孺人出次適新城庠生孔維憲次適新安王濬五修子早卒與子郊俱王孺人出孫一奭棠幼未聘孫女四長適雄縣生員常貞卽元長次適同邑庠生用得名卽綱卿後捷乙丑進士三四未字公平生心事如寒潭映月了無滓穢尤邃於古今大畧往小子佑齋所著靑呈覽公慨然謂草廬中事業正在此因題曰茅簷欸議嗟乎是又寧可一二與俗人言哉公歿之三月滹水門人送歸范陽舊隴數郡畢至門人私謚文定先生廼爲

之銘銘曰范陽靈秀東江村花潭萃祉杜公門倒翻江海裕文源乾坤磨軋值溫屯淸風高節媲綺園蒲帑揮煌賁囘軒轂皮綃頭道自尊秋霜琨玉凜絕倫生順沒寧歸丘墳

茂才宋介石墓誌銘

余流寓獻州寡所與于留宋君以北平才儁來敎育是邑伐木相求遂成莫逆風朝月夕詩壇酒社相與徜徉于留每望雲思劇輙述其大人風致娓娓不能已余亦心儀久常冀得一捧袂癸亥初俄驚訃音至則已赴芙蓉城矣于留號踊擗訴幾不欲生於其衛恤就道也僩

剳以墓誌請余夙切景行恨不傳其芳躅烏能以不文辭耶按狀公諱之弼字介石順天府遵化縣人生而頴異稍長輒好學不倦初操觚塾師奇之試童子郎冠軍年十四遊泮水常以讀書爲樂有介視青紫意公惟孝友公伯兄磐石仲兄柱石相繼胣公哀痛不勝二人在堂巳垂白矣竭力晨昏孀嫂幼弟一切奉養冠婚公身任之緣此不得專事科名終身坎壈然訓課後人則功加倍焉每誦讀至夜分啖以棗栗助以苦酒曰此熊丸遺意也所以公嗣若子留幼擅文譽在藝壇爲長勝軍觔雲萬里視如指掌兼之奥博工詩翰每一入座有步

兵光祿之致公性廉讓富兄弟析產擇其腴田美業以給孀嫂及幼弟而自取磽薄者曰吾尚可以經營廣業嫂弟孤弱恐不能也原吾一本而使榮枯異觀豈人心乎文貞白先生官尚書時愛其才行以書招之欲遷其家於北平爲之區畫園田宅舍復假以市肆約千金貲而公屢請不顧曰吾家敝廬固湫隘而有天倫之樂雖千金何慕焉蓋公外翁劉對山係貞白公壻而公內實其甥女也以親誼至厚猶不欲受其賜矧他人乎至與朋友交言必道義規正閭邑人倚重如山嶽事無大小悉咨之甲申闖賊敗逃時有少年與邑居賈姓者金戚

也俱潞安人實縉紳子習文墨爲賊脇至公知其由適撫軍召諸生詢民疾苦公乘閒爲此人言之甚力撫軍惻動沉吟乃釋去人或愕問公公曰彼固非賊吾又無私何懼焉其平生慷慨任事類如此晚年喜恬退慕香山故事邀邑中高年者八人爲怡老會歲時飲宴衎衎如也勅斷家事矣嗣君子留以覃恩預選教職懼二親春秋高不願出公曰有季子供養足以自娛但勤愼供職無墜家聲足矣不必戀也其達觀復如此終之日年八十有二親知含痛遂無老成人能不悲哉娶某氏子幾人某某女某孫某生於某年卒於某年葬於某地銘

曰壽無歸藏明德是景文采風流久而愈永有纍者丘中沒高賢想其生平精神宛然子孫世守青雲目前

茂才管德升墓碣銘

公諱其字德升保定之新安人祖敬齋公爲邑祭酒父志蓮公天才英異捷南宮歷任四川兵備副使有能聲年五十五卽世公生甫兩朞母夫人杜後四載亦沒公髫齔失怙恃育於庶母劉劉慈愛最篤育公及公妹不啻已出教養備至婚嫁盡禮邑高公以貞慈母扁其門公性孝友事劉母極色養之誠子孫有稍逆母顏者切責之三十餘年如一日劉母故家寒其父母昆弟皆家

於公家衣被饘粥取給焉公悉樂效無愔容至於宦橐所遺惟劉母篋笥出納公毫不作贓則態可謂先意承志矣公伯兄捐館早姪傾覆蕩產無以養母公分宅奉之無困乏憂累歲不倦其厚於昆弟如此公志節高亮而饒幹濟外父甯別駕迎官署欲令隨任博弟子員公以因人成事却之究自苦讀未弱冠即入泮公少孤舊業率凋零比成人乃振興置田課農蓄積殷稔後值歲荒出所蓄以食饑民或煑粥餔之壯弱皆得均濟戊寅兵臨城下守禦空虛人皆譁然欲下城顧家公時總管北城揮刀厲聲止之曰生死存亡之際只力守城城全

家亦全若棄城顧家城破家能保乎敢言下城者斬衆乃定又縋人於城外關廂舉火敵不能近復令人張蓋往來城上唱名若點兵狀敵疑黎明遁去己丑兵變推公總管東城敵船數百蜂擁而至人人股栗公與司寇高公計曰此勢不可以正勝當出奇退之乃以銀募壯士縋城下用火器邀攻之衆四潰復開門出兵追擊遂大勝公之幹畧未獲大用於時而其偶見于一二事者已出常度外至若先年邑有毆死縣官案禍連五十餘人鈎黨猶未已人情鳥鼠竄公談笑解紛捐金設辭說其張弧者案立結暨公姪瑞明獄死事聞誅捕餘黨非

公走都門白其情不免覆宗之禍此又幹畧之一班也晚年移家蒲城與崔白水公相朝夕白水醇儒懸車避地公受知於孫徵君先生久飫其傳誨復與白水公闡發之宜其不知老至矣寓蒲十四年寢疾勸不近醫藥子弟强進每舉天地盈虛晦明之理以曉之順其自然是其達觀者與終之日年七十三不囑後事僵然而往嗣君述祖卜兆于蒲之野將營窆焉走千里過余請一言以勒於碣嗟乎述祖可謂孝矣奉親于蒲七年色養七年侍疾一衿棄若敝屣不復顧又順親志不戀戀故丘卓哉其不與俗人同也蒲故賢者過化之地魂魄依

焉其安樂哉遂爲之銘銘曰澶淵之屬南有匡城治蒲三善賢者留名中有塚焉燕趙之英伯鸞之潔幼安之清要離相近高矣斯情

德安宰畹亭牛公暨馬陳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之得友於德安也初因牛繩武繩武高才博學孝友篤行吾師孫徵君最器重之及余寓獻而繩武與德安公皆墓木拱矣宿草之感慟在九泉嗣子德醇德潤文采秀發皆執經從余游續前好也是時馬孺人去世亦久余故不及拜庭幃在堂上者獨陳孺人耳闈範淑儀則稔聞之庚申秋孺人無病而逝紹武號痛欲死因念

德安公遺行以昆季幼弱多故未得傳于陳孺人之合葬也泣述安德公及兩孺人之行實抆血丐余一言志之且系之銘按公諱森字對烋號畹亭其先世山西澤州高平縣人元季遘亂繇高平徙於河間之東光尋移獻縣家焉始祖伯通生貞貞生鳳以嘉靖壬午領歲薦分教甘泉鳳生垠受封工部虞衡司郎中垠生錮錮生五子公父滐行四生三子長卽公公生而聰敏端方潛心詩書晝夜不倦十九入黌宮二十一食廩餼閉戶七年博通經史善屬文尤嫻於詞賦有蒲亭肅羽吟一刻公累試輒冠軍時以數奇不偶壬午額滿後主司方得

硃卷擊節歎賞有額而後得徒增惋歎留以執耳中原未晚又有精光氣焰知爲燭天之寶乃復作爨下桐等語又常以學行薦於學憲吳諱中履有飲氷茹蘗足裨風化閉戶下帷堪步青雲之獎公事二人至孝父沒奉母王未明盥櫛問寢視膳凡有所命無不怡聲下氣以承其意戊寅之變母握節殉難公守制思親忘寢食廢學業幾無生理撫兩弟曲盡其方兩弟不幸早逝所遺一男一女公視若巳出皆成立田不滿二百畝常撙節升斗以濟貧窮公盛名之下四方潤筆資以及修脯一無所私除奉親外悉以惠兄弟親族至族之鰥寡孤獨

尤加意日給食歲供衣甚至柴蔬亦爲之備不憚煩也其不能葬者無論親疎概施棺殮焉是以人稱其德公性訥諸廣聲氣客至則杯杓不缺教家以忠厚爲本不事奢靡尤不喜狂妄頗有裴行儉先器識而後文藝之意以故諸嗣皆有模楷順治乙酉領歲薦丙戌出知德安事一塵不染歷官未滿期竟以意外變卒於任至今蒲亭口碑嘖嘖列祀名宦以旌其操有爲詩以吊者云多因不忍剥殘黎逆旅輕捐七尺軀熱血未堪腥宓治清魂只可對匡谿此可以見公之風概矣元配馬孺人同邑馬公女賦性謹厚與公食貧多載篤梁孟之歡仁

慈育幼事舅姑以孝聞處妯娌敦鍾郝禮姑姊閒如昆弟御家衆大小咸宜靡不感其德惠戊寅姑殉節同公哀毀朝夕悲泣形神憔悴未二載染疾不起哀哉繼配陳孺人同邑陳公女和平溫厚琴瑟靜好公沒後季男幼冲諸女未嫁多方培護卵翼無岐視給公喪雖家道蕭條猶能成禮歷婚娶諸大務井井有次第諸親皆誼禮欽洽性甘淡素衣率布縞粗糲自茹然祭祀賓客則竭誠致潔無少吝年近七旬體尚健庚申八月中秋日忽朝病夕逝臨終未屬一言夫無疾而終古人所貴愈知孺人懿德矣銘曰德懋懋官公官不稱其德而且禍

逝雖天道之適譪而難問宜其子孫之世不乏賢書倉
思守將必與焉兩配淑惠壽此永泉鬱葱瀧樹茂比萬
年

劉逸人示宸墓碣銘

嘗讀柳柳州宋清傳見清之規利遠而收報富嘉其不
以市道交然究竟不離於醫耳若示宸劉翁跡其生乎
不可專以醫名之翁去世已久嗣君欲余表其素履鐫
碣墓頭知翁獨深不惜桑榆紀之翁姓劉氏名其號示
宸世爲獻邑望族少負不羈之才業儒不成去而學醫
粗明大旨然志大而性疎好交游躭麯蘖不事生產故

祖業漸膠雕鄉里人爭笑其傾覆於是發憤遠遊落魄
武安鉅鹿間邂逅知友頗相得乃奉母以家焉室無儋
石儲而門外達人長者轍跡口以深居無何境内騷擾
無寧居高鴻臚天下士也思救焚拯溺以施治安遍訪
管樂其人者與商籌策忽于信成潘將軍所得識翁翔
發之餘大加獎賞登堂拜母輙訂陳雷契不知其爲交
梓客且葭莩親也旣而欸敘悉其故交誼益篤因說翁
旋里翁亦念兩弟家居反如在遠外係老母門閭思幬
蜉不自安靴帑歸枌榆至則遺業蕩然矣尸蟵町疃之
悲人所難堪而翁怠懈如也仰屋之暇出其囊書數十
種搜括秘要盡洞支蘭之奇投卽效求者無貧富貴賤
皆應至輪蹄不絕於巷酬報之貲居然巨室較宋清利
不啻倍之而翁則樂善好施濟人利物之舉不一而足
且排難解紛言出如金石人人無不讋服者兄事袁絲
弟畜灌夫誠無媿其風概焉嗟乎翁昔與斗南公志道
同合今斗南公忠節著靑史海内共仰而翁不幸未遇
於時偷活草間流連米汁終老爲壺中叟年八十餘始
與余訂交每對酒促膝不禁豪覝欷歔增慷慨蓋其才
有所未用也翁兩子長其次子近微世其業豁達有父
風爲賢豪所推重銘曰天逸此人以濟斯民行跡落落

不與常倫墳草已宿氣概如新嗚呼後世有憑吊者視
此貞珉

袁司馬調陽公碑陰紀畧

古者葬則立誌石志其實也能文者從而銘焉銘者名
也所以名其實也又爲墓碑以表之所以表揚其名實
以著於人耳目也祁州調陽袁公榮名懿行實足傳後
世而始葬未及誌碑則未表焉余過祁聞士大夫語嘖
嘖述盛德及登公堂見公季嗣炅所爲公行實平生雅
尚與其注厝皆歷歷出意表古先生長者不是過烏能
與遂蒿馬鬣同蕪沒哉遂綜其大畧題碑陰俾人得覩

而記之庶幾不朽且從而銘之補缺漏也若謂曰文則深覈瞢而已公諱相明字調陽其先楚之常德郡澧陽神津村籍始祖雄永樂間以從龍累功授錦衣衛十戶封廣威將軍卜居於祁遂家焉數傳至公公幼穎悟事親孝長究心經史雖業帖括而博極羣書不以一流自足瞻對考稽率稱爛雅一時好學之士咸推爲宗制藝優拔平生凡七預賓典卒不售泰昌龍飛僅以恩擢入太學而已于時士類莫不悲其厚于畜而薄于遇焉公恒阜比州南鄉以踐履訓行諸子弟而文藝輔之以故從遊者甚衆其有窘急者時贍給之非止不計修脯已

也公自處一以禮法爲閑非僻之邇無得傾焉崇禎朝以成均例滿除授盱眙丞有廉能聲盱眙山城也北面下瞰淮河不三里許越河卽泗州治是年水漲堤嚙泗城中水深數丈民命其魚公惻然率水工破浪渡河救活者千餘人又捐俸築堤以捍之人咸訝工鉅難卒就公躬自督厲胼胝不顧未閱月而告竣人始服其勤敏有斷一時諸上官各薦剡然公以平生碩才宏抱卑卑下位不副所志任歲餘竟鬱鬱卒于官聞者莫不惘其坎壈云公三男長炅廩生次焞廩生季炅武庠生中壬辰武進士初授騰驤衛守備再遷白土關都司孫五人其其俱業儒銘曰有敫弗揚厥咎孫子濟德之光賁彼青史有矗者石勒此蘭芷隴上清風立節之里

齊文登公墓表

公姓齊氏諱應選號文登其先小興州人也徙高陽世居麗家莊遂爲高陽人公生而偉岸讀書知大體以疾終于家卜葬其鄉之東隅祖阡距今十有一年矣子國琳率其兄弟國瑛國玫輩泣涕來言曰先君子積德累行六十年齎志以沒不孝輩顯揚無狀日月浸馳懼與草木同腐且初之窆也速誌石未具敢以墓表請先生父執也其有辭以榮丘兆焉余惻然撫之曰文登其有子也夫昔張堯夫卒師魯作誌不能刻石以金谷古甎丹隷納壙二十五年後尚得歐陽文忠公以表其墓甎誌則闕焉而墓何可弗表也孝思及此爲慮長矣憶余與文登公游公初家徒壁立而救水有加事繼母孝尤篤於族差長族中失怙者輙卵翼之其族兄介徙別鄉産饒無後身歿羣從欲豆分之公毅然持不可爲治喪郵娶卒招致其姪於千里外俾承宗祧居平慕范文正公家法置義田一區葺書舍延師儒令子弟及宗族成童者誦其中今觀其家譜秩然有緒諸敦睦事非一皆此類也公善櫟樾生殖有卜式馬援遺意是以得遂其

拯物之舉明季歲祲畿南斗粟金倍道殣相望公愍然動容曰當此天災坐視饑殍雖金積粟何爲乎乃慨思賑施凡中外親故待以舉火所存活者不下二百餘家他如捐四十金爲劉氏贖產能令父子再聚不啻賜美還宅之惠尤稱盛德焉公氣嚴正不侮不畏爲人排難解紛鄉黨取決所居三十年無爭訟者更斥左道人率不敢向之佞佛至比之包待制良足風也嗟乎隱君子之高蹤墓木久拱矣平生如昨念疇昔周旋泫然流涕之餘顧余衰遲殘軀尚及以一言勸公懿範於牲石之左總沙移雁散猶得流芳徽於不朽是固諸子孝思維

新亦余故人之忱斯盡已至如唐子方遷戶部轉運使受屢次推恩始爲父羽林將軍表墓此在國琳諸子褱瑋之器他日優爲之姑立表以待焉公亦堪慰藉九京矣

易州趙文學元配楊節婦墓碣

節婦姓楊氏完縣人楊君春布女生十有五歲適易州趙君崇一事舅姑以孝聞補紉饎爨惟謹中裙廁牏未嘗弗躬其相夫子也嫕嫕然順而正遇族姻娴睦有禮人欽其婦德崇一君少負高氣弱冠後逾數年而殁婦痛終所天瀕死者數矣有子隆祚甫週朞凡多羸疾婦忍死鞠育禱祀萬端誓存遺胤念蘽砧之未遂奉庭帷益勤姑疾侍湯藥不褫帶者歷四時如一日姑卒力拮据喪事及舅娶繼室善事之歡好加謹焉未幾舅卒丁兵燹之餘繼以凶歲家計落矣顧領營生業凡堂構先疇一不敢議捐祗覆於勤儉敦師教嗣餼脯克蕆究世其前業不墜羣從昆弟子姪輩不下數十人尚賴以維繫調和鮮外侮而免鬩牆功亦艱矣迨甲申間隆祚學成列子衿彬彬稱儒行始殯其舅柩於故塋鄉黨淑其志噫天鑒苦節伊於有底諒哉宜闔州紳士衆論歸美以節孝之舉聞於上臺旌典輝煌賁乎里閈也歸卒之

日爲乙巳冬州刺史趙公鍾華有人倫鑒尤矜重之賜銘製誄以致其誠更剞劂懿行于州誌嘉貞操也嗣君隆祚痛母之孀苦劬勞又重思其父齋靑雲志未獲顯達哀慕追愴丁未春介余友魏明宰田治延顧余於雷溪恭求一言以表其墓余聞之官三品者始表墓若婦之操矢柏舟賢媲陶范豈爵級所能限哉臨川云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故僑居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厄而志不變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則爲之銘余於節婦亦云

五公山人集卷第十四

傳誄

吳處士小傳

處士吳姓諱鈿字稱田蘇人也祖父皆以名進士官清要不合時宜中姤者之毒處士生而英異不伍儕類幼富書史工古文辭不樂排偶喜交遊通賓客有陳孟公孫賓碩之風性豪華百萬一朝盡嘿然無所顧遂遊四海足跡所至皆天下名山水及寓內知名士庸俗流罕與投紵也三十餘年間與之所乘或結駟連騎或襆被往來不一其狀人擬其胸中磈礌必大有所結轖亦言

所必吐處士僮然不以示時而爲人談相地術究未嘗畢其說隨場酬應而已過上谷與張十卿魏膽洪交主於李魂珮家最久既而得余所著茅簷欸議深賞之以爲古所未有閩戶繹思歲餘臨別袖其稿而去遂不知所往某年始聞其自黔蜀楚豫杖屐徧川嶽矣囊中惟廿一史方輿考畧一帙署以他人姓字刻之已不願居其實也其逃名之野客耶其恤周之緯女耶人莫能意測之某年至海濱遇疾而殞借一老僧守其塚四方弔客號哭而祭墓者無虛日僧死處士二子某某志處士之志行處士之行某年月日起其淺土歸葬故阡焉燕人某爲之傳

王五修傳

五修公姓王氏諱之徵號密齋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遂爲新安人迄今十四世矣曾祖豈恩貢生祖信邑庠生比方新公領癸酉鄉薦任山東鄆城令則公父也母李孺人實生公公生而穎異勤於誦讀早列黌序食廩餼平生性孝友好義重節行親仁愛衆不苟爲然諾期朗而前期于立事無恍做者方鄆城公之任歲荒饑殍矣多壘之處能者束手公佐鄆城公甫下車即以計捕得渠魁數十人誅之闔邑股栗不踰時遂

以抱痾歸啓地新歷李青山亂後積尸塞路公出萬死不顧一生擁鄆城公旋里門貲貧充槖餌然廿吉不缺於需也及鄆城公去世毀瘠無生望猶葬祭一依古禮見者歎息厥後斯夕萱堂惟李孺人安膳是謹弟之問年方稚公撫而教之踰於親在時久之室𢇁落往往覘食他方歸將菽水凡一出入必跽告堂前囑無作遠憂狀未幾李孺人攖疾公晝夜侍湯藥兩閱月不褫衣帶無倦色而二豎不可驅卒仙遊公微叔無地營喪畢終天血鹹矣於是專力從容城孫徵君夫子學求身心實益同志互相砥礪窺厥本源理學宗傳諸書是其模楷

也公曾在祁陽値徵君孫夫子移居中州公不忍別徒步送六百餘里大哭而返是時公方設帳祁陽致使主人撤皐比不顧也又受知范陽紫峰杜夫子夫子雖與公締姻婭而趨承教旨如賓師嘗迎養於家使子弟受業二者尊師取友之誼可概矣時值國學之人取州縣靑衿學行兼優者赴京考選授官邑令庠師俱薦公公呈辭云德薄望輕有辱大典况進身之始何得苟且此足驗公志節云公雖貧篤于周急友人辛國賓母宋近八旬國賓先喪値歲凶公迎宋至家贍養如母歿爲殯葬何其周也至於考定禮儀製造禮器纂輯儒書及結

納四方英俊饑渴不輟晚年居瀛海與余同榻兩歲深夜挑燈手鈔彙編充箚彌櫃每一語及欷歔相對且歌且泣噫思及於此公不死矣又何言哉若夫博愛廣施即一方藥一器物皆思與衆共所謂渾然天理不遺餘力者也所著有靜樂處入學日記等書公年五十九以甲寅歲杪自瀛歸新安行至三十里舖馬蹶墜地重傷扶回卒於瀛城北七里之余家晩副戎孔公毅爲之棺斂送輛車歸墓致賻營葬焉公嗣五賢質素潛貲皆成立質稟生有文望素業武公葬後子潛即紫峰壻也廬墓側蕭寺終喪不去號哭感動路人費靑衿亦復蔚起

嗟乎五修公可謂有子矣上不負耶城公淸白世業繼足闡發半生庭訓皆不虛所期復何恨乎嗣君持狀屬余傳邇之一二年未敢遽傳公以公之深志大猷未易傳也不得已錄其梗概如此

祭徵君孫夫子

嗚呼先生長逝天日晦冥哀我人斯誰適允從憶先生別故國偕徒侶遠隱蘇門也我一方儕輩後生悵悵然不知所出或負笈於行窩或執鞭於中道或偃蹇於舊邦靡不望雲揮淚撫髀興悲二十餘年來輾轉迷離如行者之無導舟者之無楫亦可憫矣雖時讀其書傳其

言聞其行事豈愈於朝夕服習歲月觀摩爲可宗可守哉然恃有先生在凡名教所關大經大法有疑未決有難未釋猶可請而質寄而問未決者可決未釋者可釋也孰料一旦即幽永謝世緣上天下地竟不再見我先生也痛哉前此痴衷想望先生兼得歡聚不復計先生耄耋之大年途路爲艱三五十口之家衆遷移爲苦猶盼先生周旋如平昔杖履環繞講誦衎衎而豈知理所必無勢所不遂徒付之海市蜃樓虛結景光也斯時即欲裹糧秣馬從先生於靑山綠水之間嘯臺風淒桃竹日慘而先生之笑語不可聞音容不可覩矣兆依然闕

山有阻風雨不時南望者比比執紼者落落也凡我私心何一得伸耶空臆訃先生在蘇門道益大從遊益衆家政益有條子孫日益盛絃誦日益興而偏我北方諸同志悠悠忽忽未得久受陶鎔瞬息駒隙也哀哉後此過蘇門兼山片址與嵩華並壽高節則箕山潁水理學則鹿洞鵝湖在先生自不朽而我輩有終身寘行之戚也仍舊讀其書記其言想像其行事而已而書有不得傳言有不能盡行事有不敢直致者於何質而問之不亦大可哀哉絮酒之奠千里遠莫先生之靈顧而諒之

祭其翁

嗚呼燕去故巢鴻嗷中野星移物換以來凡衣冠望族鐘鼎名家消沉於飄萍落葉中者多矣吾翁以濡水一布衣帶素裘鹿挽輅擔囊越千里之疆破大河之浪篳路籃縷以開草莽覩睢陽而家焉竟能創立基業生長子孫閭閻服其義親戚懷其仁凡我河北失業之人宦遊之侶過而問焉者饘粥是給贍亭有加何其盛哉雖陶朱之千金三致鄭當時之千里不齎無以踰之我輩生忝門楣恩同叔父久缺捧袂之情徒有瞻雲之愫方愛戀之孔殷詎訃音之驟至也嗟嗟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榮悴一致貴賤同歸夫復何言而無奈陸士衡之夢黒憶蕭惠開之種白楊悽矣悲風慘焉塒霧又安禁此心之悼恍耶貧務徽纆神魂縴繾絮酒一杯遙塗泣奠靈其有知顧而享焉

祭其孺人

緊惟孺人毓秀坤靈窈窕淑姿蜚聲紫庭失怙歸里天語傳馨曰嬪慶門柔惠而寧承歡三世惟遵典型方侍祖幃恪恭安膳舅姑于鄉有懷匪展及迎京邸克致澳洗姑媳廼然誰不黽勉安常處順其道碩光亦有艱難何思不長祖姑雙殞窀穸克襄叔祖陌路北風其凉夫子羸息藥餌是嘗號泣哀籲齋素馨香爇砧不永痿斷

肝腸貝葉經文朝夕跪誦午夜香烟寒暑不縱五味弗沾一心惟重歷年苦志天神感之椿堂延算孰謂不奇賫產營喪剪髮堪師稚兒鞠育霜嚴風慘百爾摧殘矢死靡憾釐面斷臂豈云坷坎副敎名立故業峥嶸和睦敦篤素嚢乃平以德報怨崇尚仁榮濟人利物遂我好生變起滄桑翼家惟鞏奉主于山遷柩歸隴嗟此劬勞不赧不悚五十餘年栢筠齊聳我人仰瞻庇其清風夫何不吊雲軿𣸣空涕泪漣洏哀此徵衷嗣君大孝擗踊天終握手骨痛其將焉從旌門有典竹素史彤千秋芳躅闔範是榮生芻之奠來格融融

祭共鈖

嗚呼秉純毓和含璞抱真完行無虧是爲天民家庭式
範鄉邑推仁語其性則孝友論其儀則恭溫茅季偉之
獨坐樹下有道見重麗德公之高棲牀頭伏龍稱尊夫
方倚以敎誨後進庇蔭子孫惟愉惟莊克儉克勤奈何
霧露不戒膏肓是屯流光一逝亦味遂沉天若傾而畢
日若蔽而昏相杵之音絕幽谷之芝焚其也外孫之誼
切分甘之惠深漣洏於易簀之嗚咽辛酸於入木之遂
巡遊魂何往笑語難尋能不排雲天以痛叫向泉壤而
哀鳴哉牲帛之奠寸草之心悠悠長夜是祈鑒臨

祭河文

源發山右派山恒陽曲折數百里之洪流灌漑幾萬畦
之沃土自鄗城合漳而北繇獻邑繞郭而東卽獻地東
北諸鄕也原本窪下土復薄磽自去秋積潦之田有經
春不涸之水首種不入下民實艱某職居司牧誼切關
心憂鳩受害之遺黎謹循導河之故智萬鍤齊擧一渠
方通歸卒之勢旣捐平土之功始就斯皆明神之賜敢
云拙吏之能撫此鴻庥豈忘菲報虔將牲醴恭答威明
伏冀神聽和平永錫安瀾之福天心仁愛常絕泛濫之
虞則百室蒙恩不用豚蹄肆祝八穀告稔常開大有書

年矣謹告

龍王廟秋賽祭文

農功之有報賽也其來久矣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
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籥章之官凡國祈年于田
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皆以重民事報功德也故物之有功德于民
者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享之而秋冬爲告成之終
用尤重焉凡墉坊道路馬蠶貓虎之類爲物甚細以其
稍有益于農民莫不祭之况龍者于百物爲最靈利賴
斯民爲最溥劉向曰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

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博大故
視三公四瀆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
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山川能出物焉能潤澤
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然則
龍者託體于嶽瀆山川而能爲嶽瀆山川靈者也語云
不測之謂神又云不見而功之謂神龍也者能爲雲雨
其同運嶽瀆山川之功用而爲不見不測者乎惡得不
與公侯子男享祀不沒也且山民之力穡也荷鋤秉耒
於紆曲險岨砂礫葬薄之中水泉易涸風霾易燥害害
雨爲甚急求庇龍神爲甚大視彼平疇廣原五日無麥

十日無禾者又不佯矣故山人之祀龍神爲甚虔崇龍神爲甚久村村而祭之歲歲而舉之迄無厭斁以故龍神之感應斯民也亦甚靈且驗斯不亦昭施之理較然著明也哉而從無能修舉其詞以答神貺播之風謡者豈非斯民之庸儜固陋將神之豐功大德業已流行昭布于深山大澤之間幾千百年而卒爲而不有由而不知乎此以副古宗伯雅沈豳章祈年息物之意不幾有虧大田芃茨之章耶何以稱報賽也故爲之詞曰山之歲功得雲雨而後成山之雲雨得龍神而後弘山民之報功與龍神之享祀得吾文而後名乃作歌曰坎其鼓御田祖鼓其鏜御龍王雲淒淒雨滂滂禾黍茂歲功昌歲功昌爰有報土鼓擊豳雅噪君欣欣康且樂大田續芃茨紹屢豐年從此兆

五公山人集卷十五

引

重修廣泉寺募引

髯蘇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此言佛性不離溪聲山色而真聲真色又不在溪山也今大地皆佛性衆生皆佛徒而必欲取土木而經之營之前龍後刹左龍右象金碧玓瓅而始稱佛無異盲者指盤爲日愈求愈遠矣旄丘村釋子明照欲重修廣泉寺是發心求佛不出土木爲功德亦猶求聲色於溪山也雖然彼未造第一乘法不識真聲且教聽水不識真色且教看山待山窮水盡無處着想自然了悟斯亦在塵出塵法也即土木亦佛當作如是觀又可以不作如是觀凡有是願者請共槺梴而觀之當有悟處

覩賢堂徵詩引

靜修詩云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閒雲恣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只應少我一茆廬余避地雙峰烟林水石之勝可供邁軸但數年來一枝借棲殊苦結巢不易庚子春初逢山友人張還白爲構一椽於五公之麓遂儼然稱我幽居占斷燕山一片石矣每遇佳風日余輒握麈

詩一卷婆娑唫嘯其間不減當年北窓高卧稱羲皇上人時特未問外來客從紅塵道上遥望西山爽氣比前增多少一日過涿鹿誦靜修詩爲還白道之還白鼓掌因令同人賦詩誌勝庶俾築尾雅意與野樵幽踪或借風謠可以並傳不朽也

韓氏遺藁引

嘗覽昔人族譜門望顯著者其間類不乏隱君子如馬伏波之勳名其弟則有馬少游陶荆州之赫奕其孫則有陶潛陶淡一時丘園之賁高鴻翔鳳德輝亦映後世高陽韓氏簪纓世冑照耀燕南門望之顯著不讓陶馬

而其間碩德而隱伏若某某諸公皆風流儁絕文彩令雅以儒行終其身故其遺藻墜墨咸足表見觀其所繇亦少游潛淡之亞也其孫篤忱夙與余同好泥意泉石今出而高第南宮行且策名華要矣因手其先世諸遺藁入山見示意欲授梓傳永久雖兵燹以來篇什散逸然摘其一二唱予和汝聲音笑貌宛在行間亦仁人孝思之所寓也昔李太白詩集散落得李陽冰裒而傳之後世以爲深幸若篤忱之搜輯家乘播揚遺咏奕世不替豈特陽冰之託而已哉撫卷典思志嘉徽美余故樂爲述之

趙德厚和獻陵八景詩引

登高興爽子安有朝雲暮雨之吟懷古情深少陵發魯殿泰碑之咏是誠才人之能事洵屬騷客之遺風山陰德厚趙社兄作客壽州依劉幕府淸才絕世盛德宜人濯濯春柳之姿謖謖風松之韻應聲三步豈讓柳公權之雄名書屏十聯不美楊徽之之雅望爰于三春之暇聊和八景之篇落紙珠璣珣璘光芒奪目開函錦綉輝煌藻彩怡神允探驪龍之奇殊異雕蟲之陋付之剞劂庶幾人握靈蛇傳之國都正使家珍和璧金聲擲地不獨價重詞林玉葉鏤春亦且光增縣譜矣

陸夫人挽詩引

鳳簫聲斷才人動失儷之悲鸞鏡彩孤騷客有悼亡之咏兄乎淑姿窈窕美器柔良既宜室而宜家復能詩而能禮齊眉致敬傾產佐需者哉我夢符社翁陸夫人弱歲入帷小心執櫛鷄鳴堂上二人俱藹歡顏甕提井邊閨眷均推勤政靑紗步障頻解小郎之圍明月錦機時照餘光之壁至於二叔娶婦悉從一己辦裝翡翠筆床何惜脫手琉璃硯匣不必隨身豈難傾篋倒庋以相將祇圖比玉兼金之可樂麒麟一子幾欲食牛鴛鴦一禽忽然折翼劉子眞雖不御肉難免淒其孫子荊總然作

詩益增愴恨我輩分切臭蘭情傷瘞玉觀結梠之蛛網
觸慟奉倩魂銷撫瀝血之苔堦潛愴安仁泪落羅統秋
擣誰開入戶之風翰墨宵開尚柒拙書之涇可無一字
弔彼美之芳魂合集千章永斯人之麗躅倘錫琬琰佇
上縹緗

鹿太夫人助葬引

太夫人范陽鹿解元石卿公元配也公崢嶸處栁海內
仰其鴻名夫人婉孌鳳幃閨中傳其淑則江村門望人
羣具瞻葢有年矣自忠節公血碧城頭石卿公銜恤叫
閽甫得邺典形銷骨毀隨以長往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夫人承此家風不敢隕越栢操松節三十餘年冢嗣靜
觀以名孝廉筮仕安邑夫人隨在氷蘗之訓聿有徵焉
迨靜觀以勤殞職夫人爲次嗣密觀迎養于鄉故業飄
零卓錐無地流寓伯通之廡寄食以供甘鮮夫人安之
若故冢孫冷御羈跡他鄉不免寒餓清白吏子孫苦狀
可掬夫人未嘗有戚容也嗟乎把茅片席尚艱安處於
生前石槨泉臺誰代周旋於身後今夫人靈柩見在高
陽麗冢最燈銷漆焰竈冷炊烟密觀冷御仰天椎心泣
盡以血形影相弔儼若枯株首丘之路甚遥目迷凍雪
敦匠之貲莫措心逐寒雲我輩見義當爲聞風斯起或

盟心舊社曾執子愼之經或把臂新交不後朱王之託
或情深邂逅弗吝麥舟或道溯淵源期崇木本各捜囊
橐共湊錙銖助成歸窆之仁用表執紼之義庶江村壇
坫尚知奕世之有人梓里風謡猶見吾徒之好德

爲車黃門募修施茶菴引

匹夫之微苟存心于濟物未有無所濟者儒者之論也
浮屠家亦然高陽縣境有邉渡口介在上谷瀛海兩郡
間橫貫百五十餘里一望斥鹵村落凋疎求一息陰之
樹不可得夏則炎沙秋則潦水冬則寒氷積雪棘路而
行有不得越者車徒負擔絡繹過之焦渴寒餓中遥指

墟烟討氣若稚席此時有沃以凉沫嚼以煖湯雖醍醐
仙液不啻也斯鄉車黃門實有鑒於此黃門昔在禁籞
今已老人空門化爲野鶴孤雲寒蛩冷露矣而愛育斯
民之志猶欲于一瓶一鉢試之爰出衲頭餘粒買地一
掌于巷南思結茶菴數武爲置竈汲泉之所庶不負此
婆心是亦辟支涉水餧蛭和露飼蚊遺法也吾儒已饑
已溺將無同乎顧一人始之衆人成之層臺非蕢土能
就願斯鄉之士大夫及諸善信齊作大檀越也夫蔭暍
人於樾下猶傳三代之仁投鳥穀于雪中尚致百齡之
壽別茲一路惠澤萬人被沾者哉共襄勝事拭目俟之

魏母楊太夫人挽章引

余與蓮六爲執友二十餘年矣跡其所奉以周旋者皆母訓也母之生出渥水鉅族事舅姑以孝聞舅歿値姑衰年目盲善怒難近母能委曲順其意故臨歿語母云吾願爾生子娶婦皆如爾也蓮六之庭幃養志寀則之母相夫子以勤簡故產業不拓而常若豐裕且教子義方主家政嚴而有法而蓮六之治繁理劇寀則之母周親族以厚待鄰里以和御臧獲以恩而蓮六之善氣迎人遠近沾洽寀則之二十餘年間凡我同人忻慕蓮六之德皆母德也而抑知更有難于此者方蓮六牧定襄甫兩月翩然拂袖人人噪八十日陶彭澤耳而所以促其歸者母不榮祿養而安德養毅然將子婦先還以示決當解組意噫女流而烈丈夫矣宜蓮六之一見攖痾如奪身命數月以來晝夜目不交睫衣不褫帶瘦無人色也我儕沐母澤深且篤聞母風夙且邇睹蓮六之鷄骨支床其何能已於摧肝裂腑哉恭製韻詞陳而歌之用播芳徽于不朽庶表哀思云

都曹口募重修五龍堂引

土木之工不宜輕動自古朝廷之大除城池倉庫關津阨塞勤加修飭外餘俱愼惜民力不遽議鼎新也寧豪

之費百金尚靳況在閭井小民胼胝之物力乎雖然事有關於民間休咎爲費少而受益多者又不可以常律拘也高陽都曹口舊有古祠一區前祠五龍神一方巨鎭其來久矣近年圯壞不堪觀者咨嗟按都曹村前一河卽潞唐沙三水之委流巨浸蜿蜒澎湃下注每秋濤泛漲汪洋萬頃民命有魚鱉之憂邇者安瀾不驚沿河豐稔黃龍青畦如京如坻以爲非龍神之司命不及此神固施之而人反吝報之可乎則古祠之重加修築宜矣頃聞淮揚水患當事方議遍祠水神多起廟宇增崇祀典以圖消弭而此方親受龍神之賜者固可褻越若是耶宜乎龍李君發願鼎新也獨力不能告之衆善理冋應爾望諸同好勿以尋常土木視之昔狄梁公毀淫祠八百餘所獨留大禹泰伯伍員季子四祠其中大禹伍員居二焉禹治水祖也伍員亦屬水神豈不以水土演而民用利關係休咎爲古今所不可輕者乎吾友林玉齊君諄諄爲余道之余故樂爲嚆矢如此

福泉寺塑莊嚴佛像引

紫栢老人云萃鐘匪叩則音響不流寶炬未燃則寒光匿耀故皈依佛祖藉有刑儀卽像道存瞻顔體現此莊嚴佛祖之所以不可缺也獻城西北隅福泉古寺歲久

頹毀老衲德盛發願重修賢守劉公飭治茲邑慨爲捐金自山門以及大雄殿森然林立無一不更新者所少佛像未暇莊嚴而德盛示寂使琳宮貝闕黯焉無色亦香臺法界馬尾不全之慮也今德盛弟子其痛念師果未完銜恤告衆誓了此緣雖功成祇闕一念而道助必假十方是用片疏恭爲代引倘大檀諸君必有樂合浮圖之尖者乎或曰道本虛空受想行識皆所不有何有於輝煌金碧得無爲佛法贅雖然無者自無有者不妨並有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如瑠璃吾願四方大衆見吾莊嚴者都作如是觀則紫栢老人皈依佛祖藉有刑儀之語爲不謬也

募暫補臧家橋引

獻州城北臧家橋絕滹沱之委流爲南北髮道輪蹄如雨其橋柱以木前年邑人慮其不堅且久議易以石歷任劉明府曾有募疏道其詳惜未就工而內轉事遂寢今遇喬明府下車百務更新橋梁道路之間尤屬加意一日橋忽圮柱折梁頹僅餘一線通行人車馬過者危若履春氷整理補葺之計一刻不容緩且不暇謀金石之固乃議以木暫彌其缺爲費已不貲矣喬明府心實憂之首捐俸若干復遍告斯邑士民之好義樂施者嗟

乎輿梁孔道豈能待十二月之鳩工寶筏迷津端有賴千萬人之助力允仁莫大於救急義莫高於扶危請各捐橐底之餘財共成目前之盛事庶功成不日覆簣卽是合尖樂至忘勞輕塵遂堪足岳敢告同志勿失急公

龍潭作醮引

高陽龐家莊東南不數里舊有古湫名龍潭泉水深甘昔人磚甃之潭底以瓦礫投錚然有銅鐵聲探之得銅釜覆泉上蓋鎮泉水恐其噴湧也鄉人遇旱令婺婦刷箕其上則雨立應父老相傳不解其說殆亦勝境云歲久潭漸圮吾友林玉使道人魏居潭上關廟圖興復計道人發願誠懇募磚鳩工旬月之間整理改觀矣又合諸羽流作醮以落之夫山川能興雲霧降雨澤有功德于民則祀焉玆潭之在茲鄉禱輒應爲功於民久矣今春麥覆塊而雨不潤塵其需龍神之沛施正殷虔而祈焉固宜也昔鄭城石穴出雲則雨臨賀卧石祭之亦雨從古多有靈異者不獨此一潭爲然凡我各鄉豚蹄之祝有同心豈香火之誠無合志乎

王氏世節旌表小引

曲逆彈丸地節孝不一而足至孝子王學詩典身葬父在明崇禎十六年而疏題其兩世節母在今康熙十八

年非孝子積德累行勤渠無間精誠所感上下同風則兩母之苦節不顯立名若斯之難也旣而思之孝子以畎畝一布衣目未嘗識詩書身不出閭井樸茂無文船服門內遂爾譽隆朝野賜金表門綽楔烏頭巍嶭輝映成德又若斯之易也嗟乎人亦顧自致何如耳爲其易不患其難憚其難則易者亦隳矣孝子當典身負母割肉乞鄰時固出其中心之適然毫不計久近難易也乃究竟底成不可磨滅如此昔羅威耕田蔡順拾葚不過傘其事母之常未嘗勉而爲之而一時慕其至行千古傳其芳躅史冊何曾負人純德哉余因而更有感也忠

孝兩端古今大誼曲逆片壤節孝著矣其流九水處士趙守律枯臥荒山足跡不到人世每遇鼎湖龍忌之日焚香痛哭三十餘年如一日今賚志没曾無過而作青蠅之客者噫人何其知孝而不知忠也似又有待矣吁

獻城裝文昌帝君像並重修魁星閣募引

獻邑舊有帝君祠魁星閣二者皆關乎學校文物之典廢右文崇道者不可不加之意也按梓潼帝君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爲立廟祀之至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又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此文昌之說也至於魁星之說北極紫微垣中北斗七星自一至四爲魁又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所以建四時而均五行者也書之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正謂此也又西方七宿首曰奎奎十六星爲天之武庫亦爲邊兵又主溝瀆昔時五星聚於奎則天下文明魁與奎二者未知其孰是要之皆不專主文也若夫專主文明之星則在北方七宿中東壁二星主天下圖籍秘府明則道術君子進不明或失色大小不同則天下重武臣賤文士此爲學宮所宜而世率多崇文昌與魁星者何也夫文

昌六星天之六府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並非司文事也兄梓潼乃地名耳何豫於文物而崇奉之若此且魁星所關甚鉅朝廷大典自有專祀何獨於學宮昭其靈應也曰此有說也神者不可知之辭也旣不可知則其冥冥漠漠之中其爲主文與不主文烏乎定之其主文而不止於文與不主文而可以兼乎文又烏乎定之業已洋洋在上在左右于千百年大小賢愚之心思耳目是即至神也尊之奉之烏容已乎請語于斯邑之士大夫潔誠竭力以竣斯舉斯邑之文物必大興矣

行遠社約引

語云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貴專精也諸君業已操觚與海內才人競渡而不習鼓柮揚榿之技得無爲釣臺敲扇柄者所竊笑哉吾上谷人文首推頓里蠡吾虞丘渥水濡陽數處年來聯翩飛鳴者固彬彬矣後起英俊磨礪以須者指日拼浪衝濤而上殞石之險豈可少激躍之一力哉日今白藏屆節斑管生凉芸閣燈青絳帷眼碧正好讀書秖文之會也頃里林玉齋社兄慨然首事願爲諸英效鞭策聯社以圖專精意甚盛也語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社取行遠誠有道焉諸君共

鼓舞之余廢棄老山人不諳此道久矣雖不能攘臂下車然之野之暇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則亦油然動喜心焉所有諸條具列如左一向來結社多輪流供餜然社中有不出戶庭之人每會問路苦於導引或寒素之家客舍不寬致煩那借或器用厨竈不便未免張皇今議定麗家蕞東閣地勢寬閒令老僧王爨每位一日各給大錢四十文以償其費無錢者以米麵代之晨午兩餐率以爲常其有社友願留講道論藝者可以照此例給錢久任兼可讀書一每月兩會定於初十二十五日淸晨到會命題藝文不許喧亂廢工一篇不完罰銀五分一會不到罰銀一錢如有急事先須有假帖一不務帖括願入會者別有制事齋共談世務或綜古蹟並不相礙適以相成一社友既在社譜卽係契交不徒文字借切磋之助亦且身心有臭味之親凡我同盟各深此義

伴臘謡小引

半載以來所得吟咏巳勒爲一集復餘白紙二三十片裝成小冊時已入臘矣二十餘日中及年而止凡所咄嗟之餘畧成音節者並與載之得若干首題曰伴臘謡余閒居憔悴非是爲無以度日伴臘者余與臘差可相

似臘是冷日余是冷人也

題跋

書巢子臨感應篇後

爲善無應善必當爲爲惡無應惡必不當爲因求應而始爲善爲善之心不誠矣因避應而始不爲惡爲惡之心終在矣是以君子正誼明道而已功利非所計也雖然庸衆人不喻也善應歆之總不盡誠善事多矣故示之善應卽利誘焉惡應怖之總其終在惡事少矣故示之惡應卽刑書焉或者勉强漸近自然乎

題二王像

宋五行志載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弁州家有宋搨石本右軍大令像簪冠博衣若半酣狀前後門生二人扶掖之想卽此像邪晉人風致于此可緬

跋趙德厚秋栁詩後

美人遲暮千載深悲讀之黯魂欲絕然轉眼春初仍是芳菲無限非慧心人安能解此覺桓征西攀條流泪尚隔一塵余昔年六月賞菊詩云賞花偏向無花日此意此情誰得知相士失貧相馬瘦多因錯認未開時亦同斯慨

郭耳黃文式題語

揚子雲爲郎時自奏願不受三年俸且休脫直事得肆心廣意以就學故得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耳黃郭社兄題名鴈塔後一日相㕔於壽州草室出其手删初學文式見惠其中創論精當言簡而意盡眞可爲後學津筏知胸中無塵累不以仕進攖懷可爲超凡越俗之襟量矣他日優賜俸給觀書石渠踵子雲之故事此編未必不與太元法言並傳不朽也

諸名公手蹟跋

蠹豪厭見屋漏雨圓滑欣逢錐畫沙紙墨千年爭如洗料應曾入米顚家此趙令時題右軍帖語也吾友乘甫家藏卷爲前朝諸名公手蹟片羽碎金米鹽集之不知當年誰氏子好事成此佳玩其圓滑瘦勁大抵宗王法而意態各出俱臻微妙乘甫於翰墨夙有嗜痂癖牙籤玉軸方留心鑒賞此卷得此人可謂入米顚家矣余摩挲借觀不忍釋手筆墨之工卽使今時見之當亦擊節稱嘆彼蠹豪者何足與語此

著亭跋

靜修詩曰後人指點經行處應爲先生著此亭意在名也陽明詩曰天廻江漢流不住地缺東南著此亭意在

功也吾師紫峯寓渥水其以著亭題此也豈無意乎餘佑詩曰晚日射波菱荇紫晴霞帶郭竹松青功名千載知誰問且爲一盃著此亭

題元樸卷子

吾鄉以醫名者無如兎橋丹崖趙君聽其言深秘非人所解然取效率如左劵比晚始識渥水元樸劉君其言之深秘與丹崖相若也而効亦逆逆著昔年余見其居停屢遷所在輙籍甚今寓涿有年矣涿之知名士相與贈言述德者篇章滿窓壁間厥効不益著與然余覽其所集詩卷徒多人耳無人爲公計及此道者盖此道如千載絕學預其衣鉢者不多得今丹崖君已物故其遺編餘論如廣陵散無嗣之者而劉君年遲暮衰病流離好事者率貪其一日之効而不慮其百年之功不汲汲求安其身以傳其術而使其憂愁困頓於旅逆之中蹙誅骸骨歸故鄉慘澹鬱邑焉能舒懷怡氣究極夫前喆與旨廣覽其人而傳諸乎或曰劉君吝道之微妙輙不以示人余曰人無求者安見其吝卽吝聞余言當必有變計矣

題瀏水亭印藪

士不求榮於世則各有所賓以游意寄而已而技亦工焉桃榷纖屨以易茗米聖子書馬而濟窘乏將借以寓身耳當時固傳之管子又幼賣脫屣塵寰之志而謀所賓以游於世鐫摹篆籀留心小璽亦朱龔之屨馬也曰漸久技亦漸工盖其所本說文正譌玉篇諸書考證最確而劉削亦峻詣者固知其異於凡猥矣茲冊非其彪炳者歟若夫時道之戚則感慨係之余又無容深諷也

跋公式臨歐陽率更帖

孫過庭云楷書之法初學平正後歸奇險既能奇險復歸平正公式書向如蒼松怪石不可方物奇險極矣邇復專工九成宮帖晝夜臨摹幾於硯穿頴禿遂得其精與今爲弟子負若書此本端楷淸遒奇險後之平正信有徵焉開窓披閱如對端人復逢喜色和悅而諍可彷彿之益見過庭語非謬也不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負若其善師之

題德馨抄楚詞

德馨田子從余游時時載酒見余案頭楚詞欣然慕之遂手自繕錄成一帙余曰寫書古人美談截蒲編柳尚且爲之何況今日田子可謂好事矣楚詞文字之奇古今共美班彪摯虞之儔姑不論但田子自茲以往遇古人書多矣使其盡能好之如此山玉海珠豈特一騷人

章句已哉王修數百卷張華三十乘殆不難致田子勉之

碎墨卷跋

傅山青主論書云此中無他巧法只是一味實實砌壘工夫見古法帖不必輒臨從上下四旁諦觀結構起落心畫存之久久胸中爲字武庫此眞格言學者能從此入手翰墨不難精矣余若谷家昴素諳此道門人郝謙集其手書若干粘爲卷又以余書碎紙綴其後時時體玩亦筆墨一助也

跋杜紫峰先生絕筆後

嗚呼此吾師杜紫峰先生病中絕筆也春蚓秋蛇猶飛冰繭電光石火已落泉臺把玩遺跡安能不淚下沾襟也然示同志語脩然洒脫一片清虛騎箕比烈斷不作北閭游魄至於眷戀霞城則又情殷愛篤留下衣鉢霞城何幸而得此於先生耶嗚呼霞城必知所自勉矣

石補天倫卷跋語

吾鄉有金容孫先生立節刁先生范陽杜先生屹然鼎峙今三先生皆物故海內想望丰釆者思得片言隻字重如拱璧而庛苹梅君家藏此卷孫杜兩先生手跡完然何其幸也兩先生非事關忠孝廉節不輕留筆觀此

纍纍百餘言不去口實且杜先生大書絕少僅見卷頭庛苹素德爲兩先生所器可知矣噫獨刁先生不作書平生手跡不少概見余方爲先生作傳未就又不能不對兩先生遺墨而愴然懷念也

通俗勸善書跋

通俗勸善書熊勉菴氏所輯頗稱親切有味用賓喬明府蒞獻以來攜之巾箱時時贊味而奉行之業已政簡刑清百務就理矣尤欲烝民好德之彝家喻而戶曉也遂捐俸翻刻令其廣傳立意可謂懇且摯余山人流寓樂壽自甘朽櫟不復敢見貴人久矣明府每降下交之禮所以慰藉之者甚厚於刻是書也持以相商請益余觀是書採集博洽論析周密無可更益者無已則有劉念臺先生人譜一編弁之於首使讀書有識人習誦興起理學令人心風俗粹然一出於正再無已則有朱國禎湧幢草所載水利一欵及田秀實先生平治要務畦田區田之法附列於末爲救荒利農急務語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既富方穀勸善之道莫要於此是書也成始之人譜葆其初心以端爲善之源繼之勸善書廣其功德以充爲善之用終之田功養其身家以助爲善之樂庶乎王道大備有始有卒而教養並

與矣愚夫一得未知有益高深否也

書五峰紀畧後

余在遂城晤李聖用出孫夫子蘇門先生所爲五峰紀畧讀之潸然泪下昔陳同甫搜採奇閗於趙次張龍伯康二人懷奇負異賫志而没猶三歎傳之余何能默君胄好蘇復好李爲諸生時才高睥睨儔伍氣豪一世已而投筆成武進士工馳射好大畧曾在雄城守陴闖賊薄城攤民塞門不能閉騎將蹦矣君於城上以三矢透鎧邪之城得全又於五峰守砦老稚萬口倉卒攀磴道不及賊驟之君橫弓截射三發三中迸血丹谷賊立退明崇禎末君官京營條陳救焚急務十餘欵鑿鑿可行而當事疑不决嘔血而已識者惜之君歿已久後君死者覩君軼事不能述君生平與趙次張龍伯康並傳有愧同甫多矣爲綴數語於紙尾

題飄然樓主人壽詩卷

梁水凌九郝翁余同社友也幼銳情筆墨老而彌篤架書連屋日坐修篁裏孜孜不厭其所爲詩古文詞不啻吉光芭羽兼邃羲象之理往嘗爲余剖析至夜分皆帖括家所未道翁亦自負不薄今年且七十矣耳目精明觀覽日益富華祝之期余及同人咸爲詩歌以壽之而

翁長公叅甫夏初以歲薦赴試恒陽其同年友多鉅鹿大雄間名宿雅工文藻聞翁高行爭爲篇什投贈故叅甫歸而甚喜得借諸英翰墨以爲堦前萊舞之助中塗寓書欲合遠近詩箋集成卷軸作笥中珍而乞余言弁其首余因憶宋處士王昭素年七十餘召見便殿講乾卦因示諷諫又陳治世養身之道聖主書屏以志不忘翁於易理淵深包括參兩極其所至足以斡旋元運豈獨窮年矻矻雕刻於經緯宮商而已哉他日當有式廬問道究大儒之蘊者余且拭目竢之

題墒園詩草

夫人趨向有高卑其意言亦因之異祖士少傾身障簏時論鄙之阮遥集吹火蠟屐神色閒暢見推名流其趨向異也吾友右黃忠孝傳家博綜羣籍胸無俗累有夷然不屑之韻廣陵一遊雖不無所需於人至明月歸舟了無所禪而得失不形縱心觴咏俱見襟素以視世俗得則狠奔失則鼠竄者相越何遠哉觀其作知其趨向高矣間一披誦如見其人蕭爽清逸倜然標舉使世間齷齪輩聞而愧汗其曠達如遥集者遇之又浩然有當於天懷也已燈餘點定聊述數語以代遠道晤談

孫文正公車營跋

車戰一道自春秋以還代有其人人有其制而酌古準今得失利病區畫無遺則文正公此制集其大成矣始於馬滄淵大將軍呈其式屢呈而屢不合最後公方喻之制成團練分合變化捷於呼吸其運用之妙惟鹿忠節公車營說盡其概大要不出我欲行敵不能使之止我欲止敵不能使之行二語而其精思妙理百端並轃尋繹無窮則在百八叩一編浩乎淵乎不可揣摩矣昔年吾邑于度張公養遂孔公皆忠節高足刻心世務會親到關門觀其規畧深服文正公布置宏遠制作精詳非常人所及歸來與余草廬抵掌每一挑燈輒至五鼓

不意世故紛紜二公皆以松栢之操埋骨首陽余亦流跚嚴瀨絕口不談世事壬戌冬公孫紫淵從余破囊中搜得百叩一編持歸補其家集既而走字囑余爲序而藏之以傳久遠噫此事在矣燕雀堂中圖淹歲月世無過而問津者此道幾何而不爲塵飯土羹也雖然諸葛武侯鞠躬盡瘁創爲八陣至今魚復沙中縱橫列石江流不轉豈非精誠所著耶況此編條分縷析精誠所披俱足千古收而存之可以補孫吳所未備安能使間世奇猷泛泛與草木同腐乎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自護儲胥三復斯言令人神往

跋廣威將軍德星梁公誌傳卷後

先魯山公及先忠烈公與金容梁方伯及弟廣威將軍爲姻戚每一過從輒十日飲余從坐隅親見酒綠燈紅呼盧浮白神彩欲飛距今四十年間諸先人皆去世回憶舊歡如在夢寐辛酉冬遇平和梁同學於淛水乃廣威公季子出其先人誌傳見示傳爲吾師紫峰手著且自書俠風義骨淋漓筆端廣威公可以不沒而平和孝義深情俱壽志林矣披紙念故先世交誼依依目前眞不異剪燭東窗時也後之高山景行者覽此卷覩廣威公義烈兼知吾兩家先好一段眞悃或不同泛泛云

題濡水馮孝義泗昌公遺事

孝弟仁義夫人性而生之者也而世之于親于友過牽隱忍怯懦而不能發豈性之不善歟抑其氣質之禀賦者薄而旦晝之間知誘物化莫繇透露其心性之本然是以雖有觸而不發發而不克竟其事也若濡水泗昌馮公衛親保友三軼事發於至性極乎人情不可述而志與泗昌爲諸生家居時丁母夫人艱侍父還淳翁年八十有一矣一日昏夜盜入其宅衆皆號走辟匿公度父動履難不能脫遂燃燭立床頭盜逼索財物抽刃欲斫其父公跽曰吾父衣食於吾兄弟者二十餘年矣家

私皆吾輩營辦卽有財物父安得知乎况遭凶歲苦饑寒衆等或誤聽也盜不直而縛之將酷以火還淳翁曰旣不信吾兒言當使死於其室老夫不忍見也盜從之及引入別室四壁蕭然盜始悟釋之父亦得無恙此其孝於親者何如也公弟運昌觸厲禁身家立辱沒公告運昌曰家破則無患于是盡出已所有售之牛畜繼焉運昌產卒完此其弟於兄弟者何如也往年安州盜蜂起地主率左右營兵捕之有公友梁文運者良士也自鄉詣城爲營丁所獲地主疑通盜大怒縛之文運百喙辯不自明已將出州門就死地矣闔州人駭怖無一敢

解者公聞疾登堂大言曰明府爲民殺盜奈何使無辜受戮乎秀才梁文運貢士某之子實無不法事願以二十口保之地主素信公追還釋焉此其秉仁仗義於友朋者何如也昔慈谿馮公君德值倭寇犯縣君德隨父出奔倭斷父手君德以身蔽父泣求躬代竟被刃以歿王琳弟季遇赤眉將加害琳自縛請先季死賊俱釋之李孟元與叔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悉以田園與就而自紡績給日李泌爲相內外俱疑韓滉有異志泌以百口保其不反朝廷寃賴其用凡此皆古今孝弟仁義垂名簡牘可爲世法者非泗昌公前襯耶公阿咸繪生讀

書識大義不難光大前人之緒故述其概授之以俟採風者

出門交譜䟦

昔陶淵明每出門平日右不能招致者輒于便道訶之及至未嘗不盡歡邵堯夫每遇經行之所門人輒築行窩以待便極嘯咏當時皆宋二公爲士人之敬重如此而人之敬重二公者亦附二公以傳吾鄉徵君先生之自蒲陰南發也一時士大夫或先期往或遇諸途或樹下班荆或席前折芰或述短韻于素箋或寄深情于華札殷殷然古道歡盎不減于陶邵二公而懇懇誦說以

仁人孝子勗天下後世較二公倍肫切而令蒸動于先生者亦盛及先生卜居其城彙集諸同人詩札録而存之曰出門交譜先生自有言小子不必贅然先生之意以不敢忘諸同人之雅得此以爲幸而吾謂諸同人之得登先生交譜爲尤幸也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世卽夷齊之賢尚借孔子而彰况其他乎雖然交先生者爲慕先生之行尊先生之言體先生之心也今先生鬚眉肝膽具在春風一座中步而趨之者有人乎佩而服之者有人乎中心藏之曷日忘之者有人乎吾竊望于同人不淺矣

五公山人集十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餘祐撰餘祐本姓宓先世爲王氏後因不復改字申之一字介祺直隸新城人明末避亂易州五公山因號五公山人後流寓獻縣子孫遂爲獻縣人餘祐在前明爲諸生受知於桐城左光斗故喜談氣節其學則出自容城孫奇逢定興杜越以砥礪品行講求經濟爲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獨行之風然恒以談兵說劍爲事又精於技擊喜遊任俠不甚循儒者繩墨其詩文亦皆不入格考證尤疏如謂西洋呼月爲老瓦杜詩莫笑田家老瓦盆即月盆也如月琴月臺之類取其形似按歐邏巴人至明萬歷間利瑪竇始入中國杜甫何自識其譯語又謂古詩爲樂嘗及時焉能待來滋滋爲草名又名蘩縷易於滋長即藤也按古詩本作來茲字本呂氏春秋今茲來茲猶今年明年高誘註甚明餘祐殆見誤本古詩茲字加水因生曲說又題瀛水亭印藪稱本說文正譌玉篇諸書周伯琦六書正譌論雖偏僻猶是篆體顧野王孫强之玉篇則全是隸書何與摹印之事亦太不詳檢矣

二曲集二十六卷

〔清〕李顒撰

私藏清康熙三十二年鄭重高爾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曲集二十二卷》提要

序

儒者之學所以顯陰陽明教化凡天地終始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介成敗理亂之經莫不修之於身而措之於事及其被於物而薰陶長育以成就之也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漁然怡然相孚於不自知蓋以學術而正人心其事重且大如此盩厔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爲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摯

綱發矇起聵學者或親受業於先生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遍天下也予嘗考有宋諸儒及元明以來相承之次第爲學之本末立說之同異蓋三致意焉而先生亦論之詳矣謹之於視聽言動由之於學問

思辨博文約禮下學上達循序以致精者考亭之學也先之以立大本繼之以求放心曰易簡曰覺悟其後良知之繼與使人靜時常覺動時常定澄瑩本體以去其逐物之流者則自金谿以至姚江之學也顧其詆訶齟

齬則以着意精微爲墮沉以留心傳註爲榛塞訓詁支離考辨玩物重爲朱門遺議而攻象山陽明之短者以其守虛無之說昧天理之眞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甚至大乘上根聖胎聖果直筆於書是口談東魯而手援西

竺此流分派別之所以異也然朱子之學先之以窮理要之以居敬歸之以主一淳熈中還自浙東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又與何叔京書以爲靜中須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深悔當時方好章句訓詁之習無一的實見處則亦未嘗不合於象山之說而觀象山文集所載又未嘗不教其徒讀書其與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陽明之在螺川與諸生談論謂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之成功豈不誤己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至大此時亦似隱隱

已知流獘而漸還轅於新安矣此岐途合轍之所以同也今先生會萃群儒之說而折衷之以獨見其大要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兼盡姚江考亭之旨先生之言曰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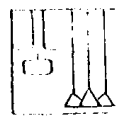
達失之恍惚虛寂故須救之以考亭而世之闢姚江至諱言上達惟以見聞淵博辨訂精密爲學問之極有稍知向裏者又衹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修

已立教之大凡矣曩者毘陵守駱公敦請先生講學江左時予令驥沙得晨夕奉教深與定交別後先生德愈邵道益尊爲

當宁所重屢徵不起惟孜孜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至急歲辛未高子嵩

侶覩學秦關究心理學因式廬而請見焉適先生及門高第弟子王爾緝心敬彙先生散藁成集遂捐俸付剞劂癸酉冬刊成予序其簡端程子曰聖人之學不傳則無眞儒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世有先生學者考道問業因以上追關閩濂洛之遺緒其有功於人心學術者顧不大歟因書此以質之先生

康熙甲戌之孟春閩中鄭重拜題

附

司寇鄭公書

驪沙講學之年早親絳帳秦國持衡之日希晤芝眉私計生平所服膺者惟我
徵君先生之理學德業迄今猶令人仰企山斗也向以承乏鄉試夙夜在公遙望二曲之間愧莫能馳候左右常耿耿爾撤門人高子居恒仰慕道範每以無由親炙爲憾近幸覩

學關隴禮謁講壇擬捐清俸求著述鴻篇登諸梨棗果肯出其緒餘以傳世否茲偵敝門人惠生以登第錦旋特附小函奉訊道履知惠生夙奉槃訓久列門墻計其將來有需次民社之責還祈高明所見豫示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方俾行其所學有以仰報君父者卽因以不負師傅是所厚望也新任富平令君蔣諱陳錫雅慕道範幸進而教之諸不盡佈

又

恭讀二曲集知老先生力學彌篤著述彌勤洵當代之眞儒也每思濂洛關閩之後相距數百年求其留心道脉繼往開來不啻晨星落落今西望而有李二曲南望而有王姚江竊爲斯文之幸敬擬一序文未雅馴而獲附於大集以並傳實與有榮焉特託高子崗函

馳候不盡依切

學憲高公書

恭惟老先生海内眞儒關中正脉道惟實踐折衷朱陸樞機學有淵源炳烺呂馮薪火彌縫絕業不習太平十二策之文汜獲高風止結金華四先生之隱鳳翔千仞卓爾不群詔避三峰灑然無累誠士林之矜式而學圃所儀型者矣憶自道杖南來曾聆提倡於臯比座下未得摳衣請益私心竊以爲憾嗣值還山高卧道德彌尊趨謁徒勤末由親炙猥以黯識謬任衡文雖寄通德名賢擬附式閭之義俾得聞所未聞藥其固陋祗緣鹿鹿星軺尚稽造謁有違大君子之教皇風企仰時切怦怦而辦香攸屬不能自外也頃出春明時往別敝老師鄭少司寇拳拳以名山著述爲念命措百金佽佐剞劂茲先具四十金耑役馳到餘容續致外又鄭夫子寄贈四十

金一併賫季素稔老先生一介辭受於義必嚴但從嘉惠後學起見存此纖屑得襄盛舉雖不敢謂仁者之粟實[illegible]條所分非世俗應酬可比萬希勿郤[illegible]人得副鄭夫子千里致助之意[illegible]今[illegible]有榮施矣伏惟亮茹[illegible]

二曲集序

二曲李先生所著諸書予最嗜愛如四書反身錄亦旣僭爲之序矣近關中諸同人謀刻先生平日著述總顏之曰二曲集予得而卒業竊窺先生之學全在躬行其躬行之實在安貧改過或曰呂文簡語錄二十七卷馮恭定全書二十四卷諄諄於安

貧改過之間關中士大夫夫人而能言之矣予謂先生之安貧改過蓋非托之空言實有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明崇禎壬午太翁勤王事以討賊歿於中州之襄城先生尚幼日夜泣血太夫人在堂不可遠訪遺骸太夫人歿服闋康熙庚戌步詣襄城虔禱城隍招魂抱主歸里誠感神群鬼夜哭闔邑共聞詳邑宰張公記中太夫人之生也督學杜公旌節歿也督學鍾公表墓閫司張公修塋總臺鄂公建祠將臺馮公撫臺巴公道臺郎公等致祭郡守董公等增廡建坊先生顯親揚名亦可告無罪於二人矣乃先生終不自安每謂覓歸齒髮不如瘞玉之爲愈也節旌名傳不如飱

養之無闕也從此食不甘衣不華獨居堊室自號罪人覺終身在過中終身在欲改未改之中視僅僅較一言一行之偶誤而圖維日新者其深淺何如也或曰布衣常帶之士夙限於時而不得不貧垂紳戴縱之儒偶失其勢而不能不貧先生布衣其貧也宜予謂先生可以貧可以不貧可以

貧而貧人能之可以不貧而貧人不能也
自癸丑督撫以地方隱逸薦舂
旨促之起屢辭以疾戊午當路又以海內真儒薦徵書如雷終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遂闔自盡槪顧寧人武諱炎日知錄載贈先生詩有曰從容懷白刃决絕却華輈然則先生之貧先生之學之力之胆

爲之也使先生之學之力之胆不至此則其貧未必至此或曰此皆衆動罔非石隱者流當與吳康齋並傳予又聞王心齋之答陳御史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跡先生生平之學未必以康齋爲由也泰和羅氏稱康齋辭官一節足以廉頑立懦江浦吳氏稱康齋疏凡四上清風峻節凛乎千古按康齋辭官時年已七十矣廉頑立懦清風峻節固加人一等戊午之役先生方壯年止以二人生無養殁未祔塋極之蹈白刃却
丹詔毅然爲之而不悔所謂躬行大率類此方今年益高養益邃閉戶謝客過此以往無論康齋非駐足之地即文簡恭定恐亦

不足歇脚也知先生之躬行而後讀先生之諸書庶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乎

旹

康熙庚午夏六月

洪洞同學弟范鄗鼎敬識於木鐸樓下

二曲集序

自古道學之傳先河後海源流井然其間絕而復續起墜振衰關由天心啓佑實人事有以纘承之紹往緒而廸來茲匪偶然也曩者臨安駱公以命世才來守吾郡惓惓於人心世道之防一日學宮講藝謂諸生日當代有二曲李先生者諸生聞其人

乎余向令盩厔知為理學儒宗執弟子禮師事之今當道介折簡延致毘陵與諸君子修明正學濂洛關閩之盛再復見也已而先生至皐比書院執經問業者雲集毘陵人士無不知為李先生者余是時方釋褐歸里聽其微言緒論欣然嚮往居未幾駱公憂去先生亦歸余亦以赴選入都未

遑卒業歲辛未余奉有視學西秦之

命竊幸典型在望仰止匪遥下車後造廬而請見焉即其氣宇冲和狀貌淵古較之在毘陵時道氣更深爰受其書讀之貫徹本原折衷同異一洗支離蔽錮之習邃然歸於至正益信先生之書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方先生生長西陲崛起於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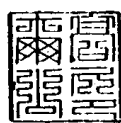
崖寂寞之間不由師資毅然以正學術紹微言為已任其為學也身體力行由下學以漸幾乎上達篤志潛修不求聞譽當路大臣訪知其學行疏薦於

朝屢檄嚴催堅臥不起其高風峻節塵視軒冕屹然有鳳翔千仞之槩跡其道高身隱雅不欲以著述自鳴門人裒輯其所見聞

許若干卷彙而成集其發揚道妙類皆感觸於學者質疑請益之際而於吾郡爲尤詳聞考吾郡之先龜山楊文靖扎學程門歸而講道東南留毘陵十有八載一時名士咸左右之歷元及明絕續不一維東林號稱最盛然黨禍一起諸君子相繼羅織七十餘年斯道失傳學者不復知有身心

性命之理先生起而闡揚先緒炳然日月中天疑者析迷者悟若昏聾之方醒若沉疴之驟起豈非其心源印合上接文靖而下與高顧諸君子後先一轍乎余服膺先生之教已久而又忝司文衡具有表章斯道之責使先生之書不傳則先生之教不顯非所以崇實學示後世也適司訓鄒夫

子由京邸致書亦諄諄以名山著作爲念余因仰承師志割俸付梓用襄盛舉工竣之日將以刊布澤宮風勵後進庶幾關中之士知所景從且使海內之有志斯道者尊所聞行所知由此而進德修業寗有日新上接諸儒之傳遠窺千聖之奧是則先生立言之志也夫

康熙甲戌季夏三秦學使高爾公敬題於
長安官舍

新刻二曲先生集序

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戶之獘興重悟者恥實修重修者罕實悟恥實修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眞知爲騖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探本窮源不可攙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亦商消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庭而千聖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復可問諸儒先補偏救獘之旨亦遂如齊楚秦

晉之分疆別域而不可相藉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寃而終不可相能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獘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　二曲先生崛起道敝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眞居恒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爲眞本體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即朱陸薛王之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并異同之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　先生出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携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　先生之書南北雖傳

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辛未秋今　司寇冨沙鄭公　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己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佐共襄盛舉工始於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以爲二公羽翼之力居多今以　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　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

子莫不恍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是非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日著則 二公闡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事及李氏家乘者見 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輝映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 二公振頹興偷之盛心云

鄠縣受業門人王心敬百拜沐手題

二曲集序

二曲先生之書反身錄梓於學憲泗水許公家長兄輯五重梓於肇慶府署其平日論學之書四方既各梓有專種而少司寇留沙鄭公學憲武進高公仍復彙為二曲全集行世蓋先生之書南北傳布久矣而或者謂先生之論學也立本主盡性守身主循禮致用欲其成己成物至其論讀書又專主反身實踐似先生之學樸且迂於世俗時好習尚或相違焉嗟乎聖賢之學何為者所以學為人也為人之道內之存心外之守身而已推之人欲其同歸於善考之古欲其實獲於己而已今試思立本而非盡性本可得立乎守身而非循禮身可得守乎致用而非己物兼成亦何貴此用者且讀書而不能反身實踐則讀書又奚為豈學專主於記誦詞章供吾輩掇科第希富貴取悅當世而已乎癸未冬

天子西巡詢先生動定論令兩臺徵詣行在欲有諮詢先生堅以疾辭大中丞鄂公遂以反身錄二曲集進

上命詞臣細心看閱一時翰苑諸公進奏云李某反身

錄發明四書之理大指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可爲君子世世可躋唐虞真堪羽翼朱註此書流行有裨

聖治不淺其二曲集亦皆醇正昌明與反身錄相爲表裡至哉斯言先生之書大旨於此可見先生之學其要歸亦於此可知而謂可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比類而觀乎彼以先生之學爲樸爲迂者得毋以世俗口耳之見叅之歟 玏夙佩先生之教讀其書者數十年於茲矣竊有見於先生之學爲孔孟有體有用經

世善俗之學今讀諸公進奏之語深服其見之精卓而得我心之同然也於是附記諸序之末以告吾黨讀先生之書者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冬十月朔日三原李彥玏

重五氏識

小引

吾師二曲先生崛起關中以一身任綱常名教之重繼往開來爲世儒宗海內學士大夫仰若泰山北斗祥麟瑞鳳渴欲覩其言論風旨以當親炙而先生平日講學明道之言散見於同游富平江左山右板行者各自爲種覩彼遺此未窺全豹 小子暐二三同志每思彙輯合刻顧卷帙浩繁爲費不貲茲謬不自度除自新說觀感錄關中書院會約三種乃先生手筆學髓係先生傳心要典不敢妄有芟減其餘學人所

（三百四十五字）

錄先生荅問之語謹撮其要同書牘雜著勒爲斯集庶觀者無望洋之歎而先生言論風旨之槩具是矣言言發於天籟出自性靈不離日用常行洩千古不傳秘竅明眼人觀之當自莫逆於心然觀先生之言固足以淑身心振頹俗抑先生生平足以淑世而振俗者僅言也乎哉有先乎言者矣壁立萬仞之操百世而下聞其風者猶將頑廉懦立矧生同其時乎懿德之好人有同然因好興感毅然思奮則先生扶植世教砥礪名節之功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鄞縣門人王心敬沐手謹識

二曲集目錄

悔過自新說序

鄠余令二曲治先訪賢得李子弱冠潛修聖賢自修即已知其必爲大儒無疑也以處士禮禮之癸巳再游華嶽得一睇塵言娓娓道氣翩翩自先生大人以及擔夫樵子無弗知其躬行實踐學問淵源且共推余物色之先是余知其必爲大儒者茲固人人而皆知爲大儒無疑也今夏杪以悔過自新一冊觀余噫嘻悔過自新則李子所得切實功夫拈以示人不作英雄欺人語也或不無淺近視之以爲悔過自新一

中材能事未必便稱聖修余謂下學上達聖教炳如明德新民初非二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即當以天地萬物爲新以天地萬物爲新即當以天地萬物爲過天一日不新便不能覆便是天過地一日不新便不能載便是地過物一日不新便作腐朽便是萬物之過天地萬物有一日之不新便非位育便是君子而不能致中和之過就一人言之則一身之悔過自新固無窮盡就天地萬物言之則爲天地萬物之悔過自新更無了期孔子五十學易可無大過類氏子克已復禮稱不二過然則志道君子洗心內治痛自刻責者當何如其皇皇也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已之過爲過一已之新爲新悔過自新之時義大矣哉先儒有言滿街都是聖人余謂滿街能悔過自新安見滿街之不可爲聖人又云箇箇人心有仲尼余謂箇箇能悔過自新安見箇箇之不可爲仲尼此誠李子窮年所得切實功夫舍是而尚頓悟墮野狐禪聚猻神化虛譚性命不過英雄欺人語李子之所不道余之所不願聞余故叙巳知其爲大儒無疑也

橫渠涇野而後道不在茲乎

順治歲在彖兆涒灘瓜月之朔前令盩厔十罪翁友人樊嶷謹題

小引

余小子童年喪怙三黨無依加以屢罹變故飢寒坎壈動與死鄰既失蒙養之益又乏受學之資由是耳目所逮罔非俗物薰炙漸久心志頗移有百惑以叢身無一善而可錄負天地生成之德孤慈親家門之望每一念及憫然自失茲幸天誘厥衷靜中有悟謹識其意於册仍引證以前言往行聊代韋弦私用儆醒既已失之於始猶僕慎之於終雖不克盡人道於垂髫之前庶或脫禽獸之歸於弱冠之後云爾同志

者雖無過可悔亦不妨更勉之

多慙夫李顒

二曲集卷之一

悔過自新說

盩厔李顒中孚著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

其所爲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然雖淪於小人禽獸之域而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顧人自信不及故輕棄之耳辟如明鏡蔽於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於糞坑而寶氣未嘗不存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光體寶氣自爾如初矣何嘗有少損哉

世固有抱美質而不肯進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棄迨其後雖明見有善可遷有義可徙必

且自諉曰吾業已如此矣雖復修善人誰我諒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間耳苟向來所爲是禽獸從今一旦改圖卽爲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從今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當此之際不惟親戚愛我友朋敬我一切人服我卽天地鬼神亦且憐我而佑我矣然則自諉自棄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

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止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妄用功不襍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淺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疑者曰六經四書卷帙浩繁其中精義難可殫述悔過自新寧足括其微與也殊不知易著風雷之勇書垂不吝之文詩歌維新之什春秋微顯闡幽以至於禮之所以閑樂之所以淑孔曰勿憚曾曰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

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問青囊皆前聖已效之方而傳之以救萬世之病非欲於病除之外別有所增益也曰經書垂訓實具修齊治平之理豈專爲一身一心悔過自新而已乎愚謂天子能悔過自新則君極建而天下以之平諸侯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舉統攝焉

教人須從咽喉處下刀學問須從肯綮處着力悔過

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已苟眞
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天地間道理有前聖偶見不及而後聖始拈出者有
賢人或見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
便修證斯已耳亏固庸人也懵弗知學且孤苦顚
頓備歷窮愁於夙夜寐且苦揆精研中忽見得此
說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他故敢揭之
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猶惡貧女
之布而甘自凍者也

前輩云人生仕宦大都不過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
千載不朽愚謂舍悔過自新必不能立身亦非所
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達福善禍淫之理每畧躬行而貪冥福動謂
祈請醮謝可以獲福無量殊不知天地所最愛者
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積善之家也人苟能
悔過於明則明無人非悔過於幽則幽無鬼責從
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則必浩然於天壤之內可
以上荅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吾之德性欲圖所以新之此際機權一毫不容旁貸
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辟如飲水冷煖自知久之德
充於內光輝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
用功全在自已策勵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
者復其故之謂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沈朝而升
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若於本體之
外欲有所增加以爲新是喜新好異者之爲而非
聖人之所謂新矣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
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卽是過卽當悔而去之苟有
一息稍涉於懈卽非新卽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
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
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
懈而後已蓋人之所造淺深不同故其爲過亦巨
細各異揆而剔之存乎其人於以誕登聖域斯無
難矣
衆見之過猶易懲艾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

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護之意以為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慎獨要焉

幾者事之微而吉凶之所由以肇端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無祇悔也吾儕欲悔過自新當以顏氏為法

吾儕既留意此學復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為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着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見人靜坐便以為善學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不靜極則不能超悟況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至精不能剖析豈平日一向紛營者所可辨也

悔過自新此為中材言之也而即為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諸過皆起於一心直下便剗却根源故其為力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積久靜極明生亦成了手但其為力也難蓋上根之人頓悟頓修名為解悟中材之人漸修漸悟名為證悟吾人但期於悟無期於頓可矣

聖人之學下學上達其始不外動靜云為日用平常之事而其究則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苟有纖微之過尚留方寸則性必無由以盡性既不能盡則命亦無由以至而其去聖功遠矣故必悔之又悔新而又新以至於盡性至命而後可

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

新之不已庶幾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晝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為肖子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賢聖將來在冥漠為神明豈不快哉

昔人云堯舜而知其聖非聖也是則堯舜未嘗自以為無過也禹見囚下車而泣是則禹未嘗自以為無過也湯改過不吝以放桀為慙德是則湯未嘗自以為無過也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敬几銘牖周公破斧缺斨孔子五十學易是則文武周孔並未嘗自以為無過也等而上之陽愆陰伏旱乾水溢

卽天地亦必且不見以爲無過也然而兩儀無心卽置勿論至於諸聖固各有其悔過自新之旨焉但聖人之悔過處及其自新處與凡人自不同耳葢必至於無一念之不純於理無一息之或間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必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維愚夫婦有可循高之至於神聖不能外此悔過自新之學所爲括精粗兼大小該本末徹終始而一以貫之者歟

○三百四十九字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欲結黨取洮西之地康定中聞范文正公仲淹爲陝西帥遂上書條陳兵務仲淹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質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乎中庸一編授焉先生乃大感歸讀之遂翻然志於道然未知所從入溺於釋老者累年後悟其非始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請與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上蔡先生少博洽見程子於扶溝從受學詩次舉書史無遺失程子曰賢記憶何多也抑亦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懇汗浹背面發赤因請爲學之要程子告以靜坐於是遂時時靜坐又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今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先生曰

○三百五十二字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程子喜而告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

晦菴先生初年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某年十五六時留心於釋蓋嘗師其人尊其道而篤好之年二十四始見延平李先生言及學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自此悔悟力改無復向來病痛矣

草廬先生五歲日誦數千言夜讀書達旦母憂其勞過節膏火調適之先生伺母寢輒篝燈誦習遂博通經傳行省椽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問經傳奧義服之太息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不可測也所著易春秋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精明簡潔而禮纂言於禮學爲尤功晚歲頗悔悟遂專以尊德性爲主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爲學之本其言

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大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武侯亦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

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

敬軒先生初欲以詩文鳴世後從魏范二公講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嘗曰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舊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絶之又曰一毫省察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愼

近溪先生年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不當埋沒於舉業自棄厥身於是一意以正學自任一日讀敬軒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舊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

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是時如大夢得醒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後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先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倦而目不瞑擾擾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湧言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陽明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

南瑞泉大吉守紹興時從學陽明先生時時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陽明曰何過瑞泉歷數其事陽明曰吾言之矣瑞泉曰何言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陽明曰良知非是我言瑞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陽明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瑞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陽明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點之落自難任腳此

正入聖之機也勉之瑞泉拜謝由是得學問致力肯綮處

董蘿石渓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日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陽明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陽明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泰曰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

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陽明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晩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傴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

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自是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而乃以吾爲苦耶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

楊庭顯少精悍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

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即夢寐中怨艾深切至於感泣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㢑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其自刻責者類非形見獨發明以示戒檢身嚴而安所止取善博而知所擇人患忿懥則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則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庭顯曰肯甚不然吾改之耳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牀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究成佳士

徐庶少好任俠擊劍嘗乘忿殺人白堊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位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其

止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諸葛亮相友善俱爲一時名士

周處性兇狠縱情肆慾州里患之一日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久之不出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厲志好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期年州府交辟卒爲節義名臣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濁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

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
人而吾曹乃多以一眚自棄惜哉

二曲集卷之一終

學髓序

盩厔李先生之振絕學於關中也不肯耳耳其名蕤
如焉炙其範玉如焉醇如焉紬其論議各如淵如焉
宎叜如焉而復日如月如焉於爍哉其殆橫渠先生
恭定公後一人耶戊申夏先生至同不肯耳追隨於
廣成觀復追隨於合章子之書室首請朝聞夕死之
義先生開示大指鞭策篤摯且曰年踰半百不急了
當心性終日沉酣糟粕中究於自心何得爾時茲然
自失根見先生之晚而先生亦不以不肖爲弗可語

遂以學髓見示學髓者先生口授合章子以切要之
旨而合章子手錄者也讀之戚戚於心亦手錄而歸
未幾偶繙學蔀通辨疑團四起狐猾弗入適承先生
遠詢近修之況輒狂妄請質朱陸異同及陽明先生
晚年歸陸之說先生復札娓娓近千言大抵謂誠得
本體循下學之規由階級而進則龍侍御聖學十二
關亦可借以收攝保任若學證不徹性地即闢理道
做工夫總是門外帳煮空鐺耳將何成耶又曰行年
如許未必再如許不但文章功名至此莽不得即目

下種種見解果終靠得否耶須常自覷自認自覓主宰旣而先生再至吾同細加翘誨兼示以全體大用之學不肖珥於是怳然汗下始知先生之學以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爲明本始以紫陽先生之道問學爲做工夫脈絡原自井然私心妄生枝節今試取聖經一章詳加翫味平也治也齊也修也正也誠也而必先致知是知之必先致也審矣致良知之說有漏義乎物格而后知至是物無格之之功則知之必不至也又審矣誠正修齊治平於何措手道問學之說有

漏義乎先生獨探奧秘勘破朱陸兩氏補偏救弊之苦心而一以貫之滴骨之血一口道盡有功於斯道有功於天下萬世豈尠小哉學髓之旨蓋專爲合章子及不肖珥下針砭觀年踰半百及行年如許之言可以會矣合章子不忍秘之枕中刊公同志不肖珥因述述悟之關賴先生惓惓開發者如此其欲立欲達之心蓋廓乎無垠哉嗟夫人誠致力於斯髓也庶骨遍靈矣

教下生張珥題

序

余之獲久侍盩厔李先生也實自今日始乃余之深知盩厔李先生也非自今日始蓋自十年前族姪客盩邑備傳邑有李夫子者幼孤無師自奮自立其志以萬物爲一身萬世爲一世任道擔當風力甚勁其學以會衆理一天人內外兼盡無所不徹爲實際上自當道諸公紳衿哲士下至農工商賈見童走卒賢愚共仰遠邇翕推余聞之心肅神往亟欲就正顧年衰多疾跋涉爲艱郵簡請教往返有年毎以不獲同

堂覿面爲憾丁未春先生東遊太華余喜之如狂遂偕二三同志拜見未幾別去夢寐不忘友人省菴王君與先生合志同方素稱莫逆今夏偕合章白君蕭車奉迎比至多士擁侍請益踵接志淹博者則以淹博質志經濟者則以經濟質先生爲之衷經史之謬酌事機之宜聆者震慄踴躍自謂有得然急末緩本是講學之膚非學之骨也旣而志道德者以進修質先生諄諄廸以懲忿窒慾窮理集義譬有存省有養瞬息有考程聆者戚戚戚然動於中自謂得所從入

然治病於標可謂得學之骨非學之髓也最後曰君以向上一機請先生欣然告以安身立命之旨脫去支離直探原本言約而道大詞顯而理精白君題曰學髓誠哉其爲學髓也隨付梓以廣其傳學者誠斂華就實惟髓是急得其髓則骨自健膚自豐無所往而不可否則膚骨雖或無恙而元髓不充盧扁將望而却走矣恐未見其能濟也余故亟序之以爲多士諗

同堤枕流居士王四服題

序

先伯兄嘗受學于少墟馮子故余自髫年即聞有所謂正學者輒私竊嚮往顧汩于俗學苦無從入荏苒積習祇是舊人魚魚鹿鹿徒增老大之悲茲幸天假良緣得拜見二曲李先生乃始抉秘密藏而剖示之有圖有言揭出本來面目直提簡易盡撤支離之障恍若迷津得渡夢境乍覺者先生無隱之教有造之德天高地厚何日忘之時六月六日也越翼日叩以下手功夫先生又爲之圖列其程序次其說反覆辨論極其詳明惟恐或于他岐始信先儒所謂有眞師友乃有眞口訣也此千聖絕響之傳余何敢私故梓之以公同志

同州白煥彩識

二曲集卷之二

學髓

二曲先生口授

同州教下生白煥彩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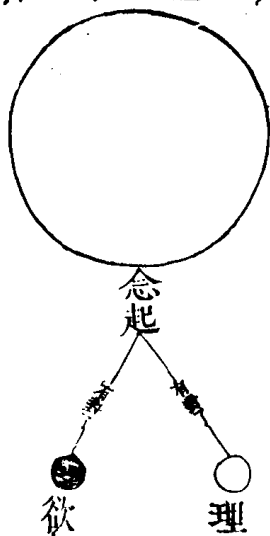
同州　門人馬　棫

李士儐

馬逢年

馬棫土

蒲城縣門人甯維垣仝校

無聲無臭廓然無對　有意為善雖善亦私

寂而能照應而恒寂　隨境遷轉自岐本真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生時一物不曾帶來惟是此來死時一物不能帶去惟是此去故學人終日孜孜惟事此為人生第一要務動作食息造次顛沛一注乎此而深造之以求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安此謂之安身立此謂之立命

目賴此而明耳賴此而聰足賴此而重手賴此而恭四端五常三百三千經綸參贊賴此以為本本苟不立徒以意見擬議彷迹摹倣則襲之與集行之與由毫釐之分天淵之謬

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時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

問此不過一己之靈原何以塞天地貫古今曰通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皆此靈原之實際也非此靈原無以見天地萬物上下古今非天地萬物上下古今亦無以見此靈原是以語大語小莫載莫破

人人具有此靈原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亦惟

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之耳曰知後何如曰知後則返於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知體本全不全不足以爲知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知見相一立執着未化終屬半鏡

一內外融微顯已應非後未應非先活潑潑地本自周圓有所起伏自窒大全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若無故起念便是無風興波即所起皆善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可則可法事業

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無事有爲之爲君子不與也

無念之念乃爲正念至一無二不與物對此之謂止此之謂至善念起而後有理欲之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正與邪對人禽之關於是乎判所貴乎學者在愼幾微之發嚴理欲之辨存理克欲克而又克以至於無欲之可克存而又存以至於無理之可存欲理兩忘纖念不起猶鏡之照不迎不隨夫是之謂絕學夫是之謂大德敦化

問遷轉由境遠而不見安有遷轉曰若要不見除非世上無境自己無目學問之道正要遇境徵心心起即境起境在即心在心境渾融方是實際

境不止於聲色貨利凡人情之逆順世路之夷險窮通得喪毀譽壽殀皆境也一有所動皆欲也自岐自離愈趨愈遠不遠而復足稱大勇

當下便是不學不慮無思無爲一用安排即成乖違是自梏眞趣自死生機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順此生機方是活人日

充月著完其分量方是人中之人立人達人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於千萬人由一方以至於千萬方使生機在在流貫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虛　明　寂　定

此神明

昧爽香　雞鳴平旦與此相近起而應事易於散亂先坐一炷以凝之

齋戒其德之靜坐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急坐一炷以續夜氣

要務也

戌亥香　日間語默動靜或清濁相乘須坐一炷以驗之果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

問得力之要曰其靜乎曰學須該動靜偏靜恐流於禪曰學固該動靜而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動而不妄昔羅盱江揭萬物一體之旨門人謂如此恐流於兼愛羅曰子恐乎吾亦恐也心尚殘忍恐無愛之可流今吾輩思慮紛拏亦恐無靜之可流

新建論動靜合一此蓋就已成言方學之始便欲動靜合一猶未馴之鷹輒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即新建之盛德大業亦得力於龍場之三載靜坐

靜何可忽也

然則程必以香何也曰鄉懷俗度對香便別限之一炷以維坐性亦猶猢猻之樹狂牛之栓耳曰每日三坐不亦多乎曰吾人自少至長全副精神俱用在外每日動多於靜今欲追復元始須且矯偏救弊靜多於動庶有入機三度之坐蓋爲有事不得坐及無坐性者立若夜能持久則不在此限

水澂則珠自現心澂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爲基三炷爲程齋戒爲功夫虛明寂定爲本面靜而虛明

寂定是謂未發之中動而虛明寂定是謂中節之和時時返觀時時體驗一時如此便是一時的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聖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聖人終其身常常如此緝熙不斷則全是聖人與天爲一矣齋者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或靜或動覺有一念之不如此便是不齊即齊之使齊戒者防非止惡肅然警惕之謂也終日乾乾保攝乎此而已矣此外種種才技凡可以震世耀俗而垂休聲於無窮者皆枝此戕此之賊也夫我則不

暇

問虛明寂定之景若何曰即此是景更有何景虛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嶽則幾矣然亦就景言景耳若著於景則必認識神爲本面障緣益甚本覺益昧

問醒時注意本眞亦覺有此趣夢裏未免散亂奈何曰夢裏散亂還是醒不凝一醒果凝一自然無夢即夢亦不至散亂

寐時漫無主張死時又將何如寐爲小死死爲大死

不能了小死何以了大死故必醒如此寐亦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存順沒寧是善吾生者正所以善吾死也

歲月易過富貴如電吾身尚非吾有身以外何者是吾之有須及時自策自勵自作主宰屏緣滌慮獨覿本眞毋出入毋動搖毋昏昧毋倚落湛湛澂澂內外無物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此一念萬年之眞面目也至此則無聖凡可言無生死可了先覺之覺後覺覺此也六經之經後世經此也大學之致知致此也中庸之愼獨愼此也論語之時學習學習乎此也孟子之必有事有事乎此也以至濂溪之立極程門之識仁朱之主敬窮理陸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甘泉之認無非恢復乎此也外此而言學即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籍是名玩物著述積案充棟是名喪志總之爲天刑之民隱弊也久矣

問心何以有出入曰心無出入有出有入者妄也須令內緣不出外緣不入不爲窮通得喪毀譽生死

所動搖時振時惺不使懈惰因循生昏昧不倚見聞覺知不落方所思想始可言心

二曲集卷之二終

跋

余以性命大事就正於二曲李先生已三莅二曲矣似有醒發終未了徹友人白含章氏學邃識淵近以年追進暮於斯益切切焉遂同泌党生惟學肅迎先生先生高蹈有年而淑世覺人之念未嘗少懈故不憚跋涉比至遠邇名流咸顒然景忘貴忘年一時爭趨其門博辯者訥倨傲者恭朝夕寅侍先生爲之剖惑析疑令人惕然深省如涂溟瀛海莫窺其際精快之語各有紀錄學髓一編尤爲秘要啓人心之固有闡昔儒所未發洵正學之奧樞羣經之血髓也非超然神悟其孰能與于此自君契若宿習珍惜槧鋟用廣於世俾同志者獲睹是編渙然怡然憬悟斯旨嘉惠之功不亦宏且多乎余竊嘆服迴不揆蕪陋敬跋數語以誌始末云

灞城王化泰跋

兩庠彙語序

大道之在兩間也如日月之經天不可一息之或蝕焉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息之或壅焉故有斯道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堯舜禹湯開其傳伊關濂洛衍其秘賢聖相承心源遞印無非爲天下萬世存此幾希一脉耳第人心易於汩沒即讀書道古者窮年呫嗶祇不過爲青紫之階而於先聖先賢之精意不啻塵土視之糟粕棄之關中二曲先生力學多年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太府駱公前令盩厔躬詣其廬見風雨不蔽德容道氣皇而知爲隱君子公餘之暇輒就正辨論焉蕭芝蘭同室自爾芬芳氣洽也今守毘陵先生賁然玉及大道之南非特一邦之幸余小子司鐸郡庠愚陋何知太府駱公命傳集多士於明倫堂彙講先生之言以正心術勵躬行爲要而下手處在靜則涵養動則省察一時搢紳暨弟子員環堵而聽猶聾者忽聞鐘鼓之聲盲者忽睹五彩之華也無不歡忻暢悅如夢斯覺夫道必講而後明固已第學者必身體力行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不然聆其言而不返之於身則今日一堂論辨過此以往安知不内戰於背欲外戰於芬華乎於先生諄諄面命之旨太府駱公傳集之雅意何當焉蘭陵陸生篤信人也隨錄其言付之剞劂由此刋布海内共知正心術勵躬行爲入門第一義將見斯道如日月之經天焉江河之行地焉先生之言在一時先生之功在萬世不甚弘鉅也哉

背

康熙辛亥仲春之吉金沙王遒題於蘭陵荒署

二曲集卷之五

常州府武進縣兩庠彙語

門人　吳發祥　陸士楷　仝錄
教授王　遒　教諭王　瑛　仝校

先生曰明倫堂爲設教之地教化必自學校始未有教化不行於學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談義理惟在明此心體此理人人有此心即

有此理自聖賢以至愚夫愚婦此心同此理同譬如眼中黑白古人見是白的今人亦見是白的黑白何嘗以古今異可見心理同然古今一轍但古人之學多爲已今人之學多爲人夫子教子夏所以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立心上辨別爲已之學事事從自已身心上體認絕無一毫外炫爲人之學不但趨名趨利爲聖賢所棄即聰明才辨無一可恃故聖門如子貢夫子不取而獨取顏子顏子何等聰明夫子只取他不

遷怒不貳過蓋顔子一味爲己只在心地上用功故也人能從爲己上用功不論貧稟高下個個可造到聖賢地位故顔子而下如曾子得之於魯子夏得之於篤信是已爲己之學不過明此心體此理修此身此心未發之前要涵養既發之後要省察總不外日用常行綱常倫理間隨時隨處體認而已夫子說三畏說九思中庸說戒懼愼獨孟子說求放心總是令人收拾身心不致放逸此便是聖賢爲己根本古人學知求本父兄相戒子弟相

規只在此處別無他道今人教子弟自六七歲讀書時惟是富貴利達子弟自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外的種子故朝夕所從事者名利而已與人會聚言及名利則欣悅言及修己治人不以爲迂則以爲異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功名却不知功名二字今人亦多認錯了所謂功名者有功於一方有功於天下有功於萬世如伊周孔孟得志則經綸參贊兼善天下不得志則紹前啓後兼善萬世自然天下頌之後世

傳之不求名而名自隨如形之必有影是有功即有名也而今童子進學舉人登第只知肥身家保妻子謂之富貴則可謂之功名則未也若謂眞正學問即功名已落第二意了人要明心見性本源澄徹此心凝然不動常變如一不豫期功名而時至事起隨感而應功自建名自立故求功名者須以道德爲本社稷生靈爲念否則富貴未必得而此心先亾此心既亾多一富貴則反受一富貴之累然此非讀書人之咎亦學術不明勢使然也爲

今日計惟在明學術學術明則人才興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翔洽矣

或言及異端先生曰端字亦須體認吾人發端起念之初其端果仁果義果禮果智此是正念此便是心術端此便是端人正士否則便是邪念便是心術不端便非端人正士即此便是大異端不待從事於楊墨釋老而後爲異端也

座中偶言及鷄鳴章先生曰昔滿侍郎求教於伊川先生先生並無他說只令在鷄鳴而起時辨別爲

善爲利俱在此處葢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也潘諫然拜謝而去終身佩服不忘今農工商賈求利原以養衣食士爲四民之首當正誼明道表正四民乃汲汲於利反更甚若輩其有閉戸讀書鷄鳴吟誦人人便欽其篤志稱其好學卻不知彼終日揣摸者全在富貴利達起心結念滿腑成一利團如此爲學卽終日懸梁刺骨囊螢映雪忘食忘寢亦總是孜孜爲利與大舜分途者也卽學富二酉文工一世占狀頭躋顯要適足以爲濟惡之資而已故發端起念之初不可以不察也學者愼諸

問學問之要全在涵養省察當何如先生曰也須先識頭腦否則涵養是涵養箇甚麽省察是省察箇甚麽若識頭腦涵養涵養乎此也省察省察乎此也時時操存時時提撕忙時自不至於逐物閒時自不至於着空

敢問如何是頭腦先生曰而今問我者是誰在座聞之咸言下頓豁相與嘆曰先生一言之下令人如

還故鄉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也

先生曰成始成終不外一敬敬之一字是聖賢徹上徹下的工夫自灑掃應對以至察物明倫經天緯地總只在此是絕大功業出於絕小一心

又曰爲學不要騖高遠但從淺近做起手足耳目神明之符也須是整頓精神中惺惺足重手恭視明聽聰對境不遷歛之又歛以至於無時無事之不歛如是則吾身之官器治萬物之官器亦治吾身之性情和萬物之性情亦和所謂修身立命成已成物一貫之道也故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

問官器之治性情之和在已一身何以便至萬物之官器性情亦治亦和先生曰禮記一部開卷第一義便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而論語之稱安人安百姓以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莫不本於修已之敬葢已身莊敬不肆儼然人望而畏之黙有以律其驕肆多矣已身安定和平人對之則鄙吝自消是不言而飲人以和鮮有不和者矣此所謂正已而物正一正百正一了百了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亦應矣乃位育參贊之實際也夫何疑

問鷄鳴平旦此裏亦覺淸楚一與物接未免隨境紛馳奈何先生曰當境紛馳時能知紛馳卽不紛馳矣

問入門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裏論學本無定法亦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人自求入門自圖下手耳日學人若知自求入門自能下手則何敢過問以滋煩聒先生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

人開講泛論只要各人廻光返照自覔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定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譬猶所患在虛寒教以服溫補之劑若卽以此槩投之強壯之人悞人不淺

先生曰人之病痛各別或在聲色或在貨利或在名高一切勝心妬心慳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種種受病不一而足須是自克自治自復其元苟所病不除卽終日講究祇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個病人可慨也已

先生曰孔顏思孟及宋之濂洛關閩明之河會姚涇俱是醫人的名醫五經四書及諸儒語錄俱是醫人的良方乃吾人自少至長終日讀其方祇藉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實未嘗以之按方服劑自療其病豈不辜負明醫立方之初心

問學問之要在於自治其病何如但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病去之外可遂無進步乎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夫以文王之聖猶稱望道未見尼父論學

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二聖之心卽堯舜猶病之心也若文王尼父自以爲已見已能便是自畫便是大病惟見而不自以爲見能而不自以爲能乾乾惕厲日進不已此二聖之病病所以卒能無病也

先生言已又喟然曰吾人諸病猶易拔除惟葛藤好名之病病在膏肓卒未易除衆請其故先生曰不講學者可無論已乃有挺身號招名爲講學者及察其實仍舊只是掣章句論書旨如此只是講書

非講學也即眞正不泥章句不滯故紙能以理道爲務則又舍目前各人進步之實茫不究心往往言太極談理性辨朱陸異同指陽明近禪葛葛藤藤惟鼓唇吻此其一病也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爲大病此病不除即謹言愼行終日冰兢自始至終毫無破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根畢生澆灌培養的是棘蓁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盧扁之所望而卻走者也

府學博請問陽明良知之說何如先生曰此千載絕學也然則人疑其近禪何也先生曰此不知者之言也天若無日月則遍地咸昏暗安得出作入息人若無良知則滿身成僵屍安能視聽言動自已一生大主宰抵死不認支離纏繞摹擬倣效於外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騎驢覓驢可哀也已

問致良知三字洩千載不傳之秘然終不免諸儒紛紛之議何也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則文字知見義襲於外原不曾鞭辟着裏眞參實悟一則自逞意見立異好高標榜門戶求伸已說二者之謬其蔽則均若眞正實做工夫的人則不如是譬猶嬰兒中路失母一旦得見方刻刻依依之不暇又何暇搖唇鼓舌妄生異同也

一友問君子欲訥於言章先生嘆曰君子二字要看惟君子方訥於言而敏於行否則敏於言而訥於行矣世之無志於學者固勿論已即號爲有志者亦往往辯論有餘而實體不足是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間而已申公有言爲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今爲學亦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誠能于四書中着着寔寔力行一二言即終身無議論無著述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論辨雖精撰著雖富不過巧言而已夫巧言亂德學人所當痛戒也

問承先生微切之誨今後當勵志躬行杜門杜口不敢徒講先生曰人患不着實躬行誠肯着實躬行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神情娓娓日精日進不講則自作自輟率意冥行辟猶杜門安坐之人終日

講盡無窮路程而自身却依然在家如故此則可羞可戒若啓程就途不詳講路程而曰貴行不貴講未有不北轅南轍入海而上太行者也

問靜坐所以收斂此虛靈也而一念省存隨一念逐外柰何先生曰此切問也然亦無他捷法惟有隨逐隨覺隨覺隨斂而已久則自寂自定靜坐時如此紛擾繁冗時亦如此矣譬猶濁水求澄初時猶濁既而清濁各半久則澄澈如鏡自無纖塵

問隨逐隨覺隨斂猶從流遡源也不知可於未

流時得其主宰自不至逐否先生曰亦無他法只是要主靜靜極明生無事時自不起念有事時自不逐物如明鏡如止水終日鑑而未嘗馳常寂而常定安安而不遷百慮而一致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矣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彫是也

岳華山先生問天命之性三教同否先生曰同而異在天爲於穆不已之命人稟之爲純粹至善之性直覷原本不落思想不墮方所以臻無聲無臭之妙是則同持之以戒愼濟之以窮理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立大本綸大經叅贊位育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異而異矣以彼其叅實悟其有見處非不皎潔而達之於用猶無星之戥無寸之尺七倒八顛廻視儒者眞實作用何啻霄壤

熊別駕見堂聯有學以致道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語因以致道爲問先生曰性本人人各具之性則道爲人人當由之道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得而私也然人人當由而人人不能盡由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能率其性所固有由其日用之所當然如堯之允執舜之精一禹之祇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皆是也後之學者誠能如羣聖已然之效而率之由之尊所聞行所知見羣聖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始也就其效先覺之所爲而若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終也自返自照自成

自謚乃各人自致其各人當由之道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乎何有若執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致之是義襲於外也是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也其摹擬倣傚畔援欣羨之私中心不勝憧憧乃行仁義者之所爲而非由仁義之實際也

二曲集卷之三終

靖江語要序

從來政治之得失世運之盛衰未有不與學術人心相推挽者也稽自漢唐而下以逮今日當定鼎之時多資禦侮之才而垂拱之後必重循良之吏凡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治之首務而師帥一方者每以講學興行爲念一遇倡道崇修之儒不啻式廬而請益且執贄而師事之于頽風流俗之下令人知尊先聖之宗風而復三代之盛治非務求之主所欲股肱賴之而寤寐不遑者歟 二曲李先生關中鉅儒也不屑章句之學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已任一時賢士大夫無不翕然宗之當事欲疏薦於

朝辭不就道足以康濟天下而其志終不欲以功名之士自期是先生之素矢也郡守駱大人令二曲時簿書之暇必造廬晤對以諮所學凡天德王道修已治人之事罔不日相摩切務體之于心而達之於政不徒托諸空言而後已蓋公之居官不以材揞而以學問所蘊之區惟孳孳以講學興行是亟而先生方存省一室位育人寰與之相得益彰豈非欲藉先生宏

廸之力上以翔洽治化下以振興末俗也乎及公守毘陵復欲以先生之學惠敷南國折簡相邀紛佩遠出斯道一燈幾遍大江南北邦人之幸也明倫鐘鼓啓發多方環擁而觀聽者得其片詞隻語莫不頓生覺悟咸謂人心之陷溺由於教化之陵夷今日非公之雅意興學何以致先生發蒙振聵木鐸江區俾後輩如夢初覺如饑得食也哉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矻矻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匏瓜無問縫掖今公獨以文學與吏治匪特此邦之幸而天下之幸也升

堂開示之餘間有隨侍精舍詢疑辨難諸語并彙而梓之附於諸刻之末以見學術人心無在不足以關於政治云耳

旹

康熙辛亥仲春旣望閩中鄭重題於驥沙公署

靖江語要序

靖江語要者吾師李二曲先生應靖邑鄭令君及袁學博先生之聘以答多士請也令君政崇風教雅意學校聞先生闡道毘陵遂與袁先生具舟肅迎爲多士開示津要先生在郡具悉令君與袁先生之賢力疾以赴至則請益踵接各質所疑先生隨叩而鳴人遂其欲語多不具錄姑錄其要以誌靖邑一時之盛云

旹

康熙辛亥春仲旣望

晉陵門人陸士楷謹識

二曲集卷之四

靖江語要

晉陵門人　吳發育　尤　霞
　　　　　張允復　朱士峻　全錄
　　　　　　　　　鄒隆祚
　　　　　　　　　羊　球

先生曰吾之教人使其鞭心返觀重本輕末久則自覺意思安閒襟懷瀟灑一切外物自不入慮問據先生所言不惟富貴利達區區浮名是末即文章功業亦莫非末也然富貴利達浮名末視之可也乃文章功業可盡廢乎先生曰曷嘗欲其盡廢顧

為學先要識本誠識其本而本之本既得則末自盛譬之於水水惟其有源自然混混時出流於巴蜀則為岷江流於豫章則為九江流於金山則為鎮江流於滄溟則為東海隨所在而名之源初不知也吾人學苟知本實體於躬則為道德而不知所謂道德也宣之於言則為文章初非有心於文章也見之於事則為功業初非有心於功業也不幸值變則為氣節初非有心於氣節也亦猶水之隨在得名不期然而然耳若舍本趨末專意文章則神思所注止知有文章是本為文章所汨矣志在功業者所急惟在功業遇之則意氣飛揚矜功恃業不遇則精神消沮垂首喪氣甚至所志不展蘊之於胸不勝技癢作祟不淺氣節亦然蓋志在氣節則必以客氣為氣節其害事尤復不淺凡此者皆由無本故耳甚矣學貴敦本也敢問本先生曰即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靈明是也此之謂天下之大本立者立此而已無他肫肫此即肫肫無他淵淵此即淵淵無他浩浩此即浩浩時出

者由此而時出也朝聞者聞此也夕死而可者既覿本面一證永證一了百了生順死安無復餘憾也

問性善之說諸家紛紛敢質諸先生先生曰子七歲時早已念過定說矣何又疑曰某七歲時所念者不過是三字經何曾見定說先生曰三字經開章第一句便云人之初性本善此非定說乎曰三字經雖有此言然性本善之說終覺茫然先生曰其未發也冲漠無朕萬善同涵發而見於外也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隨感而見一一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此非性之本善而何然則夫子謂相近何也先生曰性本不可以近遠論相近者就稟質而言也性雖無不善而稟質有純駁其純者清明融粹於本原之善毫無蔽昧駁則拘於形氣之私於是乎發於外者有善有不善矣然雖或有不善其於本然之初猶爲相近逮牽於情感發於將勢展轉反覆不啻倍蓰人以其倍蓰也遂疑有生之初便有不善誤矣曰近有講學者專主性善言

及於氣質便以爲非然乎先生曰言性而含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何從而見如眼之視此氣也而視必明乃性之善耳之聽此氣也而聽必聰乃性之善手之執此氣也而手必恭乃性之善足之運此氣也而足必重乃性之善以至於百凡應感皆氣也應感而感盡其道非性之本善而能之乎若無此氣性雖善亦何從見其善也善乎程子之言性也曰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論氣不論性則不全此紛紛之折衷也曰陽明無善無惡之旨諸儒終不謂然何也先生曰此諸儒文字知見學不洞其大也所見者形而下其形而上者原未之深究也性本沖漠無朕不可以善言凡言善者皆就其繼之者而名也若論無聲無臭之本善猶不可以強名況惡乎故無善之善乃爲至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陽明立言之本意也

問中庸以何爲要先生曰愼獨因請示愼之之功先生曰子且勿求知愼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愼可得而言矣曰誰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

也先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卽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孟子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愼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敬畏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顚沛死生患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愼

問朱陸異同先生曰陸之敎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

在儒中最爲儆切令人於言下爽暢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實極便初學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於世教人心不可以輕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謂善學也然辯朱辯陸論同論異皆是替古人耽憂今且不必論異同於朱陸須先論異同於自巳試反巳自勘平日起心動念及所言所行與所讀書中之言同耶異耶同則便是學問路上人尊朱抑陸亦可取陸舍朱亦可異則尊朱抑陸亦不

是取陸舍朱亦不是只管自巳莫管別人

問思慮起滅不定奈何先生曰無主故也有主則奴僕咸就約束問如何是主曰惺惺一念是也能常惺惺無事時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事至則隨感而應思其所當思自不妄思慮其所當慮自無襍慮蓋賊盜竊發多乘夜半太陽一出而屏跡匿影之不暇又何敢肆

先生曰學苟眞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即從此收攝保任勿致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此境對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曰不改其樂皆是此等景況也問如何操存方克臻此先生曰只是要敬敬則內外澄徹自無物欲之累高明廣大之域自不難致曰如斯而已乎先生曰學者胸中能有此景況不發則已發則自無不善遇親自能孝遇兄自能弟當惻隱時自惻隱當羞惡時自羞惡當辭讓時自辭讓當是非時自知是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經綸酬酢變通夫焉

有所倚

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語乃用功之要也學須從此下手始得力

又曰莊敬靜默整頓威儀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愼之愼之

問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昏昏昧昧未免無從下手

先生曰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固不可靜坐而先橫一理欲之辯於胸中亦不可心齋有云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姿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此神聖之所以經綸變化而無窮也

問無思無慮之旨與中庸愼思洪範之睿思以至曾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言未免二致先生曰此心空洞無物便是道人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非無思無慮而何愼思睿思及思之又思之言正思此無思無慮之實勿致疑且易言何思何慮又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即

此擬議豈非思慮而其究仍歸於無思無慮故曰思盡還源性體常任但恐思之不精耳又曰禮云儼若思者儼然若思而實無思不起意不逐物内外澄湛而實無一物之或遺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大本達道同體異名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機通身是眼十目十手猶其末也人盡而天全朝聞之夕死可矣

先生曰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夫物亦有然者矣是故學問得力之要莫要於靜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詹阜民請教象山令其閉目靜坐阜民靜處者一月往見象山象山目逆而笑曰此理已顯也問何以知之曰瞻之眸子而已問道果在邇乎象山曰萬善皆是物也葉元吉應貢抵京聞鼓聲而有契通身汗出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梭山見季聞風震窗響亦憬然有悟由諸子觀之學須以悟爲得否則道理從聞見而入皆古董填塞以障靈原者也又曰若只要議論明快娛目賞心以圖傳遠則

罄南山之竹亦書不盡苟眞正切己實做一兩字猶不勝用那消許多

先生曰邇來講學者頗有其人道其明矣乎而不知其憂方大也往往講之以口而實未嘗驗之於身逞臆見爭門戶秪以增勝心此亦通人之通患也昔有衆將爭談殺賊之畧一將獨否或詰其故答曰諸君以口殺賊不才要以手殺賊斯言可爲吾曹羨鑒

二曲集卷之四終

錫山語要

毘陵門人徐　超　仝錄
張濬生

無錫吳令君郝學博素重風教康熙辛亥仲春朔具啓迎先生爲多士發明心要次晨舟發是晚抵邑初三日大會於明倫堂紳衿庶民環聽者千餘人先生告衆曰不肖幼孤失學昏庸罔似祇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十餘年來偶爲一二先達謬垂許可此

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晉陵爲人才之藪文獻甲天下不肖方洗心滌慮傾懷承教之不暇又何敢妄有論說以寘衆聽惟是東林書院一事不可以不商竊念斯地之有東林猶新安之有紫陽南康之有白鹿南嶽之有嶽麓四書院並爲宇內不朽名區所以考德問業以存吾道之羊者也今三書院之在彼處者地方以時修葺學會相沿不替獨斯區非復疇昔之舊講會亦寥落無聞愚竊傷之區區輒不自揆欲望地方諸君子相與圖之以紹前徽俾前哲已墜之緒絕而復續亦諸君子正大光明之美舉生平不朽之快事也

東林諸君子之在當時不恤譏毀力肩正學道德風節表正海內雖一時不幸厄於群小然光彩煥發流馨無窮千秋萬禩傳爲美談廉頑立懦之功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士人立身無論顯晦俱要有補於時在位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上在野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

問格物先生曰格物二字諸說紛紛猶若聚訟吾人生於其後不妨就養之所近取益不必屋上起屋再添葛藤

格物猶言窮理也物格知至理已明也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皆當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審詣循序漸進本立然後家國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則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何繇近道

格物首要格爲物不貳之物此物格則大本立從而漸及於家國天下之物方不外本內末游衍馳騖

格之之方須先掃除廓清不使塵情客氣意見才識一毫牽滯於胸中夫然後學問思辯務使精神志慮全副盡歸之理路掃除廓清果力則脫洒極而性光自朗學問思辯果殷則研幾透而全體具呈到此田地如麻木者甦醉夢者醒始悟我之所以爲我惟此一知天賦本面一朝頓豁此聖胎也戒愼恐懼保而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萬物皆備於我苟一物不格則一物不備矣故君子

於學也隱而幽獨危微之介顯而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古今致治機猷君子小人情僞及禮樂兵刑賦役農屯皆當一一究極而可效諸用夫是之謂大人之學蓋大人所期原自與小人異小人於稼圃之外無復關懷大人則志在天下國家苟一物不格則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此不學無術寇相之所以見誚於張公也

然則一一究極非務於外乎曰非然也致知以格物格物以致知蓋莫非良知之用也

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鬬富徒雜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弘景之以一事不知爲耻是名玩物知是則丧志愈甚去道愈遠矣此等駁雜之弊學人所當深戒

日月易邁人壽不常倏而靑顏倏而白髮此智者悲寸陰之易去楊億哭老年之不逮也念及於此眞可慄骨宜自覷自認自覓主宰稍涉依違大事去矣必聯五七同志朝夕聚首交務互勵振委靡因循之氣堅果確奮迅之心時時打點刻刻鞭策力到功深豁

然烱悟如此則形骸耳目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渾是一團天理可以達天可以補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在乾坤謂之肖子在宇宙謂之完人今日在名教謂之賢聖將來在冥漠謂之神明方不枉活人一場也

問易先生曰不知又問先生曰不知其人固問不已先生曰子之問易也何爲曰易乃經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經中之要也何爲曰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則子之治易也爲諸名公而治易非爲己而

治易也不爲已而治易則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討者乃欲解衆人之所不能解發衆人之所不能發誇精鬬奥作一場話說而已此其爲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可謂太勞已

聞先生亦嘗著易說及象數蠡測今乃云云何也先生曰此不肖既往之祟也往者血氣用事學無要領凡讀書談經每欲勝人以爲經莫精於易於是疲精役慮終日窮弦索大務欲知人所不知一與人談輒逞已見以傾衆聽後染危疾卧床不談易者半載一

息僅存所可以倚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其餘種種理象繁說俱屬葛藤無一可倚自是閉口結舌對人不復語及蓋以易固學者之所當務而其當務之急或更有切於此也

曰據先生所云則易遂可以不治乎先生曰易何可以不治也特治有急於此者不可以不之先也曰然則所謂先者安在先生曰吾人爲學自有次序今於四書之顯且易者尚未能躬行實踐其萬一又安敢貪高慕遠過用其心於晦且難者乎其人嘿然

先生語已又不欲重違其意則詔之曰吾爲子試言易之大旨可乎其人欣然拱聽先生又詔之曰吾子姑且靜坐片晌良久先生告曰今且不必求易於易而且求易於已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

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險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已而不在易矣吾子其果信然乎其人大喜再拜而謝又問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先生笑曰此又是葛藤適區區所言猶未之鞭辟深體而復拈章引句縱發明得極其精妙亦與吾子切已要務有何交涉夫用九不過是體乾乾之六爻不言吉而此獨言吉蓋必無首迺吉天德不

可爲首故也以此知人固貴有善尤貴不自有其善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學易之三昧也

先生深懲末俗展轉於語言文字支離蔽錮故其論學因病發藥隨說隨掃戒超等毋得竊錄蓋恐一落言詮咸以知解承而不以實體得也錫山之行庠中及東林書院講論娓娓答問不倦聞者莫不踴躍惜哉俱未之記也　郝元公先生索以付梓超等牀無以應不得已聊錄數則以復掛一漏萬超滌等之罪也夫超滌等之罪也夫

毘陵門人徐超 張滌生沐手謹識

康熙辛亥春仲五日

二曲集卷之五終

傳心錄序

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心也心之所以為心以其虛靈不昧備四端而兼萬善也無人不具無時不然推之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愚之所以愚不肖之所以不肖繞於是焉分之故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亦惟全其心之所同不至於自昧其靈自趨於愚不肖之歸而已然而未易言也蓋必有傳而後學可得而言有學而後心可得而言昔人所謂有眞師友然後

有眞口訣是也楷生也鈍自舞象時蒙家嚴口授以曾大父聚岡公大父鳳台公家訓諄諄以治心為務自是雖頗知所嚮而鞭策無人作輟乘之荏苒虛度祗是舊人辛亥春始獲受學於吾師二曲先生之門晨夕趨侍解惑啓蔽叨益良多而大要歸於治心楷聞之如飲瓊露不覺神思融暢曉使非彼蒼默佑得聞心要則虛此生矣今師範日遠就正無從謹述其槩題曰傳心錄以見儀範雖遠而心範則存尊所聞行所知庶為無負否則門日侍函丈亦何益哉吾儕勗諸

昔

康熙辛亥清和朔晉陵門人陸士楷介侯氏拜題於

居敬堂

二曲集卷之六

傳心錄

晉陵門人陸士楷手錄

楷問心先生曰無心曰心果可以無乎曰行乎其所無事則無矣其未發也虛而靜其感而通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非無心而何

又曰洪範皇極之敷言吾人宜默存深體如無偏無陂蕩蕩平平等語可謂至言中懷如此便是心得

其平世運如此便是世得其平

又曰道理本是平常此心惟貴平常若厭平常而好高奇即此便是勝心便是心不得其平善乎羅惟德之言曰聖人者常人而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安心者也

問心體本然旣聞命矣養之之功奈何先生曰終日乾乾收攝保任屏緣息慮一切放下令此心湛然若止水朗然如明鏡則幾矣

先生每言學須着裏敢問如何是裏先生曰裏也者對外而言也為學所以自盡其心自復其性非以炫彩矜名也須是刊落聲華潛體密詣纔有一毫露聰明逞修能之意便是表暴便是務外務外則心勞日拙縱使行誼超卓亦總是因人起見本實先撥天機絕矣烏足言學

然則着裏之學當如何下手先生曰別無他法各從自己病痛上着工夫務令病去則本體自全自古聖賢未嘗於本體外有所增益也如所病不除雖終日講究總是閒圖度終日祇修總是不貼切故

悔過自新乃為學入門第一義於此若忽則其所不忽者可知矣

請問自新之功當從何處着力先生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騖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須整頓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動並須體察必使言無妄發行無妄動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廣衆之中表裏精粗無一或苟明可以對人對天幽可以質鬼質神如是則潔淨透脫始可言功

敢問下學立心之始當以何者爲主先生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的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當下發憤捹一箇你死我活實實下一番苦工猶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不敢稍懈雖隱微幽獨無人指視而在我一念之知好知惡知是知非炯然於心目即十目十手萬耳萬目之指示莫過於此豈可悠忽塵度姑息自恕

問爲己之學固得聞所未聞矣安身立命法可得聞乎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二語實爲用工之要務期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誠能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聞心無他念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潔潔淨淨灑灑脫脫此即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勿先講論以滋葛藤勿先著書以妨實詣勿執臆見於門面上爭閒氣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則身安命立天賦之本然復矣

先生云爲學必先立志請問吾人立志當何如先生曰立志當做天地間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爲前古後今着力擔當這一條大擔子自奮自力在一方思超出一方在天下思超出天下今學術久晦人失其心闡而明之不容少緩當與一二同心共肩斯事闡揚光大衍斯脉於天壤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直與泰山高則位育參贊事業當不藉區區權勢而立矣

家嚴問如某等日暮途窮凡聰明才辨事業文章覺與我本來真性皆無干涉稱此眼光未落時必如何策勵臨時方不散亂先生曰年登七旬便稱古稀矧幾八旬尤爲稀少縱生平著述絕世聰明過人聲名溢四海勳業超古今至此總與性命毫無干涉毫無可倚若不着意究心晝夜深體大事臨期悔恨何及爲今之計力將從前種種牽纏盡情擺脫如魚鳥之脫網羅鹿麋之離陷穽尋一安身立命歸原結果之處此[illegible]此中一念之炯炯者是也時時返照刻刻打點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

前不知有人後不知有物惟知有此而已一意凝此萬慮俱寂力到功深豁然頓契又須急急收攝愈沈愈寂以至於一念不起鬼神莫測中獨惺惺寸絲不掛如秋陽如江漢天機任運內外不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感長者鍼芥之投骨肉至愛率爾狂談洩盡秘密可謂直吐心血惟願勸諸骨髓千萬努力無更因循稍涉依違大事去矣急急

二曲集卷之六終

識言

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欲爲明體適用之學須讀明體適用之書未有不讀明體適用之書而可以明體適用者也珥生也鄙幼梏制舉長逐風塵於風雲月露之外茫不知學問爲何事戊申夏獲見盩厔李先生始知學問之實始悔從前荏苒積習虛度半生自是痛自淬礪一惟先生之傳是體是遵茲先生東遊太華因便過珥竊喜如狂遂館先生於家塾晨夕參究因獲聞所未聞郡人士亦聞風爭造咸質所

疑先生隨資開發諄懇不倦其接人有數等中年以後惟教以返觀默識潛心性命中年以前則殷殷以明體適用爲言大約謂明體而不適用失之腐適用而不明體失之霸腐與霸非所以言學也珥因請明體適用當讀之宜先生遂慨然告語珥謹載筆而臚列之用以自勗並爲同臭味者勗皆

康熙八年巳酉十月十四日午時也

敦菴張珥謹識

二曲集卷之七

體用全學

二曲先生口授　　左輔張珥手錄

明體類

象山集

先生在宋儒中横發直指一洗諸儒之陋議論剴爽令人當下心豁目明簡易直捷孟氏之後僅見今其書具存然學者第讀其年譜語錄及書答可也

陽明集

象山雖云單傳直指然於本體猶引而不發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載不傳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徹本面愚夫愚婦咸可循之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其書如年譜傳習錄尊經閣記博約說諸序及答人論學尺牘句句痛快字字感發當視如食飲裘葛規矩準繩可也

龍谿集

集凡二十卷皆發明良知之蘊宏暢精透闡發無餘可謂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後有作者不可尚矣然讀之亦須挈其要如往來寧國水西諸會語及書答每日當讀一過以豁心目若夫記序等作未免時有出入姑闕之

近溪集

近溪先生之學肫懇篤摯日精日進可謂大而化矣眞近代第一了手人也其集發明經書要旨處娓娓千言掃去世儒蹊徑初學讀之驟難契入姑閣陶石簣所纂要語可也

慈湖集

慈湖楊敬仲之學直挈心宗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在宋儒中可謂傑出人多以近禪訾之先生之學豈眞禪耶明眼人當自辨之

白沙集

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見之詞翰從容清適可以覩其養矣出辭氣遠鄙倍其先生之謂乎讀其集令人心融神怡如坐春風中氣質不覺爲之默化

右數書明體中之明體也

二程全書

二程中興吾道其功不在禹下其書訂於朱子之手最為精密此孔孟正派也

朱子語類大全

訂偏釐弊折衷百氏巨細精粗無一或遺集諸儒之大成為萬世之宗師讀其書味其學誠格物窮理之權衡也第卷凡百餘初學驟難徧覽先讀錄要然後漸及可也

朱子文集大全

溫醇典雅議論精密而奏議數十篇尤見天德王道之學

吳康齋集

康齋養本中庸用功刻苦其所著日錄專以戒怒懲忿消磨氣習為言最切於學者日用

薛敬軒讀書錄

讀書錄效橫渠讀書之法隨得隨錄而成切近精純篤實輝光之學也無論知學者不忍釋手即絕不信學者覽之未有不肅然收斂鞭辟近裏者也

胡敬齋集

先生學重躬行以敬而入言論篤樸粹乎無瑕初學所當服膺也

羅整菴困知記

辨吾儒異端真似是非之分不遺餘力衞道之嚴足見良工苦心

呂涇野語錄

當嘉隆間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末流之弊高者言無知慧者言歸寂守程朱之說卓然不變者在南惟整菴在北惟先生而已先生生平不為宏闊高遠之論其言布帛菽粟其文藹若穆若有德者之言風味自別共二十七卷馮恭定修之畢侍御表之學者不可不置之案頭此外如二程張朱抄釋亦時有精到之語要在覽者之善擇也

馮少墟集

先生與曹真予鄒南皐焦弱侯高景逸楊復所同時開堂會講領袖斯文然諸老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惟先生嚴毅中正一遵程朱家法集凡二十二卷如辨學錄發明儒佛之分疑思錄剖晰四書之蘊講學說做人說序記書牘咸足以堅學人之志定末流之趨凡人賤近而貴遠吾及於先生未免東家丘視之可慨也

右明體中之功夫也

自象山以至慈湖之書闡明心性和盤傾出熟讀

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後日閱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以盡下學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由現在以全源頭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始成實際

鄒東郭集　王心齋集　錢緒山集　薛中離集
耿天臺集　呂氏呻吟語　辛復元集　魏莊渠集
周海門集

以上諸集純駁相間舍短取長以備參攷

適用類

大學衍義

真文忠公取經史要語勒成斯編誠吾人修己治人之蓍蔡治天下國家之律令格式也本之則治違之則亂然止於修身齊家而止其意以爲人君苟能修身齊家國與天下之治由斯而推之耳

衍義補

丘文莊公集古今經制之要而斷以己意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事事足法言言可行精研

熟玩因時損益有志經國執此以往可也

文獻通考

江西馬貴與著元儒也當元時義不輕出折衷於古今朝典以成此書上至天官輿地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曆數士卒典籍無不條晰

呂氏實政錄

寧陵呂新吾先生著此老卓識諳練經濟實學也在世儒中最爲適用實政錄皆其所經歷者學人無志於當世則已苟有志於用世則此書

必不可一日無

衡門芹　經世石畫

辛復元修中有確論可備採擇

經世挈要

屯田水利鹽政以及國計選將練兵車制火攻

無不挈其要

武備志

凡八十冊古今戰陣機關備著兵書觀登壇必

究加詳而孫子吳子暨紀効新書練兵事實尤

爲兵學之要

經世之法莫難於用兵俄頃之間勝敗分焉

非可以湯嘗試也今學者無志於當世固無

論矣即有志當世往往於兵機多不致意以

爲兵非儒者所事然則武侯之偉略陽明之

武功非耶學者於此苟能深討細究而有得

焉則異日當機應變作用必有可觀

經世八編

凡二十套惟馮應京實用編鄧元錫函史下編

可備參攷其餘勿覽

資治通鑑綱目大全

凡二十套乃格物之淵藪與以治亂之成案也

宜恒玩之論其世以熟吾之識

大明會典

明已亾矣典則在也雖時異世殊然朝政之所

關故事之所詳學者安可不知

歷代名臣奏議

學人貴識時務奏議皆識一時之務者也當熟

玩之以爲奏記之助

右自衍義以至奏議等書皆適用之書也噫

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康濟時艱眞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已

律令

律令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

未之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夫豈無謂而云然乎

農政全書　水利全書　泰西水法　地理險要

以上數種咸經濟所關宜一一潛心然讀書易變通難趙括能讀父書究竟何補實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豈古板書生所能辦乎噫

○七十字

二曲集卷之七終

識言

夫讀書之法前賢亦有目次矣然或博而不要或要而不醇何也書多而學人文人其所讀者殊也客歲戊申瓊受學於吾師二曲先生始略聞大本所在未遑言及讀書也己酉十月師復來遊太華往返兩經荒郡瓊肅奉起居間頗有請問然皆因瓊施教亦未遑言讀書也洎是月十五日應瓊挈兒襄以侍蒙師垂慈慨然呼襄而命之曰小子可教也爾瓊執筆口授讀書次第若干款出辭成經口占如流令瓊筆

○三百二十九字

筆不暇泚手不得輟傾刻間長翰數紙立滿瓊錄畢凝神覆省由小學漸入大學自經理以及文史步步有正鵠書書有論斷真入聖之正門爲學之上路也踏破鐵鞵不過去來人何處覓此門與此路乎此等書程自童蒙以至大人皆不外此學人據此固無偏駁支離之弊文人據此亦自無風雲月露之習矣過此以往又有全體大用之目授瓊襄附可諦傳之以爲書程合璧

同州門人李士瓊文伯謹題

二曲集卷之八

讀書次第

二曲先生口授　同州門人李士瓚手錄

小學

小學一書朱文公裒古今嘉言善行以爲後生作聖之基也易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益王道莫急於教人而養正莫先於童蒙使蒙時養之不得其正及其既長將責之以向上之事何可得乎故子弟須於小學熟讀力踐以

爲大成之基本然中間多引四書五經之語未免重複且多古禮及難字不便童習宜撮其要並童蒙須知同讀可也

近思錄

近思錄朱文公與呂成公類萃濂洛之精而成者也初學宜時閱之以爲格物致知之階

四書蒙引

晉江蔡虛齋著兢兢焉惟文公之訓是遵頗便初學此外如淺說存疑微言直解明白正大可

備參閱

四書疑思錄

凡四卷長安馮恭定公著

四書因問

高陵呂文簡公著

右二書爲德業而作非復制舉之故套也爽快明晰最爲儆策學者宜致意焉

禮記大全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則禮爲初學入德之門不

可以不先之者也中間雖多漢儒附會然曲禮檀弓學記表記坊記儒行樂記等篇多粹語至論宜日讀一過以薰心元儒吳草廬纂要一書熟讀成誦尤佳

禮記疏

觀集註頗詳治禮者不可無然多汗漫瑣冗節讀之可也

周禮註疏

周禮一書乃周公經國之遠猷萬世制治之良

規也王莽假之而篡漢荆公膠之而禍宋後人遂以周禮為諱豈真知周禮者哉近代柯尚遷舒國裳咸諄諄發明魏莊渠尤三致意焉其註皆可觀也

儀禮註疏

儀禮十七篇最切於日用乃禮中之經也雖時異世殊難以盡遵然斟酌損益隨時變化可也

儀禮經傳通解

士生於三代之後欲見三代以前禮儀賴有儀

禮一書而禮記乃其傳也後人以禮記列於學官而儀禮遂置之不講古禮之不盡復也有由矣宋慶元間朱文公先生嘗欲表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累疏請於朝開局編纂會學禁大作不果門人黃勉齋成其志而附以秦漢以來史典之有及於禮者於其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去取精嚴所宜深究

文公家禮儀節

丘瓊山增損文公原書而成者也詳明可閱

四禮翼

呂新吾著最切日用

詩經大全

詩雖可興然古人之治詩如今人之肄曲被之管絃發之聲音有高下抑揚清濁疾徐之節令人聽之心爽神怡渢渢乎有入不自覺其變也今人則執冊板誦即老師宿儒亦漠焉無動矧初學乎今雖不能盡如古法亦須從容玩味抑揚頓挫庶涵育薰陶養成德性

詩經註疏

醇駁相間要在讀者之善擇

書經大全

惜無折衷亦在讀者之善擇

春秋大全

無折衷

春秋左氏傳

左氏一書春秋之全案也治春秋而不先讀左氏猶斷獄訟而不用兩造未有能得其情者也

先讀何解後讀杜註

春秋穀梁傳

穀梁赤著

春秋公羊傳

公羊高著

右二傳皆爲解經而作經學之入門也然多穿鑿公羊解尤甚

春秋胡氏傳

朱紹興間胡文定公著明暢剴切議論英發誠

經學之粹者也過於諸家遠矣然中間亦多有爲而發讀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啖氏傳

四傳而外惟此乃得肯綮此外如陸氏趙氏亦多可取

周易大全

惜無折衷

周易古今文全書

文雖浩汗然須閱之以盡古今之變

周易程氏傳

程傳義理淵深辭旨高古誠易學之楷模也

易經本義

朱文公先生著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是解遵程而輔以卜筮之義

謹按漢晉以還說易者無慮數十百家獨荀爽鄭元何晏王弼王肅等九家爲最著然皆舉一廢百各執一察以自好宋儒則程伊川主理而將失之鑿楊誠齋優程而中多牽合近代惟鄧徵君元錫

易繹宏暢精深發昔人所未發此外如孫淮海易譚辛天齋易象歸元亦各有透髓之見要之亦未免束於教而易象則幾微矣若夫剖象外之藴斷卦畫之隱還當以來註備參考來本蜀人西蜀自楊子雲薛翁以來世傳象數之學來生於其鄉當隆萬間絕意軒冕入求溪萬山中研精殫思幾三十年而後有悟於錯綜之旨勒爲一註共十六卷其序文高自標謝學者驟覽之未免河漢其言然去短集長是在讀者之自酌雖然造化混沌而後

開闢晦塞而後文明是故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義憶斯其爲天根乎吾人須是洗心藏密深造默成其於易也始庶幾乎

五經繹

鄧潛谷著思深識正粹然自成一家

九經解

郝京山著闡古今拘曲之見妙發心得過於諸家遠矣

資治通鑑胡氏註

經既治可以觀史矣觀史須先觀編年而編年莫詳於司馬氏通鑑上下數千年治亂興亾之迹爛若指掌又得天台胡三省爲之註有評有駁誠編年之折衷也

宋元通鑑

武進薛方山著於宋元事迹最詳此外如李燾長編紀事本末等書不閱可也

皇明憲章錄

先是廣東陳建有皇明通紀一書久已行世然蕪穢不倫識者病之薛方山於是撰憲章錄大書特書粹然一歸於正始自明祖終於正德十六年若夫正德以後則有沈氏嘉隆聞見記此二書於明事頗挈其要他若吾學編皇明大政記續藏書勿覽

函史上編

凡四十冊鄧元錫著約二十一史而成之者也學者讀編年之後固宜讀史以盡其詳然歷代正史簡帙浩繁難以徧覽惟此編提綱挈微誠

史學之要删也宜留意焉

函史下編

上自天官曆法下自賦役漕屯援古證今靡不折衷經世者之所不能外也

八大家文鈔

史既通可以肆文矣文自先秦兩漢之外莫雄於韓昌黎柳柳州歐陽子三蘇王荆公曾南豐然八家全集未能徧讀惟文鈔乃歸安茅鹿門選去取甚精宜熟讀之以暢其筆

皇明十大家文選

明人李北地首以古文辭爲多士倡繼其後者如李滄溟王元美汪道昆黃淳陽王陽明王愼中茅鹿門王維楨唐荊川等咸錦心繡口旗鼓中原然惟北地之文雄渾古勁陽明之文明暢爽豁荊川之文清明俊潔使於諷誦俶不可不知也

右經史文乃學人之急務有餘力則老莊管韓檀子鴻烈等集或冊一披覽以廣其識可

也地理書惟大明一統誌寰宇通記於郡邑形勢戶口錢糧驛遞列周詳宜購之以備參閱又有廣輿記皇輿圖職方考鏡然終不若一統誌之詳甚勿觀覽以分精力

康熙八年十月十五日辰時錄

二曲集卷之八終

二曲集卷之九

東行述

門人趙之俊述

丁未春先生餞邑侯駱公赴京師始東行登華嶽先生性不喜遊足未嘗踰邑境是時因餞駱侯東行始爲華麓之勝駱侯者浙人涖邑有異政尊賢敬士詳見河汾賞發之養賢記中故先生遠送之先是蒲城有高士省庵王翁者耄而篤志數就先生質所學至是復詣盩厔盤桓者二旬歸而偕党

兩一王思若白含章奉候先生於同蒲党爲少墟先生及門年踰八旬樂善不倦王高尚其志坦夷樸濟有陶靖節之風白博洽群籍爲月旦所崇重咸稱先生心契於是過党齋王園及白氏軒白貯書數屋先生覽而樂之抽所未見借之以西

戊申夏四月含章省庵肅醴幣歸党生惟學奉迓

十九日惟學至盩厔拜呈書贊

二十四日先生徘徊妣墓泣奠告行

二十五日別姊乃發晚宿興平之定村明日迂道詣

茂陵遂次畢郢

詣茂陵謁漢武帝也又東五十里至畢郢謁周文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塚

二十七日次涇干之尾村會逸士王爾德

逸士介絜有守數詣盩厔先生念其年逼桑榆恐難再覯故往會之逸士喜甚請曰敝邑士人斗仰先生久矣曩有託先生姓字寓茲古刹行詐者敝邑至今以爲談柄願先生少留以慰衆望先生以旅次疲劇辭焉逸士追隨遠送至高陵之北境而別

二十八日至下邽謁寇萊公祠弔其遺址

二十九日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時有邑紳索雲老王伯仁等諸公刺見啓延先生俱不報謁辭之

五月初二日抵車都省庵預治靜室以俟先生館焉晉謁者無虛日室隘不能容乃假他氏空舍之宏敞者棲之先生爲之發明固有之良與醒人心大約謂此良昭昭於心目之間蔽之不能昧攪之不能亂減之無所損增之無所益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同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順而行之便是天則不必支離葛藤義襲於外舍眞求假空自擔閣

又曰此固有之良本自炯炯本是廣大妄念一起便成昏隘然光明廣大之實未嘗不存要在時覺時惕致愼幾微

一友謂連日深荷先生之誨頗知打點身心自尋歸結先生曰言歸結歸結是徹所志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富貴利達之念乘間發生不知不覺漸爲轉移日復一日大負初心須是勇猛省克拔去病根

俾心若死灰不致緣境出入方有實際昔姑蘇有盛寅者人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旦夢有客急欲用椒啓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咎責豈吾義利有不明耶何以有此夢亟整衣冠而坐數日猶不釋然噫人能若此用功何患無歸結也

是時在侍諸友有自多其知者則廸之以忘知有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友談鋒甚暢論辯泉湧先生憮然歎曰嘿而存之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到審訥不能出口時幾是有進若神馳於舌恐

非所謂衆允之學也其友慚謝先生在車都不惟
士友因感生奮多所興起卽農商工賈亦環覩竊
聽精神躍勃有農民李正父祖三世從事白蓮教
正遵其教戒葷酒虔焚修者已歷數十載先是奉
旨厲禁與端里鄰恐禍連保伍相與力勸力攻正惟
刑戮是甘終不少變至是有感卽日對衆焚毀經
像飲酒開葷幡然歸正闔里醵酒相慶傳爲美談
同蒲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嘉之
十七日先生乘同之戸軍里館於白君書屋是日也

車都士民擁車瞻送李正等追隨至同之白君書
屋再拜垂流而別先生在白君書屋焚香默坐暱
對僧綿閉扃謝客客弗止也白君乃延客別館晨
起入揖相與會會時不遽與之談必坐久氣定心
澄方從容商量所疑意懇旨暢詞平氣和士之承
謦欬者各聲聲有當於心者儒馬翁遂年輩或年
踰古稀或壽㕰八旬咸甘心北面焉
六月初九日先生遊州城東關之廣成觀郡紳張褎
陵諱珥李淮安諱子燮等執刺來會

張李俱世家蓄書甚富延先生臨觀先生例不履
顯達之門辭之城東有廣成觀幽邃甲一郡張邀
先生避暑於中於是士紳聞風爭造雖少長叢雜
而規模靜定天時酷熱渾若涼爽
會問或謂聖人本是生知衆人止是學知稟來便
不同先生言衆人俱是生知聖人方是學知稟來
箇箇同咸訝其言先生曰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
赤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
之眞知日在人心敢問此知衆人與聖人同耶否

耶咸曰同曰敢問此知學之而然耶抑不學而然
耶曰此原不待學而然曰然則此非生知而何非
稟來箇箇之皆同乎聖人肯學所以兢業保任能
全此知是以謂之聖衆人不肯學所以隨起隨滅
自負其知是以謂之凡是聖凡之分在學與不學
之分非知之有分稟來之原不同也
或又言聖賢之道不外孝弟事親從兄莫非實學
舍此無學可言曰能孝能弟固是實學然此能孝
能弟之端從何而發滿孝滿弟之量賴何而克待

父兄而可以言事言從有時離父兄之側則將何
若有父兄而善事善從是學無父無兄又將何巻
或無以對先生曰聖賢之道雖不外於孝弟而知
孝知弟則必有其源源濬則千流萬派時出無窮萬
善猶裕知孝弟乎故不待勉於孝遇父自能孝不
待勉於弟遇兄自能弟存則或事或從自然盡道
亡則立身行道大孝顯親隨在是心隨在是學等
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非春則安得萬
紫千紅非識東風面又安知萬紫千紅之總是春

也
是夕乘京坤成閣樹烏時鳴清風徐來相與默坐
久之先生因詢曰此際俱各神閒氣定沖融和平
不審各人胸中自覺何若襄陵云此際殊覺輕活
暢適生意勃發清明洞達了無一物先生莞然首
肯曰惟願無忘此際心
一時之清明無物便是一時之仁體呈露趂此一
時之清明延之時時皆然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
月成年綿綿密密渾然罔間徹始徹終表裏湛瑩

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illegible]
是天機可以達天可以補天矣珍重珍重毋自辜
負
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明日觀於河遂歸廣
成觀
同州距朝邑僅舍恭簡公祠在焉故先生特往拜
謁至次日邑南諸同志及學博劉先生咸來見且
東請俱辭遂臨河觀渡而歸
十八日觀蓮於九龍池晚抵沙苑

九龍池在東城南十里蓮花盛開李淮安因邀先
生臨觀是日環池人士先期集候叩學質疑先生
隨資開發脫去見聞聽之者骨悚神怡喜溢顏面
薄暮將別咸慫惥李公挽留而沙苑馬立若馬仲
任等力請之西臨是晚遂抵沙苑
至白君居有三路一由七里村一由鋼堤一由沙
苑先是沙苑人日望先生之至馬仲任等合人偵
候筮之其兆爲大過咸喜曰大過大者過也大人
必過無疑至是馬族生倡二十餘人接見羅坐榻

傍剪燭請教夜分就寢

十九日謁馬二岑先生祠閱遺集

二岑先生爲大學士文莊公之從孫兵憲之冢嗣明末建書院開講倡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後宦山東死於國難大忠大節人共追慕先生拜其遺像

從先生長子馬稶土索其遺集覽焉

稶土致審於經書同異之辨先生爲之逐段析疑

旣而問六經大旨先生默然示之以寂稶土頓醒

拜謝或詰其故稶土曰無聲無臭六經之所以出

亦六經之所以歸也在座諸君咸請開示先生爲之直指大本令各反身潛體洞識眞我諸拘方守轍炫文飾義者莫不如寐獲覺盤桓數日而西稶土郎席賦詩三章以誌感

其一

天地無終極大道日蓁莽鄒魯不復作千古惊令想嗟吾關中士絕學嗣遺往横渠啓趙宋高陵復振響長安少墟翁芳躅爲世仰誰能嗣徽音復使斯道晃夫子特地起天授非人強與徹危微機探穴千聖期從茲盤屋功直駕姚江爽

其二

人爲萬物靈靈者詎形骸大立小不奪此語良不乖天清夜月明纖翳何容排所以陽明子良知探聖涯此理固非誣何事獨塵埋上下千載間師也豁其霾願言誨無倦先覺迪吾儕

其三

十年勞夢想神交仰山斗投契斯須間此遇良非偶所恨多聞濶親炙苦未久白駒不少停空谷頓成叟

何以慰吾情相對一杯酒後會諒無遐跼蹐徒搔首

二十七日歸於白君書屋立若仲任稶土等隨侍

明日李習之王思若張襄陵王盛伯等王爾時從容商議朝夕不輟先生丘隴興思歸心頗亟衆弗能留肅觴奉餞李孝廉李淮安等聞之傍晚馳二十里渡淮來送

七月初六日先生別歸

別之時諸老依依相戀有泣下者王省庵寧惟垣等遣送其僕王珉泣不自勝遂偕白僕執御以西

初八日至高陵謁呂涇野先生祠次於涇干之文塔寺

塔在涇野先生祠之西二十五里爲關中第一勝槩故過而陟眺適高陵于翁憩息大雄殿邀見先生即具衣冠趨迎曰此必盩厔李先生也不才方擬入冬造訪不意邂逅於此此中大有機緣殆天作之合也亟絜館安置披瀝衷悰

初九日兩邑名流聞之者咸來拜謁盤桓塔下禪師琳巖亦環覲傾聽歎未曾有一士酷好內典細質

所疑先生一一響答凡楞嚴圓覺心經壇經涅槃止觀廣錄宗鏡錄大慧中峯諸語錄要旨及三藏中眞似是非之辨咸爲指出既而喟然嘆曰吾儒之道至簡至易至平至實反而求之自有所得故不必借津竺乾索之無何有之鄉空虛莽蕩究無當於天下國家也遂作別衆苦留爲之再宿而行

十一日下午抵咸陽北郭學博湯君諱日躋聞先生過大喜亟延以館纔苦留不可

十二日至興平甯維垣別去

是行也先生偶患痢維垣追隨調侍至是別焉先生既歸語僕以諸君高誼俾於是述厥始末如左蓋先生素未遠行茲其發軔故謹誌之吾輩其尚堅乃志一乃心服膺所聞不以合離生作輟庶無負先生跋涉之意云

康熙七年秋仲朔日述

念二曲先生書牘

吾見先生其人矣式金式玉吾聞先生之語矣切性切身果然朱李之儔展矣周程之侶豈因慱雅徒步西征爲述典刑甘心北面恨三偏之爲害常憶格言愧四勿之未能每思德範而今而後舍舊從新雖云年老力衰何憚朝聞夕死立名朝必於文藝崇德惟在於躬修荷實行之無稱奚餘能之足羡端有兩大日行與言出聲則循理而談衆趾則擇方而蹈一言之舛尚憂見惜於先生一事之違豈可使聞於夫子

但恐一朝而奮時久而遷若非竪誠以當前何以淑身於去後以故書玆揭牖用代嚴師坐起常觀庶幾身無妄動朝昏時誦庶可曰無妄言嗚呼千載篤生學公匪易若欲遽臻乎賢哲其將能乎一言旣出反汗實難雖欲自處於不才不可得也爰公同志共勵克終時康熙戊申孟秋之十九日也

二曲先生盩厔人諱顒其人則矩方規圓因物而付其學則天通地徹隨扣而鳴窮則可以善身達則可以淑世斯文之寄其在斯乎不肖年久耳香名每以修阻不得從遊爲恨幸自含章社丈於今歲五月間安車迎至道遂以東豈含章閔近世學之不講又憐人之不能盡涉長途就有道欲以先生公之吾儕使府左之人共沾化雨乎甚盛衆也可以鼓舞人心矣故一時有志之士多就之者僕不自揣亦徒步拜訪適先生素昔與談性命之學者蒲城王省齋兄又迎之去意者省齋復閔其鄉之若而癡如年者並以近涉五六十里爲苦故欲使其藉便見先生同登覺路亦如含章之公先生於府左意乎於戲省齋含章俱

可以爲難矣是時余以未見先生愁如調饑無何先生自蒲返年復訪諸党孝子兩一兒之齋亦先生之故人也生談竟日至是始了夙心仍復候之王思若會丈國中以思若前有字來達不肖於國中相會蓋先生與思若彼此以品德相欽重爲數百里神交寸書相往復者有年余之知先生也實以思若故雖見諸兩一於此復趣其命且不負思若成就不才之雅意也凡三謁矣自此之後幾於自廢遂愀然思更舊轍至六月終先生又以拜恭簡公墓兼晤余妹丈李

河濱復有朝邑之行道經晉州縉紳諸公皆迎閱序友之前未識先生者咸於茲以瞻藉輝光張襄陵李文伯尤稱某道報篤及旋前茲之相從者族尊丑若族弟仲任復藉先生遊滮池之便邀至莊鄉鄉之士請先生者十之八九襄宗則少長不遺一人其擬投轄爲十日之留時先生適感風邪欲歸調攝俯信宿即返含章之舍矣余堅以未知先生之鳳駕宴起未及一送爲悵也去後前言書牘

門人馬逢年謹書　時年七十三

南行述序

鄠二曲先生江南之行鄠學徒張仁覆執御以從歸而備述所至見聞之詳及門二三子皆謂之簡策矣旣而駱公外艱讀禮之餘有事襄鹿旅次遇士大夫多詢及先生緣是有感因憶先生羈寓毘陵日雖偭憂居弗獲日侍几杖而動靜語默未嘗不日有所聞遂詮次其槩爲道南後紀并慕眷孫容也先生所撰毘陵盛事鄠致泰中後紀云者蓋以龜山昔嘗自洛而南闡道毘陵越數百年而後復得先生自秦而南闡道毘陵先後一揆所關匪尠而盛事云者見毘陵諸君子懿德之好盡簪之殷在近世實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也二編及初譜南行之詳亦云備矣顧各自爲書覽者弗便茲故挈要就簡合併歸一統名南行述與東行述庶稱合璧云

鄠縣門人王心敬沐手百拜識

二曲集卷之十

南行述

鄠縣門人王心敬纂

康熙九年冬十月既望先生赴襄城招魂

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於河南之襄城師覆殉難是時先生尙幼母子不得所問猶日夜望其生還及闖賊入關乃始絕望哀恨抱痛思及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雖奉太翁遺齒髮久嚴事母歿奉以合葬曰齒塚服闋欲往苦無資斧至

是貸於鄉人得四金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啓行

十一月初七日抵襄

是日抵襄之北郊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得則訪襄人昔所瘞戰亡之骨繞城徧覓滴血無從乃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邑宰張公諱允中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躬迎入城館館設晏先生以齋戒堅辭宿於社張公亦爲文禱於社神越三日先生爲位於太翁原寓致祭招魂以太翁出征時尙未命名自呼乳名以告聞者莫不泣下哀動闔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使來迎先生倡道於南先生意不欲往而襄之官紳方謀爲太翁舉祠起塚以慰孝思先生念非旬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

二十五日宿六合

是日遇雨宿六合之南郭邸主劉安石色目人也覩先生氣貌異之與之語則大驚徧告同類之掌教者曰客學淵源洞天人之蘊者也相與聘禮致恭邀遊所奉之禮拜寺入門衆共拜天先生從容散步而已因語以事天之實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

合天理小心翼翼時顧天命此方是眞能事天若徒以禮拜勤渠爲敬天末矣然則拜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繁則瀆終日欽凜勿縱此心此心純一便足上對天心天無心以生物爲心誠遇人遇物慈祥利濟惟恐失所如是則生機在在流貫卽此便是代天行道爲天地立心則其爲敬孰有大於此者乎衆憮然拜謝歎未曾有於是退而易席以待作禮問道徹夜不散黎明就程依戀遠送

二十七日至揚州南郊謁范文正公祠

祠有黃冠長髯皓髮與衆談道見先生入遜座揖談因問先生亦好此道乎先生哂曰日用常行之謂道吾性自降衷來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率性而行自然愛親敬長保此不失自然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惟其自然所以爲天下之達道切於人身日用之間無一時一刻而可離豈非常行之道乎若夫五金八石服養以鍊形抽坎塡離結胎圖冲舉違天地常經乖人生倫紀雖自謂玄之又玄却非可道之道衆謂先生所論固正然修行亦未可盡闢

先生曰修者修其所行也檢點治去之謂修必有事焉之謂行吾人身心本粹白無染只因墮於氣習失却本色若欲還我本體必須用功於日用常行間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行便是吾身之玷一一治去使所行皆天理此修行之見於外也反之一念之微覺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私卽是吾心之疵必一一治去使念念皆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是修行之寄於內也內外交修行誼無忝存順沒寧何快如之衆躍然而起黃冠亦斂衽曰此中庸之道也

十二月朔抵常州

駱公出城郊迎館於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院郡人見其冠服不時相顧眙愕旣而知爲先生漸就論學至者日衆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碩遠邇騈集咨問汪洋不開知見戶牖不墮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於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宿儒吳野翁先生諱光太息曰斯道晦塞極矣今日之

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款者例不赴亦不報謁其答衆要語從遊之士各有紀錄散言數則附此

千古聖賢皆從兢業中成吾人不眞實爲己則已苟眞實爲己須終日乾乾如涉春氷如是則天理常存而此心不死故區區嘗謂堯舜十六字心傳須濟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工夫方有下落

此事須盡脫聲華一味收歛歛之又歛如枯木寒灰一念不生則正念自現故學問不大死一番則必不

能大徹

先生因在座士友語及陽明之言天乃曰人之一身皆天也請問其故曰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運奔孰爲之哉自然而然莫非天也入宗廟而生欽遇丘墟而興哀知孝知弟知仁知義以至應事接物皆非人爲事至念起自有照應不學不慮本自渾然參以人爲則僞矣故僞字從人昔象山門人侍坐於象山象山起門人亦起象山笑曰還用安排否此正所謂不學不慮之實乃吾心本有之天也若求天於

天便遠了

一夕月下及門咸集茶罷請誨先生默坐良久衆見其不語又請乃莞爾笑曰吾已講矣夫講之以言何如其無言講之以口耳何如講之以身心之爲得耶今日吾儕切磋非是學聖賢講理學只要各人時時澄心反觀自認自勘自認則主人不昧自勘則瑕吝不容

先覺倡道皆隨時補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藥亦異孟氏而後學術墮於訓詁詞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窮理晦菴之後又墮於支離葛藤故陽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當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於談本體而畧工夫於是東林顧高諸公及關中馮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於昧義命鮮羞惡而禮義廉恥之大閑多蕩而不可問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使義命明而廉恥興則大閑藉以不踰綱常賴以不墜乃所以救世而濟時也當務之急莫切於此

義命廉恥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則基傾矣在今日不必談玄說妙只要於此着腳便是孔孟門下人否則萬語千言字字足以成經而傳世吾不欲觀之矣

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飲食男女間見操持此處不苟方可言道方可言學

一友請世路崎嶇日趨日下柰何曰世路固日趨日下而自己腳跟則不可不堅定中立不倚毫無變塞方爲強哉能矯否則人趨亦趨隨俗浮沉見紛華靡

麗面悅遇聲色貨利而移如是則雖日日講道德談性命不過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其可恥爲何如耶

康熙十年正月朔設祭謝客

自寓龍興卽以襄城公所製龕𦽼爲位安奉晨夕焚香瞻禮是日設祭飮泣終日槩不見客

初三日吊烈婦海氏

海氏拒奸而死故吊之

初九日謁唐襄文公荆川祠

荆川曾孫雲客先生諱昭字闇川先生諱量字咸隱居不仕數詣龍興會先生請益是日集親知於祠宴次問學

十一日駱公偕張別駕諱樁邀先生遊虎丘

姑蘇人聞之相與問學者甚衆三日始別衆依依不捨顧雲臣寫先生像鄭素君諱珏題贊云其服甚古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慱聞多識不讀非聖之書存誠主敬不求當世之譽遡洙泗之淵源而繼濂洛之正統者斯爲二曲先生歟

十四日旋寓

是時問學者絡繹不斷先生晝答夜批暇無片晷終日不暇一餐當事以其太勞約間日統會於府庠明倫堂及武進縣庠明倫堂上自府僚紳衿下至工賈耆庶每會無慮數千人旁及緇流羽士亦環擁拱聽

教授王君諱遡教諭王君諱琰公錄兩庠彙語梓行

二十七日無錫宰吳公諱興祚同教諭郝君諱鑛嵘肅啓奉迎

其畧云人南則道從而南幸紹前賢之蹟教善則學從而善允稱多士之師無辜倒屣以迎共切摳衣而待先生允焉月晦舟發二月朔至錫謁文廟畢趨高忠憲公祠適公姪前學憲彙旃先生諱世泰來謁遇之途遂陪先生瞻禮忠憲遺像徘徊徊難止水不覺泣然學憲具宴以待先生以學憲克承家學紹東林墜緒遂相權如平生

初二日吳公偕郝君設座明倫堂請先生開示

是日闔邑紳衿咸集堂上庭墀環擁稠叠門外衆庶莫不逕望竊聽講畢吳公暨郝君梓其語以傳是爲錫山語要

初四日高學憲偕邑之名宿又設講座延先生大會於東林書院畧具東林會語學憲梓行

初五日遊惠山

山麓有邵文莊公祠因便晉謁學憲語及文莊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言先生曰斯蓋一時有感而云也假道學固可恥然使士夫而弗從事於學學焉而弗由於道立身行已無道無學亦豈得爲眞士夫乎自此言出而士夫之不學者得以借口自便流俗之醜正者得以借口肆詆矯枉過直所關匪細故言不可不愼也

初六日講學於淮海祠

燈巖秦子諱松岱潛心陽明之學構願學齋肖像嚴事志篤力勤聞先生講學明倫堂趨赴拱聽又會講於東林徘徊不忍去是日同其兄對巖太史諱松齡邀先生於淮海宗祠衆宗人及諸同志各質所疑先生隨機響答莫不灑然有契講畢具宴以待語次先生因曰常人本是聖人聖人亦是常人衆請其故曰常人不學不慮之良原各完完全全不少欠缺豈非是聖特各人隨起隨滅自汩其良自甘暴棄是以謂之常人聖人之爲聖非於不學不慮之良有所增加只是隨起隨著不使乖戾耳信得及時自然不枉了自家

時在座有辨經書解義者謂之曰經書所載莫非修已治人之道皆前人苦心爲吾人斬疑指迷作路引也講明一程即行一程行了一程不妨再講一程若閉門安坐盤桓不行講了又講解過又解片刻可說萬里其實未移跬步此學人通患願相與力矯其弊

次晨秦子詣寓所致謝以縑表忱先生固辭秦子曰

昔董蘿石之北面陽明夫子也持一縑而前曰某之誠積若茲縷矣乃許以師友之間惜不敏獲奉教於先生慰二十年之夙心竊不揣鄙陋願附斯義故亦以一縑爲敬而先生辭之其未許我乎退而與陳子介夫諱世祉叙其答語爲梁溪應求錄梓行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

瀕發吳公偕邑紳餞行於東林語及史學上下古今靡不折衷吳公歎曰昔元明善謂與吳草廬言如探淵海今先生不啻過之非世儒所能測也再拜惜別

傾邑聽送是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超張子遂庠生吳英武郘公甫等追隨督學為立學程數則陸孝標先生諱鄉賜梓行次午抵縣邑宰周公諱瑞岐偕學博郊迎十一日開講於明倫堂聽者雲擁其答問語要原刪偶失僅存數則

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謂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人禽之判判於此而已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必朝乾夕惕存所固有日淘月汰去所本無一有縱逸便非及時斯德無由進而業無由修人道或幾乎息矣

人苟知學須時時向自心隱微處自參自求自體自認不拘有事無事閒中忙中綿密勿輟積久自徹仍須在應感上隨事磨練務使內外無間心境如一方可言學

一士言及聖人不思不勉曰聖人之不思不勉即孩提之不學不慮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一士問格物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而知為主炯炯於心目之間具衆理應萬事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通乎晝夜而知即章首所謂明德也格物格此而已此物明則知致知一致而意之發動有善有不善便一一自知實實為善去不善便是明明德於意心有正有不正亦惟自知正其不正便是明明德於心以此修身便是明明德於身以此齊家便是明明德於家以此治國便是明明德於國以此平天下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如世儒之論格物要物物

而知之是博物於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

問伏義仰觀俯察遠取諸物故能知周乎萬物變學格物曰言及知周乎萬物甚妙蓋必智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物處之咸盡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為本而本之本既格方可由本以及末察於人倫然後明於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

十三日靖江尹鄭公諱重偕教諭裴君諱元來迎是日宜興紳士從史邑令學博龐啓奉迎先生臨其

邑講學而鄭公先至毘陵諸紳以江潤水險爲慮深
不欲先生行鄭公再四固邀次晨先生遂渡日昃抵
岸紳士迎者相屬於途抵館謁見者踵接十五日鄭
公設座於明倫堂延先生登座開示闔邑紳衿畢至
鎮將戍卒亦瞻禮傾聽門外觀者如堵墻錄其答問
爲靖沙語要鄭公梓行
邑宿儒鄭錫鳌諱隆祚號樗隱子聆先生講言私語同
志曰匾匾七十年來閱歷談道宗匠多矣痛切醒快
言言血脉未有如關西夫子者也眞學人指南不可

以失倏衆退復偕同志趨館就教以所著三教貌是
正先生閱訖笑曰三教貌貌也三教之神非貌所能
貌也即貌其神而一一畢肖究於自己安身立命何
關翁年踰古稀此非所急盍於當急者是急乎鄭竦
然再拜請示遂告以反已自認之實於是深慶晚始
有聞知所嚮宿附於及門之末
先生連句講授晝夜無暇勞劇疾作次日紳衿公席
請講力辭旋郡闔邑惜別送至江岸江陰官吏師生
維舟南岸以待固邀入城弗許父老擁舟請留一言

以當晤對先生大書安分循理并勤儉忍三字以貽
之衆懽呼而退
無錫江陰靖沙之講會畢邑宰及學博鎮將并士大
夫感先生闡明絕學大有造於地方各具禮幣展謝
先生槩卻未嘗納一錢一物衆引交以道接以禮雖
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况孔子家法吾
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衆不能強
十八日抵龍興舊寓養疾
客至槩不之見其往來榻前盤桓者惟楊雪臣先生

諱珊龔浪霞先生諱百藥陳椒峰先生諱玉基馬一庵先
生諱負圖潘易庵先生諱靜觀楊陛瞻先生諱球暨弟逢
玉先生諱玾唐雲客崑玉并吳野翁鄭素居諸名德
旣而疾日甚門人吳濬長發祥率其弟發育子英武
晝夜侍側延醫調理藥必嘗而後進扶掖備極勞瘁
陛孝標以客猶不止遂寄身先生至其家塾聲言業
已歸陜於是來者始息得以一意靜養其子士楷偕
甥張涵生濬生躬侍湯藥楷姻楊孝廉亭玉諱珂時
時過從証學其弟虞玉諱琯善醫因爲之診調居甸

日疾愈士楷以聖學宗傳呈正先生謂之曰聖學宗傳一書海門周子著也周子學見其大故其論撰多於向上一機三致意焉是編上自羲皇下自明儒凡有得於性命之微而不依傍前人口名妙發心得者咸纂入之而評釋於其下其框格於文義者驟閱之固足以解縛而啓悟顧去取弗嚴引叙失中中間如趙文肅之生憶宿命及無垢慈湖諸人過高之論初學見之未免滋惑其爲勸者固多而其爲害者亦復不少余嘗諗不自揆欲删正而未遑後之覽者尚知鑒哉

涵生季父兼山北面問道持所錄愼獨說就正先生笑曰愼獨乎獨愼耶知愼獨獨愼之義而後愼可得而言也請問之曰愼之云者藉工夫以維本體也獨愼云者卽本體以爲工夫也藉工夫以維本體譬之三軍然三軍本以聽主帥之役使然非三軍小心巡警則主帥亦無從而安非主帥明敏嚴整則三軍亦無主誰爲之馭因問主帥曰卽各人心中之一念惺惺者是也此之謂一身之主再無與偶故名曰獨愼之者藉巡警以衛此主也然主若不明雖欲愼誰爲愼吾故曰愼獨獨愼之義明而後愼可得而言者此也兼山躍然曰由先生之言觀之覺從前紛紛之說眞若射覆而今而後知所從事矣遂再拜而退

初三日朔旋龍興舊寓

杭州西湖比丘素懷脊初嘗謁先生於虎丘聽講有感自是徘徊不捨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時竊聽答衆之言擊節嗟歎自謂生平徧參名宿至此方獲聞部言言透頂語語當機儒由之固足盡性至命釋由之未始不可明心見性範圍三教而無遺金湯五常而愈峻老僧法嗣雲仍雖不能如德公之見化於魯齋謝遣生徒然從此佩先生大中至正之訓不敢於日用平常外別涉荒幻矣是日接見喜甚慰問畢次晨告別持卷丐題以識不忘先生雅不與二氏作緣辭焉退而求得門人所梓先生傳心錄珍襲以歸

鄭素居吳野翁咸年倍於先生時趨侍問道執禮甚虔至是又偕其同社四老晤言先生諗之曰流光迅

速歲月有限緊做工夫勿自悠忽所謂工夫非是無生有只要有歸無惟將平日所蘊一切放下閑思雜慮盡情屏却務令此中空洞虛豁了無一物便是工夫便是得力若再有工夫可進得力可言非誑卽妄

諸老感謝

學人有寫先生像者唐雲容爲之贊曰粤我襄文斯文是任逆我奉嘗先訓克持弑閑或見小子竊知五十餘禩此道寖微守先待後乃在關西二曲先生三千里至異代同方特吝先世嗟余後昆感惶無似仰

三百四十五字

止泰嚴望洋海瀠古貌古心王靜爲事詎敢讚辭麼託聲氣疇附姓名曰毘陵裔

先生丘壠與思擬斯西返駱公自正月中旬丁內艱不獲時至龍興唯時令子增遍起居至是衰服稽顙函丈泣留郡人聞之如有所失咸皇皇挽留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唱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一切人起死回生者也先生崛起關中倡明正學從姚江盱江以遡濂洛關閩以遡源於洙泗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山喬嶽豈非造物篤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道駕甫到敝邑春風一披勾萌畢達上至達官貴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心歸命自非一點眞機鼓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竭蹶而未逮皇塵而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於中道耶先生告以久違先壠痛切於心言與淚俱易庵亦泫然無語衆知不能留相與惜陰欵聚晝夜盤桓時餞者環擁繾綣自寅至未始獲解維操舫而送汎

三百四十二字

蔽水面先生力辭矣晨始別陸孝標率其子士楷甥張濬生隨至丹陽大慟分袂吳濬長獨涕泣追隨逾京口渡大江歷瓜洲抵維陽始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

諸名公撰文賦詩以記其事者甚衆不能備錄聊附數首以見其槩餘具全集

盩厔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市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向道之篤乎抑先生之德有以入人之深而聞聲響應不介以孚也竊聞先生

之爲人也渟渟穆穆無所求於世其學以靜爲基以敬爲要以返己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爲日用實際茲何以來毘陵也曰與郡伯有舊也郡伯昔爲盩厔令時折節嚴事養其母舉其喪朔望必枉駕於先生之廬登其堂而就教焉然先生足跡未嘗一入縣治也郡伯在盩厔先生不入縣治郡伯在毘陵而先生何以來也曰感郡伯之德應郡伯之聘思欲行道設教以助郡伯德化之成藉以報郡伯也於是毘陵之賢士大夫爭往候於其門而就教者接踵焉毘陵之

下邑賢有司爭往致於其邑大會紳士於明倫堂以請先生之教就正者環四面聞風而至者雲集豈非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夫毘陵亦聲名文物之邦也自龜山楊夫子講學以來學者知所宗尙嗣後唐薛諸公正誼明道代有傳人然龜山夫子寓居十八載而從遊者始盛先生來不數月而人之徘徊眷戀於先生者何其盛也今先生行矣有出郭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於數十里或百里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受業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入人之深而能至此耶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毘陵以十年三月六日去勉留於毘陵者凡兩月往來於梁溪荆溪江陰靖江之間凡一月毘陵之人物大畧可覩矣自此毘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與郡伯功豈在孟子下乎

岳宏譽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治統不可一日無人道統亦不可一日無人而道統與治統嘗相爲盛衰而終始故

治統開道統始開而道統盛治統愈盛道統之大成集於孔子至程朱而繼其統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道統之中又有治亂焉正學出而反經興行道統之一治也僞學出而近理奪朱道統之一亂也道統亂而以學術殺人心孟夫子所以不得已而好辨也近今以來學之不講知有利不知有義偶一肯及不以爲迂則以爲腐衆少年皇皇然去之若將浼焉即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矣況乎其眞者耶邇鄙性實迂且腐不能詭隨竊意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

賫豈無空谷足音跫然而至者何幸一旦天之賜我以木鐸也二曲先生倡道關中一掃從來支離破碎𨈆空守寂之病以致知力行為教而教行俗美馮翊皆為鄒魯我郡侯駱公正誼明道嘉惠江南後學敦禮先生來遊於茲俾人人沐春風化雨中甚盛典也而先生以省墓遄歸攀轡無策諸同人謀所以送先生者而問於余余曰孟子之在當時道統有其寄先生之在今日道統又有其續而天下之山東有岱宗西有華嶽抑吾聞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二曲之間先

生產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太華石樓蒼巖翠壁層折而盤旋澧涇河渭碧水澄瀾瀠洄而瀠蕩其靈秀淑清之氣滙聚於斯則岱宗之生孟子華嶽之產先生豈非卓然兩絕千古者哉而予夢想數十年尚不得登明星玉女之峰搔首問青天悵悵迷途罔知適從也而一見先生如見太華焉異日策杖而往執圖書一卷問津於二曲先生其携我上希夷之峽乎先生歸矣治統開道統始開先生歸而與關中諸子力扶正學以天下為己任道統盛治統愈盛猗歟休哉

光被書此借諸同人拜送先生而為天下賀

吳　光

辛亥𩑶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此郡之人爭識之予獨無意乎予曰李先生為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既又曰先生幼孤自樹立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既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斯世之砥柱也吾道之楷模也日日郤某太守之聘幣辭白撫軍之薦剡者也予乃聞之而想敬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

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冊則以講學為首務也其言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也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事末世所諱乃以為匡時之要耶陽明之學尤今人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崇耶李先生者吾將識之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既而又得先生所著學髓則以本原示人而繼之以持循之法者也予更作而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為知本者幾人哉知本者間有之矣求其知而能行且亟以之覺人者又幾人哉然則李先生者雖在數千里外猶當聞

闢以識之况儼然在皇而可咫尺失之邪於是齋宿而造其館舍望其容盎如也即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涯也浩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上者語上下者語下老者壯者少者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於是往而聞之兄聞之弟聞之友生携吾子若侄日就敎於先生先生亦以瑀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以悃欵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於

稠人之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吾毘陵之去盩厔不下數千里胡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覩先生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行執吾子之手而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胡先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所居之區爲他日造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吾鼓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不出以全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出也以覓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於先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日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

楊瑀

尼山天縱後道統在布衣秦焰不能灰六經炳朝暉

漢儒拾餘燼聖學存幾希唐人重詩賦文盛質乃稀訓詁日以廣與聖漸相違斯道原不墜有宋學重輝濂溪見其大明道得其歸象山徹其源考亭集其嶶鵞湖義利辨千古聖狂機明興尊制藝朝夕詩書依後人競工巧志道皆依稀高士櫃文名下者惟輕肥卓哉王文成良知闡道微功名副道德今古聲巍巍後起東南士聞風談講幃毘陵有襄文文介接其微梁溪有忠憲端文啓其幾長安與吉水書院倡帝畿先子當其世後先同編葺阜比一時盛乃構薄俗譏

胥人佐闢逆斥爲僞學非誅逐終黨錮沒世長欷歔
斯文幸未喪絶學啓關西邈矣李夫子南遊震群迷
相見卽相勖勿爲物論齊躬行實維艱議論眞筌蹄
主靜自探本寡過斯日躋匡時矢鳴鳥惜陰效聞鷄
方期共砥礪乃復生睽離千里命相思同志敢永締
願言各努力聊爲聖道隄

鄭珏

大道在千古相續如薪傳形與性本同借月落萬川
此理苟不失今古無愚賢其知習悟殊所賦嗇能全

聖哲別性反知覺分後先矧茲初學儔能不恃蹄筌
義文啓精蘊集成尼父宣漢唐鮮眞儒晦蝕數百年
濂洛接遥緒光輝發殘編將則有關學周程共聯翩
西銘明理一仁量稱如天風氣自此開血脉今獨延
赫赫忠孝胄道統獨仔肩渾然原本際智識都可捐
學崇禮愈卑夕惕朝乾乾上公勤式廬邑宰問道虔
東吳菰蘆中引領踰淼茫賴我五馬交千里而惠然
親炙匪聞風猥蒙道契堅示我東行述爰及南行篇
學髓宗伯安窺見精一源憶昔我毘郡講學賢駢闐

是維賢牧倡淳風故渝漓今也來大儒侯德洵映前
會講集黌宮興義星月懸柰何吾福薄仁君泣粥饘
深恐大君子與思丘壠旋儀型忽已遠稀聞璧水絃
謖謖天上風冷冷山下泉文德藉之懿養正需言詮
龍潭倘不繼頹復其可湔皎皎空谷駒遐心尙無遄
願言執鞭隨佩服尤拳拳

楊球

始信當年立雪甘發矇開瞶有微談一揆先後欣親
炙歷世箕裘愧末堪緒峽斜陽看冉冉停柾時鳥聽

喃喃不知杖屨安西去果否還稱吾道南

唐宇昭

忽枉名賢共訂盟離群此日悵遐征皐比江左初談
道夫子關西舊有聲長夜發蒙雙眼豁千年希聖寸
心明春深無恙歸帆穩綠樹靑山贈遠行

潘靜觀

鹿洞重開大雅存成蹊桃李發孤根春江浪靜人初
渡華嶽雲深道自尊絳幄多言崇木漢庭曲學戒
公孫他年負笈遊關洛立雪還承時雨恩

聞公德業類文戒繼倡良知道復明慨昔通家文舉　賀麒徵
謂願今得御李君行望餽愧乏安行孝避雨猶難不
踞情輿送吟風并天月兒歌白露水盈盈
鼎　成
仙人初下說經臺濂洛風宗世共推費序虎皮西講
易離亭塵尾佐銜柸衣冠不讓商山老詞賦眞輕鄴
下才極目函關春色遠何時紫氣更東來
離人昨夜哭庭闈仗劍從戎去不歸血染殺場愁皓

月寬飛故國吊斜暉荒原艸長銅駝沒上苑花深戰
馬肥今日孤兒眞義士同仇還與賦無衣
爭看車馬出咸陽又送西行返建章古寺頻過情轉
切孤舟欲別語偏長雲開嶽色千峰綠日落河流萬
里黃我亦關西稱後裔清風應許漢廷傷
十年牢落掩柴荊謬竊江東處士聲敢向千秋論大
業寧於一日比浮名才非命世羞年少忿切匡時仗
老成海內同心能有幾歌殘折柳不勝情
楊昌言

右別言四章
秦中自古稱神州黃河九曲東北流其源高高天路
修龍門直下乾坤浮砥柱兀峙狂瀾收碣石倒瀉奔
滄洲先生學海何湯湯我欲迴之若無梁
右河流一
弘農之鹵褒谷東埼盤者蠱泰離宮芬掩複閣相周
通嘉花碧樹簡瀧叢朝霞爭納春融融御溝流香香
咽風光生門墻桃李多我欲攀之遠若何
右泰宮二

太華削削高亘天遙峰岌嶪陰崖綠泉飛夜月寒生
烟層冰積雪凍欲墜中有仙人高枕眠漫漫極目迷
其巔先生結廬青雲端望之峩峩情所歡
右太華三
楊文言
二十五日抵襄城
邑宰張公聞先生至太喜遠迎將祠碑已就唯供案
未竣是晚先生齋沐宿於隍廟祠在南郭工徒十餘
人砌案夜分將寢忽鬼聲大作衆皆震慄次晨闔城

暄傳公聞之愕然遂爲文以記其事率紳衿陪先生致祭起塚西郊鍋太翁字諱生卒年月誌壙其樹松柏楸楊森列成林仍豎碑林前題曰義林先生斬衰以奠恭取塚土升餘同冤脾捧歸公同鎮守遊擊將軍王君（諱天錫）教諭馬君（諱[illegible]）暨闔城鄉官衆貢生員祖餞於十里舖汝然而別其遠鄉紳衿有未及見者追至郟縣謁送（襄城紳衿哀挽甚衆詳具拾冤記及義林誌）

四月初四日抵家詣太母墓告旋擇吉以所奉塚土附墓致祭斬衰持服如初喪

附

請建延陵書院公呈

常州府武進縣兩學廩增附生員薛迴張涵生陸士楷等呈爲崇正學以端風尚葺書院以育人才公呈詳憲舉行以垂示久事其畧云近聞中李二曲先生來常闡昔賢之奧義續先哲之正傳披宣不下數百萬言傳錄共計一十八種議論務在躬行學問必期心得韓蹟咸開醉夢皆醒誠毗陵之厚幸憲臺之恩施也但檀壇已撤吾往之討論無從肄業各方願學之諸生復湊因思錫山有東林書院荊溪有明道書院下邑皆有會講之區乃東林書院已潭龜山書院復廢郡中獨無考業之地况鄉約次第舉行凡民各有聽習豈正學百年未墜多士久缺觀摩公叩　大宗師老大人詳請各憲特救葺修倣關閩濂洛之成規儼具聽於一郡則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五邑沾時雨之化於無窮矣

康熙十年四月　日具

請詳看語

本府看得學術之晦明係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關世道之汚隆念昔求躬二曲有處士李先生某者好學本乎立行性功兼乎經濟常從簡書之暇趨領教言至今星散之餘不忘道範爰修尺素延致毗陵思以興起教化弘長流風乃行旌甫定多士之執贄如雲講席方開先達之問難若淵諦聞格語紀錄成編所輯有匡時要務及兩庠彙語等集共一十八種五邑傳爲金鏡一方奉若元龜在設帳之日從學蒸蒸聿起茲返旆之後諸生戀戀彌殷請修書院以爲

會講之區復集生徒以廣君稽之益伏乞俯順輿情
准令修葺倣鵞湖白鹿成規以時會講庶廉頑立懦
遠紹季子高風敬業樂群近接龜山懿緒云云隨奉
各憲批准庠生吳發祥毀産倡衆經營不數月工
竣自是安奉所肖遺像遵其教規以時會聠切磋

二曲集卷之十終

二曲集卷之十一

東林書院會語

晉陵門人徐超張濬生手錄

盩厔李先生童時嘗讀天啓朝事雅慕　高忠憲公之風節自是每遇吳人輒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耿耿于衷蓋有年矣庚戌季冬駱郡伯迎　先生至郡首詢　忠憲後裔衆以猶子　彙旃先生能世其家學對　先生慨然約郡伯同謁　忠憲公祠因聠　彙旃先生會　郡

伯丁內艱不果仲春朔　梁溪吳令君暨　學博郝元公先生具舟奉迎　先生欣然不辭蓋欲乘此了宿願也初二日薄暮抵邑次晨展謁　先聖畢即趨　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與　彙旃先生針芥相投歡若平生次日會講于東林書院邑中諸賢達環集各質所疑語多難記姑錄與　彙旃先生共商之一二以見兩　先生之同心云

友講學而時習章　高先生曰之字要體認凡書

上虛字服須恪定本章章旨看如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便指仕之理而言如如切如磋其斯之謂與斯字便指未若之理而言此猶為舉業做文字者言也若首章學字註中是效先覺之所為為字着力又補以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豈不是一箇敬字卽如君子九思章豈不是一箇活敬字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一箇活敬字朱子曰習靜不如習敬信哉

先生曰學固不外乎敬然敬乃學中之一事謂由敬

以復初則可若直指之字為敬則是效先覺之所為以復敬非復初也心也性也其猶鏡乎鏡本明而塵涸之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知此則知敬矣敬者乾乾惕厲之謂也一日十二時時乾時惕以至於念念不懈刻刻常惺則此心存而不放然後可望善明而初復是敬乃工夫非本體也做得工夫方復本體恐永可以工夫為本體也若指之字為敬則是學而時習明其敬復其敬所謂大本大原者安在是以工夫學工夫習工夫非由工夫以復本體不肖庸愚之見終覺未安

又曰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功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進修之序敬以為之本靜以為之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躬踐之一有缺焉非學也其見于內也戒慎恐懼涵養于未發之前廻光返照致審于方發之際察念慮之萌動炳理欲之幾先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所以養其中也其

見之于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為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虧辭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以言學

高先生曰馮子有言效先覺之所為說為便不落空

先生曰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公之主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

心之固有而爲己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之所爲是義襲于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一友論舉業之陋 高先生曰馮恭定有言矣漢唐宋之制科本無關于身心殊非聖賢之務若八股之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摹擬者聖賢之語只是不曾發得聖賢之心故不能做聖賢之事立聖賢之品今亦不須易業只就其先資之言而勉爲實行便是聖賢了無奈以書本爲敲門甎科名到手書本棄去一一盡是反做此之謂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不但是背聖人之言即自己平生之言自己全不照管那得成人 先生曰舉業云者言其修明體適用之業舉而用之也其制曷嘗不善試以五經四書欲人之明其體也試以論欲人之有醞藉也試以策欲人之識時務也表以觀其華判以驗其斷從是科者果能一一本之躬行心得之餘而可効諸用則舉業即德業矣

高先生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之口過也學者一啓口而不可不愼如此

先生曰紫陽之言言言平寔大中至正粹乎無瑕疵然洙泗家法陸王矯枉救弊其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寔未可槩施之虛怯之人也

高先生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怨惡在人如何免得要知不是求免怨惡此兩句原是發明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的念頭

先生曰行滿天下無怨惡即堯舜亦不能必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君子亦惟盡其在已無惡于志而已他何容心焉

附

梁溪應求錄

天泉後學秦松岱錄

二月初四日過東林書院聽 中翁李先生會講既以前五問相質並蒙印示越二日燈巖秦兄偕群季邵仙凫仙漢仙瀛仙合延 李先生會講 淮海先生祠中燈巖因託時晉王君召予予復過從聽講講畢飲友善堂予因進問 李先生孝弟爲仁之本古人從孝弟做起推而仁民愛物一貫將去並無沮塞如今學者亦有事親思孝事長思弟的門內似乎可觀及到待人接物居官涖事卻又貪昧刻薄截然與孝弟相反意者有所沮塞而不行乎 先生曰孝弟而不能爲仁只恐這箇孝弟還從名色上打點未必是真孝真弟若是真孝真弟的人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居官涖事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豈不是爲仁之本故學者之患只患孝弟不真若孝弟既真正不必患爲仁之沮塞也諸同人聞之無

不踰躍稱快旣又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如何分別　先生曰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分別迥然所謂良知之知知善知惡知是知非念頭起處炯炯不昧者是也知識之知有四或從意見生出或靠才識得來或以客氣用事或因虛情染著四者皆非本來所固有皆足以爲虛明之障從古英雄豪傑多坐此四者之誤卽如劉先主何等英雄只因報讎一念不能忍遂致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豈非客氣使然乎學者必先克去知識之知使本地虛明常爲主宰此

卽致良知的訣也吁指點心源最超豁非　先生其誰與歸

康熙辛亥仲春晉陵晚學陳世祉介末氏敬錄于梁溪之友善堂

賦贈

關中李二曲先生并敘

陳世祉

關中李先生諱顒字中孚世居西安府盩厔縣少孤且貧奉母至孝一介不輕取予早歲絕意仕進殫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宗尚晦菴陽明然深自韜晦鄉人但知其爲李孝子而不知其理學之精粹也會　駱郡公曾令其地聞孝子名造廬親訪之已而大服其所學

事以師禮且爲其親營葬事併經紀其家　先生辭受一於禮而不苟每朔望　駱公必虔謁　先生而　先生足迹未嘗一至縣庭蓋八年如一日也去年庚戌　駱公旣涖吾郡遣使奉迎南來意欲藉　先生倡道東南甚盛心也無何　先生至而　駱郡公忽丁內艱是非吾郡之不幸歟　先生旣不欲久留然生平愛慕　忠憲高子欲了夙心遂過梁溪謁　忠憲祠因會講東林及　淮海先

生祠中于小子得親奉周旋與所謂言如淵
海曠若發矇者歟越三日放棹澄江併遊姑
蘇而返所在郡縣不入其門惟與　當事者
作汲長孺一揖而已餽遺一無所受予重嘆
其厚德清風服其爲道學眞種子而又不能
不朝夕得以少致吾情也用是草得數言
臨風寄贈蓋亦好德之心不能自已不復計
其詞之工拙云

太華峰高高插天巨靈掌劈蓮華懸月巖龍嶺倒空

碧誰能獨立揮雲烟遐哉横渠古張子西銘透闢乾
坤理後起馮公日少墟淵源直接閩江水年來絕學
付狂瀾砥柱何人耐歲寒紛紛功利爭談道汩汩詞
章侈流言何意　先生從岳降千仞丹崖開曉繹讀
書好讀朱與王盡掃支離還浩蕩二十年前舊草廬
一心奉母樂于于和靖幾曾規利祿白沙非是愛閒
居幽人高臥千山曲明月梅花春艸綠不知軒蓋訪
崇阿三代高風此堪續古人幾見　駱明府拜道横
經在環堵黃金白璧等浮埃麥飯葱湯式歌舞五馬
南來憶蓋公蒲輪迎向渭橋東直下龍城過碧水東
林會語闢羣蒙清襟雅量曾無比　淮海祠中風日
美傾崑倒峽勿足奇鸞翔鳳翥擎欽只指點心源最
超豁依稀口耳非眞學止水虔參　忠憲公遺書相
印心如非歸來石屋斬　高子啓關宗傳本如此拂
衣去看大江春春江萬里浩無塵一介不輕莘野志
三公莫換栖偷心吁嗟世綱何拘束未得從游悵空
谷何時立雪華山傍學豸予今觀初復

聖學自姚江夫子倡明之後繼其盛者莫如東林

東林雖爲敝邑諸先生講學之區而師友之盛實
關乎天下一時豪傑之士勃然興起共以綱常名
敎爲已任者蓋吾鄉端文顧子忠憲高子與吉水
鄒南皐先生更倡迭和之力爲多云夫一人爲之
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
事其弗成者鮮矣然則師友之助其可少哉明之
衰也典型凋喪風俗日頹維先叔祖弱水先生與
蘗翁高先生砥柱波流於人心剝復之交而斯道
之不絕者如綫然而吾儕小子猶知嚮學者以早

遊先叔祖之門及聞先正之緒論也先叔祖旣歿吾道益孤幸同門同志之友數十人惕焉追念敎澤相與遡其統緒而表章之旣私謚文孝而祠之于休館又以先叔祖之學原本忠憲上接程朱宜嗣道南之統今二月朔遂從祀東林書院越三日盩厔中翁李先生應　駱郡公之聘倡道東南而至吾邑與稾翁高先生歡若平生假館于東林之來復齋家伯兄對嚴先生命松偕儕諸弟輩因晉陵賢從徐斗一張子遂南尊兄請於　李先生延講先淮海祠會于友善堂同志之臨斯會者爲介夫陳君時晉王君芾南鄧君存華施君從叔因乳清閔從弟一原次蜚凡十有六人自陳君而外皆先叔祖之及門與子姓而存華則易學名家嚴祺先先友之高弟也質疑問難各罄所懷　李先生答決如流推誠接引臨別尤以會講切磋與復東林遺緒三致意焉諸同人旣推明道統以先叔祖繼東林之後夫衆尊師之禮必弘道統之傳而李先生適遠自西土來會一堂迎機立決沛若

江河於是交相慕悅翕然心許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弗信矣乎李先生去錫之六日家伯兄訂同門四十餘人稟業于休館遂定朔望會講之約又數日同門子壎談君出所與　李先生問答書貽示蓋　李先生之論學也以默坐澄心爲悟入之功而子壎方由博返約專事靜坐深相契合又數日時晉王君邀識介夫陳君節錄答語并賦贈詩昔横渠張子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百世而下稱之蓋非天下之大勇無我者不能也今陳君與王君推服之勇何以異此又數日子遂張君貽書致　李先生別語命與松偕聯兩地同志之會偕也謬承印可獲訂久要又得從兩地諸君子之後行見群倡百和斯文蔚興正宜力肩重擔共報師恩敢不黽勉以從業復書議以春秋二仲互主姚江夫子釋菜之禮爲講習砥礪之地遂述其會合之奇取陳君所記答語并詩題曰梁溪應求錄而付之梓

辛亥季春天泉後學梁溪泰松偕敬跋

匡時要務序

匡時要務關中二曲先生語也先生甫弱冠卽以康濟爲心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着諸書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既而雅意林泉無復世念原稿盡付祖龍絕口不道惟闡明學術救正人心是務賢士大夫咸師尊之葉郡伯闓關中書院延以式多士終不就撫軍白大中丞欲疏薦於

朝以隆大任毅然力辭生平孤介成性杜門却埽人罕

覯其面予筮仕二曲幸咫尺先生居獲時時請益雖不能進窺堂奧其不致於身名隕越者得力於先生教誨之益居多去秋予量移毘陵恐典型日邈鄙吝復萌臨岐訂先生爲東南遊先生首肯蓋亦欲藉此出秦林歷嵩洛越江淮順流抵浙溯洄而入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踪聘中原偉人因以共證所學以力弘大道嘉平之月空谷足音蛩然及我首以移風易俗明學術見勉以爲是匡時第一要務大約謂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於學術之明晦學術明晦更由於當事之好尚歷引王陽明馮少墟諸先達爲鑒誠以居高而呼牖民孔易斯實風化之標準致治之樞機位育參贊之大關頭也予聞之爽然失怳然汗媿學疎才淺力莫能與幸各憲臺及邦之名公鉅卿方以明倫興化砥礪頹俗爲任遂手錄其語付之剞劂以備採鑒懿德之好人所同然是必有聞風競奮慷慨力倡不特陽明少墟諸先達芳規再振於今日將見東南學術由斯益甲於天下雲蒸霞蔚化理翔洽裕儒所謂斯道若明如

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此固先生之志也邦國之光也亦予小子之幸也是爲序

旹

康熙庚戌季冬之吉

中憲大夫晉陵守駱鍾麟謹題

二曲集卷之十二

匡時要務

二曲先生口授　　晉陵宇駱鍾麟手述

大丈夫無心於斯世則已苟有心斯世須從大根本大肯綮處下手則事半而功倍不勞而易舉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爲匡時第一要務謹次其槩以俟有心斯世者鑒焉

經書垂訓所以維持人心也學校之設所以聯群會講切劘人心也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爲何設讀書爲何事嗚呼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昔墨氏之學志於仁者也視天下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慈憫利濟唯恐一夫失所楊氏之學志於義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從其學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其爲學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何啻天淵孟子猶以爲愛無差等理亂不關辟而闢之至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蓋慮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夫以履仁蹈義爲事其源少偏猶不能無弊矧所習惟在於詞章所志惟在於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尤酷比之洪水猛獸尤爲何如也

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身害人猶易避心害則醉生夢死不自

知覺察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萬萬也非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世道主持名教爲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

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此其衆非不稱美若論有補於風化則猶未也善乎呂中丞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饌給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覽弊也久矣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以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人知所嚮日陶月汰天理常存而人心不死不講

則貿貿焉莫知所之率意冥行不免任氣滋慾隨俗馳逐而已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千萬人由一方以至多方使生機在在流貫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

眞正豪傑方能無待而興其餘則全賴有位之人勞來匡直多方鼓舞陽明先生自爲驛丞以至宰廬陵撫江西總督四省所在以講學爲務挺身號召遠邇雲從當秉鉞臨戎而猶講筵大啓指揮軍令與弟子答問齊宣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聞者莫不戚戚然有動於中是時士習蔑裂於辭章記誦安以爲學自先生倡而天下始知立本於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堯舜之皆可爲也於是雨化風行雲蒸豹變一時

學術如日中天

少墟先生協理院事與堂院南皐鄒公立會開講十三道御史爲闢首善書院以定會期二八則都中縉紳聽講四六則舉貢生員及軍民工商一切雜色人等聽講是時邊警告急賊寇縱橫中外交訌人情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着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忠君愛國之心原是人人有的

何必講曰如是人人沒有的眞不該講如磨磚求
明磨之何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
沒了豈可不講講之者只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
所本有者也如磨鏡求明磨何可無欲吾友陶石
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簣笑應曰
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客大爲解頤余於今日
亦云
先生嘗上疏於朝曰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
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

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
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
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
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
競以禁講之故非講之故也
又疏曰臣幼承庭訓即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
即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諸臣立
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
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
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者
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
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
正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立
會講學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勉
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
江河狂瀾於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
任也
嘉隆時江左徽寧之間經學憲耿天臺之倡率郡守

羅近溪之提撕講會尤多興起尤衆不特縉紳衿
士能領畧其微詮而風聲鼓舞習尚蒸陶即他途
小道亦皆有渾朴不雕之風似從學問中來蓋其
以無意得之而不知所由異哉講學之風入人甚
神也假若諸郡邑在在講貫在在提撕大知覺小
知小知覺無知大覺覺小覺小覺覺無覺相與知
覺者益衆則人之承流感化者愈多是故人欲化
爲天理則身心太平小人化爲君子則世運太平
人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可以爲唐虞哉羅近溪

以外史入覲邀縉紳卽諄諄告以留意正學又數勸首揆徐文貞公曰相公當啓主上以正學爲務柰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徐公大以爲然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斯事則寰宇受其福矣至哉言乎仁哉心乎此近溪先生之所以爲近溪先生也倘仁人君子以近溪之心爲心近溪之言爲言與當事會晤非此學不談非此學不講俾當事曉然知講學之風所關甚大倡率鼓舞極力主張裨益豈淺鮮哉

會約序

古之人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有箴有規動息皆有所養故横渠之西銘伊川之四勿箴莫非講明義理晨夕自警以修其身平日識之明習之熟則制于外者所以養其內謹於始者使其要於終勉之以當然而待之以積久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二曲先生仰承

上臺圖化民成俗之意而以學爲先於是述古聖賢教人爲學之要以爲其存于經廼首儒行次會約而終以學程揭其條目俾學者觸目警心有當於古人銘戒箴規之義焉其心虛其念切矣攷宋制新進士各賜儒行中庸二篇濂洛關閩實際其盛先生學有淵源詞無枝葉諸所論述大要在着實從一念獨知處本體功夫一時俱到豈非近裏着己之實學哉今士子務爲詞章漫謂苟可干祿何事講學夫王公大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之中故能收其切磋追琢之益以成其盛德大業之隆昔衛武公作大雅抑之篇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大學釋有斐之詩歸美

于道學自修至今頌睿聖之德于不衰方今
上臺生負睿智之質出秉節鉞之尊威行愛立文武
爲憲其所謂理承化之功已盡章章如是而猶虛左
下士誠心訪問勤勤懇懇意不少倦焉况諸士政當
鼓篋遜業博習親師之日又當何如其孜孜勉歟余初
擬刻朱子白鹿洞規以頒示多士今讀關中書院學
規其爲學之序與修身接物之要實與白鹿之旨深
相發明在秦言秦蹻有餘師誠能請事斯規服膺勿
失銘之座右書諸紳佩則出入動息之間所以操存

而涵養者久而自熟是於先生之言如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也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
移之於鄉黨郡邑則三秦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
之行道德之歸
上之人實切有望焉諸士勉乎哉
康熙癸丑提督陝西學政新安洪琮謹書

二曲集卷之十三

關中書院會約

盩厔李顒中孚識

儒行

士人儒服儒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爲儒原
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眞儒行儒之行始爲
眞儒則儒行篇不可以不之監也是篇雜在禮記
茲謹表出以式同志懿德之好人有同然誠因觀
生感因感生奮躬體力踐有儒之實斯儒服儒言

無愧儒之名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
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
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右揭此以爲制行之準行有不若此便是制行有虧制行一虧所學何事縱有他長斯亦不足觀也已

會約

關中書院自少墟馮先生而後學會久已絕響

今

上臺加意興復此當今第一美舉世道人心之幸也諸同志川至雲集相與切劘雖以顒之不肖亦獲濫厠會末振頹起衰切瑳良多衆謂會不可以無規促顒揭其槩詎不得固辭謹條列于左

一每年四仲月一會講講日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服帽詣

至聖前四拜禮隨至馮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禮亦如之禮畢向

各憲三恭然後東西分班相對一揖就坐以齒爲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講畢擊磬三聲仍詣

至聖前肅揖而退

一先輩開講恐學者乍到氣浮必令先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先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今吾輩縱不能如此亦須規模靜定氣象安閒默坐片晌方可申論

一先輩大堂開講只統論爲學大綱而質疑晰惑未必能盡蓋以大堂人士衆多規模宜肅不肅則不足以鎭浮囂定心志私寓則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契氣味淡洽得以暢所欲言吾輩既效法先覺不可不循其漸次大堂統論之外如果眞正有志進修不妨次日枉顧願寓從容盤桓披衷相示區區竊願謬竭愚悃以効朦瞽之誦

一先輩講學大儒品是聖賢學是理學故不妨對人講理學勸人學聖賢顧本昏謬庸人千破萬綻擢髮難數既非卓品又無實學胃昧處此靦顔實甚終不敢向同人妄談理學輕言聖賢惟願十二時中念念切已自反以改過爲入門自新爲實際諸同人質美未鑿固無過可改然盛德大業貴乎日新亦不妨益加淬礪勉所未至

一吾人苟能奮志求新痛自洗剔斷其不作蓋藏方始有益昔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孟子面前陳說略無一

毫隱諱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爲善譬之病人不自諱忌肯將自己病源一一述出令醫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苟爲不然即有萬全良劑與症不對亦何補哉今吾人相聚切磋愼勿蔓衍泛談所貴就症言症庶獲見症商症以盡忠告之益

一暇對之餘各宜打併精神默坐澄心務令心澄神怡表裏洞然使有生以來一切嗜好一切外慕及種種技能習氣盡情融銷潔潔淨淨無一毫牽纏粘滯方有入機

一用力喫緊之要須着着實實從一念獨知處自體自認自愼幾微此出禽入人安身立命之大關頭也此處得力如水之有源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矣若秖在見解上湊泊格套上摹倣便是離本逐末舍眞求妄自蔽原而自牿生機

一諮稱疑思問中庸謂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吾人苟眞實刻苦進修則問與辯又烏容已譬之行路雖肯向前直走若遇三岔岐路安得不問

路上曲折又安得不一一辯明故遇岐便問問明便行方不托諸空言若在家依然安坐只管問路辯程則亦道聽塗說而已矣夫道聽塗說為德之棄吾人不可不戒

一邇來有志之士亦有不泥章句不墮訓詁毅然以好學自命者則又舍目前進步之實往往辯名物徇象數窮幽索大索意高深昔人所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吾輩宜深以為戒要在切問近思一味着裏

一昔者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孜孜問學見焦澹園自述向訪羅近溪先生適羅他往往從姑山房累月求悟轉述張斗陽云公胸中聞見太多蔽却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奉羅師指點因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却今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焦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與躍然由斯以觀則知學固不廢聞見亦不專靠聞見要在深造默成令胸中豁然自得始有下落得後又能忘其所得空空洞洞一切亦了有生之初則幾矣

一靜能空洞無物情悰渾忘而徵之於動猶有滲漏終非實際故必當機觸境此中瑩然湛然常寂常定視聽言動復禮喜怒哀樂中節綱常倫理不虧辭受取與不苟富貴貧賤一視得失毀譽不動造次顛沛一致生死利害如常如是則動靜協一體用兼盡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鄉表正一鄉在一國表正一國在天下表儀天下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不枉今日往來書院羣聚切劘否則一行玷缺便虧生平不但明為人非幽為鬼責即反之自己靈明亦覺氣餒神歉媿踖弗寧且貽口實於無窮曰此關中書院平日志學之人也今乃如是是學之無益於人也其為學脉之蠹孰大於是吾儕慎諸

以上數條躬所未至姑誦所聞竊比工瞽諸同人倘不以人廢言願相與共勉之

學程

余至不肖荷諸子謬愛相與問道於肓余愧無以益諸子聊書數言以訂

一每日須黎明即起整襟危坐少頃以定夜氣屏緣息慮以心觀心令昭昭靈靈之體湛寂清明了無一物養未發之中作應事之本

一坐而起也有事則治事無事則讀經數章註取其明白正大簡易直截其支離纏繞穿鑿巧者斷勿寓目

一飯後看四書數章須看白文勿先觀註白文不契然後閱註及大全凡閱一章即思此一章與自己身心有無交涉務要體之於心驗之於行苟一言一行不規諸此是謂侮聖言夺自棄

一中午焚香默坐屏緣息慮以續夜氣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此窮理致知之要也深研細玩務令精熟熟則道德經濟胥此焉出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一申酉之交遇精神懶散擇詩文之痛快醒發者如

漢魏古風出師表歸去來辭正氣歌却聘書從容朗誦以鼓昏惰

一每晚初更燈下閱資治通鑑綱目或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語錄閱訖仍靜坐默檢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焚香長跽痛自責罰如是日消月遂久自成德即意念無差言行無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幾善有則便是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無則便是虛度虛度之謂自畫昔有一士自課每日必力行數善或是日無善可行晚即自慟曰今日又空過了一日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一每日除萬不容已者只得勉應其餘苟非緊急大事斷勿出門一步終日不見人則神自清品自重有事往來親友之家或觀田疇或赴地方公務行步須安詳穩重作揖須舒徐深圓周中規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齊手與心齊莊而和從容閒定正己以格物不可輕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狎比匪類不可衣服華美

一立身以行檢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處人以謙下
爲主涉世以忍讓爲主
一習學先習不言無論見未透行未至者不言即見
已透行已至者一槩靜默不言始也勉強力制數
日不發一語漸至數月不發一語極至於三年不
輕發一語如是則所蓄者厚所養者深不言則已
言則成經矣人不聞則已聞即信服矣所謂三年
不言言乃雍是也萬一尊長或平日知契固問惟
就所聞坦懷以對必誠慎務要簡當

一聯五七同志每月朔望兩會相與考德問業夾輔
切劘公置一簿以記逐月同人言行之得失得則
會日公舉特舉酒三盃以示勸失則規其改圖三
規而不悛聽其出會
一會日坐久腹枵會主止設肉蔬四器充饑而止甚
勿盃盤狼籍以傷雅風會中所講之書如康齋日
錄涇野語錄文清讀書錄陽明傳習錄此數種明
白正大最便後學所論之言毋越身心性命綱常
倫理不得語及各人私事不得語及閨門隱事不
得語及官員賢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語及朝廷公
事及邊報聲聞違者罰備次會一會之飯
以上數條乃順手偶成原不足示範感諸子誠
切聊助鞭影耳諸子倘不以爲謬謹守力行愼
終如始相期於必至之域豈惟區區之光即百
二河山亦與有榮施矣

小引

盩厔答問者錄二曲先生答人問學之語也先生平日啓廸後學不倦士之承謦欬者與進錄之以自益隨問輙答隨答輙錄總計不下數千紙大都正學術拯陷溺殊有補於世道人心余友王劉二君渥嚮慕之立夏介余走盩厔謁先生於里塾退而錄其答語數條私用醒發槩以盩厔明不忘所自云先生嘗謂天下之治亂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學術之明晦故是錄一主於明學術其用心可謂遠且仁矣讀者當自知之無俟余贅

順治丙申陽月古豫張寀書

二曲集卷十四

盩厔答問

嵩麓門人劉王所鑛全錄

問立志曰大凡立志先貴脫乎流俗流俗是故行誼脫乎流俗則爲名人議論脫乎流俗則爲名言果能擺脫流俗自然不理於俗安於俗而不忍脫俗者斯其人固已惑矣欲脫俗而又欲見信於俗則其惑也不亦甚乎孟子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識則疑疑則忌忌則訾毀排陷自其常事若於此瞻前顧後而動心焉必且終歸於俗矣可不戒歟

問儒曰德合三才之謂儒天之德主於發育萬物地之德主於資生萬物士頂天履地而爲人貴有以經綸萬物果能明體適用而經綸萬物則與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能經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務經綸之業而欲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而不如此便是俗儒學而不如此便是俗學俗儒俗學君子深恥焉

然則又有道學何也曰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
秦漢以來此學不明醇厚者牿於章句俊爽者流
於浮詞獨洛閩諸大老始慨然以明體適用爲倡
於是遂有道學俗學之别其實道學即儒學非於
儒學之外别有所謂道學也
儒學明晦不止係士風盛衰實關係生民休戚世運
否泰儒學明則士之所習者明體適用之正業處
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
泰儒學晦則士之所攻者辭章記誦之末技處也

無守出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
問何爲明體適用曰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
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羣生夫
是之謂明體適用
明體適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學焉而昧乎此
即失其所以爲人矣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明體便是
覇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於口耳伎倆之
末便是異端

楊墨異端也佛老異端之異端也猶華廢實吾教中
之異端也教外之異端其害淺教內之異端其害
深
先儒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
雖有老子其說未行却指何者爲異端蓋異字與
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
此所以爲異端也今吾輩同讀儒書同以儒自命
不審與儒者全體大用之實果同乎否耶此處須
切已體察愼勿終其身醉夢於異端而猶居之不

疑曰我儒也我儒也
一友謂近日朋友幸蒙開發亦漸知從事儒學顧功
名之念終是未忘柰何曰朋友中果知矢志功名
此正世道之慶吾儒之光可以爲病乎但恐所志
不在功名耳因問其故曰功名二字余曾聞其說
矣功被一方則不待求名一方一方自然傳其名
功被天下則不待求名天下天下自然傳其名功
被萬世則不待求名萬世萬世自然傳其名若夫
登科取第謂之有功於已則可謂之有功於人則

不可謂有富貴之名則可謂有事業之名則不可前人惟以事業爲功名當其志學之始便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故朝夕之所從事者在於明治體識時務及其學成業就自爾功建名立吾人惟以富貴爲功名當其志學之始便以逢時爲心悅人爲念故朝夕之所從事者在於綴浮詞較拙工及其學成業就究竟無功可名嗚呼自功名二字之義不明士生其間不知枉用了許多精神人材之不振治道之不古職此故耳可勝嘆哉

然則登科取第非耶曰人能登科取第正好借此立功名何可非也但不當逐末舍本肯留心於事業則善矣

人於事業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有滅裂莽蕩不克負荷者況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立不亦悖乎

問三教曰夫道一而已矣敎安有三耶使敎有三則道亦有三矣然姑就世俗所謂三敎者言之吾儒之敎原以經世爲宗自宗傳晦而邪說橫於是一變而爲功利之習再變而爲訓詁之習浸假至今則又以善筆札工講誦爲儒當然愈趨愈下而儒之所以爲儒名存而實亾矣老氏之敎原以無爲爲宗自宗傳晦而怪幻與於是一變而爲長生之說再變而爲符籙之說浸假至今則又以誦經咒建齋醮爲道敎當然愈趨愈下而道之所以爲道名存而實亾矣釋氏之敎原以圓寂爲宗自宗傳晦而詐僞起於是一變而爲枯禅之說再變而爲因果之說浸假至今則又以造經像勤布施爲釋

敎當然愈趨愈下而釋之所以爲釋名存而實亾矣然使二敎盡亾則風俗之蠹可息儒敎若亾則風俗之蠹愈滋寔安得信心之士與之崇正闢邪共明儒敎哉

從來無百年不死之人或七十而死或六十而死或五十四十而死甚有禀齡未壯而死者壽夭之不可預定如此何若勉其易死之身做性分當然之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天下之患莫大於學術不明近世士風所以多謬者未必皆士之罪亦學術不明有以陷之也先生深悼乎此故其與士友講切直就其迷其惑者爲之發明士人乍聞其說始而詫既而疑久之疑者釋詫者服戚戚然有動於中自謂如大寐之得醒而且恨其知學之晚自關中河南以及江右兩浙其聞興起者漸衆學之大明端有待於今矣猗歟盛哉此非獨士風之幸實斯世斯民之幸也錫等蔽於見聞習染垂四十年茲蒙 先生慈訓半生迷障一朝頓豁遂再拜稽首書諸冊以爲夙夜祗承先生之教

門人王所錫 劉鉞 謹識

二曲集卷十四終

小引

富平答問者吾師二曲先生答人問學之語也 先生原籍盩厔頃因兵氛流寓富平閉關養痾不與世通居恒惟三五舊遊往來起居緣是得以時近函榻親承謦欬有問必答聞所未聞凡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實際靡不當可而發因人而啓要皆口授心受期於躬體實詣不以語言文字爲事以故語多未錄茲僅錄其切於通病者聊以自警昔周子寓濂溪而濂溪著程子寓龍門而龍門顯以至康節之於洛晦菴之於閩咸地以人重聲施無窮今不腆下邑亦何幸而獲 先生之至止耶應在施教語因地傳是以恭題曰富平答問紀實也庶觀者知其所自云

富平門人惠龗嗣沐手謹識

富平答問

富平門人惠靇嗣錄

問近年屏去閒書朝夕惟經四書是讀讀來讀去亦覺微有所得但愧筆力非其所長不能見之論著有所發明耳

先生曰讀書特患無得若果實有所得則居安資深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即此便是發明縱終其身無一字論著亦不害其爲善讀書答訖又太息曰六經四書儒者明體適用之學也讀之者果明體乎果適用乎夫讀書而不思明體適用研究雖深論著雖富欲何爲乎不過誇精鬭奧炫耀流俗而已矣以此讀書雖謂之未見六經而弗識四書字可也噫聖賢立言覺世之苦心支離於繁說埋沒於訓詁其來非一日矣是六經四書不厄於嬴秦之烈火實厄於俗學之口耳抱隱憂者宜清源端本潛體密詣務期以身發明正不必徒解徒訓愈增葛藤以資唇吻已也

問爲學須是無所不知

先生曰無所不知固好然須先知其在己者否則縱事事咸知猶無知也故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逐末迷本智者固如是乎

問何爲在己

先生曰仰天之所以與我者是也此爲仁義之根道德之樞經綸參贊之本故講習討論涵養省察無非有事於此耳舍此而他求是猶狀然於自己家珍而偏詳夫鄰里器用此之謂不知務

然則家珍既知之後其他可遂不知乎

先生曰君子爲學貴博不貴雜洞修己治人之機達開物成務之略知古之伊傅周召宋之韓范富馬推其有足以輔世而澤民而其流風餘韻猶師範來哲於無窮此博學也名物象數無賾不探典故源流纖微必察如晉之張華陸澄明之升菴弇州加之而不竭測之而益深見聞雖富致遠則泥此雜學也自博雜之辨不明士之稍故紙泛窮索者便侈然以博學自命人亦翕然以博學歸之殊不知役有用之精神親無用之瑣務內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

窣物亦秖見其徒勞而已矣以余之不敏初𣍋所向
於經史子集旁及二氏兩藏以至九流百技稗官小
說靡不泛涉中歲始悟其非恨不能取疇昔記憶洗
之以長風不留半點骨董於藏識之中令中心空空
洞洞一若赤子有生之初其於眞實作用方有入機
乃同志反以是爲尙亦可謂務非其所務矣

問朱陸之學久有定論今學者猶辯駁不已其將
誰適與

先生曰自孔子以博文約禮之訓上接虞廷精一之

傳千載而下淵源相承確守弗變惟朱子爲得其宗
生平自勵勵人一以居敬窮理爲主窮理卽孔門之
博文居敬卽孔門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
學也故尊朱卽所以尊孔然今人亦知闢象山尊朱
子及考其所謂尊不過訓詁而已矣文義而已矣其
於朱子內外本末之兼詣主敬祝躬之實修吾不知
其何如也況下學循序之功象山若疏於朱而其爲
學先立乎其大峻義利之防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
今之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區區語言
文字之末闢陸尊朱多見其不知量也

問以某愚鄙之資而守考亭之訓於　先生內外
本末一齊俱到之旨實未信及

先生曰窮理而不居敬。則聞見雜多。而究無以成性
存存。便是俗學。居敬而不窮理。則空疎無用。而究不
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
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庶當下收斂。不至支
離外馳。德業與學業並進。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故內
外本末。必一齊俱到。庶用功著力。始爲喫緊。

問無事時冥目靜坐反覺意慮紛拏如何得靜卽
靜矣此心將何所寄耶又吾人主敬固是徹上徹
下工夫但所應之事有限所接之人亦有限亦可
以稱安人安百姓否亦可以稱位育稱參贊否又
孔子蔬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也何物也萬一饑餓而死此
樂亦可言歟又釋道兩門與吾儒眞實作用固不
同矣嘗見先儒有坐化者釋與道亦有坐化者一
靈炯炯不知皆往何處去也輪迴之說然乎否乎

報應之說眞乎幻乎今之行善者未必蒙福而爲惡者反以遠禍無怪乎顔子之夭折而盜蹠以壽終也此皆所不可解者也

先生曰寘日靜坐。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斂而已。然緖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主人中苟惺惺。則閒思雜慮。何自而起。靜時心無所寄。總緣未見本地風光。見則心常灑灑。無事時湛寂凝定。廓然太公。有事時物來順應。弗逐境馳。倘以始焉未遽如斯。不妨涵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津

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硬守。久則內外澄徹。打成一片。所存於己者得力。則及於人者自宏。自爾在在處處。轉移人心。縱居恒所應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達人位育參贊之本也。欲知孔顔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胸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顔之所以樂。心齋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饑餓而死。俯仰無怍。莫

非樂也。二氏作用。與吾道懸殊。而一念萬年之實際。亦有不可得而全誣者。區區坐化之迹。當非所計。輪廻之說。出於瞿曇。吾儒口所不道。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爲而爲。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廻中耶。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眞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人之所謂善。非天之所謂惡。又安知人之君子。非天之小人耶。人固有勵操

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居恒謹言愼行。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若欲就一節一行。顯然易見者。便目以爲善。是猶持微炬而徧照八荒之外也。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艱難成德。殷憂啓聖。烈火猛鍛。莫非煆煉之藉。身雖坎壈。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眞可骨慄。以形骸言之。固顔夭而蹠壽。若論其實。顔未嘗夭而蹠亦曷嘗壽也。噫。盡道而

歿雖殀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恭道而壽。與壽猶歿。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誕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年雖永識者益所羞稱。夫亦何可弁衛也。理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斷疑須是循序。方談靜功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問良知之說何如

三百三十三字

先生曰良知即良心也一點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聖若以良知爲非則是以良心爲非矣

問吾人務作前修則姚江考亭宜何所宗

先生曰姚江當學術支離蔽錮之餘倡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覇義利人鬼關也當幾覿體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於世敎而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達其弊不失之空疏杜撰鮮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於禪故須救之以考亭然世之從考亭者多闢姚江而竟至諱言上達惟以聞見淵博辯訂精密爲學問之極則又矯枉失直勞罔一生而究無關乎性靈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即有稍知向裏者又祗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必也以致良知明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爲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愼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闢則兩相病

問羅整菴何如

三百四十七字

先生曰整菴學考亭者也生平距釋排肭不遺餘力所著困知記於近理亂眞之辨析入毫芒衛道之嚴可謂良工苦心方今學術不明淳厚者牿於章句俊爽者淫於浮辭疲精役慮茲不知學問爲何事間有畧覺其陋而反之於內者又往往馳心虛寂借津竺乾托其身於不儒不衲不圓不方之間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曷可勝言區區淚爲此懼欲表章困知記暨胡致堂崇正辨以救之而力有所未逮不能不望於世之有心人整菴之後又有少墟馮子亦惓惓以息

亦放淫爲事所著辨學錄言言痛切正大程尺謹而隄防固均吾道之長城也

問習靜要一念不起先賢謂未來事勿想過去事勿思見在事勿着夫見在事勿着固也若未來事勿想則夫子何以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乎過去事勿思則溫故亦不是而伯玉行年五十何由知四十九年之非乎

先生曰靜坐之要固貴纖念不起然非初學所能幾也過去現在未來一無所着蓋恐人認念爲真前後

塵不化有累乎湛寂虛明之體耳若果心不逐妄惟理是思則思又何妨孔曰再思中庸曰慎思洪範曰思思作睿睿作聖管子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而繫辭亦云何思何慮又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即此擬議非思而何但識得本體是無思無爲的則雖終日思終日擬議其把柄固在已而不失也故日思盡還源性體常住似未可以遠慮溫故知非爲疑也

問習靜要全放下一絲只學放下遂將日用當行事多有忽却失悞者當如之何聖賢無論有事無事總不着意何以不着意而能不失悞與

先生曰進修之實全貴靜坐今之言靜坐者曷嘗實實靜坐全貴一切放下今之言放下者曷嘗實實放下若果屛息萬緣纖毫不掛久之則心虛理融物來順應亦猶塵垢旣去而鏡體常明無所不照何悞之有

問靜坐之益以何爲驗白沙謂養出箇端倪纔好商量不知端倪是何景象

先生曰學須先難而後獲期驗便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此白沙接引後學之權法未可便以爲準的也近溪子論此甚詳覽之當自知

問理欲之辨最細昔賢謂不慮而知發於自然者謂之良知便是天理然好好色之心何嘗待慮何嘗不出於自然如何却謂之人欲七情如此者甚多此猶易認也且有明似天理而細心體之實屬人欲者此則難認矣嘗念之初動時學者何以辨別

先生曰好好色之心固發於自然而好色之跡惟恐
人知卽此畏人知之心亦曷嘗不自然乎可見一時
之縱慾終不能汨良知之本體特明知而明昧之耳
眞似似眞之辨天理人欲之界所差只在毫釐間非
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之所以貴窮理也
問孩提愛親謂之良知以其不慮而知也嘗思之
孩提愛親似只爲乳如早委之乳母則只愛乳母
而反不知有生母矣若從乳起愛不過口味之性
耳欲從生身處起愛似非學慮後不能也然孟子

立言自確而瓆心實未曉然果何如與
先生曰知愛乳母而不知有生母乳爲之也非天性
之本然也及其一知生母而尙肯愛乳母若生母乎
吾恐雖百乳母終不肯易天性一日之愛矣若謂由
學由慮而後然則夫甫能言而便知呼孃亦孰使之
然乎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據註是因上章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而類記之瓆竊思上章似是夫子有爲而
言指身所居之位而言也此章乃曾子稱艮象之

辭就君子之思而言也位字從來未曉果何所指
與
先生曰位字與素位位字參看庶幾知其所止而無
越俎之思矣儼然若思而無思則然若覺而無覺學
能臻此方是止其所而不離本體常現自無出位之
妄
問瓆從前留意詞翰未嘗刻苦但偶然感物觸情
或因事應付與會所到發而遂適嘗以此爲樂事
也自吾　師指點後乃知玩物喪志遂一意屏絕

浮習息心本眞柰野鷹初拘困悶不堪心花枯萎
時或稍弄文墨反覺機趣快恬不審吾　師以爲
何如
先生曰此習性也程子有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
只可責志而象山亦云今人多是附物以爲樂若一
旦失其所附恰似猢猻失了樹諒哉
問嚮者瓆訟墳一事蒙吾　師見責以爲無地理
或權教之以息一時之訟與抑果全無地理與
先生曰程子云地美則神靈安朱子上孝宗山陵議

尤娓娓言之則地理之說誠亦有之然有天理而後可以言地理未有天理不足專恃地理而蒙麻者也堪輿家莅然於天理而專講地理於理便不通矣烏識所謂理哉雪心賦青囊經人子須知地理正宗等書吾嘗深研其說尋龍倒杖之法少時亦嘗留心但惡夫世之人舍却天理而專靠地理以故生平絕口不談一味主張天理天理若得則地理在其中矣

問參同悟眞書人謂朱子晩年亦好觀之瓊嘗竊察其術似於養身有補未審可信否

先生曰漢末魏伯陽擬周易納甲法作參同契一書其云二用無定位周流遊六虛等語於易道互相發明是以文公晩年與其徒蔡西山閒亦參閱其後張平叔又著詩數十首以爲悟眞篇中間抽坎補離藥物火候嬰兒姹女金公黃婆之言皆爲金丹刀圭而設要之別是一術非知道者所貴也程子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將濟斯民而許魯齋亦謂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訣

問子曰仁者壽而顏子乃夭竊謂此特言性與天道之常而不以身論也至講大德必得其壽而朱註云舜年百有十歲是僅以身論矣瓊久惑之竊謂舜之壽當從宗廟享子孫保者出蓋祖宗甚遠子孫甚長而德足以享保無窮是以德言壽而不止身之百有十歲也不然盜蹠老死豈仁於顏子哉老彭八百豈德之遠過於舜哉愚意如斯敢祈剖示

先生曰君子修已要在存理遏欲久之欲盡理顯耳目口鼻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可以

達天可以參天天與之死不妨速還造化天與之生不妨久待天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區區壽殀初非所計卽以壽麻言之有形壽有名壽有神壽七十百年此形壽也流芳百世此名壽也一念萬念此神壽也若氣斷神滅則周公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及文王在上之言皆誑言矣曾謂聖人而誑言乎哉信得此則盜蹠期頤之死乃是眞死而顏子三十二亾未嘗眞亾也

問福善禍淫顯應者固多而明錯者亦不少人謂

天道難測固也竊謂人但見其小體而不見其大
體耳如君子坦蕩蕩是大體已享其福矣即貧賤
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小體不足累小人常戚戚是
大體已受禍矣即富貴榮華而鬼憂多有不安小
體何足羡鄙見如斯乞吾　師指示

先生曰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此一定之理無
足疑者天道固未易測而錯則決不錯也昔人謂此
翁無忌性却有記性此眞知天者大抵吾人涉世一
生禍福榮華只看各人存心何如耳存心若正身雖
貧賤患難而自反無愧無異三公之貴陶朱之富心
若不正身雖富貴亨通而自反多慚無異在囹圄糞
穢中也蕩蕩戚戚大體享福受禍之言最爲得之

先生答說徐謂之曰所問疑端足徵別來用心疑者
悟之基也先儒謂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
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其昔然而莫進者由漫然而
弗疑者也然區區不患子不能疑患疑而非其所當
疑耳昔陸子靜先生講學於象山一士忽問如何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生笑曰公是泛泛而問老夫卻
不泛泛然答說而又吟云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
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今所問
中間多有疑乎其所不當疑問乎其所不當問者則
亦近於泛然而壞天常矣非區區所望於子也

附

授受紀要

二曲先生口授　賓雞門人李修錄

肘後牌

肘後牌者佩日用常行之宜于肘後藉以自警自勵且識之于不忘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可忽乎

恭（修九容）　提起——放下
默（擴善端）
虛明——寂定
經綸——參贊——化
無聲——無臭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篤恭淵默以思道思之而得則

靜以存其所得動須察其所得精神纔覺放逸卽提起正念令中恒惺惺思慮微覺紛雜卽一切放下令萬緣屏息修九容以肅其外擴善端以純其內內外交養湛然無適久則虛明寂定渾然太極天下之大本立矣大本立而達道行以之經世宰物猶水之有源千流萬派自時出而無窮然須化而又化令胸中空空洞洞無聲無臭夫是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未至于斯便是自棄千萬努力念茲在茲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心之所以常存全賴乎學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外心而言學不是世俗口耳章句博名媒利之學便是迂儒徇末忘本支離皮毛之學斯二者均無當于爲人之實非孔孟之所謂學也

學脉最怕夾雜學術不可不醇先覺之學脉正而學術醇者宋則周程張朱明則薛胡羅呂顧高馮辛咸言言中正字字平穩粹然洙泗家法猶布帛菽

粟規矩準繩一日不可無無則不可以爲人若厭平常而喜新奇非狂卽妄狂與妄學者之深戒也

若夫良知之說雖與程朱少異然得此提唱人始知契大原敦大本自識性靈自見本面夫然後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着落調理脉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于標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學無來歷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省甚察甚故學問必相須而後成尊一闢一二者俱病能去此病學斯無病噫此惟可與知者道未可與

固矣夫高叟言也
學問貴知頭腦自身要識主人誠知頭腦則其餘皆所統馭識主人則僕隷供其役從今既悟良知爲學問頭腦自身主人則學問思辨多聞多見莫非良知之用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算本體尊德性不容不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此正喫緊切務自不得作第二義看矣來翰伊志以下言言中正無偏與區區所贈鄙說脗合無俟剖析若再剖析反涉葛藤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願相與共勉之
周程張朱薛胡羅呂顧高馮辛乃孔門曾卜流派其爲學也則古稱先篤信聖人陸吳陳王心齋龍谿近溪海門乃鄒孟流派其爲學也反己自認不靠見聞亦不離見聞吾儒學術之有此兩派猶異端禪家之有南能北秀各有所見各有所得合併歸一學斯無偏若分門別戶牢不可破其識力學問蓋可知矣中無實得門而上爭閒氣意弊也久矣
吾人既戴天履地而爲人須參天兩地以有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天下後世開太平志不如此便不成志學不如此便不成學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
立身要有德業用世要有功業德業須如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功業須如伊傅周召諸葛陽明方有體有用不墮一偏

留別

我這裏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多材多藝貴推已及人

有補于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徒擅美炫長無補于世以之誇閭里而驕流俗可也烏足齒于士君子之林乎此歸務斂華就實一味闇修步步脚踏實地刻苦力詣希顏之愚爲曾之魯篤實輝光行誼媲美古人人品屹若山嶽可以爲吾道之光可以垂奕世之芳則此來爲不徒矣敬拭目以望
日用之間以寡欲正心爲主以不愧天爲本欲不止于聲色貨利凡名心勝心矜心執心人我心皆欲

也寡而又寡自念慮之萌以至言動之著務純乎天理無一毫夾雜方始不愧于天學至不愧于天則行不愧影寢不愧衾内不愧妻子僕御外不愧鄉黨親朋前不愧往聖後不愧來哲如是則光明正大坐然浩然徹上徹下躍魚飛鳶日新又新道斯大全

二曲集卷之十五終

書一引

先生息心人事絶意應酬其有不得已而應酬者口授及門二三子代書多不屬草間或屬草但隨肺腑流出達其所欲言而止未嘗有意筆墨蹊徑旋草旋棄罕存稿兹同人謀梓先生全集心敬博收得先生戊申年答張敦菴暨規友牘癸丑甲寅報各憲暨辭徵牘并心敬自壬戌侍側以來耳聆手謄退而竊錄者勒爲二卷而壬戌以前數十年之牘無從搜輯識者不無滄海遺珠之憾云先生雖閉戶寂處與世相忘然事關風教則耿耿在念亟刪牘言之當事凡一節一行靡不闡揚而表章橫渠皐蘭高陵鳳翔暨關中書院崇祀議尤其大者世不乏有心人倘閱斯與感加意風教則世道人心有賴矣

旹

康熙歲次巳巳夏至日

鄠縣門人王心敬沐手謹識

書

鄠縣門人王心敬擬次

答張敦菴

曩謬竭愚衷吐人不敢吐之隱洩人不敢洩之秘無非欲高明直下敦大原識本體耳誠識本體循下學之規由階級而進則收攝保任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業本體來諭謂帶來帶去等語未免涉禪㦧悚㦧悚然荆川龍溪亦曾有是言可覈也夫學必徹性地而後爲眞學證必徹性地而後爲實證若不求箇安頓着落處縱闡盡理道總是門外覩做盡工夫總是煮空鐺究將何成耶學蔀通辯陳清瀾氏有爲爲之也是時政府與陽明有郤目其學爲禪南宮策士每以尊陸背朱爲口實至欲人其人火其書㮊論中外通行禁抑渠遂曲爲此書逢迎當路中間牽強傅會一則曰禪陸再則曰禪陸借陸掊王不勝詞費學無心得門面上爭閒氣自恢恢人識者正當憐憫何可據爲定論來諭謂陽明之學天資高明者得力易晦

菴之學質性鈍鶩者易持循誠然誠然然晦菴教不躐等固深得洙泗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徇迹執象比擬摹倣畔援欣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卑者桎梏於文義糾纏於句讀疲精役慮茲昧一生而已陽明出而横發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着裏日用之間炯然渙然如靜中雷霆冥外朗日無不爽然自以爲得向也求之於千萬里之遠至是反之已而裕如矣昔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訕病公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其人豁然有醒由斯以觀陽明之學徹上徹下上中下根俱有所入得力益尤易豈必天資高朗者始稱易耶然此本辯乎其所不必辯目前緊要在切已自審如欲做箇德業名儒醇正好人則程氏遺書朱子錄要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言純師行純法於下學繩墨無毫髮走作精研力踐儘足自樹若欲究極性命大事一徹盡徹一了百了不容不以龍溪集爲點雪紅爐

嵐霧指南輔以象山陽明近溪語錄及聖學宗傳日
日寓目食寢與俱可也遑行年如許未必再如許不
但文章功業至此靠不得即目下種種見趣種種修
能果終靠得否耶須自覷自認自覓主宰務求靠得
着者而深造之稍涉依違大事去矣必聯三五同志
朝夕聚首交發互勵振委靡締餒之氣堅果確奮迅
之心甚勿玩愒因循虛度時日昔近溪先生學邃德
卲猶參訪不倦片語足取雖隸卒人奴無不稽首而
師事之嘗曰予初學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四

十年來此道關心夜分方合眼旋復惺惺耳聽鷄鳴
未嘗得安枕席傳長孺官南奉常時專力集友瞬息
不離夜歸閤户自參不得則長跪達旦家人穴覘驚
愕不知所爲如是者累月忽然有省慷慨承當吾人
肯亦如此用功而有不成者寡矣詩云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高明其取節焉

與友人

僕至不肖足下不察忘貴忘年誤與之遊僕自度無
補足下萬一是以每一會晤未嘗不內懷慚恧茲將
述所聞於友朋者聊效忠告惟勿以芻蕘置之幸甚
一吾人立身涉世務使人欽醇心醉畏我之盛德毋
令人群吠虛聲揚我之才舒且念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當以異地之風聞爲可懼勿以遠方之傳播
爲可喜蓋茲事之任甚重且大當徐俟德成之候
四方之人企我如景星慶雲祥麟威鳳漸有向我
求我若饑若渴之恢然後舉所得而昭示之譬如
順風之舟一日千里矣至此方以道統自任誰不
信之未至於此且當埋頭獨詣深自韜晦以待吾

德之熟可也自不然者德未立於此而徒詡詡對
人曰我欲繼往聖我欲開來學毋怪乎聰我者日
笑于其旁而我猶不之覺也
一凡毀譽之來。聽其自然。一以空豁曠達之宇處之。
何者。蓋實實之名。雖經千謗而不墜。無根之譽。雖
強護持而必潰。實實之名。譬如佳木植於芳苑。經
風雨而彌茂。無根之譽。譬如剪綵綴於宮樹。歷時
日而隨敗。且夫謗之來也。有眞有僞。我有是而人
謗之。方將修省痛改之不暇。烏容置辯。我無是而

人謗之。則惟任其自起自滅。付之罔聞而已。又何必置辯。足下頗有辯謗之失。僕已嘗言之矣。而辯之之意。時忿發露。僕間之深爲不滿。伏願自今以後。徹去一切彌縫支吾之念。而盡吾坦蕩闊脩之實。所謂除却絲毫假。獨存一味眞。顧不恢乎大哉。吾方圖其大。尚恐流於狹。若自處於狹。究將何成也。

一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出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

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于人或秖以自怡或藏諸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既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爲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爲法訓斯時也是惟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此正如華佗之青囊一付丙丁至今爲恨惟恐其不傳也所以然者以華佗當年行之而有驗也今有庸醫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療其身忽見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傳自異人

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輕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呀然而哂蔑然不致信何者彼方見我尫羸日甚我雖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眞可以已疾哉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輒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復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彙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直謂我躬行未懋舍本趨末欲速立名適滋多事况諸談詠偏枯虛寂大類釋子偈頌而儼然列之簡冊此尤諸人之所竊議以爲未足者也凡諸議足下

之言僕所得聞者想猶其一二然已覺切中足下之病若夫所不得聞者不知又當幾許耶僕雖不肖既蒙足下左愛則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議足下是議我也足下之不能韜光斂彩是僕夢寐所未恬也是烏容以無言耶言之雖過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一凡語言氣象之間。吾人之學關于是乎見。大宜溫醇。切忌粗豪。嘗見足下不能無發動飛揚之氣。于儕輩中。此大抵李卓老作之祟耶。不則其目空之

所致也夫目不可坐四壁之外儘有具眼況四海之廣乎且吾輩苟僅以文章氣節自任則縱橫揮霍無不可者若欲以茲事自任則上之宜做尼父之溫良次之宜做周程之光霽豈得做卓老之决裂使覘者有遺議耶至於語言不但不可輕發即凡以筆扎與人亦當審其人果十分眞心求我方可勿輕以長篇與人往還

右足下微疵雖是所養不足亦由平日無眞正好友大率獎譽者多箴規者少以致悠悠至是年踰強立

德器未就動履多錯西河氏之嘆離群索居良有以也忠告善道僕敢辭其責耶伏願自今以往惟事闇修剷去一切道學名目點去一切粧點言詞收回一切閑纂書籍深藏韜晦務期自信勿求信人十數年間道明德立將見飛李不言下自成蹊請益者不遠千里問道者忘其爵位彼時君雖欲不言又烏可得耶其所論著欲不災木又烏可得耶無根浮謗又何俟辯耶權術鋪張竟奚足爲也昔人謂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別來數月矣安知其不德與日俱新而過爲是杞憂者則固不容已之情也若夫以數得疏豈所望於足下哉豈所望於足下哉

答張澹菴

學問最怕持志不堅造詣不勇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爲欲退則又有所顧惜往往騎兩頭馬因循荏苒光陰一去百年無再生之我卒自擔閣雖悔何及須沉竈焚舟持三日糧示士卒以必死作一背水陣方始有濟接翰示知邇來寂於靜體天良志道之堅進修之勇令人嘆仰無已但不審所謂天良果何所指且

用之間如何體認此是學問大主腦用工大肯綮悟此謂之悟性見此謂之見道如果屏緣息慮一切放下反己自覷確有所識由是靜存動察勿忘勿助收攝保任日充月著人情有向有背境遇有順有逆而此一點天良不爲情遷不隨境移虛明寂定纔動便覺一覺即化不遠而復即此便是安身立命身安命立若水之有源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過則經綸參贊一本至性體即爲用道德即爲事功非猶夫他人之所謂事功不遇則獨行其道遯世無悶區區身外

浮名有與無原與天良毫無加損夫何容心焉假令聲望震四海姓字馨千古一朝長寢究何可倚其烱烱不昧之良與天地相爲悠久者實在此而不在彼吾人鞭辟着裏朝夕之所必有事亦惟有事乎此而已如鷄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夫是之謂身安命立之實際來諭深慮專志向內恐有體勘用僕亦不能不慮所慮向內不專竊恐無體可云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故曰其要只在愼獨敬爲高明誦之此復

又

承詢天良夫天良之爲天良非他卽各人心中一念獨知之微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烱烱而常覺空空而無適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孩而知愛長而知敬乍見而惻隱嘑蹴而羞惡一語窮而舌遯一揖失而面赤自然而然不由人力非天良而何日用之間誠勿戕勿牿則火燃泉達無往非善此本來眞面目聖學眞血脉象山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者此也延平之體認天理體認乎此也而體認下手之實惟在黙坐澄心葢心一澄而虛明洞徹無復塵情客氣意見識神爲之障蔽固有之良自時時呈露而不昧矣來書當機覿體分定自優學問止此學問工夫止此工夫之言最爲得之惟緝熙不斷終始如一苗而秀秀而實是所望也

又

烱烱常覺則主人翁在室不至認賊作子以識神爲本面空空無適則自無不善之動得其所止而心如太虛乃未發之中本性眞體不落思想不墮方所無

聲無臭渾然太極大德之所以敦化也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知愛知敬知是知非隨感而應小德之所以川流也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體用一源顯微原自無間先哲口口相授止傳工夫未嘗輕及本體務使人一味刻苦實詣力到功深自左右逢源今既言體認若不明白昭揭倘體認一錯毫釐之差便闗千里之謬以故和盤托出斯固不容已之苦衷也幸亮

又

學須屏耳目一心志向無聲無臭處立基朋次悠然一味養虛以心觀心務使一念不生久之自虛室生白天趣流溢徹首徹尾渙然瑩然性如朗月心若澄水身體輕鬆渾是虛靈秦鏡朗月不足以喻其明江漢秋陽不足以擬其皜行且微塵六合瞬息千古區區語言文字曾何足云即有時不得不言或見之語言文字則流於旣溢發於自然不煩苦思不費安排言言天機字字性靈融透爽快人已咸愜矣

又

承索鄙言以爲宗守夫儒先之言多矣何俟鄙言數年來拙刻拙札之言不爲不多矣夫復何言乃言外索言何異騎驢覓驢若言外贈言眞同床上疊床方懈道聽塗說豈可吹波助瀾蓋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無言於穆不言之眞絕無聲臭終日乾乾宗此守此而已矣此內無煩於言此外本無可言議論多而成功少從來書生通弊當以爲戒易曰默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請即以此復命來翰詢及鄠邑王生此子智圓行方躬修允蹈心若青天自目品猶野鶴孤雲氣魄弘毅將來可望以任重致遠僕甚屬意此復

答胡士俠

來書謂每遇傾覆流離之際心意散亂一思鄙人不覺自定夫鄙人亦何足思而能因思心定足徵隨境鍊心念念操持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望人鍊心學者千講萬講亦無非自求鍊心學焉而不知隨境鍊心則學非眞學鍊心而不能念念操持則鍊非眞鍊縱聰明特達頡悟邁群談伭說妙講盡道理敏言過

於飛龍躬行同乎跛鱉仰愧天俯愧人晝愧影夜愧衾閉藏消沮身未死而心先死矣終日雖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肉哀莫哀於此也來書請析大全愼獨戒懼諸說之疑本文甚詳何疑之有區區方慨學者支離於章句葛藤於訓詁徹錮一生而自己心光不得透露以故深以爲懲居恒與二三同人切磋惟是心心相印豈可復蹈學究故習姑就來書所謂收攝散亂者言之當心意散亂之時能知散亂者是誰收攝者是誰即此能知能攝之心不惟他人不及瞻

闇即自己亦不能睹聞非獨而何終日欽凜保守此
獨勿令放逸使中常惺惺湛然虛明即此便是愼獨
或靜或動覺有一念之昏惰即勿昏惰即此便是提
起惟恐有一念之非僻務小心翼翼即此便是防於
未然此乃天命之本體自然之勲業非刻肉作瘡平
地興波先立乎其大立此也小者之不能奪不能奪
此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由此而時出也惺惺便是
常存常存自然常覺猶鏡之照不迎不隨而研媸自
不能逃思比覺固屬有心然洪範謂思曰睿睿作聖

而羅豫章先生亦謂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
他岐枯木死灰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由是觀之
則思之之功初學亦何可廢廢必也由思而至於無
思則朗然常覺而本體常現緜緜不斷如是則常寂
而常定安安而不遷有虛而一致無聲無臭於穆不
已儒之所以顧諟明命超凡作聖者實在於此夫豈
釋氏參話頭麻其心於無用者可得而班耶區區閉
關養痾懶事應荅茲因吾契涉世未深天良未鑿質
美而可造故不覺縷縷乎實體力詣而深造之愼勿
作一篇文字看過便休也勉之勉之

荅友求批文選

歸足下刻意爲己之學言及詩文若將浼焉其所服
膺惟居業傳習二錄竊以爲志趣如此將來所就必
卓離索日久頃有人自河里來者傳足下道日工課
惟聲律是哦詞翰是攻僕猶疑未之信而台翰忽至
求批所纂昭明文選前後不類令人愕然是書連篇
累牘莫非雕蟲中間有何可取而足下嗜之若飴愈
令人難解程子有言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

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
是也又云詩是無用閒言語不惟無用抑且有害於
道心莊渠先生遺王純甫書曰傳聞人言吾兄對客
開亦談及詩文駸駸有好意此固未必然但恐不知
不覺留下種子他日終會發也昔過太平門見有老
父與一童子並走爭先因竊嘆吾人既有志於道而
與詩人文人輩爭長亦何以異此老父哉虞長孺好
談詩論文金虛中謂之曰學道須學癡學呆學拙混
沌鴻濛乃與眞合子津津談詩論文是賣聰明釣聲

譬也去道遠甚由斯以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僕非
薄詩文亦非厚人學詩文實以足下質甚美性甚淳
世味未染天良未汨既不弋名又不媒利亦何苦疲
精役慮爲此玩物喪志之習縱習之而工文如班馬
詩如李杜亦何補於身心何益於世道耶朋友之義
在長善輔仁區區之心願足下急本緩末務爲志道
據德之圖俟德成仁熟而後藝可得而游也附去朱
子白鹿洞學規一篇聊代文選幸潛心焉

答顧寧人先生

來書云承教謂體用二字出於佛書似不然易曰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
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又曰
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
也經傳之文言體言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
爾若佛書如四十二章經金光明經西域元來之
書亦何嘗有體用二字晉宋以下演之爲論始有
此字彼之竊我非我之藉彼也豈得援儒而入於
墨乎如以爲攷證未確希再示之
頂偶話及體用二字正以見異說入人之深雖以吾
儒賢者亦習見習聞亦藉以立論解書如體用一
源費隱訓詁一唱百和浸假成習非援儒而入墨也
繫辭暨禮記禮者體也等語言體言用者固多然皆
就事言事拈體或不及用語用則遺夫體初未嘗兼
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
始西來佛書雖止四十二章經金光明經未嘗有此
二字即楞嚴楞伽圓覺金剛法華般若孔雀華嚴涅

槃遺教維摩諸經亦何嘗有此二字然西來佛書
雖無此二字而中國佛書盧惠能實始標此二字惠
能禪林之所謂六祖也其解金剛經以爲金者性之
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敷衍闡揚諄
懇詳備既而臨濟曹洞法眼雲門溈仰諸宗咸祖其
說流播既廣士君子亦往往引作談柄久之遂成定
本學者喜談樂道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然天地間
道理有前聖之所未言而後賢始言之者吾儒之所
未言而異學偶言之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證斯已

外學也莊子之書有所謂外物外生外天下者卽來教所謂馳心虛寂也而君子合內外之道者固將以彼爲內乎

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卽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暨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二編所載尤不一而足活潑潑地乃純公偶舉禪語形容道體鞭辟近裏亦藉以導人斂華就實似無甚害若以語不雅馴則活潑潑地可諱而鞭辟近裏一言實

吾人頂門針對症藥此則必不可諱■不惟不可諱且宜揭之座右出入觀省書之於紳觸目警心內典二字出於蕭梁之世是時武帝崇佛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以儒書爲外盡人事佛書則內了心性內典之目遂昉於此歷隋唐宋元以至於明凡言及佛書多以是呼之視漢人以元命苞援神契等七緯爲內尤不啻內之內矣然亦彼自內其內非吾儒之所謂內也彼之所謂內可內而不可外吾儒之所謂內內聖而聖外焉而王綱常藉以維持乾坤恃以不毀又豈

耳正如肅慎之矢氐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日中國之人世寶之亦何嘗以其出於異域舉而棄之諱而辯之也來教謂如考證未確不妨再訂竊以爲確矣今無論出於佛書儒書但論其何體何用如明道存心以爲體經世宰物以爲用則體爲眞體用爲實用此二字出於儒書固可卽出於佛書亦無不可苟內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宰物則體爲虛體用爲無用此二字出於佛書固不可出於儒書亦豈可乎鄙見若斯然歟否歟

又

來書云來示一通讀之深爲佩服體用二字旣經傳之所有用之何害其他如活潑潑地鞭辟近裏之類則語不雅馴後學必不可用而中庸章句體用之云則已見於喜怒哀樂一節非始於費隱章也至若所謂內典二字不知何出始見於宋史李沆傳疑唐末五代始有此語豈可出於學士大夫之口推其立言之旨蓋將內釋而外吾儒猶告子之外義也猶東漢之人以七緯爲內學以六經爲

可同年而語故內典之呼出於士君子之口誠非所宜當以爲戒莊子外物外生外天地良亦忘形脫累之謂似非虛寂之謂也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莊子齊物論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眞性虛圓天地同量此後世談虛之始然與佛氏之虛寂又自不同蓋老莊之虛是虛其心而猶未虛其理佛氏之虛寂則虛其心而並欲虛其理舍其昭昭而返其冥冥雖則寂然不動而究不足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故此佛氏所以敗常亂倫而有心世道者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又

來書云生平不讀佛書如金剛經解之類未曾見也然體用二字並舉而言不始於此魏伯陽參同契首章云春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伯陽東漢人也在惠能之前是則並舉體用始於伯陽而惠能用之朱子亦用之耳朱子少時嘗注參同契而剛彔爲表裏亦見於參同契之首章惟精粗字出樂記此雖非要義然不可以朱子爲用惠能之書也

至於明道存心經世宰物之論及表章崇正辨困知記二書吾無間然

不讀佛書固善然吾人秪爲一已之進修則六經四子及濂洛關閩遺編儘足受用若欲研學術同異折衷二氏似是之非以一道德而砥狂瀾釋典玄藏亦不可不一寓目譬如鞫盜者苟不得其贓之所在何以定罪參同契道家修仙之書也禪家之所不肯閱兼惠能生平絕不識字亦不能閱其所從入不繇語言文字解經演法直抒胸臆而謂用之參同竊所未

安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開謙之游以故蚤聞其說參同之注乃訓定四書多年之後六十八歲黨禁正熾之際蔡西山起解道州朱子率及門百餘人餞於蕭寺瀕別猶以參同疑義相質事在慶元二年冬非少時注也況伯陽本納甲作參同所云二用無爻位周流游六虛及春夏秋冬內體外用之言皆修鍊工夫次第非若惠能之專明心性朱子之專爲全體大用而發也然此本無大關辯乎其所不必辯假令辯盡古今疑誤字句究與自已身心有何干

渉程子有言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而淮南子亦謂精神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索之於末薇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也區區年踰知命所急實不在此因長者賜教誼不容黙悚甚愧甚

答魏環溪先生

來書云僕行年七十矣自念生平於五倫内不知欠缺多少若勉盡一毫差免一毫愧即如朋友

一倫盈我者多乃生平深慕而不獲一晤者孫鍾元黃黎洲我中孚三先生耳雖未覯面請教然而往來有問答著述有傳布一字一句都可取之以爲典型曩有郭舍親每寄先生大稿自其作古以後聞先生之片言亦難得矣昨者附奉 恩賜旋里詩欲知僕爲林下人也老而廢學無敢言矣承先生郵寄諸刻千里如面欣幸何如竊窺其反躬克已踐踏實地異端曲學不辨自除讀至家戒凛如也僕亦不以不晤先生爲憾矣反身録容另購

先生晚年珍重吾道幸甚

久聞老先生爲當代正人私竊景仰不謂老先生念切幽巖屢勤汪存區區自揣無似徒深愧悚昔富鄭公致政家居藍田呂大臨與之書勸其以道自任振起壞俗鄭公納其言多所倡導今學術不明士自詞章記誦外茫不知學問爲何事老先生急流勇退從容於綠野之堂區區敢以是言進伏望力振正學爲吾道作干城在上則表正人倫於上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也若優悠自適留連

於章句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此碌碌者所爲賢如老先生知必不爾也

答蔡溪巖隱君

來書云涇野先生每誨人以甘貧樂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夫子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若於衣食分曉者其亦入道之梯級乎乞吾師剖示

世人止因居食二端不知張皇了許多精神枉用了許多馳騖若能於此處看得破於此關打得過則知

貧之一字原無損於性靈惡衣惡食原無妨於學道
瀟灑快樂何等自在周元公有言見其大則心泰心
泰則無不足無不足故富貴貧賤處之如一陳白沙
亦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無
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
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愿學人果能見及此則種種
俗念不待擺脫而自擺脫而區區甘貧甘淡又不待
言矣

答楊雪臣隱君

○三百七字

客冬吳君濬長自都門以先生所撰尋樂堂記見寄
喜慰無涯闡尋樂之旨并及堯舜伊尹方體用兼該
不墮一偏介之以敬庶學者當下知所從事而致樂
有由痛快的確發昔人所未發乃天地間大文字大
議論何幸借敝廬發之此非弟一人之幸實學術之
幸也謝謝

答吳野翁

客夏承寄文集全部易箋十卷文酷似韓歐易不讓
來汪卒業之餘吾無間然惟今春所寄明儒纂訂與

楊雪老明儒偶評大同小異中間不無可商縱一二
至當歸一毫無可商推之南海北海東海西海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犁亦與切己大事有何干涉
區區蚤歲過不自揆嘗欲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
唐宋元明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兼收并包
勒爲儒鑑一書而細評之俾儒冠儒服者有所攷鏡
知所從事念非切己急務遂輟不復爲鄒南皋簡一
友人云吾輩冉冉老矣無論在外在家各各收拾舊
頭顱求不愧天之所以與我者自成自道一領百領

○三百三十七字

口頭說得明筆下寫得去濟得甚事斯言深中吾人
膏肓僕常以之自警今敢獻諸左右覽畢不妨轉示
雪老

答吳濬長

門下道德經濟江左翁推年長於僕巋然前輩典型
乃賢不自賢忘年折節問道於僕甘心北面僕病爲
之延醫措詞爲之刑布瀕別千里追送別後時候起
居遲貧兩脈以膏火之需凡所以加意於僕者靡不
周至即羅近溪之於顏山農亦不是過頃又爲先嚴

徵詩以闡義爲先慈徵文以記祠雅誼腆摯區區感入肺腑顧睽離有年晤言無由每一念及曷勝悵惘茲令兄太史寄來尊札承諭欲自燕入秦迂道相訪區區喜出意外敬抵目以望

又

鄭太學自江寧傳到華札函啟緘捧讀知賢郎奮翮泮宮弓冶克承竊慶門戶有人門下德盛澤深地方公舉足徵直道不泯乃奸事多撓蜮沙詭射恨地隔吳秦不能效申胥之忱其爲悵結何可勝言然涇陽

先生於淮撫李三才一事橫罹羣小之彈處之自若笑謂李曰老兄與我被諸賢千磨百鍊逼出箇眞身子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方見眞色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哉而景逸先生亦云君子有一分眞精神便受小人一分眞磨難大丈夫不如是安能精光照耀千古自是而之一段致命樂天光景當不草草漫過想高明於此亦決不漫過也

又

近代理學書讀書居業二錄外惟馮少墟集爲最醇馮與顧涇陽高景逸同時闢壇倡學大暢宗風顧高學固醇正然其集中猶多閒應酬識者不無遺憾馮集徹首徹尾乾乾淨淨粹然無瑕方是醇乎醇無論知學者讀之不忍釋手卽平日絕不信學者乍見之亦未有不醒若發矇僕家藏一部茲特遣贈幸貯之延陵書院與同人共焉涇陽以文成無善無惡之言爲近佛力駁之以自標門戶而其答諸景陽書則云與時無常到日不至吃閻羅棒此時一蹉永刼難補斯言若出文成不知尤當如何操戈而景逸之序指

刼感應篇試檢馮集中有此否區區平日尊信顧高如尊程朱然其立言不自照管自相矛盾吾人亦不可不以之爲鑑也

答邵幼節

久不得門下字心甚耿耿每思兩郎丞世侍養乏人晚景若此其何以堪然賢如魏莊渠楊復所晚景皆然不獨門下爲然也不知數年來曾擇近屬置後否噫人生至此百念那得不灰世念愈灰則道念愈眞矣一靈孤明浩然獨存終日欽欽保此無價之珍而

已他非所恤也

又

僕土室中人也枯槁是甘寂寞爲樂灰心人事絕意應酬四方書問之來非至不得已未嘗輕答茲所寄舅友來書萬餘言以朱王異同爲訂用心可謂勤矣然未免舍目前切己之實而葛藤已往公案替古人耽憂本非至不得已僕不欲饒舌幸爲我善辭可也

答徐斗一

客冬接來翰并所著易説知玩易洗心造詣日精日

進區區喜慰無涯蒙卦之解條暢妥確大有可觀原冊璧回俟所解通完當兼總條貫細加商訂生與斗一睽隔兩地多歷年所晤言無由夢寐徒勞承諭欲易解完日親擕至陝然歟否歟果如所約此生再獲一晤何快如之但恐究成空言使區區徒增悵惘耳

又

聞問不通數年矣不知吾斗一近况若何造詣若何吾心甚耿耿也前者書來欲俟易稿通完擕以入秦謁吾彼時渴欲一晤以話積懷故復書望其必來既而細思三千里長途跋涉維艱往返資斧措辦甚難西秦之約談何容易能來則來如不能來不妨封易稿及他著付貴郡城内開鹽店之三原盧修之令其轉發見稿猶見吾斗一也然吾所望於斗一者非區區著述之謂也人生吃緊要務全在明己心見己性了切己大事誠了大事焉用著述如其未也何貴著述口頭聖賢紙上道學乃學人通病爲實如吾斗一知必不爾也張立夫自題畫像云年已四十四此理未眞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今斗一之年蓋不

止四十四矣其所以日夜皇皇者吾不知其何如也吾與斗一睽隔兩地見面未能心期有在千萬努力勿負吾望

答睦介侯

顒養痾尊府令先公以八旬名賢折節問道執禮甚虔吾介侯朝夕趨蹌恭侍湯藥此情此誼感佩不忘今令先公九原不可作矣今而後刻苦實詣砥行礪操惟吾介侯是望己德不朽令先公亦藉以不朽此程太中朱韋齋所以流馨百世也介侯勉旃介侯寄

來所著尚書隸纂必讀簡潔醒暢諸同人見之莫不擊節稱快爭相傳去坐案頭再無副本今後遇便希多寄是望

答張子遂

南北睽孤雙魚稀闊言念昆玉何日忘之憶昔戊亥之交相聚盤桓不可謂無意斯道別來十六載於茲矣不知於斯道果何如也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有負乎初心昔人蓋嘗以是興感而吾輩得無近是耶噫老將至矣究結何局念及於斯不覺惕然願相與共勉之

答王心敬

昨所論一一皆是足徵聰明諺云學道須要英靈子又云智過於師乃堪傳授汝聰明過人吾安得不喜竭生平所蘊而傳授之舍汝其誰耶顧聰明要須善用用之反已自覷洞識眞我方是眞聰明若明於識人而暗於識已卜度成性明覺安在李延平云二蘊聰明過人天地開道理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今汝談論凡有是處亦皆聰明之發也語雖無病然縱語語皆是千是萬是終是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終靠不得一毫無病亦是病今而後須黜汝之聰墮汝之明昏昏冥冥自覷自覓務求終身靠得着者而深造之識得王心敬纔算王心敬一識永識一得永得超凡入聖其在茲乎一念萬年其在茲乎

又

學須剝皮見骨剝骨見髓洞本徹源眞透性靈脫脫灑灑作世間快活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窺性

靈自成自證徒摹倣成迹依樣畫葫蘆飾聖賢皮膚爲名教優孟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答張伯欽

接來札知刻苦實地做工夫每晨向父母恭叩區區喜慰無涯夫君親一也仕於朝者每日必朝以其食君祿也食君之祿猶不忘所自矧身爲父母之身反忘其所自可乎汝能如此得子道矣此在悖逆之子無禮於父母者聞之必借口以爲此乃務理學而然不思父母生我育我顧我復我晝夜劬勞萬苦千辛

未寒而思爲製衣未饑而思爲儲食長成而爲之授
室竭盡心力恩同昊天此亦父母務理學而然耶噫
父母存日不能及時盡敬盡禮一旦見背雖欲刻刻
周旋膝下左右怡養一日三朝躬昇父母遊山玩景
何可得也我寫至此肝腸欲裂涕下不能自制嗟乎
李顒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幽明咸無以自
容矣汝幸有親在當及時盡孝勉所未至勿蹈我之
覆轍可也

又

覺所註靜坐說用心雖勤似非所急以成已言之則
自已既曉只宜依其說實實靜坐何待自解自看若
欲示人成物未有已尚未成而遽先成物者也原稿
不妨存之且宜涵養昔有人問耿楚侗先生以天命
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
生爲之矍然焉纍閭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寂
無言說或曰馮公何無講客曰此人渾身是講此皆
以身發明道理而不尚詮釋者茲拈以示吾伯欽

又

昔袁閎棲土室范粲臥敝車雖骨肉至親亦不相見
而我之鎖扉幽居二三宿契之來不免啟鑰埽言破
戒壞例爲害不淺年來自怨自懟不但宿契漸亦體
諒不來即嚮學之士爲學而來者亦多不見二月初
有著書立言之人自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兵刑一一
皆精研論撰攜其所著全部肅贄願北面受學叩扉
兩日亦未之納惟湖廣傅良辰張君明年未三旬不
遠三千餘里徒步來學其人本市井貿易之微能學
敦大原我嘉其學知近裏始啟鑰納拜侍我浹旬終

日寂坐迴光返照保守所得之端倪眞機流盎不貳
以二不參以三略閱先儒格言數篇少頃隨即掩卷
寂坐蓋恐胸中端倪因閱書而或有散亂也此方是
篤于自修眞實爲已特示汝知昔者陸象山之於楊
慈湖止是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本心
三言慈湖言下大悟顏山農之於羅近溪亦只知皆
擴而充之一語近溪言下大悟往者我吝尊翁前後
諸札句句血脉字字骨髓合盤托出洩盡秘密視象
山山農之朋發不啻倍蓰汝一向視爲泛常不知鞭

辟自懿空過歲月以故學不見道性靈未徹茲老瀍婆心不死復示此帖汝其勗之

又

靜默返照要在性靈澄徹性靈界徹寐猶不寐晝夜昭瑩如大圓鏡汝年來切實爲己學雖精進然只增得幾分知識見解而已性靈尚未澄徹內未疑一故外鮮道氣收攝不容聰明盡露昔人所謂目擊而道存實未臻此可不勉乎須斂而又斂如啞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疑疑疑

又

學道最怕因循一涉因循便成擔閣將來終無所見終無所得終無所成縱有所見亦不過是從外而入聞見之見非豁然頓契一徹盡徹之見縱有所得亦不過是日積月累塡塞之得非原泉混混自得之得縱有所成亦不過是摹擬倣效踐迹義襲之成非超凡入聖渾然天成之成須勇猛奮勵立堅定課每日靜多於動恭默寂坐無思無慮一念不生則全體自現至此見方是眞見得方是眞得行住坐卧終日欽欽保而勿失方是眞成勗哉小子千萬努力

答馬仲章

曏見仲章面知仲章質慤今閱仲章書知仲章至性嗟乎誰無父母敬謹承歡者誰誰非人子歉然自罪者誰書內謂幼時父督之及時讀書諄諄提訓反以爲煩苦而不樂聞此病豈獨仲章殆更有甚於仲章者父在漠不在意父歿雖欲日日躡聽父訓樂受父責何可得耶吾少而喪父君恒每見人之有父者未嘗不私竊感傷今閱悔文於我心有戚戚焉文尾謹身之語確是實實落落存沒無間的工夫與言至此已得要領惟在黽勉無替終始如一而已

答王天如

來書疑體用之有二致恐徒求諸文爲之末而不本諸誠明之體蓋以有天德自然有王道而唐虞之際無書可讀皐夔稷契不害其爲王佐齊治均平之效卓乎非後世章句書生所能及也顧今時非同古時今人不比古人以孔子生知之聖猶韋編三絕問禮於柱下訪官名於郯子垂老不廢研討朱子謂盈天

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自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今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若懵蹈誦詩三百之失而謂至誠自能動物體立自然用行則空踈杜撰猶無星之戥無寸之尺臨時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乎此不學無術

宼忠愍之所以見惜于張忠定也故體非書無以明用非書無以適欲爲明體適用之學須讀明體適用之書否則縱誠篤虛明終不濟事玆呂新吾先生論士說一篇寄覽亦足以知空腹皷餓肚腸究無補于實用分毫也前者所論知覺存養省察等說乃一時有爲而言原非定論來諭得之人爭一箇覺能覺則虛明融徹洞識眞我不覺則昏惑迷昧痺麻一生能覺則爲賢爲聖不能覺則爲愚爲狂若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皆不能覺

也卽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意見一偏滯而不化皆不足以語覺之大全存養於未發之前省察於已發之後勿忘勿助日新又新則主人惺惺此卽兢業本體又何虛無矯制之有都門行止幸見諭以慰懸切或出或處咸宜善養靜養之餘日用功課當以萬物一體爲心明學術正人心爲念隨機開導使人知畏天檢身悔過自新卽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世有自私自利之徒竊養晦之名闔其身而并闔其言無補于世道人心便與天心不屬是自

絕于天矣願以爲戒餘不悉

又

以心觀心乃學問用工之要高明廣大之域必如此方可以馴至始也以心觀心久則無心可觀夫觀心而至於無心可觀斯至矣若謂墮落方所會心從事不淪于空虛莽蕩便滯于邊見方所而千古聖賢用心存心之訓皆剩語矣可乎哉以心觀心直從無極太極而入卽本體以爲工夫此正不墮邊見不落方所否則雖欲不墮邊見不落方所何可得也此復

二曲集卷十七

書

鄠縣門人王心敬摭次

報鄂制臺

僕本庸謬無似明公不察誤採虛聲聘主關中書院講席三辭不獲冐昧從事過承躬迎屢辱左顧僕非木石寧不知感所以不敢一詣憲轅謁謝者實以生平安丘壑之分未嘗投足公門今若一旦破例有負特達之深知辱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肅此

鳴謝伏惟鑒原

報阿撫臺　報三司道府廳縣同

屢辱枉顧惶愧殊甚僕庶人也庶人無入公門之禮倘不以禮自處明公亦何取於僕耶是以逡巡不敢報謁賢如執事必蒙鑒原

答阿撫臺

承餽金數鎰惠恤良至僕璧謝再四非敢矯情實以辭受一節乃人生操履所關若隨來隨受則生平掃地矣且明公加意於僕者以僕能安貧也安貧而受金則僕之安貧何在以故不避方命之嫌仍用返璧萬惟垂察是幸

上鄂制臺

明公以　國家太平之業必先於正人心故思得碩儒以振起斯民而又急無其人不得不禮從隗始誠吾道之中興而生民之大幸也顧僕實非其人適以重爲斯文之辱前者三辭不獲親謁應召兩赴書院言無可聽行無可取中夜自思既負明公下問之誠兼愧朋友琢磨之益方欲束身告退肆力耕耘忽聞

愚賤之名上塵　睿覽驚覓欲璧俯仰難安自拜辭抵家即染寒疾歷久不痊遂至右足不仁艱於步履夫薦賢者　國家之大典豈容以廢疾之人濫膺宸命哉況今接對賓客皆倚杖而行猶或顛躓其必不能舞蹈丹墀也不待問而可知矣伏乞明公格外施仁代爲題覆使病廢之人得以終安畎畝則始之終之其恩皆出於明公矣若以前疏既上後難復請是甚不然歷觀前代盛時凡徵辟不就者皆傳爲美談而誦薦舉者之知人其有出就一職名實俱喪者往

往取咲於當時貽譏於後世此前事之已驗然則明公今日寧傳爲美談乎抑爲人譏咲乎二者當知所擇矣

又

前書已揭愚衷而憲臺未察又蒙鈞諭下頒僕撫心自思實非敢以退讓爲高而拂憲臺爲 國家起賢之至意也夫事當權其輕重而慮其始終僕今日者廢疾家居負 朝廷旁求之意其罪猶小異日者名喪實忘使天下咎憲臺無知人之明且爲 國典之

辱其罪甚大不自知耻應 召而行始之也甚易以身事 王無忝所學終之也甚難故僕寧擇其輕而不敢爲其易也在憲臺之意以爲僕雖不能有益於國家亦不至有負於大典而以僕計之則甚不然竊觀古人學貞行實尚受謗於當時往往困辱其身況僕草野愚蒙本無學術即使之應對殿廷亦且言無倫次群起而非之殆不可以屈指計矣僕固不足惜獨是憲臺明無不照而爲僕一人所累致有不知人之識則雖擢僕之髮又烏足以贖其罪哉此僕之

所以擇其輕而辭其重圖其始而即慮其終非特爲僕一身之計實所以爲憲臺計爲 國家計者至悉而無以加也如猶不獲所請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敢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也存沒之誠言盡於此

辭徵

顒少失學問無他技能徒抱卑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高踪不虞聲聞過情上徹 宸聰部檄地方起送益黷典也顒何人斯敢辱斯典若謬不自揆冒昧奔趨是借終南作捷徑可鄙孰甚有士如此 朝廷亦

安用之況顒近因汗後中濕宿疾頓發左足麻木不能步履豈堪遠涉長途趨走拜舞對揚丹陛也伏望矜鑒特爲轉達曲成石隱使顒不至狼狽道途自速其戾佩德頌仁於無窮矣

又

竊惟 朝廷之所以崇幽隱嘉恬退者原藉以砥礪俗息奔競也假令顒康健無恙猶當仰體 朝廷美意益堅素守終其身萬萬不敢出戶一步以成 朝廷激勵廉耻保全石隱之盛德矧顒中年登衰宿痾

時發輕則遶匃重則彌月近又左足不仁不能動履若使俍倶長途性命必且難保辱盛典而貽口實非所以昭示天下後世也歷觀前代隱逸凡屢徵不起咸賴當事爲之善言題覆今大憲悚慨倜儻樂成人美殘疾如顒必在所矜憫伏望始終玉成曲垂保全錄顒前後辭牘據以達部免致荐煩敦促之命益重至再違戾之罪顒刻骨銘心終身不敢忘施也

又

顒前曾兩次陳情意謂業已達部矣乃猶未蒙矜鑒

督促愈嚴惶悚踧踖莫知所措顒外雖有虛名內原無實學千破萬綻素鮮寸善是以審己量力死不敢謬膺盛典以傷 朝廷知人之明重以迍邅多病呻吟床褥夢幻泡影之身諒亦非久緣是百念俱灰毫無身外之想又安能以殘喘待盡之軀出逐風塵之苦自速其斃耶伏望特垂洪造曲賜保全備錄顒前後辭牘據以達部庶部中知地方督促之殷區區辭謝之堅得以據情具題誤恩不至再降顒也不材敢忘保全之仁

又

顒於客歲九月中因中濕成足疾不能動履已具情上控乃自今歲正二月間綠去冬所服攻伐之劑過多冬蘊春發又增痰火周身疼痛徹夜難眠雖視息無恙而元氣索然醫經屢易藥罔奏功遂成沉痼傷心自憐醫鄰俱在豈容假託懇乞執事俯憐病軀據實轉申則顒有生之年皆戴德之日也

又

顒本庸謬無似蒙 朝廷過信誤薦垂眷至再心非

木石寧不悚感即欲匍匐詣京一覲 天顏顧病勢日甚一日萬難勉強始則惟恐是疾近又增以痰火偏身疼痛度刻如年耳聵目眩轉側皆靠疲癃支離之狀難以盡述療治百方卒未見效因思顒之先人祖父伯叔咸以是疾畢命顒亦何能得久自去冬臥床纏綿至今不扶不動儼如眠尸若力疾就程勞頓致殞委骸骨於旅次貽天下以口實曰 朝廷以懸逸待李顒而李顒爲隱不終扶病趨榮自速其斃矣

朝廷獎恬退息奔競之初意顒死有餘辜矣爲此

瀝血哀鳴伏願具情申憲轉籲　皇仁憐顒篤廢容顒養痾以昭　朝廷保全不隱之盛德未必非大典之一光也伏恍口占以請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又

顒一介草莽叨沐溫綸使非殘篤敢不力趨　召命不幸素染風痺不時舉發今歲增劇竟致兩足不仁始則跬步難移繼而伏牀不起醫藥罔效一息僅存非已陳情本縣詳達仁天隨蒙憲駁顒憂惕愈增即使身膏道途不幾有負盛典懇祈垂恩廣仁人之施

俯准轉達俾顒跧伏田里長爲堯舜之民倘餘息獲延世世徼二天之造矣

康熙癸丑督撫以地方隱逸薦此其辭牘也

康熙戊午部中以海內真儒薦先生長臥不起長君伯敏爲之上下力控詳具別冊

答四川周總督

承迂途相訪折節榻前位高而心下非慕道誠切何以至是昔王文成官刑曹時迎蔡髼首於署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今公之於僕可謂忘官相矣僕感公摯誼業已饒舌茲接來翰勤勤懇懇復以入門下手爲問夫入門下手無他秘密可拈惟在從自己心上隱微處查考安身立命處着急日用立身行己處痛自檢束目前戎務殷繁莫非鍊心之藉象山掌庫三年學問大進王文成謂除了人情事變別無工夫可做湛甘泉論爲學吃緊之要只在隨處體認天理若必待戎務有暇而後整肅身心料理工夫則是閒時操存忙時放過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夫豈造次必於是之謂耶故必不論有

事無事閒時忙時隨在提撕終日乾乾無事恒若有事有事行所無事立身行己在此安身立命在此鄙言已盡於此再晤之論不敢聞命僕杜門謝客宴息靜攝願公見愛以德相亮以情督其已同表閎去矣無落吾事則曲成之雅銘佩不忘此復

又

阿太守書來述公口諭謂自撫山左時即聞名渴慕及督兩廣日與廣中二三賢紳共佩教言寤寐思服非獲登龍深慰十年立雪之願請益方始乃咫尺不

獲再侍函丈豈誠有所未孚而根器駑下不堪鞭策乎僕讀之不覺顏忸怩而心悚懼幾無以自容夫眞正闇修之人洗心藏密雖鬼神不能覰其微況人乎僕之浮名遠播正是洗心不密人得而窺轉相告語譽過其實其名彌張其罪愈大識者方當憐憫何可誤信虛聲以傷知人之明鄙說流於廣中不知出自何人迂腐之談不足當明眼人一噱而公嗜之若飴嚮僕甚篤自非根器過人天性樂善安能如是僕所以啓戶一晤知已而不敢覥顏再晤者實以閉戶之

人數啓戶以接顯貴閉戶之謂何公愛我者也愛我則必思所以成我豈可令僕閉戶不終壞例以開紛紛之端耶況僕言茍可採採其言如晤其人不啻覿面討論若言無可採則雖日相晤對奚益也直布腹心千萬原亮

答建威將軍

屢承誤愛感荷無涯茲又蒙垂注惠貽種種自揣病瘵如僕何以得此於麾下哉在將軍行之固爲盛德在僕受之則爲非義僕生平百不逮人惟於辭受之節願知自愼若并此一失將軍亦何取於僕耶今後乞全愚守惠無再貽則僕也拜賜多矣肅此報謝臨風如見

答許學憲

世道隆汚由正人盛衰而正人盛衰由學術明晦故學術明則正人盛正人盛則世道隆此明學術所以爲匡時救世第一務也顧明學術不在標宗立旨別樹門戶只在就士所習表章四書今夫四書之在天下家傳戶誦童而習之白首不癈解者積案充棟本

自章明何待表章噫正惟家傳戶誦人人共習而所習之得失實世道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有心世道者誠就其所習而挽其失救其積習起其痼疾令其反諸身見諸行是乃所謂表章也

又

反身拙錄乃僕師弟子一時商證之談不謂使君遽以災木僕方私竊跼蹐忽接來諭云云愈令人駭愕此書止期私下同病相憐對症投劑以反身二字與同人相切砥若一經進　呈適滋多事不爾嫌招忌

則搜山藪穴僕將不知其所終矣不知使君將何以爲我謀耶幸寢斯念曲垂保全俾僕永堅末路庶不貽羞知己此復

又

督學學術之宗人才風教所從出也以正學爲督則人以正學爲尚學正則心正心正則立身行已無往非正正人多而後世道生民有所賴薛陳耿周諸公之提督學校也先本後末咸以倡明正學爲第一義當是時士謹繩墨人崇禮教各往往格物以窮理居

敬以反身二者並修日克月著雖中甫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風聲所鼓即閭巷父兄長老亦知誦說古誼以自淑故風習最淳言純而行純法之儒後先輩出或出或處咸有補於世嗚呼盛哉其諸公風厲之實謹揭其畧於左

薛文清公督學山東教人一以朱子白鹿洞規爲式所至誘掖獎勸備極勤渠爲一時督學使者之冠

陳恭愍公督學河南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訓生徒一主於躬行所巡歷不居公府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而徐行繞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籩洋洋翼翼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討論之聲鏘然公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人人競奮其教人必本於朱文公小學以達於四書五經性理通鑑諸生翕然乎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相與誦義不休

耿天臺公督學南直毅然以斯文爲已任隨機立教多方開發由其內者公爲之推離發源相與踴躍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公爲之易轍就衆相與洗濯如疾

獲痊章甫鼓舞天機自暢是時部內樵者朱光信陶人韓樂吾及田夫夏雲峯稱知學公皆極力敦禮表章爲多士風

周海門公督學廣東特謂學之不講聖人爲憂此非特爲經生學子言實經世宰物者之所不能外也學無地而可離則講無時而可輟天下無人不可以學則亦無人不可以講況正一所統之諸生乎於是巡歷所至諄懇敷宣移檄郡邑到處提撕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翟然如梏得脫客得歸

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個個心中原自有仲尼士習爲
之一變
許敬庵公督學陝西巡歷所至首易生儒以學集衆
講貫每至夜分幕賓或規其過勞且曰校文足矣何
以講爲公哂曰如此則是督文非督學也講勸愈力
見人之善多方接引闡幽隱表節義美政犁然校士
畢旋省則闢正學書院拔郡邑諸生之俊乂者於中
朝夕提誨自勞來至於振德有等有序仍申飭節嚴
盟約頒行各庠俾各立會會講他若習公元山之督

貴陽魏公莊渠之督嶺南蕭公鳴鳳之督京畿宋公
儀望之督八閩亦皆敦本尚實勤於訓迪道昌啓以
還栖其任者無復此風以致士自詞章聲利之外不
復知學問爲何事日趨日下而孔孟身心性命之學
掃地矣振鐸音於絕響曉長夜而覺之端有望於今
日也伏願使君凡至會所下學之日勿拘舉簽講書
故事一以理學爲多士倡諸生中有器宇不凡識度
明爽議論精簡發揮入理者假以顏色優以禮貌仍
令校官及地方各舉所知明註某生理學有名某生
材堪經濟詳列所長衆論僉同俟試士畢問以學術
策以時務觀其所答優劣拔錄面面察之如果表裏
允符卓然不群則格外優異獎一勵百風聲所届自
然士知嚮往
表章先哲所以風厲後進蘭州先哲段容思先生諱
堅以理學開先秦州先哲周小泉先生諱蕙脅迹戍
卒鳳翔先哲在成弘間則有張默齋先生諱傑昌啓
間則有張鷄山先生諱舜典並倡學明道爲世眞儒
流風餘韻於今爲烈其祠宇不知尚存與否伏願移

檄查訪存則令地方以時修葺無則禮以義起不妨
勉其設處捌梁如力有未逮不能三楹即一楹亦可
以棲神稍存眉目以成地方勝跡
興賢崇德古今令典旌貞表操學政首務其有造詣
不凡道德著聞或孝弟孚於鄉邦節操人所共欽者
察訪的確大則式廬小則行獎
鞏昌府秦安縣有已故高士奕啓徵者人稱爲溪巖
先生隱居不仕閉戶闇修孝友之行淵源之學西方
人士仰爲楷模十餘年前以事親盡勞先親而卒臨

卒抶掖再拜辭親依依不捨囑家人斂以麻冠斬衰以巳不獲送終故也卒之日遠邇悼歎如喪私親其德化入人之深如此胞弟啓賢亦言動不苟品皇素隆徵子生員蕃忠信朴茂力田敦倫可謂蒲門孝弟一家三代下邑有士如此可以風矣宜思所以表之以上皆學政所關正人心昭風猷於是乎在他學憲不皆如是而使君獨如是雖欲不謂之空谷足音不可也然歟否歟統惟憲裁

又

接翰示知慨納鄙言阜蘭天水諸儒先咸經表章此百年以來學政之僅見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承詢關中理學書可以進呈者將以進呈味衆人之所弗味聞衆人之所弗聞使理學一脉不至落寞大君子之作爲超於尋常萬萬矣橫渠書無未刻秘本其板行之書西銘正蒙列於性理他若理窟易說文集之精確者散見性理已經前代表章無容再贅橫渠之後諸儒著述惟呂涇野馮少墟足以繼響雖未洞本徹源上達性天而下學繩墨確有發揮呂之遺書如四書因問史約文集未免散漫惟語錄議論篤樸切於日用馮之全集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裏馮與東林顧涇陽高景逸同時嗣是倡道領袖斯文顧高學固醇正然其遺集中間散作猶未脫文字氣習兼多閒議論閒應酬往往越俎而談旁及世故識者不無遺憾馮則詞無枝葉語不旁涉精確痛快豁人心目如欲進呈無過是書及涇野語錄抑區區尤有商焉呂馮二集理學之書也理學經濟原相表裏進呈理學書而不進呈經濟之書則有體無用是有裏

而無表非所以明體適用內聖而外王也經濟書大學衍義而外莫切於呂氏實政錄言言痛切字字吃緊讀之令人躍然擊節其書固板行有年然眞知而實好之者寥寥無聞亦猶孟子漢唐以來雖巳行世不過私相傳習至宋程朱始極力表章明興載入令甲朝野始翕然崇尚今誠乘 詔求遺書特疏上聞請照康熙十二年頒賜大學衍義於各省大臣例以實政錄通飭天下督撫藩臬道府州縣各衙門俾各傚此修職業勤政務以圖實效處處有快心之美政

則處處蒙至治之厚澤三五熙皡不難再見於今日矣然是錄止可以鈁外吏而非所以端治本絳州幸復元所著衡門芹一書卷首治本三綱實探本至論致治良畫宜并進呈都見如斯統惟酌奪

又

關學不振久矣目前人物介潔自律則朝邑有人孝廉全操則渭南有人風雅獨步氣誼過人則富平有人工於臨池詞翰清暢則華陰有人其次詩學專門則郿鄠郃陽上郡北地天水皐蘭亦各有人若夫留

意理學稍知斂華就實志存經濟務為有用之學者猶龜毛兎角不但目未之見耳亦絕不之聞提倡振興是在執事聞試竣旋省將集俊乂於關中書院立會論學如果見之施行須以明體適用為導俾士知務實學期有用異日德成材達不忘淵源所自

又

承侍御許酉山先生以所著見貽開緘捧讀見其根極理要不覺斂衽既而又得先生答無錫秦赤仙書益悉先生之學以顧諟天之明命為宗旨以告天盡倫為日課有頭腦有夾持與世之學脉本原面功鮮實際者不可同日而語三復之餘私竊景仰第士室中人素不通　京國之書賢如先生亦必貫我士室中人希使君附便叱致是荷

又

關中之學橫渠先生開先郿縣橫渠鎭乃其故里也先生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歿於斯則橫渠之為橫渠亦猶曲阜之闕里英靈精爽必洋洋於斯宋明以來建有橫渠書院春秋俎豆以酬功德萬曆天啓間

當事之政崇風教者嘗加葺修今年久傾圮僕竊歎息按二程朱子書院之在洛陽建陽者地方以時葺修此院之廢獨無人過而問焉好尚不同故也幸過執事加意關學敢以為請伏願量捐氷俸亟圖修復明振風猷默維道脉所關豈淺尠哉

又

昨承枉顧面叙積懷事關風教者業已罄竭別後寄來鄠山先生刻書遺稿第四日即已卒業集中多洞源達本之談發關學所未發可謂近代真儒關中先

覺以地僻遂致失傳今得使君表章俾蕪没餘名托
以弗墜百二河山實與有榮施矣致曲言旣欲板行
謹擇其尤切而不泛者請教倘以爲可幸勑筆吏另
謄成冊附一二尺牘之醒快者於後同明德集題曰
張鷄山先生語要梓成當勉遵台命畧弁數字於前
發明使君表章至意

答董郡伯

歲序更新敬賀新節抑鄙衷竊有願焉願公秉青陽
布令景運維新一新政治益崇令德政務有暇閱實

政錄衍義補資治通鑑可以敷求典刑濬發神智其
受益當日異而月不同每日思此生一過再有此生
否少壯一過能再少壯否思則惕惕則不容不及時
勉圖樹立以隨俗浮沉碌碌無所表見爲可恥以千
秋豪傑天下第一流自期待從來世上官宦如麻其
間有彪炳天壤垂芳無窮有泯没無聞與草木同朽
者此非關區區爵位之崇卑特在乎能樹立不能樹
立耳英毅如公足以有爲而可皇樹立者也故不避
唐突之嫌不恤迂腐之誚冐昧附此聊效工瞽之誦
伏惟鑒裁

又

公邇來遭際葢莫非命也公信命者也信命則必安
命一窮通齊得喪泯順逆語言動作不失常度况眞
正大英雄居恒無異於人惟遭大變遇逆境安閒恬
定一如平常規模器局自是不同公今有此遭際斯
亦藉境徵心動忍增益之一助知公於此决不漫過

又

公兩臨荒廬瞻禮先慈遺像閔先慈生前貞苦特捐

氷俸委高縣丞督工葺修祠宇區區蹐踏不安曾與
高縣丞言過止以前銀葢捲棚葺門房治垣墉砌甬
路惟整飭祠內而止祠外建坊之舉不忍復以爲累
不意公當多事艱窘之際復發坊價于高丞區區愈
難爲懷矣肅此報謝臨緘涕零

又

前代諸名儒凡建書院講學者歿即以書院爲專祠
祟祀於其中關中書院萬曆間當道諸公爲馮恭定
公少墟先生講學建也講堂六楹左右各爲屋四楹

書南向若翼東西軒各六楹前爲院門堂後爲中天
閣以奉先師像及先生殁撫軍劉公會同巡按并在
省各官將書院更爲先生專祠設先生木主於講堂
永爲禴祀之所大書馮恭定公祠五字額其院門祠
記三水文太青撰碑豎門側後經明末之亂堂室軒
舍摧毀僅存堂後一閣權寄木主於閣下聊奉烝嘗
康熙甲辰葉郡伯承賈撫軍意重建堂室軒舍煥然
一新舊院門止二楹至是擴爲四楹覆碑門房外更
拓而大之又闢精一堂六楹東西廳各六楹號房二

百楹前爲二門四楹又前爲大門四楹門外建坊榜
曰關中書院門內兩旁又爲東園西園各構齋舍廚
湢規模宏敞甲天下工竣援所屬各庠秀士廩養於
中聘僕切砥力辭未應癸丑夏鄂將葵又再四敦延
不得已而後應至則覩講堂所刻祀位混同帝王建
學崇祀古先聖帝明王之制私竊駭異雖日叙道統
然叙道統而叙之於前無祠宇後無先師之書院則
可叙之於前係專祠後有先師之書院則不可區區
有慨於中而未遑言旣而學憲洪公集衆會議屏去

安設張子木主殊不思張子郿縣原籍自有專祠其
鳳翔本郡自有橫渠書院武功又有綠野書院蒲城
三水臨潼俱有祠宇專祀張子先生止有此區此外
再無別祠乃以先生講學之堂安設張子安在其爲
馮恭定公專祠耶亟擬致書洪公改正會洪公離任
弗果耿耿於衷十三年於茲矣夏初承執事枉顧僕
首以斯舉瀆告業蒙面俞今特備述顛末上聞以便
集議改正擇吉移先生木主於前以先生生前講學
之堂止一專祀先生則其英靈精爽必洋洋於此實

天理人情之至左翼宜題爲報德祠以祀明右丞汪
公廉憲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以上諸公倡建書院）榆林撫
軍涂公（曾捐俸爲書院置學田）葉郡伯雖非循良而一力重建
書院有足多者君子不以人廢功嘗并祀以報之右
翼則貯藏祭器其張子木主移之堂後閣下而以關
學編所載關中繼張子而興之理學諸先哲在宋元
如藍田四呂武功蘇季明三水范巽之高陵楊君美、
楊元甫乾州楊煥然華陰侯師聖奉元蕭維斗同寬
甫韓從善蒲城侯伯仁涇陽程悅古在明如蘭州段

容思鳳翔張立夫泰州周小泉咸寧張太器李介庵
渭南薛思庵南瑞泉高陵呂涇野三原王平川馬谿
田朝邑韓苑洛富平楊斛山涇陽呂愧軒郭蒙泉藍
田王秦關岐陽張心虞從祀方成會城書院典制或
曰若是則先生仍失其所以爲專祠矣曰先生正位
於前堂儼然自成其爲專祠而張子則奉之先師閣
下使學人釋菜先師者并襲祭行關中從前諸名賢
亦先生生前者關學編表章先哲之初意也抑區區
尤有請焉關學一脈張子開先涇野接武至先生而

集其成宗風賴以大振乃張子祠之在郿縣鳳翔武
功諸處及涇野祠之在高陵者俱是塑像獨先生至
今尚未塑像往來書院者無所瞻仰殊爲缺典按嘉
靖時巡鹽御史洪覺山捐俸爲泰州布衣王心齋搆
東淘精舍俾聚徒講學歿即祀於其中既而督撫耿
叔臺又另闢崇儒祠以祀並係木主至萬曆中揚州
推官徐躍玉始爲塑像規制始備區區之心亦願執
事向先生後裔索其所遺畫像妙選良工補塑以成
盛舉像成之後確訪先生彼時及門高足拔其造詣

淵粹品望素隆者置主於側從祀以僕所知絳州有
辛復元者嘗受學於先生著書體道朝野欽仰爲三
晉眞儒宜置主如四配例配享他若長安祝副使萬
齡闖賊陷城肅衣冠入書院拜先師及先生畢自縊
於側三原前休寧知縣還醇臨難不屈而死焦中
丞源溥罵賊支解而死皆不愧師門均宜列之從祀
者也仍取張子從祀諸先哲及先生從祀諸高足生
平行實畧撮其要每人無過二百字揭之各人木主
背後壁間庶往來書院者一舉目而知其履歷爲勸

不淺若夫精一堂屏宜大書先生當年講堂屏上所
揭綱常倫理要盡道辭受取與要不苟原語以明宗
東西兩壁用木榜刊先生善利圖說及做人說講學
說示人事竣之後編次書院興廢事蹟及今日舉措
之實以爲關中書院誌以垂永久與江西白鹿湖南
嶽麓新安紫陽毘陵東林四書院誌并炳天壤亦一
快也鄙見如斯統惟酌奪

又

蒲城縣已故高士王化泰同州已故高士王四服白

煥彩孝子党湛皆郡中人物之傑出者也其在同州
者三年前西延督捕同知郝公諱斌適署州事僕曾
寄字托其表章郝公即一一竪碑墓前躬親致祭情
文兼隆遠邇翕然傳爲美談獨蒲城王化泰僕與其
縣宰不相知無由寄字今過公政崇風教敬以之上
聞伏望檄該縣官吏竪碑墓前大書理學高士王省
庵先生之墓以表之亦激勵頽風之一舉也

與周星公太史

弟閉關養痾久已與世睽絶灰心槁形兀坐待盡而

耿耿不忘者實以學術不明人失其心深望海內大
有心人提唱救正力障狂瀾海內同志固不乏有心
人而同鄉之中可望以留意斯事者實惟台臺一人
故於台駕起服入　都之初曾以爲覯近閱縉紳知
出守南康區區喜慰無涯蓋南康乃朱子過化之地
白鹿書院爲宇內第一講學名區知必倣續前徽倡
導風勵以化育爲功課士室痾夫恨不能目擊其盛
竊願遥聞其盛凡舉行次第并書院備誌幸詳示以
慰遠懷居恒服膺吳康齋日錄深以未覩全集爲憾
崇仁雖非屬邑然貴郡爲理學之鄉多有其書煩轉
覓見惠是望

又

聞督蜀學弟爲之喜而不寐非以督學爲台臺喜實
以台臺素以倡明正學爲心既柄此任得以爲所欲
爲遴歷所至必以明學術正人心爲第一義使多士
於詞章記誦之外知所從事則台臺大有造於西蜀
無異薛文清之振鐸山左快何如也貴部射洪縣有
楊愧庵者諱甲仍其學不事標末直探原本見地卓

越遠出來瞿塘之上弟所欽服瞿塘雖河漢其言高
自標詡然細讀其日錄全集於學實無所得彼時學
使郭青螺尚極力表章見此君言言透髓學有心得
乎竊謂好賢如台臺不知曾令其人否如其未也幸
物色之如或已故亦宜表章以光學政此閒

與高陵許明府

僕素仰慕呂涇野先生非因赴同州講會道經貴治
進城瞻禮先生遺像覩廟貌摧圮不禁嘆息承明府
聞風枉顧雅誼殷篤輒不自揣敬以俏倖修葺爲懇

往者當事奉部文裁華冐濫書香并先生六世孫衣頂亦在華中此未悉先生之賢故也望門力具文申復俾世世相承弗替夫表揚先儒振起後人乃守土者之責執事之素心自不待僕言之畢也

答張提臺

昨台諭謂閩學不振僕讀之不覺有感噫豈獨閩學不振關學之不振殆有甚焉閩中日前牛耳斯文守先待後身繫道統之重者固未之聞然絕跡紛囂潛心性命操履堅卓動有準繩者所在猶不乏人而關

中則難言之矣安得當事者心同台臺之心樸械作人砥柱波流於人心剝復之交使後火前薪似續一綫不至當今日而落寞其大有造於關中爲何如耶台臺欲到關振興理學表章名儒此關中之幸也此行所過地方如有理學名儒雖非提封之內人物亦不妨隨在造訪以昭緇衣之好常州南門內有處士楊雪臣先生諱瑀者理學眞儒也絕意世務羈足衙茅二子昌言文言并學詣淵與華實兼茂亦皆隱居不求仕進父子著書體道士林欽崇台臺厞從南門外過謂宜維舟片時進門造訪以快心型二子之中倘感其一邀以同行朝夕欵聚其裨益身心機務匪淺又蘇州有徐法昭諱枋與中高蹈當推獨步亦不妨就便一晤此復

答岐山茹明府

昨公與小兒從容泱談論及某某及某有云三君雖皆關陽明而實不知陽明雖自謂尊朱而實不知所以尊朱小兒歸而向僕備述僕聞之不覺驚異憶昔承顧竊見丰姿秀出議論英發私心以爲器識過人

及宰岐下遙聞理煩治劇游刃有餘私心以爲政事過人不謂宪極學術洞悉內外本末之分見地亦復過人偶爾折衷便足千古宋人服歐陽公之才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然則如公者亦何處得來自是每一言及公未嘗不爽然自失自慚從前知公不盡僕新有四書反身錄一書未嘗輕令一人見頃學憲許公向小兒索藏書不得已聊以寄覽一見遂以災木私念惟公足以知此則亦惟公可以閱此輒寄台覽請正並謝來意此復

答秦燈巖

僕生而鈍不知學亦不能學然喜人知學喜人能學而近時號稱知學能學者不是標榜門戶支吾外面便是支離葛藤墮於言詮間有鞭辟著裏肯刻苦實地做工夫者又往往闖其籓而未窺其要涉其麓而未登其巔自謂深造尚滯半途求其學敦大原見徹底裏身體力踐務了性命如燈巖者蓋不多見此區區所以一晤而針芥投形親神就喜慰無涯也分袂以來身雖在陝而心則繫燈巖是思茲値便羽謹候

興居大道無窮燈巖竟之聖學忌雜燈巖純之擔當世道主持名教非燈巖其誰耶燈巖勗諸

又

別來五載矣夢寐之間未嘗不晤依稀盤桓東林景象也燈巖見地之超勵志之卓僕甚欽服雖時時逢人說項而聚首無期悵惘殊深僕本物外野夫久已絕意世故近因有感百念愈灰不下牀不見客枯槁寂寞已同死人矣而耿耿一念不能自已者惟燈巖是思耳茲晉徒張收京口省親托以趨候興居速年學道所獲幸一一見示以慰遠懷

又

丙辰春暮接手教并厚貺過承垂注區區感入肺腑尊翁太老先生大事僕僻在三千里外不獲躬唁四尺之封無由執紼今將軍文子之喪已在禫除之日不能恭致生芻罪何可言茲托敝及門代焚一陌聊表遠忱燈巖孝思肫摯百倍恒情捧讀來翰觸緒傷心今以往所得自致者唯有進德修業富有日新使親爲聖賢君子之親此太中韋齋所以流光百世也

啞夫說妙甚所惠青暘先生語錄數冊俱係第二卷首卷何在且語錄云者聆其語而錄之也是書所集皆往來尺牘標以語錄似屬未符幸再酌拙序一首請教僕自癸丑以後文戒持之甚堅此乃六年前舊稿未免佛頭著糞倘有可採煩細加刪閏是荷

又

昔人謂生我名者殺我身僕不幸墮入名網以致備罹厄難癸丑甲寅間因卧病不能就　徵奉有疾病稍痊督撫起送之　旨自是年年敦促搜山薰穴靡

有寧期今春　部官又以安貧樂道倡明絕學推舉
督撫催檄雨至嚴若秋霜鑽穿經承里鄰受累床舁
至省　當事親臨臥榻苦勸立迫起程僕斷飲絕食
勺水不下咽者六日氣息奄奄待盡委官暨經承猶
晝夜守催僕情急勢迫幾至自刎　當事憐其困憊
暫以調理回覆仍嚴檄府縣官吏時時驗看疾之痊
否時時申報以憑起送僕痛先母貧困而死誓終身
不獨享富貴若將來強之不已勢必以死報母今僵
臥床褥百念已灰所恨川原遙阻不獲與燈巖聚首
盤桓以盡衷曲用是耿耿耳伏枕口占南皇黯然

又

道南從祀諸賢濟濟盈庭固爲盛事顧表章既往所
以儀型將來須是出處皭然方慊輿議苟身事二姓
大節有虧秖因其生前論著推尊東林便一槩增入
則焉道周鍾亦可以俎豆一堂矣所關匪細斷勿姑
息舍弟天生文而俠肝膽氣誼有足多者平日事僕
誠敬曲摯心力居恒與之談及宇內同志未嘗不津
津燈巖凜與湯中丞有舊新泉司亦係同宗俟其南
遊當令晉謁識荊中丞公之賢僕所夙悉今借重江
南眞一路福星也許侍御曾以其所著托撫省許學
憲見寄僕素不通　京國之書尚未之答客冬撫及
門王生心敬所錄四書郁說見者謬謂足以救弊匡
世爭抄不給許學憲捐俸梓行茲來人立促回音匆
匆不及刷印聊以草本寄覽餘不悉

與吳耕方太史暨龔楊張陳毛諸公

先嚴蚤歲沒於王事遺顒隻身別無次丁先慈守寡
鞠顒是時無一椽寸土之產朝不謀夕度日如年饑
寒坎壈蓋不啻出百死而得一生迨顒成童鄉人憫
其窶甚或勸之給事縣庭或導之傭力於人謂可以
活母命免溝壑先慈咸拒謝弗從朝夕惟督以認字
誦書修已礪行爲務顒所以不至失身他途墮落於
小人禽獸之歸皆顒母之賢有以成之也孀居三十
年未嘗一日溫飽堅忍不渝之操聞者莫不歎異生
前當道以芳追孟母表閭沒後豎碑大書賢母彭氏
表墓總督鄂公捐俸特建賢母祠以風世雖有記載
未愜鄙意幸徼惠如椽發幽闡微俾湮沒餘名托以

弗堅不孝頤藉此鴻庥少慰終天之憾荷茲大德寧僅有生之年固將子子孫孫感佩不忘者也南望遥叩不盡欲言

答友人

不肖自童年喪怙以來無一椽寸土之産聊生先毋守貞艱困而死區區抱阜魚朱百年之痛乃天地閒罪人也晝行愧影夜寢愧衾不敢自比於人杜門以待盡而已人多不察遂有高人石隱之目 廟堂諸公往往聞聲遥慕托人致意抑豈知不肖情事異人

原無他長耶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欺不肖若謬不自揣妄意高尚是欺天也不肖敢欺天乎此行到京有相問者幸以實對庶使不肖不至終爲久假不歸有名無實之小人則不肖受賜多矣至覦

又

僕之先世俱係庶人僕安庶人之分内無衣頂庇身衆侮群欺生平受盡磨難小兒鑿僕覆轍勉冒衣頂聊藉以庇身家歲考之外未嘗應科考以圖進取然每遇歲考道途之跋涉資斧之艱窘苦不堪言幸叨選拔免歲考脱苦局今而後但得家無病人衣食稍給父子團聚不至各天於願足矣此外他無所願仕宦之榮非寒家事也開誠以復祈候近履

答布方伯

僕養不逮親天地閒罪人也緣是閉關尸居不敢自比於人原非以隱爲高遁辱瑤函月以高尚僕何敢當爾公總憲敝省廉明仁惠僕方喜地方之有好官忽量移晉藩私竊歎惜者久之來諭謂再經敝省倘果天從人願誠敝省之福萬一弗獲如願喬遷他方

或外或内但願到處力行好事事事爲萬姓造福使萬姓戴之如天地仰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毋在敝省爲敝省第一好官在晉省爲晉省第一好官將來在天下則爲天下第一好官德政凌駕當世芳聲媲美古人方不枉做官一場僕平日安幽巖之分未嘗輕答顯貴之書茲所以率意縷復者心實敬公之賢也質言不文伏惟鑒原

與馮君潔

文王雖大聖得武周而益顯孔子雖至聖得子思而

愈光荔前人幸已開先仝在後人表揚令祖恭定先生與顧涇陽高景逸兩公同時倡道領袖斯文顧高歿而顧高之後人勤勤懇懇流布遺集盛行海內先生歿而遺集不傳禺華以後集板隨亡癸丑之秋僕從吏洪學憲重梓板向告竣未嘗流布海內士大夫未見先生之書是以通不知先生之學兇望其表章崇尚轉相祖述延學脉於無窮子子孫孫承錫之光乎此必不得之數也方今泰中間不乏聘俊然而耿耿一念曲竭心力表章先生者除僕之外再有何人是僕在先生為異世之鍾子期在馮門為今日之申包胥也宜多印遺書見貽僕將代為流布望望

答康孟謀

蒲梆之姿虛度為慚前承雅注寵以鴻章小兒偶爾叨選不過苟免歲試奔波之苦乃並荷隆儀益令人感愧無既矣四月十二日忽承太尊攜樽枉顧為徹夜之談坐久無以為餐黎明竟枵腹而去曾話及近地人物僕特為門下屈一指太尊欣然有慕公子傾注雋不疑之風緣政務殷繁暇無片晷未遑識荊而中心則嚮往之矣

與程邑侯

貧不為恥貧而動其心為可恥向人言及為尤可恥僕邇來雖一貧徹骨諸事窘逼然內未嘗少動其心外未嘗略向人言頃因公詠及扁額祠像區區之心惟恐送扁人役到門慚無以應不覺偶吐今冬不能懸扁粧像致祭之實原欲公暫寢其舉非望公粧像代結祠局也不意公輒引為已任慨欲結局僕送駕出祠退而愧悔蹢躅無以自容次晨令小兒向高少府力阻勿與畫工昨畫工同工房到祠估顏料僕托其代稟停止不知果為代稟否夫廉恥一節所關甚大粧像之舉若損水俸則廉恥何在昔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今豈可以祠工累公乎數日來僕思之熟矣祠工之大者幸已告竣其小者不妨姑待來春倘來春不能則待來秋日月常在何須着忙豈可拘定目前貽累於公自喪廉恥為耶與其喪廉恥而結祠局何若不結祠局而全廉恥之為得耶肅此鳴情幸寢其舉是祝

又

邑西南距邑五里孟家村堡側有宋名臣趙懿簡公墓諱瞻墓前豎有穹碑世遠年久其碑仆地牧童覩同磨石往往踐擊耕夫以爲棄物不時摧蝕僕聞而傷之不禁嗟歎謹按自有盩邑以來所産人物無甚特出之傑以爲邑重僅此公一人事業著述頗有可觀彪炳史冊增光邑乘差足爲一邑吐氣而不能保其墓前之碑此地方之羞也若不亟爲豎起勢必化爲烏有碑記一失墓必蔵跡幸遇明府政崇風化表

章先哲僕故不恤冐昧敬以上聞伏望命役糾同土人豎起因而正其墳域俾蕪沒餘名托以弗墜亦明府美政之一也

答梁質人

頃承左顧窶人倉卒無以爲款抱歉殊甚接來翰鑒佳刻能有古人心乃能爲古人文泰闗之游慶時感事壯懷激切所籌邊陲情形可謂天下之大有心人僕閉戶養痾久與世睽戶外事毫無所知對此益增愧赧承示張聲百泰游草皎皎異才讀之不覺斂衽但僕有微意欲少効忠亦不敢不以告也昔胡澹菴以詩人薦朱子朱子堅辭不應懼人之以詩文小技目已也聲百妙齡登科將來前程萬里與其爲一時

春華之王楊盧駱何如爲千古卓犖之韓范富歐其中如西山首陽楊太尉墓等作凜凜有世教綱維之思曉行姑射望嶽望終南諸什少年富貴繁華中洒洒乎有超逸出塵之槩雖曰庭訓有素而聰明得自天賦則旣優且厚矣以此進道何詣不可幾何境不可造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周程張朱豈異人事僕夙聞其弇市先生以遠大期諸即君僕山林迂病人深荷其特達之眷不能少効涓埃更何忍不以朱子之自待者待聲百也僕意謂天

之生材實難而時者難得而易失聲百既具一日千里之姿宜乘此英穎未鑿之時力學[illegible]使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他日道德如周程張朱事功如韓范富歐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庶幾其尊甫大人望子之盛心亦庶幾聲百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大孝豈非千古盛事若一利詩僕實懼世俗人僅以詩文小技目聲百也序言之命非所敢承矧僕學不爲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而顯者尤所嚴戒若一旦破例則開罪于前後知契不淺白沙先生

答林郡守書云僕平生拙學于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愼者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于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詞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則必欲成其美僕之辱愛于執事不可謂不厚特于此末之察耳願執事終始此愛不强其所不能幸甚今僕于來諭亦云聲百緇衣之好不斌古人僕非木石寧不知感其所以圖報特達之知者亦自有在也扎內論魯仲連處卓絶之識發昔人所未發足爲千古定評無俟往返此復

二曲集卷之十八

書

鄠縣門人王心敬撰次

與當事論出處 拾遺

伏念顒以章句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旣何何濡遲惟是捫心惕懼有不敢冒昧者四不得不縷陳之顒幼孤失學膚謬罔似褫祿浮慕聲譽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聽蓋以顒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顒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旣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備器使倘不審已量力何以仰副當宁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顒父喪將遺顒隻身再無次丁顒母彭氏守寡鞠顒艱厄殊常饑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顒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産資生罔藉赤貧如故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顒母形影相吊未嘗有一日之溫飽竟艱難病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鍾麟聞而傷之捐

併具棺始獲稟事皆顒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藉
稍有意外之遇顒嘗如毛義之捧檄而喜顒母之苦
豈遂如此其悽慘顒風木之慽豈遂永抱於終天今
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
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顒每念及此未嘗不
涕泣自傷今祿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　今上
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特典以玷
今上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之時身
無綿衣百年併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併早孤

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
江淮間劉敘知揚州特疏薦聞名之不赴既而流遘
王陶韓維又連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　當時朝
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顒雖無
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顒母既不及
見顒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
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
既以顒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
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其不得志於科
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
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顒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
風俗由顒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顒雖病廢草野實蔭
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居
恒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
遷善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顒寒素是甘
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
必以顒平日講勸藉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

嗤鄙厥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
矣顒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
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
廷亦何需於顒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
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
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
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
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㪺皆安車蒲輪屢
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

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厲廉恥之一大機也顒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絶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杜門復開是負 朝廷之深知辯辱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且 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豈可使盛世無一石隱以聒風厲乎顒是以反覆思維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爲國謀也伏望執事矜顒之苦衷諒顒之非矯俯賜保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賢於推轂而顒之頂戴洪

慈更萬萬矣

此癸丑冬與當事書也稿被華郡友人携去延始得之特補入

寄子 戊午

我日抱隱痛詳具堊室錄感一書秖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滿期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繒弋屢及倘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歛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吊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洒掃勿斷香火稍有餘力即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汝事母以孝待弟以恩刻意耕讀謹身立德則汝父爲不亡矣勉之勉之

答友人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待士以禮即有十徵五聘不出者並未嘗強之使出今 上寬仁遠過前代前番特徵隱逸一事兩奉溫綸僕以病廢不能應詔初未嘗令地方逼致此番博學宏辭之選僕寡學不文原非

淹雅之彥又豈忍使之冒昧從事抱病就徵乎乃經承發徵嚴如秋霜抬床驗視實千古所未有流聞四方業已褻 國體而羞天下之士胥役繩之如囚官吏立逼起程僕受逼不過深不欲生滴水粒米不入口者五晝夜犬子號慟門人悲泣僕一一遺囑訣別幸督臺憐僕無罪容僕歸家養痾數日來雖飲食稍進畧有生氣然喉中覺有梅核倘成膈噎之疾恐難久生於世歸家閉關謝客一味靜養臨行留此聊以報謝伏枕口占不盡欲言

答范彪西徵君

僕荆扉反鎖久與世睽唯敝友顧寧人之來則爲破例啓鑰聊一盤桓語及明季諸儒先僕深以未獲盡睹辛文敬遺書爲憾渠遂退而以先生所寄四書説見貽於序文中始知先生隨即轉托知交求先生所梓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晉國垂棘三晉語錄治學一貫諸大刻見所未見益知先生惠揚絶學勤勤懇懇曲竭心力不覺起敬起仰六月十六日僕抱疾臥床小兒忽自門隙傳進台翰暨隹刻恍若從天而降

如獲拱璧苐奬借過情非所敢當歷讀隹刻諸弁言咸痛快醒發豁人心目備考暨仁者贈諸名筆業已煌煌簡端僕何人斯敢于佛頂着糞耶兼區區素堅文戒若一旦破例後有求者將何辭以謝愛我如先生知必相諒于常情之外不我罪也抑備考一書去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既已鋟行則無及矣僕本奇窮生平未嘗自購一書皆借之他人隨閱隨璧未嘗久停所示借單愧無以應然虎谷虛齋月湖可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于理學實未深人議論似無足觀月川乃一質行君子生平拳拳理學固可欽而夜行燭等書膚拙無大發明雖不閱可也此復扶枕口占不盡欲言

又

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前人見道語葢心須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惻隱羞惡是非辭讓隨感而形自然而然莫非天則非勉然而然起爐作竈若無所感而有意爲善猶未見孺子入井而輒欲怵惕失何思何慮寂然不動之本體便是起爐作竈即一無所爲而爲

毫芾涉私亦是出位逐外行仁義非由仁義非私而何鼎湓靖江講會在座諸名宿咸襲門戶道學皮毛之見力排無善無惡之旨鄙意則謂人果眞實從事性功惡固不可有善亦豈可執善與惡須一切放下胸無一善可執方爲至善方是盡性至命之絶詣若盡性而猶有爲善之見横于胸中物而不化未免心爲善累猶眼爲金玉屑障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故必忘而又忘并忘亦忘令心如太虛始獲庶幾去夏倉卒任率妄謂理學備考多有可商書既發而悚悔無

及謂宜開罪于先生乃不惟不以爲罪且俾論定盛
德虛懷愈令人歎服欽仰既欲續輯昭代理學備考
俟草本就緒或不妨預先見示竊願黙佐下風勉効
一得抑僕因是而竊有感焉士既業儒則儒不可以
無鑑鏡以照面則面之淨垢見鑑以觀儒則儒之得
失見見淨垢斯知去垢以求淨見得失斯知舍失以
求得古今著述雖多却少一儒鑑儒惟無鑑以故業
儒者無所懲勸學術不明人才不興所從來矣區區
蚤歲謬不自量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唐宋元明

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分門別類淑慝并揭
勸爲儒鑑一書而細評之俾儒冠儒服者因觀興感
知所決擇草創尙未就緒中遭亂離原稿盡成烏有
二十年來貧病相仍精力弗逮斯念遂灰不復拈舉
今先生編纂勤懇回視僕之踈慵衆廢不覺瞠乎其
後矣魏應二子皆文人中之有氣骨者魏久已修文
地下應亦近傳作古完名全操蓋棺論定則未死者
一日未死一日有下逮之憂易曰敦艮之吉以厚終
也田晝語鄒志完曰願君勿以此自滿上所當爲者
不止此也期相與共勉之

又

恭讀理學備考幸集雖稱去取精嚴中間不無泥入
正一脈天明道洞徹大原有體有用理學集成之大
儒如姚江反同彼哉之例列于又目次分注謂學脈
至姚江而一變夫姚江之變乃一變而至于道也當
士習支離蔽錮之餘得此一變揭出天然固有之良
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覩天日否則道在
邇而求諸遠醉生夢死不自知覺可不爲之大哀耶

孫序視辛序眞切警策雖若稍遜而集內明目張膽
宗王姚江不瞻前顧後徇流俗不效鄉原道學畏非
刺非學務着裏心有獨契烏能如是卓哉鍾元可謂
獨具隻眼超出門戶拘曲之見萬萬矣僕學兼採衆
長未嘗專主一家非區區阿其所好私一姚江而眞
是眞非之所在實難自昧續補備考往往有本非正
一理學或因其節烈或擴及文學或膚學淺士本宜
附見而大書特書儼然與先哲並列者尤指不勝屈
簡冊濟濟多固可喜龐亦可慮宜嚴其至正尊其重

眞闡揚其至純觀者斯無間然矣又按萬曆天啓間蒲州有張淥汀先生諱煇字去浮者與曹眞予同登辛卯鄉書初任教諭官終鄖陽同知所至講學發理明暢其序馮少墟太華書院會語見地筆力遠過曹老其履歷詳具仰山堂集中今備考遠採他人而並遺斯人凡此在高明必自有說膚陋如僕則不能無疑敢質

答許學憲

學術不明人失其心周旋馳騖於塵坌中滔滔而是

熊子以英齡而獨知所嚮學務求心味衆人之所不味根器卓犖可謂後來之彥遠承西顧深愧庸虛無以相益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有負跋涉悵何可言然一得之愚亦頗罄竭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者夫固有不言而信者矣此復

答貴允中

聒言無從悠悠我思得手教甚慰離索吾輩冉冉老矣身外浮名及種種技能至此無一可倚惟有鞭辟近裏痛自淬礪庶存順沒寧不至漫過一生來諭謂世務日淡理境日敷與言及此足徵近造可喜可喜弟疇昔書院之入合六州三十縣之鐵不足爲此錯今方追悔無及豈可復蹈覆轍曾有嚴誓在先當事備悉鄙衷業已寢其舉矣

答張澹庵

世儒卑者汩利高者修名最高之儒騖名已矣其名愈高則心勞日拙喪本眞愈甚來翰清濁之論足知邇來見理愈透爲己之心愈切今而後力脫名韁一味務實實盛而眞受用眞快活在我縱終其身不見

知於人亦不害其爲眞品眞人眞豪傑眞君子願言努力永堅末路

又

辭受取與全要分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若犯在得之戒則昧屢受則廉恥掃地所失多矣所得不補所失其爲心病何可勝言往年糯稻之惠原因弟病蓋謂糯米可以養病病愈常受殊覺無謂去秋之受至今常如頑冰在心此番若違心復受愈增心病弟老矣豈堪中心多病耶前扎業已致意誠恐再弗信心

兹故復致丁寧今後千萬思勿再負舍弟晚節是荷

答學人

鄙承遠臨問道今春來東云云足徵念切性命然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果能眞正內養制乎外所以養其內大而綱常倫紀細而飲食男女辭受取與語默動靜必一毫不苟方是眞養否則高談性命借口內養而品不卓德不立一行有玷百長莫贖遠邇指摘傳爲笑柄可畏孰甚勉之勉之千萬自愛

東樵名貞夫下

吾兩人心孚意契情同骨肉四十年於兹矣每念西山日短相與有限亟欲時常邂逅聚首流連晚景而年來貧病相仍日奮一日內外迫煎狼狽萬狀緣是因循荏苒頃聞尊體違和區區驚愕徬徨夜不成寐先令舍甥診候病勢知飲食減少愈增杞憂恨閉戶有年不便躬詣榻前面晤心焉如焚行住坐臥不釋也兹遣小兒代候千萬珍調以慰懸切

又

十五日接手示怦怦慟甚讀至去後再無一人談心何不覺撫地號天肝腸欲裂噫世之論交有矣孰有如吾二人之忘形骸無爾我心心相照者乎孰有如弟之於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乎倘萬一兄臘月三十日到今而後弟將與誰披肝瀝膽吐所難吐乎弟殆無與樂餘生矣所示之字弟隨卽粘之座右朝夕拱視不禁涕零一片紙無異峴山之墮淚碑也來諭謂言盡於斯弟方望兄多方珍調轉危爲安豈可遂以斯爲絶筆耶

又

弟生平閲人多矣心眞言眞行眞坦夷樸淡事事咸眞實未有如足下者可謂眞人品眞善士眞君子眞邑中第一流弟是以重之欽之親之踰骨肉奉之如胞兄愈久愈篤四十年如一日也每答友人書言及足下必稱之爲粹德高士異日百年後弟卽以此題旌憶昔致扎於邑宰駱公富平宰郭公暨今宰程公云惠君孝友乎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巔徹厓幅於物無牴于于施施率意任眞與陶靖節異代同揆將來弟卽以此立傳梓布遠邇行且載之邑乘以光文

獻區區身外浮名在足下固所不屑而地方有美勞傳實後死者之責也至於令郎令孫今後弟當以子孫視之善相勸過相責門戶之事以身任之以慰足下在天之靈區區一腔心事言盡於斯

又

賢如濂溪伯淳象山陽明壽皆未滿六旬今壽踰古稀與先師同夫復何憾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倘何幻質之足戀乎目下緊要在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聽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潔潔

淨淨灑灑脫脫此一念萬年之眞面目也時至便行虛靜光明超然罔滯夫是之謂善逝以此作別耶以此送行

示惠海 含眞子

邑俗告訃門牌例書清故二字殊覺混帳夫生前爵位尊顯係國大臣或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凡有大關係于國者歿而葬後或墓前碣或神道碑方可題此二字使後世見者知其爲前代淸朝之某公也若生前本無大關係于國其于始死告訃之門牌豈可冒昧僭分加以國號而書清死未多年豈可驟然無序誤作已久而書故下書終則上不宜書故上書故則下不宜書終上旣書故下又書終上下重疊自相矛盾謬以襲謬相沿而莫知其非其來久矣今宜力改此失愼勿用此二字抱病而終則書以疾終閒修多年一旦脾弱食減知大數將盡斷食凝神虛靜光明翛然而逝此是好結果不宜仍書以疾二字直書終于正寢可也鄙見如斯試質之親友何如

與董郡伯 辛未

遯世之人未嘗縈懷世務杜門杜口門外事居恒絕弗言及玆值時勢孔棘有不容不言者頻年亢暘今歲更甚彌天是火徧地皆赤加以蝗蝻草木靡遺十室九空人多枵腹所在拋男棄女流離載道顚連萬狀慘不忍言僕聞之痛心疾首不禁淚零昔王心齋遇歲饑請于巡按御史徐芝南曰某有一念惻隱之心是將充之乎遏之乎芝南曰充之心齋曰某固不忍民饑願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必不忍民饑充之以及民何如於是芝南慨然發賑夫心齋一布衣

耳猶念切民艱況執事爲郡民父母闔郡百萬生靈皆其赤子也忍坐視其流離而不思所以救之乎願亟圖賑濟以救民命力所得爲者爲之當如拯溺救焚力所不得爲者宜力請督撫具題使秦民之命賴執事而延其大有造于地方爲何如耶此區區所以不避出位之嫌爲執事懇也幸賜俞音以慰懸切

又

公守郡九年仁聲仁聞久已洋溢遠邇至今歲陳請救荒一事美意良法盡闔中百萬生靈尤莫不誦之

口而戴之必公可謂不負　朝廷不負生民不負所學矣茲兆岷之擢萬姓皇皇如失怙恃僕謂此時尤宜深仁厚澤以深其去後之思時也在公平日念切民瘼不啻恫瘝之在身保赤誠求想必百無一遺鄙人之迂見應不出高明之範圍區區所慮事冗而機煩且西行期迫則念有紛奪西安人當此嗷嗷待甦之秋萬一一害不盡皆休戚存亾之關卽皆公去後追念而自悔之端也用是不揣固陋謹以目前所急臚陳如左以備採擇

一公以饑荒力陳撫軍撫軍業已題請傳聞部議有今歲錢糧三分蠲一之說如其果然則宜嚴飭各縣使明白爲百姓豁除其獨免之數庶窮民實沾朝廷之惠勿令朦朧作私混征巧催以重其流亾之心

一軍民皆係　朝廷赤子聞軍糧米豆皆依部價折色而民糧獨不蒙折色之恩豈軍皆貧而民獨富軍米豆無出而民獨有出乎且西安之民數倍于軍豈軍之逃亾死喪可憫而民獨不可憫乎殊非

當事仁均澤普之義謂宜一視同仁以恤偏苦

一先王救荒有九政而安富居其一蓋國之所賴者財財之所從出者在錢糧而錢糧之可備緩急者則富民居其大半卽如今歲如此奇荒貧民流亾大半而州縣正項錢糧皆已完過七八分有餘是非此一二勤儉有積畜之民何以致此乎是國家之所恃賴者莫富民若也且鄉里有富民則一鄉之人緩急有恃借貸貨賣尚有所出若必盡此富民而迫之逃亾則上下交無所恃矣近聞州縣頗

有疾富之病如隣里本族不能輸糧者或逼之貸
完或貧悍無賴之人強貨產業聲言找價霸業者
則逼之分外補賠至于借官事而巧取托小故而
勒索凡此之弊在在而有此之不禁勢必至西安
三十六屬之民胥作流離餓殍之人是宜特爲屬
禁杜此惡風

一各屬錢糧已納者多屬良富之民若果有蠲免之
命已納者或領有餘分數或免明歲正賦倘州縣
不與豁除明白或吏書借端勒索使費是 朝廷

有實惠而百姓不得沾實惠也是宜另請督撫題
餙各屬以杜其奸

一救旱荒之策莫要於興水利以灌田見今天道又
復酷旱麦豆未種者尚有大半已種者將及旱死
爲今之計近山臨水者須教之開渠築堰導引水
泉高原之地亦宜教之穿井灌溉以爲明歲夏穫
之皇

一今茲關中之荒近世罕見施粥既無救于大勢蠲
免僅少安其憂心隆冬及春饑寒交迫生機窮絶
非大行賑濟其阽危流亾將有更不忍言者矣然
正賦既已奉旨蠲免則 朝廷將無有餘之財是
宜力請督撫題請開設捐納一途夫 朝廷以名
器假人雖非盛世美談然以之救荒賑民亦屬權
宜但西安既無外省可運之粟而隣府又不通舟
車之路如必令其輸粟則應例者必無多人無多
人則此事徒損國體而無濟于實用是宜力請督
撫題請議行折色輕減數目行折色則納者便減
數目則爲者衆納便爲衆則數十萬可旬月內坐

而致也

右數則倘有可採力所能爲者願獨力斷然爲之力
所不能爲者必明目張膽力請于督撫以行其或不
從一之至于再至于三三之不行則不惜慟哭流涕
以力懇如是則仁愛愈淪人心髓區區所謂益深去
後之思者此也然歟否歟統惟酌奪

答惠少靈

登第之始正養德養望之始善自匡持凡百勿異平
時昔一峰念菴暨吾鄉涇野先生並大魁天下其居

家處鄉並謙謹恬靜一如處子提學高汝白之諸父愿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嚴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驚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今後須斂而又斂動輒檢點寧謹勿豪寧樸勿華勿徇貨利勿干有司一

昧安閒恬退不可一豪多事能如高汝白之克自激勵不至使旁人私竊訶爲比舊漸不同則善矣

又

汝昔事吾于擬山堂朝夕依依猶嬰兒之戀慈母不忍一日離側迨吾返里悲不自勝次年西顧不禁涕零退而私語𨻶師李孝思意欲典田敝里携妻挈躬耕事養吾夫婦終身送終方回今登第之初他務未遑惟以吾爲念篤于師誼卓有古風吾以奇窮遭奇荒保生實難曾與雪木商及度荒之策相約共適漢

南吾家累二十餘口留半難割通移維艱因循荏苒尚無定期乃雪木則先我而往矣乘吾未往不知得與汝一面否積愫種種非面莫罄

答李汝欽

來翰念我惓惓足徵篤于師誼然饑饉雖困我身而不能困我心我思之熟矣年已六十有五死不爲夭若怕餓死將來不病死乎不老死乎總之終有一死何如今日饑餓而死竊附西山之義得以照耀千古之爲愈耶家口嗷嗷無可奈何聽之而已惟是在在

殍腹流離之慘痛若身經往者敝及門常州吳濬長在日每遇地方饑荒多方拯救吾今目擊饑民之危殆而赤手空拳不能畧亢其惻隱之心愧何可言雖嘗力勸當事救荒題荒顧杯水無補于車薪奈何奈何

柬欽差查荒諸公 救荒

僕土室中人也荆扉反鎖久與世隔世務未嘗縈懷世事絕口弗及坐以待死業同就木昨緣秦地連歲苛荒秦民死者所在枕藉生者骨肉各天危殆之形

俠圖難狀是誠一大刦數古今未有之慘區區惻切於心故乘使君枉顧啓扉晤言深望囘　朝復命備陳秦民阽危之實乃西土安危所係痛哭流涕力請拯救使數　萬生靈由使君而活自然天地鑒之鬼神鑒之陰德積於一時福慶流於子子孫孫矣

與布撫臺壬申

三月十九日接憲扎啓緘捧讀知明公之念僕亦猶僕之念明公也然僕之念明公原爲全秦地方計原爲數百萬生靈計僕本草野閒迂庸無用於世道生

民絕無關係之人杜門待死而已有何可念而明公念之不置耶頃　朝廷珍念民艱於當　朝千百人中選擇而任明公是固以關中百萬生靈付明公也關中殘黎立湯蹈火行三歲矣聞明公撫秦莫不延頸而視跂足而望如饑兒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以爲此嗷嗷遺民將恃我公來而獲蘇也　朝廷明見萬里之外百萬殘黎注望惠澤之施一身而上下之責交備知必孜孜矻矻曉夜圖維多方撫綏凡可以加惠者將無所不極其至無容物外野夫饒舌然野夫雖閉戶幽居而一念已饑已溺之心未嘗一刻少忘兼我公心虛而禮恭芻蕘是詢工爲悅已者用士爲知已者忠僕雖欲守固陋緘默避嫌諱所難安是以忘其迂庸之實謹妄擬管見數條以塵聽覽當矇瞽之誦至其中間盡不適於時宜言多觸犯時忌則僕山林草野之故態抑以特議論於明公之前所謂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也惟裁察而原諒之是荷

一安集保全遺民方今西安之民以十分論饑餓瘟

疫死者十二三逃亡及賣入滿洲者十六七計今留者十不得三耳倘使此三分者皆足自保永不流亡而戶口減耗田野荒蕪明公猶難爲政況於今茲去秋收之時尚有餘日縱秋成可必而餬口之資愈窘愈迫天氣愈炎愈長一日猶不可空俟刻百有餘日而欲其不死喪流亡不亦難乎再有逃亡死喪則并其三分亦不可得民愈寡田愈荒無論明公無與興治　朝廷懸懸所以付畀明公者亦恐不如是也僕愚以爲宜急籌畫賑

濟安集之類或再請發內帑或再請協鄰省或作
速開設捐納務使有司悉以覈實計口均施使強
弱遠近均霑實惠不得仍前侵削苟且罔上行私
以保全此秋成之前百餘日夫民衆財難賑濟雖
非救荒全策然在目前事急勢迫則不得不剜心
頭肉以醫眼前瘡也且爲國家者非無財之患而
無民之患故古之賢君不惜竭府庫之藏以厚惠
下民古之良臣名佐不惜冒矯制之罪身家之命
以解民倒懸誠以民爲國本有人則自當有土有

財也明公爲國家長慮遠顧當急爲陳請以救此
燃眉稍遲以何月哀此遺民又將逃亡無美矣

一請招懷流離方今西安民流諸關東諸省者不下
百萬鳳諸西北府三邊及川蜀者亦不下百餘萬
賣入本省外省富商滿洲者亦不下十餘萬賣者
獲生矣其流離者則去墳墓棄田廬離親戚攜兒
負女兩行露宿沿門丐食或空傭富家或偷生娼
門甚者父食其子夫殺其妻兄弟奪一糠餅而推
刃相戕如此不已不特數百萬怨結之氣上干天

和蒸爲瘟疫蝗旱之屬亦恐生計窮絕或見誘於
奸猾不知不覺流入盜賊之群自昔國家之敝多
由饑荒時當事者不留心安插民不聊生以致擾
成亂階爲國家患害前代無論明之季年昭昭可
可鑒也今　朝廷夙夜憂勞在　朝諸公必有溥
濟良謨僕愚以爲諸流入關東川蜀者本明公赤
子明公爲國爲民不得以責外諉之而流入西府
者又皆在明公治屬之內可坐視其死亡顛危而
莫之恤乎所宜悉心計籌方畧作速上請務使逃

者或歸或居皆獲生路無重陷溺以仰體
君仁俯副民望而中彌竟外之患大率此事所關
者大所係者重所寓者至微而至深上而盡吾大
臣仰體　君心之職使吾言之而用流民安而國
家無意外之患　朝廷固爲吾功即使累請之而
不盡用萬一或生意外之變而吾業已蚤及之
朝廷必且重思吾言而不至爲罪下之而盡民胞
物與之仁吾言之而行固不愧此嗷嗷數百萬流
民之慈父母即不行亦可告無負於斯民告無慚

於天地神明矣況其在本省西府者行之固在明
公轉移調度間也耶
一請設督農掌水之官以大興農田水利方今西安
之所以大饑者天旱而田不足於水故也夫關中
橫亘終南以爲終始山之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
近山一帶恒繞河泉渭北雖復高仰而涇洛漆沮
清河石川諸水亦所在而是故總西安而論其不
可引渠灌溉者固十七八而可開渠引水者亦不
下十二三兼以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

四倍於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專精
其間雖復天雨不時亦足補旱田之闕而償其獲
卽不足補而此一半享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
再下至流離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興卽有興
之者而力微不足以興而爲有司者又不留心於
興是以上下交困而無可如何也夫天道不可知
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爲旱慮況水利成固
關中數世之利乎是宜乘今秋穀布種之候作速
請設提督農田水利官一員或恐設官勞費卽請

於本省司道中擇精敏仁惠者加以總督農田水
利之權使之專司農田水利各州縣官於丞簿或
紳衿中擇公正好義爲衆所素信服者大縣四五
人小縣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權使之相視督責其
一切興利除害辟舉任使皆委以便宜不從上制
而重其廩祿優其禮貌凡近河者雖一二十里内
但可引水皆須築隄開渠以資灌溉無河泉者皆
須掘井而灌按萬曆間呂新吾公巡撫山西惓惓
勸諭農民各於田内穿井有云一時之費雖多百

年之利永賴檄各州縣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
時躬親單騎查驗精神勤於鼓舞一時穿井之風
所在勃興瘠田化爲沃壤至今民享其利除井深
太費力者乃不令枉費功力其或牛種資糧不給
官爲設法措置大抵人情易於樂成而難於慮始
下吏蹇於奉法而多愱欺誑此法之行州縣必多
有以難上欺者卽不然亦或苟且塞責欺誑而苟
且則此事之設亦徒勞擾而煩費而已矣是宜申
明賞罰條格頒州縣但是法立一半月之間各

須據數申報其册須一樣三本一留縣令由州縣申提督官提督官仍留一而以一申院以便他日按行賞罰除專官相視外明公亦宜廣詢博訪何處可開河渠何處宜於井灌皆著録置左右以便對照虛實省察勤惰以爲賞罰張本又除專官巡督外明公不時差的當忠誠人各處巡視隨即親臨稍遠一二州縣以稽行賞罰稱職則不特掌管者有重賞即州牧縣令亦宜厚褒否則不惟職掌其事者有重罰即州牧縣令亦難辭其愆如此則

雖不必躬親徧臨而各屬固將畏法而恐後矣大抵此番水利之興否關西安遺民之休戚存亡亦即關明公之德業功名 非留心注措不可也且不獨此也西北七府三邊蒇雖稍登然其俗素奢侈不知積聚兼以協濟西安及西安轉販流民聚食今已虛耗天道自東而西萬一秋夏之間或雨澤愆期或蝗蝻爲害可且奈何是宜與西安通興水利以防未然

一急變轉運西米之法以蘇民困救民之饑如救水火先從其甚急者而先救之竊聞各屬輸車夫搬運西米一役當事者慮兵糧之不足不以征之西安而議協於西府西府送到者運載不責之民力而皆有脚價此當事者仁之盡義之至也然衆議皆以爲其意固善而其法則未盡善也夫議協濟於西府者非以爲西安奇荒人民流離米無從出乎再給脚價者非以爲食用艱貴不忍空勞吾民令其重費饑困也耶夫不以米征西安民而令者竟至使民勞費幾於與出米等以爲食用艱貴議

出脚價而至使運轉六七石之價不足供運一石之費故此一役民因而饑死病死展轉委頓而死者無數折軸沒輪墜坑落塹不能終事而使民重出厚累者無數安坐而談若無大害身親而傾貲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所以然者粟匱財竭之時在家猶父子夫妻相聚而披剔草根木皮以延殘喘今一旦驅諸三四百里之外不特無可齎之錢粟并其草根木皮亦不能得矣又瘟後牛寡人旱草枯兼之天雨不時愁氣上結疫癘大作人

病牛疲且內懸室家奄奄待斃而莫之恤家人相望嗷嗷望救而無如何故傳者皆謂邠長轉運之處鬼哭神號耗費不貲論者未達情實或以爲皆有脚價原未苦民殊不念當此食貴如金之時展轉留難於時月之間所稟於官者六七石尚不足給一石之費其餘之費究何從出耶且夫米旣無從出牛又食貴殆盡將安從出乎借曰牛尚可尋往返四五百里之內遨延八九十日之間草薪亦將何出乎自昔運糧之法皆所經由州縣相時

重輕有無其脚價自相遞送以故無聚衆虛耗之費逃亡死傷之患而議者不察猥以均勞借口以爲單責運遞所過州縣遠者可恤近者何辜此又未盡達於調度區畫之說也夫令各屬輪運不惟民苦資糧亦且有廢耕傷病折牛隕車之害本縣倒運不惟無前數害而且中含大利何者今茲彌望奇荒斯民正苦營生無所離家無資居家計窮今使籍名運夫除官價外再令各屬外幫運價則寄生有所食用足給矣丁男負運老弱婦女披剔

草根木皮以給饋餉百里之內可以朝發夕至又米到卽刻可轉未至亦不復坐耗盤費又無死喪疾病之患折牛隕車之獘離家廢農之憂逃亡重賠之累眞所謂一擧而公私兼便者也其爲可行昭昭易見而前此者皆未及此豈非天意欲留此一段美意良法以待明公使爲撫陝發軔第一功德令殘黎最先嘔吟慰藉也聞明公尙急留意少緩以待日則民重困矣抑非獨此也凡有招買實照市公平發價而印官責之總催總催攤派花戶

轉相侵削花戶得價無幾補賠不啻倍蓰當斯民窮財盡之時救死不暇何堪重以此累耶宜痛懲而力禁之是望此外毒至衆而害最甚者民甲中奸猾十排軍屯中無賴旗甲錢糧已赦矣而借口雜差米豆已蠲矣而聲言使費致令下里愚民鬻妻賣子之膏血含恨抱冤而乾沒之勒索之下將

朝廷賑濟饑民之銀米假端虎嚇奪諸良弱之口以飽其無厭之腹此又州邑中未死之餓鬼無翼之飛蝗所宜一體切戒者也

一厚郵普類以勵風教善人國之福民之範風俗之儀表也故成周大賚四海而善人是富三代以來雖風尙各殊亦莫不崇奬善類尊德惇行以樹風聲而勵貪頑今茲關中逢此奇荒百姓死喪逃離幾於十室九空昔東海孝婦之冤未理而致國三年不雨今闔群數百萬生靈中其爲仁人孝子志士悌弟節婦義夫及忠信篤實者何限而皆使之顚連死亡抱恨於無窮恐非所以祈天和調陰陽之道也且當此風俗敗壞靡爛之時正宜崇奬德義砥礪名節使愚民曉然知上意之所向亦勵風移俗之一助也愚意以爲宜申飭州縣悉心查訪實德篤行如仁人孝子節婦義夫及好學自修守義狷介之人詳開姓名里居子孫男女口數申報除本縣均給　皇恩銀米外明公爲另設銀米照月給散務使足給一日兩食之資勿致死亡流離則明公德譽陰隲相永於無極矣是一舉而百美皆備者也

一作養士氣以培植人才紳衿者國家人才之所從

出故治國家者莫不以作養士類爲要務今茲奇荒而有司徇執文法以爲詔書無賑士之條致令章縫衣冠之士多委塡溝壑夫荒旱徧千里豈民皆饑而士不饑　皇恩溥及草木又豈獨於士而遂恝然特詔書未分明言之耳明公爲國家培植人才宜申飭州縣令自後凡有賑濟縱不能分外加厚亦宜與齊民一體通行

一禁止樂戶販賣良人子女今茲關中荒饑異常百姓計窮路絕多以子女賣入樂戶以苟易升斗偷活旦夕夫娼優敗風傷化王政之所大禁仁人君子之所惻心明公爲國家振勵風化宜留心類飭州縣令樂戶不得再買良人子女其已買者令州縣官設法贖回不得隱匿犯者樂戶及本地千總地方一體定罪此蓋世功德也明公尤宜惓惓

答朱字祿書

承手翰匪但悉謙冲之度兼稔姿秉之諒直夙昔問學之精勤閱未終幅欣慰無旣亟呼門人子弟讀之亦無不交口歎賞甚矣門下之善學也陳公甫先生曰疑者進道之階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古聖賢望道未見之心欲從末由之意亦只是善用其疑故卒造絕詣耳門下善疑善問如是由此推而廣之勉勉不已德業之進也可量哉小兒前者歸稱述手標極爲聲百得友喜兹[illegible]心曲更爲吾道得人慶矣健

羨之私胡可踰也承問云云門下不鄙不佞蕭然以骨肉道誼相視不佞恐自外耶用竭固陋以應嘉命惟高明自取酌而教示之門下來書累幅大意則謂人性至善徹乎終始不佞學髓之圖最上渾淪一圈同陽明無善無惡之旨不免流於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而異乎周子無極而太極之義圈下善惡對峙同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免流於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而異乎秉彝恒性率性謂道人性皆善之旨其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疑則

總之與此疑異條而同本也蓋其根起於疑陽明之言類告子之說故因而疑不佞之圖同陽明之旨然則門下之疑不佞學髓非苟然也疑陽明也不佞又何必一一爲鄙圖分疏乎亦爲釋陽明之疑而已陽明之是非明即不佞之圖說明也門下謂無善而至善存是也而疑陽明刻却至善二字獨不思心之本體本至善乎即至善乎孟子道性善而魚我所欲章則指爲本心心體即本心也本心者道心之謂也道心即善性也但異其名稱耳周子謂無極而太極陽

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言異其旨一也無極而太極之說無可疑則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是矣知乎陽明之旨同乎周子則知夫無善無惡之旨異乎告子矣且性至善也而明道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夫說性便不是性則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明矣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則無善無惡即至善之心體何必更增至善字于句內而後知其爲至善乎而學髓渾淪一圈又何殊於太極圖之渾淪一圈乎門下謂善徹終始是也獨不

思感於物動於意而遂有善不善乎謂善與惡非對
峙是也獨不思氣拘物蔽而意之動遂有善有惡乎
有善無不善者性也拘於氣蔽於物而不能無不善
者情也情本乎性性無不善故善與惡不可對也情
不能不拘於氣而蔽於習故性雖善而情不能無善
不善也意者情之動也猶之人性皆善則宜皆為君
子而世卒不能無小人者則氣拘而物蔽之也故小
人與君子同一善性原不可對峙氣拘而物蔽之後
則亦遂從其分途而對稱之為君子小人而已六經

四書之以小人君子善惡邪正是非對稱者皆是義
也猶之水清而卒不能不濁并有也鏡明而卒不
能不明暗并有也一氣而卒不能不陰陽并有也繼
善成性秉懿帝則及孔孟之言言乎天命本然之初
有善有惡言乎意動於氣拘物蔽之後本不相戾也
大抵門下所疑皆為護持一善字惟恐無善無惡之
說流于莽蕩即惟恐鄙圖之渾淪一圈類于無善無
惡甚盛心也而未及思夫心體即至善也而未及思
天學髓之渾淪一圈即太極圖之渾淪一圈也太極
圖渾淪一圈不患其遺太極學髓圖渾淪一圈亦可
知初非遺至善矣抑惟恐有善有惡之涉於對峙即
惟恐鄙圖之善惡分路有背乎繼善成性之旨意良
美也而未及思有善有惡從乎意動之後而言而非
言乎本然之性奚有此對峙也而未及思夫鄙圖之
善惡兩行亦指乎意動之後也有意為善雖善亦私
正恐偽儒義襲而取不本諸心體之自然不率諸性
分之固有如五霸之假南軒有所為而為之意豈謂
善不可以立意為乎所謂前輩苦心救弊之言也芒

稍大黃峻於參朮而當其症之宜用則良醫違衆議
而用之孟子之勿正程子之不須防檢操存皆是意
也豈獨象山哉善學者以意逆志執其詞則周餘黎
民眞周果無遺民矣且門下既知無善之為至善又
胡為疑于有意為善雖善亦私之說乎衰病中言多
未融不知高明果以為然否朋友辨學期于相長相
益不以苟讓為貴如有未安不厭反覆外有答洪洞
范彪西公書與此書互可發明湯錄一往前疑或可
釋然矣臨池神馳不既

答洪學憲

恭惟使君一代文龍兩間威鳳産紫陽之故里羨墻先賢接光祿之遺風淵源家學承綸綍而儀型多士奉簡書以模範三秦豈徒回軋茁之奇振頹波於八代實乃砥中流之柱續微緒於一燈顧於斯道寂寥希潤之中輙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誠近今所罕覯而末世所希聞者也伏念顒草莽下士山野庸人環堵蕭條置身名於度外一經吟詠消歲月於閒中竊

以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不虞使君當下車之初政發闡隱之盛心渥恩誤及於庸材曠典濫加於匪類惠以嫩詞賜之厚貺不肖顒撫已生慚捫心滋愧雖見居畚甑生塵之日方嘆無計以聊生復念在涓埃未効之時敢輙無功而叨惠謹用返璧奉賜鑒原

答董郡伯

恭惟明公瀛陸名家廣川嫡系儒宗蔚起重恢道誼之源聖學攸歸聿述天人之對褰帷臨內史節序依繇漢二京兆馭入長安乾坤不改鄉三物益秘閣之旂常未遠而端門之步武方新辰猷夙授於趨庭上續爰登於領郡羽書甫戢文史多閒惓茲行部之疆垂及閑關之叟朶雲下賁照茅屋以生輝雙鯉遥來夌草亭而發餞閭巷驚傳爲盛事關河頓覺其增顏治顒困守遺經慚揚絕緒生橫渠之後愁負西銘處泰定之鄉坐虛南指質甘菲薄學山不至於山材復[illegible]跡觀海徒嘆夫海豈謂盛聲泉石幾難安卧煙霞而麋鹿終棲菊松好在旣託帡幪之大還叨存注之

慈何敢抱硜硜小諒等閒自外於高深所期竭碌碌餘生耕鑿相依於畎畝篆鄉侵骨瞻謁悚心伏願鑒此愚衷寬其禮數則知我恩如生我而一天長戴二天矣治顒臨啓曷勝感激瞻依之至

昔司馬溫公生平不作四六而冢宰趙儕鶴著論亦深以此爲戒先生平日遇當事四六之來初猶間或十答一二後則一洗相沿之陋絕不復爲矣偶存二稿不忍終棄聊附於此

二曲集卷之十八終

鄠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題跋

題馮少墟先生全集

余生平徧閱諸儒先理學書自洛閩而後唯馮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醇正字字切實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裏而辨學錄善利圖講學說做人說開闢啓鑰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有關於世教人心張南軒嘗言居恒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書完全精

粹愈讀愈無窮余於先生之集亦云第集板經明末之變毀于兵燹讀者苦無從得余久欲覓有力者重壽諸梓而機緣未遇私竊耿耿項學憲洪公訪余論學因言及斯集遂慨付殺青以廣其傳惟是先生至今尚未從祀議者以爲缺典昔東林吳覲華眞儒一脉序謂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傾然爲天柱地維後有具隻眼議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脉的有其派而千古眞常益決不容澌滅也余嘗以爲知言但不乏主持名教表章先賢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

題張鷄山先生語要

鳳翔張鷄山先生明季理學眞儒也深造自得洞徹大原與長安馮少墟先生同時倡道同爲遠邇學者所宗橫渠涇野而後關學爲之一振兩先生沒而講會絕響六十年來提唱無人士自辭章記誦之外不復知理學爲何事兩先生爲何人間有知馮先生者不過依稀知其爲馮侍御馮司空有遺書先生位卑而地僻并其姓字亦多泯然人與書俱滅不傳余有

慨於中久矣項學憲許公晤余談學因語及先生公肅然起仰退而躬詣先生故里建坊表章訪其後裔得先生所著致曲言明德集示余余竊不自揆僭爲訂正摘其確且粹者勒爲斯編更題曰張鷄山先生語要滴水可以識全海公亟捐俸梓行俾無没餘名託以弗墜可謂先生後世之子雲矣公敦崇風教加意理學行部所至寤寐名賢存者式廬沒者闡揚褒前修風後進啓佑關學之意甚盛讀斯編者誠勃然思奮於辭章記誦之外知所從事庶不負公殺青之

意而弱學墜緒可以復振實百二河山之幸也區區
敬書之以俟

題青暘先生論學手書

青暘先生前宮保大司徒澄江張公也生而淸明夷
坦性與道合啓禎間由高第入仕敭歷中外爲時名
臣甲申司計南都覩時事不可爲遂潔身引退遯跡
丘壑潛心性命德祁道尊逃名名隨歸然爲當代之
望學者仰爲模楷然非絫其神契未嘗輕與之語梁
溪秦子赤仙篤志聖修學敦大原嘗抱奇疾心惑兩

端公喜其鞭辟着裏爲之反覆開導霍然頓起赤仙
自是依依門下潛究力詣訂正綿密及公捐館持心
喪爲位尸祝裒其往復論學手書以備顧諟而志羨
墻頃余會友東林稠人中識赤仙相與商證有感因
出其卷示余言言平粹字字婉委虛懷遜養備見乎
辭而微旨精義多昔賢所未發令人乍泳而躍然湛
思而莫罄赤仙不忍自私謀壽諸梓用溥教澤過不
余鄙請題卷首余生也晚僻處西陲不獲及公之存
摳衣就正幸覩是編爛若發矇故不辭不斐謬弁數
語以誌嚮往若夫赤仙尊師重道之誠在近今誠空
谷之音識者莫不同舌而賢之無俟余贅

題社倉

康熙庚戌季冬朔毘陵駱郡伯迓予至郡話及地方
人物首以吳子濬長爲言且曰卓絕之識諳練之才
肝膽氣誼加人數等性最慈腸最熱急人之急甚於
已苟可以濟人利物輒挺身以赴即冒嫌招謗亦將
有所不恤緣是信者半疑者亦半吳子則超然自得
略無介懷恭奇偉磊落人中之傑也既而以其所著

宗祠賑荒等款示予曰此即其人所嘗爲政于家爲
惠於鄉者也予閱之躍然以喜遂擊節太息曰吳中
迺有斯人乎以康濟爲心以生靈爲念處庠校而志
切當世先天下之憂而憂自希文以來不多見也是
不可不一見亟物色之賢士大夫如高彙旃諸公亦
衆口同辭交相推美乃于次月旣望棲見于郡南之
能與寺一晤便若宿契語之連日夜器度豁如凡百
適俗言無飾發行不苟動骨堅力勁勇逾賁育予不
覺爽然自失因索其社倉全集卒業見其用意厖摯

綜理微密雖昔人竹頭木屑之智不是過也高公每歎以爲經濟才信哉其爲經濟才也惜乎祇就其力之所及爲惠于一邑而無由徧及各邑郡伯謀壽諸梓請之當事飭所屬通行予遂謬弁數語以引其端若夫集中綜畫之詳則自有邵君之原序在無容再贅

題四書心解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廸相繼發明精蘊逐

途幸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適斯征乃跬步未移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講所指藻繪其辭闡所指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登彼壟斷藉以獵榮綱譽多材多藝祇以增其勝心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廸之苦心憊斃也久矣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史期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即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師問之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善讀善聞無所負今求其人王子天如其殆庶幾乎天如質淳而行篤問道於余學務求心日讀四書有會於心即劄記積久成帙名曰心解持以就正余時臥養痾弗克卒業伏枕聊涉其槩恭自成一家言而宏綱鉅領歸本於心至斯心之所以爲心全在於知良以知則中恒烱烱理欲弗淆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冥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無以自持即所行或善非義襲即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夫解四書而諄諄知之一字可謂洞原徹本學見其大余不

覺擊節天如因請余題其首簡余生平未嘗爲文字之習有所題跋身隱焉文槩絕應酬又豈能扶病摛辭頓有異同乎無已即以斯言口授代書試質諸善讀四書之大君子

聖學指南小引

余初妄不知學泛濫於羣籍汲汲以撰述辯訂爲事自厲厲人以爲學在是矣三十以後始悟其非深悔從前自誤誤人罪何可言自此鞭辟着裏與同人以返觀默識相切砥雖居恒不廢羣籍而內外本末之

辨則晰之甚則不敢以有用之精神爲無用之汲汲矣尙慮同人不諒余衷或以啟吾相與謹錄先儒成語以爲作聖之指南竊願與同人共勉之

三冬紀遊弁言

詩於士雖非急務要亦在所不廢也然有學者之詩有詩人之詩養深蓄厚發於自然吟咏性情而無累乎性情此學者之詩也雕句琢字篇章是工疲精役慮而反有以累乎性情此詩人之詩也其行於世也或詩以人重或人以詩重詩以人重學者之詩也人以詩重詩人之詩也觀其所重而士之本末見矣暘庵高子三冬紀遊學者之詩也覽者愛慕爭抄此詩以人重也頃承高子不鄙顧余於病榻余服其淸苦而有守高曠而脫俗因商證所學言言透宗大約謂身心世界是一非兩治世莫先于治心而知性立本尤爲治心之要識得未發眞體則變動云爲無適非不睹不聞之所統攝而運用大本達道位育齊收身心世界至此方爲合一其卓識精詣如此然則讀是集者詩也乎哉有先乎詩者矣

書繼述堂詩文

張氏之先世有聞人咸風雅擅長稱一方文獻其裔公愼裒其遺稿刊以垂後借其翁余婿子丹請余弁其首余學不爲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況學憲許公已序於前又烏容贅無已姑以繼述論中庸稱達孝在繼志述事張氏固世以詩文著然所以光前而裕後者豈僅詩文乎哉蓋必有先于詩文者矣砥德礪行養深蓄厚故見之詩文猶有源之水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渾浩雅徤極作者之致兼衆體成一家其言近其旨遠粹然一出于正觀者流連愛慕是詩文以人而重也然則爲之後者誠不忘其先相與世珍斯集思紹世美于無窮亦惟於其重者而加意焉由是而詩爲有本之詩文爲有本之文人重而詩文亦重矣夫是之謂繼述夫然後可謂繼述堂之詩文非猶夫區區詩人文人之所謂詩文也遂書此以俟

跋思硯齋記

余土室中人素堅文戒未嘗應人以文宴息之餘獨喜聞人世忠孝節義事其有一言一行出於忠孝節

義者輙流連感慨然記而私錄之以自警頃得學窩
許公所貽思親齋記而知太公蒼巖先生之孝非循
夫人之孝也先生尊甫中丞公嘗債閩嶽歷中外爲
時名臣守紹興時嘗夢蘇文忠手授一硯旣而獲諸
土中其欵製畢符所夢心異而珍玩之不啻天球河
圖及中丞公歿先生痛慕無已珍中丞所珍儼如中
丞之存無何明季之亂化爲烏有先生追念弗忘搆
齋寄懷孝思肫摯恒情所未有蓋至性不可解于中
故越世如一日余不覺斂衽興歎三復而承書之竊

附景仰之私且以告夫凡爲人子者庶因觀興感因
感興思思其親不忘乎平生之所好則先生硯齋之
思有裨於風敎匪尠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先
生之謂歟

誌愧 書仁者贈

余宴息土室一編自適已巳夏洪洞范彪西先生不
遠千里專伻惠余以新刻救種受而卒業讀至仁者
贈不覺爽然自失泚然汗下余生而坎壈無一椽寸
土之產貧生救水之供闕[illegible]見先生書[illegible]倘備極敬恭
之隆而愧先慈之喪貧無以斂邑宰駱侯聞而助之
以棺始克掩形見先生治母之喪衣衾棺槨凡附於
身者巨細畢備而愧余生未朞而王父逝甫八齡而
王母亡權厝兩地至今力不能合葬日夜徒抱隱痛
見先生爲六代祖修塋築垣甃碑樓種松栢而愧窀
百行莫先於孝先生孝行如此回視余不孝之罪眞
上通於天矣他如建木鐸樓肖聖賢像瞻禮景行出
入必告表章鄉先哲遺集捐貲刊布於宗族則置義
田祭田於三縣則置學田設養濟院義塚於鄉鎭以

恤存歿爲顚連無告者代輸差徭冬月則施布施炭
以至施藥療疾荒年賑饑種種實行可謂空谷足音
絶無而僅有回視余寠書生平日徒托諸空言未嘗
見之實行其爲愧何可勝言蓋先生自大父竹溪先
生父丹虹先生以來學宗洛閩言必顧行故先生淵
源家學務敦實際歐陽子推服韓魏公有云累百歐
陽修何敢望韓公今余於先生亦云敬筆之以誌余
愧

跋父手澤

嗚呼此吾父手澤也吾父崇禎十四年臘月二十四日離家隨邑侯孫公征賊河南至省數日慮顥爲讐人所陷托人寄書於吾伯吾舅以致丁寧次年正月至潼關又寄書以顥爲托旣而側聞訛傳言顥被官收倉吾父傷心萬狀卽寄書伯舅呼吾堂兄居暨舅僕彭守已赴關欲面有所囑朝夕西盼望之眼穿及二人到關而吾父正月十八日已出關矣二月十一日薄暮抵襄被闖逆圍晝夜攻城知必不免與同僚泣語淚以顥幼弱無倚爲痛十七日城陷竟及於難

前後所寄三書彼時顥幼不知省視是後吾邑兵亂相仍吾母子展轉奔徙厥居靡常而先世所遺文書片紙隻字類吾母收存惟謹康熙十九年六月三日顥偶淸理故紙遂得此書亟長跪捧讀伏地號泣慟不欲生嗚呼不孝顥童年失怙四十年來煢煢在疚思欲一見吾父遺迹而不可得今見遺墨如見吾父焉其書皆爲不孝顥而發惟恐不孝顥不免於孽小之搆陷抑豈知不孝顥彼時幸免讐人搆陷之小難而吾父未及一月反委骨他鄉不免逆闖屠城之大難耶痛子者父痛父者誰耶父讐不能報父骨不能覓有子如無抱憾終天死有餘慟矣敬什襲實藏此手澤供奉母祠歲時展視以見吾父垂危之惓惓

籲天約

僕資本偏駁動多疵疚雖嘗慚悔力改顧志弗勝氣隨改隨滋未能徹底廓淸滌舊習而新之荏苒虛度秖是舊人每一念及輒慄慄悚懼自恨自傷不禁涙流卽自責曰李顒汝前半生業已蹉跎莫追今行年如許若復悠悠更將何待耶乃齊心籲天痛自淬礪誓不敢玩愒因循姑息自棄諸君資皆粹美素履罔玷乃亦反己自訟怨艾深切既慮理欲迭乘亦不妨

斯監於天每旦爇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生我育我卽矢今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爇香仰叩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跽自罰幡然立改無卽振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方不獲罪於天今日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纊之時檢點平生庶不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快如之區區有志未能願相與共勉之

消積

蒲城惺庵王翁時以性命大事來印兹訪余小寓二三友人亦相與過從共話一友患食積翁教以服消積保中丸余因言凡痰積食積丸散易療惟骨董積非藥石可攻翁詢其故余曰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之累廓淸未盡卽此便是積廣見聞博記誦淹貫古今物而不化卽此便是積塵

情客氣意見才識胸中一毫消融未盡卽此便是積功業冠絕一世而胸中功業之見一毫消融未盡卽此便是積道德冠絕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見一毫消融未盡卽此便是積以上諸積雖淺深不同其爲心害則一搃之皆骨董積也翁因問消之之道奈何余曰若此者其惟實致其知乎知致則知吾惟本體原無一物自爾搃其所長搃而又搃并搃亦搃矣并搃亦搃始謂之返本還元始謂之安身立命在座聞之惕然有省余遂記之以諗同志

急務

白沙謂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必如此方是實際方有下落吾人若不所緣息慮下萬死工夫惟靠語言文字漫度光陰作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因循猶豫以老其身呼吸一去千古無我抱憾何及可惜孰甚須趂此形神未離由得我時務于進德凝道工夫修之又修免得形神將離由不得我時悔了又悔愛日惜陰願共勉旃

謝世言

僕幼孤失學庸陋罔似秖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遜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年來天厭降災疾病相仍半身覺痿兩耳漸聾杜門却掃業同死人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諒猶時有惠然枉顧者是使僕開罪於先生長者非愛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與二三良友約凡有偶憶不肖而欲賜教者竊以爲上有往哲之明訓下有狂謬之卮言期與諸君私相砥礪足矣奚必入其室而覿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蕪穢乎伏望迴其左顧之轍埒僕於既化之殘魄王僕爲物外之野夫此僕所中心佩之而父師祝之者也嘗聞古人有預作壙穴以爲他日藏骨之所者僕竊有志而未逮又豈能靦顏人世飽對賓客絜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宴息一室孤寂待盡則僕也受賜多矣謹白

家戒

所讀之書自五經四書性鑑衍義外不可泛及天文讖緯水滸西廂一切離經叛道邪穢不正之書所交之人自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良友外不可濫及緇流

羽士游客營丁扶鸞壓鎭妄談休咎一切異端左道偏頗不正之人所講之言自身心性命綱常倫理外不可語及　朝廷利害官員賢否邊報聲聞并各人家門私事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管人閑事立身行已以小學爲金鏡惜寸陰戒佚游堅其志強其骨務思所以自樹寧孤立無助不可苟同流俗寧饑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憐信命安義以禮自律如是則德成品立不愧鬚眉

余土室中人也灰心槁形坐以待盡荆扉反鎖久

與世暌斷不破例啓鑰接見一二人并舊所從游亦槩多不面有固來言以自勗者因書揭壁戒子之言貽之以代晤對

自矢

僕幼無父師之敎未嘗讀文習文以故生平絕不能文凡在知契莫不相諒未嘗徵僕以文即中間大有德於僕與同再造者亦未嘗强僕以所不能雖居恒不廢筆硯然不過聊備批點而已年來疾病纏綿并筆硯亦不復近寔息土室坐以待盡身隱焉文古有

成言凡序記志銘一切酬應之作類非幽人所宜况病廢餘生萬念俱灰者乎即大利陳之於前大害臨之於後誓於此生斷不操筆君子愛人以德千萬鑒原

訂親友

自古處士逸人咸超然物外弗涉世務斷未有投字公門管人閒事也亦未有隱逸之子爲人請託壞父風範者也凡我至親厚友千萬垂仁體諒使僕父子安於無事免滋罪戾其有德於僕者僕自感刻弗忘身未就木所以圖報者自有在也謹告

立品說別荔城張生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便無足觀若以詩文而傳名媒利僕僕於公府尤不足觀矣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爲之色沮宋文人陳師道居京師二年未嘗一至公卿之門宰相章惇欲見而不可得使文人皆如師道人重而文亦重矣荔城張氏子兄弟三人咸質美能文而有志於道嚮余甚篤遥通尺牘問學有年玆仲子希載負笈來從余遊余嘉其肫摯與之盤

桓者三宵晝頻行長跽請言以自易余嘗慨習俗文盛質寡沉溺於章句葛藤於口耳茲昧一生而究無當乎實際以故淚以爲戀生平未嘗從事語言文字亦絕不以語言文字待人無已則有二字奉貺其立品乎因請立品之實曰無他惟在不以文人竟其生平凡文人之所營逐時藉以爲鑑戒他人如是而已獨不如是品斯立矣品立而後學可得而言也曰希載生平頗知自愛恥事干謁第家貧親老仰事鮮資柰何曰顏子簞瓢陋巷其樂當其時尚有父顏路在若顏子以親老之故而少貶徇人則雖日奉五鼎之養亦謂之大不孝又何以爲顏子生避席再拜曰命之矣遂書其語以行

促李汝欽西歸別言

寶鷄李汝欽質淳而行篤未弱冠卽有志於斯道癸丑秋嘗謁予於關中書院北面稟學予力辭乙卯夏又謁予於富平之擬山堂堅欲及門予固辭徒步負笈往返千里途次罹灾幾不保身聞者惻然而汝欽嚮往愈殷暑弗少變則亦可謂之天下大有心人矣

戊辰春暮復捧其尊人翰音來學予嘉其道念肫摯不復辭未幾歸應歲試今秋復至探本窮源學見其大潛體密詣日精日進予心竊喜或曰汝欽毅然自拔于俗出幽遷喬固可喜而汝欽之東來從學風聞其尊人似弗悅予謂父子天性也天下有父不愛其子者乎愛其子而有不期以遠且大者乎子能從事於道可以爲家門之光可以垂奕世之芳其爲遠且大何可勝言而顧弗悅殆不其然嘗閱郡邑人物誌郿塢岐陽秦隴皐蘭皆有道德儒先以光邑乘而寶

爲獨擅今得其子奮發崛起爲一邑破天荒豈惟家有餘榮邑亦行且與有榮施矣曰渠之尊人非不知此但恐其子因學道而致有妨乎舉業耳余謂卽以舉業論亦必自少至長屢延制舉名師朝研夕習猶往往限於資稟或習焉而弗工厄於時命或工焉而弗遇況未嘗廣經師匠月期獲禽可乎昔曾植齋先生尊節與其兄朝符未第時其父爲延一舉業師又延一講學師未幾兄弟俱得雋而植齋中探花官至大宗伯爲世名儒夫世之教子者不過教子務舉業

二曲集　卷十九　雜著

延名師厚館穀嚴課程而已未有舉業師之外又延一講學師如曾封翁者也封翁爲衢州書吏又非素知學問者而一時能爲其子延二師其識見豈易及哉華亭唐仲言五歲而瞽六七歲喜聽父兄讀書聞之輒不忘父兄愛之因爲講授文義卽能解悟父兄因盡取古今書誦之使聽而仲言胸中不翅五車二酉矣久之理明心豁能詩文所著有編遺姑蔑等集數十卷蔚然稱一代名流蓋父兄成就之以也今汝欽之尊人素稱寬厚有器識豈愛子弗若唐仲言之

父兄愛其曾子哉必不然也爲一個於世俗之見必欲汝欽一意舉業子之於父惟命是從姑歸而從父命一意制舉以悅親心愼毋拂親心以重予之罪可也汝欽避席憮然對曰修童時僅從啓蒙師授章句未朞卽去悠忽閒度其於舉業素懵師承兼生而羸弱多病朝夕咿吾實不堪勞昔黃安少工制舉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神自誓欲以此生明道報答母慈以爲溫凊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卽使勉強勤學成就

二曲集　卷十九　雜著

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致吾母於遠大也惟有勤精進成第一流人庶可藉此以報答若以吾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者不覺眇乎其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斐小功名眞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夫黃安之發願如此修雖無似私竊慕焉固未敢舍此而之彼也予曰子固矣孝以順親爲大子姑歸而勉順親心親心悅斯子心安心之安處便是道予欲學道道在是矣又何他求汝欽曰諾卽日束裝告歸

錄予語再拜而別

論旨

宗弟三原李重五今儒古心遠器也余所愛重乃重五亦不以余爲不類愛余敬余情甚篤而甚摯凡所以加意於余者靡不周至丁卯秋重五提鄉書賀者塡閭巷獨余以貧病相仍因循荏苒未遑遣兒一往由俗情論未免懷歉然重五家世科第相望非同白屋肇迹鄉書之提是所固有余平日所期於重五者實不止此賀典之欠殆未足深以自咎昔許文正公

初從塾師授書塾師勉以登科取第公曰登科取第而已乎呂文簡公講學於鷲峯東所一士問學公詢其所志對曰志在科目公曰科目有數等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千萬年科目如顏閔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做一官便了以重五之賢非區區僅登數十年科目而遽已者余是以不汲汲隨衆讓賀將以賀其遠且大也今重五發軔鄉科姑以鄉科賀廣東陳白沙先生天順丁亥鄉科曠日學止舉業而已乎聞江右吳康齋講學往從之遊歸築陽春臺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如是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道明德立名動海內後應薦至京授翰林檢討力辭終養鄧潛谷先生以易魁江右是歲謁公車不赴人問之則曰吾斯之未能信也沉潛於道且三十年以經證悟以悟證經著五經繹函史上編下編數百卷華實並茂以部使者薦徵書屢下與康齋白沙後

先輝映來瞿塘先生以禮魁蜀篤志正學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又書發念處即遏聲色貨三大欲於座右一意自修誓不見有司居鄉恂恂少長咸接以禮著瞿塘日錄及易註徵辭與旨多發前賢所未發當道交薦授翰林待詔疏辭他若吾鄉李介庵王秦關學足以明道才足以應世粹德卓品朝野欽仰此皆克自奮拔知所從事登科而非囿於科由數十年科目而進於數百年科目光重史冊彪炳無窮者也賢如重五厎既有志於道必且知行並進日新而月不

同德成材達蔚然名世使以上諸君子非獲專美於前豈惟吾宗生色百二河山亦與有榮施矣重五勉旃余將拭目以望

論世堂記

昆陵琅霞龔子悅迹紛華潛心古學名其堂曰論世蓋取孟子與氏知人論世意以爲古人所處時勢多有不同或不容不自有過之跡後人往往執跡以論之多不得古人之心以至是非混淆瑕瑜失眞者衆矣龔子於是奮然破拘攣而獨覩昭曠之原俯而讀仰而思若以身處其地以己之心求合於古人務有以得古人之心而後止凡古之所共傳以爲瑜者有時而摘其瑕共傳以爲瑕者有時而揚其瑜於以折衷

百氏妙發心知撩裒鉞古今之權懸照耀乾坤之鏡何惑焉余嘗登其堂而見左右圖史萬卷龔子據几危坐其間手不停批嘆乎是誠天下之至樂雖拱璧以先駟馬奚以易于此哉既而進質以所疑與之評隲往蹟商度時務皆中窾中會豁然無所滯礙粹然一出于大公至正余於是而知龔子之學蓋有本以此論世世有賴矣夫君子之於學也內而身心性命外而上下古今理固無一之不貫也功實無一之可或遺也是故志內而忽外則失之固陋外而忘內則

失之鶩陋與篤豈所以言學耶今冀子之年正強面
內外兼詣若此行且日進于無疆擔荷世道主持名
教微斯人其誰與歸余故謬不自揆不辭不斐而樂
爲之記

學文堂記

經天緯地之謂文非雕章繪句之末也孔子以四教文
爲最先誠以進德修業非文無從開來繼往非文不
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則
文之爲文顧不重哉由是言之則世何可以無文而

人亦何可以一日不學文也余友椒峰陳子美秀而
文落筆驚人在陳子則自視若無恒歉然不足顏其
齋曰學文堂志有在抱鏃焚香默坐鞭辟潛修凡成
己成物之方道德經濟之實靡不一一究極期見諸
行則陳子之於文從可知矣爲人器宇倜儻議論英
發氣魄加人數等予對之不覺心折一日招予飲席
間以學文之義爲問予謝孤陋學絕不能文辭之再
三不獲已第就陳子之所懷以述其槩以俟名世大
筆記之

母教

賢哉鄠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也世之鬚眉丈夫號稱
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過教以舉業期
以科第以圖富貴利達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
心敬也則異是蓋自心敬能食能言即教之以正一
言一動弗納於邪務令內謹心術外謹行履心敬稟
遵母教從幼不羣年未弱冠游庠食餼文名籍甚邑
人嘖嘖歎羨咸稱夫人爲有子莫不起敬起仰期以
巍科夫人則謂人生要當以聖賢爲期科第㘣所藉

以進身德業尤所本以立身苟德業不足即幸掇巍
科躋膴仕非所願也於是過聽虛聲謬以爲予於聖
賢之道似粗有所聞遣心敬遠離膝下俾從余學其
內外親眷及邑之素愛心敬者恐於舉業有妨交諷
互阻辟引百端夫人持意彌堅終不爲移脫簪珥以
資繼晷心敬每歸覲省隨促之旋館戒曰德業弗成
學弗底於聖賢吾恥見汝汝亦何顏而見汝妻孥及
邑之故舊耶念之念之母忝爾所生詔導諄至悉出
世俗恒情之外旣而以從事場屋終分精力遂命棄

諸生俾一意斯道昔范孟博母幸其子與李杜齊名不計其他蘇長公方十歲即願爲滂其太夫人即願爲滂母彼沾沾一節論者猶稱爲千載盛聞況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爲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行且與孟母嫓芳滂母云乎哉余竊以爲異而鄙之諸正人因爲余備述夫人平居事親之孝治家之嚴淑德貞操爲一方儀表余益竦然肅歡未曾有適心敬功密存省知行并進殷殷以不負母教不孤母望是勉可謂有是母乃有是子矣乎故喜而記之

一百卆九字

別言

曩余遊毘陵一時縉紳先生下至農工走卒胥不余鄙胥友余愛余余愧德非堯夫若而毘陵士友懿德之好則不減洛陽人之處堯夫也歸後越二十有三年矣每時時形諸夢寐而一時交遊諸君子每惠我好音即其賢嗣續嘗日不獲聆言者亦多追宿好往往通款悰焉以故余每接毘陵諸士友書輒如身親其人接毘陵士友輒如親至毘陵與諸君子聚首一堂也其或聞毘陵有學行彰聞者必問曰其品詣可比古何人聞毘陵有仕宦顯達者必問曰其功業可倣古何人有一善則輒期以備美有一美則輒期以全德得其令問芳節則輒爲之喜而不寐庚午季冬友人傳毘陵高公將視我關中學政余固喜夙昔之所企慕而願望之者一朝而獲承其下風諸君子之音問可自斯悉聞乎余之欲見諸君子而不獲復見者其將交慰于公乎平時所期豐功偉業其將胥償于公乎即平時所期學術令名其將快覩于公振興鼓舞之下乎而公下車之日則果不自貴屈而儼然

命駕而厚臨焉其不余鄙猶然余之不見鄙于當日毘陵諸君子也二十餘年所期而欲見之心旣一慰矣而公之視學也振風紀勵士習先廉恥而後文藝敦大體而戒煩苛謂正學所以淑世正人心也則謬以余爲嘗有志于斯梓拙集以問世謂教法所以培人才也則旌賢母以示義方之教謂氣誼所以振支道勵薄俗也則表義士以維市道之交種種措注設施無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務而士習翕然丕變是夙昔所期毘陵諸君子豊功偉業學行令名之可媲

美古人者旣于公親見之卽又于公風化大行之日交慰并欣之也今公行矣自此而內轉九卿三公其所歷也卽從斯而外轉藩臬撫督其有事也無窮者道無盡者學日進而日茂者志由今日以推他日由公之已行推公之未究由公暫試之效以推公所必欲大行之學其必以施之關中者將盡布之天下而後安措諸學政者盡敷諸六府三事而後安且將以行之目前者可使爲法於天下後世而後安將所謂余之期全而期備者又在是矣今之行也余雖欲自安於固陋而義篤其言故令兒慎言書余夙心以爲別公行矣他日見毘陵諸君子亦幸悉以鄙心爲諸君子諄諄敷達也

鄠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傳

雲霞逸人傳

雲霞逸人不知何許人明亡後遯迹樓觀晦其名氏自稱祝遺氏雲霞其號也冬夏髼首一布衲終身不易氣韻閒曠望之如圖畫中人性介潔孤棲斗室罕與物接宴息之餘玩易洗心羣經百氏靡不流覽覃精五千言有獨契余年未弱冠即重其幽貞自是每

遊樓觀必造其室相與靜對和風拂坐清氣洗人語及明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不覺泫然叩以明事則弗應其隱操雅致殆與明初雪庵和尚同揆而遺民之稱又宛一宋末高士鄭思肖也棲樓觀二十載人終莫能窺其際晚而舍去東遊嵩山少室至南陽鄧州委化諺謂山不在高有人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今樓觀山水如故而逸人之迹則邈不可復覩矣撫今追昔令人太息遂次其槩以誌余感所証五千言遺稿其徒尚淳大什襲以藏俟之景仰高風者幸求諸斯編

秦安蔡氏家傳

蔡隱君諱啓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嚴先生生而岐嶷幼知禮讓食飲必奉親長不先舉箸七歲就外傳讀書警穎不羣過目即曉大義人咸異之弱冠游庠食餼有聲士林工制舉治五經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讀史至忠孝節烈拊膺流連欷歔不自勝學古行高遠邇嚮風從游者日衆其訓廸先德業而後文藝一言一動繩以古禮事親承顏聚順非講授接賓未

嘗離左右疾則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爲親預營壽木入山採漆遇虎虎避寇起城陷母被寇獲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同胞三弟躬爲教育課業甚嚴燕則怡怡如也出同行入同息朝夕饔飧奉親外不集不食敦宗睦族恩誼周洽歲饑捐粟倡賑鄉人賴以全活癸未闖逆入關兵薄秦隴隱君趨龍亭再拜大慟結繯欲殉爲父所止甲申之變隱君聞之太息流涕自是絕意仕進既而以積德資序起貢屢徵不出杜門奉親罕與世接每吟哦賦以寄慨晚

嗜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溪遺集潛體默玩多所自得庚子秋仲翁琴齋司鐸余邑與逆余齋盤桓隱君由是知余亟欲北面問道於余念二親年皆期頤冢子不敢遠離於是齋沭遥拜發書托其族翁千里齎贄俾琴齋歩至余齋代以納拜遥質所疑書問不絶雖非余所敢當而志道之切有不可得而諉者矣嘗晝登西山晉謁戎齋題壁有指示埋身之句覺而悵然自失溯以義伍闘變見阻於親形獲偷難爲歉居恒鬱鬱不懌更號痴癡生久之意鬱而疾作臥床吟疾

血詩四首見意疾革子蕃泣問後事惟以先親而逝不及送終爲憾乃以歷年所蓄剪髪俾附於身曰此吾受之親者當全而歸之不可毀也斂以斬衰戒子任勿持服俟親終恭已棺於野次以明未終喪制之罪三年喪畢歸骨西山以踐前夢言訖泣抱親頸而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并文集若干卷蕃恪守先型修孝翁廉讓之誼有父風

琴齋諱啓賢字景元琴齋其號也事親斐敬兼至每晨夕必冠帶詣隱君至榻前候安食必侍側或偶他出返必問家人以親食幾何果蔬凡新者必購之以獻燕會遇珍味輒思遺親恒懷以歸事隱君甚恭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凡有嚴戒佩服惟謹以奉親甘旨不足猶致儆於毛義捧檄及仕余邑須行辭墓祭祠寮歩至學同隱君躬行杖輿往返見者色動拜別號泣失聲至任每朔望令節必西向遥拜皆至余齋余待門庭詢服疾恐食恭門眺西地寒瓜茹祀眞差晚故不敢先親而食也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學政

改觀上習丕變未幾調富平諸生聞風親炙咸喜得師督學悠一生欲點撤取劣欸持正弗應坐是賦歸斷岸感德頌義祖與餞擁躋行北之月川抵家上侍父兄自謂克遂人倫之樂三公莫逾及隱君卒痛不欲生親亡喪葬以循古典風木之悲無間晝夜積毀失明年屆八旬猶孺慕如初子衍樸茂克孝色養無違

三曲李顒曰懿哉蔡氏一門也隱君以碩德偉節儀表秦隴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納余雅誼殷篤郎

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隱君實余心師余又何能益聰君耶琴齋古貌古心璞玉渾金今人穆乎有餘思兩先生風範如此故其子任化之咸淳謹飭睦鄉國推美誠一家三代也余每一念及不禁欽桓兹故立傳以誌余懿德之好

馬二岑先生傳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同州人父朴歷官渭海道副使文章著述聞於天下先生丞承庭訓傳洽刻勵以古學自任數奇不售生徒日多其講授大旨以洛閩為

宗就容談敦實修言及古今忠孝節烈為之低徊流連聞者莫不嘆息欷歔如在古人之時焉以明經謁選通判濟南清衙蠹屏巨猾侮謁臺司必陳民利病自奉薄泊餽遺俱捐僕人有言及家事者即斥曰在家言家在官言官舍公務而計私家豈夙心也哉政暇即集諸生談學朔望則宣讀鄉約士民蒸蒸偕用丕變識者稱為百年僅見會郡有兵驚諸屬皆震值武定州缺守當事者以為非先生不可先生亦慷慨任之不為辭始至則集士民議守禦繕城隍又命各邨儲備樹枝車兩亡何偵者知敵騎且至遂以所儲樹枝車兩塞致要衝敵騎不獲馳突遂大肆焚掠燬人大恐先生鎮之以靜奮力捍禦州賴以全既而新守至先生將歸士民遮留以為兵必再來我公以別駕之威鎮定之且百姓悉公之畧公如去將奈城何因擁輿號慟先生惻然勉留與新守分城而守敵兵晝夜攻擊城且破州人多縋城而逸從者勸先生微服以避先生慨然曰若等可去我死此矣城破兵逼先生於城上重先生名欲先生降先生不應大罵之

衆兵咸怒刃先生而投諸火事聞贈太僕少卿

二曲野夫曰嗣學自焉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余自童時即聞風景慕深以生不同時為憾先生冢嗣秫士嘗從余遊因訪其遺集讀之蓋孜孜為善之吉人也至其殉難大節足以橫秋霜而貫白日聰譜學如先生吾無間然矣

吳野翁傳

昔吳康齋同時有龍潭老人者遊跡稍彰弊丘園余嘗佩慕其人今乃見之於野翁與先生為翁名光

字與嚴江南武進人幼有至性十齡喪母哀泣如成人毀幾隕生比就傅聲頴不群日誦數千言爲文說理而華有聲庠校入太學太學士爭交之傳其文以爲式久之翁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旁及九流百氏發爲議論自成一家言清明調暢有韓歐風甲申之變翁聞之太息流涕心怦怦者數月取平日所擬時務並雜撰付火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洞東僻壤日惟玩易自適倦則徐步隴畝與耕夫田叟較晴量雨話桑麻談稻秫耳

不受市喧目不逐紛華足不入言偃之室口不爲名利之言悄消逍遥寄焉於山水之間自托於野翁爲野翁傳以見志其畧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丘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所諧與世然又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相對歡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茅挿籬廬於中田桑柘之間十畝閑閑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

人或謂翁所底之業田家亦以此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荊扉晝掩閒居靜坐日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爲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又自題其像云野翁野翁汝其是耶非耶胡不去而巾易而袍戴以笠翁衣之襏襫徉于桑柘之下隴畝之間而拘拘束服若此也耶余

今爲汝贊贊曰野翁之像天子清癯落落寡儔人君我藜藿豐粢足以耕自娛數椽容膝甕牖繩樞北窗之下其夢于于舉觴對月把酒一壺不廢吟嘯烏烏而呼任天且樂老我農夫見者莫不爽然自失其趣擬與龍潭老人迹異世而同風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猶十變象數義理兼詣其極尤足指南來學於無窮云

二曲隱者題曰余杜門息影足未嘗他往歲庚戌躬祭先子於中州因便至吳吳人爲余言翁質樸坦易逃名遯世之實甚悉翁亦謬不余鄙顧余旅次相與商證性命克然如有得也繾綣不捨遂稱莫逆翁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殷殷雅誼不棄芻菲其盛德虛懷默有以律夫余之僑亢也多矣故次其概以誌不忘

陸孝標先生傳

先生諱卿鵠字儁公別號孝標武進人世有名德父完學歷官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勳業德望載在國史

爲近代名臣卒諡端惠先生其仲子也少承庭訓恪守先型脩孝弟廉讓之誼厭薄聲華浮習讀書惟求自得爲文玕衡今古一本性靈弱冠游庠崇禎壬午中鄉試副榜恩貢以端惠軍功廕中書舍人恬退自守不求仕進端惠立朝清謹莫敢干以私先生日侍左右多所賛襄及予告歸里疾作先生躬奉湯藥籲天請代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禮服闋代吏遂絕意世務婆娑丘園潛心聖賢遺訓悠然有以自樂遇荒挺身倡賑逢疫癘則捐貲施藥掩骼埋胔濟困扶危

爲德于鄉不求人知晚年嗜學益篤嘗取其祖聚岡公所著講義與諸名宿考遡淵源刪繁就簡重刊廣布謂季子士楷曰此吾家衣鉢也須實體於躬而力踐之不可徒事唇吻庚戌冬余遊武進先生聞風冒雪履冰首顧余於城南龍沙相與論學有契自是日必一至至則諮詢維殷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極旣而邀余養痾於家塾晨夕從事訂證綿密命士楷北面受學而身執弟子禮愈恭其孳孳嚮道念切性命如此余疾痊西返率其子若甥操舡遠

送丹陽泣別別後書問不絕深以不獲再晤爲憾常寂處一室屏緣息慮晝夜默體有得則寄音遥質丙辰丁巳之交卧床病革猶念余不置口占長篇貽余卒年八十有二

二曲野夫曰先生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學雅意殷篤即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余又何能相益耶生平守身以清白事親以愛敬年彌高而德彌卲心無玷而行無愆捐館之日巷多隕涕盖棺論定輿有公評余撫今追昔因爲傳以識不忘云

常州太守駱矦傳

常州太守駱矦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别號蓮浦浙江臨安人才雄識卓德器絶倫弱冠舉於鄉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至諸生翕然孚化咸慶得師尋移令余邑下車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臨事裁决如流四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戸覿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呂氏士約刋布通庠毎季大會明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刋

布里社朔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奸宄修社倉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孝弟著聞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為具棺歛葬率僚屬為文以祭恤煢獨撫流離遇水旱輙齋沐步禱毎禱輙應凡所施為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政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興平缺令俗刁多黨署篆者視為畏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檄矦兼攝矦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逞吏懾民懷耳目為之一洗而興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鄠亦缺令鄠民相與控臺丐矦往攝矦視鄠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矦宰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膾炙人口邑長老歎為百年以來僅見九載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喜矦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矦賢事多洛詢矦因調劑其間造福於秦民者無筭秦民權若更生未幾遷守常州常為三吳孔道賦重役繁吏蠹百

出矦隨宜釐正吏胥奉法惟謹禁嘗弁肆擾革漕兌積弊約束屬僚悉心民隱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人甫朞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嚮風奉為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為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既而太公棄養矦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士民咸為位尸祝亦足以見矦德澤入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間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敎自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如侯者而侯自視歉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不肖余辱承殊遇不啻曹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懈今九原不可作矣追惟既往不覺泣然故次其履歷之槩以識余感

吳義士傳

毘陵有吳義士者名發祥字濟長生而端謹甫讀書過目不忘稍長嗜學善屬文補邑諸生才敏識卓見知于郡丞閔公公雅有人倫之鑑嘗曰吳生材器不羣洞曉世務非區區呫嗶流也其爲時而生乎自是身不出里閈而名已動遐邇矣每詣郡城郡人爭求識面願蒲戶外明末之亂潛跡荒僻　清初出居陽羨與同志講學釆山歸復搆講堂集四方宿儒說易研理究心洛閩之傳行必顧言不爲空談事親先意承顏備極誠敬待弟位生友愛曲至食息與偕視兄弟姊妹之子如已子撫孤子三人繼絕者一扶孱者二續命者四脫諸虎狼之口全其室家者五六周其貧乏不自存而飲食居室敎誨之者十餘人於宗族則復祖廟建宗祠置義田於鄉邑則賑饑荒立義倉設義學同邑唐雲客先生聞而嘆曰嗟乎吳君一諸生上無累葉素封之貽下無宗族同志之助而銖積寸累勇於爲義如此可謂今之古人康熙庚戌余應郡守駱公之聘至毘陵毘陵賢士大夫爲余述其義甚悉余聞而儀之方欲物色造訪適義士惠然顧余

相與浹談徹晝夜語及義士之義乃義士絕不自以爲義惟以身心性命爲急以不獲洞原透本爲憾退而肅贄執弟子禮北面事余義士年長於余其懿行義舉皆余所弗逮辭謝再四不敢當而義士執志愈堅禮余愈殷不獲已乃許以師友之間互相資旣而率其弟位生子英武侄丕武甥邵公甫同及余門追隨弗倦余卧疾旅次劇甚義士晝夜挾侍延醫珍調藥必親嘗迨余西返涕泣遠送逾京口抵維揚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歸而罄其產業建延陵書院集同

志切砥於中力弘斯事丙辰水災芙蓉黃山等圩堤岸衝決壞者萬家乃設爲八議六勸以獻當事一時臺司守令靡弗稱善丁巳春委往賑出入戴星不辭胼胝之勞計口分給籽粒均沾時或不敷則捐私蓄以補戊午己未大旱繼以大水饑疫相仍僵斃道塗者相屬義士惻然傷之日夜籌畫廢食忘寢始捐米繼捐銀又屢挺身條議當事夙悉其賢益委任焉竭蹶四鄉日無寧晷又倡爲社倉法以備歲歉保甲法以彌盜息爭百計周旋委曲綢繆謀必求其久惠必

三百五十九字

求其實卽招嫌買怨弗恤居恒遇人憂患疾苦輒痛若身經苟可用力盡意爲之凡排難解紛厲幣麦舟之惠施及里閈者未易更僕濟人之急卽己所必需者亦先以急人行人所不能行不但今人所難雖方冊所載亦不多見由是義聲藹甚通邑士民謂義士所爲與山林有道相符當在徵辟之列同聲合詞請於督撫督撫以義士樂善不倦加惠桑梓將疏薦於

朝義士聞而驚愕具呈再三固辭乃止自余西返義士瘖瘝思余歲時寄書問訊遥質所疑弗絕壬戌束裝治行將入關訪余至中途患疝而歸丙寅議修先賢季子祠首捐貲爲同宗倡丁卯冬末感微疾戊辰元旦拜謁家廟畢自是靜默不言凝神以俟十二日訣別位生勉以道義語不及私妻問以後事麾去曰何言與位生笑語如平時次晨取水自浴正衣冠脩然而逝年七十生平內行修謹細節必飭無事則斂目端坐肅穆恬定應事接物則敬慎周詳坦易和平逝之日遠邇蕭傷巷多隕涕亦足以見德義之入人者深矣其義行詳具義田記社倉集救荒錄延陵

書院誌

李子曰吳義士天下義士也天性仁慈視人猶己其行義懇惻肫摯恫瘝在念語稱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今於義士見之矣雖嘗問道於盲忘年師余而其爲人實余心師迄今每一念及未嘗不私竊嘆服爽然自失噫論篤易與實行難得義士實行若斯而倏已作古難得者得而復失痛何可言故次其槩以誌余痛

李逸史傳

李逸史名士瓚字文伯同州人幼嗜學善屬文弱冠入庠即知名於時試輒居首以積廩貢婆娑丘園不求仕進博綜典籍殫心著述號玉山逸史天性孝友父疽發於背不能臥起逸史晝夜掖侍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吮疽毒而愈母疾亦然迨父母以天年終喪葬一遵文公家禮教育二弟士琦士琛咸列籍膠庠為人與物無競橫逆之來遜避不校庚辰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戚眷數家前後州守聞名優禮乘間默施陰騭雪冤救患推賢揚善初未嘗令其

人知一宦家友因兵馬紛騷遺銀伍拾兩逸史拾而訪還見知於張太僕忠烈公暨司寇李公張獎勵甚至李造廬躬訪居恒力行善事檢身甚密朔望焚香矢神自記功過凡不敢記者即不敢為嘗題廳聯云戴履七旬寒影總由天地照省修三紀朴心常告鬼神知以為道在是矣及聆余談學不覺爽然自失深悟從前逐日筆記為義襲退而肅贄執弟子禮問道於余覩余所著學髓直指本體喜躍如狂自謂聽著發覆自是凝神內照敦本澄源杜門簡出日閱先儒語錄年垂九旬手不釋卷燈下楷書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藉以自警神旺氣充無異少壯州守朱公義其閒日關中文獻薊公四梁鄉飲大賓所著有支學正譜二卷羣書纂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論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言二卷王陝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

土室病夫曰余宴息一室未嘗他往康熙戊申蒲城王省庵同州白洎如王思若党兩一馬立若張敦庵馬仲足諸翁偕逸史邀余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

赤髯古稀首先總年折節北面於余長跽請教事余甚謹即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逸史實余心師而余豈足以師逸史乎既而諸翁相繼凋謝余拊時寢書每竊悼嘆幸逸史以名德享上壽巋然如魯靈光訂道印心郵筒往還弗絕亀各天一方聆言無從故為傳以寄余思云

張伯欽傳

張伯欽名志坦余友武功茂才張濟菴之伯子也生而端淳幼不為兒嬉飲食知奉親長稍長嗜書習制

舉補邑諸生溫謹之性庠校推重澹庵中歲丁內艱讀禮之餘覩朱程遺集有感遂脫跡紛華潛心理路不以余爲不類問道於盲契余甚篤時過余切砥偲欽祿是知余慕余嚮往殊殷壬戌春暮偕同邑馬生仲章受學於余尊聞行知不爲空談每日拜先祠暨父師畢肅穆靜坐儼然如對神明恭讀經四書小學及宋明以來諸儒先論學書悅心研慮體諸身驗諸日用事父晨昏定省寒暑罔間出告反面言動必請禀母蚤世事繼母先意承顏無異所生念叔母孀節

敬養兼隆誠意懇惻深至友愛諸弟食息與共御僮僕無疾言遽色家庭之間怡怡如也敦宗睦族恩誼周浹待人接物藹若春風居恒飭躬礪操跬步必繩諸義室設先聖四配周程張朱位焚香對越寤寐羹牆揭其微言要語于座右藉以警策服膺余訓造次弗忘余嘉其志篤而力勤方期以遠大丙寅秋仲忽以疾卒年僅三十向令天假之年不知所進何似賢而天嗇者莫不悼惜余安能已於慟耶故撫膺拭涕特爲傳以寄思

惠含真傳

邑有粹德高士惠君諱思誠字含真者余平生心交也爲人外木訥而內文明孝友孚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蚤歲游庠同庠之人欽其行誼歛衽推先余弱冠識荆見其沉潛簡重不覺爽然自失興懷嚮往君亦不以余爲不肖謬謂可與共學自是心孚意契懽然忘形余多言而躁一生多口過君靜默寡言居恒尠尤悔余性卞急君性舒徐自初交以至垂白未嘗見君有疾言遽色時相聚首藉以自律迨余杜門謝

客與世睽絕惟君之臨啓鑰晤言無間晨昏方期時相過從慰余岑寂忽脾弱食減思還造化勅斷家事勿復相關卻食飲屏家人寂坐弗語凝神待盡余聞之遣醫診視卻藥弗進曰區區行年七十有三矣雖無甚疾苦而不艮於食盍數止於此也當安數聽命何用求生乃操筆柬余曰屢蒙遣人遠覩繼以醫藥雅誼肫摯感切於心柰賤軀大數已盡勢已難挽諸事皆已了脫所難夷然者弟去後吾兄再無一人談心爲可傷耳生死交情言盡於斯余得之驚愕憂虞

亟命余兒愼言趨候至則見其神閒氣定無異平時次晨衣冠危坐戒家人勿哭從容告别怡然而逝噫四十年心交一旦訣别誼猶骨肉生死竟不相接地下人間從此永隔自今以往余有面安剙有舌安施倀倀前途何以終老殆無與樂餘生矣余即鐵石作肝亦安能免鍾期之痛也敬次其相與如永爲傳以誌余思

峪泉子傳

峪泉子姓馮氏諱雲程字海鷗世居郿之湯峪因號

峪泉生七歲而孤外侮内難並臻感憤思有以自立從師肄業刻苦倍功冬不爐夏不箑篝燈午夜食寢俱忘久之經藝大進下筆絕塵見者驚異十八補博士弟子試輒前茅每爲督學使者賞鑑以數奇連不得志於秋闈逆闖僭號長安考選職官峪泉子義炳幾先遯跡不就順治丁亥拔粹成貢選刋賓州廉以持已仁以及物於地方利病興革職所得爲者爲之不遺餘力不得爲者力請於守臧供應指常例笮牘苞苴槩弗之納獘絕風清忠義孚著諸上官聞之莫不傾信事有疑難悉心咨訪人方慶峪泉子居下獲上而峪泉子淡於宦情林泉興思任甫半載即浩然賦歸諸上官咸惜其去相與諭留峪泉子辭益力歸而棲懷物表笑傲烟霞流連圖史寄興篇什與同邑李雪木鍼投芥合相倡和逍遙於太白溫泉之間自適其適自謂脫仕籍出樊籠覺耳目心神始爲我有爲人率意任眞遇人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有懷必吐言無矯飾性介直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彼僞之徒動是矯拂然素悉其爲人咸爽然自失古稱劉四

駡人人不怒今於峪泉子見之矣生平覩人猶已熱腸摯誼人情所難者儒王麗澤者勝國蒲宗也鼎革後流寓二曲訪友于郿遇盜被刼峪泉子憤若身經倡紳衿呈究盜懼還其所刼資以直斯乞哀斥去弗顧從姪貧夜見殺於讐峪泉子挺身鳴冤其人謝以重賄亦力郤君恒覩不義之財如讐其貧賤如飴嘗曰予一身無長物止有四肢勁骨耳苟見財易操則勁骨折矣此身將奚賴也又曰酒色財氣慾海也人所易溺予性不喜飲與酒無緣若乃闘毆夫則刃將

鬪猩狒則劍鳴花街佛巷過而不問秋胡輕薄耻而
不爲二䟽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敗名蕩檢皆此物也予雖無似於斯三者差覺近
岸而於氣則不免由無養故也今將就木而猶然如
故毋乃盖棺方定乎語云欲做好人須尋好友氣動
而過友則消故李洲陵以友爲性命自謂一日不可
離良有以也我平生有友五人焉本邑則雪木李子
文章道誼不忮不求二曲則名世楨君剛方正氣嫉
惡如讐不幸先我而逝每一念及不勝人琴之感鄠

邑則爾緝王子言動弗苟內外如一塵軒冕而芥金
玉有覺世之思畹得一人則二曲司諫劉茂林卅臞
氣誼流俗罕儷與我莫逆始有宿緣繼得瀟灑之友
方白趙君山水盟竹妙染通真我與此數友時相盤
桓以樂餘年置死生得失於度外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此則峪泉子生平爲人之大畧也峪泉子無子人
咸嘆天道無知致伯道之慽峪泉子則悠然自得覩
無若有毫弗介懷有一女二曲中孚子爲長子愼言
擇配嘉峪泉子名行之美遂聯朱陳之好峪泉子緣
是流寓二曲垂三十載中孚子熟察其履歷之詳不
禁心折峪泉子近因年邁桑榆西返故土以正首丘
中孚子不勝睽離之感故爲之傳以當晤對

張潛庵傳 有序

亡友張潛庵歿之日余既爲題其柩前之旌又爲
文以哭之殁越二年其仲子世用謀歸葬先塋之
兆余聞之泫然涕下而嘆曰嗟乎傷哉如斯人者
今豈易得哉今豈易得哉而可無傳以傳吾友歟
於是披淚而追爲之傳傳曰

潛庵子姓張氏世爲武功之著姓名承烈字爾晉潛
庵其晚年自號也父諱棨以孝廉任永平府四府司
李生潛庵子兄弟五人歿之日潛庵子年始十一歲
耳性激烈即喜爲任俠行迨十七八時入補邑庠遂
以豪俠名郡邑邑之喜俠者胥倚賴之丁未歲潛庵
子適有山左之行弟承勲病歿於家潛庵子素友愛
歸而撫柩大慟曰向使吾無此行吾弟或可不死即
死亦得以面訣今若此是吾過也乃悔其前之所爲
謝絕舊所與遊而一切循蹈繩墨日用惟奉母李孺

人怡怡色養撫弟遺孤恩斯勤斯耕田課讀一變其舊日之習未幾李儒人歿潛庵子悺欲祭塟悉遵古制而執喪三年尤稱盡禮於今時爲至難然尙未知從事正學也自後綿歷益久閱世故益知無味撫弟孤而孤復喪乃始奮志於心性之學嘗曰少年喪父學無師承旣汨於制舉復亂於意氣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此可復爲鄉愿誤耶乃折節讀周程諸先正書交遠邇留心正學之士端居閉戶終年潛心究極期以必至乎古人而後已當始

之任俠也于余若氷炭焉見若弗見聞若弗聞遇他人調譏之則且爲益之薪焉及一變而循規蹈矩也則于余以鄉曲之常儀禮之無譽亦無毀焉迨其大悔而志道也則于余隆禮致敬不啻自其口出蓋幾忘其與余儕輩而若爲北面之恭者每月餘非君渡渭就余則命蒼頭持證令所得求質當是時長子志坦年二十五六惇篤有志潛庵子珍若重寶相與切磨正學不使汨於諸生掌故之業壬戌遂携之而南受業余門窺其志眞有與心齋父子並駕齊驅之心

而余之視武功一路遂若郿庵之視廷陽一路亦不啻口誦而心惟矣無何志坦歿潛庵子摧惜幾於喪明每言輒哭每念輒哭每對余言生死當事烈非私此一子其如先烈諸臣令組且友何言訖輒淚涌涌如雨注對者無不泣潸然獨以志坦子錫春醇慧少娛目前無何錫春亦殤而潛庵子遂摧折不自勝矣竟於癸酉年十二月捐館得壽六十有二然卒之時雖氣息奄奄而能自勉握持神志不大紛亂則蓋其十餘年學問從事根本之力云大抵潛庵之學凡三

變而愈變愈正昔朱文公贊橫渠先生曰勇徹皐比一變至道若潛庵子者眞有徹皐比之勇向使天不遽摧而志坦生存以剡輔其詣可量哉至若宗弟靈宋遠在郿邑而緜縞締交余門人鄠邑王爾緝年半於君而忘年訂契同邑魏儉德數人皆一時端士而相視莫逆是皆君三變後所交之人倡族合祭尊祖睦族纘續族譜聯屬宗人經始義倉賑濟族之貧窶是皆君三變後所行之事所著家訓日記洗心齋集吟是皆君三變後所著之書嗚呼槪其所與而其人

可知觀其所行而其心可知觀其所言而其志可知
君三變歸道之勇巳自足傳示奕世爲人倫龜鑑迺
所與之當所行之美所言之正如是而謂易得此於
今之世哉世俗忌善而念舊君或不免於非分之謗
要之君之晚節自正大光明也人心不死必有以余
傳爲知言者

二曲集卷二十一

鄠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墓誌　行畧　墓碣

宿儒泊如白君暨元配王孺人合塟墓誌銘

君諱奐彩字含章泊如其號也按狀白氏之先華州羅文橋人遠祖諱君禮者元季徙同州之戶軍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子孫恪遵先訓弗墜祖諱應先好善樂施父諱守綱崇德嚮學娶石氏生四子長希彩次受彩又次耀彩季即君生而端凝聰頴不爲兒戲飲

食知奉親長稍長省書工制舉業有聲試優食餼伯兄嘗受學長安馮恭定公之門歸而時以其所聞語君君傾耳諦聽私竊嚮往自是厭帖括息進取一反之於經玩易洗心詩禮春秋多所自得蓄書之富秤以西罕儷讐校精詳淹貫靡遺而沖遜自將若一無所知明末鄉先達張太乙武陛海集同志論學君每會必往又與別駕馬元昭論學于寄町律身愈嚴康熙戊申偕王省庵肅車迎余至其家[illegible]執禮甚恭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悉年倍於余爲

先輩而折節問道雅誼殷篤即此一念虛沖過余遠甚余對之未嘗不欽衽推先是時紳衿聞風爭造遠邇騈集君適館授餐畧無倦色既而以室隘不足以容衆慨欲捐貲鼎建書院於所居之左大立講會值時方多事弗果余既西返君率同志結社切砥格守余說不替不入城市不謁官府終日晏坐一室手不釋卷府丞郝公諱斌撫州事蔡君式盧聆君議論退而歎曰白先生關中文獻州之宿儒也吾得親承謦欬何幸如之以尊德樂道顔其居亦可謂知君矣君

神旺氣充素鮮疾病客秋八月循手書訊余九月初三忽感微恙次日申時整衣冠危坐中庭而卒平生天性孝友事親恭兄怡怡祗奉居親之喪一遵文公家禮仲兄之喪捐五十金以佐其費與三兄出入相偕疾病相依食飲弗離其亾也以巳貲治喪營葬痛悼無巳徵詩以闡隱德居恒恂恂恭謹舉措以禮擇而後言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物如恐傷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未嘗與人校曲直睦鄉黨舊賑喪卹貧不厭所與游如本州党兩一王思若張[illegible]庵馬立若蕭

城王省菴以道誼相徵逐居家儉樸淡然無營元配王孺人溫柔嫻禮御下有恩先君而逝君日夜痛悼每食必供如生與同穸喪葬情文兼至聞者歎息君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寅時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申時壽七十有八孺人生於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十日丑時終於康熙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未時壽六十有一子孔脩早夭次子鑑賢庠生娶庠生馬君諱樞女病亡繼娶庠生李君諱長泰女孫乃武孫女某俱馬氏出次孫乃文李氏

出鑑賢卜以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時葬君於洛西新阡與孺人同壙斬衰持狀謁余丐以誌銘余身隱焉文槩不爲文茲感君篤誼特破例次其大者而繫之銘

聖遠言湮大道蕪兮惟我與君懷古處兮君胡先逝邈難覿兮形歸窀穸神孰沮兮倘安幽宅永莫於茲土兮

党兩一翁行畧

翁名湛字子澄同州人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

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以自勗云父從賢廩生兄淳增生翁獨不事帖括勵志學修根究理道宋明以來諸儒論學語潛抄辨究日不去手揭其會心者於壁藉以警策性至孝父患癩家人莫敢近翁調養掖侍晝夜不離側及歿廬墓三年如一日澹於營生僅有田數畝躬耕自給即或蔬薪不繼寧饑寒是甘終弗告糴於人同郡張忠烈公高其行欲贈扁褒美翁力辭虛恒默坐土室澄心反觀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神氣凝定表裏坦夷

其在家則雍雍于于造次不失規度遇人無長少賢愚一接以誠與子言孝與弟言敬務導之以安分循理嘗慨士習日乖汩沒於口耳伎倆原本竟昧昧也於是時向友朋開陳學問之實反覆諄悉娓娓不倦年望八旬而神采映徹無異中年辛丑冬聞余倡道盩厔冒雪履氷不憚數百里訪質所學相與盤桓數日每至夜分未嘗見有倦容其志篤養邃如此卒年八十四署州事郝郡丞諱斌躬親致祭爲之監碑大書理學孝子党兩一先生之墓以表之翁子克材孫

承祖咸從余游承祖弱冠慕道刻意躬修日記言動於冊自考得失不幸夭亡聞者惜之

朱景含行畧

余邑有兩善士一爲鄉約朱翁諱彩字旭陽一爲先生諱吐光字景含并操履不苟藹然前輩典型余年未弱冠即雅慕兩翁時時形親神就兩翁亦不以余爲不肖并忘年契余善相勸過相規以古道相成往還弗替旭陽順治中病殁余躬視含斂周旋喪側比葬執紼下窆清明拜掃其墓者三年

每一念及輒潸然不禁然猶幸有先生在居恒互相切砥猶不寂寞乃先生頃亦奄然作古老成凋謝於斯頓盡撫今追昔曷勝哀感謹次先生之槩以爲行畧俾後之知慕先生者有所攷鏡云

先生上世隸軍籍居邑之蘇村世業農有隱德先生生而端慤幼不爲兒戲飲食知奉親長稍長習書工制舉業籍弟子員有聲庠校質直行方一私不可干人日爲秀才中包家篤于行誼事親先意承歡自辟受取與進退以至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盡地而趨

姸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緇于心而染于躬明末流寇縱橫所至屠城陷邑殺掠甚慘先生率鄉人築堡自此一方倚爲保障朔望集堡衆講鄉約以淑其鄉凡有爭訟躬判曲直有王彥方之風晚年勅斷家事究心理道暇則施湯以濟行旅施藥以療貧病懿行粹德不勝更僕當事嘗以孝弟忠信表閭樂善不倦旌廬閭者咸謂名實允符而先生則自是歛然日孜孜以道義從躬惟恐弗及余賦性偏駁動履多錯數十年來毎藉先生剛方之氣律余未逮余未閉關以

前時詣先生之廬迨杜門以後間迎先生于家欵聚盤桓自癸亥後先生年邁力倦步履維艱余雖不敢數迎而一念嚮往之私則不間晨夕先生卒年八十有八得正而斃天地之正氣終以還之天地而不可留也而其耿耿不磨者足以昭日月而并乾坤此余所以流連追慕而不能已于懷也後之欲知先生者尚其鑒于斯

題唐潔庵墓碣

往余應毘陵駱郡伯之聘寓郡南小悉園一時郡中諸名賢多過我者而潔庵先生唐翁過我尤勤論古談心晨夕晤對瀕別繾綣別後見懷十餘年來書問頻寄不絕緇衣篤好有不可得而形容之者余不知何以得此於翁身非木石何敢一日而忘翁耶客春邵子幼節寄音于余俾爲文以壽翁今夏楊子雪臣報訃於余俾爲文以傳翁邵子稱翁貧而介隱德隱操居恒不求人知楊子稱翁坦率諒易任眞而行不愧三代遺直余未見翁誌銘行實不識翁之生平而二子皆天下士也其所推許當不誣則翁之爲人從

可知矣蓋翁爲荊川公從孫凝庵公從子家學淵源有自其立身有本末不墜家聲有以也夫余感翁惓惓雅誼故因二子之請遥題翁墓而識其由於碣之陰

題楊砥齋墓碣

曩余遊毘陵毘陵有隱君子楊雪臣氏者與余善數爲余言其從兄砥齋先生風節余聞而儀之先生亦不以余爲不肖數顧余寓論學器宇軒昂音吐瀟亮余對之不覺斂衽別離以來時縈余思頃先生冢嗣

不遠三千里寄書告訃余始知先生作古讀先生行
實及澄江黃君所爲先生傳益悉先生生平蓋百行
無忝一善難名而其大者脩然塵外蟬脫世榮確乎
不拔之操足以愧奔競而振頹風余故遂題其墓竊
附仰止之私若夫先生學問言行之詳自有行實及
本傳在余無容贅

題王省庵墓碣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
命初與本邑單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

砥寮諸既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間歲
一至至必晨夕聆對盤桓浹月居恒屏緣寂坐超然
獨契於擬議之表助忘交融皆連吟三絕云此道關
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千千斐兒會得大根處寤寐
何曾離枕邊箇裏包羅坤與乾人心微動便危焉須
知放下自瑩合萬古如今無間然大道周流本自然
時行物育復何言天人詎有兩般理今古由來賦予
全自是真機洋溢操縱自如胸次淨澈文字如洗而
自視歉然每以年衰目眊惟恐卒蹉虛[illegible]究無當於
實際學無歸宿虛度此生念及輒欲獻涕零不自禁
曉夜皇皇如餒思食渴思飲寒露思衣收攝保任瞬
息弗懈庚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脩然
而逝年七十五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己恬淡無營
獨居未嘗有惰容雖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
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有一長即欣喜推遜自以
爲不及拯困扶危樂導人爲善刊布廸吉錄僞學禁
諸書俾人有所觀感行誼之卓流俗罕儷郡伯董公
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勵余故遂書行畧於碑

陰庶覩墓表而興思者有所攷鏡云

書張雲巖墓碣

雲巖先生諱鼎文字伊仲常之武進人孝友之行介
潔之操坦率樸瀞卓有古風究心書史韜光獨詣居
恒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之知生平所學未及一試
而卒識者惜之余至常或爲余述其槩遂式廬再拜
題其墓以志追慕之私

題康約齋墓碣

郃陽約齋康君砥德礪操鄉評推重蕃闔然獨行君

子也篤緇衣之好與余神交有年其子乃心每過過
庭之日聆君義方之訓語及余輙不啻自其口出乃
心賢而文以風雅著聲關中人咸爲君慶君視之歉
然深不欲其僅以文見特令負笈跋涉川原就余問
學戒空談敦實行動必循禮昔朝邑韓恭簡公斂華
就實一變至道本其父蓮峯老人督之父子同心近
代傳爲美談以今觀君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君生平
絕跡紛囂棲懷物外未嘗高談性命而綱常倫紀待
人接物靡不曲盡理道余居恒欽其爲人故於其卒

也特破例大書於碣以表其墓

墓記書後

嗚呼此毘陵邵生哲明墓記也余一見標簽愕甚亟
閱其記慟甚余方期生大成望生遠到乃遽已作古
耶余曩遊毘陵生從余學質性謹愿言動舒徐余喜
其根器近道語以克復之實莫逆於心遂日依余側
有聞必錄潛體密詣不尚言說衆或論辯生獨寂然
余應錫山澄江靖沙講學之聘生實追隨靜重老成
同儕咸推睽離以來余恒縈神以生質既美庭訓又
藏其所成就當不可量詎意一疾不起奄然長逝地
下人間幽明永隔余將何以爲懷耶撫今追昔不禁
悽愴抆淚書此以識余痛

題達州牧九芝郭公墓碑

公諱傳芳九芝其字也有康濟才以明經丞咸寧賢
聲蜚三輔諸上官莫不嚴重事多咨決倚若蓍蔡歷
署咸寧郃陽澄城長安劇邑神明豈弟卓絕一時所
居民戴所去見思尸而祝之如奉私親及宰富平治
邑如治其家善政善教借行仁言仁聲並入實績奏

最
欽賜袍服膺內召會東川郡邑新復需人字撫遂改
牧達州未幾病卒弗獲究厥施於天下而僅以循良
著識者惜之然寄邑中牟穀陽桐鄉皆以邑顯生有
榮稱歿而奉嘗登諸簡冊流馨百世彼其時身不出
都門位卿相而名湮滅無聞者方此何啻霄壤公自
咸寧時奉督撫檄主關中書院修省誌即與余以爲
已之學相切砥其在富平爲余築室幽阿迎余欵聚
究極性命自是反已入微務敦大原嘗慎盧于署揭

四以說自矢其操嚴秪勅如此余不肯承公特達之知雅意相成受益實宏今知已云亡爲勝人琴之感謹抆淚遥題公墓前之碣而次其槩于碣陰以誌余痛若夫履歴事蹟居恒膾炙人口者詳具銘狀傳表無俟余贅

書太史周澹園墓碑後

余友周澹園頴悟夙成讀中秘書風雅擅長有聲宇內而自覦歉然惟以理學爲歸宿居恒究心濂洛關閩之旨潛體密玩不釋手嘗不遠數百里訪余於頻

山土室余時閉關養痾槩不見客辭謝再三執禮彌恭乃啓鑰延入講如之言粹盎之容一見不覺形親神就慊若平生其所商證言言根極理要自是鍼投芥合聞問時通立身行已大體卓然推以及人惟恐人昧所向使交阯守南康督蜀學所至以理學爲倡惓惓提撕奬勸引人入勝聞者翕然乎化咸稱空谷足音曠世僅見其貽余書有云弟萬里交南兩年星楷凡一言一動莫不奉先生之渠範以爲周旋今量叨蜀衡崇教化正風俗其耑責雖事務紛紜而一念兢兢自省少一分戕賊即存一分生氣謹試五府一州而人情士氣大有觀感差堪自慰由是觀之則澹園之汪措於是乎加人一等矣昔李文達公謂宦途惟薛敬軒以理學爲務今余於澹園亦云關中學脉自呂馮而後久已絕響得澹園汪意余方藉爲歲寒盟而一旦溘然吾道益孤之歎曷維其已厥嗣舉蓮請余文其壙中之石余素以此爲戒而道誼同心之雅又不容已乃遥題其墓碑而揭其可挹之大者於碑陰庶觀者知所嚮往

贊

陸孝標先生贊

先生吳之名德也與予針芥相投情逾骨肉惓惓雅誼予未嘗一日有忘謹贊其槩以志予感

粵惟在昔衛有武公行年九十其進遹征既底於化世鑴厥功今也先生大耋既登好學弗衰差堪與并孝友傳家忠謹律躬如玉在璞如金在鎔脫彼世氛潛心內瑩辛亥之歲予遊毘陵二豎爲虐鼻息屏營

先生念我醫藥過從館予於墅氣體漸克身心相訂
緇好彌隆比予言旋千里躡蹤携子若孫靡憚修程
臨岐握手涕泗盈盈我返隴右君老江東別來乜稔
彼此神縈跂予望之蘄勿替乎秉燭之明

吳野翁先生贊

先生吳之隱君子也貌古心古學古諸所撰
摛足以凌駕當世而媲美韓歐文古予曩遊
毘陵承先生不鄙忘年折節日就予盤桓高
風遠韻令人穆然有璞玉渾金之思謹贊其

槩以志傾企

世有稱人之學若海也予不謂然而於先生信之世
有稱人之養若璞也予所未覩而於先生印之著述
之富人弗及也苟奮其才尙或進之大易之蘊蓄昔
賢所未能晰也而先生之闡發亶其盡之孔子云先
進於禮樂彼何人斯維先生庶乎近之千載而下相
傳有耄而好學繼踵衛武者匪先生其孰堪任之

楊商玉先生贊

余曩遊毘陵承先生不[illegible]日就余盤桓又爲

余梓書問世繼以長篇瀕別眷戀不覺泫然
惓惓雅誼余未嘗一日有忘欲述先生生平
行履以立傳而地隔吳秦無由悉其詳姑就
先生言貌以贊其槩

於惟先生學醇養靜於俗弗流與物靡競湛定優游
淵澄月映措躬孔潔吐辭維令癯然其貌介然其性
狂瞽之言是採是聽其年茲耄其德茲盛毋弛厥功
聿追前聖

劉四冲先生贊

顒生也晚未獲摳衣四冲先生之門幸得拜
遺像于諸公子處不容無一言以抒追慕之
思謹爲俚語用贊萬一深媿不文聊志渴仰
云爾

有樹厥績于彼遐方有持厥危于彼異壤孰克樹績
桑梓之鄉孰克持危父母之邦首山蒼蒼汝水洋洋
先生之德百世其胡央

王處一先生贊

先生嘗從少墟馮子游學邃識閎完璞全節

余小子頊聞其槩方欲親炙耿光而先生則已捐館矣聊綴數語以誌嚮往

脫迹聲華潛心正大躬服允廸人欽道價矧惟令嗣庭訓式化伯也惔潔凌山躡許之上仲氏蚤慧步武河涇而下試擬先生於誰歟太中韋齋之流亞

觀感錄敘

觀感錄者二曲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慨世人視聖賢太高甘愚不肯婦偷因彙採古今至卑賤之人而卒自勉勵為大豪傑大賢人之品者勒為此書不肯耶讀之則憮然嘆曰仁哉吾心哉先生之為天下萬世計至肫切而深遠也夫心即天也天即心也無二理也人能盡心之理即盡天之理矣天理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弗克省察之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之由也所以然者以人視聖賢太高視聖賢太高因視道太難視道太難因安非道而弗覺甚且日趨日下而陷於禽獸之歸者有之悲夫孔子曰道不遠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耳誠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特在立志不立志耳志立則鹽丁戍卒緇匠等人俱可入孔孟之宮墻俎豆千秋志不立則丁卒工匠等人終不脫鹽戍陶緇等事生則人役人賤歿則草腐烟銷不亦大可悲大可畏哉先生憂目擊之艱緊為人立厥樁様使頑懦鄙薄之夫觀感而興知震起之破酣夢奮

位赫烜而生無所聞死無可述者以視數子其貴賤
爲何如耶謹次其履歷之槩爲以類自拘者鏡竊意
觀則必感感則必奮奮則又何前修之不可企及有
爲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

二曲李顒識

觀感錄序

先儒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蓋以箇箇人心有良知也
良知之在人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不以類而殊
無聖凡無貴賤一也試徵之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
孺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良
凡與聖賤與貴有一之非同乎同則何聖何凡何貴
何賤而聖凡貴賤之所以卒分者立志與不立志異
也立則不昧本良順而致之便是天則火燃泉達凡
卽爲聖否則乍起乍滅情移境奪反覆牿亡聖卽爲

凡而眞貴眞賤之實在此不在彼區區貴賤之迹非
所論也昔人有迹本凡鄙卑賤而能自奮自立超然
於高明廣大之域上之爲聖爲賢次亦獲稱善士如
心齋先生本一鹽丁也販鹽山東登孔廟而毅然思
齊紹前啓後師範百世小泉先生本一戍卒也守墩
蘭州聞論學而慷慨篤信任道擔當風韻四訖他若
朱光信以樵豎而證性命韓樂吾以陶工而覺斯人
農夫夏雲峰之表正鄉閭網匠朱子節之介潔不苟
之數子者初曷嘗以類自拘哉彼其時身都卿相勢

然立志曰爲聖爲賢果非難事不過於入孝出弟日用飲食事物之間時時存心事事體貼則蓮翕歟之界也遠入聖賢之路也近庶不負上天生人之意爾然則斯刻也先生婆心熱腸含盤托出質諸鬼神俟之後聖其誰曰不宜嗟乎先生之意抑豈僅爲愚不肖發矇振聵也哉

旹

康熙八年孟冬之望

左輔後學張珥題

二曲集卷之二十二

觀感錄

後學二曲李顒編次

心齋王先生 鹽丁

先生名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業鹽不事詩書以故先生目不知書惟以販鹽爲務年近三十同鄉人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於是歸取孝經大學置其書於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

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嘆曰此孔門作聖功夫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朝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好奉佛先生孳古秉禮思以易之令燬佛像崇儒教既而正德南巡太監矯旨索鷹犬於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之報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見太監太監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嚴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先生於上尊顯之先生婉辭謝避焉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手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遂整布如故萬

人歎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胷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閏居仁三月半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陽明王公巡撫江西倡明致良知之學四方學者雲集先是塾師黄文剛江西人也聽先生議論謂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詩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汨沒於舉業沉酣於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將就其可否無以學術誤天下即買舟辭親往江西持海濱生刺謁陽明至則由

中甬踞上坐反覆辯論遂縱言及天下事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雖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陽明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遊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陽明然其言先生亦心服陽明坐漸側講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曰某非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陽明辯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予所樂也乃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始大悅服竟下拜執弟子禮陽明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心矣居七日辭歸省親旣而復詣江西過金陵至太學前聚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爲諸君發明六經大旨夫六經皆吾心之註腳也心即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爽然自失大司成汪咸齋延入問先生治何經先生曰吾治總經也聞者悚然至江西日侍陽明會陽明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

聚其門先生爲構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因念與人爲善仁人之心一夫不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於是製輕車將周流天下先詣京師沿途講說人士聚聽多感動朝士以先生車服言論悉與時異相顧愕眙陽明聞之以書促歸還會稽自是斂圭角就夷坦嘉靖初陽明起制兩廣卒於師遺孤方二歲內變外釁禍機叵測先生往返數千里經紀其家爲之議姻托孤多方保全而潛開門授徒遠邇皆至上自當道下至農賈莫不翕從

聽講人厭其欲有逃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逃廢此
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謂百姓日用條理處
便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
學者初見先生便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
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而生常常如此便是允執
厥中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欬顧盼使人意消
巡撫劉節巡按吳悌皆特疏薦聞御史洪垣搆東淘
精舍以居其徒御史陳讓按維揚訪先生至泰州病
目不得行乃作詩呈先生稱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

匹先生覽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
學我不由門人曰何謂也先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
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吾
人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
欛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
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
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
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
學則遺其末矣皆小成也郡守托先生門人欲隆禮

敦迎先生謂門人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致師而學
則學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使其誠能爲善則當
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時大儒太宰湛公甘泉祭酒
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東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而
羅殿元洪先尤數造其榻請益一日述近時悔恨處
求正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
位天地育萬物病痛將自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
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
位天地育萬物欛柄明日偕入見因論正己物正先

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
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
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
姓而天下平因爲大成歌以贈之畧云始終感應如
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
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
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洪先大喜而別亡何先
生寢病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輟諸子泣請後事先
生顧仲子襞曰汝知學吾何憂又回顧諸子曰汝兄

知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遂卒年五十有八門
人爲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人大學士趙貞吉誌其
墓戶部尚書耿定向傳其事提學御史胡植祀先生
於鄉賢馮天馭置精舍祠祭前定祀典兵備副使程
學博奉督撫檄建專祠於州西巡撫王宗沐吳桂芳
各捐俸置崇儒祠祭田大學士李春芳巡撫凌儒撰
祠記總督李遂修塋域尚書孫應魁祭酒敖銑給事
中黃直林大欽戚賢都御史耿定力周采張元冲總
督毛愷廉使劉堯將太常鄉郭汝霖巡鹽御史彭端

吾陳遇文謝正蒙張九功提學御史楊廷筠宋儀望
巡按御史黃吉士修撰焦竑知府朱懷幹推官徐鑾
等相繼置田肖像表章私淑萬曆十三年右諭德韓
世能工部郎中蕭景訓題請從祀孔廟二十七年大
學士沈一貫郎中田大年給事中王士性復請旨從
祀三十七年給事中曹子忭朗析請旨待謚後欽謚
文貞四方縉紳凡宦於其地者莫不晉謁瞻禮祠宇
以時葺治春秋二祭有永無替

門人王棟曰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
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
其餘則皆樸茂無文之流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
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
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
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海
濱慨然獨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
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
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
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天臺耿氏曰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於誠孝以
悟性爲宗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
巳爲實際廓彼聖途至易至簡皜然孔氏正脉其
師表公卿下逮樵竪陶工有以也

或問南皐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
衣何得聞斯道卓爾鄒子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
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
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巳知之
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

聰明師證之宜其爲天下師也

東滨管氏曰道之至者曰惟仲尼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無所倚焉故耳心齋之學蓋得諸此嗟嗟以泰州一布衣直窺正脈師當代而風後賢彼獨何人也哉彼倚勢傍吻者可以惕然省矣

海門周氏曰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既聖矣乎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喟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

月半此何等悟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陽明子曰此眞爲聖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

顒按心齋先生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洗俗學支離之陋毅然以堯舜孔孟以來道脈自任當是時雨化風行萬衆環集先生抵掌其間啓以機鑰導以固有靡不心開目明霍然如牿得脫如旅得歸門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州朱登刑部郎中董燧給事中聶靜文選郎中林春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承傳其學轉相詔導而布政徐子直布衣顏山農尤最著子直之後爲內閣趙文肅山農之後爲參政羅近溪何心隱近溪之後爲少宰楊復所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後先相繼至今流播海內火傳無盡先生之道彌久彌尊嗚呼盛矣先生嘗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爲天下國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樂學歌有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示俞純夫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皆本諸此言言透髓字字切實吾人所當服膺也

朱光信 樵夫

朱光信名恕草堰人受廛安豐門樵采易麥糈擇精者供母而畀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心齋先生閭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先生聞而奇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可省也

道病不求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也恕味其語於心每往必詣門熟聽餓取水和糗以食食已樵如初疲則弛所負擔趺坐以息仰天浩歌悠然自得先生門徒或覵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欸語曰諗子雅志願來此爲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恕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玆日此此來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宗爲之給衣食供朝夕如常學使胡植數招見之匿不見學

使故假往役詣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
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
其卒也耿尚書爲之傳後配享崇儒祠
一樵夫耳乃能若是可見良知自具道非外鑠
彼逡巡畏縮而漫不自振者夫亦可以標然矣

李珠 吏胥

李珠字明祥世居泰州以農民報充州吏事州守王
璆湖聞學有感遂棄吏從心齋游勇決皆學躬體實
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與其爲人爭相褒美珠遜
謝不居惟以導人爲善爲功課一時州縣吏書皂快

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
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嘆服珠事親極
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啓壙得天全錢百緡珠
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
祠
道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荷辨肯心何論
傭賴若明祥者可以聳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
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有益於官民有造於地
方匪尠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韓樂吾 窯匠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居蓬屋三間陶甓爲
生常假貸於人爲甓甓坏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
屋失之居破窰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卒復受
業於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詠曰三間
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
晏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爲門徒醵錢助之
婚婦初歸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汝夫
汝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質簪令織鹽爨易糈以給
朝夕久之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
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賴化而善良者以

千數每秋穫畢與群弟子班荆趺坐從容論學數日
興盡則挐舟偕之賡歌互咏往別村聚講如前踰數
日又移舟隨所欲往蓋徧所知交而還見者欣賞若
群仙嬉遊於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
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窶人
也承明府授餐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饔飧餘一
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
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左右第凡與儂居者
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

之果然益敬禮焉太師李公春芳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是時耿尚書定向爲御史典學南畿李公寓書屬之嘉獎以廣厲士風耿因致禮加幣且執禮喩之令其必受貞乃受之買牲祭心齋先生祠分胙於其同門後耿巡校泰州謁祠因與貞會耿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貞不覺拊膺嘆曰安能如儂識此娄子意耶嘗與諸名公鄉梠會論學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縣尹累舉鄉飲大賓錫深衣幅巾匾額門閭卒年七十有七建專祠肖像春秋特祀仍從祀鄉賢有樂吾集行世

以陶工而挺身號召隨在提撕翕然乎化者至千餘人非其與人爲善之誠烏能如是使士之知學者類皆如韓則斯道何患不若晝日世風何患不若陶唐耶噫

林訥　商賈

林訥字公敏鄜泉晉陽人初卜賈淮南上嘗曰此去平平乃有奇遇林異之遂往買久之不甚售將歸途逢韓樂吾聆其語有契於是再拜受學執侍左右隨之肆陶嘉靖甲寅倭寇闖與家就燼無所歸卒業於仲子獨得其傳倡學游何老而志倦年八十有四卒於東臺場門人劉源宅王嘉第王元鼎等爲之持服治喪謀葬安豐里配享崇儒祠

斯人頗有韓氏風

夏雲峯　農夫

夏雲峯名廷美繁昌人素事耕稼聞心齋之風而慕之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已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止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苟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

耆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吾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廷美愯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聞者翟然有省是時士大夫咸知重學遞迎廷美涖會至則因人闡發多所興起耿尚書天臺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耿爲之愯然及卒四方會葬者甚衆後崇祀鄉賢

夏雲峯奮迹隴畝見地超然行誼嶒然擔荷此學甚力焦太史弱侯稱爲挺特丈夫誠哉其爲挺特丈夫也表正鄉閭之言尤見自命之卓寔一農夫乃爾士爲四民之首尤當何如耶

剩夫陳先生 賣油傭

先生名眞晟剩夫其字也泉州人父爲打銀匠擕先生執業主人寄爲防先生將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令之間賣油者所得日日餘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須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

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擕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於道遇

曰泉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太史張元禎止布衣宿邛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如吳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以靜坐為事卒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道傍以表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於鄉賢

賣油傭自奮自尤知行並進為後儒知行合一之倡卓哉又有王元章者以牧牛癡于見擯於父執策映佛燈讀之朝修尤勵亦成名儒由斯以觀迹曷嘗限人人自為迹所限耳苟志於道誕登奚難

小泉周先生　戍卒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泰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公勗以聖賢可學而至示以進修之方段公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伍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泰州之小泉因以為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

名儒應州知州渭南薛思菴執弟子禮師事焉泰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聆其議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泰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段公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詩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又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

涵泳泗脉源源鼓動洛川波風埃棐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何大復謂先生於段公其始若張横渠之於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蹤訪没於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崇祀鄉賢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思菴秦州王爵

按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關洛閩絶諸以振頹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每晨候門躬帚生榻跽而請教事之唯謹卒得其傳爲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

問道於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人貴自立也

朱貧士 網巾匠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與妻子織網巾爲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從學少墟馮先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黄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衆素諳蘊奇狷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孝廉劉必達聞而異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爲謝蘊奇竟不之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殁毁幾滅性泰

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罹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泰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年五十一以布衣終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爲斂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不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爲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

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爲爲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

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毎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爲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

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按天啓間華州有張太微者初習釘戥秤後以鬻桐爲業聞馮先生談學有感遂購先儒語錄以潜體密玩毎有所會輒衆以告人惟恐不同歸於善嘗從郡憲曹真予先生學曹亟許可晚遊憲副張忠烈公之門禮待有加張之諸子以德非士流頗怪之張大聲斥曰汝輩名爲士流實不知學渠雖非士流却知學汝輩不以爲愧乃反以爲怪耶德聞之愈感勵樂善慕義終身不倦余自童年聞其人後質之同志諸友信然聊附於此以示勸

長安弟子蘇　潮梓

二曲集卷之二十二終

二曲集卷之二十三

襄城記異

襄城後學劉宗泗彙輯

康熙辛亥三月廿六日二曲李隱君先生招其太翁信吾忠䰟以歸鄉紳父老鐫楮陌爲詩歌以祖其行先一夕予命椎工欽信吾傳於石自鎮將廳尉以迄殉難未有名氏之五千人胥勒顯日暝諸工役約一二十輩方課貼席聞門外有鬼聲高亮悲悽達人心骨諸役毛悚舌縮至僵立不能歷階時有工書張

文升者強出壯語語鬼曰吾奉邑侯命爲若輩砌龕鐫碑經營備至若輩復何鳴耶俄而聲止夫幽顯懸如隔世冥冥寂寂視不見而聽無聞顧乃騰爲聲息逼人耳根不亦大可異也與怪神聖人所不語鬼神知者所敬遠吾不敢謂事之果有一誠可格體物不遺吾亦不敢謂理之絕無故往往於恍惚影響不可端倪之中識昭假之道焉隱君先生孝思殷摯才臯夔原便作白雲悲號廢寢廢食泣訴社靁欲招長夜之䰟一段凝誠天地可感神鬼可泣也又何疑赤忠

英靈不來臨來享也乎仗義伸節骨馨情怡信吾翁應無怨痛或因隱君求索紉渺呼搶孔急乃微示無形無音之音慰孝子罔極之思乎或曰非此之謂也信吾翁甘心白刃視死如飴神遊天上固無日不依孝子餐息而必待歸櫬而始象教焉不幾淺語夫信吾翁也與哉蓋緣隱君孝子仁人曾與鄉紳劉宗洙約牒挾五千遊魄歸宿華嶽是以藹然來告予曰謂此聲爲信吾翁之聲隱君感通之大孝也謂此聲爲五千人之聲隱君錫類之至仁也如在其上如在左

右總之由隱君而發也信吾翁歸矣五千人攜歸矣神返室堂游優爾休今而後應無復有青燐夜泣者濡露秋霜宰土者且將牲脯以血祀於藏玉處也計藏玉處凡六匱一在西門內涸井一在西南坑一在西門外一在北門外壇側一在城北韓莊一在南新河溝其餘零星悉隨在而瘞之古井焉皆鄉賢劉公四冲暨邑之紳士百姓捐重貲以襄厥事者英靈悉知乎不復贅

賜進士第文林郎襄城縣知縣張允中記

敘事

崇禎壬午春二月關中李隱君先生之尊人信吾翁從總督汪公征闖逆於河南之襄城師覆翁隨汪公殉難是時先生尚稚後年漸壯以母在不獲覓骨每思及襄城輒流涕終日及母歿服闋庚戌冬十月乃告墓出關甫抵襄境即號慟廢餐邑宰東峰張公君恒仰慕先生若渴一聞其至亟出城肅迎見先生衰服草屨驚詢其故知爲招魂來也次日張爽公撰文詣廟同先

生禱於隍神覓魂禱畢先生爲位於翁之原寓號泣以祭淚盡血繼觀者哀之張公念翁沒於王事謀豎碑祠祀以慰孝思瀕別公出郭祖餞仍遣吏供中火於邑之東界次年三月二十五日先生旋旆公復出城遠迎適祠碑告竣是晚先生齋沐宿於城內隍廟祠在城外南郭夜分群工未寢忽鬼聲大作衆皆震慄次晨滿城喧傳人人駭異平日絕不信鬼神者至此莫不悚然爭相虔祭用慰旅魂第三日先生辭祠西行

公同鎭守游擊將軍王君學周馬君及闔城鄉官舉貢生員祖餞於十里舖復遣吏供中火於邑之西界先生旣歿捧寬牌歸陜襄人念翁之義烈不置遂誌翁生時年月及死事顚末於石起塚西郊其樹松栢楸楊森列成林周圍繚以牆垣仍豎碑林前題曰義林淸明時祭則邑紳劉君宗洙率子姓奉祀翁碑之在西郭者春秋丁次邑宰致祭其祠内題咏盈次家挽甚衆詳見義林誌

康熙十年秋孟朔　　襄城馬家爵記

書襄城記異後

予讀襄城記異而不能無說也中庸之第十六章有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而章終又結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鬼神無形與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無形而有形形者無聲而有聲聲者此其所以體物而不遺也洋洋乎如在則何在非鬼神不可度知可射以言乎盛盛莫盛於此以言乎異異莫異於此矣而其異也誠也襄城何異乎而記之記異也記鬼神

也崇禎壬午年間盩厔李隱君之尊人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與五千人同死襄城迨康熙辛亥隱君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東峰張公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搆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忽聞鬼聲號泣凄愴悲哀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爰其

靈乃止嗚呼異哉群襲之人相傳亦無不以爲異也而非異也誠也大禹謨曰至誠感神隱君誠孝格天而不匱永錫宜乎無聲無形之鬼神有聲響以應之耳或謂予曰昔人有無鬼之論然乎否乎予曰無鬼是無物也不誠無物子不覩子產之立公孫洩乎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

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然則伯有之爲厲豈非鬼乎伯有之爲厲用物弘而取精多也况乎信吾翁死王事其精爽與日月爭光而五千人生氣英英復不滅田橫島上之五百人也安得不顯其異於襄城乎易繫傳曰原死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知鬼神之狀且知鬼神之情而鬼神之聲何不可知於何知之知之以誠

而已故至誠如神

康熙丙辰仲春之花朝延陵後學吳光盥手拜手敬題時年七十有八

襄城記異編書後

高世泰曰余讀是編竟而歎曰斯所謂義也胡云異耶以爲異者謂鬼不當號也寧可謂世無鬼不可禁鬼使不號謂鬼不當號冤亦不當招乎骸骨不當聚而窞乎窞矣不當祠而饗乎然則三十年前寇徧中原之賊不當驅而逐乎五千義憤之兵塗肝腦斬晉領所甘心不當與共事乎吊祭不施旌勸不及廬而聚者忘其旣害經其里者莫念其慘傷獨有一父沒不識死所

之孝子哀吟數千里曲折紆道以求至其地匍匐郊原擗踊烟霧大慟以修薦享亦將以爲異乎余聞二曲先生之孝也關中人人頌之駱使君執弟子禮敬事之辛亥延至吳中春丁至止吾錫不拜一客不接一賓講道於明倫堂獨與余若有夙契留荒齋者七日每於空庭露坐談及他人之事輒仰天大呼淚落不已清夜晨興時聞哭泣余亦不敢問先生爲何事猶强以朱夫子山川出雲開身空谷之句爲寬慰掩淚言別別去經年而始知先生之志在襄城也本於至性之精誠發而爲無可奈何之極思先生至襄而襄之茂宰東峰張公邑紳芥翁劉公群起而治大塚成義林以修祭享緝志乘以垂永久若奔命之不遑豈爲李先生哉感於義也昔者元時有三卯錄載成都殺戮之慘朱禩孫死而復生出而道其事賀靖權成都聚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時有史氏兒光者年方十三從母程伏林莽過兵害光亟從艸埜窆

其尸而識之曰史光母具書生卒歲月史以此兒延其嗣爲名族二曲先生所遭旣非史光比乃其矢志專一蓄積精歷三十年而不渝亦豈光之可及古今不忍見聞之事恒由一人之志行以傳大抵如斯先生以體道之躳發明此曼絕匪懈之義流俗覩之似非常而實常耳義爲幽明準夫亦何異之有

襄城紀異䟦

歲庚戌　隱君先生客龍沙禪院除夕號泣聲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予聞之嘆息曰此必孝子也雨雪載塗携杖出訪知先生哭先人之殉闖難也追感歲時孝之至也聆殉難顛末有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覩隱君之誠敬悲切有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別隱君二年後得襄城紀異錄覽竟而人以爲異非異也先生淚盡血繼至誠之道通乎鬼神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聖人未嘗不敬鬼神但遠而不諂今之講學家以鬼神爲烏有以言鬼神之事爲邪僻此未得程朱之眞傳徒襲程朱之唾語何足以教天下後世况民之無良旣不知聖人之教惟鬼神可以震恐其心志使稍有所畏憚若遡以爲烏有併已之祖父亦遡以爲烏有矣歲時之祭亦可不設即祭亦以爲故事也玩忽爲而已襄城之鬼聲大作若喚醒天下之言無鬼神者是即先生木鐸天下之功化也事足千古矣

毘陵[illegible]居獻恂時年七十有七

襄城紀異跋

造化之氣機至靈至妙感於此卽應於彼莫知其所以然握其靈妙之樞而運用不窮者鬼神也吾夫子繫易確然以精氣遊䰟指出鬼神情狀此豈矯誣之說哉至若詩書所載玄鳥生商帝武啓周赫赫洋洋徧滿天壤中庸特發體物不遺之義而歸諸一誠抑可謂深切著明矣余讀襄城紀異竊有感於信吾翁殉難沙場以死勤事忠也厥嗣二曲先生招䰟設祭以體寧親

孝也維孝與忠揔歸一誠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有如山崩鍾應氣到灰飛襄城之事卽大易中庸之至理也又何疑焉不特此也今二曲先生講學關中力肩聖道方且大闡濂洛姚江宗傳以淑人覺世聞其風者無不翕然向往良知一點洞徹幽明信吾翁定當含笑九京克享禋祀彼五千餘人者姓氏雖湮忠䰟長在亦當藉信吾翁以不朽矣

晉陵潘[illegible]謹跋

襄城記異跋

古今之名義稱君父而怪異稱鬼神然離君父而言鬼神則鬼神不靈離鬼神而言君父則君父亦不靈惟卽君臣父子之故有以發鬼神變現之奇此其事毎令人傳頌之不衰昔二曲先生應郡侯駱公之迎涖止吾常闡學明倫人心咸豁予毎以不一見爲恨返旆之日招䰟於襄原四壁鬼號闔邑駭聽丙辰春仲從遊徐子以襄之茂宰東峰張公記異編龥予讀竟喟然嘆

與曰有是哉常道若斯之靈也信吾公奮義旗誅逆闖忠也隱君勒石建祠置祭孝也卽曰信吾翁捐軀殉難當作義鬼隱君必欲求信吾公之靈而妥之寔然茫茫大化孰是可留縹緲白雲招來奚據而顧乃吐聲空中悚動襄邑不特信吾公一氣吁吸併汪公與將佐以迄五千人亦各若呼者之必應亦獨何歟爲之徊徊爲之緬想其爾荒原於焉奚似意者隱君一人之血淚逈洒而起長夜之慘號生雖力屈死必崢嶸

意者賊鬼之就擒呵責而動忠寃之震盪且也天地不滅精英亦不滅則此慘慘悽悽者意或長聞於宇宙有着即碍有戀即欲則此數千靈爽之獨往獨來者意或自兹以後盡返遊乎太虛嗟嗟以是爲常亦眞常以是爲異亦眞異絕神異絕尋常絕尋常絕神異淺人泥其迹淺人解其理而事與理感通各致之用聞之襄人襄人不知問之當世讀書者讀書者不曾詰還以質之隱君

晉陵曹有章可聞氏謹跋

詩

讀襄城記異有感

躑躅荒郊酹一樽白楊青火近黃昏終天不返收骸骨異代仍招復楚寃少室愁雲隨獨鳥潁橋哀水助啼猿五千貂錦皆忠義孰似南山孝子門

東吳顧炎武

田横島上客猶存坏土襄城鎮大坤忠義林成百萬樹風霆色動五千寃骨留青塚山河壯氣吐長虹天地掀落雁峰頭回首望遙遙千里紫霞軒 其一

忠烈干城名教長義林今日共傳芳鬱葱佳氣旌旗閃森列貞珉日月光化碧九原燐灑血留丹千古骨生香青青塚樹鵑啼夜華獄雲飛歸故鄉 其二

吳光

太華峰頭皇白雲麻衣千里哭襄原風塵遠見旌旗色草蔓深迷壁壘門花落野棠寒碧血塚留明月伴黃昏何來空際聲聲厲有子能招萬古寃

晉陵莊壽

麻衣慟哭到襄原楚些一聲中酒一尊荒井凍泉藏俠

骨古城陰雨泣忠寃窣杉慘澹環祠宇鎭贔崔巍表
墓門鐵馬金戈當日事五千英爽尙如存

延陵吳發祥

襄城埋骨濁河旁孝感忠寃起北邙肝腦作逢新雨
露旌旗陰護舊金湯飛沙夜氣迷祠宇落日秋濤冷
戰場最是予心收淚處義林松栢旣成行

丹陽賀麟徵

生死由來幻夢因不須寒夜泣青燐衛時擊賊常山
笏今日升壇廟食臣松栢初凝千古色人情欲展百

年禋清平天子褒忠節還有皇封慰爾神

徐天閑

萬里歆聞正骨香義林風烈古雎陽同人舊痛餘丘
木閱世新愁隔澥桑雹馬雲旂明曉色金鳧玉匣吐
宵光眼看群盜須臾盡犇嶽峰頭返故鄉　其一

悠悠濁世節何淸不使中原草木腥一旦玄霜飛白
晝千秋月黑鎻冬青剪兒死義眞南八草莽稱臣薄
管寧多少太平長樂老也擕香瓣上新亭　其二

肅穆靈筵薦一卮夜臺方識有鬚眉銅駝永歎埋叢
棘石馬重來汗舞衣信友謝翶成許劒思親東晳補
亡詩高官亦寫褒忠錄讀到襄城是義師　其三

龍沙古寺揖名賢坐久深談忽黯然三十年餘心作
鐵五千人膽骨撑天山頹木壞知猶在艾菀蕭敷亦
可憐不見武侯祠下柏至今斑駁似龍眠　其四

丙辰二月宜興魁民邵贇

庚戌冬月　二曲李先生來毘陵余從家大人
謁　先生於龍沙禪院遂得時聆敎言兼聞
太翁殉難之畧復荷　先生拜先襄文祠臨行送

別忽已六載矣因讀襄城記異感而書此

聞說襄城事於今又六年忠寃應在爾義氣實昭然
祠建千秋仰碑存百世傳何時一瞻拜憑弔戰場前

毘陵唐宇肩

中原戎馬昔紛紜豪傑關西氣不群擬執朱旗揮逆
賊翻將白刃報明君三更鬼哭襄城月萬里寃歸華
嶽雲聞道義林寒食後路旁遺老拜孤墳

毘陵楊昌言

馬革誰收戰骨香青蠅多少吊斜陽一腔血化三年

碧十卹寃歸二曲桑白刃春風方辨脫沙場燐火也
輝光懸知厲鬼酬初志風馬雲旂庄帝鄉 其一
瀍洛迢遥洙泗清百川一洗九州腥蓼莪不忍吟皐
比心史何時得殺青豈爲備員編隱逸肯因探策謏
清寧江雲渭樹入千里極目思登木末亭 其二
投醪痛飲水邊巵楊柳樓頭只鎖眉薇蕨幾莖羹俎
豆斕斑五色壯戎衣招魂誰向沙場草絕命難尋衣
帶詩溝壑五千尊社稷史官何諱敗王師 其三
蒼葭白露阻高賢函谷泥封然未然我命不猶生臧

刼群魔何敢勝諸天軍中捫虱無人識市上吹簫毋
自憐遥想二陵風雨夜聞雞起舞不成眠 其四
靈巖比丘生菴濟永
賊勢平吞洛終南振義聲腦肝酬故國靈爽撼襄城
片石千秋古荒丘白日爭孝思無限處封表待清平
徐超
泯沒何勝道忠寃凝太空一身誠血貫萬鬼性靈通
天地悲愁裏官民錯愕中茲襄有是異應與峴山同

一環繞孤城慟一聲依然生氣滿乾坤拚將七尺捍霜
刃留取丹心伴日星廟貌千年新不毀蘋蘩兩薦潔
而誠男兒孰是無長夜得似襄陵萬古馨
張允復
浩浩乾坤立此身那甘没没老風塵顏頭稱血尋常
事委壑填溝不愧人義在豈辭寒夜雪賊存何意故
園春睢陽死後男兒弱力振王家仗節臣
徐英粲
成敗休將勘異人渭南諸葛淚沾巾誓平逆闖歌還

鎬愁滿孤城哭向秦闘疾奮呼驚霹靂戰甘飛劍動
星辰當年天意存恢復此日夔州慶老臣
徐幼輿

歌

信吾公死於王事忠也二曲先生招寃以歸孝
也忠孝所感不可誣也系之以詩

天神地祇人鬼列三才如鼎參屹立上古至聖與天
通中古地天乃隔絶信務忠血灑襄城義軍半萬殉
國逆衆飲寃魄慘來歸立廟欻然顯厥烈實本仁人
孝子心金燧方諸向日月水火微名不予欺父子一
氣豈闕遇君不見鬼哭常聞古戰場青燐猶照寒泉
碧豈爾忠臣義士寃鞭風雲叱霹靂愼毋爲厲以虐

人妥爾靈瘞爾骨出入幽明間浩然天地塞

晉陵韓　陶

崇禎之季妖孛起群盜延蔓如螻蟻名都大邑縱鯨
鯢長墩短塹走蛇豨五城十城無餽餉昏昏一色萬
餘里氣冷直逼阜門譎雒陽谽谷生荊杞潁昌斥堠
燧火連潢池攪亂蛟龍水大帥擁纛擁雁渠見賊不
敢瞬目視鼓鼙音啞譟聲脂容使至尊思拊髀牙璋
鐵騎自逍遥三川處處無完壘維時關西李將軍劍
屨維髮誓斷指七尺超踔躍馬出雙背直上無轉徙
願將一戰掃攙槍不惜賭命報天子汝州轉戰賊勢
湧援師不至孤軍抵中丞汪公亦赴難五千義兵同
日死陰風慘淡猿狖叫寒雲摧天白日紫芒向再拜
雎陽同游爲從鶴回橫比將軍有子稱隱君孤蹤卓
品出塵滓浩氣沛然灑八演恍稀鸞停與鵠峙絶學
上接濂洛傳窮理真探孔顏髓自甘韋處百結衣歌
頌原生還捲領徵求使者日相催除書屢下黃詔紙
膏肓不換游巖服蒙面寃覆遺骸被賜念父戰塲
時中懷哽咽皆出淚垂斷出關抵襄原淚血抗寃虔

禱祀帝告巫陽使反身寃令歸來凴筵几吏人慕義
勒貞珉鬼聲號切依霜卉青燐閃忽四野飛髑髏磷
磷皆壯士豈是游寃能靈怯要之仁孝格神鬼義林
欝欝列松楸百年俎豆留芳軌吁嗟乎闖賊甲申潰
京師將帥蒙恩誰寢兒殉烈獨有寧武軍忠誠奕奕
照青史國家養士欲何爲忍看荊棘銅駝夏

閩中陳　軾

襄城紀異歌

運會際變革民庶罹坎坷義節委草莽淹沒甚奈何

維彼純孝子至性動天和鬼神晰格顯賢達襄贊多
遂使俠骨香千載無消磨廿間流氛起荆豫蹂躪中
原無寧處王章板蕩兵力微五壓三都供佔踞殺人
如麻骼胔巢平原血漸生波瀾總制汪公死社稷闖
河豪傑無歸鞍是時旗靡鼓聲絶襄城四望人煙滅
永夜誰看燐火青白楊徒向悲風咽闕西壯士信吾
君慷慨仗策何忠勤以身許國明大義玉碎同作崑
崗焚李君有子賢聖士忠孝相沿襲世美朱程孔孟
得眞傳鑊謝蒲輪高不仕是時先生尙藐孤卽思負

殖大愴呼徒以有母悲笑子念年淚泣銀海枯歲在
庚戌母服闋痛念遺骸心彌切纍纍扉屨事長征襄
感傍人爲歃血孝子東行出古關蕭蕭艸木盡愁顏
神明邑宰欽高躅負弩傳餐倏往還襄城白骨久山
積恨血年來已化碧終古誰知姓與名惘惘煩冤匪
朝夕同仇賴有李君賢義士旋因孝子傳精誠能使
金石叻天人應兆豈祇然銘碣欲成淸嘯起紀異傳
呼遍閭里豈必襄城戰士寃正氣摶乎自爾耳嗚嘑
乎不朽功名孝與忠行藏成敗將無同子臣家學淵
源嗣襄城萬載傳高風白揚歷歷埋芳地景烈鱗騈
烟草萎行人坐卧讀遺碑片石郊原彰孝義白骨平
沙多戰場西風落月任淒凉何能盡遇尊賢宰錫類
同敎姓字揚

仁和潘杓燦月山

襄城記異律詩三首有序

鍾麟向尹二曲師事隱君李先生八年有奇省愆
補過幸得告無罪於地方實惟先生之敎先生善
規誨毎造廬卽命靜坐坐次惟時惕以政事之不

合人心者視有合處止以鮮終爲戒從不出一談
詞侍凡杖久常言太翁信吾公暴骨未歸以母在
不獲尋覓狀泣淚卽潸潸下八年中不啻十數如
之鍾麟嗣遷京秩欲請先生同行廣勵北方學者
先生亦以母在爲辭未幾太君替逝先生廬墓不
出鍾麟適爲郡司馬止一承問哀毀狀不獲如向
者數數見也惟時制臺莫撫軍白謬因鍾麟表薦
卽謀辟舉先生先生聞知被衰絰苦謀遁跡因中
止鍾麟旋移延陵守遣僕迎先生虞廟東南學者

先生旣允且辭曰汝但先復扃主我今且辟墓向
襄城求尋父骨得則來不得則行止未定也泣決
遂潸潸下是年冬抵襄襄尹東峰張子周素慕先
生極盡東道之敬秘駕郊迎同邑紳劉君宗洙駟
爲區畫輸資瘞骨立碑建祠一一曲全先生純孝
之志逮先生講學東南歸不五閱月歷歷告成舉
動出人意表噫斯良足勵名教垂異行於萬禩矣
寧僅青燐夜哭如泣如訴如怨如謝諫人聞聽足
記已耶詩爲并及之

聞道襄城古戰場五千義士肉殘疆援師不踐君臣
約孤旅爭求日月光國史恨難稽姓氏神壚幸已聚
馨香誰知白骨皆無主萬古能憑孝子揚
孝子徵書先未垂哀思父骨步求之忠魂不泯通幽
感義壘旋成訝異規錫類頓收荒骨盡遺芳應續史
臣知慚予夙昔師資舊悲感徒遺哀挽詩
義骨幽香幾巳矣神君張尹迥奇哉經筵未聘悲氣
疚血淚誰憐泣夜臺隱君三聘不起今上癸卯年事襄城覓骨藏玉乃庚戌年事
一自公能酬至性不令子職有遺哀甄原從此傳聞
異祀祠行看璽詔來

駱鍾麟

襄城紀異十三韻

鬼神不可測誠至自相通在昔襄城役曾令壯士空
白雲千載恨赤淚萬家同姓氏平沙掩功名衰艸封
烈烈徇國者中有信吾翁令嗣諸士仰高踪　帝眷
隆矢懷求父殫徒步出關東憤怨宜回日哀思欲貫
虹維能全大孝端可格孤忠賢尹崇遺表豐碑紀故
雄魂今昭盛德夜乃嘯清風咄咄天人接洋洋宇宙

充從茲一片石揚誦永無終

臨安章士鯨雪崖

賦襄城記異二律

賢豪自昔挽臣綱效義名傳古戰場白骨始歸今石
窆丹心不愧舊旂常忠魂半夜鳴昭格俠氣千秋副
表揚自是顯親憑孝子會教錫類盡垂芳
襄城皓月新遺塚賢宰高風慰義靈淪血結沙成古
碧幽魂嘯夜報垂青堅貞屭贔千秋石燦爛文章[illegible]
古銘爲國賢親雙濟美於今忠孝有儀型

鄭灝恕

正學久蓁莽華嶽起儒宗群書萬卷破奇功一源通
至行輝千古孝思塞穹窿念怙恃壯烈慷慨赴疆場
忠冤三十秋迢遞不得接謁淵阻且長精誠徹幽宅
同仇五千子錫類通所思崇賢有令君建碑復立祠
孝子南行乃西返靈爽稱奇顯厥誠從來金石孚可
格矧復忠孝一氣迴江左絃歌鼓繼芳先生木鐸振
嚶聲咳唾丹書霏玉屑心傳實錄作金鍼延陵講院
重開席鄙予曾觀亦與升會見鄭簡丁寧語高山景

行時切承何時復接南遊駕陪侍儀刑論聖經

陽美困學子吳晉剡

蘭陵旅次誦瑤篇大節凛然媲昔賢報國有懷身已
致招冤無術淚常懸城頭日月皆昏暗塞外風嚴久
棄捐沒後何心歌頌集維忠與孝自堪傳

一

閩莆陽林垂規協工氏

賢勞當世變王事一身輕瘞玉留芳草歸冤樂故城
精靈原不泯孝感自生情莫謂聲來異無聲却有聲

毘陵楊　瑀

歆聞義勇挽乾綱半萬忠冤殉戰場馬革裹尸全大
節旄頭出火積徵陽鼓聲不起猶銜陣劒氣橫空更
吐芒過客停車探往蹟黃沙白草尚含香
剪紙招冤何所之建祠設祭不勝悲千秋方策雖傳
信一日君親可對誰夜靜兜鍪來鬼馬天陰雲霧擁
靈旗于今多少興亡恨知向高旻空淚垂

武進古廷張　侗

奇八天誕著奇名俠骨丹心貫日精奮力攙搶千騎
馬致身鋒鏑萬夫兵思親不憚招冤遠至孝猶能動

鬼喤隱隱荒原隆起處義林高塚擁襄城

蒲坂盧夢植

聞說襄城事令名今古揚官卑能取義孝大足傳芳
俎豆千秋業綱常百代光一門忠孝並青史自馨香

同州馬　棫

三萬旌旗出漢京五千壯士殞襄城忠冤獨奮風霜
色勁節還爭日月明千載義林傳盛事終天孝念格
思成當年多少同袍客得與先生垂令名

左輔馬脊土

義當權變故忠孝古今難自皇千行淚霓招百念酸
醇誠天地動冥泣鬼神來感慨義林跡芳椒播紫壇

馮翊馬嗣煜

附

與襄城令東峰張公書

顒父某於崇禎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隨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從征十五年二月十七日賊陷襄城遂殁於亂兵顒母子未聞的信朝夕望歸旣而闖逆入關顒始絕望擗踊痛哭誓期覓骨招魂少慰終天彼時徒以孀母在堂不敢遠離兼之艱窘萬狀不能遠出致父羈魂異鄉無所棲依霜晨雨夕走燐飛螢顒茹痛疚心三十年於玆矣往歲顒母病故三年服闋

特匍匐玆土期招父魂雖於土主祠前已具有哀請之詞然而人微言輕恐難感格于神聽竊聞在昔永順土兵殁於南寧南寧太守爲之焚牒城隍以歸其魂用是敢乞仁侯弘錫類之仁廣孝治之澤哀憫愚誠不惜數字轉申土主庶數十載滯魄沉魂蒙津濟而得返鄉曲永依塋室不惟顒也銜恩沒齒卽先人亦且戴德重泉矣顒無任伏地籲天悲號祈望之至

公得札卽於是夜齋沐大晨詣廟具文躬禱索魂

維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朔八月襄城縣知縣張允中敢
昭告於
城隍之神曰嗚呼先朝崇禎十五年闖逆李自成播虐中州關中李子中孚之父諱可從從監紀孫公同汪督師殉難襄城至今三十年幽忠未表游寃靡定誠千載恨事李子自秦之豫間關匍匐欲舉其骨而呼其親仁人孝子之心跡可憫也猶惓惓以爲未洽
神聽恐不可得借知縣一言以致其誠知縣不敢以

固陋辭伏念昔時王少玄於野中白骨得父齒以差史五常入廣求父櫬號泣籲天竟獲骸骨此固兩人至性足以格天實神明之昭赫顯靈不忍孝子湮沒無聞抱終天之恨於無已也李子至性不減昔人而闡明絕學尤爲主持名敎之身神其鑒此一念而諄諄來告耶或者歷年已久陵谷變遷沙走塵飛之餘滴血無從然烈烈忠寃必不與草木同腐其升而爲天上之列星歟其散而主境內之山川歟其尙飄搖悽鬱望秦隴而噎英雄之淚歟維神之靈使得相依而歸安寛塋室庶不負李子間關匍匐之意而神之所以待忠臣孝子者果如是其昭赫顯靈也夫忠臣孝子古今之所不常有也如是之昭赫顯靈之所僅見也以不常有之人而得此僅見之事今而後益知天人相感之故矣神其聽焉尙饗

禱襄城縣城隍文

陜西西安府盩厔縣布衣李顒謹以香楮之儀致祭
於襄城縣城隍之神而告之曰嗚呼惟
爾明神允作茲土之主凡在幽冥咸俯攸司茲有顒
父某於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從征襄邑殞命王
事旅魂飄泊久羈於此仰祈
明神開牖父靈隨兒還鄉無俾迷戀長留異地惟
爾有神尚克相之

祭父文

維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十一月初八日不孝男顒謹以
剛鬣柔毛之儀致祭於我
父之魂曰嗚呼我父棄兒母子從征茲土殞命王事
實甘厥苦所恨兒以母在之故不能收骨歸塋速返
故土以致
尊靈泣風濡露漂泊異域者三十年於茲哀哀此情
兒罪何贖今敬陳薄奠伏望我
父之魂赦兒往愆憐其積誠依兒還鄉用慰終天是
禱是祝

忌日祭文

維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不孝男顒率孫愼言愼行曾孫浵謹以香楮庶羞奉祭我　父而告之曰嗚呼此日何日也乃我　父昔年襄城殞命之日爲兒年年傷心抱痛肝腸摧裂之日也人誰不死無論富貴貧賤終有一死然皆疾病嬰身安床正命而死死塟故土子孫祭奠有所憑依獨我　父棄妻抛子離家千里之外橫死於賊刃之下委骨於不親之地慘結愁雲恨瘞坏土子孫百世而下遇此日猶堪墮淚況兒乎思我　父當襄縣被圍晝夜攻城喊聲與砲聲交振臨難殞命之際思欲一見妻子而不得兒卽鐵石作肝亦不能不傷痛而九轉兒童年失怙今六十二歲老矣而哀慕之心常如一日者實以我　父之死情事異人故抱憾終身而無所解於其心也玆不腆之陳以我　母配英爽不昧伏惟尙饗　每遇忌日祭必有文偶存其一並附此

二曲集卷之二十三終

二曲集卷之二十四

義林

襄城後學劉宗泗纂輯

義林記　襄城縣志

治西郭葢有義林云千夫長李忠武公之所塟也公佐制府汪忠烈公喬年駐襄勦賊賊圍城城陷汪公死公與之俱死汪之靈輀旣旋公血戰遺骸暴骨丹血藏之長坑古井間前令君余爾蒞建築祠崇祀哲廡尙未大備也愚增飭龍位樹立豐碑視昔有加康熙庚戌歲李忠武之元子顒來長號五衢招父魂而塟之鄉先生劉宗洙割腴田數畝立塋兆焉藏有文石於窆曰烈士私謚忠武李公諱可從字信吾陝西盩厔人生於萬曆己亥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時殉難於崇禎壬午年二月十七日後鐫知縣某立石吏部候選同知眷姪劉宗洙奉祀藏石方濶二尺有六厚七寸築土爲墓墓表石長三尺濶四尺有三上鐫李忠武公墓五字兩翼小識附焉凡官是地與地之大夫士各植松楸一二章蔚然成林爲郊靑選勝勝地

道左樹石碑高七尺濶二尺有奇大書義林表異舉也兩與載好義姓氏云當公奮不顧身以身殉國葢甘心如飴無少怨痛者覩濁墨形魄夬棄不復攖懷齒髮骼胔化為疆埸之飛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所恨惜推其精英昭爽飛揚雲霄睠督府之牙纛環畏壘而依附之首麓汝涯定是快心之區比老死丘園固不屑俛首全歸亦如覺也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蔦蘿附石松栢參天騷人悪吊遊士流連必且瞻馬鬣而式之豪歌悲壯灑經雅

之醇醪抒忠貞之氣志也疇謂是舉為無裨於忠武哉

邑令張允中記

義林述

壯士盩厔李君從督師汪公喬年討賊河南抵襄城縣賊圍襄城城陷賊磔汪公壯士死之後其子隱君二曲先生顒親至死所招魂而瘞焉於是城守游擊將軍王君天錫知縣事張君允中暨邑之士大夫竪碑塚旁立祠祀之而名之曰義林友人有遊襄者歸語其事俾為文以述之李因為曰予嘗聞盩厔有齒塚葢壯士君既應募東征將行抉一齒與隱君之母彭及隱君成母寤寐奉齒合瘞而曰齒塚者婦人之

義從夫者也然則隱君宜賦大招置旐車前歸而告諸齒塚可矣而纍纍之新丘則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當壯士之行留一齒訣其家人毅然誓不返矣已而死襄使其體魄冠劍猶存猶當就而封樹之況其在天之靈昭然可知者乎是故生不顧返死而還為儒也出門從師殺身以之歸其神而舍之貳也身不能為國家保有襄則死之日當為襄人禦灾而捍患而使鬼確戀故鄉悖也儒與貳與悖非孝子所以事其親也隱君思之矣雖然非隱君之

所得爲也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壯士非能保有襄也曰保有襄則襄人之祀功也今襄人之祀義也以旌壯士君之烈而成隱君之孝則義在襄以表督師之能得士而教楷夫使有立志斯眞天下之義林矣蓋襄于是多君子也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仇壯士有焉傳曰死葬之以禮隱君有焉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襄之將若令若士大夫有焉

康熙十年孟冬既望

關中李因篤撰

義林誌序

義林曷誌乎誌義也曷言乎其義也夫子之贊易也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於論語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曰舍生取義仁之與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義之爲用廣矣大矣然而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慷慨赴義奮不顧身至死不變蔑哉鮮矣此襄城之所以有義林也崇禎壬午年閩賊蹂躪豫洛盩厔李徵君父信吾公倡義勤王偕五千人隨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救襄城襄陷汪孫二公死於賊信吾翁死五千人亦死義聲赫赫義人念翁不忘爲之起冢西郊共樹松栢楸楊鬱然成林矣康熙辛亥徵君孝思殷摯抵襄招覓哀感行路襄令東峰張公搆祠俎豆勒之貞珉名曰義林而諸同人永言孝思唱歎義烈此義林之所以有誌也嗚呼北邙一望古阜纍纍蓬蒿滿眼滅沒於荒煙衰草間賢愚莫辨矣安得如今日義林永言唱歎而聞風興起立懦廉頑其有裨於名教豈淺鮮哉蓋仁之與義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而者信吾翁與徵君非所謂立心立命者乎徵君之孝仁也信吾翁之忠義也仁之與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襄之君子秉彜好德人有同心既誌之矣余是以樂得而爲之序

康熙十一年仲秋朔

晉陵吳光撰時年七十九

義林圖說

義林圖圖義林也義林有令君張東峰爲之記有關中李天生爲之述詳矣記列其義也述美其義也海內士大夫讀其記復讀其述莫不知襄城之有義林云使無以圖其形勢則道里遼遠心竊嚮往者或以限阻而慨嘆於勝狀之莫覩是居是邦者之過也義林在吾襄西郭外南北通衢之左面邑城背汝水其蜿蜒於西北者則龍池東陬也其嵾峩於西南者則令武首山也其遠近環列纍拱如揖如趨如赴者則

村落廬舍祠宇陵墓也而先君子塋地乃居其左洛中王屏翰常過而吊之有城頭慷慨誰同調墓地蕭條有北鄰之句蓋壬午之役共罹鋒刃今丘壠又相近也泗非能書者睹茲義林感慨係之聊即形勢狀其梗概庶幾覽者按茲圖如登其林慨然想見其英風而忠義之心油然以起斯眞天下之義林矣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襄城後學劉宗泗頓首謹題

烈士李公贊

嗚呼公以倜儻不常之勇畧遭方張不制之寇提劍從軍奮不顧身思勤王室其忠烈所激豈不壯哉至以賊之虐熖方熾抵死以敵厥功不就要以天之不佑非志之不振也獨使天不厭明左兵來會二帥合力殲滅逆賊恢復王室舉天下還之本朝豈遽出古烈士下哉世以成敗論人以大功不就徒死孤城無尺寸之益此刻論也竊計世之人有讀書數萬言而臨難畏怯甘自屈辱改節事人豈非少哉而公獨以

忠烈之氣挺然不屈殉難如飴卒完名全節者義無窮求諸史傳雖南八何以加茲其子顒刻勵力行倡絕學於當世其亦公之遺敎使然耶

古南汜後學劉　晟

序

義林題咏

自汪督師遇難襄城一時從征將士無不以身殉國而李烈士之節烈爲尤著義林者表李烈士之墓也烈士爲二曲先生之父以材官從督師討賊不克死康熙辛亥二曲先生招魂至襄哭於社甚哀爲言烈士因汪督師討闖賊應監紀孫兆祿之募隨督師出關兼程趨襄與賊戰不利城守城陷被執不屈罵賊遂遇害襄人憫烈士之忠而憐二曲先生之孝也於

是起塚西郭門外鐫姓字庚甲於石甃焉邑令張允中表於道曰義林因爲之記富平李因篤作有義林述延陵吳光爲義林序其誌四方學者多所題咏另有紀茲所彙而爲冊者悉皆出於襄之輓歌以襄之故老猶能稱述其逸事卽今之仕宦於斯生長於斯者又皆日爲登臨徘徊憑吊不能去者也方今　朝廷廣開史館纂修明史採錄督師並及烈士登之國史豈不與張巡南八並垂千古耶泗先君子以從事佐督師與烈士同城守復同以罹鋒刃序茲義林感慨

保之操筆和淚不知所云

旹

康熙辛酉春二月襄城通家晩學劉宗泗題並書

詩

風雨蕭森處寒生寶劍光秦川多俠烈豫土待平康

天道誰能測君恩未敢忘千秋眞介胄日月共輝煌

右題義林

襄令三韓蒲敏政

題義林

風塵勞去馬羽箭出潼關壯色洛陽裡天威嵩岳間

便言攙搶掃豈謂鬼神還英氣餘長嘯俠聲塞碧山

襄司諭商嗣琦

漠漠長堤水悲高弔暮烟乾坤新歲月神忠舊編年

沙流不轉石峽鎖尚聞賜定有英雄氣濛洄護大川

康熙庚申秋八月題

烈士塚

司訓古穰高　潔

朝廷思猛士意在愛生成骨以壯心重身緣報主輕

丈夫別有願男子不求名莫灑千秋淚天地本忘情

弔李烈士墓

後學爲天培

三秦饒壯士用昌固封疆劍影春雲冷殺聲夜月黄
人緣無大志天不佑巖廊遊騎經行地深憐古戰場

守黑坐頭讀義林吟因書

黄甲雲

輓吊

李忠武先生殉節

鬚髮猶難保衣冠不再逢難將千古血不問一朝鐘
忿氣青山裂壯心春日冬且休談節槩痛惜馬如龍

皆

康熙辛酉秋八月

汜南後學魏名鄉頓首敬題

烈士義林

纍纍北邙塚千秋獨義林殺身溝壑志作厲報君心
栢葉知方向陰風起怒吟天憐昌厥後重付朱程任

何慊

世亦誰無死乾坤重此身行人識孝子道路說忠臣
負屭豐碑古雲烟野塚春相憐生意氣碧血不腥塵

二曲先生曾託省覲

老先生祠病久見諸君子作義林詩聊成八句附後

後學張鑒

過義林吊

忠武李公之墓

莫煩絮在酒何用炙爲鷄傑士孤忠徒英人萬騎嘶
鴻毛原有恨泰岳可相齊馬革眞堪笑丈夫眼不迷

庚申冬月

後學耿日霽頓首題

寒月滿霜花行人皇處嗟誰知萬里客却被五雲遮

芳草英魂徙西風豪氣縣頭顱原自愛總爲帝王家

後學萬邦孚

天澹雲長溼梳山暮雨多祇緣忠孝節何畏死群魔
雨雪腸堪見秋瓢乞未和从來哭臍下相對且如何

後學井見田

千里馳天馬臍令逆賊寒山河憑書戟君父託雕鞍
自有血誠在何憂肢體殘英雄留本色盡與上蒼看

後學張雯

偉矣先生節憑麥泗水隈眉功難介冑大義動風雷

忠孝思天性詩書篤降才於茲崇俎豆苐祿慶方來

庚申秋月挽吊

李烈士

後學耿 勳

拜

李烈士墓

飄雨十年一劍寒丈夫心事不摧殘春來西隴松楸
色夜夜紅光牛斗端

俠情自許作神明義氣凌雲非借名翻笑向來馬革

願何如千古自長生

汜南晚學姚 郡

浩氣澄江海先生气愈賒爲天立柱石不自念身家
事業原無盡聲名寧有加吁嗟汝水上何處吊烟霞

辛酉清明恭詣

義林祭

忠武李太公墓有感

通家晚學生劉青駿

故壘當年蹟晴嵐野樹齊此山石未爛何代草長萋
浪湧秦關月巖耕漢塞泥誰詣登矚意返照暮殘暉

戊午仲秋登

義林有作

後學李 錫

出關饒壯氣雪刃報皇朝雲冷千夫帳肝期萬馬驕
天原愛盜寇士豈畏殘消燐火何堪惘莫思出渭橋

後學井應益

士馬下秦州天王南顧憂寒雲族劍戟密霧壓兜鍪
報國非無志全軀豈肯休至今殺氣在流落皇嵩樓

晚學盛 敞題

挽李烈士殉難里句

乾坤傾頹如崩死丈夫力死巖城下正氣凜凜天地
間陰雲慘淡迷荒野汝水東流去不廻首山横亘勢
崔巍惟有忠魂自來往秋風泠月照霜苔吊鄉古雖
陽齒取義成仁傳一死萬年百六何事無如君報効
異堪紀嗟乎古來直道在人心贊老吞聲淚滿襟不
信試看斜陽外斷草荒煙愁至今

古南汜後學賈 詮

拜李烈士墓

虎賁龍驤士捿命只知君平賊抱奇畧洗兵不告勳
英風留萬木壯氣冷殘雲不作煩寃態啾啾響墓墳

辛酉如月　侯瑞

立馬郊原動慨吟秋颼翠栢自蕭森出關已是羇生
想仗劍何曾念義林烽火孤城空戰騎英風千古照
丹心寥寥遺塚託高埠野水寒烟衰草侵

庚申如月謁義林俚言輓吊

忠武先生

辛酉寒食設祭義林再吊　通家晩學生劉青白頓首敬題

李忠武先生

徘徊酒上烏吊古意何深世代蒼茲色摧殘經濟心
衝風草葉勁吳血雪花沉磨拜高墳下耍其淚不禁

晩學劉青白再拜書於擄廢之左个

彝門烽火照東京鐵騎聯鑣列五兵一自山樓吹畫
角遂令壘壁失長城戰塲石骨人間血晩樹豐碑天
上名日落青郊風雨惡夜聞猶是刀戈聲

李紘阜

中原千里血殺氣動秦州鐵馬日星黯罡風天地秋
荒城餘鬼火白晝冷孤丘無限招魂賦山陽風雨流

吊

李烈士殉節　晩學劉青藜

荒城野樹照斜陽邀塚高碑大道旁千里飛旌勞鐵
馬支身倚劍謝穹蒼出師五丈心徒切抗節睢陽志
可傷獨使西郊風雨夜青燐冷落泣沙塲

拜

李忠武先生墓有作　通家晩學生劉青蓮

濺沫跳波雨淚啼傑人斷不肯頭低舍生祇願全初
志授命端爲破大迷碧海孤身甘血刃黃河萬古重
流澌地天無憾奇男子未敢高聲向世提

辛酉秋月西郊吊

李烈士

汶上後學亮心子李 燝

身喪戰場志不撓特行獨立見孤標今生取義心難變之死靡他恨未銷烈胆止憑青史著游魂難倚楚辭招忠臣浩氣千秋壯英爽猶將翼聖朝

後學何 黙

渭水鍾靈正氣敷英雄應與世人殊生前義志倫常重沒後忠名古道扶歌挽詩章傳厯里旌揚碑碣豎義途不將姓字留青史誰識關中烈丈夫

寓襄城都人馬永爵

流寓襄城縣志

李顒字中孚學者稱爲二曲先生陝西盩厔縣人忠武公之子也忠武甘心殉節可謂以死勤事襄之官紳爲之樹龕位祠祀拊衣冠起塚妥侑英魂崇奉備至康熙庚戌先生赴襄招魂適上谷王椵公建牙於此晉陽張東峯鳴琴於此崵山馬晉錫振鐸於此爲之館於二郎廟與邑名搆訂疑折衷多所開示襄人服其訓誨願以高第弟子事之先生曰先忠武墓斯廟斯顒固枌榆一後進小子也因附籍龍池保焉延

祖殉難而湯陰多稱姓清臣完節而長山多顏裔子孫襲祖父芳名儼而居之奉其祀事遂稱土著且天祐忠魂必蕃爾後襄城數千百年後又增盩厔一望與龍門分東西李云先生眞儒領袖理學宗工在關西爲督撫大寮所矜式寓江南爲宿德名卿所景從直入孔顏堂奧不僅化朱陸異同也著作種種皆身心性命切要之功坐言起行識者謂文清新建燈傳在茲凡古今典籍靡不洞究有十三經註疏糾繆廿一史糾繆男二人曰愼言曰愼行能讀書克世其家

先生盖丁卯年癸卯月癸巳日巳未時嶽降也

邑人劉宗洙記

二曲集卷之二十五

富平門下晚學惠龗嗣彙輯

家乘

盩厔李氏家傳

盩厔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畧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闖賊犯河南朝議以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掊壯士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抉一齒留於其家曰我

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汪公旣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聞襄城已陷而闖賊拒左帥于偃城距襄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步兵于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士甲冑帶橐鞬持戈躍馬從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諸帥于幕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爲三路距城東四十里與左帥聲援汪公暫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

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留中軍
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目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才官
耳汪公曰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効死
命賊來攻城急遣亾命鑿城爲隙置火藥其中火發
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甕汪公命城内穿阱隨賊所
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
公命飛大石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
鎗砲弓箭所斃賊無數每汪公下令禦賊攻具壯士
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者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隅

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荆囷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
又數日賊攻愈急城他處崩崩非一處力不支遂陷
汪公自刎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不屈賊怒磔汪公
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豸裨將張黨馬
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旣以城守
不得與賊戰及城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
賊刃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遇害有賈副將
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梟騎數十追之
卒無一人敢逼之百歩内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

死于襄城壯士旣死而隱君之母彭居家聞之泣曰
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皇庻幾壯士之得生
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闖賊旣入
關而母子始絶望矣家貧甚凍餒里媼有勸母再嫁
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
以學焉

李隱君名顒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
師嫌其貧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自學母教之識字隱
君心自開悟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左君覽之大驚

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爲適俗之文若此者乎勸
之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爲學
之道隱君家貧無書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
百家讀書異于他人不畫畛域不滯訓詁文義久之
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
于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敎人學
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爲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
覩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人生之
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已之靈原非此一已之靈原何

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來何以見已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卽知起而善惡始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者形骸之所有也于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爲哉爲之亦唯行其所無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念之念是爲正念無知之知是爲眞知本原復矣夫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卽淪于

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于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復則聖矣易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于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于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卽可以語上士上士之于過也知其過之皆由于吾心直取其根源剗除之已耳故其爲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辨極而明生而

後可以懲忿窒慾故其爲力也難然至于悟則一也善悔過者不惟其身于其心必于其念之動者求之夫衆見之過易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愼幾之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無祇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顏子之心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

莫不以之而顏子之坐忘必先于靜何謂也蓋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況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于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昧或曰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者也然動則必本于靜動之無妄由于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邪新建蓋謂已成者言若以皇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

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
不在書也欲人觀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
師之稱爲二曲先生盩厔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
之廬而學饋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
昔父齒皆葬盩厔之人相傳爲李壯士齒冢云自壯
士之死于圍城者三十年隱君嘗痛父思襄城流涕
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
城求父骨不得乃爲文以招父魂也于是將踰江淮
順流而下浙溯洄而至乎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

弔先哲遺踪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共證所學而聞
駱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教化民樂之庚戌冬
十二月隱君過毘陵

龔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予遇論學有所辨
難一切根極理要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
討賊不得志死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故匹
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
必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尚篤
實將所稱躬行君子嗚呼盩厔李氏忠節啓之眞儒
挺與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又貧賤之何
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毘陵龔百藥撰

盩厔李隱君家傳

忠孝節義天命之性率之至平常至切實中庸之道也非有他奇如隱怪者之所爲然以千古之遥九州四海之廣其中有一二人焉或爲忠臣爲義士或爲孝子爲節婦聞其風見其事者則相與流連贊歎咨嗟慷慕不能已已咸詫爲奇此豈非人之性歟天之命歟抑其說有難明者歟以余觀李隱君一家之事而迺恍然於其故也隱君顒字中孚陝之盩厔人也倡道關中以明體適用之學聞于天下而君幼失怙

母氏苦節艱難萬狀携持隱君稍長欲就學不具脯塾師不受隱君曰何讀無師不可自讀乎于是潛心力學一旦豁然通曉文義遂知四子之書皆教人爲聖爲賢者也非空言也而即有志聖賢之學上溯濂洛關閩直接孔孟心傳學旣有以成已又能及物其教大行於三輔秦紳貴顯者多忘年執弟子禮北面師事焉而宦遊其地如臨安駱公皆造廬折節敦縞衣之好隱君性至孝痛父以王事死賊終身不衣乘即遠遊亦載王與俱不離父側也傳母疾至接糞溯

孝節義天之命人之性中庸之道也中庸不可能也故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而可能明則誠誠則明有不待學而能焉有待學而能焉隱君以生知之質盡學知之事吾於其行也旣序以送之而又爲之傳以告天下之學者

野翁光曰三代以上人倫明而一道德同風俗治罕及焉至戰國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世子猶不能無疑以余觀盩厔李隱君一家之事豈非天性使然歟嗟乎性學不明教化衰民行所以不興也隱

君直指原原本本倡道關中四方莫不聞風興起眞儒出世道其有救乎

晉陵吳　光撰

李母彭氏傳

彭氏盩厔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壯士可從可從少具大志好談兵而以勇聞于時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壯士云彭旣歸壯士習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每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豎奇功立名當代然則當柰何居恒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公喬年奉命征討而以西安郡丞孫公兆祿監紀軍前孫素善壯士欲

挾之行壯士語彭彭曰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當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戀壯士躍然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抉一齒授彭作拜曰倘相憶顧此如見汝夫遂縱馬去汪督師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欠襲城而闖賊正拒左帥于偃城距襄只三舍督師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三路進兵三帥不戰而遯督師急與孫監紀策守襄從監紀後得見壯士奇之向曰勉旃行白之朝授若職未幾天大雨雪城崩賊執汪汪大罵不屈死尋執監紀

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奮戈趨救而賊已刃監紀壯士猶以爲未死也投戈急以身翼蔽遂遇害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天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猶生乎旣而曰吾夫死王事目瞑矣吾何悲呼幼子曰來汝猶識爾父乎今誰振汝相抱哭失聲又顧幼子泣曰汝父能爲國死忠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闔戶欲殉身子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彭雖不死而家貧實無以自活鄰媪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日夜艱苦紡織佐以縫紉易升斗粟以爲常如是者數年而子稍長大年

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耶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慨然有慕乎古聖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嘗編次觀感錄取王心齋艮周小泉蕙朱光信恕李明祥珠韓樂吾貞夏雲峰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蘊諸子之言而各載其本末蓋以數子者或起商賈或起戍卒鹽丁胥吏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跡本凡鄙卑賤者勉又時時爲母陳說毋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耶自是學業大成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交稱爲二曲先

生母患痢徧延醫診視每夜籲天求代嘗蹏接糞溺以辨重輕輕則喜躍進餐飯重則號泣闕中又稱爲李孝子亦稱隱君而莫不歸功于母之能教也凡四方重趼求見二曲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嘆嗟而後去越幾歲母死孝子匍匐營喪葬卜兆于某鄉人莫不指爲彭節母塚會孝子奉昔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

陳玉璂曰嘗考共姜伯姬遺事信無媿矣又考爲寡者之子則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綵先王之教欲其

哀痛怵惕終身焉如是也以詩春秋之所述無媿于死者寥寥僅見若是由禮言之其責成于寡者之子又如此嗚呼今觀彭母與隱君俱何憾哉

毘陵陳玉璂撰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李隱君抱濂洛之學遊毘陵夔州李長祥與同人講易得見之瑱霞子之論世堂告以將返矣清明之期恐遲之誤埽先人墓也因流涕不已曰吾母以中年嘗先君子殉王事于百夫長既早癈又貧卒至于飢寒死也吾于當今學道諸君子薦知有關西李隱君今聞其言又仰止母云隱君遂出諸名公爲其母之紀載母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壯士逆闖亂中原制師汪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不獲丞孫公兆

祿監紀以公往汪公以爲百夫長天子才汪公制師之汪公才孫公監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李公百夫長之其相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死百夫長母聞之大叫號痛哭卽欲殉公家人挽之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殉母母自處得矣兒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單赤卽四壁非李氏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菽水計者隱君泣涕以

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雖萬鍾非也况給事縣庭何事不辱毋乎吾辱以辱母吾不爲也吾母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志而貧寠不堪不能支鄉人相嘆息謂莫如母之再適人則溝壑免爾不然與兒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之忍飢寒强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贄不能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聞乃屏除科舉文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傾動皆相尊禮其北面事之者衆也亾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

三百七十二字

溺以辨重輕輕則喜稍餐或重即哭卻食母卒不起其諸葬事則邑令臨安駱公某董諸上官爲之母生于萬曆巳亥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于康熙乙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葬于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曰先王之教婦人雖聽屏閒事莫與焉其言動以鄉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焉然相夫敎子之際昔之人亦常稱道不絶夫亦不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碎首背義義士服之海內之學士大夫書之母之痛在此壯士之榮正在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于天地之間者若隱君之成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遣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大哉夫孝始于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大儒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不能無稱之與焉乎賢哉

二百八十八字

夔州李長祥撰

賢母彭氏傳　　順治己亥

賢母彭氏世居盤厓氏生而靜懿女德具足委禽結禑宜於儉素中饋克修閫政不墜其夫出征陣亡騙擗慟絕絕勺漿者凡五宵晝家故赤貧兒顒幼稚堅我志節撫此煢孤又直奇荒之年生者十三殍者十七爲氏計者匪死則醮氏抱苦節反以爲安常語顒曰吾與兒儱屋而居無田可力舂簽之交突無煙矣兒其何以黽勉耶顒純孝感之欲溺因憤勵志於學初治文辭漸趨理性久之德成道尊遠邇欽崇稱爲

二曲先生人皆歸善於彭比之仉母彭益以子而名益彰云

河濱野史曰曹月川先生作夜行燭欲其親之躋於善也顒之母以節聞善矣顒之砥身礪行振揚純諸有子與氏之風善則稱親中孚之善皆彭母之胎教家訓哉

朝邑李　楷撰

賢母彭太君小傳

賢母彭太君者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爺歲夫亡以柏舟自矢是時擁鮮儲粟衣實懸鶉煢煢弱息既罕期功強近之親又乏應門五尺里人憫其貧無以倚也或勸令改圖太君拒之甚堅勵志彌篤訓其子以聖賢之道丙夜篝燈殘灰畫荻母也而實父與師兼焉雖一日不再食或數日不舉火處之泰然卒勉其子以成大儒上繼關閩濂洛之統近守白沙陽明之傳海內凡爲身心性命之學者莫不奉爲指南而賢

其賢因以賢太君之賢于是太君之賢嘖嘖盈海內凡人之食貧茹苦勉其子以有成不過與膺一命以爲終身榮寵雖丈夫無不盡然而太君矢志乃獨在彼不在此此其爲節有大異乎世之所爲節者矣夫守節人之所能也苦如是而節人之所不能也苦節猶人之所能也苦節而不求榮顯非人之所能也是山川之間氣鍾而生徵君生徵君而預生太君以啓之其事實關乎氣運之爲而非可以尋常之節烈同類而共目之也歿後諸上官捐俸建專祠以奉之肖

像以祀之歲時伏臘必祭必虔與其生而鼎養歿而淹滅無聞固不若生而啜水茹蔬歿而廟食百世俾人稱某賢母之爲不朽也彼世之高談節義而實縈心於祿利者聞太君之風其亦可以廢然返矣

晉陵吳來綏撰

書關中賢母傳後

嘗考自古哲人莫不有天授焉以大縱之於後尤莫不有所生焉以曲成之於始然成於所生之父易而成於所生之母難成於有所習聞有所依傍之母猶易而成於無所習聞無所依傍之母尤難昔戰國孟軻氏崇仁義明王道辨性善當邪說功利偏天下之時而能守先待後使聖聖相傳之一脈有以廻狂瀾於旣倒則孟軻氏之賢烈誠不在禹周公孔子之下然吾粤

稽古傳孟子蓋早歲喪父獨與母居見嬉戲則學爲嬉戲矣見屠肆則學爲屠肆矣藉令爲兒童時濡染若此習與性成後即能自振拔其用力率不易而孟軻氏終未嘗至於隨俗習非見異而遷油油然不矜而登聖人之堂成一代之儒得自次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後者雖曰私淑有人不可謂非其母三遷之力也以故世稱孟軻氏隨稱孟母之賢不衰云吾師二曲先生良知透闢學貫天人悔過自新一書開千百

世修途之要學愼一宗扶千百聖秘寄之藏南
北之忘貴忘年而樂就北面者不啻一轍茲茲
墜緒之中使古聖賢之薪傳絶而復續斯誠孟
軻後之一人顧其母彭氏於門戸蕭條伶仃孤
苦之日不規利於目前不用志於雜役甘貧簿
忍凍餒一惟課之以書史勵之以懿行若以爲
天旣叕於王事子非立身行道不足以光大兾
人之烈者則彭母之賢又奚遜於孟母耶然孟
母生鄒魯之鄉近聖人之居且其孔氏之興僅

百餘歲其流風遺澤猶有存者擇里而居淑愼
後昆葢有得於世風之延習故老之傳聞初無
足怪至若彭母値此末流去先哲之作若
此其寥廓也處窮岐僻遠之地非若鄒魯聲名
諸生以時習禮之鄉也其家計之寒微又若此
其窶甚也於一無可憑之中卒不爲流俗所囿
必欲置吾師於第一流則彭母之賢視孟母爲
更烈矣傳曰故大德必得其名經曰孝子立身
以顯親揚名大雅之歌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生前當道以芳追孟母表閭歿後豎碑大書賢
母彭氏表墓　總督鄂公捐俸建賢母祠以風
世嗣後稱吾師之德學者必追念太師母彭之
賢淑而鄂公與諸當道好德不倦之懷亦得並
垂於天壤以不朽猗歟不蔾盛哉
　　毘陵門下晚學生徐超百拜撰

書賢母彭太君傳後

關中處士李先生味道含眞隱居不仕高風備節儀表海內而生平顚連艱窘之實慘不忍言夫天之生賢不數其初也必重困抑之被之以人情之所甚苦罹之於天下所甚不堪銜恤茹痛如不欲生而後生如不得立而後立故長松之委自別於寒歲仁人之烈必樹於窮年若先生之少孤居約母夫人之峻節終遂人也亦天也天人相感之際君子畏焉人皆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矣或非久而更或遲之又久而卒更今積之數十年不變以至於沒身人皆欲其子之貴且富爲里巷光寵今既凍餒其身幽愁其心以畢其世復教其子以善養一切屏世資樂其所樂可謂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其有關於風教匪淺予故不禁流連樂道而敬書之非爲先生母子書也爲天下後世凡爲人母爲人子者書也

晉陵毛重倬撰

三百九十八字

書彭太君教育

順治庚子

古今之稱爲孝子者莫過於孟子稱親之賢者莫過於孟母乃孟子當日則終身布衣初未嘗有鼎鼐之養以奉朝夕亦未嘗有殊絕之號以侈聞譽徒以緊籍聖賢稱詩書而說仁義乃使萬世之下讀其書者尊之爲聖賢而尤尊夫聖賢之所自出者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所當致於親者蓋可思已關中之有二曲先生爲眞儒領袖巋然以道德名世者也予嘗慨夫濂洛關閩之傳自陽明近谿之後而剝蝕殆盡先生生於百六七十年之後起而續之篤信謹守富貴淫之不爲溺異說亂之不爲搖群毀攻之不爲恤卒使絕學既湮而復振大道已晦而復昭嚮非有先生之賢而何以至此嚮非有太君持身如玉愛子若珠之賢而先生何以至此今先生年未四旬而學已追乎古人名已走於海內任道擔當力振絕緒識者以爲有孟子之風與陽明近谿諸君子共爲當世之學者所師且使天下

三百六十五字

後世之人讀其書而皆稍之皆歎之曰二曲先生之賢也由其有賢母而乃以有成也則其所以報太君之苦節盡顯揚之子職者不亦大且遠乎以視夫世俗之人奉溫飽於一朝誇聲稱於屠刻其為輕重當必有辨之者矣

涇原梁聯馨撰

二曲集卷之二十五終

二曲集卷之二十六

家乘

富平門下晚學惠靇嗣彙輯

賢母祠記

嗚呼此二曲徵君李先生賢母彭太君之祠也蓋今上御極之十一載用勳舊作周召特命我燕臺鄂公錫節鉞俾專制陝以西事　天子曰都朕唯鎬豐爲中原上游地被山帶河其人慷慨質直多孝子忠臣烈夫貞婦自昔理學爲獻若橫渠藍田高陵典型在

望肆予命汝保釐茲土其尚敷文教重彝倫顯幽發隱尊儒崇道以成至治汝往欽哉　公拜稽首曰君令臣共古之制也敢不竭其股肱於是　陛辭就道車轍所至即問民疾苦禮賢下士爲急既入關進藩臬郡守群牧諸侯而諮之曰關中古名大府聖賢代興比者士鮮實修正學榛莽　聖天子銳意旁求皇野卜巖不遑夙夜百二河山寧無真儒崛起以當表率者僉曰於惟終南太乙之間有二曲先生爲其人乎其人乎　公曰可得聞與僉曰先生少凶孤唯與

母居藿食蓬戶歷歲經年迫寒窮暮雨雪盈門不火
且或累月母訓先生唯若父慷慨倜儻佽捐軀赴難唯
若母寒燈冷月伏血茹冰唯若篤志好學不以困苦
饑寒易厥志唯若秉道持躬不以紛華存歿亂其中
余終食貧以死余或有子余日實賴　公曰於隱哉
先生且胡爲者余曰先生傷母之苦聖賢自命甄學
黌舍下帷稽古窮研六經以及諸子史記百家雜文
墳典靡不甄極沿泝與同宗通而出入新理根極要
陽良知誠意遵接居由方指之衆始疑既信今且望

室廬而負笈間不辭鹿洞鵝湖也　公曰俞允若時
陋余不穀其敢以軒車臨君子聲應氣求或有藉乎
於是命以學憲鍾公暨咸寧郭侯請捧書束帛往聘
三往而後至奉諭闕中書院自　公以下至氓庶皂
隸悉授學焉未幾且疏先生於朝曰以人事君人臣
之義臣愚伏見盩厔隱士李顒少遭孤苦奉母讀書
不求仕進且四十年學爲帝師道足王佐若蒙侍從
之間必有沃心之助　天子曰都其爲朕左右之
命下徵書及門先生以疾辭疏凡數上　天子曰毋
其令所在有司具蒲輪車俾力疾就途以副朕任用
求賢之意先生械聞　命流下數行曰嗚呼顒實迂
疏寡學問安敢以虛聲勞　聖上側席顒有母泣
血數十年歷人世未有奇苦夜顒讀書識字欲望成
人而抱病以殁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也煢煢天地顒實罪人且顒年垂五十憂患之餘疾
病日篤忘親不孝忘艱苦之親而以衰暮叢疲貪榮
競進寧唯臣孝虧且不忠不孝不忠所　帝曰安用
之遂伏首流涕終以疾謝不起　公愴然曰孝哉先

生賢哉母也非先生罔克報厥母非母無以有先生
昔者鄒孟氏學既成游事齊梁以仁義道德之說著
書立教闢楊朱墨翟以正人心韓愈推之至謂功不
在禹下迄今與孔子并稱抑知其初皆慈母三遷之
力乎今先生待後守先淵源濂洛卓然爲一代大儒
是不可忘其所自也遂出俸金自爲先生之母祠而
因郭侯與先生言命記於在幡郃陽康乃心乃心於
郭侯時從之游爲門下士其在先生辱一日知且謬
相愛也義弗可辭然往者語水　鍾公來校秦士亦

以郭侯言知先生有母爲立石墓側大書曰賢母彭氏之墓今又祠之崇德之事篤矣遂載拜稽首爲之誌而繫以詩鄂公諱善字某鍾公諱則字王行郭侯諱傳芳字九芝臨文備書不諱義取有徵也

詩曰

雍泰興區　列聖所都　歷年五百　必有名儒
崗疊終南　其高維嶽　太白之精　金氣潔確
篤生異人　風雨一廬　懷抱九州　墳典洛書
賢母食貧　三遷訓子　感時哀傷　所繼唯死

兒歌出石　母竈無烟　簷荒日短　何彼蒼天
巍巍我公　忠孝文武　帝命保釐　以安西土
夫廉婦義　河華之風　空同問道　載訪雲中
疏拜於朝　顯茲岩穴　帝念長沙　前席欲折
先生惘然　遯世居貞　兒榮母瘁　鳴咽吞聲
偉矣我公　祠崇聖善　類錫孝思　以風寓縣
悠悠下里　古曰莘邏　徽音三代　渦涘洽陽
哲后之墟　或殊教化　紀越百千　猶存殷夏
陋余小子　獲沭河汾　縱橫海岳　未喪遺文
載筆泐詩　鄉原似獧　永式人倫　山水之曲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八月朔

郃陽後學康乃心撰

賢母祠記

賢母者盩厔李二曲先生之母也維母有祠泰之當道旣爲表其墓而復祠以祠之追芳于孟母事甚烈珂鳴不敏家于吳仕于燕不能抵函關禮母于祠下顧安能從聞風景慕之餘載筆而誌母之遺徽以徵信于後世竊附史官之名以垂不朽頗予于先生講道則有素矣往者武林駱公鍾麟來守毘陵郡駱公固舊爲盩厔令其得先生者不儗如武城之賢澹臺也爲予稱述甚殷心竊嚮往焉未逾年而先生道南

駱公敦禮而延至于郡吾鄉薦紳先生景行甚衆後學之從遊者踵相接予因與先生論道其于學無所不窺而制行甚嚴獨以孝爲制行之原叙其生平先生誠孝子也篤于事母先生得母教以成大儒母得先生而賢益彰母姓彭氏少嫻內則淑範著于里歸太翁信吾先生能勗且以成夫子令名卒以冦變倡義援襄城歿于行陣母矢節將從地下而先生方少藐焉遺孤非母誰爲撫者于是甘栢舟茹荼集蓼二十餘年而先生能承母訓學紬六道尊不止名震關西而游以內並傳爲儒宗里之士民僉曰微彭母孰爲能臻此請于邑令駱公許于郡達于監司直聞而表之追母以節壽終督學鍾公朗旌于墓門總督鄂公爲捐俸以建祠肖像于中遠近瞻禮義風凜然其祠之規制鳩工之月日別有述藏將垂之邑乘行可登之國史母之賢與先生之孝並傳矣而先生之望所最重者　聖天子詔舉山林隱逸督撫交章上于朝先生以疾辭　天子重先生再詔力疾以副旁求先生終不應名迨舉博學宏詞充史館天下謂必得

先生可光盛典徵書下郡屢辟亦不就　當宁甚高其義益先生之志惟守母祠以終而講學明道四方赴函丈者日益聚其榮于膴仕遠矣嗚呼當世之士其能輕富貴而重道義守孺慕終身不變者詎易言哉孔孟之心印講學風微聖道如綫而能慨然自任爲眞儒以思紹述又詎易言哉予弟發祥向于毘陵從先生問字先生許列于弟子特走京師將驅秦中趨侍先生教以大關宗風格于闕牖未遂厥志以予不文之言爲賢母記記母之賢非記祠之制也異日

以備採風則忝史職矣
特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毘陵吳珂鳴拜手敬識

賢母祠記

天下母之能慈子之能孝人情之同也然慈孝同而爲其時之所易與爲其時之所難則大有辨今之母甘苦節而撫遺孤者多有荷竭其志力不墮厥宗斯幸矣又其上者教其子顯身揚名奕奕然旌異其宅里稱述于學士大夫之文章抑又幸矣顧獨惜其視慈孝之道如是而遂止而於聖賢之所謂大且難者無聞焉此則賢母祠之作所由獨爲教於天下也崇禎壬午盩厔信吾李公赴義襄城歿於王事遺孤二

曲先生方稺四壁非有奇窮無依賢母彭太君誓賦栢舟斷雪縫纑以十指辦稅飧先生晝夜讀或勉以制義太君不應曰吾兒但令讀書明理師法古人足矣決科規利非吾志也況吾夫糜軀絕脰久巳化碧沙場吾獨何心忍復以庸庸富貴易吾兒哉先生以是一意潛修艱危百折卒底於成躬任綱常名教之重爲世儒宗今　天子寤寐先生之賢溫綸屢召先生守母志益堅謝病不出高風偉節足以廉頑立懦海內學士大夫莫不仰慕咸曰先生之賢由其有賢

母以成之也總督鄂公以其有關風敎遂捐俸特建
賢母祠以祀不曰節母而曰賢母從其大也嗟乎以
予所聞陵母知興嬰母知廢司馬氏書之以爲古賢
智莫加焉若以李母視之則知興知廢亦不過曉暢
於功名之時數而已其於聖賢之大誼蔑如也吾于
是重嘆李母之賢非陵嬰之母比也其爲百世祀也
宜哉記既成復系歌詞一章貽祀史歌以侑母辭曰
維名樓之鬱確兮桐則有枝伊丹穴之曲盤兮鳳則
有儀母維是子兮子維母遺緬大道之蕩直兮是訓

是毗矢名山而偕隱兮處窮阨而不疑景巍祠之崇
閎兮儼神靈之與栖載雲旂之蜿蜿兮抗霞佩之軿
如春流濯而湘藻兮秋水澂以陳薇籍禮官而秩典
兮歲顯位之來思嗚呼非是母不成是子兮是足以
敎天下之止孝與止慈

毘陵後學陳世祉頓首拜撰

賢母祠記

賢母姓彭氏陝西西安府盩厔縣死義士信吾李公
之婦徵君二曲先生之母也當崇禎時流寇犯襄城
信吾公倡義勇五千戰殁時先生方幼家貧甚無一
椽寸土之遺母屆十指以供晨夕刻自磨厲敎先生
以須厥成稍長或勸之給事縣庭或曰盍傭作可得
直以供母母皆不之聽惟課以讀書明理不令習制
舉業故先生肆力爲大儒凡天人性命之微靡弗洞
徹當聖學榛蕪之日爾身有濂洛關閩之傳非賢母

敎之有素曷克臻此吾由是而嘆母之賢爲不可及
也夫世之矢節者有矣矢節而敎其子者亦有矣或
者衣食饒足身處太平栢舟之操事無中變然且鷄
聲燈影苦雨淒風不無心動況窶貧如此耶若夫敎
子讀書蔚爲公輔之器一旦身名顯赫旌麾導前騶
騎擁後美輪奐羅鍾鼓珥貂佩玉拜起奉觴上壽于
前以大暢其夙昔孤嫠窮愁之氣此亦凡爲母者之
所願而子能如是實亦母道之成也今頗異于是者
何哉昔尹母有言吾願子以善養不願子以祿養程

予稱之曰賢哉母也蓋歷宋　明七百餘年于今爲烈矣近日徵書變下督撫州縣飛檄遣廬迫促就道而先生堅臥不起有金華叫子之風爲非賢母之遺敎使然與夫德足以風儷後人與勸于王事宜載祀典襄城令張君某旣祀信吾公于義林總督鄂公某捐俸建祠于其鄉以祀賢母祠爲堂三楹肖像于中二門大門次第畢舉祠成乃若以侯徵君數千里書來徵記特爲記之而係之以詩俾歌以祀焉其辭曰乾坤翻覆兮日月昏晦義士死忠兮賢母繼之以堅貞凜冰檗之淸操兮歲序登更審衡勸于周行兮其意孤行越時俗之恒軌兮提至道之權衡教子成大儒兮丕振厥聲續古賢之墜緒兮垂不朽之榮名婦道母道兼以有赫兮遽驂鸞而上征仰徽音于夙昔兮來下土之褒旌蘭橑桂棟兮建靈祠而薦芳蘅鳴鼗籥舞兮鼓瑟吹笙儼羮墻之式臨兮悅剡剡其將迎千秋萬世兮祀事孔明

武進古迂氏張　銅拜撰

增修賢母祠紀畧

盩邑西郊有賢母祠總督鄂公爲二曲先生母彭太君建也公以太君之賢有關風化捐俸購基建正庭三楹門房三楹繪像於中祀以風世久之垣墉傾圮董郡伯諱紹孔晉謁見廟貌弗肅遂捐俸壹百貳拾金檄高邑丞娲工葺修易以塑像庭前構捲棚三楹門外豎坊規模煥然改觀余聞而嘉之夫表貞賢以勵風化乃司風教者之責而近世有風敎之責者錢穀簿書之外多忽風化今郡伯於風化所關舉措如斯得敷治之本矣然非太君之賢深有以服其心亦未必悉心悉力一至於斯也蓋太君矢志守貞歷人世未有之艱九死靡悔正誼廸子出尋常功利之外曠代僅見學士大夫以及田夫牧豎無不聞風興感歎未曾有論者謂盩邑之有李母猶鄒邑之有孟母後先一揆卓然兩絕千古並有補於世敎則飭祠崇奉誠有光於祀典以故毅然爲之惟恐後敦懿好闡閨範礪頹俗一舉而數善備焉鄂督不獨專美於前矣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世儀表海內仰若泰山北

斗群麟瑞鳳余傾慕有年深以弗獲親炙爲平生一大憾茲太君祠宇之成以老且病又弗獲間關躋禮僉茲余愧故不揣不斐書其槩聊識嚮往若夫太君懿行之詳自有諸名公之原記在無俟余贅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仲春朔

古蔚魏象樞頓首拜撰

○百十字

賢母贊

瘁然其容淵然其蘊爰育高賢聖學自奮經諸艱藪厥操彌峻以爲善養處之無悶史傳孟母聡垂懿訓李母之德方茲曷遜

盛京鄂　善總督

坤元正氣秉德直方艱貞百折不變吾常良人赴義憫孤未亡冬夜夏日飽歷氷霜與其同穴寧若同堂教子以義實大聲張遠邇歸仁奔走冠裳屢辟徵聘百代之光敬吊祠下孝子涕滂載瞻遺容肅肅洋洋夫義婦貞節義成雙生榮死哀孟母同芳

○百七十字

河汾後學賈　韶

岳瀆鍾靈篤生賢母德邵遇艱百六陽九早奪所天爰囊厥偶懷中呱呱爲此貞守守子貞一乃至成立愛而能勞古學是汲敏求勿替薪水罔給樂饑忍寒三旬九食是母是子有大過人不在溫飽德潤其身母雖長往祠祀千春永配孟仉俎豆常新

延陵後學張　孺

賢母賦 并序

賢母者關中李二曲先生之母彭太夫人也先生抱道隱居累徵不出太夫人盛年矢志完節而終業經 當事表章建祠崇祀 昌言 末學小生伏處江左不勝仰止之私敬執筆而爲之賦

世稱關西之夫子兮曰二曲之先生仰高名之如斗山兮爲正學之干城誰謂芝醴之無根源兮有賢母而氏彭母雖生於寒素兮乃淑德之性成逮結縭而于歸兮甘井臼之辛勤慕廡下之舉案兮效隴頭之

饁耕夫何伯爲邦桀兮爰執殳而長征丁有明之末造兮值中原之如沸羨謂當蔵黃巾而誅白馬兮覓封侯之顯榮豈逆賊之鴟張兮掠汴洛而縱横五千人之同日死兮屍狼籍而拄撐悲壯士之不復返兮流黃河之水聲聞中閨而慟絶兮擬相從乎九京顧藐孤於膝下兮留一綫之宗祊嘗艱苦之可依兮嗟門戶之伶仃鮮立椎之憑藉兮何升斗之餘贏冬無絮以禦寒兮晨裂膚而不驚夏無席以安寢兮宵潰汗而猶寧士坐過午而無煙兮蓽門終日而常扃風瑟瑟以入幃兮雨蕭蕭而灑楹手詎釋夫刀尺兮影獨弔此寒檠勉含飴而涙雜兮看齒乳而血并鄰嫗憐而競諷兮君自苦而誰明儻隱忍而改度兮奚東餧而營營母聞言而掩涕兮誓九死以不更相孤鸞之罷舞兮聽獨雁之哀鳴彼禽鳥猶念其匹兮矧人之伉儷而無情憫呱呱之未成立兮今余舍此其安行縱舉世之莫吾知兮余固無求乎此名撫厥孤之漸長兮羨頭角之崢嶸[illegible]以甘[illegible]而[illegible]父兮繼義方之是程既鳴機而作夜[illegible]兮亦[illegible]獲而趣晨興美斯人

之爲賢士兮志道德而薄公卿元纁爛其充篚兮白璧燦而盈庭肯將吾身之蘿薜兮易夫當世之簪纓喜有母之偕隱兮同樂道而安貧誠菽水之盡具歡兮又何羨乎鼎烹偉勁節之久而彌彰兮將以達夫九閽胡遽焉而長逝兮惜盛典之未膺搆祠宇之崔巍兮表綽楔之嶙峋上以報母之節兮下亦以慰子之誠世無物而不敝兮惟節義爲常存視鳳翹與象服兮誠何重而何輕今詎無尹姞與姬姜兮孰芳名之敢爭比南山而節峻兮方渭水而風清過斯祠而

下車兮咸肅謁而心欽匪是子之孝且賢兮亦烏知是母之艱貞

毘陵後學楊昌言

賢母祠詩

國步艱蕤疾風掃百草李氏有寡妻不隨天地老丈夫志四方百戰塗肝腦脫身伴侶回有信無書藁慟哭高山崩冤繞何城堡㦯性義所廿回頭念襁褓失此乳下兒九原假厥考憐里慨饑寒相勸二三媼自適李氏廬萬苦鮮一好糟糠覩有無冬緩鈌綦縞夙昔美紅顏幾時色枯槁僦賃痛留遺守此殊難保歷歷富家姬節義棄如埽總帳冷風飄偕行被錦襖而子委巷人幽貞孰與道血泣謝隆情之死無懊惱

撫此黃口孤詩書事探討東舍擇肉肥那復羞臺皂西室業箭工貿者競猶寶教字不堪餐相觀等海棗天人久乃定與善未顛倒高名動海隅徵辟思偉抱曠代起鴻儒生成兩誰造巋然賢母祠西日照杲杲

延陵董大雄

二曲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顒撰顒有四書反身錄已著錄集爲其門人王心敬所編每卷分標篇目曰悔過自新說曰學髓曰兩庠彙語曰靖江語要曰錫山語要曰傳心錄曰體用全學曰讀書次第曰東行述曰南行述曰東林書院會語曰匡時要務曰關中書院會約曰盩厔答問曰富平答問曰觀感錄皆其講學教授之語或出自著或門弟子所輯凡十六種本各自爲書故卷前開錄原序其第十六至二十二卷則顒所著襍文二十三卷以下曰襄城記異乃顒父可從明末從汪喬年擊流寇戰歿顒建祠襄城有聞鬼語之事各作詩文記之而劉宗泗裒輯成帙曰義林記則記顒招魂葬父事亦宗泗所輯曰李氏家乘曰賢母祠記則皆爲可從及顒母彭氏所作傳記詩文而富平惠靇嗣彙次之刊集時并以編入葢用宋人附錄之例然卷帙緐重而無關顒之著作殊爲泛贅

聰山集十二卷荆園小語一卷荆園進語一卷申鳧盟先生年譜略一卷崇祀鄉賢錄一卷

〔清〕申涵光撰　年譜　申涵煜　申涵盼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聰山集十四卷》提要

申鳧盟詩舊序

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illegible]
頭得讀鳧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
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巖
誅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傲然杜陵野老
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鳧盟
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
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
申子重趼千里訪余燕邸劇譚今昔得以聞所未聞

余既晤鳧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
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沉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
也已蕭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眞不受羈縛
瀟靜之氣拂拂于筆楮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
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瞶歷下景陵
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繢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
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鳧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
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末雖近于
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

征伐禮樂之制其裔皇麟炳燭中彪外小儒驚佈咋古又不知當何如雖然晃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晃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多嶔崎歷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敘而付之梓

順治癸巳仲秋社弟栢鄉魏裔介謹題於燕邸之霞上軒

舊序

申子詩刻成過予問序予喀然良久蓋自謂有不宜序申子詩者人惟知者能言雖卅年此道斫檀迷藝諒無玄解一也任賃之過小集不請弁顧玄晏自爲二也生平論詩最久而合者莫如戴子道默戴徵言徽如雨竟未酬一字今日易面序申子詩三也雖然性僻寡諧不獲多見今人詩不能不多見古人詩即古人中翁之數不能半其吐匠意時倚天而壁廻燈自見影[illegible]與吳言[illegible][illegible]窮以詩孤命也有性焉然則夫夫也豈能喁喁[illegible]蕪[illegible]之語以當申子哉大江以背太行之腹勢立天下顛無與京者且玉筐之鬻賈聲非晉申子悲孝文嘐吾見摽離塵之響以合希聲奚但畫手者前輩也詩即小伎人未易材戴子之神簡申子之格韵幸與同時皆爽然可傳于後世駭且疑者勿與譁松老石斑必有實予言者渝水范士楫題

舊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託旨微深雖三百篇未必皆陟屺盡瘁之言而睠慕之意觸類與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未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達情飾性者也予友申凫盟蓋深于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北水凫盟奔竄間關歷徐兖涉江淮哀號南土來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澤畔盧中風號濤聲月苦鶚暴悲惻之音若有痛攀髯屬纊之代述者矣既而歸故里捐塵務還物寄慨托悰懇惻風雨㢠連無不足以涕淚千古嗚呼其于詩人忠孝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曆下矣古燕社弟王崇簡題

聰山詩選目錄

弟　涵煜觀仲　涵盼䟽叔　訂次

聰山集卷之一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佑雲龍　選

五言古

歲晏

束髮未更事姓名慚不張遠游就賢達斯道相扶將
但抱椒蘭馨不虞荊棘傷揚舲閱時輩一息遍八荒
登高望古人顧影恒悲涼毀譽互因依崎嶇變否臧
中宵起長歎欲晦迺無方美彼沈冥徒空外恣翱翔

其二

歲晏百物息草木隨風沙松栢慘不舒況彼園中花
層陰晝蕭條微霰時復加林中常鳴狐屋上常鳴鴉
豈不思遠遊負手還咨嗟陽氣動飛灰枯荄漸萌芽
嚴威蘊華滋深藏古所嘉

其三

東隣富珠玉華屋肴常羶西隣裙不完絃歌無冬春
人生各有適苦樂豈關身詩書敦古懷山川多嘉辰
斗酒良亦娛況遇同心人寄語結駟客莫憐原憲貧

其四

臥龍耕南陽抱器良自知管樂豈其儔擬之反見嗤
衆人貴目前至德深難窺鷹揚如未遇持竿空爾爲

其五

爰居客魯門置身自非地四顧無儔侶安得常如意
素裳易成汚志士行多議摧心慕同塵此態難爲覩

其六

聞昔高隱流賣漿與賣卜既以韜其光又以供口腹
鬬鬨競刀錐疾毒生粱肉仰愧棲風蟬俯美悅草鹿

四體墮不施于何望麥菽早稅安雞豚鞠躬謝多福
春風披草青戴雨牧黃犢

其七

少年矜意氣抵掌瀝肺肝罇中酒尚溫談笑生波瀾
但念今時非不言昔時驩寵歇難爲容罪誤誠多端
昔當貧賤中努力同艱難

其八

拂纓者明信結交盡豪能戎衣謁皇甫折柬招李膺
長嘯望天關頗爲時所矜良會倏雨散車馬隨奔崩

覥顏辭寒谷寸心無所憑冥鴻負青雲稻粱多繳矰
豢我曰玉杯解我朱絲繩鍾期難再覯山水誰復稱

其九

陶公忠義士練氣如幽蘭睥睨觀古今豈在辭一官
投義感三良乞食愧非韓乃知飲酒人中心多苦酸

其十

荊吳隔大江風濤不可涉短衣凌荒岑挂蘘擬寒月
玄雲閉河梁故人書久絕日招誰家兒輕揚弃綺陌
投我蛺蝶羅繫以雙玉玦我畏不敢過中途自改轍

弱草被澗陰梧桐峙高岡本非同根生榮瘁應各別

其十一

驅馬蘂臺下暮宿汴水濱平原一以沒將謁信陵君
信陵昔好士曳屣盛如雲敝衣抗華筵居門著殷勤
降氣若無骨勇畧摧秦軍汴水日夜流冠蓋成古墳
不信貴公子乃如史所云

其十二

侵霜起結束驅車適殊方親故各依依置酒大道旁
驪歌咽未終欲行復彷徨頻年道路間作客心久傷
江湖橫白波山徑類羊腸人情惡衰歇厚顏徒蒼黃
關塞蕭以寒雨雪霑衣裳將車摧折之棄擲大道傍
田園聊足安骨肉永相將

其十三

我有太阿劍寶氣常干霄飾以藍田玉淬以鸊鵜膏
出入常相隨有如貧賤交時平適不用共棄荒山坳
田父顧之笑欲刈蕭與蒿

其十四

盛名難久居直木誠易傷試觀繞指柔豈盡常悅康

乘威白咲食華膴擬未央白日照中天林葉難爲霜
岐路各踟躕君子務謙光

其十五

良玉焚不摧至音咻不亂便便逐世心倏忽千萬變
得志易爲好貧老還自賤緯絡床下鳴鴻雁東南飛
四時乘元化物性知所歸君行萬里道取別何草草
無俟歸來遲一日紅顏老

其十六

趨庭儼昨日淑慎戒威儀任質衡橫波中路多乖違

種我還成蕭種豆還成萁疎亢生齟齬此病先知之
知之竟不移白髮空苦悲孤影望高天黽勉循良規

其十七

亭亭西山雲萬仞青芙蓉下臨不測淵上有太古松
松頂巢黃鶴淵中藏蛟龍躡屐披雲根亂石翳蓊茸
隔溪三五人濯足吟疎風白髮好容顏無乃商山翁
漢庭亦已出書幣凋淳蒙眞隱自草木豈貪世上功
落日凌紫煙揮手吾焉從

與張逸人覆輿

仲冬天日短北風吹凍澤汝從山中來示我山中作
窮居增道氣白雲欣有托茲晨奉母還石峽破芒屩
登頓發奇懷孤煙暎白鶴新詩書滿紙紙盡還再索
平生鬱幽憤須臾心膽廓忽如高堂上蕭然見雲壑
又如百尺松陰岩風落落我行天下久粗能辨好惡
大復與空同文章備矩矱其餘多瑣細眞詩久寂寞
鄙夫常黽勉惜哉才力薄汝有出世姿至誠敦古學
勿以老自衰古人事如昨

夜坐

積雨晦深巷高梧滴清響浩然天地間秋風生餘想
夙宿寡疑慮萬事如在掌多難志氣衰歲月空俯仰
含辛對落葉朋遊半宿莽常愧古人言識道年已長
出門望四方道路多迴匝白雁叫霜空孤燈照書幌

自采石避兵暮泊瀦港

江岸鐘已發江心昏未霽黃[illegible]起掛帆笑指北風利
琴書雜僮僕舟小無餘地北人習牧馬江行每憂悸
驚怪舟人子往來如兒戲南來有客船倉皇說趨避
前途列戰旌江邊亂鉄騎舟人默不語收帆色慘悴

數里瀦港隈黃昏就幽邃細雨濕帆檣遥愛燈火處
古人逃軒冕江湖饒暇豫世亂無水陸鷗鳥驚旆旆
江南山水好我來與亂會哀哉同苦辛有酒酬君醉

送趙秋水入都

秋城雨方歇匹馬凌輕陰久陰道路濘無乃泥潦深
人生感意氣殺身爲知音曉渡滹沱月醉臥盧溝碪
北行近霜露況汝薄衣衾沙吹白雁哀遊子難爲心
吾弟滯京師與方成招尋冠蓋多風波相將返故林

雪霽後東柱表姪同德

雲開積晦後日色浮空譜簷溜鳴石堦天晴翻假蓋
青泥陷高屐巷隔無由會濇然撫朱絃寒鴉鳴樹外

淹留

淹留慰僮僕窮途久依倚苦樂豈能均人事聽原委
性僻耻雷同百折心未死我有親在堂我有田在里
淸白舊家道艱難渡江水寇盜接長干山寺守糠粃
汝各有妻孥悵汝良自耻海沸困魚龍中原方戰壘
饑凍塞渠路幾人擁華綺開門雪滿山人煙萬竹裏
左右列琴書所奉亦已侈逆寇就殄滅否極生治理

汝歸應有時寧遂久羈此說罷兩凄然門外霜風起

寓金陵簡諸知已

去家日已久天寒益顑頷山寺俯諸峯竹陰得清寄
故人知我來凌霜枉高轡劇談見古人心膽藏無地
今人喜粱肉鬼神護權利士貧寔可醜胡以當君意
折柬張夜筵燈下盤飧備子貧與我同乃能致兼味
顏熱聽高歌歌終帶涕泗四海尚甲兵菰蘆有君輩
時危耐曲折我拙非其類

懷路氏妹避亂江南

大江渺無極有妹隔絕久豺狼滿道塗衡門但株守
四年闕會面憂來淚盈斗憶昔避亂初倉卒舉家走
爾寔難爲別纔爲兩月婦地坼艮木摧變生別離後
我父競臣節嗟哉萬古壽賊帥索金珠衣冠困枷杻
脫身來江皋痛哭哭山口相見如夢中驚魂暫聚首
華金覩權要進用雜稂莠吁嗟咸陽焚胭脂井垂垢
徒步返故山荷鋤事南畝雖因母在堂俯仰愧顏厚
汝浮炎海濱家園空戶牖淮北長蒿萊兵戈亂江右
估客頃南行寄書知達否風波萬里外天命復誰咎

不敢常酸辛強笑慰慈母

看東郭水閣新成

北風天地閉積陰亂昏曉東皐散游目今晨天氣好
出城林葉盡饑烏啄枯草道傍百尺樓丹甍臨碧沼
水光動遥岸沙際行人小風嫌邑里窄登樓心浩浩
此地七月中窮家墻屋側壯觀移眼前無乃鬼神造
重門間華棟朱闌復繚繞門前繫畫船門内縣飛旐
中心慘不樂歸途色枯槁欲言尋復吞行人滿大道

憶山居

匪懸今如此人生亦何慕嚴風怨草木春到南郊樹
步驟入平沙凫驚眩屢顧忽見西山來微茫隔煙霧
宿昔避世心浮雲展幽素朝看漁樵行暮隨猿鳥聚
道力苦未堅人羣被羈任遇指斷山口知是草堂路
舉世喜多端朱門無緩步我性實疎頑常恐世人惡
耕種難後時清溪淺可渡山鳥待歸人百年亦朝暮

詠古

我聞燕山側昔有黃金臺千金買馬骨遂有壯士來
壯士不爲金感君重士心君王不愛馬馬死鹽車下

感會成風雲勲名難俱偶昔在泥塗中枵然窮谷叟
我來屬時危荒臺跡已沒昭王不可求坐看燕市月

鳥喻

二麥收向畢餘粒散空場遂有羣鳥至早起亂晨光
驚去忽復來鳴啄如奔狂徵利擊鳥心青雲難高翔
兒童設機智聚米伏不良貪食被羈任兩翼空開張
鼈豎稻田中欲以警鴉鴿鳥顧不敢下亦恐被殺傷
嗟哉利名人終日何皇皇試看蹈危者所謀豈不減

客約

昔賢務良覿取足舒懷抱庶幾無饑渴晨夕終晏好
俗儒古誼衰飲食恣探討八珍羅羣動血肉何紛擾
本爲口腹憔戕生逆玄造當筵不下箸路傍有遺殍
十萬何曾錢所嘗止一飽盤飧雜滿案厭去苦不早
磬折酒肉間安得成傾倒紫陽脫粟飯賢聖非草草
天道惡奢盈任眞以自保

雪

臥覺布被冷饑鳥叫我宅兒童掃雪還林前列雙屐
朔風天地凍鳥獸亦作易我無世故攖高臥復誰責

有酒佐讀書在家耐寒寂向午日復光起看林樹白

雪中送酒與張覆輿

獨酌對曉雪忽念林下翁郊扉凍難開曠野多淒風
古屋變煙黑妻孥在其中老性厭紛紜孤吟誰與同
茅齋近寒水左右亂枯蓬饑鴻晝夜啼雲樹相蒙朧
市遠村徑滑一醉安得逢分酒遣童稚擔荷喬木東
與子遥對酌日暮衰顏紅狂來吟有餘未覺吾道窮
天晴看汝詩騎驢入霜空

春遊

風沙蔽遊目久旱春棠籠城中草青出無乃圍花飛
今晨雲日好壺觴招所同出門池水淨纖鱗亂碧空
溪柳鳴布穀滿路迎飛蟲散行無定步時入麥畦中
桃梨間緋素因嗟造化工先子昔南歸角巾對隣翁
手植數竿竹繞舍成寒叢揮酒澆竹根再拜來淸風
搶攘日未已城巷生蒿蓬我園適無虞嘉會復難逢
頻來無早暮歷世俱匆匆

昔在

昔在癸未秋初與燕市別先公隱閒署淸風灑水鑛

維時疫癘興往往衢巷絶城門隘廣柳鬼聲晝鳴咽
予病難久羈欲歸憂惙惙怳惚辭膝下不謂成永訣
龍去海波枯山摧良木折白水明素心遠映靈均節
偷生息隴畝荷鋤安蹇劣重來踰十年出入非昔轍
舊宅餘頹垣縱橫亂行列孰是攀髯地流涕蔣碧血
窮皇白日昏居人難問說笳鳴牧馬歸緇塵帶飛雪
孤燈蕭寺中夜半聞啼鴂

酬魏都諫石生

田園去百里早歲知名久空抱遠遊心垂翁依沙柳

雖昔神州頹宛穓催兜垢先子赴丹泉九原無愧忸
碧血驛寒沙常恐草木朽拾遺憤陳列英靈齊北斗
善善及兩朝將使風俗厚流涕捧奏書盛夏衝泥走
省月照華筵定交如杵臼吁嗟古道衰官尊無定友
豈乏貧賤交重門隔山阜江湖納微末鄙詩常在口
有時招公卿絳蠟明戶牖側耳聽狂言未覺布衣醜
著書滿籠笥夜半蛟龍吼虛心問所作得無遺笑否
君才本蒼茫精悍實無偶郎如秋興篇空同孰先後
禪心澹聰明漸欲空諸有我歸掃石華結屋行山首

功成憶赤松來尋窮谷叟

久雪饑凍楊學士猶龍遣致酒脯

不知天早暮兩度鄰雞鳴前雪昨正消樓瓦漫復平
僵廚凍無煙懶拙昧經營因憶去年雪有酒兄弟傾
風簾蔽竹爐暖腹白糁羹尚謂爾時寒去家方悟難
古屋四面風饑臥不及餐近市酒易求金盡難爲懽
欲訪平昔遊出畏衣裳单楊公古達人博愛念畸昔
東莊雙玉瓶題書慰羇客執酒淚闌干再拜對來役
想君作書時代遲窮途泣酒酌有盡特此意終無斁

送宋玉叔吏部備兵隴右

燕雪照西山邊風吹去馬袖手如懷冰離觴豈堪把
我初入都時君方罷藤署傾心縱譚謔恐我先歸去
君今官赴秦書載雙朱輪念我胡留滯翻作送歸人
征塵如飛霧漸轉墟郊樹望君久駐立亂笳催薄暮

將出都留別故人

蕭寺客已久鄉心亂岐路將歸翻不樂踟躕為朋故
十載棲雲岑舊遊隔墟樹豈不勞夢魂田父戀場圃
重來如夢中傷心歷歲暮所幸文章伯招尋忘旅寓

放歌無靦顏有懷盡傾吐脂車期屢移馬鳴亦迴顧
吁嗟各努力出處保貞素

歸途述懷

今夏多霪雨北征望燕丘跋涉洪濤中騎驢如操舟
他時數日程渺如萬里愁蛙鳴九衢窄夏涼施重裘
竊聞太液魚時來岸上遊客懷滯古寺忽忽踰深秋
我無希世心胡為久淹留霜雪催歸人征鞍及歲遒
短衣隨孤影日暮風颼飀履茲揚塵地初來憶橫流
歲月幾何時人生真浮漚

久旱

火流暑未息久旱多炎歊橋頭草亦枯念彼田中苗
流亡遍衢路頻歲霪霖驕水旱若相循無乃人事招
但令風俗醇勿云天道遙片雲翳庭除日暮生涼飈

題白面將軍祠祠在井陘東淮陰破趙時以戰
歿失其姓氏

兵行詭道趙人自愚直遠鬭罷可乘扼險守亦易
泜水揚赤波草草成空壁將軍恥雷同赴歿豁胸臆
姓氏泯無傳徒聞貌白晳想當盛趙時埋名效微職

吁嗟廣武君傾心歸讐敵

盛夏齋居

伏日怯行游跂足臥空庭好風倏然至竹雨搖青冥
屏處對炎歊中心自冷冷紅蕖夕更鮮涼月度遙馨
長年日多病夢寐失清寧揮汗朱門旁倉皇戴晨星
庶幾守閒曠無以勞吾形

行歌

壯歲謝塵事結廬中山阿念彼黃虞人浩然行且歌
黍華沒橫流青雲失嵯峨松柏無因依弱草當奈何

泓泓天地心長夜空姿姿

省稼南巖

耕稼夙未學晚節强相任與免饑寒慮荷篠成幽尋
把書坐蘘絲悵望風中吟佃僕欺我懶挂笠眠遥林
良苗長亦遲豐草徒侵侵言念烈日勞悠悠誰能禁
天意眷有秋薄田亦稱心人謀詎足嘉百年隨浮沉

秋興

日月老漸速浮雲晝夜征四時相[illegible]序秋日多悲聲
玄蟬止復續蟋蟀隨人鳴時移殺廣野生者日以成

生成豈不懽所悲枯與榮君子守貞素不爲時命傾

擬古

高樓臨廣陌中有千金姝採蘭朝結帶裁荷晚作襦
歲莫閉重關自樂笙與竽使君驅五馬樓前立踟蹰
豈無媒妁言未敢明區區獨居競高節令名氷雪俱
惜乏山水幽當此大道衢

家誡示舍弟觀仲隨叔

我申自晉疆上世渺難紀肇始掖縣公征車憇洺水
徘徊望都邑山川鬱奇理于焉遂卜宅掛冠尋黃綺
維時草昧初村墟雜戰壘地多流冗人食力而野鄙
令德倡詩書揖讓成仁里孫枝日以繁忠厚有懿軌

其二

猗歟汝南公窮居饒規畫　聖祖駕北廵遂上濟時
策敝衣抗高言　天顏喜動色委絡登朝堂望陟容
臺席天中喪亂後生民多崩迫一麾布德威曠然異
疇昔璽書重嘉歎增秩佐方伯双官一空幃孤魂嗟
久客向非郡人力胡以歸窀穸至今月旦鄉聲稱重
典冊

其三

徵君勵高節譚經羅扶風玄纁兩及門謝病老樵農
方當盛明時仕宦多從容好爵良足慕性本耽雲松
脫身榮辱塲孤鶴隨奇蹤

其四

祖功自百世十葉膺簪裾朴儉寡所營田宅耻贏餘
我聞正嘉中冠蓋充長衢尊者秉節鉞霜威著邊隅
朝脫登朝舄夕乘下澤車再世而食貧父老爲欷歔

其五

脫落曾王父高吟事盃酒田廬蕩無遺我祖承其後
力稿廢詩書強懽慰慈母負米闤闠間潸然隨所受
至德格頑嚚薄俗推善誘溫恭七十年詒謀良獨厚

其六

祖歿家益衰遺孤嗟六歲內無功期親外無立錐地
煢煢祖母軒一身備顛頓爨煙午未興書聲聞機杼
烈風吹茅簷門外豺狼吠我父足殷憂德音恐顛墜

其七

通籍及壯歲雅志在澄淸循良播中土藻鑑著銓衡

子立恥攀援屢爲朝貴傾園居奉板輿養志潛時榮
閶闔延高騶聲華凌上京憂當白日翳中夜以屛營

其八

載旆辭承明皇華歷畿邑竭閭恭寇猖 至尊憂已
棘驅馬還入郤烽煙道不熄悵望 天闕高小臣其
何力肉食詎足謀天地忽崩圻再拜別慈幃稱子寧
復恤殺賊臣未能大義有終畢何人秉國鈞我父遘
艱厄止水失從遊終天恨何極

其九

與代追英靈秩宗備典禮 天章賁黃壚明禋旣無
已殊恩振末俗臣誼寧及此行人式松栢家聲載汗
史吁嗟藐諸孤至行難爲似

其十

少歲承家學高臺振羽翼遭時歷險艱遂使壯志失
閉戶弄柔翰朋游聲漸溢疎亢多愆尤聞世美簡嘿
鞠躬雁行內念爲諸弟率

其十一

汝煜志未堅汝盼顏早露懷古恣討論所未歷世故

高門招衆指多才失羣附勿羨紈縠榮而厭臬與布
先人當厄時臬布亦未具

其十二

聖人垂大訓時王制法律法律有逋逃鬼神鑒幽密
天道如何呼森然在爾室操躬論瑕瑜一心兆凶吉
昌言無鬼神小人以自逸

其十三

松栢挺孤秀女蘿自纏綿纏綿若可觀霜雪難爲姸
得失相規維良朋磐所宣藥石豈易投從事稱其賢

便使者誰予巧笑藏戈鋋寒燠變倏忽失勢無強歡
結交慎厥初勿爲中道捐

其十四

聞昔有高士三旬九遇食我貧未及然何爲終戚戚
金張多第宅表馬耀衢術賦命別憂娛人願安有極
讀書望古人吾當尋所適

其十五

貴賤有常業鷄鳴自黽勉昏昏視朝夕志墮筋力緩
安坐飽粱肉白髮忽已滿智慧老益衰有志不獲展

奮迅赴前期莫羨嵇康懶

其十六

不容戒失身多言誠厲階輸心縱談笑背面成疑猜
鋒鏑起須臾誰云伏禍胎抑巳而揚人所向有好懷

其十七

百行信有托孝友當根株本傾木亦凋花葉將安敷
綺帛羅廣庭五鼎勅中厨大義一乖離終身慘不舒
妻子亦何人乃令骨肉疎

其十八

陶公非酒人中心自有托禍始伯倫輩忘身事盃酌
百行墮於熺囂呶無愧怍壽命安可長薰心誤狂藥

其十九

先王别氏族支分旣云夂青也介胄入班附梁公後
燕秦締宗牒懽然接盃酒豈復論行輩官尊者居右
照耀驚閭里自云左右手榮華倏以逝棄擲於何有
不如思本源天屬古所厚

其二十

共生天壤間失身備驅使貴賤不同懷安得如臂指

服食謹所需作息有常理勿矜鞭撻威此子亦人子

其二十一

任崇避徵召遂居謝州府太守式里門薙水置屏戶
終巳口不言美名非所取朱門曳長裾譾譾雜纓組
磬折而周旋無乃自勞苦理亂非我責苟得衞市賈
逍遥林木間清風吹環堵

其二十二

芟草委泥塗滋蘭植前楹物類有區别莫嗤人重輕
位過德者辱德過位者榮痌瘝誠獨安豈爲千秋名

其二十三

六經信糟粕精義將安歸棄實採其華烏用黃書爲
猛志却聲利出入循良規文章有本根賢聖以相依

其二十四

上元兼上巳嬉遊競綺羅白馬隨香車酣酒雜婚歌
我愛寂寞吟振衣登層阿俯見蒼雲奔鷗鳥翔廻波
顧影還自酌爲樂亦已多君樂非我心我樂君如何

其二十五

崦嵫翳白日本以息勞思勞人無寧心夢寐還奔馳

瀉水任方圓花落隨風吹天命有固然巧拙理亦齊
君子守其常勿爲達士嗤

其二十六

弱水涉無梁清淨得仙理古之貪愚人甘以金石死
萬事謝輕塵素琴對流水歲月舒以長誰是赤松子
術士多大言漢武乃終悔

其二十七

升沉各異志鳥獸各其羣君行乘華車我行猶負薪
下車感高義自顧非等倫草野雖異居在遠猶可欽
相思無終歇吾其東海濱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 佑雲龍 選

七言古

短歌行

出東門望野水昔瀰瀰霜落水乾烏喙凍泥我求心所歡衆人滿路將適宛雒有我親故方入門步且疑昔者自謂與君好今日富貴心不可知高車在門主人躧屣我顧我軀亦可自已驅羸馬循途歸撫

青松下巖扉牀頭有酒案有書不富不貴安足悲

孤女吟

受君貌素報君醴酒爾時雖未入君房心知爲君婦君行出賈朝出暮歸今者不返十年空復啼嚴風下摧百草世事反復何足道孤女空居恨不速老

雞鳴曲

酒正酣月脂風凄凄椅頭膠角雞亂啼拂車塵郎欲去室中人語雞失早暮不是應啼時郎行莫教誤

醉歌

斗橫參高烏雀居巢風霜凍殫旅雁悲號嘶嘶鳴箏殷殷擊鼓啼泣而歌樂行其苦赤脚履冰魚腸襦濕車馬星流榮華如昨雲開綺石草緣衡門安期王喬羨彼拙存風雨凄凄白日未晏子若不來負我左盼

黃河決

黃河決河水竭蛟龍遠徙車徒步涉去海千里黿鼉晝殪生無處所身不可知魚遊松頂燕山卑龍乎龍乎何時歸

酬友

江湖含濁流壯士恐蜂蠆所爲一小故肯抵千金璧常山與監吏淮陰伏少年志氣有所憑後世稱其賢小兒持刀爲孟奐孔雀正被牛觝觸我今不說君應知豈是我輩伸眉時

匡廬吟問李饒州志淸

汝從江右返正當秋雁分飛時離却鄱陽水衣裘尚帶匡山雲我聞匡山天下絕飛泉百丈吹瓊雪香爐五老沒屬雲影入波濤峯勢折聞有陸羽井又有遠公臺李白讀書心所好至今魂魄應常來我曾東入

吳揚祇下西浙揚子太湖水滿瞰吳山北圍黃巾壘十載匡廬幽夢結西江血滿鄱湖熱兵戈遙隔子猷船汝若曾登可細說

邯鄲行

西風吹落葉颼颼邯鄲道邯鄲兵火後人家生白草我聞邯鄲全盛時朱樓銀燭光琉璃趙女臨窗調寶瑟樓前走馬黃金羈即今富貴皆安在惟有西山青不改不見遊俠子白日報讐飲都市亦不見爐邊倡華裡鳳髻明月璫舊城寥落荊榛裏樓臺粉黛皆銷

蒸城邊過客飛黃土城上憑臨日正午照眥池畔蒿寒鴉不信此地曾歌舞探轂沙丘去不廻霸圖消歇更堪哀邯鄲之人思舊德至今猶上武靈臺

不寐

憶昔童年無繫累日高偃臥常如醉有時大摵高呼呼不起暫起盤旋仍復睡即今方壯心無力患難多憂若病入夜深却抱百年慮坐起無端聲唧唧鄰樹葉乾多北風墻陰不斷鳴秋蟲強睡偏遭此物聒況聞海雁凌高空嗚呼安得移樹捕蟲鄰天外長弓盡射南飛鴻永夜無聞穩憇足此生不怨白日速

寄題賀懷菴函樓

樹裏孤城煙霧起青莎白鷺連漳水嗟我同人羈旅中三年書札空爲爾闊君書滿屋身如蠹魚書在腹我亦沙村手一編有書恨不同君讀聞君兩子才更奇千將步影所至披離前日曾見應制作風流傲岸大似乃翁之所爲近日聞君起高閣朱簷翠竹森交錯終日焚香坐碧空疎簾明月松風落即今毒熱難出遊科頭濯足清溪流待到秋深漳水涸騎驢一日

到函樓攜君父子舉木長吟樓頭喫酒樓下彈琴醉後耳熱憑欄而對野水垩落日之雲岑我今萬事無所戀賛幘青鞵遊汗漫知子樓中事事幽眼前突兀如常見

插稻謠

六月無雨迎神擊鼓插稻時水如線　高顙大髯誰家者奴下肥馬坐溝塗不聞流水潺潺聲但聞鞭朴聲高呼婦子狂走伏身草蒲兒耶父耶彼高顙者去耶　累歲年豐無餘僮婢長大難以驅使稻畦乾稻

富死貧人哭富人喜

學仙引

少年寡信好萬事應徵逐常笑學仙人服藥死壽夭
患難損精魂心事恣潦倒我年方及壯自覺形容凋
衰老側聞廣成子能爲黃金丹方鍊碧玉杖逍遙生
羽翰我欲從入崑崙巔掃花驅藥浮雲邊擲使神仙
不可得也應高枕送殘年

吁嗟行

吁嗟我生三十有四年山楓野櫟空拳攣傴強持鏈

衰吏麗酒酣擊筑何人憐我見時人強笑語傾心輸
意相纏綿險如太行深濵渤懈躬酒肉生戈鋋吁嗟
我生胡能然我有詩書三萬卷先人予澤留丹鉛筋
力未衰兩弟少埋愁息照雲山邊西巖茅屋近滏口
上栽松竹下平田有時乘明月半醉揮朱絃橋頭望
落日嘯展凌蒼煙有時高臥臨風渚白鷺飛來枕席
前我生得此亦已足胡爲終日隨喧闐待我十年人
事畢負薪椓地終南巔不爾浮家范蠡船吁嗟我生
胡能然

水濵歌

城南之水黃泊天漳河滏河同一川橋頹岸坼行人
絕玄雲晝冥無炊煙自從去年九月雪草木焦枯井
水竭黃沙赤汗拜泥龍甘霖目斷蒼生血不虞平陸
走洪濤日日滂沱雨伯勞吏人隔岸沈圭馬婦子銜
泥就野皐我屋多年漏更急門內要須槃篛笠瓦盆
銅盆滿復傾連牀書畫交愁濕吁嗟我生逢世艱兵
戈水旱摧心顔薄俗況多招禍理漳河近徙何時還
堤面水高翻地軸年年霪雨愁顛覆轉禍弭災屬郡

人不須斬盡淇園竹

春雪歌

北風昨夜吹林莽雪片朝飛大如掌南園老梅凍不
開饑烏啄落青苔上破屋寒多午未餐擁衾對雪空
長歎去歲雨頻禾爛死氷消委巷生波瀾吳楚井乾
江底坼北方翻作蛟龍宅豪客椎牛晝殺人彎弓笑
入長安所長安畫閣壓氍毹獵罷高縣金僕姑歌聲
入夜華燈暖不信人間有餓夫

操舟謠

原缺第八葉

朝乘舟暮兲水水鳥卿居人拍拍飛不起　使君來
魚鳥懼蓮葉礙行舟刈蓮水有路　喞喞復喞喞推
挽百夫力舟中簫鼓喧行人遥歎息　水裏操舟岸
上走馬居閑門騎者下　秋漸深使君喜中秋汎月
色衆船連夜起　曲周昨夜大焚屋太行之西新鬼
哭何不投戈伏山谷使君欲向船中宿

哀流民和魏都諫

流民自北來相將南去問南去何處言亦不知處曰
暮荒祠淚下如雨　饑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縣

背雨雪少晴　老稚匡羸喘不及喙壯男腹雖饑尚
堪負戴早春糧夕牧馬嫗幸哀憐許宿茅簷下　主
人自外至長鞭驅逐東家誤留旗下人殺戮流亾禍
及鷄狗日凄凄風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揺手

將訪猶龍於晉泉途中作歌

昔歲來尋燕市酒醉向君堂十有九有時雪晴泥深
晝掩扉僕子持書瓶在肘今來君忽去彤庭舊遊落
落如晨星豈乏綺席金張讌無情絲竹雖爲聽病臥
禪房十餘日騎驢直過行山脊草腸晴穿洞壑雲朝

押稍操舟流民諸作確可與漢魏並驅其他若匡
廬郡郿國樓春雪途中諸篇或飄逸如青蓮或俊
快如摩詰要無中晚之習犯其筆端而不rnm水漲
吁嗟諸吟敘情愷切則又從子美沈酣而出者要
皆盟取裁于古而獨抒性靈鋪陳今事而一歸大
雅是能于風雅中特具識力者故一體之中格調
既殊風味雜出如此而安得不呼之曰詞傑

聰山集卷之三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 佑雲龍 選

五言律

翠羅峯

亂石松間路憑江竹板樓僧閒終日坐客過偶然遊防暗攜微火侵寒想弊裘行山有茅屋涕淚逐扁舟

自燕湖返棹白門風雨適至

來去逢江雨孤蓬亦可憐沙深淸見石漁火夜連船

到處憑雙槳何時得數椽他鄉逼歲暮消息落誰邊

郡中送張覆輿自西山來

何事須城郭人間復見君全家依澗草短褐帶山雲薄俗居難定忘形鹿可羣四方多戰伐羨爾未全聞

元夕

百戰山河異春燈舊俗存魚龍張紫焰鐘鼓動黃昏到處能看月今宵亦閉門歡娛思夙昔鳴咽羅開鐏

林慮訪王山人

亂水桃源路荒村仲蔚家綠溪收柿葉留客煮椒茶丹棋巖前寺黃雲谷口花結鄰須共老晧月度寒沙

遣興

縣背隨農父狂歌近夕暄看山頻倚杖見月自呼鐏塔影橋邊寺雞聲煙外村棲遲烽火後何事賦招魂

其二

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條風雨外萬事久生餘避地尋丹訣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洞樵漁

其三

蕭臺憑晚眺樹裏帶衡漳網集潭魚急天空塞鳥長

遠山供屐杖落日濟行藏不用移文誚平生一草堂

其四

沙岸長林白雞豚委巷深幽偏遺薄俗昏且倚天心終日看飛鳥有時彈素琴蘆笳吹塞雪何處雁書沉

其五

水落村沙淨人煙郡堞西樹分霜月小門逐野墻低留客須茶竈幾生付藥畦近來詩興發不復向人題

其六

晝月寒流外衡門對浦橋近籬霜氣逼待酒燭花消

避世甆郵葉浮名悟鹿蕉天南消息斷有夢入江湖

其七

小築容高臥荒林失曙更人從多難老心向遠天清野屋懸魚笱霜灘落雁聲一年看又莫新月幾廻明

其八

近郭墟西地林端結草亭早凉吹攲帙夕鳥下疎櫺山翠遠猶見漁歌夜可聽寂寥雲水外矯首問鴻冥

寄郭水村山人

聞說清溪上高廬得靜便四闔山寂寞一老髮蒼然

灑酒吟寒竹謀生笑石田願來詩更好肯與故人傳

自敬輿盧奉若同遊西巖

林外招尋絕孤吟脫照餘杖藜人忽到罇酒歲將除近寺巢沙鶴隔墻聞木魚不嫌煙水濶來就野人居

己丑早春

看竹臨煙榭行吟入草亭雪消春水白沙暖麥畦青戰伐何時了艱危已備經行年三十一雙鬢早星星

望西山有懷伯巖覆輿

抱膝層雲外應憐人世勞路深紅葉滿日落蒼山高歲月今何事林泉見爾曹秋風叢桂發可許醉松醪

芙蕖

閘口通清瀨芙蕖古岸傍雨頻花漸白秋靜葉同香藻荇分池影鳧鷖拂露光碧篁林外酒獨向野人嘗

登城南關廟水閣

危閣分雲氣虛窗對夕村燈香僧舍肅忠義古人尊野鸛鳴沙路春風入郡門地偏時可到吾欲共朝昏

其二

一線藤蹄路風臺逼暮笳朱簷平鳥雀黃幄動龍蛇

春熱頻觀水僧貧不具茶登樓今古意雲外指京華

甲申二月避寇西山六月適江左越明年乙酉四月乃緊里舍荊棘虎狼風波盜賊之險歷歷在心清夜追賦情見乎詞

故國容今夕投林鳥倦飛半年寒若住千里夜行歸客夢江心雪雞聲天畔扉艱難留病骨回首淚霑衣

雨

暝色連天地柴門處士家茅茨歷風雨雞犬帶泥沙水岸平菰葉墻陰落豆花荒村三伏過潦倒負年華

鄭元直家

[illegible]折戎衣牽黃昏掩淚看風流吾黨盡潦倒故人寬

醉眼窺窗曙棊聲入夜闌草堂留信宿烽火聚應難

其二

東書期臘雪山寒度春陰病覺村居好貧知友誼深

百年懷古淚隔代老儒心雲外雙峯在何時共入林

七月

七月仍殘暑秋蟲已漸聞驚心如遠客伏枕念離羣

草閣低臨水吹燈細入雲故人隨出處不誦北山文

其二

坐見梧陰落秋風竹澗西又當白雁候未逐碧山棲

浴鷺翻菱葉遊魚入稻畦壯心驚欲折何處覓丹梯

與諸友遊泉亭寺

樹裏泉亭寺山田一徑斜石開門對井岸落雨衝沙

數子行秋色孤樽就野花暫來慚更去康樂未離家

洛州

向夕洛州外沙風落雁羣病嗟筋力軟秋逼歲時分

驛路通燕樹行山隔晉雲此中有高士把燭待論文

獅子腦訪毅伯巖

不謂層臂上微茫有路通水沙遥岸白霜樹野榴紅

涉險隨高鳥行遲愧小童坐看天地外為覓採芝翁

其二

昨日郡中望此峯當夕陽擬雲尋逸老斷雨到山堂

地隔烽煙盡人傳我輩狂試看塵外雁秋宿已高翔

縣齋腦謁張尚書洪虛先生

結茅飛鳥上秋色滿縣齋白髮將幽事黃冠屈壯圖

琴樽山月好風雨老臣孤莫訝披雲至浮名此地無

漆泉寺

亂木山腰寺人來問漆泉水聲喧徹夜松影靜諸天

薄劣慚為客艱危易入禪願將初義了稽首石橋邊

廣羊絕頂同伯巖作

絕巘秋煙合蒼茫一氣中此行猶築舍萬事已驚弓

雨沒遥山樹霜催昨夜風陶潛歸去早腰杖有人同

其二

久別山園路空慚避世心亂離塵日短高臥野堂深

酌酒依紅樹看棊坐碧岑桃源開復閉此地可重尋

山中同伯嚴送至馬脈山宿竹林寺明日別去

不盡登臨意黄昏到竹林問人尋草徑隔水聽秋樹
雲落安禪處僧知出世心夜深高閣冷鐘皷伴愁吟

其二

曉日浮高塔雞鳴野缎開下看林外路昨夜此中來
砂石提洛水嵐煙隔相[illegible]松爲罷分手各遲回

曲周飲霍亮雅宅

遶宅樓窺市開筵月到門不知公子貴可怪古風存
續興呼銀燭傷時倒木罇開君詩格老許待野夫論

其二

簾下霜華白鑪中橘柚香悲歌分夜氣坐把亂燈光
薄俗交難定高人好不忘自今離[illegible][illegible]繞[illegible]書牀

近津門借宿野寺

抱被溪邊寺征衣入妙香地形春水陸僧語雜典人
久雨石門綠先秋巢草黄夜深鐘磬發旅夢忽清涼

曲周劉共攜書樓

冷落尚書履蕭森處士居地憐琴益接人似六朝餘
瓦硯來冰井牙籤半石渠醉眠驚夜柝霜月小窗虛

不忘

江上前朝酒同人意不忘衣冠臨水榭煙雨下金剛
入筋龍蟠軟登盤佛手香歸來南北異生死各茫泌

其二

旅食多歸夢庭幃正北縣重來輕齒髮千里入烽煙
書畫江城市弓刀塞草天至今明月夜無地拜啼鵑

冬月餞周黍雨八公兄弟歸武進

久晴宵亦暖尊酒故人留悵恨臨岐別何妨徹夜遊
霜高潛落樹月小靜于秋爲待江花發潭邊問鷁舟

社集限韻

早起開寒酌乘春待客臨干戈吾黨在書畫草堂深
絳燭移人影清歌動鳥音醉餘天地別忽似少時心

其二

座寂空堂暖更殘畫角鳴曼歌留野客孤月下春城
偃臥從吾懶喧呼入夜清欲謀南部醉徑草已全生

南園社集

風定村橋暖沙清野竹幽世情憐塞馬吾道及春鷗
綠似前年樹煙生何處舟離邊新月上問子可能留

其二

小築門依寺長堤樹隱城壺觴分野色鐘磬有朋聲福性應難改山田尚可耕且將林外酒高枕聽春鶯

惲十四舍萬歸常州

十月滄江穩高帆入晉陵旅魂驚塞雪野宿伴漁燈舊識今誰在南遊情未能因君見舟楫灑淚白雲層

旱

六月菖蒲短悲歌閔歲華天心容甲胄吾道問桑麻旱極園無草風來索有沙四方兵又甚何處可移家

泥舟

簫鼓鳴梆去邏村起夕煙舟行紅蓼上人醉白鷗邊野興難羈束秋霖正渺然放歌天地闊溪月近人圓

邯鄲

沙風吹白草羸馬躍年來千載平原冢能令壯士哀秋煙依洛岸夕鳥下叢臺舊是朝宗路風塵晝不開

雨後林慮道中早行

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事驚鞞鼓孤雲入杖藜燕門高臥處爲訪碧峯西

赴林慮便道謁湛虛先生

欲問黃花谷來經綠野堂乾坤古色笑魚鳥伴行藏入夜碁聲遠高秋竹影凉步橋瞻北斗翹首各沾裳

其二

青書高雲棟漳河入檻流中原遺碩果萬事已輕舟古戍清笳發西風老鬢秋五湖千萬里何日待從遊

陰

野靜秋池白孤城日日陰傍當閒雁後便作向山心雨急催寒樹風高落暮砧親朋阻泥滑兀坐自長吟

傅編修掌雷過訪草堂

僻巷塡車馬何人憶隱淪十年驚會面一笑忽沾巾應接窮途懶文章友誼眞醉來歌復飲仍似布衣身

其二

繡領垂花蝶如聞白玉珂入門屏小隊剪燭待清歌輦下詩誰好故人今幾何桑乾秋水闊莫問子猷過

其三

紅粉扶風帳青箱太史編夜寒珠翠繞書秘鬼神傳我意在丘壑林鸞亦管絃酬知何日了待汝碧山前

旅食憐空橐鄉心逐斷蓬十年慈母戀淚灑北來鴻

九月雪後仲嚴覆輿約遊廣羊以事不果赴

雪盡風猶暖巖深菊未乾潞交隨步屧高興入林灣

約悔臨期改雲今何處看醉眠紅葉外應笑出遊難

九月再雪寄懷西山張司馬白侍御

登臨飛紅樹君從雪後看懷人秋取醉服藥老禁寒

雲滿尚書履風高獬豸冠往來成勝跡萬古子陵灘

出郭

出郭驚黃葉蹉跎散白顛一年秋又盡萬事晚多愁

暑候趨征雁霜霞隱釣舟避喧棲憶客何處覓羊求

保慶寺聯顧西獻明府

東帶頻聞令關鐘叩夜扉客逢書帙滿燈影吏人稀

寺僻聞金管官閒引布衣譚詩鐘鼓後分手各依依

再關顧明府

我見鶴城宰如聽夢澤雲訟庭時傲帙公事半論文

小邑風猶古高秋興不羣勝封垂釣者百里坐氤氳

早春南園

試履初行郭傾壺就野航近人波向綠夾岸柳舒黃

春日鹽魚市春風動草堂此中多靜者吾醉不知狂

雨罷有懷張上若周茗柯賀展菴

六月濤聲襄初晴亂白雲風來瑤抱葉煙隔鳥呼羣

補漏牽青草攤書待夕曛高朋閒舟檝消息久無聞

又雨

露氣歛村樹層雲進夕涼池昏鷗更白雨久竹多黃

日月潛何在蛟螭喜太狂源歌近茅屋門外即滄浪

久陰

僻巷青泥滿人家水氣中苔苔催過屐響任鳴蟲

生計貧初問浮名晚欲空蒼生思白日涕淚落丹楓

郡樓秋望

草際鳴蟲急蕭然窮巷秋閒看林外水獨上城南樓

落日浮蒼莢西風動白鷗晚山青欲近昨夜雨初收

霍堤尋菊圃隱者

晴雨橋南路溪園問隱居石邊烏帽側松下白髯疎

籠獵門垂網高眠枕戴書一觴頻就此遮舍菊花初

秋雨

細雨秋常密鄰煙落晚炊近昏書尚把避濕坐頻移

野澤攏芳杜危墻掛蒺藜一年兼水旱生事有餘悲

送路妹壻南行

八年三月聚今去幾時歸萬里隨霜草孤身伴鋏衣雨頻江路滑邊冷雁書稀莫更憐居者柴門方掩扉

答楊太史儕龍

少歲驚銅馬騎驢入幕山論交鳴鏑下哭廟野雲間宦格森疎放鄉書僴往還十年招隱地猿鶴至今閒

酬范吏部箕生先生

脫屣逃藤署爐匑遍五湖蒔才憐國士泯愛及窮途

借譽文名著呼天旅病孤初來高閣下朴畧恕狂夫

伏城驛阻雨

驢背行難穩長途滿白波天邊指碣石煙裏渡滹沱野店秋逕雨羈人嘅白歌邇宵聲不絕天意問如何

宿金堤驛

晉宿恒南驛重悲薊北天山河仍故國民物憶初年雨濕衣囊重沙頹旅舍偏衡漳高櫂下誰坐釣魚船

新樂守渡

溪漲山雲黑羈遲客夢歸岸虛沙沒馬村僻水環扉定有蛟龍鬭難隨燕雀飛去留俱未可遠望一沾衣

立秋

離家衝伏雨客路已秋風馬踏山雲外身孤野電中鄉書南去少晚食衆人同何處瞻星月羈愁厭草蟲

避水無極縣夜見星月

月上行人喜終宵坐默然畏途仍白浪拙計倚青天伴客能全晦離家記未圓明朝溪水落定買渡頭船

偶過薛聖秋寓值紀伯紫姜滙思快飲時滙思

將南歸

下馬開高會開籬盡所親秋花盈小院京市有閒人老向何方好交憐我輩真十年江左夢風雨念西秦

其二

醉泯郊壇水晴依報國松避人尋浴鷺作客度寒蛩短髮燈前淚高歌戰後容布帆歸正好霜雪滿居庸

送姜滙思歸杭州省覲

黃葉催歸棹青萍伴客裝夢依湖畔草身遠塞門霜去國勞雙髩趨庭只舊裳客愁寬借汝嗚咽謳離觴

實鷄巷訪吳見末北部郎訂九日之遊

石級懸千磴水崖落五花神功喧社鼓仙藥訪天麻
氣接泰中嶽光分海外槎安期渺何許爲寄棗如瓜

其七

杜老遥題在天留萬古青雁來霜氣白龍臥海風腥
鏘石傳遊蹟除苔榻梵經夜深看聳道何處火熒熒

其八

敬闕盤空界燈香由絳霄到門皆念絕終夜有靈朝
石闕馴雙虎天風落皂鵰玉漿如可待未覺沃州遥

晉陽署中

小雁衙齋穩宿風階塞渺客情催幕燕春色老盆花
望嶽頭青雨依人着處家夕陽庭樹綠數盡欲棲鴉

岡關

一路蒼煙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門[illegible]春漲負水穴上自成村
[illegible]栗虛城少間唐舊俗存[illegible][illegible]接宿處雞犬聚雲根

晉陽別周茂山楊猶龍夜宿山店

羸馬荒林暮塡入怪鳥呼日沉山氣合石激水聲殊
客路仍幽興浮生此艮途依然官署月無地覓村沽

其二

今夜并州酒多應憶客顏雲來疎牖外人夢亂峯間
勝會憐初別羈愁愧獨還涼秋紅葉後接杖許躋攀

井陘淮陰侯祠

嗚咽城邊水猶疑戰士魂韓祠何日始孤碣至今存
車馬逃山霧牛羊入縣門一燈茅店裏懷古向誰論

輓張尚書湛虛先生

遺老如弓劍吁嗟今漸無生猶名作累殁定血先枯
故國追龍馭異冠對鼎湖脫來蓋寂寞有此撫墳呼

安陽曉行

日出月仍在人煙指驛亭霜畦浮曉白山霧失遥青
童稚遊難憶兵戈此再經追求民力盡一望草冥冥

鄴中客夜

傷脾停晚食滅燭厭蟬聲舊事思何益羈愁病易生
山風吹雁落隙月射牀明不見應劉輩何人在鄴城

飲表兄李志清水村亭子

出郭無煩暑雙臺萬木稠亂莎侵徑窄遠水入村流
佐酌辭兼味爭拳列數甌夜深宜汎月爲製木蘭舟

其二

荷葉裁初服回頭萬事非白雲林外滿朱紱幾人歸
老漸親農務貧能買釣磯卜隣吾意決晚計屬郊扉

其三

樹影交亭影蟬鳴亂夕陽試泉偕茗椀醒酒剝蓮房
曆近繁花濕衣沾碧草香不成浮海意咫尺是滄浪

其四

城近來宜數相逢初解鞍頻年高會少斯世洒人難
浣葛垂歡樹窺波落野冠坐看農事苦飽食愧盤飧

其五

獨坐臨短草開裾引細風近人飛鷺白着雨晚葉紅
過客窺歌伎歸僮促醉翁厭聞城市聒臥向水聲中

秋近

秋近村多雨簾垂竹樹清乍涼午好臥浮世晚知輕
簷雀鳴將去殘荷落有聲泥深無客過猶自閉柴荊

露夜

白羽揮清霄飛鳴已報秋寒燈孤減與兒女瘦添愁
池月浮金鯽盆花結火榴比隣門可叩爲話竹林幽

寄金陵紀伯紫

昔在金臺側逢人問酒徒黃花吟入寺白眼臥當壚
在任公卿怪清尊痛月孤園陵看蔓草血淚幾同枯

寄何宮坊漢源棄官歸白下時尊君蓉庵先生

亦以太守謝病

被讒官未能遠夢落青溪詩較今人少身先老父歸
壯心消楚炎朝論想向衣日月懷江草三年過雁稀

魏都謙暖漢久隔先蘇不調計非久必歸滁州

作詩問訊

緩帶吟雙闕如行楚水濱倖廉仍負米宦小得容身

拜謁無朝貴行藏問老親定知清夢裏歸路塞花春

暑夜諸友來集因憶山居

院涼宜晚坐水氣過菰村掛笠纓垂樹催鴉月過門
危時清夜少交道野人存不到山園久秋花憶石根

寄楊猶龍時爲蜀中方伯

貴陽新入貢邊馬亂昆池蜀是徵兵地君當轉餉司
追呼嗟力盡凋敝倚官慈懷古多名作應先漢相祠

簡錢中書扇有懷周茂山

憶君頻展畫如到鑑湖濱每遇來江浙愴然問隱淪

剪才寧累俗高臥即娛親相識中原遍歸[illegible]屬幾人

與殷伯巖傅掌雷飲趵突泉上有懷邊李諸公

近郭傳鷗瀨飛花濕石灘影翻孤閣動聲助暮秋寒
見月頻呼酒懷人忽倚闌昔賢遊覽地指點問黃冠

春旱

海上戈初罷方隅亦漸寧風多天早赤春早草遲青
車馬軍輸急帆檣戰血腥不眠思往事離亂恐重經

聞楊左司猶龍自保寧移駐成都

閩中家萬里西去更成都婚嫁牽歸思豺狼滿客途

動深難遽返道勝得常娛近覩秋懷作江山興不孤

殷伯巖往寧夏依劉撫軍憲評

西極垂天外攜家此壯遊豈無懷友淚不作望鄉愁
氷雪侵雄劍旌旄雜敝裘莫言雙鯉闊城下大河流

惱鄭子勉不赴南園

暖易南園約蹉跎已暮春野花空勝事山鳥笑愁人
離亂身仍在詩書道未貧追歡老更急萬事一輕塵

雁老

雁起亭臯直沙邊水氣凉鳥飛低見影松老靜聞香

失學追何及逃名久漸忘近來軒冕客無札到滄浪

招臨濟李蓺沙潁川劉子獻江南汪王兩山人

飲南園

竟日期高會清晨出郭齊水雲翻紫燕沙樹隱黃鸝
小憩歌隨發徐行酒自攜近村花更滿展席坐長堤

其二

久客朋初聚留歡夕未終催觴尋社鼓笑爾引村童
草蔓高臺綠波分晚照紅過橋俱上馬歸路野煙中

張處士覆與士室自封久不可見悵然有懷

范粲藏名若袁閎苦節奇幾年供涕淚空谷有威儀
門外今何代斯人總未知風塵催老鬢負衛碧山期

初夏

自憐香初落籬花綴恐冬稀琴册尚記心性老多慵
日月淹銅馬風霜祝上龍何時雷歲稔在屋臥高春

粟盡

儲粟瓶將盡長饕對不歡抛書嗟左計滅燭算朝餐
井稅新征急春畦細麥乾愁來美老杜尚有一錢看

聞淮陽凶荒

昨歲淮陽雨秋禾掩碧濤赤衢連楚塞白骨亂江臯轉徙春農急遷迴計拙勞驚心魂夢裏彷彿聽呼號

暮春晚熱鄰友來坐花下

旱極春城熱朋來坐夕梧解衣攤石几熱酒滌風爐竹罅看花暗星流到月無戍樓喧鼓角夜半有啼烏

風

暮來愁不雨入夏更多風瓦馬紛驚後天心震怒中茅飛捲荷蓋葉亂折疏桐晚見雲陰濕吹將夜復空

野館

野館清溪曲開門對石梁旱雲春怯漲沙徑淺微茫櫸柳侵簾綠玫瑰入巷香近鄰酒可貰每到擁壺觴

種蔬

種蔬南井畔揮汗門籬種樹棚防雞犬清心聽轆轤客來晚可摘雨後色堪娛喜得加餐飯頻看翠葉敷

竹

戲插塔前竹三年已作叢疏簾斜影綠炎日細生風時有幽禽至長鳴曉霧中如依高士座鬢疑淨秋空

曉夕

竟夕開簾坐攤書滿竹牀無雲風乃熱灑水地生凉離葉疎青蔓池花度暝香客來星月下款款說農桑

小雨

小雨驅炎蒸庭花石竹鮮掠雲雙燕舞當戶一蛛懸離閘禁荒歲追呼厭滿田野人喧擊鼓霖足望高天

閒居檢故人書札遺悶

解束翻來札情如見故人兵戈愁少出鄰舍老多親習靜藏衣幘謀生厭米薪因風傳舊好同此碧山春

庚子午日

前年殤弱子午日罷蒲觴忍慟默無淚逢時愁自傷遠山遊浩渺孤影立蒼茫忽忽今週歲餘思恨未忘

野人餽酌

敝疑村橋外庭深夏木凉知音兼竹肉愛客與壺觴入饌蒲根白堆盤杏子黃芰荷開近席坐久不聞香

聞賀宜三以租賦歛額罷官前亂中顛若勞績

二載丹陽尹蕭條舊橐還民饑雖重困亂定合投閒花滿衙齋樹詩成北固山躬耕原有約是了尚平閒

晚

雀噪憐清曉無營起自徐眼昏仍小睡髮短省頻梳
謝客廻車馬栽書累起居藥欄怡草蔓每日自揮鋤

王貽上書來

交道今誰繼升沉異所憂吾君新及第遺札問垂綸
兄弟知名舊文章作合真與時謀把臂爐海幸比鄰

答周計百

霧隱滄南舍風傳薊北書君詩行世久笑我識名初
宛益文雖記爐霞癖未除年來焚筆札莫訝信音疎

風雷

向夕雲垂黑風雷天驟昏醉中眠就榻只道雨翻盆
幔捲驚朝日沙飛沒遠村年荒征賦急何處叫重閽

刈麥

早喜田通水憐因麥有秋晨興喧婦子力作帶歌謳
省稼暫猶熱揮鐮午未休濁醪晚取醉酬爾碧溪頭

身許

身許農爲務犁鋤自學攜晚年知性僻薄俗避入高
接岸移芳樹登臺摘脆桃翻嫌爐水潤五月冷絺袍

村居

不寐關農事侵涼起戴星家貧規草木麥熟畏雷霆
蔭路看人頁溪風落鶴翎地幽容午睡蓑笠挂茅亭

寄喬湖口文衣

東帶滄湖日兵戈少只壽親子尊令子未改舊亭右
官久勞塵背時艱決漫疎不知公事暇幾次上匡盧

閉戶

滄海存無計年華閉戶中挂衣翻竹露移榭引槐風
交態貧初見繁文薄益工此生安伏枕未敢怨途窮

寄懷容城孫鍾元先生隱居蘇門

結屋依泉樹覓羽見古人衰年仍向學薄俗自相親
萬死扶鉤黨孤忠有逸民近村成井邑半是舊比鄰

其二

金盤思龍馭柴門謝鶴書半生常作客萬事此揮鋤
山鳥依茅棟泉花照犁與尚嫌車馬蹟深谷欲逃虛

其三

地自孫登後高名屬許衡往來前路隱頭壁有泉清
餽遺供春蕨苑存灑舊纓向時親橡杖谷口約同耕

夏夜

夜短禁愁思更深惜暫凉餘生原土木爲事已淪[illegible]
鼠點時登案蚊喧故撲牀不眠松影立擁露待晨光

聞滌閣仍開汴上百泉幽勝卜隣益急詩寄趙
錦帆王蓼航高薦磐

貢院開泉側山邊失靜村門今還汴水不改舊蘋門
啄稻沙鷗白翻魚雪浪奔環居請逕老高臥對雲根

其二

向歲探王屋披雲上嘯臺石侵祠樹古亭入水花開
把釣吾生足廻鞭約更來可憐塵事擾將老尚遲徊

與殷伯巖約今夏在西山峰[illegible]寺避暑伯巖久
客寧夏予輒獨往怨而作詩

天氣已炎熱山行事又無丹綠有里還其奈一人孤
絕巘吞横黛陰泉想吮珠寄言巢上客竹杖待同扶

悅稱

悅稱仍愁旱方旬雨竟臨雷分雲厚薄風入樹披離
歲熱應多酒庭凉覓罷棋遠山開晚照簾影濕垂垂

晴

不復衝泥出科頭萬事慵草晴如帶露雲亂自成峯
除濁憑秋稼占年問老農怪來香細細潭國滿芙蓉

聞周泉司伯衛分守嶺北簡仕籍不見討必棄
官隱矣作詩待訊

日日懷江水因君在上游如何簪組內不見姓名留
身世憐驕馬文章喜釣舟若偕棲隱志訪我碧溪頭

寄答張給諫無近隱要江前曾請　邱用中珦
難諸公

世人辭闕久每悔拂衣輕高臥如君少艱危定飽更
幽忠存直諫流水瀉浮名南國多遺老江花照耦耕

屏跡

滿目生堦阜塵沙淨碧空竹新晴更綠雲薄晚俱紅
閒可容才劣貧惟祝歲豐古人安避世隨地有墻東

寄惲十四令萬時在平定官署

孤亭萬井上几席見羣山旅夢通江水家書隔固關
車徒遑驛苦風雨布衣閒天外思恒嶽秋雲可共攀

讀熊鍾陵先生見懷詩敬答

斷眼勞星使雲霄憶故人敢懸朱紱望方待白頭親
況愛貞元老無才愧應論君家楚水上可有武陵津

新蔡大陸東南和張于蔭周子舒李文吉

平生江海志烽火阻行舟百里滄波近何難策杖遊
就涼尋水檻學道引沙鷗莫待天容落蒹葭澤國秋

寄南和白雨三先生

幻影忘驄馬先機識杜鵑身猶逆旅寄名恐世人傳
隨歷廻丹竈漁樵近法筵勞勞婚嫁裏負笈是何年

傅堂雷以少司農謝病歸

座已黃扉近君歸是急流變廻孤棹穩家入萬山秋
接讌多紅粉抽簪尚黑頭向來東嶽頂許共五湖遊

寄路蘇生

石洞探仙籙洪崖如可招風塵憐泪汲簑笠自雲霄
客久人情熟書遲故國遙不堪丁令返城郭已蕭條

有寄

君行晉屏跡何事入春明久臥湖中月難聞塞上聲
老親垂白髮孤影念長征歸路如相訪山中酒正清

寄過鄰友

偕坐空堂晚君能具濁醪風來停羽扇客撤總綈袍
野蔓垂牆竇疏槐偃院高試看征戍若仙侶望吾曹

近秋

兀坐閒雙屐莓苔遍水城近秋雲易合當午日微明
忽訝寒蟬至羣喧蟋蟀生望晴如望雨家計倚香秔

寄賈靜子

近代推詞伯商丘與孟津君才別有托逸氣老難馴
歌哭隨時薙行藏信古人梁園新授簡無乃罷垂綸

寄劉爲石 是文烈公孫

先世同朝久龍髯復共攀莫忘忠孝裔各保歲時艱
逐燕無高士藏名有故山道文俱血淚讀向白雲閒

秋光

不識秋光至驚聞旅雁呼微風疎岸草積雨下庭梧
黃帽終誰禁青山何處無向來孤鶴意欲啄白江湖

趙秋水自開封回

六月艱行旅君回白大梁應防秋雨腳恐使客懷傷
故國無朱邸空城響白楊似聞遺老在涕淚說滄桑

魏光祿環溪以養母回蔚州

憶君頻北望何日已西歸抗疏輕朱紱娛親入翠微
彩衣野老美家食塞魚肥魂夢高堂穩雲深無是非

七夕

七夕多愁雨開簾對早晴篱蛛盤網露溪鳥下柴荊
無巧終難乞逢秋感倍生兒童問牛女指點待深更

送客

射策奎章近時名啓大儒馬嘶人鹿去林寂鳥爭呼
行李經長夏滄波過直沽舊遊如見問排鬱老潛夫

送鄭子勉入都

秋城新雨霽千里賦驪歌困頓長征懶飛揚後輩多
聽雞侵白露驅馬渡滄波莫但懷松桂高堂望玉珂

市關

日作逋山計髮稍老市關熱愁三徑窄貧較衆人閒
燕燕窺翻帙爐香聚掩關夜來疏雨急簾下聽潺湲

郎廟巷

繁華一室外多難此身餘繫馬何人到科頭只自如
雨中涼對爽飲罷臥看書近得紅藤杖江山憶昔扶

其二

愛客貧常盡浮家儉尚存茶香兼茉莉酒白泛雲芩
古術聞多悟人情漸懶聽因君兒弟好里俗化原鴒

余明府中台枉顧得令姪東望廣中消息

積雨頹沙徑高車駐草堂門喧鄰父怪客貴僕人忙
宦跡憐孤鶴家書問五羊移時叢竹下笑語半排桑

酬太湖鄭微令許茂仂

昔賢棲隱地世事隔波濤烽火愁無計雲山美所遭
秋深叢桂發衝落洞庭高向往懷人作扁舟擬自操

秋夜懷兩弟入都

雨歇秋氣早晚坐覺衣單偶自裁詩就同誰對月看
壯心憐道路老夢怯長安衆樹先搖落將無憶釣竿

孤城

孤城蒼莽內雲日濟初晴傾潰門常肅衣乾濕自輕
梅花生雨氣砧杵斷螺聲日月驚流電悲哉萬古情

偶往

荷香引步履出郭近長林每立孤舟外誰知獨往心
遠山晴見塔小市晚聞榛歸路沿新月空窗拂素琴

劉撫軍憲書自宣夏書來却寄時據所居在共

幕中

別手秋風末何時抵賀蘭霜威臨虎竹書問及漁竿

不解公卿貴常思下士寒幕中陶令在絶塞有餘歡

覽鏡

覽鏡頻驚白浮生亦可憐兒童猶昨日心事已衰年
自笑謀身拙人譏閉戶偏馳顏豈有術懷古愧徒然

夢與韓員外聖秋遊西嶽

武庫經年別秋宵有夢尋得無輕組紱朗以在山林
採藥三峯杖藏書百代心薊門征雁渺憶我定長吟

題友人齋

高齋饒野興不厭客頻來錦石傳三峽盆松白五臺

耽詩恒獨笑善謔了無猜許共常新醞燃宵肯遽迴

釀黍

昨刈南園黍旋成碧甕春傾壺乘月夜摘果聚鄰人
世綴愁何往家能醉不貧解衣秋樹下白眼望高旻

保慶僧舍

垂簾僧獨坐客到任壺觴梧碧因風墜椒紅過雨香
憂來消佛界老去戀秋光月上聊朱閣鐘聲度渺茫

中秋雨約諸友不到

清光何地滿頻望及更深折柬憐空約傾壺只自斟
孤燈明小院細雨隔寒砧月色尋常有偏于此夕陰

春前接仙巖寧夏書約是秋必返里合茲中秋旣過握手可期喜而有作

過雁常驚早今嫌過雁遲深秋黃葉道吾友故山期
霜月催鄉夢邊風益鬢絲此回休更出白首共茅茨

九月

木落南樓敞穿雲過雁高登臨俱勝蹟身世漫徒勞
洗盞開茱酒分盤進菊糕晚來風漸急爲覓舊綈袍

喜殷伯巖自寧夏歸

黃葉離邊客歸來已歲殘憐添鬢髮白應度雪霜難
登覽終何極窮愁久自寬衰年行易過生事有魚竿

方爾止來

江左推高隱胡爲今在茲可憐烽火後正值雪霜時
舊好君休問人情我漸知回看春日暖且與醉茅茨

其二

醉臥金陵雪俄驚十七年餘生安塞土無路向江天
到處驅征馬何人守釣船因君念耆舊把酒忽凄然

方爾止回金陵

久客牽鄉夢江邊正倚樓不妨過歲返其奈有人愁

日短馳官馬霜寒束敝裘到家春已近可許復行遊

雪中殷伯巖來訪時自寧夏新回

久別宜常聚君能踏雪來得無衣尚薄莫許酒頻催

羈旅憐沙磧吾徒自草萊還思相憶否肯擬杖藜迴

歲暮

令節兒童喜常嫌歲月遲桃符競早市爆竹亂深宵

老畏青春逼愁憐白髮凋鄰人催擊鼓吟望倍無聊

聽山集卷之四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　佑雲龍　選

五言排律

張捷輿赴殷睢寧伯巖招約至睢促令歸休白秋徂冬張亦久客悵然有待賦十六韻

遊子經秋別天寒野雁疎烽煙離北徼鞍馬到南徐

官廨張燈夕高朋接讌初共斟淮市酒應惜武昌魚

鄉淚看華髮霜楓下玉除青袍猶磬折白社任逃虛

陶令有歸賦龐公已定居繩床依翠巘草閣引清渠

塌翼同飢鵠全生愧大樗懷人江渺渺落月夢蘧蘧

多病一官後孤身百戰餘海風催鼓柵山鳥待縣車

策杖堪追逐呼瓢謝毀譽且尋龍潤水莫問鶴頭書

何日還初服西山訪舊廬

十月五日雷電

十月寒雲合村邊野客孤沙風吹雪過燁電與雷俱

龍臥難成蟄雞棲亦亂呼檢書占往跡涉險畏前途

百戰山河與三年血淚枯雕弧乖別殿鈍馬戍江蕪

毛落看羊節塵埋鑄鼎湖殘生依煦沫絕域待昭蘇
勢極災祥別恩鸮造化殊伏蘗生蚌蛤時稼沒鴟梟
霜日冬猶熱氣花秋再㪚幾人安伏沈千里動飛芻
烽燧連東海胭脂入上都訛言魚鳥散疲俗草萑誅
冥漠天難問紛紜事可虞鼠憂常拱穴雁急會啣蘆
病畏邊聲促貧嗟壯歲徂田園供甲士雲水老潛夫
結舌心猶在觀天獨歎吁

壬辰五月雨中再赴伯巖招白函三先生殷伯

芽同集

數子追隨地重來正一年衝泥憐病馬出郭伴鳴蟬
成古千家聚樓高十里縣林泉俱掉臂風雅得隨肩
老罷尋山屐貧嗟買竹錢鵝經臨鏤畫鶴蓋引金仙
扶杖高人至占星小邑傳半生徵悅草萬事已驚弦
遠夢清笳外孤燈白髮前迴腸看倚伏結舌謝尤愆
覆徑高杉冷浸池鋪石偏眼昏仍布奕肺病莫爭拳
隣舍攢花暎兒童拂素箋泥甌刀酒白煎雨芥香鮮
風物追前會身名惜逝川不成歸浩渺何日遂孤騫
雲暗畱徐榻煙生訪戴船天晴分手去世故各茫然

哭內兄盧奉若

稟性漸多忤平生仗汝知驅車同已暮逝水見無期
少歲憐嬌舞流光托玉巵金緣結客盡老恨讀書遲
輦轂勤音札茅堂駐羽旗哦詩秋把釣投轄晚烹葵
忽下三吳棹誰堪六月羈避秦尋甪里乞食弔鴟夷
久客衣囊重窺人道路疑黑雲驚岸火白刃仰軍麾
重困嗟天妬輕身悔自詒去家王粲哭折骨子春蹄
忍淚看衰貌攜糧勸晚炊阻行曾極口委命實攢眉
尚訂同耕約俄傳隔世悲稱兒還索裹愛弟罷吹箎

竹逕孤亭暗花欹小架垂賣書供弔客移榻捲空帷
舊呼吾零落何人復解頤

聰山集卷之五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佑雲麓 選

七言律

金陵早發

江臯久雪泥無路草履麻衫水氣中不爲饑寒懷竹箭偶思故舊歷霜風六朝劍珮留殘寺兩岸樓船掛角弓聞道淮揚烽火急天涯慘澹一孤蓬

西洞庭

亂離恐渡鴟夷水柔櫓輕橋范子舟人有漁樵皆素侶地無烽火即丹丘千家橘柚分田路十里松杉擁石樓元宋與除高枕過顧將簑笠伴魚鷗

與張覆輿約居林慮

擬結衡茅萬石間青蘖白袷掩松關心同鵲鶴常依水名愧巢由却買山草没金壺邊馬動雲生竹樹野僧開肯從邛杖黃花谷爲覓丹砂駐老顏

避俗

寒爐落木遠清漳萬里悲笳入大荒已分行藏隨草不將車馬鬬黃粱陶公避俗非耽酒阮籍全名亦太狂冉冉百年秋又盡那堪風雨亂鳴蟗

九日遲客不至

今年九日寒太早菊花未放風凄凄野檻無人草半低沙村多雨蟲亂啼已命山妻開臘酒頻看稚子摘霜梨好客不來秋易過况聞西南多鼓鼙

行藏

行藏久已付黃冠手種疎楊倚碧湍樵徑看雲隨蠟屐山厨供客待煎竿鷗鳧白泛晴沙潤蘿荔青圍野

樹寒不是行歌耽寂樂江湖水渺雁歸難

懷古

繁華寂寞俱流水白草蒹葭萬古愁誰令亂蛩催薄暮可憐落葉又深秋寒沙不辨毛公塚斷石空傳建德樓眼見昆明吹劫火武陵何處欲從遊

登城南水閣步張覆輿韻

秋光遥入望秋心野荻平橋水半侵病信方書初斷酒悶登幽閣緩攜琴沙纍挹露鳴哀草海雁銜寒掠遠林風景不殊人欲老誰憐雙淚落清碪

西郊

風吹荻葉滿漁梁野菊乘秋亦晒香遊倦早寒沙漠
漠水村多雨月蒼蒼常持白羽弄雲鬱散美華裾負
草堂何事賭瓷催髮鬢一年今已過重陽

答李長文姜淮思二太史

早向空山戀薜蘿蒼藤古樹伴行歌遊霜夜冷驚鴻
雁宿草秋深牧駱駝近日文章都下好三年涕淚野
人多柴門水隔平橋斷莫訝無言到玉珂

初冬

日短天昏秋已過行年荏苒倒冬時每恨丁人何所
戀印令尋山亦不進鋪紫徒傷黑闇嶸仙蹤況近黃
粱祠高車大冠俱腐草欲採寒巖肯玉芝

冬熱杜士瞻長虹劉崇一過訪

庭秋多陰冬更熱郊西水落雲成雨方散帙趨蒲
日波到彈棋坐待天寒鴻有翠太劇熱藏轉出凝
可憐烽火東連門早閉爲佳醲黍充殘年

步伯巖韻二首

官舍纔臨意已闌故園松菊早秋寒君雖組綬能眠
憐我亦風塵辛未官東帶向人憐落寞科頭呼酒憶
交歡西風昨夜垂楊折游子何時理釣竿

其二

一葉清江任去留浮名處處有愁尤同思多難危縣
髮莫以無援美曲釣野客常開青篛笠勞人應厭紫
貂裘歸來漫說山貧少水國香秔正滿篝

憂旱

春城落日淡無輝草暗雲滿書掩扉到處清歌還獨
飲滿天鴻雁欲何歸江悲旌旆催征馬塞外寒沙落

釣磯記得先皇憂水旱十年素布浣龍衣

寄宋吏部玉叔

風雨常懷宋玉悲嶽雲海樹遠離離春生太液魚龍
嘯月滿空陂雁鶩饑先輩風流成李賀同時歌詠附
王維定知脫略能傾倒竹杖從爲汗漫期

村雨

細雨淸笳野客悲尚平空有入山期風吹落日雙鴻
過霜落燕臺萬馬嘶避地何妨拾橡栗畏人眞合臥
茅茨天涯到處驚鞞鼓愁臥無心對酒巵

白侍御函三先生祝髮隱清凉山

野寺清齋衲子同石橋紅葉飽天風世情不到孤雲外心事全消半偈中海國傳來新白馬山人誰識舊青驄不嫌詩酒汚禪地聽法常來就遠公

鄴下懷古

漳南落木逗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還將歌舞醻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故壘至今誰說漢將軍

和秋水

天涯烽火倦遊歸剩有山光到竹扉溪畔小堂新別業日邊喬木舊王畿探幽已截紅藤杖避事長縣白苧衣爲報故人秋雨後青山一覽盡霏微

劉雲龕避亂來居郡中

空階新雨鹿苔青有客攜棋伴草亭同儞壯年吾較老共居斯世汝初經不緣兵火寧移棹反以憂虞得聚星卷帙長吟消白日莫悲搖落負山靈

行吟

依然漢月對清宵野岸行吟正寂寥南去旌旗開百

粵西來烽火暗中條風塵滿目歸何黨意氣傷心已半消安得春農催解甲驚魂不用楚詞招

秋水避亂出郭借寓小園

西來烽火照邊樓汝亦閒身可自由出郭許同妻子去移家獨爲水雲留林端避客從張蔚竹下吟風待子猷戎馬數年心欲折見君飄泊益添愁

無才

窗下平田細路分樵歌幾處遠猶聞濤聲夜落漳南樹山色晴分冀北雲曲岸人家依紫蓼衡門客到袞

青芹無才合就窮途老車馬休驚白鷺羣

年來

年來萬事總沾巾又見西風動白蘋莫負秋光須縱酒每逢新月倍懷人嵇康避俗名猶累杜甫傷時懶是真南北烽煙今更甚天涯何處着閒身

鄭子勉悼亾七夕邀同出郭遣悶

風吹碧樹野塘秋爲憶安仁正白頭雙杵忽驚天外月孤琴誰伴竹邊樓試看歲序催鴻雁莫以悲歡問女牛紅蓼滿溪暑氣薄可能出郭共消憂

寄西山張覆輿王都鄰殷伯巖張上若

蒼葭白月繞寒城萬里霜飛旅雁驚欲向山園尋綺季誰從土室問袁閎空餘慷慨猶多事不廢謳吟亦近名方外草深天地在卽今何處聽秋聲

己丑生日

行歌何處問幽棲滏口孤亭郡堞西漸覺悲歡從俗懶漫將懷抱向人低驚猿莫訝頻移樹羸馬猶能惜障泥烽火近連冬未雪每逢喧樂倍淒淒

春夜微雪

孤城夜雪動春寒曉見歸雲勢已闌澗水暫消冰再合山園又涸土猶乾半生草澤驅耕犢千里沙風落戰骸多難那堪生計迫青疇日日欲頻看

春郊

晴煙落日淨暉暉坐愛村橋晚未歸亂後鶯花春自好城中車馬客來稀浦沙向暖鴛鴦臥徑草初青蛺蝶飛待到南園花滿樹相過下榻定無違

與鄭子勉劉笠南盧公調杜同德飲南園

郭外風吹楊柳新與君同醉臥沙茵時方多忌歡娛

少人自無營笑語眞隔岸黃鸝呼載酒滿溪春水待垂綸年來烽火吾徒在花發重來何厭頻

初夏東社中諸子

溪邊昨夜長新荷每向疎陰臥短蓑閉戶十年詩與懶論交近日酒人多孤村水濶浮郊樹小徑春朋帶女蘿已報甕頭松色老柴門日日待君過

山中囘寄吳下故人

西來雲木隱秋山草屬孤第信往還半啟空留煙水外十年身老亂離間燈前濁酒酬黃菊江上殘荷待

白鷗橘柚滿園烽火絕幾時雙槳問吳關

答王祭酒敬哉先生

雲寄書札到滄浪醉臥秋陰菊正黃冠履曾瞻鉅阜月髮稍應老薊門霜一時麟鳳趨天仗十載脩鱗戀草堂讀罷新詩山欲暮滿林風雨動悲涼

其二

沙吹礀石斷飛鴻千里霜笳夕照中我自孤箏吟澗草君從雙闕詠秋風天涯烽火寒燈闇午夜悲歌出處同待到功成黃閣後肯將漁父作隣翁

早秋憶舍弟覲仲久留都下

御苑蒼葭隱碧渠天涯羈客半年餘歸裝莫待黃花後尺素空傳白雁初十畝松陰淸梵闕九門朔氣冷華裾故園酒熟魚蝦滿目斷庭幃正倚閭

心事

不將心事怨蹉跎短鬢空搔醉後歌水國秋風晴尚暖孤村明月好誰過三年甲冑摧南海千里旌旗接大河已截青藤防拄杖西來紅葉滿層阿

懷覆輿遊楚中

湘南山色引孤帆萬里高帆不可從邊郡有人牽薜荔騎江何處採芙蓉黃雲夜覆春陵道白雁秋回天柱峯滇粵近傳烽火亂莫將行李待嚴冬

早春

七十之年吾已半世間萬事一未成肌骨早衰開更懶艱危飽歷心初平畢掩白魚供客饌芳添黃犢待春耕醉向沙岡臥短草富貴何者空浮名

九日至淸源傳兵憲掌雷招飲

沙村水滿隔天涯爽淸歌憶降紗歲暮尚憐燕市筑月明同聽拔門第此方舟集餞蝦菜匹馬入共正菊花共訝使君親釣客許將篛笠臥霜衙

掌雷來願兼惠酒米

旅食何堪百欲無提攜忽訝滿僧廚匙翻白雪應加飯缶積淸宵兒更沽半世羈愁憐短榻移時高論失窮途獨慚口腹煩安邑屢向溪園夢轆轤

甲午九月寓淸源太平寺乙未再至復值九月

東傅泉司掌雷

去年鈴閣俯秋光午夜歌鐘醉舉觴別後常思明月

滿重來仍遇菊花黃屢煩書札憐貧病應見形容笑老於木榻尚存僧舍冷又將旅夢擾空香

淸源寺夜有懷舍弟覲仲應叔

西風牢落贊公房百里滄波是異鄉誰解綈袍遮短褐幸留明月伴空床雁來古渡天如水葉下秋城徑有霜諸弟故園黃菊滿即今何處擁壺觴

雨

霜催落葉晚紛紛細雨何堪永夜聞馬白恆饑[illegible][illegible]雁雖遭濕不離羣橫流近接黃河岸朧日今添[illegible][illegible]

原缺第十一葉

庭槐落葉已添秋雁影霜華起別愁擊鼓夜喧青雀
舫閉門寒閒黒貂裘淵明乞食慚賓報杜甫因人作
遠遊白飯黃雞歸正好江帆細雨待春流

至都張庶常上若卽日招飲

擔簦千里汎波光未拂塵泥入畫堂慚對故人詩總
廢喜逢新月酒初香高才玩世容金馬野客逃名叱
石羊說向古今俱黯澹斷雲秋樹晩蒼蒼

社集金魚池東韓聖秋紀伯紫姜滙思鄧叔奇

南郊宮殿鎖遥空今古憑欄感慨中故里秋花三月

別天涯詞客一罇同朱魚就日銜寒藻白雁呼羣度
晩風世事安危公等在疎狂慮任鹿皮翁

長安雜興

黃榆霜老角聲哀萬里風雲塞上來到處狼烽圍蹴
踘四時龍管動蓬萊憂天憶上劉蕡策失路難登郭
隗臺蕭寺雪深鐘皷後可憐燈影撥寒灰

其二

三韓風俗漸宜人戎履鳴璫記未真略酒半醺鷹作
臂柴車寒路馬隨輪戾門競致軒轅鼎羽客猶存廣
士市獨有中官雙鬢雪時時涕淚說艱辛

其三

日落盧溝沙亂飛城頭風雨折旌旗囊空尚欲沽隣
酒秋盡何人問客衣絕域草衰蒼隼健故園溪淺白
魚肥朱門夜夜鳴簫皷未許羈愁夢暫歸

其四

長途列戟滿荒墩城巷生魚水氣昏五利燒丹招海
士相如作賦買長門黃雲夜照緣邊戍白骨秋沉落
葉村我自鋤茅依絕巘莫將悲喜問乾坤

其五

趨庭猶記說朝班雙闕龍旗碧漢間一自鼎湖隨玉
仗至今雲壑掩柴關泥塗愧枉羣賢顧蓑笠還尋十
畝閒惜別漫傾燕市酒霜梧落葉滿西山

出都前一日韓聖秋紀伯紫徐德蜚張青琱鄧
叔奇社集龔孝升先生龍松館分韻得真字

十載垂竿愧隱淪暫來京國益酸辛人情漸覺悲歌
少酒客依然意氣真塞外霜高迴雁影松間月小照
龍鱗明朝匹馬燕南路氷雪將無念遠人

題陳廣文玉笥書樓
蜀葵花滿廣文居殿閣風凉綬帶餘關下冠裳懸筆
札南來僮僕解琴書茶煎楚蒳霜前韭飯煮嚴陵瀨
上魚獨怪譚詩親野客月明常自叩寒廬

其二
雕書高擁赤闌干樹杪浮雲得遠看海內交情誰古
道十年詩興滿長安倦遊暫臥芙蓉國好客難供首
蓿盤亂後西陵山水在憑君孤棹入煙巒

己丑七夕作詩慰子鬼悼亡今茲乙未七夕忽

忽七年矣詩尚在壁間見之愴然作一首
七年風雨各蒼茫尚有題詩在汝堂當日房幃愁獨
掩幾時兒女忽成行初秋暑退輕雲白久客池乾老
竹黃夜看雙星悲歲暮那堪涕淚說行藏

送邯鄲令
風消颸雪暖煙開夜火驪迎宓子來莫厭輪蹄分遝
翰何人案牘解卿孤數家古寺迴車巷十里寒沙掠
馬臺一自洪波高詠後只今重遇謫仙才

送劉雲麓令鄭春
楚江遺老困鳴弦千里春光屬望偏入世可堪仍■
落魄人何處不瀟然褰帷路濕黃梅雨漉酒秋登赤
壁船我夢三湘明月好幾時蠟屐擁湖煙

寄殷伯巖遊嵩岳
壯歲棄官尋五岳早春乘屐訪三花時逢好友俱堪
老每到名山即欲家滿地松雲開白拂半天笙鶴遠
清笳慚予人事空飄笠目斷長河萬里槎

寄懷十四舍萬
癸亥孫雪樓歸翰生以簡交十二春醉記隱處同游

淚老逢喧樂總酸辛天邊甲冑疑無路海畔旅蓬介
有人聞道近騎緘瀆鵠大河南望隔風塵

淚覆輿往依舅氏使公冶久無消息
太行春樹幾重煙老別庭幃亦可憐錦水有人留杜
甫素屏何處覓張顛浮生半寄青山道萬事難酬白
髮年正是中條花滿谷故園遙待紀遊篇

再至都有懷楊猶龍時以學士出為晉臬
京塵如雪晝冥冥卻望華山雨後青過眼春光愁獨
語隨人畫角曉難聽行憐杜宇離燕微夢蹟楊花度

并逕料得政閑方見憶月明爲叩草玄亭

晉陽喜晤明州周茂山

四月邊霜吹寶刀官厨漉酒見綈袍山閣樓閣春花暮人望關門漢月高亂後羨君棲絕域狂來隨地着吾曹黃昏細話天台寺杖底如聞萬壑濤

鄴中柬宋太守艾石

蘅蒲辦落蔓初盤古寺鐘聲動曉寒塞馬嘶風依梵閣城烏帶雨下旌竿近家山水貧能到失路人情久漸安爲謝鄴中賢太守頻沾綺席愧交懽

妹家久寓太湖歸寧四載復爾南旋予病送至清源命弟護往作詩寄妹將路三吾徵并乃兄蕉生

長河風浪擁秋帆送汝扁舟掩淚歸弟妹一時俱海畔煙霜千里隔庭幃病當離別攀杯懶老戀家園作客稀爲報太湖雙隱士白雲常護故山薇

酬魏都諫環溪

故山何日枉孤藤夢在丹崖最上層諫獵共傳焚後草翻經不斷夜深燈慚將皂帽還塵市怪到朱門得殘僧秋水滿園歸雁急會看霜雪冷魚罾

送劉子獻歸潁州并寄輿襄幼功公勇公定蘇愍猶諸子

日落霜林曉氣寒河橋酌酒重相看時當歲暮思歸急老戀知交欲別難湖海金戈休淚出家園綵服有餘驩潁川故舊如相憶白髮蕭條一釣竿

孔覲齋心一枉顧衡門

久無書札到春明使節驚傳父老迎正倚孤節看雪樹何來五馬扣柴荆艱危漸覺同人少跡散應知入

世輕愧我老依墟畝外對君猶自較陰晴

雪

正愁冬暖麥畦乾忽覺中宵布被寒曉見柴門擁翠竹起催童子拂朱欄誰家歌舞壺觴盡滿地征輪道路難願得年豐群盜息野人生計只盤餐

雪中寄侍御元著約與同獵不赴

清晨飛雪滿雕弧愧予經門駐馬呼久戀衾綣終日坐但過泥巷待人扶長林縱獵寒方壯樂事開心未自無會見馱回狐兎滿擊鮮同付酒家罏

雪中王襄璞表兄邀同鄭子虔趙秋水路吾徵
妹丈及家弟觀仲隨叔同飲

庭前積素擁朱欄騎馬邀賓十夜懽歲暮肯虛今夕
會時艱猶幸此方安盃傳雪酒消銀燭饌飫冰魚刻
玉盤歌管未終詩總就一時爭向醉中看

憶山居

結茅山頂已成村萬叠千峰遶一門暫向溪南收晚
稼遂教石屋鎖朝暾風遮虎豹林真寂泉雜煙嵐日
易昏今待花開巖谷煖共攜書卷宿雲根

雪後

薄雲騎日曉悽悽雪滿空林亂竹低欲向遠山頻眺
望可憐無地足攀躋爐邊紫石研龍尾窗外黃梅放
虎蹄竟日焚香還自醉漫言深谷有丹梯

南和白函三先生雪中饋酒

南和刁氏稱名酒淶水滄州未足班怪自幾時傳釀
法真令一酌破愁顏衰年口腹勞擔荷雪路泥塗愧
往還方外有期俱未遂春來何處問青山

除歲

除夕無營坐晚煙隔隣鐘鼓鬧喧闐賀正門狀愁須
避換舊桃符費可捐細草垂盆寒更綠春花近火放
初鮮故人折柬招醉歲未到黃昏已醉眠

晚過甯元著

地爐簾閉小堂春燭下開筵坐錦茵幸有壺觴消晚
歲不愁風雪阻比隣歡娛再見青陽節離亂難禁白
髮身冉冉百年吾自醉莫言人世有風塵

再過甯元著

依然積雪滿庭柯居近何妨旁晚過百歲流光催彩
勝萬方春色隱彤戈為消永夜寒常聚莫笑衰翁醉

自歌計日冰開同把釣午橋煙柳待漁蓑

雪後訪胡遜谷不遇聞赴張嵋村莊

歲殘尋向市城怏君獨攜書赴草堂野外人情真脫
略老來心事易悲涼枯林半露遙山白饑雀低鳴宿
草黃爲問平安窗下竹春風何日待飛觴

雪後飲二弟新軒

城下軒開亂木稟晚天晴雪舞迴風喧聞鳥雀窗邊
寂白映闌干色倍紅舊架詩書遺澤在老年兄弟一

罇同但教俗遠多幽事莫羨高門結搆崇

守歲三弟宅諸甥姪畢在

黃昏隨俗散燈香少弟開筵待舉觴一室娛心看老幼百年稱意各行藏多譚往事渾如昨每遇良辰尚欲狂又得太平終一歲漫斟清醑望朝光

與胡遜谷鄭紫河步訪馬鄉公高齋留飲

止緣多病謝華筵躡屐高齋興偶然豈料清罇成好會頓令白髮忘衰年爐催春色盆花早雪淨臺紋錦石圓爲愛主人耽閉戶不妨野老往來偏

元夕

少歲觀燈入夜闌燈昏燭盡有餘懽即今強逐游人出未覺心隨樂事寬筋力漸衰安早臥氷霜滿地怯春寒況聞關塞烽煙遍目對繁華獨懶看

懷庸庵從軍湖南

洞庭鐵騎按江沱遊子從軍歲月多萬里愁心看過雁五更歸夢失鳴鼍峴山人憶羊開府銅柱功推馬伏波安得普天無戰伐早抛戎服着煙蓑

豈料

少年猶記遇塗泉土竄山巔日走藏餅性那知人取白安居喜見鬢毛蒼心隨麋鹿遊丹壑身在漁蘆戀草堂豈料臨衰看變態斷蓬漂梗總茫茫

無事

元夕已過一事無頻有好鳥枕邊呼雪屋窗晴供散帙石牀火響看投壺方外同心得數子膝前娛老戲兩雛何處亂離容勿道但能飲酒寧辭沽

送都人史允公以吾邑學博新遷國子

每向春風醉草堂不嫌衰病興行藏花時正擬爲歡

早別後誰禁引恨長十載內遷仍學舍數椽官邸是家鄉從容朝退真無事莫以懷人罷舉觴

奉寄孫鍾元先生時居蘇門年九十二歲傳有足疾未瘳

邯山惜別是何年海內清流自百泉未遂從遊時已暮空慙失學老多愆黃花對酒豁與穩皂帽藏名木偶穿近道溪堂饒勝事承歡真賴子孫賢

其二

祁許高風遠尚存傳經一代又蘇門庚年近百衣冠

古意無親人履杖尋客裡桑麻戍井邑山中禮樂自
乾坤徒閱處處行窩待數載先生不出村

懷魏侍郎環極

徵書自下子陵灘回首浮雲塞外寒豈以華簪移晚
節似聞封事動長安時危漫擬還山早祿厚應思報
國難千里故人魚鳥際但將書札勸加餐

懷太原傅青治

曾約溪村訪釣竿數年設榻待君歡亂離苦憶良朋
少衰病應愁遠道難脊國山川容白髮中原天地此

黃冠幸將卷帙傳高跡日向晴窗展畫看

過邢州飲李都五嶁下水村

懷人春到古邢州老友開尊碧水頭芮變木影鶯善
依風塵隔世笑多愁山堂對雨鳴金管沙柳垂煙半
石樓人在瀟湘那忍別況聞汎月借鄰舟

其二

莫怪陶潛早拂衣故園難別釣魚磯隣封開有君徒
在北竹高如此地稀旋網紫鱗充客饌臥看白鷺近
簾飛清溪一道桑麻接千醉垂鞭薄暮歸

飲顧虞文逢伯宅

儲宮下馬問顧堂書畫船中蒔荔黃白髮才名鶯促
席黃昏歌管助飛觴映窗雪綻盆梅古隔院香傳翠
柏長肯遂結廬滏水畔挪花蘆月共滄浪

偶作

不將短髮向風塵小院春晴臥碧茵花鳥關心如好
客乾坤剩物此閒身醉醒總愛山罇滿出入新從竹
杖親每向太行山外望桃源深處是何人

時婦文君傲鄉同諸友飲甯侍御城園

幽客招尋曉便催隔鄰移席看花開却驚草色深遮
徑不斷香風暗入盃懶負青春稀策杖醉忘白髮强
登臺年來此會真難再願盡西園鄴下才

春寒獨坐

風驟春寒晚日昏幽棲不用掩柴門庭槐早見鴉哺
子盆石旁栽竹有孫正好看花難出郭與誰同醉漫
開罇堦前細草濛濛濕城市無喧似遠村

邀諸友南園不至

南園花向水邊開每歲春遊必數回可惜緋花今已

謝頻邀朋輩問誰來憂時减與難移杖駐老無方合
舉盃芍藥尚遲風漸暖綠楊影裡有鳴鸎

風興

春暮何堪風怒號曉寒重着舊綈袍林花似雪飛沙
徑塊麥禁霜掩翠濤賊壘漸添關路隔捷音頻送驛
人勞獨憐野老嗟何用夜夜愁看太白高

欲往山居不果

聞道西來虎豹多山靈應怪世人過遙憐蓁莽埋廬
徑無數殘花落澗阿愧我生平耽水石畏人相見說

干戈登高側望層雲外猿鳥峯頭好嘯歌

過劉竺南林亭

春寒出郭畏途賒愛汝林亭隔數家僻世古人常井
邑高吟何地不煙霞墻垂野蔓添新綠雨濕飛紅定
落花燭影半扉通直巷歸來城闕自鳴笳

感時陰寒不雨忽已春暮

一月春無十日晴闌林亞片未開鶯静意曉近銅爐
煖羔袖閒持竹篦輕久信行藏眞有定誰傳消息浪
多驚三農拭目瞻時雨共道年豐任甲兵

每日

非關晨起待高春剩冢無人到老農盆養遠花瓶插
柚池添新水種芙蓉煙霞有約孤節在齒髮驚心萬
事慵每到黃昏燈影下坐看兒戲過宵鐘

春盡

擬到三春日日遊春來花鳥轉深愁堯經風阻難爲
賓燕怯霜寒何處留鼓角諸邊明戍火樓船萬里絕
江流蕭條節序繁華過極目陰雲助白頭

春過

小園春過綠成圍鳥雀聲閒客到稀性好遊遨貧懶
出身多閱歷晚知非漫因短髮憎明鏡聊恃輕寒換
薄衣聞道滿陽花欲盡可憐寂寞度芳菲

四月六日始暖

柴門煙暖綠初匀三月雖過尚晚春笳鼓不聞原僻
地風霜歷盡自良辰怕臨廣座人憎老只解閒吟道
合貧芍藥榴花休浪度試看烽火照三秦

李都五約往竹村避暑熱不果赴再約以秋

屢約溪堂訪芰荷長途赤日懶經過遙知亂竹圍雲

水中有幽人獨肅歌旱喜班鳩呼暮雨曉催黄犢種秋禾舊遊憶在登高後紅葉青尊入夢多

新秋東胡遜谷

炎蒸三伏龍長吟忽聽城南薄暮砧誰解知幾如去燕每逢出郭羨遥岑園經久雨花爭發人到新秋病易侵臺畔絲槐涼几榻好攜詩卷坐幽森

城南

時從野老問桑麻無病何妨盍步譁薄海征鐃傳羽檄遥村社鼓隔霜笳客來自剝青桐子日暮偕看白

藕花偶向城南茅店醉歸來溪柳半藏鴉

七夕望雨

旱後霪霖濁浪深秋來禾黍旱仍侵烽煙亟賴徵輸力災告誰知造物心燕市迎涼矜伐鼓朱樓邀月闘穿針常年此夕多陰雨望斷中宵淚不禁

秋到南園

幾日南園芍藥香今來榆栁早踈黄病難獨熱甘塵市秋好看雲坐石梁正喜地偏安稼穡誰令穀賤聚舟航年來處處還村社日暮歌聲助皐鶻

暑過

澤國陰多曉自寒荷池花葉未全殘客來正喜琴樽暇暑過真如法令寛石鼎茶聲看蟹目藥欄秋色上雞冠烽煙漸遠西成稔飽食應同父老懽

中秋早寒

孤城風急斷寒砧一夜庭槐落葉深蕭皷始知嘉節到尊罍忽動少時心蒹葭色老迎霜雪蟋蟀聲悲自古今玩月故人俱白髮更闌莫訝酒頻斟

徐編修原一自江南赴都便道過訪

掉頭東去臥江濱忽訝高車問野人共倚消兵闘草檄肯令辟地有垂綸風霜道劇行應緩故舊交稀老倍親十五年中纔一聚忽將别酒壓征塵

聰山集卷之六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　佑雲麓　選

五言絕句

種竹

種竹茅齋下忽覺茅齋冷雨餘秋月生窗上濕疎影

郡夜

數月居水村寂心就寥廓今夜城市喧強睡厭寒柝

長安曲

綖面貂鼠裘獵歸古北口相逢各相抱馬上通燒酒

十一月十一日

夜來布被涼起見霜樹結薄雲午未開日光濟如月

夜溪

昨日山雲黑沙邊見新漲夜靜水空明魚遊星月上

寄伯巖

不愛蘭陵酒還山弄石瀨全家在碧空書聲落天外

其二

不得隨君隱西望空徘徊舉頭視白雲知從君處來

病

病裏中秋過重傷九日來可憐城市裏不見菊花開

曉見

林霧曉不開西來失青嶂何事冒寒行霜落鬚眉上

早發

早逐依人[illegible]雷雪避何地落落兵甲中先機羨爾智

落花

春風忽欲斷有杯莫放手試看落地花還得上枝否

郊夕

長堤下暝色月出野塘虛何處蒹葭響煙中人打魚

夏

片雲過驟雨天際晚來空跂足刪窗下樓高得遠風

雨後

忽覺絺衣冷殘雲度草堤杖藜歸舍好驟雨不成泥

酌酒

酌酒桃樹陰落花眼中過酒盡君莫還醉仰枕花臥

客至

臥嫌人語煩移牀就古寺君來看水雲莫說城中事

作尾

門前莫樹籬欲令煙水接伐柳作梁柱屋内生枝葉

聽山集卷之七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佑雲麓 選

六言絕句

避暑西巖

簾下科頭散帙雨餘赤腳疏泉雞犬無聲高臥夕陽滿樹鳴蟬

其二

沙鳥飛鳴水檻漁舠歸繫柴門飽飯蓮房菰米居然

北土江村

其三

狹路蹤通遠圃茅堂俯對高城昨晚西山雨黑夜添枕畔泉聲

其四

蠟屐常尋草岸柴市不近風塵翻笑桃源多事避秦說向漁人

其五

墻上雨生短草堦前雲拂長條獨酌欲尋酒伴何人

曳杖溪橋

其六

小楊凉生紉簟遶村雨陽鑪怪底香風不絕池塘開滿芙蓉

其七

早起腰鎌帶索典來擎木呼瓢遊舍新栽果樹窗連翠竹紅椒

其八

衰計門添水石貧家屋皺泥塗近世人工指摘著書致號潛夫

其九

到處青山紫蕨有時白羽黄冠戳伐祇今何地是非不近魚竿

聽山集卷之八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曲周 劉佑雲龍 選

七言絕句

甲申喪事畢避亂吳下有懷先塋

一坏零落草霜孤夢到寒原血欲枯幾度寄書皆未達墳前今已種松無

寄舍弟觀仲隨叔

孤舟風雨宿春沙腸斷江頭聽暮笳書到故園慈母問但云遊子不思家

答人

日日秋陰命笋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為道無聞作報書

殷雖寧伯巖棄官北歸

蕭然孤劍下南徐丈老江邊擁使車歸路不須船載石年來蘇得秣陵書

其二

解碑南遊忽二年怪來新疑老河邊故人零落行將

埜與子重逢亦偶然

其三

蒼藤逕拒野雲閒白雲黃芽譜大還不用海邊求術
士風塵徇首仰仙班

其四

茅堂高結水南村猿鶴猶嫌近郭門君自掛冠吾意
決秋來攜手入雲根

題明妃畫

五月邊霜毳帳秋羅衣脫盡換貂裘蘆笳一夜腸應

斷書上何緣不白頭

寄路旣作兒弟久寓吳門

六年風雨海門潮目斷征鴻不可招記得別時春二
月雨行煙娜濕楓橋

遊仙詞

東風一夜起氷濤草閣春寒醉濁醪滿地月明黃鶴
下露花吹冷赤霜袍

其二

寂寞魚龍出浪遙城頭畫角曉風吹入閒一日如千
日安得逢君看奕棊

南園

孤亭高峙澄河干落日松陰下碧湍山鳥亂啼人醉
臥野花吹滿鹿皮冠

宿野剎

醉到禪扉已二更還從支遁說無生幽簾不動空香
滿午夜蒲團落磬聲

臘月十五夜

空堂月出夜如煙颯颯風高雪後天幸有好懷塵盡

醉重看月滿是明年

早起

愛看沙渚汎輕鷗早起移牀對碧流禮法不攻魚鳥
隊管寧何事悔科頭

村夜

月落溪村暑頓清野人高臥夜無驚遠風忽動堤邊
樹夢裏渾疑是雨聲

李臺辰赴淄川丞

宦海風濤正渺茫怪君何事有離傷高軒已駕知難

挽獨把移文向草堂

社集憂旱

烽火頻驚海上軍還將濁酒慰離羣可憐落日荒原上多少扶鋤看白雲

飲野人草堂醉後汎舟漳浦

孤村雲木隱龐公紫蓼蒼葭小徑東多少樓臺隨雨散獨將茅屋待秋風

其二

風吹何處稻花香醉裏狂歌上野航怪底不知殘暑在人家一帶有垂楊

其三

隔岸棊聲散錦鷗茅堂高臥海雲秋沙邊日落長林晚遙見歸人立渡頭

其四

醉別山翁日欲沈遠天風雨渡寒碪村邊一望秋禾滿舊路依稀不可尋

省稼

雞犬遙村亂夕陽滿園禾黍碧雲香莫言秋色愁無

奔九日黃花得酒書

寄懷路妹壻吾徵

風雨難招客子魂浮家萬里臥江村姑蘇臺上應回首白日寒煙是薊門

其二

中原消息問征鴻衰草遙連碣石宮攲是愁人秋色裏江南江北盡丹楓

其三

十年烽火老愁顏海外孤雲去不還我昔題詩應尚在相思常到洞庭山

午橋

午橋南去水茲茲樹裏柴門是草堂數日不知鴻雁到滿天秋色下衡漳

過人野亭

溪上孤亭草樹幽月明常醉木蘭舟門前處處秋瓜滿猶恐人疑是故侯

黃花谷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楓葉晚蒼蒼亂砰零落遊人

少一道飛泉下夕陽

其二

秋入孤峯海雁來寒雲落木滿蒼苔何年玉女乘鸞
去明月猶懸掛鏡臺

九日登南城

古戍寒煙起塞鴻萬家砧杵夕陽中依然少長登高
會短髮難禁落帽風

霽

每向高樓待月明連宵風雨暗秋城林邊野霧銜簾

入共道明朝得早晴

溪上

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閒登萬里臺兩岸蘆花飛白
雪午橋煙裏一舟來

送諸友應東北上

邊風吹落海門秋客舍星霜憶舊遊滿地蘆笳催夜
月不堪重問釣魚舟

其二

雖將蓑笠伴賢書馬服山前有敝廬京洛故人誰尚
在十年風雨隔樵漁

舍弟入都

雁羽銜沙入薊門連宵北望海雲昏故園高臥愁如
此細雨孤燈何處村

寄西山殷伯嚴王都鄰張覆輿諸遜老

未遂幽棲學尚平出門空對遠山晴知君細酌秋雲
裏也向朝暾指郝城

周八公

京塵吹滿故人車閶闔門開奸上書月下逃君猶昨

日興方風雪二年餘

其二

年來蹤跡半江湖萬里移家入上都海內文章相識
徧還將車馬問潛夫

南園杏梅

土寒北地梅開少每憶林香欲作家可惜數朝人事
裏春風吹老隔年花

雨後

雨後看花踏錦泥殘雲猶傍古橋西黃鶯也解留春

色只在棠梨枝上啼

送人

水國陰雲落塞沙故人匹馬向天涯此時薊北春將晚一路風吹楊柳花

望嵕山

草徑傾危百丈縣山頭樓閣鎖春煙醉中曾倚樓前樹當日登臨是少年

茅堂

小院茅堂近郭門科頭竟日擁山鐏夜來葉上蕭蕭

雨窗外新栽竹數根

不得舍弟消息

故里鶯花滿弊廬春風不見舊門閭暫醒午夢愁無奈津市南頭看打魚

寄龔襄陽公冶

烽煙南北總消䰟聞道襄陽近鹿門我欲乘舟渡江漢印令高士幾人存

其二

置酒高臺擬大風紅旗甲馬雜兒童自從草滿春陵宅漢代威儀想像中

其三

河朔音書隔楚煙十年無淚拜啼鵑仲宣樓上休南望細雨蒼梧亦可憐

春色

堤畔經冬雪欲消暖煙溪柳拂長條遊人何處探春色只在城南第五橋

茅屋成

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翻葉滿松關醉來白眼西窗

下臥看煙中馬服山

獵

箭飛水落海門東鐵[illegible]狐兔馱來不下馬揮鞭直入未央宮

坐子弛閑中[illegible]留命下

千里驅車入幕[illegible]御河煙柳千塵[illegible]別來巢食燕窩日小閒風吹楝子花

樗櫟

溪上高臺晚自[illegible]

剪留取寒梢掛紫藤

汎舟

水漲溪橋欲暮天同人載酒泊村煙醉眠忽覺春衣冷兩岸梨花月滿船

燕京即事

地爐朝進白羊羔處處貿鬻開錦韜賜得紫貂新暖帽御橋霜冷駱駝聲

其二

凝雲宮月蔽蒼蒼蕭后粧樓亦渺茫四百餘年池水換依然風動芰荷香

其三

移來内市旁松柴呵殺宣罏同豈早朝撈得金錢矜意氣黃磁爭認舊哥窰

其四

聞道西山瀚最留風雷午夜護銀鉤可憐石馬荒榛裏明月霜笳萬里秋

其五

命製盤髻覆輕紗禿袖花韉白鼻駒共道禁城春色

好異同青塚怨琵琶

其六

山前兎急雁飛號黑霧黃塵落毳袍獵罷歸來催夜飲江南少婦解弓刀

其七

漢時泰原罷眺鐘黃紵牙軸市塵封畫圖往往多畱準傳是先朝舊御容

其八

日暮垂鞭過畫樓市旁舞女木綿裘歌聲尚帶殊方語半是楊州半潞州

其九

郊外香車錦作幃順城門下馬爭飛獨憐貧女無顏色拾得殘蔬首戴歸

傅掌雷杜鶴倚舍

野寺霜高旅夢孤堦前馴鴿避傳呼市人莫訝勞騶馬此亦長安舊酒徒

汎舟明湖

芙蓉橋下碧湖灣落日漁舟自往還倚杖獨尋高處

望腸城煙寺佛頭山

其二

北風蕭瑟冷秋菰水畔青帘問酒罏醉裏狂歌驚兩岸不知羇客是窮途

其三

女墻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渡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秋來俱在雁聲中

其四

四郭山圍嵐氣昏竹籬疏樹一江村醉中見月忘風

露夜半吹簫過水門

其五

茂苑荒臺鹿自遊斷垣衰草隱朱樓宮中只有明湖水依舊潺湲出御溝

其六

百年爭誦李于鱗濟下山川若有神一自文章風雨散往來湖上復何人

宿靈巖寺

雲展初從泰嶽還石林斜日草堂閒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

淸源望路妹壻不至

胥江六月理歸舟客底霜華塞雁秋望盡落帆人未到滿天紅葉下寒流

紀興

萬里陰風捲綠疇看花猶著敝羊裘年來事事如遺左四月霜飛大漠秋

豫讓橋

國士英靈死未休石橋遺恨古邢州千年強趙俱腐

草水到橋邊咽不流

文集自序

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塾業之助耳非有意於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既廢舉業而名心未盡思以文字自見文與詩之間實逕回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尚專攻於一藝近世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况予才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觴一詠賦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

於詩上下今古無不窮究其中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十五年中僅得詩六百餘篇而予之力盡不能有所進益其後年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絶口不吟至於古文詞實未究心未敢妄作也然親串中每以銘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欲厠名其間難以槩拒間亦涉筆鄙陋淺率畧具文形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謂有蘇長公筆致然亦隨手裁應未常存槀料亦不足存也甲寅九日前雨中無事裒集前後所爲雜文命小胥稟抄留諸家塾比年多病衰相日增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過計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間則此後益當少作矣因楞老人涵光書於逕山堂

聽山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引

傳

翟堯雅小傳
毛顏君後傳
呂節婦傳
馬烈婦傳
趙節婦傳

碑記

南和重修關帝廟記

帖剳記

卷之三

論

張艮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書

上道臺論鄉兵書
辭辟舉書
與周誠齋書
與朱錫鬯書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墓誌

太學生鄭公墓誌銘
孝廉鄭公墓誌銘
孝廉盧公墓誌銘
徐處士墓誌銘
殷仲泓墓誌銘
江南松江府推官李公墓誌銘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

王霖蒼墓碣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弘淯爔覲仲
淯坋隨叔訂次
娗 甄儆立
顒德懋
頎慎微
頫季合鈔

聰山集卷之一

廣平 申涵光凫盟 著

序

畿輔先賢詩序

畿輔古冀北之區地近邊鄙習戰鬬之事于武爲宜
然玉篋之燕巳肇北音採薇作歌爰自孤竹至泰火
後風雅廢缺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紹明其說有功于
詩大矣六季之世張盧祖束及刁協劉琨韋爭雄江
左唐則魏徵宋璟盧照鄰沈佺期稱一代巨公而高

適孔巢父極爲少陵所推許他如李嶠之真才子劉
長卿之五言長城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昌黎拔賈
島于方外郎士元司空曙崔湜張祜暨趙郡諸李指
不勝屈彬彬盛哉然其時偏在遐荒帝澤之所涵教
化之所及未能朝施而夕被無繇而興厥維艱矣金
元貴詞曲而賤詩賦乃劉因薩天錫直接唐音一空
其時作者蓋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抗爽明大
義無幽滯纖穠之習故其音闓以肆沈欝而悲凉氣
使然也有明自成祖建都大敷文教列宗所培賢豪
輩出于是家風戶雅二百餘年第北士朴略少華又
艱剞劂之役名山所藏半就湮沒大宗伯王敬哉先
生裒集而傳之闡幽發微燦然美備光讀而嘆曰先
生是舉蓋非爲是篇什之謂哉　朝廷尚文治弼教
防淫以襄雅化秩宗事也況先生領袖群賢稱文章
司命海內之士得望龍門如金就冶先生不加品題
而表彰先哲于風烟滅沒之餘又止及于桑梓者何
故勿亦以前事者後事之師邦畿首善四方所觀我
燕趙豐功碩德及岩穴獨行之士接踵相望其人而

既往矣庶幾咏其遺音慨焉嚮慕乎夫讀書論世而
相與各得其性情此詩教也古者禮樂之司兼領於
宗伯詩則樂之流耳洽神人而和上下固先生所有
事先生是舉果不在區區篇什也已

嶼舫詩序

記甲申晤客水亭見夫髯而魁然者倚欄顧眄目光奕奕問之石生先生也時郊馬匆棘未遑把臂而去病臥山中不復知仕宦齡𤩷弟輩從京師來言先生在諫垣摘奸扶良直聲動天下出所得諫草浮白朗誦風雨逼人嶷 天子訪遺忠先生悉所聞以上先予幽貞得附不朽狳然後徒跣走長安泥首堦下先生折節懽然訂布衣之好不敢自避微末抗首伸眉以成先生結襪高誼酒罷燈靑侃侃論古今得失人

物臧否樵竹蕭然寒蛩斷續都忘身在塵土于是出平生詩質之先生先生以爲可與言乎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盛唐諸家各不相襲也服古旣深直行胸臆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矜莊過甚筆無餘閑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喻咲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空同才力横絶氣壓萬夫設前無杜陵不幾有詩來 人乎先生以爲然于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予乃嗒然自失曰罔應有是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氷雪其無所附會宜也古詩類尚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即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爲詩必靡靡者非眞和平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凉渾博骨韻似少陵而索之無跡善附會者能之乎予行矣携歸太行對綠雲紅樹時時讀之讀已幷前得諫草藏諸古洞間

青箱堂詩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
宗伯印林居清暇乃東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前
刻緘書千里走一介謂光曰爲我刪定之千秋之業
非他世態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
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何足異而詩
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自避愚賤直
陳可否以成先生撝謙之誼旣原帙返都門于是復
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即先生之古道矣夫詩之古

非以時論也六朝靡靡者可退爲叔季開元之盛直
接黃初即近代何李兩太宰遠元宋而上與開元爲
伍然則謂今人之必不古人若非通論也但古人之
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古人之本萬事所從出
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與清剛之德有光明磊
落之概本諸忠孝敷以和平三百篇皆詩皆道也若
夫鄙夫俗士日逐逐于榮利之塲爲元風雅文其固
陋其詩必譾襲汎濫生氣暗然脩飾皆厭之而何有
于古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膴仕當脩然有遺

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遥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
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纍纍輦下
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于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
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踈自
遠相提而論古詩敦厚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
多風似開元所紀載多　朝廷典禮都俞盛事而相
與周旋者大半薦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謖謖然烟
霞之氣著于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而長嘯也
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即謂先生之自月
其詩可矣

且亭詩序

晤猶龍先生於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伯岩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極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驩雲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奮劍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涼星辰在下一日行叢海中林葉颼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予私語伯岩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飈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爲近臣聲華滿天下予病廢無用於時隔越者十年今

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襪猶龍顧予蕭寺班荊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欸息泣下今人稍通顯所親皆儕輩覗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間人高頼揚相剌滅沒不可逵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龍有慨于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予過猶龍門庭蕭肅益沼秋花有類雛含披幃覓入則澂坐爲几手哦一編問之交遊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日輕朱紱隱顯如一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覗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敢復言于是譽者在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則筆有餘閒比之于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聽之蓋其撝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覗猶龍而已

蕉林集詩序

詩至濟南而調始純空同才大不屑檢繩尺澁語梗詞麗然並進濟南極意煅煉之使一一叶宮商誦之娓娓聲中金石故自唐以來諳音節者以濟南爲至後之學者莫能違也乃其黃金白雪自立蹊徑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滿目蒼黃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蘊障于浮藻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內所詬詈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務非和平中正折衷于群賢以云無弊不亦

難乎吾讀大司馬王公先生詩蓋眞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累典樞用早年射策爲貴近臣可謂得志通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牙籤萬軸手自讐校時時引我輩布衣爲文字之飲耳熱劇譚縱橫千古然叩其集輒唯唯間出一二篇皆高渾壯麗如盛唐早朝諸作叩其全復唯唯以爲先生拒我歟已而有知先生實未始刻其集嗟乎即是而先生之人之詩皆可知矣薦紳先生之作自以爲可誰復言其不可者一字脫稿諛者四至不崇朝而布國中先生以詩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歟今秋來都下始示我蕉林集蓋亦簡十之二三而刻之者寒夜挑燈把酒快讀其音純宮鏗鏘頓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音體物遂情一唱三歎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覲宮闕如覩威鳳在霄濟南竟陵不得以一家名而皆擬其所長棄其所短吾所云善折衷者非耶滹沱恒嶽之間多偉人其詩文森森渢渢得山川之助讀蕉林集亦可以得其槪矣

王胥庭詩序

胥庭先生自選平生所爲詩緘寄廣平屬申子涵光論定焉申子廢詩久不作亦不觀他人詩近十餘年矣今輦下諸公以詩名者指不勝屈先生馳書千里辱拳問諸野人何故蓋申子常訂尊君宗伯公詩公于申子爲父執分不敢輕可否而率意去取無所忌諱公一一皆俯從之先生其亦有取于是耶申子其何敢辭開緘觀其集序不啻指可謂至少矣古詩之傳或數篇或數十篇陶至多亦不過百餘篇耳李杜

照耀千古非以多故多莫若元白今有取其全集誦之者乎先生起家翰苑耳筆三十年詩應不止此而所存僅此其志非凡可測也于是每夕薄醉取其集細評之大抵和平中正稱其家學莫難于七律先生應制諸作莊嚴瀏灕洋洋乎盛世之風至
世祖挽章感知遇念遺謨典切沉痛横視今古七絶摘叟吞吐悠然言外得龍標供奉遺法五律雅練五古淨穩如是而爲詩奚必備體奚必多爲乎務多者泛濫而寡情實猶濫交者之必無至交也先生之詩不輕作故作必可傳申子既擊節熟誦之不輟意所未合亦多塗注丹黃甲乙不自知其不可闇既畢仍緘而返諸都中宗伯公見之得勿咲狂奴故態今回不減昔耶然益信申子廢詩久果不復知詩也矣

林下集詩序

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籌國阜民待已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于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日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鄗上謝絕一切益肆力于讀書四方求文求詩求法書者接踵于門無不人人厭其意以去久之成帙寄余使考訂焉余既讀竟作而嘆曰好學之效人著于先生乃歆然自以

爲不足哉吾見仕宦而歸林下者往往樂持籌市美田宅或求聲伎以自娛非必其心好之也去煩熱之場貿以淸冷則悄然而不樂聊以消壯志舒佗傺耳先生既一無所好即將而蹁躚登眺山川雲物與胸中造化相盪而非營營于平泉之草木也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即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爲模楷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作爲文章眞醇博大必有裨于聖學必有補于王化而後發而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夫讀書於閱歷之後平陂毀譽皆所身試非屈首牖下之比昔所謂文今所謂道愈精則愈進先生之好學自此孜孜益篤矣

敍宗山詩序

讀陶靖節詩蕭然高寄不必知其姓氏計其人必澹榮利遊心物外者計其形貌必鬚眉散朗落落無崖岸决爲隱士無疑矣宗山出處似靖節壯歲棄官結茅寒谷所與往來皆山樵野客及沈冥一二子嘗遊盤山過燕市燕中人物色之卧蕭寺一夕逸去跡其行事豈所稱烟霞痼癖者歟然吾始與宗山遇見其亂髯如戟眞氣動人言天下事侃侃常思一得當乘附丹青而今乃戢影窮山中與我輩爲伍哉宗山素

不作詩予與猶能强之作復不耐聲偶爲古詩醇麗淵穆莽莽然可敵萬人後世掩其姓氏必不知爲隱士之章其人其詩皆與出處不類其故何歟乙未正月祀其先人畢便皂帽跨驢携一童子遊嵩少婆娑紙嶺有遺世之志已乃入大騩大騩人好之相留不令去居數月迺歸會予與掌雷欲登岱宗山衣塵未拂卽策杖同徃時方痛腰今不可屈伸每晨立而盥及乘軟輿歷天門松聲謖謖萬山在下忽大叫奇絶棄輿步登不知沈痾之在體也夜宿嶽頂予與掌雷皆憊甚宗山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卽躍起視戸外以星辰隱現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其嗜奇好山水又若性命倚之者常以小世界不足遊覽欲浮舟海外事雖不行然志亦壯矣其游二嶽各有詩并前後所作爲今刻之亦猶靖節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其必傳也夫

連克昌詩序

凡詩之道以和爲正和者樂之所繇興也樂之聲音節奏不可傳而傳其詞今三百篇是矣故樂無經予詩得其義以格神人親上下非和焉能之乎乃太史公謂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夫發憤則和之反也其間勞臣怨女憫時悲事之詞誠爲不少而聖人兼著之所以感發善心而得其性情之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予向者言詩與楊子猶能爲尤合楊子爲人介外而和于中詩多

懷鄉念舊侘傺不平而吉祥之氣溢于毫楮當時天下熙然宗之自楊子逝予不復言詩比于伯牙之絕響矣今讀連子克昌詩而爲之憮然克昌與楊子生同里閈習其流風既早年射策爲聞人而深沉好學閉戶著書所爲詩春容淵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此其得樂之理以爲詩者歟牛弘之論黃灰也曰半出爲和全出爲猛不出爲哀不猛不哀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克昌抱中正之德際會良時今將出而與天下相見閱歷助其精思山川發其灝氣吾知其日

有益矣楊子而不可作也得此後勁豈非詩道之大幸乎

延津申君二傳序

昔漢申公以詩立教辭爲儒宗所以聞於理學者必多而著述無聞焉然觀其不在多言力行何如之謂匪只爲爲政言也凡古今著書立説多欲以言自見夫行之不逮雖能言無足取故力行者聖賢造德之基而申公者吾宗理學之始也吾宗支分派衍處處有之其在廩延則東塘公以理學傳家至奏廷公益著耀陽君幼承庭訓孝友醇篤睦族賑貧釋及生死蓋不言而躬行有合于漢申公之旨所著賓祐説約

鑿鑿于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之關讀之者燎如觀火則是理學而通于爲政皆力行之效也吾鄉孫鍾元先生闡道河北繼二程之統與趙錦帆先生廣搜前烈用發幽光自二傳出而我申學行爲天下所共見昔先端愍公筮仕中州予往來渡河經廩延者再時方童稚不知登堂負笈今降嵩擔簦五百里問序于予蓋錦帆先生之命以予嘗從學于孫先生故也夫自講學日盛而躬行益急今有人焉入則爲孝子順孫出則爲仁人長者是子夏氏所云必謂之學而何言之足尚乎凜家訓而遵師説兢兢乎力行是務以無墜我申之遺緒予與降嵩交勗之矣

青箱堂近詩序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爲宗定論久矣近乃創爲無分唐宋之說于是少陵青蓮眉山放翁相提幷論其意謂不必專宗唐耳久之潛移默化恐遂專于宋而不覺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溫李之駢麗元白之輕便流弊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宋賢自眉山放翁而外如丞叔山谷聖俞子美非不峥嵘一代然而唐法蕩然至須溪滄浪枕籍少陵字櫛句比而去之愈遠

此其故難言也所爭在風神氣象之間而造語跡畧立意顯晦不與焉至何李諸公專宗盛唐遂已超宋而上則後之從事于詩者可知矣予嘗謂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和雅無邪氛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脩然艤杖常在香山卧佛之間勝懷逸韻發爲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爲遷流者也夫詩之日變如巾服恭履長短濶狹互爲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爲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蕪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余廢詩且十餘年

[illegible]有篇什不自知其鄙陋亦嘗就正于先生風氣所尊或不免焉酌羣言而正其謬請自先始矣

讀莊一映序

南華救世之書也世人多故率緑生趣太濃衛生之術太密于是傾軋戕矛激爲禍亂至戰國而極矣莊生目擊心惨棲神溟漠冥得喪齊死生與化爲徒不役于物夫惟身在物外而物乃可用如奕者旁觀指撥較工于對壘并其道行則季可爲文景郎塗中曳尾瞥覩犧牛亦致不一見而拂拭塵垢濯以清冷有功于古今大矣乃或以晉用清譚而敝清譚者老莊也是又不然司馬氏盜竊神器法應不再傳又繼之

以昏庸煽惑鉗勁豪雋賢者不得已而托之清譚以自遣比于瘖盲㝱欷故嵇忠毅公謂晉衰而後清譚盛非清譚盛而晉衰也百年中生死得喪之故役役無暇日乃反詆莊生所論爲放誕自欲方其榮身保妻子智昏于組紱力疲于利津以爲禮教宜然耳而游清虚者鄙之如土苴避之如汚穢蟲毒目爲放誕烏足怪故其書鮮能好之其好者特以文章故甚且態經烏申之說附會牽誣歷數千年救世苦衷幾幾終晦讀顧明府西巘先生註乃大快久之明府之治

鶩城三載體順自然而境内化持躬如氷雪雖案牘紛挐常翛然卓立霞末盍直以窓子琴堂爲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非有得而然乎書所獨見以告世之役役于死生得喪而不能讀南華者使一返于自然自然者禮義之本也子貢不云乎貪婪進躁返于冥極夫使世無貪婪進躁之人而治道無餘事此明府註莊意也盍亦以云救也

鄭子勉制義序

予與子勉有三同有四異學同師居同巷賦命同偃蹇然而子勉持重予卞急子勉縝嘿予踈淺子勉學問精尚予泛濫而無所抵子勉閉戶擇交予好與四方人士相往還同者形跡異者性情吾兩人將格格難入而乳針相合二十餘年如一日葢必有大同者在也子勉少孤王父督之嚴嚴如束濕鷄前燭後不免夏楚自其與予同學時一義未晰一語未精歸與母夫人相持飲泣母夫人輙又恐涕相慰藉謂爾父

績學早世事在孺子從棘楚中耳師服恭以有成立今所爲文皆血淚之餘也予居恒拋書則詣子勉或袖書往雨雪不假屐詒兩家僮僕皆忘賓主無晨夕患難疾病皆共之則常爲莊語正色相告誡曰無沈于非隨俗去就弗裁于義敗德以亂常我則無以對子我兩人其克有終故二十年來勤勤斤斤如登山履仄徑目專心一不敢失尺寸此則我兩人所同也予壬午以後多病廢業不復爲應世之文子勉益愈力學與予弟觀仲相劘切如吾兩人長老先生皆以公輔望之矜嚴之度宏贍之才即今售去爲已遲而剝落如故時葢有利不利焉子勉爲詩似儲光羲渾淪大家其氣若衆而以舉業故不能專致思力他又無所嗜好專則必精理固然也高不屑俗畸不拒物酌衷于奇正煩簡斂整濃淡之間而文至矣售不售固非所論然此其必售者也末俗好誹笑人見子勉屢困場屋一旦刻其文告天下必相與嗢噱謂不必然然爲文如是烏可沒沒就盡且吾黨之望有此舉久矣子勉勉旃文章世道君等任之登郡樓見西山

蒼翠如在几席意勃勃不可制待子功成訪我于丹岩碧澗中息心觀道回思八股伎倆真覺可笑則此刻亦敗帚也夫

家譜序

觀史臣之頌陶唐氏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知仁莫大於親親雖至德如堯必以九族爲首務盖九族者其初一人耳漸分漸遠非聯之以情則途之人耳九族不敦而欲其仁民育物失其根本必不能也自敎化不行誶語德色門內且然況其疎屬宗法廢而特有譜譜者所以歛同氣使涣者以親又傳宗祖德澤作後人之模範不止紀名號序行第已也我申氏族譜其來已久伯父扶風公嘗修之先君端愍公再

修而梓諸京師尚缺畧未詳季弟盼備員史舘會纂修實錄成請告歸里休沐之暇取舊刻加訂補稱明備焉光於是作而嘆曰我申氏之在繹者既不可考自掖縣公遷永以後讀書三百年仕宦歷十世可謂盛矣我族人亦知其故乎夫流而不息者德也習而有染者學也學成德備天道可崇我祖宗授巍科登膴仕者蟬綿相接然皆蕭然貧素産不及中人循循守禮規言尺步鄉人相與安之無爲㴞侈以破素風及肆凶暴虐鄉鄰者故永人之稱望族必曰申胡連盟首推羆至我端愍公精忠大義照耀史冊隆恩異數被諸隔代尤爲古今所罕覯我子孫其念之哉果仁積德澤流後昆我子孫坐而享之可謂遠矣不能增高益深從而剥蝕之身不可以見祖父則名不可以入譜牒矣念之哉卽令身無大展再世修譜而我則無所稱述亦足羞也以道義綿世以詩書澤身家法具在雖百世焉可矣

刻太上感應篇序

鬼神禍福之說君子信之蓋以輔帝王刑賞所不逮三十年來水旱疾疫間以兵燹生民之困極矣雖運數使然豈非人事乖舛戾氣所召歟夫燠之必寒晝之必暝此誠運數無可奈何者然繼晝以燈燭禦寒以裘葦不聞冥行而暴露也天道之窮人事起焉至于彝倫斁敗戕物以自利僥倖俗日偷獨曰無可奈何有運數焉所貴賢人君子者安在故命之爲言君子以戒貪冒不以限好修觀大易與洪範所稱修悖

吉凶皆與人事相準貴躬而雨降悔告而桑枯匹夫匹婦一念所極嫉爲崩霜爲隕彼造化者若可呼而應焉今人見不善者食福善人有時而窮或更得禍則扼腕不平曰無天道夫窮通榮辱天道之不齊則誠有之苟爲善通者日以增榮窮者庶幾滅辱不見夫養禾者乎雖有嘉種燥濕不時茂草不去蹇如稊稗矣穀則猶是也灌溉糞鋤之日勤其獲必倍于他畝吾窮而止此禍而止此是即生平善行所格不然者安知不尤甚哉天下自嘉隆以後風氣日趨于漓薄其時教化明刑賞不紊天道應之年穀歲登民無夭厲焚戮之慘必不至是故君子有福利天下之心其身用則操刑賞以飭法其身不用則明禍福以垂訓今王君多才且賢困于下僚是吏而隱者福利無權至刻感應諸編以教世此其心良苦讀其書者庶其翻然向道也歟人人翻然向道而天下無事矣

贈周太堅先生序

晤茂山周子於晉陽一日賦詩十日飲酒每丙夜醉呼城烏鼓起寒壓如雷我兩人交相得也一夕將別去因執手謂茂山曰吾子才氣橫發行天下無其偶非若予之朽株自擲也又年力推盤而鑽以乞帽終乎周子曰噫吾父之教也而敢行諸始吾父服貧積學博雅有聲稱知天下將亂抱道潔身所以教兒子讀者不嘖嘖於纓組用兒而予襲冠而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匿咲實所以承歎耳子聞之竦然再

拜起曰吾師乎吾交天下士多矣今天下詩古文詞稱極盛大抵娟便穠郁爲可悅而得雨爲古者是稱雅作吾子掃除筌徑歸心百轉方之近代惟學僧公得其似器器亦相當然出處之際難言之矣方梨眉公輔石抹於江上橫戟作歌何其壯也及名成佐命勛伐爛然而悲窮歎老及萎然氣盡出處豈細故哉吾子毀形戢影守身如冰玉生今之時正自難耳獨怪夫天台雁宕在碧几席倭隱之士不難褰擔千里躡屐褰裳而顧含而之燕市塵土中使諸侯擁彗惟

恐不一當周先生則又何也周子曰吁子之責我者足矣雖然亦吾父之教也吾父少好交游然廓介不苟爲然諾常欲求友中原而今老矣江北風土雄厲古聖人之區士多激抗矜尚奇節庶幾得一人焉小子之責也吾始至都而交猶龍楊子楊子有道仁人也又以詩名當代故相從至此而楊子屈指天下士必曰殷子申子今吾子之不吾棄也彼殷子安在吾其遂歸乎殷子者吾友宗山常棄官隱大駹山中時時出遊去來無定跡然則二子把臂不復可期乃不

意予去未幾而殷子亦至太原兩人相得驩甚又明年猶龍移官中土周子從而南而殷子自大驪往相聚彌久飲酒賦詩詩如予在晉陽時周子書來曰吾與可歸矣及吾父覽揆之辰歸以報命曰所得北士如此幸不辱明訓是則稱觴一助也自後不復出出請如子言予時以人事羈里中不能走河干一別爲寄語周子歸而擇泉木茂美近天台雁宕閒市馬所不到者爲我置數弓地吾無意於此中久矣行將負笈從太翁先生遊庶以教子者教我歟即殷子楊子

相與偕往未可知也

詩集自序

自癸未九月省先節愍公於回寺明春先君殉國爾後病卧山中不復擔簦入長安者十一年矣今歲天子訪錄遺忠王學士敬菴公魏給諫石生公以名上儀曹覈實謂二十三人者無可議或以數多置九人不錄先君遺焉予聞之憤扼嘔血謀叩閽時閏六月大霖雨道無行人者月餘所親相勸謂少需至秋念義不可止雖萬死何足惜遂携兩童子跨驢北發出門行泥淖中雨不絕至滹沱水漲不得渡渡有覆者守四日登舟雜驢羸舟滿長年無檝水深不受篙中流洪濤拍天騎動舟側舟中人咸呼號予瞑目塊坐付之造物幸濟至新樂南水倍潤守者或至半月旅舍傾頹支以一木雨愈甚秣驢榻下穢氣不可忍四面俚歌嘈嘈皆羈客無聊者越三日勢不可過改道無極縣行水中百餘里水深淺不一時時徒步深者沒頂募人扶掖兩足凌空氣咽肉顫路僻無市食物乞諸村媼雜奉麥飯果蓏立盡不減八珍至方順橋體中小惡覆被晝卧屋壞急起避瓦礫及枕枕破

擊踝微傷市人聚來慰視視覆處棟櫨齊折皆舌撟目驚次早陷泥中泥深二尺許足膠不可上履敝失底跣而行多秫根磚石行十餘里足瘍少息渡水雨大至衣濕旱寒膚栗無人色店人燎火相向計去家至此地五百里行十四日水居七八泥居二三夜見星月者一夕因笑水行無舟騎行無路與岸上舟居者正相反是後雨止水落苦泥泥之苦倍于水禾中有徑可行滿佃執白棓虎視時遭極撻護避之驢入泥輒倒去囊及鞍韉扑亂下跡以聲嚇久之乃起又

六日至都同人皆驚以爲飛渡十日之程倍之以爲速其難可知肌消骨立非復人狀廻憶溺者壓者前後死者相望予幸得達艱瘁烏足云呼天無路徒跣號燕市中諸正人皆大不平會周給諫伯衡公上疏力爭於是公論乃益著死無恨矣時輦下多名贒不以鄙薄見遺咸相訂好以問索詩開篋久濡莓爛字滅没不可辨因録付梓念此十年中虧心瀝血忽而長歌忽而隕涕如中風狂走啼咲無端集中所載畧可覩矣風雅鱗集譚詩靜夜則又寂寥中一快十年所未有也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引

張覆輿詩敍

張蓋字覆輿吾禾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制舉名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咏哦聲則増飾傳會以爲笑蓋獨好之所爲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繩尺家固窶竭貲力爲服飾綦履珮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輒遂不書故雋每欲得書輒匿楮絖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急書惟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狂士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饘粥不繼間挾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錐自擊其首被

血滿面因發狂輿歸歸築土室蔽塞絶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作前者不復論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有嗚呼其足見蓋者幾何哉

竹邊樓詩引

子勉深沈善下每事必精嵩乃退然如不足者詩渾雅似儲潤州蒼藤古木日月渺窅非徑草盆花可彷彿時有精刻之思出人意表予好誦其晚日當窗燦飛塵亂隙光一篇謂前人所未及的是浣花先生語勸之刻子勉唯唯且刻且刻十年未果也今春來都下訂入索其全稿子勉唯唯如故予爲選其十之一二强付剞劂嗟乎今天下人人詩人人刻詩矣朝脫藁而夕災木者有之子勉詩成十餘年而退然若不足不自知其可傳是其必傳也夫

姜綺季詩引

辛丑春予至都中下榻固庵旁舍時久旱多風沙街頭如烟霧不辨人馬閉門坐邸中鬱鬱無以爲樂一夕薄醉解衣脫帽寢矣忽剝啄聲如雷甚急怪問之則固庵携一客至排闥大呼曰不意鬼蜮乃在此間固庵言此浙中姜綺季予倒衣急起握手大懽咲蓋予向者與真源交便熟知綺季之爲人伉爽好交遊多才善謔謂高卧湖上天際想之耳亦不意適同在此因劇飲踰夜分乃去次日以其詩來予讀之犀利如芙蓉開解無文人學子束縛綺縟之習塵土中爲之一快綺季言比者將遊晉晉中山童而水激終不如湖上之樂予思湖上二十年矣訖未一遊君乃舍之久不歸又向他處如擁西子者更羨他人姣好耶固庵大咲曰然遂別去

王幼輿詩引

文章稟山水之秀嘗見近山者多堅削近水者多奔放其人較也浦近黃河柵才數媺讀李于田先生集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以爲得水之助今王子幼輿復接踵而起幼輿承司馬公之澤蚤年射策爲聞人可謂得志通顯矣乃澹然于聲利好學工書如余之陋亦嘗俯而問焉則善下可知今春在長安邸舍與鄭子子勉家弟隨叔得其詩每夕必挑燈貰酒一手揮杯一手展冊朗誦以爲懽其近體多雋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風雨驟而鬼神泣也吾觀幼輿稟氣清淑退然若不勝衣乃其詩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歟黃河之水天上來差足似之古來詩人各據一勝惟少陵氏天人萬象無所不包納其才如海幼輿其日進而盛歟才與氣直登少陵之室如余輩盆盎耳安得不望洋而返

賈黃公詩引

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爲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憂讒畏譏或悲貧嘆老敦厚誠有之所云溫柔者未數數見也子長云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然則憤而不失其正固無妨于溫柔敦厚也歟賈子不偕于俗而好爲詩所與遊者皆孤孑之士故其詩清厲而不傷于格蓬門木榻翛然遐寄豈有得于君家浪仙之遺韻乎夫流連光景以消侘傺此善于處憤者也第不失所謂敦厚者而溫柔在是矣

王清有詩引

三百篇皆理學也敷情陳事而理寓焉理之未達無爲貴詩矣後人歧而二之街譚里諺俱可採掇而經語獨不少入子美用獨夫洸愛當暑去兵一戎衣富貴如浮雲亦取語之近詩者耳宋人尚言理萬紫千紅以喻一貫青山綠樹取譬來復理益寄而詩益難言之清有先生晚篤理學而好詩不衰負笈蘇門觸緒成詠所謂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歟理學風雅同條共貫惟先生能兼之矣

喬文衣詩引

京師者詩之藪澤也如貢稅然四方所產梯航而集于上國故外而入者視其篋纍纍然也內而居者視其壁若弆帳纍纍然也于是衆技畢陳而精者出矣詩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後可言美惡範墶爲輪廓錢也不適于用削桐爲偶又衣飾之雖豎子不信以爲人詩不真即雕繪滿眼只墶錢木偶耳貌謹愿而心澆刻性情之僞延于風教而詩其兆焉吾讀文衣詩喜其真不無故爲啼笑横臆而出肝胆外露摧堅洞

隙一息千里我燕趙人多沈毅英爽無夸毘之習文衣其尤著哉噫乎文衣真之一字爲世所厭久矣少陵不云乎畏人嫌我真其在當時流離困躓皆真之爲害故人嫌亦自嫌也然而光焰萬丈至今益烈真之取效頗長少陵不願入州府予謂即居京師舍此無他道也詩云乎哉

馬茉史詩引

從淮上別茉史十餘年來都無聞問意流離之後故土蓁莽觸目悲酸無復向來脩然自得之意伯巖自嵩少歸携得茉史詩數首和平高朗音無噍殺予比之秋潭浴鷺明月積雪庶幾近之則此十餘年中彈琴嘯歌荆棘虎狼不足動其胸次非有道者能之歟茉史詩中數言伏村寒荷伏村吾未見聽寒荷予邸鄘澹然高士也相與偕遊百泉時時言茉史隱居狀近且卜居嵩麓携妻子樵採無復意人間事矣嗟乎

茉史乃至是哉予向與伯巖偕隱太行竊有鹿門之志人事未了尚爾徵逐每登高望西山雲木未嘗不爽然神往也以茉史幽懷逸韻仰州府如在丘壑而結茅霞上與秦松漢栢爲伍觀其居與所從遊而人可知也詩亦從可知也伯巖言大騩風土醇厚往往多隱君子吾將從而家焉其次二室之間策杖往還行歌互答吾三人可以老矣況復有伏村寒荷諸子在耶

馬旻徠詩引

上谷一郡多理學蓋猶有靜修先生遺風焉而馬子旻徠以詩著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詩爲末技比於雕虫之屬而太白嘲詣彝儒倫極醜詆迻殊者議異理固然歟旻徠制行醇謹無爭毘之習所著養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又何故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褒衣緩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而士之以風雅自負者率挑蕩越閑以綺語觸

其兩本之則無詩又可知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粲然動物是眞理學即眞詩也即如靜修先生紹濂洛之統高風亮節爲元醇儒今讀其集古健眞制無愧唐音不可以証其合乎旻徠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爲一身匪異人任矣

逸休居詩引

癸卯初夏予有晉陽之役過栢鄉辨若遺我詩一帙未及讀也已而登太行絶頂天風四至清流激湍怪鳥窺人松華覆地飄飄然作遺世想恨無與偕遊者賞其奇曠乃急取辨若詩讀之雄廣之氣與之相敵不啻吾兩人牽藤共坐躡屐同遊也古之以詩傳者其人多清剛而磊落以石爲體而才致間發遇物斐然特如溪澗潔洄草木蓊翳耳今天下詩頗推畿輔而魏氏一門爲尤盛崑林先生爲一代風雅之宗昆

季竝起照耀炳朔昔之機雲維繙不足多也予與辨若定交在兒童時予既墮廢無舉業之擾耑力爲詩而竟不就辨若以射策中高第詩與制藝幷在人口人之才智相越不亦遠哉讀其詩嶙峋突兀天外遥青不爲徑草盆花耳目近玩蓋得太行之氣爲多得其集者朝夕吟諷即以當卧遊焉可矣

卧雲菴詩引

人之得爲詩人非只才具勝也蓋亦有其時與命焉日徵逐於市朝車傘馬汗勢利熏心而口道烟霞謬爲不情之語其不足動人也明矣泓子負經世之才作令海濱俱有成績使其慕金紫爲富厚祿位地必且以功名顯豈暇爲詩人哉感憤在中膠不可解因是抱病息踵山居時與赤松爲采真之遊大茶鐺藥臼熊經鳥申皆詩人嘉事而應酬既絶清虚日來是真時可爲詩非詩亦無以寄其牢騷磊塊所謂命也

非歟泓子之詩清明廣大無閡滯纖穠之習毛性所出可溯可歌方今風雅之壇爲設一座吾嘗謂古來隱士山棲海遯冥鴻高舉者指不勝屈獨陶靖節照耀今古則以靖節之詩爲今古獨絶故也然則泓子之詩固可少乎哉

傳

劉文烈公傳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湛陸舉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第一者李公焻烈皇帝厭文事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為天下模楷閱公卷稱旨親灑翰墨為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為徐言劉公生平學行狀實無其偶則又人人嗟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者老蓋公已十上春官

為士林碩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于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即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嘗斥言于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怨奪其講席于展書卒亦不動也庚辛以後寇日熾疆臣紛騰廟謨無勝算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石晉及汴圍垂陷公又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尚以門庭玩視耶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為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可滅為公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秉樞參帷幄者率晏安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閣曹蹩躠騎龐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哄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

捐俸鍰及盤匜簪珥輸犒城卒諸寮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為藏柩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暨妾李氏請先死公唉許之候其瞑目呼具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遂大書三紙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裡無愧前賢書畢遂投繯死年七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傳姓者官詞林謁公問計安出公曰既及吾門此事當自辨傳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

楊方伯傳

楊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曾祖坦以舉人仕至杭州府同知祖若楷光祿署丞考粹玉娶閻氏生公及思廉思謙公自兒時有神童之目十二應童子試有司奇其文首拔之隨丁母憂己卯鄉試中副榜入太學復中壬午鄉試丁父憂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己丑會試分較禮記得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曹研精理學有大儒稱
世祖皇帝命爲日講官倫類胥餘亦多爲名臣一時

咸服其知人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辛丑入　覲卒於途時年四十有四公爲人和易無崖岸而中實稜直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與交而素所往來稱忘形之交多布衣寒士甲申以後天下甫離兵革煕然尚文治公與今冢宰魏公裔介同年友善以文章道義相劘切如左右手魏公作五子詠首推公及魏子象樞曹子本榮申子涵光郝子浴也天下稱曰楊魏士之自負才能來　闕下者必携卷軸謁兩公得其一言以爲榮兩公亦勤勤汲引一藝之長延譽恐後蓋因而成名者多矣公性無他好好詩及古法書居長安室無媵妾聲色之奉出亦不樂爲酒食讌會一羸馬蹩躃自署中歸鍵戶謝客庭中植雜花竹木翛然如林壑詠哦聲達戶外間與所知論海內人物則抵掌大言當今詩若書獨某某數輩耳彼大冠若箕者何爲哉某某以詩與文自負方在顯位無不人人譽之爲古今無耦者公顯斥之至不在論列於是聞者大恚
世祖皇帝政務之暇兼涉書畫喜滄州戴公明說

書自董華亭而外無取也一日坐便殿　召公及陳公爌　賜上方筆札書稱　旨賞賚甚厚蓋自米顛懷素而后此風久不聞海內以公當　上意幸且久且柄用而忌者益不悅會
世祖皇帝加意民事擇廷臣才堪外任者備藩臬選使益練習俟有效以次　召用之遂出公於山右而陳公亦出爲外藩說者謂公文采風流宜在翰苑刑名恐非所長公至折獄精敏輕重各當其辜貪墨斂迹俱改行易志晉中人曰吾臬自王元美李京山兩

先生以文章吏治照耀前後幷公而三耳在中州常攝左藩事以廉謹聞謁孫徵君於共城徵君憮然以道統相屬曰吾所見仕宦人超然如此君蓋寡耳及遷蜀念去家益遠欲自投劾作倦遊草思廣羊不置廣羊者郡之西山方天下未亂時公與雞澤殷岳涿年申涵光鋤茅山頂爲終焉之計已而宦遊四方雖膺組紱無一日不曰吾廣羊吾殷子申子也至是偕隱之意愈急時制外吏不得自疏陳而撫軍惜其才止之不爲請遂蕭然携書劍而西登嵩少華嶽入棧

道所至皆有詩公詩風格宗王孟俊音亮節近比信陽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得少陵遺意時貴莫及也蜀自兵荒後民少又苦瘠力不能辦租賦是時滇黔方用兵軍需旁午公轉輸不竭而內撫殘黎蜀賴以少安未幾病瘧痁不已肌膚內消食漸少乃杜門習靜病少愈入　覲舉治行卓異第一以便道抵家省墳塋欲止不復出而部檄敦促力疾就道至覃懷疾又作豫撫以狀聞乞休致公召殷子與居軹關候　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

道以樂殘年志畢矣已而病亟嘆曰醫數投凉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尚可㞐然青主寒暑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素難致而公在晉臬時曾折節式其廬殷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踞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歿又數日而請告之　命乃下歸隱之志卒不遂亦可悲矣平

生所著有且亭詩七集若干卷行於世娶南宮李氏子二履吉徵吉皆能讀書有父風

申子曰世以楊公失職悲傺鬱鬱而死如長沙者流豈其然哉公少無宦情舉榮名富貴俗所營營者皆不屑而志在山水朋友詩文間夫山水朋友詩文亦何藉於高位且公雖外吏亦方面大僚非遷人逐客之比謂以性命殉必不然矣獨怪以彼其才親受知於
人主是宜輔弼在左右乃一出不可復返嘗廷推爲

少司馬及憲副皆不果用豈非命歟韓子曰斥不久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然則天之所以厚楊公者固在此不在彼耶

霍亮雅小傳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剌署字蓋以爲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爲慢已亦以字答之後問知呼然一咲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爲參政好飲[illegible]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綺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蹙額向人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爲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尚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

茹素持準提戒勤須菩提像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憑箕諸唱和譚謔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間爲詩清逈脫俗赤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真贋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爲卷帙瓦樽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于邑多蓁臺複閣吳越之士至者如歸供其館穀輿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常自畜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窮其技好博作博疏摹画博事曲盡酒闌燈灺呼聲動

天地嘗負負益豪不以勝敗爲意好游游不出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携酒所至有招之者輙出巳酒飲之或贈以金幣聽人自取去好潔日輙數浴几案無纖埃令兩童子執箒箕隨之涕唾必騷除客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丰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卧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别談笑而逝年五十歲子二

介儒仝儒

申子曰儒者每以晋人放達爲訾議彼于禮教則有

間矣若夫脫屣萬物形骸土木以較夫汩汩利名中夢無寧刻者不亦脊壞哉亮雅幼工制舉業試高等非無意于當世者不得志而托于酒心事灑然無幾微芥蔕令嵇阮輩見之不當把臂入林歟乃利名之子亦從而非笑之可慨也夫

毛頴君後傳

頴以老病謝中書事貴帽歸管城往來研山甬上暇則著書以自娛久之秦亡國除棄家游吴越愛防風山水遂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褚先生在剡陶泓家于端州時時相過爲方外交私述始皇遺事爲書藏名山一日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玄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録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欷歔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

厭之擲不復顧餅師醢婦或見而呼之命記所業籍欣然爲書書又潦倒不稱人意一書即斥去頴亦不顧也其後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書爲衣象服襲紫綺裘照耀江左頴老耄忽至不能盡識則書其名于額四方諸侯聞之爭聘掌書記頴懲巳孤立被廢命十人爲曹所至通用事故能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頴支庶識者輙能辨之于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中天下又數年無疾卒骸骨空洞人以爲仙去所嘗與周旋者爲立冢製文以祭之陳玄等

先生皆不知所終陶泓學道端溪上久而益堅相傳
至今尚在云
史氏曰吾讀昌黎公傳常怪不詳頴歸後事第云終
於管城何哉已乃知毀名避世如其時東陵侯故
中原人無知之者楚漢遞興能者效一技而頴以老
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有慕于孤竹之遺風歟然身瘁
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寔者矣

呂節婦小傳

郡丞呂公去其家三十年乃知孺人死節事哭奠如
初喪儀予聞之愴然以悲也道誼淪薄淸剛之氣多
在鑿流然或事難陡發大辱當前不忍憤憤以死者
恒有若乃知微慎始割情就義事介可以然未必然
之域而奉身如霜雪若將浼焉此其才智過人不只
一勇决也節婦姓劉氏年十七歸呂公歸十有六年
而遼左多事當是時重足一跡駢首就戮者相望節
婦謂公當遠去不去禍且及已公唯唯未决節婦大

慟曰嗟乎宗嗣之任在君與幼子幼子不能自達而
君又蹢躅牖下相隨以沒何益豈以閨中少婦他日
爲君羞嗟乎嗟乎行矣我不負君公乃携子西去去
未幾而節婦拔繯烈烈死矣公以明經起家歷仕爲
郡丞節婦存沒未知也會公師宴公來守真定爲言
節婦死時事甚悉蓋公既去節婦遂絕飲食家人百
計勸之以爲事不可知而輕身一擲乎節婦曰事至
而悔悔何及不見夫采衣而隨行者忍目擊耶寧玉
隕無瓦全吾不能靦顏屛息且而與夫子有約矣遂

死方死時宴公夫人亦在故所言如此呂公名起渭
遼東人今爲廣平府同知

野史曰節義之事蓋天性哉平生言忠孝指天誓日若眞可信臨難而悔者何可勝數夫白刄在前勢無復之死唯一決耳而委蛇求活計無不爲甚矣死之難也節婦一女子能明大義九死不折所謂巾幗而鬚眉者歟郎今呂公宗枝繁衍雙幡五馬身有膴仕皆節婦之賜也呂公望幃欷泣三十年無易志亦可謂不忘舊德者矣

楊烈婦馬氏傳

烈婦馬氏永年馬家莊馬安女年十七適楊寨楊之孚越五載之孚病歿烈婦哭之幾絕者再矢死不更適旣服除翁與父謀婦年少無所出會當嫁之烈婦聞跪請於姑曰曩不即死正以代夫事翁姑耳而恐棄之耶姑曰語不云乎無兒不使婦烈婦曰語謂婦不願者難以强也若矢以終身事視兒在有加焉而何不可翁意終不回一日父有使至翁所切切耳語烈婦泫然曰是必爲我死期廹矣康熙甲寅元日詭伯翁謁拜伯翁以婦寡可勿謁烈婦曰拜只此矣恐不一受邪聞者以婦將嫁故別耳亦不疑也初四日謁姑曰新歲欲以盃酒澆死者墓姑許因詣墓慟哭久乃回潛自服毒毒發紿家人曰病耳家人見鼻口迸血知爲毒相與强藥之稍甦曰我以毒一入喉當即死今死轉苟活將何爲家人守之不得死至初七日防稍疎夜再服毒明早遂死初八日寅時也年二十五歲矣烈婦容止端麗言咲不苟素多賢行不述述其大者瀕死無異常時至於購毒何時藏諸何地

家人迄無知者蓋定志非一日矣

申子曰節義之不絶於人心是三光所繇明坤維所以不墜也而謂隨俗波靡殞身就義者不再遘豈其然哉馬氏一農家婦非有詩書保姆之訓亦非習見節義有所觀感彼鄉之人娶而再適事同初醮再適而勝怙有得色鄰嫗群而羡之以爲當然故其翁若丈謂少年宜嫁無子女宜嫁閭巷細民之情固無責焉而烈婦不動聲色視死如歸一毒慘矣或畏而中輟而氣乃加厲至於再毒毅然一女子勇過賁育豈

獨笄流愧之哉故備著其事以俟採風者表彰焉

趙節婦傳

節婦永年小北汪人張斐女年十五適趙一鸞食貧力作事姑以孝稱越三歲鸞死有子方二齡節婦欲死姑大慟曰遂爾之義此呱呱者安撫吾血食其斬諸節婦乃不死夜篝燈紡績嚴霜草榻遺孤在抱啼聲與杼機相答姑病籲天以身代比愈時時以十指傅其朊姑怡然弄孫若不知其無子者後姑死哀慟踰常葬如禮子振宋節婦督之嚴曰子脫不肖頹行而玷宗吾負此地下人會年饑不足供呼唔之費或

勸以易業節婦愀然曰寧士貧無賈裕也振宋亦體母志淬厲爲端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日起於是宗族里閈咸悅服謂節婦之教云直指以其事上聞得俞旨建坊海以內無不知有節婦者節婦今年六十五守節四十餘年矣

申子曰自時代變更而益知節婦之難也彼裙釵笄褘之人生于窮簷敝閣未嘗誦詩書晰大義倫紀之任固無責焉以至性所激九死不移豈不烈烈勝鬚眉哉乃或以剸鼻斷臂之事赫然耀彤管如趙節婦

者平平無奇嗟乎夫人亦各論所遭耳死節易保孤難節婦正爲其難者貧無立錐之地食不足以供糠覈而姑以養終子以教立此四十餘年間何異吞氈啖雪耶嗚呼風俗之偷也誦詩書嘶大義者無媿此裙釵笄褘之人焉足矣嗚呼難哉

碑記

南和縣重修關帝廟碑記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制也祠枕四衢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必式焉旣久傾圮邑三老某等醵貲更治加堊刻丹雘燦然改觀友人白侍御抱一周生鑛青來命紀其事光於是作而歎曰嗟予大義之在人心至今未熄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驅戎馬之場功成身遂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偶齎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

尚論者愾然猶慕頋爲欷歔者有之然偏以質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不能舉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即婦人孺豎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慴心悍志奔走如不及盛矣哉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間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荊州一陷而西蜀幾危其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僇薄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並列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申于天下也方漢之衰羣雄

饒起其間跨方州擁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畧之士抵掌掀髯仗策而求所合意在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嘗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族販中時人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而遇之以爲漢祚不絕斷在此矣委身共濟九死不移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王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者非一日昭烈少有大志得帝而益央當時同心舉事者復有桓侯桓侯與昭烈

近同里開聲間易達非帝之比卽賢如武侯不肯失身於匪類亦必待昭烈自詣感知遇而後出若夫謀國之忠擇主之智無踰於帝者不幸而後起失據偏安一隅國賊未誅以軀命殉社稷嗟乎豈非天哉天不祚漢卽帝亦無可奈何然而志則烏可沒也夫曹氏之變漢王侯貴戚輔弼世胄之家反面事讐各出才智以佐逆者猶不勝屈帝山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漢也以戔土食毛之義失不共戴天之讐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爲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爲動意所謂

劉氏一人者歷萬刼而不毁至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爲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沒於袁氏繼脅於曹氏當漢末葉未嘗一瞻正朔帝未及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於他所故曰大義之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慤而士雅好論忠孝事其新廟貌而事帝者非僅蘉祝以望福則請進士民而告之曰帝聰明剛毅不可媚以私褻昵而序倫無詭於行神之聽之矣則又

爲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行民不背德惟帝二千餘年追慕不衰矧夫瀹德澤於部民民其敢致其出入肅神明也無愧於民無愧於神矣夫如是上下交修以永終其福是役也烏可緩哉

岵園記

韓家屯世有我申氏別業屯去城三里許在滏河之陰每春桃李夾岸爛然如雲錦夏秋穲稏聲徹夜蓋郡之蔬茹取給焉先曾伯祖南濟公自憲副致仕歸就蔬園爲亭榭所謂南濟堂也先曾祖中丞公擴大之比卒遂塋其地固夙所好魂魄安焉耳予兒時見坐墺錡釣臺兩字則仍南濱公園中舊石也先君令杞時別購雞丘王氏園多老樹雜花中一庭三楹前兩小庭對峙又前爲池庭後爲臺臺後則門臨水

上荻花柳陰隔堤見雉堞樓櫓隱隱水烟中先君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時與二三老友徜徉吟嘯詩集中數言南園即此乙酉禁旅屯駐兩閱月馬矢所到地無寸草墻垣頹毀朱欄折而爲薪時喪亂之後萬念灰燼聽其荒廢而已行人折花往往斧其大枝去庭前有海棠兩株高兩丈餘俱折壞久之稍葺墻垣割前半種蔬壬寅秋大霖雨西亭圮次年春移諸池之南鑿甕牖于後遙望翠栢垂垂如鏡中題曰泊亭依水又以明志也移東亭于河畔築土而高之外望如樓閣題曰定舫蓋如扁舟繫纜不復汎汎風浪間矣拓墻西數弓地爲曲徑蒔花木之土宜者數種總題曰岵園取毛詩陟岵之義與兩弟約此園永不分析長房主之仕宦及有貲財者時借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樹有增勿減昔李贊皇云以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識者嗤其愚若此園雖微我先公平生遊覽之地一草一木手澤存焉其敢忽諸

聽山集卷之三

論

廣平 申涵光鳧盟 著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世以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爲阨漢而欲用韓也嗟乎固哉則始終爲韓之說誤之也始良遇漢王於留說以太公兵法他人皆不省而漢王屢用其策以制勝良曰沛公殆天授委心事漢自此定矣豪傑之欲得主而事也甚於君欲得臣方秦之季英雄競起維

時南面稱孤欲爲漢王所爲者不知凡幾皆握齱好奇禮獨漢王謾易多大度酈生知其必成且伏策從之况良乎漢王西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與良攻定良果爲韓何不自留相成試與成爲破秦之計而與漢入關漢勢日張韓不益弱乎如以韓力初造非借漢不足以滅秦秦滅而漢益強力不能彼將滅之秦而欲并力興之漢良不若是愚也韓王成本一庸主借庇於人僅以綿祀耳才力不足以當項羽無論漢王圖大事爭天下不諒其主之賢不肖安所稱智歟

且速之斃也成死良復歸漢酈生謀立六國後六國者韓亦在焉此時韓之諸公子未盡殲滅也良果爲韓何不因而力成之乃曰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誰與取天下乎韓將立而中止良撓之也則良爲漢不爲韓明矣故燒絕棧道示羽無東意此良本謀無可疑也然則良終不爲韓乎非也爲漢即爲韓也滅秦則漢業成漢業成而興滅繼絕韓祀必舉是則韓讐報而良志遂矣良本謀臣無摧鋒陷陣之力報讐之事勢必因人初借力士繼借項羽羽殺成則羽亦讐也故借漢王兩報之爲漢即爲韓也宋人執爲韓一說膠固而不測其用嗚呼彼安知不爲者乃所以爲之歟

書

上道臺論鄉兵公書

畿南雖號承平然荒村鼠竊所在時有自明公建節以來威德遠播奸宄革心枹鼓不鳴者有日矣猶以安不忘危綢繆未雨近如操練鄉兵一事衽席一方萬民尸祝其等荷戈以從自爲身家計夫復何言竊以立法經始務求無弊恐有司奉行過當漸失初心不揣狂瞽肆陳説惟明公採擇焉古人蒐狩必于農隙故三時耕作一時講武恐防農也自去冬奉憲檄三郡中頗有行者地無遠邇呼而集于郊關演武之場冰雪掩骭霜風裂膚所官以有事不即點驗抵暮而散他日復然饑寒困躓莫可告語困已甚矣然猶時尚無農事也今東作方興一歲凶稔或爭時刻穀賤人稀僱工不易婦子晝夜胼胝尚恐廢時失事而往來操練半在城郭且勞力者例不入籍所驅皆貧民耳器械弓矢火礮衣裝所費已不貲甚且教頭箕歛奸胥橫索未覩一兵之用先廢終歲之功萬一戶口流亡國賦安出且愚民好爲訛傳謂將練習成伍遠戍邊方轉相驚疑恐生他變方今雲貴已平海內混一畿南沃野千里幷無伏莽可虞其等不知大計仰求再行申飭鄉兵之設本期守望相助農事之暇本村練長量行操練有司不得勾調至城若一村有盜隣村救援坐視不救者論如法庶盜可弭而民不知擾是亦井田遺意也蒭蕘之言幸惟垂聽

辭辟擧書

有司擧光孝行以應新例光自揆德薄且乏力辭未蒙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齒數推原 朝廷察孝之意本謂內行純備才猷卓絕施於爲政用張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但取醇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 本朝實受再造先人幽忠隔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 朝廷日月至明聽言不厭再四務詳巔末傳諸信史秩宗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卽在親交炙鷄絮酒之儀尚爾感激況恩

回覆載者乎故嘗終夜撫心不知所報今執事謬相推擧引以仕進之路假令當途過聽俾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其身光非有一長可稱也性褊才拙動見齟齬多難畏人杜門息事間或作爲詩歌聊以永日雕虫末技無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硜硜者耳若置世途將焉用此卽謂明詔特以孝褒追恤其他大所謂孝者如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尋常子職胡可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靦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叉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哉是以背畫彷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盛擧光年四十有一矣頭顱未老尚堪策勵從此讀書學道勉圖令終萬一德業少進庶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己長跽控辭幸惟垂諒

與周減齋書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便鴻爲難音問愈濶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光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闢徑路亦恐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脱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華氣非必真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真知已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落落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

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寧質二字真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與朱錫鬯書

少壯時有限之聰明誤用于作詩者二十年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至事過興闌回想袖手苦吟時殊亦何樂間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爲效顰跳而別闢便陷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攢眉吮毫與少年之士爭雄長哉且身在草野

復亦無文可作不能爲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杜門几坐不復浪遊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遊覽之文論古則舊學中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今則于分非宜且亦不知國計生民利弊安在將爲傳誌之文則爲人子孫者多求顯爵以榮親問及布衣者寡矣仰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年無見及者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真復何文之可作哉近常把玩宋儒語錄聊以簡點身心爲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提徒

竪義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有以教我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予初識雞澤殷仲泓淵竦然異之已而因仲泓復識其兄宗山于燕市修髯廣額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自覩茂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統稃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爲同氣曰此眞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巳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共至于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鮑子哉嗚呼巳矣宗

山少所跑好遊俠邪然讀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泓齊名藝苑仲泓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仲泓當早售庚午宗山舉于鄉而仲泓屢擯不錄蓋仲泓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至關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譖以死宗山兄弟傷心泣血圖雪父寃就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瞿然曰誠如子言褰裳去之恐不速反濡足耶

即日回里與仲泓結茅西山絶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循龍思聖各携家避亂山中賊檄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爲崇禎帝發喪謀討賊僞令執之不屈死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胄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遣騎追之予時先已歸郡爲募死士夜馳楕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于難跳身遊江南南和白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鷄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隣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

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篷底咏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埋弟事置佐賊者諸役于法部檄趨就選得睢寧令邑僻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彊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頗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硜硜不願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迕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中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砦大陸公仕宦

二十年不能于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爲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隣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碁聲入夜扁其亭曰喩梟以予自稱梟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爲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饘粥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子之紐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爲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閴如山居蓋仲泓爲人皎氷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野老雜處而其惡見比匪

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畏之者聞履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惟恐不得當衆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與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襆被常不觧偶遊盤山過燕中宿西郊蕭寺魏相國裔介魏光祿象樞引爲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泰岱者一同

遊百泉林麓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
留叟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勗勉登岱時方病腰
脊不可屈伸及軟輿歷天門忽大呼奇絕下輿步登
不知沈痾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鱗同宿嶽頂予與
傅皆憊卧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即
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常遊中
州愛大騩風土將卜居肇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
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寧夏邀與俱登賀蘭
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爲

恨耳猶龍以蜀藩入　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爲左
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
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
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邀青主至其重
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雖寧以後成
集矣予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于律非宜
宗山以爲然即焚其稿專力古詩淵渟奧博淩人不
易上口莽莽然肖其爲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
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

力尚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
常聚無僕僕道路爲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
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知老不宜出然
死于山水間不猶愈于纏綿牀下耶庚戌二月遂決
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
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
夷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
及吾郡杜能巖雲礽在閩爲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
恨獨惜中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

怪予不力沮之噫乎宗山遭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
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
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
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
無可爲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爲嗣宗山名岳字伯
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世矣隱于
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
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
出嗚呼其命也夫

墓誌

太學生嗣川鄭公墓誌銘

自子勉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也其質行敦謹深沈而善下長老稱其有祖父風其父蕙圃公旣早歿子不及見見其祖嗣川公蓄醇然長者嗣川公以名刺史子早歷險阻體貌淸癯骨見衣表予見其七十以外如少壯時少壯人或侍讌飮不勝憊公竟日無跛倚威儀肅然讀書明大義譚古今成敗如燭照計數少時家道殷富父歿與伯兄析箸自持門戶遂廢諸

生業入太學其治家纖悉有籍甃甓一羸馬弱行畝滄田夫牧豎欣然咲語服食簡素一皂綈衾數浣閱無綺縠僮無游手督諸子如嚴師嘗讀書至夜分槪然曰吾以人事廢學至今嘗恨之汝曹幸無米鹽之累勉承先緖無若我耄而悔悔無益也故諸子競然皆著聲譽甲子蕙圃公卒於鄕公益綜飭務施予鄕婦負冤且死抑不白公命蕙圃公爲白之報謝無所受親故請貸或不能償爲燔書券者屢矣辛巳饑輔大荒疫道殣枕積公爲設饘粥備棺具病者以起死者得免暴露公謙和好讓多隱德嘗訓以善求名市道也故所爲多不令人知三子皆次第先公歿諸孫中獨子勉長尤賢公之督之如其督諸子今子勉巍然稱名儒其進不可量種德而不食其報豈非命哉

公諱烋字嗣川年月日卒卒不數日而薙髮之令下蓋天下爲一變矣

銘曰福善者天而時或不然胡公之仁而屢値於艱嗚呼後有名賢公可以安神之聽之福祿萬年

孝廉鄭公墓誌銘

蕙圃鄭先生卒四十有三年矣孺人張氏秉節荼苦教子以有成既卒將合葬於是孤茂泣謂涵光曰申鄭稱世交知吾家事者莫子若其銘之光忝異姓猶子誼不可辭迺作而嘆曰嗟乎天道不可問而憂患之足以相成也於鄭氏徵之鄭自刺史公以鄉舉起家典大州有聲譽太學公早承家務膺世故不克竟志於舉子業作德勤止以冀其後人亦孔殷矣蕙圃先生幼頴悟爲文淵渟犀利邁其儕流先君端愍公

時爲孝廉訂交稱莫逆分燈聯榻無間風雨至今過碧雲樓下念兩家先人絃誦地潸然欲絕也先生性至孝母常太孺人早世事太學公謹及繼母馮太孺人如所生兄弟友愛中外無閒言讀書攻苦至午夜雖寒暑不輟左蒼嶼先生督學畿輔有人倫鑒得先生文激賞之呼與語喟然曰公輔器也擢冠軍其餘凡試輒冠每一藝出遠近爭傳誦迺刻木石居窻言行于時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闈中牘爲謄録者刊落數處房考以失句讀置之巳迺在几上及再閱再置復在几上如故房考詫異曰是子必有陰隲不可棄也再細閱之果嘉迺白主者調外簾原牘較之正其誤置前茅是眞有鬼神相之者鄉舉後益務謙下鍵戸却掃肆力博洽視一第猶掇之耳迺以讀書過瘁咯咯遂成疾侵以不起先君哭以詩有功名同頡頏意氣許千秋之句當時交相砥礪非世俗苟冨貴爲榮利者可知又曰雄心三十折苦志半生勞先生生平淬志與所以得疾不永之故盡諸此矣嗟乎以先生之才承累世之澤如梗柟豫章勢不干霄不止

且其孝友端穆持身如處子法不當早夭而故生之故折之天意豈可問哉先生少娶孺人杜氏劉氏皆早卒繼娶孺人張氏處士述山公女也年十四適先生生一子一女子即茂越十載先生歿時茂甫七齡女三齡一庶出子蕃三閱月耳太學公尚在堂治家嚴好節儉家雖素封勒諸子婦衣食皆不令有餘常苦不足孺人紡績佐之僅無凍餒茂幼器宇非凡兒孺人謂爾父齎志以歿所期在孺子而無成立未亡人他日無以見爾父故督之勤不以姑息北地沍寒

冬月常卧以床恐其寢苫而晏起也雖其後茂長以文行重於當時一言一事之失動色相敎誡聲淚俱下必長跽請改廼已御下嚴而恕好施予而自奉儉薄衣大布之衣屢浣不數奉竺乾敎惟謹終身不御葷血庶子蕃出繼伯父嗣後伯父自有子孺人謂遺孤當自育遂求歸愛之與茂等及析產以膏腴田推予蕃茂廼得磽下者此尤人所難凡婦人於孳庶子常卑視之雖他人亦以爲宜然不併較也今廼更讓之使出已子上不亦賢乎茂自齠年失怙依母氏爲

存亾嬌志砥節卒踐家聲蓋從四十年機聲淚血中淬礪以成豈偶然哉令愍其孱弱嬌煦以累其志翩翩競豪富者則茂之賢不肖未可定也

銘曰既篤以賢胡促其年惟母儀之克紹而世德以延豈棄之者廼聽其自適而欲昌其後者必重之艱難耶嗚呼蒼蒼者天

孝廉盧公墓誌銘

予外舅省潛盧公卒三十三年矣外母胡孺人以去歲終今以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將合葬于劉營之祖兆有期矣嗣欽鑑以銘請一日欽鑑無疾卒孫汲以有定期不復改也予乃爲之銘憶崇禎中以風俗抏敝由於士習命天下鄉舉皆就直指考覈如有司例其尤賢者薦諸朝卽不肖者列狀褫革之於是直隷廵按御史李公模特薦公曰臣謹按舉人盧其孝友著聞溫良樂易束躬守禮德能及物恂恂有道

君子也遠邇皆以李公所舉當能得人蓋公賦性醇謹無械智溫言欵語若恐傷人終其身無疾言厲色呵叱不及僮僕於光祿公爲少子諸子或發或由繼養生送死一身獨任中外以孝稱田氏姊早卒遺二女公皆收養于家爲擇配厚嫁之饑年窮黨多所全活一門諸從昆弟皆競奢靡爲豪舉公雖舉於鄉儉朴一如寒素蒔花竹畜魚閉戶翛然自得也庚辰不第將謁選會以病卒公諱慨胤字省潛天啓甲子科舉人配孺人胡氏武進士遊擊將軍協女孝事姑嫜

善持家逮下嚴而有恩因公艱於嗣爲博求副選所以撫之者備至公卒時遺一妾一方八年公年餘耳以死誓不去孺人憐之相倚爲命者三十餘年雖節烈由於性成而孺人所以感之者可知也公卒時有子五歲未幾殤以胞弟恬胤子爲嗣即欽鑑邑庠生娶杜氏庠生汝繩女女一孺人出適不肖光自光爲子壻公與孺人所以愛之者不啻子嗚呼光既無所怙恃猶以事外母猶母也而德音邈矣不亦悲哉盧氏家世具光祿公誌中

銘曰門內雍然門外溢然凡所稱吉人善士胡艱於子又促其年可盡者人不可知者天耶嗚呼賢母撫嗣世祚以延望墳樹而僩涕者比於有道之阡

徐處士墓誌銘

光不佞自甲申以來不復從事于文也蓋庶幾于守嘿之義徐君夢松訪我菰蘆中漣然雪涕曰先處士公閑誠濟物德在人心不幸早歿母氏矢節存孤以有今日幽光隱行汶汶未彰吾子忠烈之嗣也而嫻于詞敢累以不朽光既愧謝之已又念今之子若孫執幣于公卿之門取大冠若箕者以炫閭閈爲光榮耳薄此不爲而親信窮僻之人此其志不俗未可以鄙陋辭也按狀處士諱思齊字見埜其先居泗上有

諱忠者徙邯鄲數傳而至吏目公國鄉是爲處士父處士以農起家稱素封端謹退讓重然諾服御簡素嗇已而好施嘗爲饘粥以待饑者活萬人或死爲治葬具濟人之急未嘗有德色歲祲諸富人故閉粟以要利處士輸粟縣官三百石曰人饑且死而我坐擁厚貲恐蝕臺使者大義之旌其廬平生無機智推誠與人無少長貴賤相對嘻然家積槀薪雜木數處一夕火里人奔救之一人急走匿執之則隣兒也蓋以私憾焚其積計且延及廪藏里人交讓之曰徐公素

長者而何報之深也其質于官處士曰我實不德，結怨于鄉人孺又何尤釋之其人媿沮叩頭謝卒㑹發改行邯鄲固要衝輪蹄無間宵晝處士曰我嘗爲旅人暑而渴望勺水如瓊液乃結庵鑿井設茗以濟往來至今利賴之晚年爲善益力橋梁道路修治無虛日環居而娶者待以舉火此所謂積而能散者也今天下愈重視財錙銖之利動于辭色箕帚誶語父子不免况于不知誰何之人富者積慳之效也故富而益慳鷙鰥餘稻粱道有殣不足於糠覈令長民者而處士其心也何至聚貧民爲盜致有今日哉配王氏早歿繼曹氏焦氏李氏晚娶高氏生夢松夢松生四歲而處士歿高方少艾稱未亾人荊笄皂綈躬自操作外支門戶內撫遺孤中外奉之一如處士時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也余觀夢松篤厚善下類有道者母氏之教歟

銘曰無積于躬以振物之窮以媿夫擁高位而貪者復浚民以自豐嗚呼天地與終是爲仁人之宮

殷仲泓墓誌

甲申五月仲泓倡義討賊不克而死今四年矣方賊既殺仲泓復大索其黨兄伯巖避逃江左鄉人斂其尸藁葬之今以丁亥月日乃改葬與妻岳合兆焉伯巖曰吾弟負奇寡合晚交足下雅若同心者儆予孰誌之嗚呼甲申之事皆予所目擊當賊渡河而北郡縣皆四服望塵投拜歛黃金綺縠貢賊圖不死甚且吠主媚讎君臣之倫不絕如髮仲泓一老縫掖提三尺匕首圖殺賊事雖不成不可謂非烈士也而或者尤其寡弱輕舉不能少忍以待其變嗟乎當時國勢已去賊即有變一縫掖何能爲義憤所激勢不及顧此所謂烈士也仲泓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然往往天若沮撓之使無所就少爲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輒不售隨父大陸公往來川陝舞矟擊劍常以數騎破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犯會武陵拜劍出視師在上前言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籓賊益猖不可制乃誣劾大陸公逗撓失機圖委罪自卸仲泓被髮徒跣詣京陳冤狀不報於是

邀而爲荆聶之謀結茅西山養死士爲後圖而武陵尋亦敗露自經死未及剸刃其腹則仲泓死有遺憾哉甲申春予攜家避賊山中與伯巖仲泓瀝血相誓勿失身爲祖父辱未幾賊大至僞令檄諸生就選較不應且死親故或微動之仲泓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四月先端愍公殉國計至予既往逆喪比歸則仲泓討賊烈烈死矣嗟乎仲泓遂死哉以仲泓自許斬頭陷胸其甘如薺彼夫戀戀一身視君父如傳舍似謂終不死者未幾而澌沒不足道

如仲泓則眞不死矣予聞仲泓初入城僞令毀服逸去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當此之時天下聞國變雖孺子莫不飲血髮指然畏賊不敢縞素行市中而仲泓張大義使人倫不滅固非草草一死者獨恨機事不秘爲市蠹所乘助賊者皆肘腋近人不及覺察則予所云天若沮撓之皆此類也仲泓性至孝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厠褕躬自浣濯即大陛公行事有未心善必辨論侃侃曰事父猶君也不以諫諍爲孝足跡半天下然所祇服不數人予

以余隨多齟齬仲泓獨心好之憶連床高論俱不欲苟安流俗今仲泓殺身取義名在汗青而予尚靦顏長林豐草間吾媿吾死友矣仲泓姓殷氏諱淵雞澤人也先世爲農家父大陛公諱大白以學行見稱海內歷仕關內道兵備副使兄伯巖名岳庚午科舉人亦與予善配岳氏曲周名族女節儉能成夫志與仲泓偕隱山中布綈操作怡然有自得之意當仲泓未舉事前數日得疾聞賊且至祈天願早死不近醫藥遂歿異哉忠俠之氣刑于閨闈即仲泓可知矣仲泓

死時年三十八無嗣

江南松江府推官李公墓誌銘

表兄李公志淸既以疾卒於鄉外閱七月而訃音乃至孤奇瑗等爲位而哭又久之以康熙乙巳臘月二十二日招魂而葬其衣冠於祖塋之側乞予銘予爲之泫然制涕太息而言曰嗚呼觀於李氏之禍天道其可信哉李自龐憲公以科第起家世有令德其後子若孫登甲科者三登賢書者二一門之內皆顯貴吾邑閭閱無與比然淸愼好讓人無紈袴之習子孫出門布衣徒步不免饑寒謂宜福祚無窮乃以一人

罹法殃及五世不亦深可悲哉志淸公壯歲遺榮逍遙林木視朱紫如土苴人人服其勇退有陶令之風而爲法受禍覊魂異域是可爲痛哭者也志淸生平慷慨爲人篤於倫紀凡親故有事相付托毅然如已事胸之所有無不可以告人受禍之日人人爲揮涕奔救如狂則其平生可知矣兩爲司李皆有聲明斷無滯獄上官以爲才于公之澤將及奕世而卒不免於身所云天道何如乎公諱澄別號鏡潭志淸其字也登順治丙戌科進士初任江西饒州府推官丁母艱再補江南松江府推官告病致仕以長兄濬事相累發寧固塔安置歲餘于康熙二年四月初八日午時卒去生時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酉時得年五十有五時仲兄滋同在患難爲治其喪事葬如禮

銘曰謂德可延世而慘若此將遺世以自全而相累以死豈數有適然而作善者亦不可恃耶嗚呼其神氣無不之也塋衣冠而隕涕永無忘其遺址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

余自甲申亂後始置別業於關村與王亍爾揚遊相善也數從鄕人聞乃祖德成公行事愾焉向慕之蓋德成公早孤孑身持門戶不終畢子之業族有儈武斷利公之產謂孺子弱可澳憑陵日至公力直於官治如法族人得免魚肉謂公非常人於是事無大少咸就與謀公明大義侃直無所撓濟人之急而不尸其德有古烈士風太守蔣公聞而異之題德重鄕評以贈其甲被誣爲盜已屈服公爲請於所司以百口保其究竟得白水田之利豪右占爲巳私莫敢議者公毅然爭之卒得勻平余溥田數區在焉至今不慼蓁莽則猶公賜也今天下習于軟媚以容悅爲賢而風日以靡利害之關見者拱黙有起而任之者謂多事鬨從而非吹之無怪乎緩急無所恃而禍亂以成也公雖布衣居里閈扶顚拯溺不避豪強令其得志庶幾古之遺直國家所倚賴者哉公諱侮德成其字永年人年七十有六卒卒後頗有家變頊珉久缺爾揚慷慨好義有祖風以余嘗從事於文也乃命龢而著之碣

銘曰薄俗畏難脂韋爲工嗟此遺直有侃其容氣以義壯無忝厥躬蹈火分井恤彼困窮受天之祿子孫繩繩樂道丘園頤養令終文孫振武倬有其風枌楡改色載飭玄宮追揚舊德庶其丕承

王霖蒼墓碣

吾鄉苦心績學之士以予所見則有李臺辰王霖蒼云臺辰名芳莎仕宦不遂以郡丞被謫年五十有餘貧病以死時人皆扼腕霖蒼死時方二十有三耳又不沾一命無予所學皆未就如楩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而早尋斧斤戕其萌蘗不蕃可惜哉霖蒼名以恩滏南王莊人生而貌瘦如不慧五六歲都不解群兒嬉戲事唔唔而已家有史委塵坌中拂拭竊讀之輒默記時時爲鄉人說古今人物治亂諸儒生怪問

之皆悉原委驚以爲神入鄉校未幾就省試中副稍稍交四方知名之士携書笥來郡與予弟隨叔讀書先端愍祠中予鄙薄無似落落寡所合霖蒼好觀予詩及所論著凡爲制藝必就予點定商可否以間盜讀古書無所不博洽而左氏司馬氏及唐宋大家之文尤成誦所爲制藝亦彷彿得其法見人談世故瞪目直視氣拂拂出鼻間有發或言書史則議論飈發座人竦聽予謂霖蒼是必資性過人者弟隨叔曰不然特力學強識耳蓋霖蒼每食常手一編且啖且讀

自祠中歸昏必焚膏無寒暑倦則俯而假寐鷄鳴輒起亦不暇盥沐項領常積污膩不顧也元日夜半書聲達中外鄰人皆驚予一日早至祠中祠門啓詗謂閽者豈非未及開耶入則霖蒼已先在時未曙月下嗚嗚讀書因大咲歎息久之予性忽善忘不能記古人姓氏每以爲恨臺辰曰第多讀之自記以霖蒼觀之豈不然哉霖蒼天性孝友無械智里中自二三同人外多不識每過市中昂肩抗首目不旁視時人以爲傲實非傲也書學黃庭得其神骨素不爲詩予強

之作仰多俊句似常作者是真有夙慧非但力學強識已也丁酉闈後面黧黑神氣颯然予謂君豈有所苦耶霖蒼曰似有小疾疾何害但恨妨我讀書耳已而腹中有塊漸長遂病病中讀書不輟手錄周易再過忻然以爲有得至戊戌年月日死死時有子四齡越二歲亦殤嗚呼惜哉以霖蒼之才令年壽僅如中人其學必大就即不富貴非所憾也而竟止此彼造物者何心哉予觀弇州所記文章九錫其以夭折稱者古今多有遂以爲天忌才然也夫天若忌才則如

勿生彼愚而夭者不更多乎于旦其常循才者可惜
耳然天之生才實不易或曠世一人焉而不加愛惜
以至于夭即謂之忌也亦宜昔吾鄉有李生㓨者奇
才也以救母被嚙亦年二十餘焯卓勤多崖異識者
知其不終霖若敦厚謹嘿而年又最少以睨二子尤
可惜矣霖著生僻壤無先生長者爲之傳恐其久而
湮没故著其梗槩如此而又以其平生好于爲文也
故益不得辭嗚呼惜哉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嗚呼先生至性醇篤學有淵源少負良友孝格昊天
樹壇坫于當代任綱常者百年力扶鈎黨氣藐羣奸
善不近名而寓内咸知愛慕義不避禍而造物每與
生全始于豪傑終以聖賢返躬克已㕍彼言詮紹述
在朱子而兼收王陸見滄海之廣大品望如彝齋而
終身巢許眞孤鳳之高騫道隨時進化與身遷教以
成材屢相接于皐比老益力學手不離乎簡編逍遙

乎山中之體樂若不知海外之桑田方曳杖以容與
胡厭俗而棄捐易水松楸魂返故土蘇門華表淚滿
新阡在先生年享期頤德成福備而無憾奈海内入
思耆舊欲尋師考道以奚傳光也夙侍几席約共林
泉類叨訓誡未寡尤愆展讀易之卷軸高言如在憶
夏峰之指授道範儼然恨執紼其未逮遥灑酒而滂
漣

題荆園語

小語者申子晃盟之所著也夫語曾有小大哉語則於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小大哉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托出即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賢於堯舜夫豈有加於此哉理固無小大也晃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兩弟今兩弟皆自立而晃盟之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荆園一編雖小語實至語也講求從自己心性中經涉歷鍊而得為高遠深微之論以誑人聽聞此最學人之所當痛戒也晃盟益矣晃盟自言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隱此小語云乎哉

八十五叟孫奇逢偶識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今幸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濆血，敢望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槩廢酬接，恩怨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爲道身所閱歷，或平日有觸，書置座間，久之不覺纍纍。雖老生常談，粗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嘿，庶幾寡過。予與兩弟交勉之。君子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所已詳者，不敢復贅。

璁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荊園小語

廣平申涵光和孟著

弟　涵煜觀仲　涵盼隨叔　訂

貧賤時眼界必小，在學道；富貴時施予易，在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趁心，即有大不趁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

凡交貴含糊。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確有因，深自悔責；必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

也。況然若不相識。其根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審。後來必成大讎。

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恠。

勘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謟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即應責。亦須委人。自行鞭扑。易至過當。且暴怒時。首爪奮張。先已

自損。誤傷肌膚。猶其小也。

畏友勝於嚴師。群遊不如獨坐。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為終身負欠。在己後或責望。反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為疎傲。或事應面詞。亦不必屏人秘語。恐致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為下石。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守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為鄉里所敬重。自有為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重賄。則不必矣。

造作謠諺。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隲。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為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為

我作矣。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復取証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興流布。過時覩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謙飭。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為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欸欸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毎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

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决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别其爲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于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

古昔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不盡不必别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

至者。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即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即淺學所論亦常有理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常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說謬者絶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醫况委囑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爲德不應則謗毁百端甚且尊貴人臨之以勢進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愼之于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衆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

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惟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愼。

行客以大道爲紆别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乃事。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庶可後來相諒。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于前夕成之。臨發多忽必多遺漏。

他人僮僕。過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時時戒飭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

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遠方來歷不明。假托爲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宄伏其中。勿與交往。即窮人欲投靠爲僕婢者。亦不可收。

勿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氷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啟口。亦不必逢人訴說。恐怨過意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妥。

先人著述。必確乎可傳者。始付剞劂。不然。藏之于家以存手澤可也。○可傳者亦不得惜費。致令湮沒

親交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誚。

我有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常入耳。言之何益。

借人書画。不可損污遺失。閱過即還。

借書中有譌字。隨以別紙記出。置本條下。

冠履服飾。不必爲崛異。長短寬狹。適中者可久。

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爲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爲舟之類。可鑒也。

子弟年少時。勿令事事自如。

宴飲招妓。本以娛客。醉後顛倒。易致參差。總不如雅集爲善。

責人無已。而每事自寬。是以聖賢望人。而恐不肯自待也。弗思而已。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峻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不假蓋于子夏，固是大聖人作用。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于啓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拘謹周旋，雖是儀文，亦以覘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淸，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雖退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騎馬思墜，捷人思跌，安貴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優倡輩，好嘲笑人，而敢爲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趣恭不足責，慢不足怒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

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稚而稱觴矣，甚褻瀆云。是乃母之難日，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堂，賀即如我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既歿以後，是日愈增悲慟，何賀之有。

人于十日不寐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得矣，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

作難、傷非義不可許、斷勿輕諾。

早起有無限好處、于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交。

形宜早、須宜遲。緣時尚也。其實分有親疏、交有厚薄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勿以人負我而隳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群而莊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慎所入、

正人之言。明知其為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

雖人背後之誹論。皆足供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既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過。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嫌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妥帖。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為表裏。

面有黥污。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

拭去。若曰黥污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警惕。亦學者制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

好為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並其事事皆疑之。

閨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寧晷矣。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常看。

人皆抑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即坐功服氣往往致疾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自容也。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画圖章初有人求甚喜求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學書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画爲甚。

有怨于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壓訐雖公亦私鬼神瞷之必有陰譴。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有妨舉業吾見作舉業人閉戶不闗一事者常少事事皆作而獨歸咎於詩所以少年多不服只是以舉業爲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忖不能卻去舉業者詩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爲僮僕勾攔北里之遊不但有關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即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托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推一日未必後日之

能如今日也。

消息稍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停逃實因準摺物以償之，若貸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因準摺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故時時取償，以博貸名，而人卒不信，尤可笑也。若覩知那借，尤當急償，寧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世說新語多尚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不可不知。若沉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討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誼為造化所忌耳。五車萬卷，富貴家侈為豪舉，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即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歡熟一昔，掉背去之，或且下石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求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産芝及并蔕蓮者，俱隨有衙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為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以利之事勿為，衆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暴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禍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

其道不終日。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卧，須令老成人護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早避花水，因而致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絕葷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特殺。似爲得中。

吾鄉風俗。最爲朴陋。二十餘年前。燕會俱用碟子。後變而爲碗。爲盤。今碗製日大。較碟子其費數十倍。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皆舉手界嘗。放箸拱坐。求歎得旨。甚無爲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爲六器。同志中頗有遵行者。際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

酢飽而已。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於貧。嘵嘵者可厭也。

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爲擾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列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共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從師冀進。不如閉戶攤文。自然得力。

書有正本。以贍貧交之有志者。求諸高閣何用。

誑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遠。

佛經道藏。求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

遇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貲。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其成。即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如立神祠梵宇。勿爲首事。凡首事。衆怨所叢也。然衆皆樂爲。我即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于禮無傷。隨

俗而已。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詩餘不可習染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沓雜。聯袂空巷。若指傾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老僕相隨。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勝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盖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迎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齋名因以為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

典古用以自儆足矣即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者勿為大方所笑

戲而不虐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即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嫌

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學問以先入為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横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將護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語云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

人言其負恩某不義氣正不平則為援引一二瑣事

以為解曰據伊平日所為尚在道理今豈遂然耶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簡點或疾病醉飽喜怒失常尋自悔矣愬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愬我我遂述於我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誣言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

不然悔隨之矣。
説拆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即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僕童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悦。曰彼至親且薄。況他人

乎。未幾果爲所螫。幾及於禍。可鑒也。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碁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晦。本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佯負以媚尊顯。設弈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在本色終露耳。故恭不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真鄉愿。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分者。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者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恐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以自恃。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也。
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殷人。而曰吾

從周。生于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
梨園一業。蕩侈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大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畜。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況日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鄉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詼諧大笑。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
驕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即小人亦未嘗不非笑

之枉自卑謟耳。

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或賣髻珥。或爲媒妁。或治疾病。皆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魑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娼妓出入卧房。尤爲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爲學問急務也。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遂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謟。謟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叱。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謗招禍之道也。

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槩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力。百行俱息。老而好色。爲害益烈。醜態更多。看來好鬭之人甚少。即有鬭者。非爲色。即爲得耳。大約多是爲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妝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勸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

私竊人筒篋中字跡，尤爲不可。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逆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于衆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人科諢，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

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理。

荆園小語　　壹

人有輕于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即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懦。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人品要兼文行，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農夫，儘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以學文，蓋以行爲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即此是天堂地獄。

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驕，則不可救矣。

和睦勤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宣滯節勞，若貪戀太甚，

荆園小語　　壹

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易壞，無庸也。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弔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目冐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面即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常亦作某事乎，不思此友面評，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訐其過以

相抵。且既知其所爲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爲鑒。反又效之何耶。

庭聯用自警誡附記于後

貧非尚事無奇策老忌多思罷苦吟。

性愛幽閒幸門外漸無剝啄老期學道愧人前倚舊跡狂。

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坐起千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吟。

并謝筆墨之緣掃心更無別事未遂烟霞之志閉

門聊作深山。

心戚戚以何爲勉。故及時之樂老冉冉其將至常防在得之譏。

就筋力未衰尚可讀書而緘過幸家門再振敢忘積德以承先。

到服都是好人說甚黃虞叔季。閉戶悠然淨土那分城郭山林。

年屆知非茍恐童心未改學期見道莫言聖域難窺。

義利辨以小心須嚴一介。是非起于多口務謹三緘。

念于世何功飽食煖衣已叨造化深仁敢云富貴未及。愧在家爲長讀書學道勿玷先人遺訓庶令弟姪可宗。

器大自有容。何必過分涇渭語多則易失。揔之勿泼雌黃。

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傳布近蕭太翁又刻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

不無小補歟因加訂証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負知途僴然曰幼學司南哉康熙癸丑日長至涵光識

弁言

世之高人曠士冥心物外不肯遵守軌轍往往睥睨千古放蕩形骸之外出言多與物忤物亦忤之如此者難更僕數雖然未聞道也君子惜焉惟廣平申子鳧盟以貴介公子當爲盛世之巢由不作傲時之嵇

阮天下共高其品有韵之學瀟遠孤清出入王高低昂何李天下共服其詩而未已也始作荆園小語勤勤懇懇皆砥行礪名持已訓俗之格言閩中蕭萬輿先生酷嗜之爲刪刻而廣其傳今乃又爲進語廣大高明霏霏玉屑莫非名理殆所謂蟬蛻塵

融而游於瀟灑自得之天者歟然孰知竟爲鳧盟之絶筆也鳧盟歿令弟觀仲隨叔始出以示余命余爲叙余讀而悲之悲夫零落山阿余將抑鬱而誰語惟留此一卷高山流水之音與聰山洛流俱永而已矣

康熙丁巳中秋年家眷弟鄗南魏裔介序

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辟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鬼凷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閥閱世家先生端慤公家嫡方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爲文制藝以史証經即事明理古文遡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爲歌

咏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吏端慤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爲接物處事之則荆闈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慄然悟性命之眞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眞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摅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頗自量精力尚強祈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筭其進寧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强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宦遊三十載學業荒落

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砥礪觀感不至老而廢弛而詎意先錫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爲序同學眷弟黄如錫頓首拜撰

荊園進語

廣平 申涵光和孟 著

同里 龔如錫公冶
王體健清有 評

絲博文而約禮繇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
終身馳騖於語言文字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
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躐等欲速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

主頓悟之說者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証不知此等

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爲仁尚有無數階級在如
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
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

君子與小人鬭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
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爲
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

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卽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却云無善無惡何
故

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古諺衾寐

道不過子臣弟友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一日離他
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
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爲善者性卽理也性善又
何疑

彝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
人過爲苛論何哉

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慫櫑豁然有
悟皆非虛言也人當取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
景然於應人接物却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爲不
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畧便有錯悞
如此虛光景何能得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
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
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惡
多而善少者爲愚人善惡相半者爲中人不學則

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以學爲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彖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是而繆距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張子韶頭上巾幘以疏布漬蠟裝之致蠟汁流而不太甚乎若有意爲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子部以時尚纖刻奏書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意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之人自能平反無寃刑無濫及若拘以定數必有故縱以邀時者大非法之平也

四書五經集註須頒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者幾人竭一生之精力經群賢之參訂始成此書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人情厭舊突爲新奇之說鄙薄章句視爲糟粕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鄙使其言果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奮其私智變亂舊章曰前者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

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

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空腸寡腹者人人壇坫自命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

終日抄藥方而不能療一疾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徒知無益也

答賀宜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于是六經真糟粕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未免躐等在已可以爲學而于人難以爲教上達以

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倒用使後學無所持
循夏峰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
江之意祭文中尚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與酌靜可喜
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大顛之徒還爲昌黎晚年
詬病何其甚也

感原慟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
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沉爲正議耶

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

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

畢竟先知後行[illegible][illegible]知哉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尚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
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
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
家奉爲不傳之秘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
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偷生

遂爲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

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偏實之弊執而不化其
究膠固迂濶偏虛之弊蕩而失檢其究恣睢放肆
惟實以立基虛以啟悟斯爲善學耳

入道非一途或以誠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窮理致知
皆學也行之不息久久皆能有得所謂及其成功
一也如適長安者齊魯秦晉不必一途期于必至
耳若執已爲是槩以人爲非則隘而私矣

近日夏峰先生之教隨人指點未嘗自立名目未嘗

衆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

良知即四端致良知即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爲
精確但標爲名目無事不歸于此所以招世俗之
議

朱陸之辨各以所見相質正良友相成之誼但紛漸
盛語漸尖初意漸失便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
行所知足矣無望其相同此言是也

爲人所抑與爲人所恨皆已過也

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亦

不可不知若入乎使學子靜則泛無把柄矣

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崖異釣弋獵較苛義理無害不妨隨俗邵子不服深衣祭禮用楮錢亦是此意若故爲奇形怪狀不近人情之事以駭人耳目非僻則奸

人若少知自愛豈有營營逐利甘爲商賈之行只心有所緊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

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喜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

横渠乃二程表叔講易京師從者甚衆及聞二程至撤座輟講曰向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虛心服善即此可觀所學遂以

横渠從學于二程伊川力辨其妄然受益處想亦不少

趙大洲母夢二比丘乖衣求樓遂生大洲及弟蒙吉此事即真亦不宜載諸傳誌蓋浮屠家好尊其教誚吾儒之賢且貴者皆其徒再生耳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爲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摭出以爲晚年定論陸語亦有近朱者但無人摭出耳

天地閉藏亦爲來年生物之本閉藏不深則生意不盛是猶雪亦所以生物也故學成而不露德立而自晦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慼乃大用之器皆有以養之故耳

學則樂君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患難皆學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

楊慈湖主龍溪之學竦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

許魯齋薛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矣

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者莫及焉

陸學有擺脫敬守之意不善持之則流於無忌憚

近世多呼迂濶者爲道學道學而至迂濶非善學者本自可厭關道學者詭詞若辨及若可喜然可厭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卽馬伏波刻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甚言處處留意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爲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爲格物正論而讀書明理尤爲要

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爲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曠世而不遇焉教化不明變理義爲名利可慨也夫

求放心只是敬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況皆仁義於不講乎

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又云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是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嘗不以已有所短人有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也若陸子所論則自是爲多耳

朱子祭陸子靜文序始異終合之故甚詳服其降心以從善而別紀云聞子靜卒歎云可惜死一告子何其相左也

誅少正卯事朱子疑爲齊魯陋儒所作總之經傳所不載如家語之類亦不可盡信也

正人用則風俗正文體亦自正矣今之譚治術者動曰正文體非探本之論也

集註未定之先宋人取士以註疏爲主而旁及諸家

如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紛紛之說安所適從酌羣言而定一是集註之功真在萬世也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諫之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己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今試默自簡點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過

日之言適在[illegible]欺抑已不能受言耶莫難以一朝安矣

上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覩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覩我如疾風苦雨

五穀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亦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脣也

古不聞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

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

按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爲字古人不拘如此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却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裨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悟我者讐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意便於心術有傷

觀心廣體胖及睟面盎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

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

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驕便可墮地

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一爲之告誡曰如何耕如何織也朝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致書夏峰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教爲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搖之不濁

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若一清徹底尚可把玩稍雜泥滓便難位置盆教之與學相去遠也

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深于教也

易卜筮之書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耳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即在是非之中也

橫渠拈一禮字爲教極爲穩當禮者兼內外而言郎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畸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爲未明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何哉

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生氣則日趨于盛矣

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峰云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

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峰云聖人原無不得之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得幸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

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畢竟憂他不倒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患得患失究竟樂亦非真

程子見人有訾議先輩者輒此曰且學他長處此真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瘢者心術迥自不同古人瑕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曲爲附和反復辯論期當于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壞則刻矣

陽明云聖人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此論本末完全今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郎明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

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在靜上用工久之習成驕惰遇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情物理是非毁譽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真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

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槩爲此若此處
濟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知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
尚恐過根潛伏見獵心喜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
改之語以爲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
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
妨兼舉並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

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寧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
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覦爲固然未得者日夕
懸望事事必欲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
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

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師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
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之不明前代多有異端駁
雜今幷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
利誘去間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
色貨利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閣教化不興真不知
所底止

人遇逆境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固是見識超卓然
君子用以力學借困衡爲砥礪不但順受而已

創業垂統爲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肖難必須必能
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
中盡其在我而已即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
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爲意外之防而
多方設備何其愚也

治家之道正身率下威嚴爲主易云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言家長嚴正則卑幼守法凜然如治
一國嘻嘻終吝不必有甚大惡只一家嘻嘻便是
必敗之道試想嘻嘻二字是何規矩是何氣象

嘗觀李鷹皆風流文士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
人也朱子斥其浮誕佻輕士類不齒蓋亦惜蘇氏
而波及之然少年才俊之士早當納諸繩墨若風
流自喜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以財遺

子孫者皆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
人哉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以禍
福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惡者日趨于禍之事皆
理所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
彼亟亟求自表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
知仁勇皆從敬出
大槩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起處

荆園進語　十七

便學圓融不得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
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
槩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著正路亦
大費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
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獘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
獘也知此則朱陸門人無事相譏矣

吳草廬云三十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
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而精力漸衰不及少年
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寛也
士大夫講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自標門戶
自立黨羽附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姚江之謗
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盡嗚呼豈盡小
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
纔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爲如無

荆園進語　十八

天道然者後來爲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
古來大儒皆簡易平實凡好爲崖岸者學未至也
古人一長足錄遂可不朽試觀柴愚參魯師辟由喭
何嘗不是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眞今之爲
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弁其眞者疑之矣
怒時光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既過思之殊亦不必
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
七情唯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獘

同藝相妬百工皆然而士大夫爲尤甚名將成有物
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
過耳
經爲經史爲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
案以驗藥之效儒者必貫串經史方爲有用之學
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義無
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裒集成書者非
他人可代也

責人者必自恕
只常常看得自己有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顔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
顔子在聖門最爲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伐善無施
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
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則後之爲學可知矣
昔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戸不與外事其一邑中
利害必爭爲執是曰皆是也閉戸者介爭利害者

公各成其志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攙言則無爲
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
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槩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籌之
高士無逐羶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
以自考矣
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
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

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于小人悲憫之
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
然
老來益當奮志志爲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
其老
凡奕碁與勝已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已者對則日退
取友之道亦然
呂仲木柟學行篤實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
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爲

之

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風波大起尚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默為正

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徒以著述則馬融楊雄有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寧慎也

跋

自語録漸繁則真學漸晦帖括家勿論已間有講習之士辨宗旨參同異錯舉諸家論説以自樹壇坫甚且雜以二氏言亦名語録至於五經四書反視為梯榮取祿之具惑亦甚矣晁盟潛心理學日漸有得欲人於飲食日用之中貫天人性命之旨省身克己下學上達無語不從經書中體認而出名曰進語謂進於小語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學人之能事畢矣館進於小語云乎哉宜付剞劂以公諸世之講學者眷

弟路準農拜題

序

往予承乏河朔郎間洺滏間有鳧盟申
君爲鷄林祭酒云繼入筦部鳧盟以其
尊甫端愍公死國難郵典未舉徒步走春
明徉狂痛哭一日而名動公卿題奇章
之扉者無虛晷而予偏交臂失之又數

年難弟隨叔先生取兩第視草承明仲
亦繼領鄉解大振
端愍之緒而鳧盟獨閉戶嗜書岸然不挺
東山之鼻予又未嘗不聞其風而高之
歲乙卯始由三衢量移茲土乃得造廬
請見歡若平生顧鳧盟性簡遠往往如

季陵郄掃經年足不及公府惟喜賦詩
以予粗解四聲謬引同調時時惠我大
篇予因搜累年小製屬其品隲甫竣而
鳧盟遽卒不禁山陽之痛焉無何內翰
公既爲行述復裒其軼事編年以志不
朽索予言弁其端予受而讀之其言質

其紀事詳自髫齒以及考終六十年間
無不心憶而手追具得其鬚眉笑語子
敬入琴爲不亡矣鳧盟心存忠孝慷慨
尚氣節不爲依阿脂韋之行矯矯冥鴻
之外能使賢宰執憐才腐牘而終不忍
以其名應蒲輪晚遊百泉得孫徵君理

學之秘詣益超超元著此其大者而世但以詩人目之非知鳧盟者矣予不文不能如中郎之碑有道戔戔數言聊識知音之感與內翰公孝友之情其文奚辭焉

高郵沈奕琛拜手

小鳧盟先生年譜畧

我申本晉人自屯留徙絳二世祖廓明初赴掖縣令擢永年得吉壤遂始祖文奐槻葬焉是爲永年申氏三世祖達以人才仕汝寧知府加參政四世祖肇舉賢良方正辟不仕五世祖旂以孫[illegible]封郎中高祖諱緒倉大使兄綸進士副使曾祖諱羽庠生祖諱化贈吏部員外郎諸從兄弟佐進士巡撫都御史价進士給事中副使偉舉人通判儁舉人知縣中清舉人知州儲中道俱舉人父端愍公諱佳胤進士吏部太僕寺丞殉國難諸從兄弟靈胤舉人知縣璇舉人姪爲憲進士給事中副使爲廣平巨族端愍公配靳安人生子三

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冬十一月三十日丑時公生

端愍公年十八靳安人年十七公爲冢嗣

泰昌元年庚申公二歲

端愍公補邑庠生

天啓元年辛酉公三歲

端愍公舉於鄉

七年丁卯公九歲入小學
從張先生斯受治毛詩舘於縣庠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歲
八月十八日申時仲弟涵煜生
三年庚午公十二歲
從學趙先生士弘舘於鄭子茂家初爲舉子業師
通徹文理人嘖嘖稱異之○十二月初一日亥時
大妹生
四年辛未公十三歲從任儀封

端愍公成進士八月選儀封令隨之官復延張先
生斯受
六年癸酉公十五歲補邑庠生
督學袁公鯨公至自儀封未及府試大名監司盧
公象昇素賞識公文力薦之○是歲端愍公調杞
七年甲戌公十六歲從任於杞
從學劉先生佳兆
八年乙亥公十七歲春就婚盧氏秋復至杞
娶孝廉盧公懋胤女郎舘於其家公少離里閈寡
文識朴訥未嫻揖讓人遂目爲高亢閉門謝客有
以聲色啗者輙斥去
九年丙子公十八歲鄉試下第
值亂壻期改於十月○冬端愍公入覲過里
十年丁丑公十九歲夏送母如京師
端愍公擢吏部文選司主事
十一年戊寅公二十歲冬捐貲城守
九月十五日寅時季弟涵珍生於京邸○冬亂邪
沿失守鄒城戒嚴公宿城頭月餘慨捐四百金助

公費又出錢二十萬犒士
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一歲鄉試下第留京師冬食餼
刻清詒堂制義稿始學爲詩○先是督學吳公道
昌試高等至是食餼
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二歲春奉母歸里
端愍公論南國子監博士公携眷屬先歸時久旱
民饑白骨遍野率家僮三五人行盜賊荆棘中惴
惴有戒心
十四年辛巳公二十三歲春長女生

三月二十四日子時長女生○冬納殷子岳獅子
挺劉子璇李子烱讀書齋中制義外兼攻古文詞
饔食共之
十五年壬午公二十四歲鄉試下第冬病絕而復甦
集主郡名士有觀社之舉與劉子璇讀書西巖村
○端愍公遷大理寺評事北上阻亂旋里爲城守
計○冬公早起讀書忽中痰死僮僕無一人在側
者近午乃甦如是者三歲杪稍有起色猶望風欲
偃也

十六年癸未公二十五歲春捐貲修路秋如京師省
覲七月歸里
城外決水衛城一望無際公捐八十金築南門外
路往來便之○端愍公入都轉太僕寺寺丞公往
省覲値大疫端愍公遽命肩輿歸○冬大妹適曲
周路濰農○時寇信日棘端愍公自京師貽書有
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
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之語公捧書痛哭曰吾
父志決矣奈何然恐傷母氏心不敢使聞潛揮泣

而已
皇淸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六歲春三月端愍公殉
國難夏五月柩還秋七月襄事八月如江南
二月送斬安人入都至邢臺病歸送入西山依殷
子岳淵兄弟與鉅鹿楊孝廉思聖定交斬安人至
眞定阻亂亦還入山中未幾僞令檄紳士避亂者
還郡將掠甚慘公輸罄家貲始得免寇去復出城
竄山中四月聞計一痛幾絕力疾乘車北上引柩
至欒城阻不進値賊潰衆南下乃還無何仲弟淵

煜泰祖母軒太安人間關自都回相持大痛遂避
亂山砦或地洞中五月僞將[illegible]復據郡城恣擄掠
家貲蕩然事稍定復爲迎柩計葬二浮屠往探會
義傭徐起鳳先移柩天寧寺至是同二浮屠舉至
人驚爲神七月襄事八月南行聞妹翁路公振飛
建節淮上故往依之道中艱苦備嘗抵淮路以憂
去遂渡江過路公舟于吳門外見妹氏痛哭久之
轉入金陵聞得郵典復返吳門時殷子岳亦在南
先是岳弟淵當賊據郡城時謀誅雞澤僞令賊覺

執之公請諸郡弁夜半發兵往援比至淵已不屈
死兄岳聞變出走賊追之急公捐三百金募死士
搆精甲往迎誅其叛奴乃免于難岳跳身南走依
巡漕御史白公抱一故與公復相昭云

二年乙酉公二十七歲夏四月歸里

在吳門以端愍公傳志走松江求陳公子龍夏公
允彝至嘉興求徐公石麒皆許諾已獨陳以傳至
聞　大清兵臨江急圖歸計與殷子岳同車渡河
風雨盜賊苦倍往時〇七月端愍公入鄉賢自患
難來煢煢孤立宵小輩頗有乘危下石者順廣道

監司王公文燦極力呵護之又請于督學曹公溶
題請卹典捐貲建祠王後死襄陽之難〇捐錢百
緡修城南路

三年丙戌公二十八歲秋服闋

殷子岳選睢寧令邀公公不往以其性質直多迕
日作書勸之歸〇公自亂後秋夏多鄉居賦詩自
遣初猶體清氣弱渡江以來詩格一變雋脫類何
大復南中極稱之歸益肆力于詩擬議變化曰歸
渾厚在南學琴于繆星明歸又學于張子蓋然非
所好也

四年丁亥公二十九歲

冬長女許字進士李公澄長子奇璦

五年戊子公三十歲遊林慮山

時殷子岳棄官歸同訪白公抱一于林慮白削髮
披緇隱山中以理學自任

六年己丑公三十一歲秋遊廣羊山登懸壺腦

八月督學歲較士公決意脫諸生籍爲入山計已
具牒矣親友百計阻之蘄安人亦不許遂中止〇

九月同殷子岳遊廣羊訪張司馬鏡心於懸壺腦
過石門訪張子蓋時設帳於此是晚宿紫山寺次
日遊田村李氏竹園〇時郡人競致箕仙贈公有
名重身難隱文多謗易生之句公甚佩服

七年庚寅公三十二歲

五月白公抱一過洺同殷子岳往晤談性命之學
甚深兼及二氏公曰講學本爲後生作法但當依
日用爲言且三教判然但言吾道已覺行之難盡

何必定兼二氏也○八月訪張司馬於磁○冬延
郡中名宿同仲弟壯讀書澹樓公時過嚴督之月
三會文日評閱不倦南鄉諸士十許人亦來執經
問業焉○公讀李白集以爲高亮類漢人鮑明遠
有其雋逸氣不及也雖有粗鄙處特豪縱不自簡
鍊神仙飲酒亦其寄興雖重見叠出不足爲病又
讀漢樂府及鮑謝詩謂謝爲六朝領袖而煩縟襞
積不逮明遠遠甚初擬古是歲凡得詩七十餘首

八年辛卯公三十三歲

詔使詞林傳公維鱗年家誼也亞二郡式盧相得甚
歡有贈詩○郡丞呂公起渭委選社稿刻洛文選
○是歲讀明詩謂詩文至今大備雖有智者不能
另闢天地然亦須就中出脫使閱者心目爽然不
然縱劌心刻腎何益何李七子皆涉依附竟陵兩
公矯枉過正人言宋元無詩其實眞山民藕子瞻
薩天錫自出手眼尚有一段精光近世人人雷同
詩必開元文必史漢遂成生吞活剝世界予好閱
明人集凡諸大家無不經目大約南人功純氣薄
北人朴儉多不肯以此道從事是以難也

九年壬辰公三十四歲　詔訪甲申死難諸臣

夏營西巖書舍○冬　詔訪死難之臣詞林王公
崇簡給諫魏公裔介以端愍公名列上

十年癸巳公三十五歲春丁祖妣憂夏以郵典如京
師

祖妣軒太安人有苦節公自幼饔食相隨至是卒
年七十有四○儀部覆冽難疏遺九人端愍公與
焉公遂有都門之役時大霖雨道無行人者月餘

携兩童子跨驢行泥淖中雨不絕至滹沱水漲守
四日乃渡至新樂水倍淵留旅舍月餘改道無極
行水中百餘里遇深處募人扶掖兩足凌空氣咽
肉顫至方順橋偶病覆被蒙臥屋壞急起枕擊碎
傷踝次早行足陷泥中膠不可上既行傷足而至
衣濕栗栗無人色踏泥行田禾中豪倘詭自詫虎
視眈遊極憊又六日抵都人皆驚爲飛渡也徒跣
號燕市中諸正人皆大不平給諫周公體觀復上
疏言之部議仍執前說時公卿能詩者皆忿分與

交公亦以布衣自待名噪長安
十一年甲午公三十六歲春襄事秋如臨清迎妹氏
除夕嫁女
給諫張公王治再疏宼難事得　俞旨部議復格
○迎妹臨清時傅公維鱗出爲監司留二十餘日
○李公澄以將之松江任趣畢姻女遂出閣
十二年乙未公三十七歲春析居夏服闋秋遊泰山
冬郵典行
析居承母命也公念姜肱高義且慚且慟忽忽愁

嘆鬢白數莖○九月同殷子岳至臨清將爲江淮
之遊傅監司邀遊泰山遂從至濟南飲趵突泉上
聘于方伯之士舊庠師也至泰安遊蒿里嶽廟靈
祐宮遂登岱宿嶽頂欲觀日出會雨不果復至濟
南遊大明湖由臨清館陶還是行得詩三十首刻
岱吟○儀部擬郵典疏照例行爲都諫魏公裔介
特疏行查之力也
十三年丙申公三十八歲春如京師遂遊太原
公感魏公特疏高誼如都謝之魏公委較觀始集

便道過井陘歷固關訪楊臬使思聖於太原盖廣
羊避亂時故交也時以學士外遷四月返里○五
月如磁州張司馬○七月有事於大名○是歲約
同邑諸英少同季弟盼會文月七藝公仍自評閱
十四年丁酉公三十九歲秋遊百泉
時楊公思聖遷中州右方伯約相見百泉上遂同
殷子岳謁孫徵君奇逢於夏峰執弟子禮留數日
自幸如遊黃虞之世爲徵君題兄弟倡和卷曰鶺
原高誼○作歲晏詩

十五年戊戌公四十歲送妹氏南行至臨清
春大名道監司王公度檄州郡練鄉兵民間頗不
便公上書曰畿南雖號承平然荒村鼠竊所在時
有自明公建節以來威德遠播奸宄革心枹鼓不
鳴者有日矣猶以安不忘危綢繆未雨近如操練
鄉兵一事祗庸一方萬民尸祝光等荷戈以從自
爲身家計夫役何吝竊念立法綿始務求無弊恐
有司奉行過當漸失初心不擾藉狂妄罪陳說古
人蒐狩必於農隙故三時耕作一時講武恐防農

也自去冬奉憲檄三郡中頗有行者地無造遁可
而集於郊關演武之場冰雪掩骭霜風裂膚官以
有事不即點驗拉暮而散他日復然饑寒困躓莫
可告語困已甚矣然猶時尚無農事也今東作方
興一歲凶稔或爭時刻穀賤人稀傭工不易婦子
晝夜胼胝尚虞廢時失事而往來操練半在城郭
且勢力者例不入籍所驅皆貧民耳器械弓矢火
藥衣裝所費已不貲甚且數頭箕斂奸胥橫索求
覩一兵之用先耗終歲之費萬一戶口流亡國賦

安出且饑民好爲訛傳謂將練習成伍遣戍遐方
轉相驚疑恐生他變方今雲貴已平海內混一畿
南沃野千里並無伏莽可虞光等不知大計仰求
再行申飭鄉兵之設本期守望相助農事之暇本
村練長量行操練有可不得勾調至城若一村有
盜鄰村救援坐視不救者論如法庶盜可弭而民
不擾是亦井田遺意也○督學熊公伯龍歲較上
畿南聞唱公名驚起顧屬吏曰此吾故人也拔弟
一瀕行留詩贈之○郡伯作平于三君詠謂公及

張子盍般子岳也○是歲作家誡詩賀尹湯應旌
刻聰山詩集
十六年己亥公四十一歲夏如平定
舊雖灘令劉公新撫寧夏約相見於途中會公幼
子殤遂至平定劉公邀西行公以老母在堂勢難
遠出力辭之○爲杞縣劉文烈公理順立傳其家
孫始菖來求也
十七年庚子公四十二歲辭薦舉孝行
詔州縣舉孝行有司以公應公力辭不許乃上書

曰有司舉光孝行以應新制光自揆德薄且星力
辭未蒙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
何足齒數推原　朝廷察孝之意本謂內行純備
才猷卓絕施于爲政用張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
但取醇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　朝廷寔受再造
先人幽忠顯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　朝廷日
月至明聽言不厭再四務詳蒐末傳諸信史秩宗
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即在親炙鷄絮
酒之儀尚爾感激況恩同覆載者乎故嘗終夜拊

心不知所報今執事謬相推轂引以仕進之路假
令當途過聽俾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
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于其身光
非有一長可稱也性稿才拙動見齟齬多難畏人
杜門息事間或作爲詩歌聊以永日雕蟲末技無
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硜硜者耳若置世途將
焉用此郎詞　明詔特以孝舉邉恤其他夫所謂
孝者仰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尋常子職胡可
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覥顏苟活慚負天

地禍不可以虛叨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
甚焉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
哉是以宵晝徬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
盛舉光年四十有一矣頭顱未老尚堪策勵從此
讀書學道勉圖令終萬一德業少進庶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己長跽控辭幸爲垂諒有司得書知
不可奪乃止○季弟涵盼舉於鄉○是歲作五言
律百首遂止不復作詩
十八年辛丑公四十三歲春貢入國學秋送母如京

師
初以歲貢如都途中聞　登極詔改爲恩貢就公
試仍拔第一公投牒禮部以病不能　廷試得允
喜曰從此可蕭然世外矣與公車名士十九人集
梁家園○季弟涵盼成進士選庶吉士迎養靳安
人京邸公送如都○冬姻家李公澄緣兄濬事累
戍關外託孤於公後撫其三子皆成立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四歲春奔母喪如京邸夏次
女生秋九月襄事

靳安人卒京邸享年六十公聞病奔赴已無及矣
因仰天長號曰兩大人皆卒京邸光不及見終天
之恨曷其有極扶櫬自水路抵里大妹自南來奔
○四月十三日亥時次女生○九月合葬靳安人
於祖塋
二年癸卯公四十五歲如太原
方伯王公顯祚中表契濶二十餘年屢折柬邀公
不得已至晉署一握手即歸太原高士傅山貧居
不蔽風雨公力言於方伯爲買宅數畝歸築遯山

堂敍予岳號宗山堂爲其下栩地般亦扁其堂曰
喻冕志交好也○是歲劉泰州佑重刻㟁山詩集
三年甲辰公四十六歲夏服闋送季弟如京師
由臨清舟行入都八月歸里○夏峰孫先生嘗著
甲申大難錄列公姓名序中其門人濟寧宋爲佐
所訏逮京上聞久之事解
四年乙巳公四十七歲
公念先人未了事次第已畢見兩弟成立門戶有
託陶然自足不事遠遊日坐遲山堂柴門反鎖閒

若無人既罷吟咏脫去障累隨手一編聊以永日
暇則散爨南園灌花種竹酌酒聽鶯日暝薄醉歸
來長嘯庭除木葉振落嘗自題齋壁曰學古之志
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
酒高歌客有羡公閒者公曰人有不能閒者有不
肯閒者予外不憂門戶內不計米鹽是造化深仁
欲閒我而性好投人間門息事硜硜之守寔不敢
多營但萬事悠忽任以無心身將老矣而德不加
修是可愧也

五年丙午公四十八歲春視弟京師
在都日孫少宰承澤勉以學道公曰光自量質性
直朴寡嗜欲是亦學道之資但粗浮不耐事當以
涵養氣質爲先若無所事事此心全無歸著則泰
然一物矣發志學道自此始○五月歸里作端懸
公年譜○秋仲弟涵盈舉於鄉季弟涵盼晉檢討
公遺之書曰各念先人積德我輩坐享其福從此
當勉力爲善以答天休○冬如宿鄉晤魏相國裔
介時假歸也

六年丁未公四十九歲秋視弟京師
夏公有事於大名○說杜成路妹婿濬農刻於吳
門○題齋壁曰年屆知非第恐童心未改學期見
道其言聖域難窺○邑侯王公家楨扁其居曰居
然栗里○作性習圖說曰上下改分何啻霄壤原
其初相去無幾耳所習既殊日以漸遠昔人所以
悲岐路也試按此圖細加省察習於上者勿致鮮
終習於下者急圖改轍人人學爲聖人而不甘自
棄世道其永賴之矣

七年戊申公五十歲
恩詔有訪求隱逸一款相國魏公裔介深屬意公公婉詞謝且上書曰光忽忽抱病約如去年肌膚漸瘦酬應都絕雖讀書之志不衰而精氣銷亾增益殊少恐此生終於無聞矣高誼拳拳若以枯木朽株尚堪噓植知巳之感比于生成然而駑駘不堪驅策所謂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方今 聖政日新事事以仁厚教天下良宰相輔導之功旂常竹帛丕著無窮光有詠歌帝力鼓

腹田間而已相國竟不忍發○四月如大名晤王方伯顯祚時罷官歸○是歲判園小語成夏峯孫先生序之曰小語者申子鳧盟之所著也夫語豈有小大哉語期於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小大哉洒掃應對即精義如神之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全盤托出即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贊於堯舜夫豈有加於此哉理固無大小也鳧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兩弟令兩弟皆自立而鳧盟之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判園一編雖小語寔至語也語不從自巳心性中經涉歷鍊而徒爲高遠深微之論以誑人聽聞此最學人之所當痛戒也鳧盟益矣鳧盟自言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噫此小語云乎哉

八年巳酉公五十一歲春覲弟京師
季弟涵盼時纂修 兩朝實錄公見其勞瘁心惻然囑曰吾家受 國恩深重非此無以報萬一且

于聲望學問皆有裨益勉盡心力○冬次女許字明經劉元崑子徵陽○自箴曰義利辨以小心須嚴一介是非起于多口務謹三緘

九年庚戌公五十二歲
秋聞殷子岳卒于閩公泫然流涕曰宗山兄志在五嶽不願死于婦人女子之手誠無所憾顧我中道失此良朋益寂寞難娛老境奈何

十年辛亥公五十三歲冬長子穎生
公久艱子嗣姻族憂之十二月初一日巳時長子

生一時歡聲雷動賀者傾城○公旣以詩名謂古
文詞難以兼工不肯多作秀水朱子彝尊勸之公
答書曰少壯時有限聰明誤用於作詩者二十年
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至事過輿闌同
想袖手苦吟詩殊亦何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
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
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效顰跳而別圖
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
也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

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攢眉吮毫與少年爭雄
長哉且身在草野復亦無文可作不能爲史則無
載記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杜門兀
坐不復浪遊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遊覽之文
論古則舊學半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今則于分
非宜且亦不知國計生民利弊安在將爲傳誌之
文則爲人子孫者多求顯爵以榮親問及布衣者
寡矣卽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年無見及者及
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其復何

文之可作哉近嘗把玩朱儒語錄聊以檢點身心
爲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聚徒豎義如
昔人角立門戶者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
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
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以教
我○魏相國以病歸公再如栢鄉

十一年壬子公五十四歲冬次子顥生
秋季弟涵盼請假歸○冬修縣志成是役頗費心
力以不願著名故委功于邑侯○十一月初三日

申時次子生

十二年癸丑公五十五歲
自去冬病痰入春始瘳○秋督學王公澤弘式廬
贈幣再至如前○題齋壁曰老來覺舉動多非願
不激不隨勉圖晚節靜裡知風光可悅幸有琴有
酒莫負良時○邑侯朱公世緯題其亭曰蕭然無
事常內足於懷○刻杜少陵畫像

十三年甲寅公五十六歲築懸壺腦山居
孫同邑馬烈婦夫死不嫁仰藥死公爲立傳約圍

郡人士往莫聞於有司旌其間○秋彙生平古文
詞爲二册自序曰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
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助耳非有意著作也甲申
予年二十有六旣廢舉業而名心未淨思以文字
自見文與詩之間遷遲迴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
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尚專攻於一藝近世
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
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矧予才
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觴一詠

庶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於詩上下今古
無不窮究其中甘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
五十年中僅得詩六百餘篇予之力盡不能有所
進益其後年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絕口不吟至於
古文詞寔未究心未敢云作也然親串中或以銘
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難以概拒間亦涉
筆鄙陋淺率略具文形昔欣宗山嘗稱予尺牘謂
有蘇長公筆致然亦隨手裁應未嘗存稿料不足
存也甲寅九月前雨中無事裒集前後所爲雜文

命小胥彙鈔留諸家塾比年多病衰相日增欲少
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過計不復措意
於語言文字間則此後益當少作矣○冬復作七
言律詩共得五十餘首

十四年乙卯公五十七歲

春爲長子頎聘甯侍御爾講女○二月如邢臺○
誄夏峯孫先生文曰嗚呼先生至性醇篤學有淵
源少貧良友孝格旻天樹壇坫於當代任綱常者
百年力扶鈞黨氣貌群姘善不近名而宇內咸知

其愛義不避禍而造物每與生全始於豪傑終以
聖賢返躬克己陋彼言詮紹述在朱子而兼收王
陸見滄海之廣大品望如歐齋而終身與許眞孤
鳳之高騫道隨時進化與身遷教以成材屐相接
于阜比老益力學手不離乎簡編道遊乎山中之
禮樂若不知海外之祭田方曳杖以習禮胡厭俗
而棄捐易水松楸魂返故土蕪門華丈灑新阡
在先生年享期頤德成福備而無憾奈海內人思
耆舊欲尋師考道以奚傳光也夙侍几席約共林

泉頻叩訓誡未察尤愆展讀芴之卷軸高言如在
憶戛峯之指授道範儼然悵執紼莫奉遺遡灑酒
而溯涟○答賀子應旌書曰六經所以治心也傳
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於是六
經真精粕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歸本源自不可少
但立論太高未免躐等在已可以爲學而予人難
以爲教上達以該下學知至而後物格工夫倒用
使後學無所持循戛峯先生兼聽並包彌見其大
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祭章中尚宜斟酌試觀陸

子之學時興時廢而程朱無人敢異者則人心之
公可知矣○秋遊戀壺腦省山居
十五年丙辰公五十八歲
是歲判園進語成子弟輩請授梓公曰俟學問進
長再加研究未敢出以問世也
十六年丁巳公五十九歲六月初六日辰時無疾而
卒
夏四五月表兄王公顯祚業師趙公士弘先後並
歿公經理其喪有踰骨肉心力爲之殫瘁卒之前
一夕友人具壺觴猶暢飲劇談漏下乃寢詰旦早
起閱王陽明文集接見賓客講省察克治之功因
言讀書須以清心未可便云進德德在言行倫理
上看予自覺近日舉動多有不是處我輩五六十
歲大德寧有踰閑者但小德出入便不是矣若時
時省察此心還不肯放稍不省察便至出入省察
不止是自知不是省察之下須繼以存養方是進
德又言義利關頭最爲要緊人只輕看利字便好
言娓娓無倦色晨餐畢詰兩弟及子壻宅問客至

遡歸迎甫及廳檻一仆而卒踰夕而殮容貌如生
連日雷雨交作闔郡聞之無不驚心駭目哀悼如
喪魂魄公諱涵光字乎孟一字和孟號帍盟晚號
臥樗老人貌修偉酷類端愨公內曠達而外嚴重
待家人子弟未嘗假以辭色雖呵咤不加人皆斂
而肅然子弟有過悄然形於辭嘆俟改過顏乃解
嘗自謂生平有兩大病心柔而面冷省事而多言
見人指摯譚論罄中所有不復顧人喜怒以此遠
近騰謗心實無他也少年踈財好施予甲申後立

意後約布衣蔬食甘之若飴嚴取與一介不苟於
損人利己事絕未嘗萌諸心爲又剛果善斷親友
有疑難事咸就叔之爲剖析譬諭事卒得當至于
天下治亂人生禍福往往于事前逆料無不億中
以是人人傾服閤郡奉爲典型擇友但取其大節
不肯濫交生平以文章道義相知者不過數人造
就後學因以成名者甚衆晚年自悔虛名爲累屏
絕交遊長吏歲時拜謁外落落未嘗輕接見問以
公事相値則敷陳地方利病縷縷如指諸掌如鄉

兵水利括田稅屋諸事人皆陰受其福而不知書
法倣顏魯公尤工漢隸間潑墨作山水木石疎落
落有雅致鼎彝書畫之屬得亦珍惜之不得未嘗
強求好飲酒飲雖不多每晚必飲酒後按節高歌
聲琅琅出梁間獨胃氣弱自幼不喫食暮年謝絕
宴會享年與少陵同與人或疑爲其後身云

弟　涵煜
涵昐　補輯
姪　類

頤

預錄

同里鄭　茂塡譔
子壻李奇璦較刻

申凫盟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凫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群常[illegible]遺外願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賓録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岩爲患難文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櫬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

傳　一

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凫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岩則自睢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游郎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凫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泣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世祖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與封廕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凫盟乃跰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益凫盟舊與余弟辨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凫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

傳　二

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游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滁州方伯從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鵞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凫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

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司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遽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岎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嵬盟亦以

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

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嵬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嵬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嵬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貌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着筆曰翔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遊於道朱雖遲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

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岩於急難則李志清於戍逸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惲名之爲累也蓬蒿滿逕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詵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諸兩弟歸及堂檻一仆而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聽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荊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

聚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堅習闢義利說等書

贊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遂親不絕俗混迹風塵礙䘏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晁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

不復見有斯人矣

康熙丁巳菊月年家眷弟栢鄉魏裔介撰

處士晁盟申君墓誌銘

魏象樞

嗚呼是爲贋平處士晁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勵天下詔諸司體訪故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聞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絰帶痛哭於都府具述其先人王恭廠投井自盡狀栢鄉

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既核實遂蒙　特恩諭祭賜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歸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且泣觀仲隨叔兩弟少皆師事君君亦以師道勗之朝夕砥礪期玉於成所與游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遂君白髮齕卽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沉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

師少陵者悲愉呲嘯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襆被爲山水之遊余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壤地相接盍一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獲聞天人性命之旨遂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駸駸日上嘗語人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

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由大路遲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晚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坊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君好謀能斷戚交有疑難事咸與剖决卒得當遇有急難挺身救之不避利害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裴與閱姚江集復詰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開客至遺歸忽一仆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故明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九嗚

呼蘇門既沒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即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既沒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觀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畧乞銘於余余與君道誼關切何忍不銘按狀君先世爲晉之絳人明初擫縣令庸始遷廣平入傳而至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故明辛未進士歷仕至太僕寺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晁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剔歷中外君侍

養時爲獨多既奉端愍諱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沉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
朝廷詔舉孝行有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貢入成均君投牒儀部謝病歸戊申　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魏公咨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聰山詩八卷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蒯閤小語其授兩弟家訓云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也太夫人軒帶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及

於私艮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衷甚
盡禮勗兩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其潔修
粹行見端愍公於九原之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
以視彼仳仳蔌蔌倖生苟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消
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啓甲子舉人惬
龐女子二頫顥皆君五十後所生頫聘侍御甯公爾
講女女二一適貢監生李奇瑗一字劉徵陽以康熙
十七年廿月廿六日葬於西山之原銘曰溯源自姜
別爲申繇晉宅洛鍾喆人撼獄端愍國藎臣成仁取
義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嘯歌白首堅松筠晚節
盍涉濂洛津鑄顏者誰爲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
不絕物羞同塵銘君墓石質無文千載不滅眞氣存

崇祀鄉賢錄

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爲公舉鄉賢以勵風化
以崇祀典事據兩學生員龐裔振魏思璟弓
箴李璧趙胡悅舜張尚哲等呈稱竊惟建學
以教化爲先特重尊賢之典公論惟好惡難
泯首嚴從祀之規故周禮賓興必勸飭行孔
門設教兼取立言有如可訓可型聲名已昭
於寰宇自宜是崇是報俎豆必配乎宫墻本
縣已故恩貢生申涵光學識純明操守完固
違莘恒嶽之秀萬仞屼屼仰高山近鍾滏水
之靈千頃洋洋瞻雅度吐白鳳於舞象譽著
神童標赤幟於垂髫望高名宿耻烏衣紈袴
之習守洙泗詩禮之規有道善人倫結納盡
一時賢俊孔明信經術指陳皆天下鴻猷雖
虎變未際風雲不克展大儒全學而
龍飛重煥日月且得爲
聖世完人痛父之攀馭鼎湖千秋汗青不朽恨身
之不從胥井三年血淚幾枯麻衣揮涕渡江

濤忠臣傳必求臣手爲署衡泥馳
帝闕孝子誠克動重閽卒使祠寵精忠千百年朋
欽不匱兼之謚榮端愍念四人碧落齊輝感
昭代之隆恩偃仰孤雲依化日思先人之苦志切
磨兩弟繼家聲孝廉高安於鹿鳴知食報之
有自太史馳聲於鳳沼信積善之可憑心同
蘗刀光風眞覺影衾無怍詩成陽春白雪信
是金石爲聲叟字堪珍海內仰吉光片羽所
過者化隨處築安樂行窩型範崇萬石家風

子姪皆彬彬儒雅頭望爲一鄉祭酒士夫率
躍躍規模薰其德而善良者寧止諫議陽城
從其學而成名者適嫓河汾中子不事生產
贄脯即以周貧每樂成人說項多爲節取散
金覓勇士曾脫故人之危破產佐軍愉遂壯
堅城之守義不避禍始抗豪彊之踪道與時
深晚達聖賢之閫嚴義利於一介論說爲孟
氏功臣辨性習之幾微圖書濂溪太極佈
衣蔬食眞樂自在其中泌水衡門素位不願

乎外反躬克己務使醇而無疵尊聞行知不
黨同以伐異紹述在朱子而兼收子靜陽明
品望如象齋而終於許由巢父三以丘園詡
束帛并泯却聘之名一於禮樂鼓王風潛成
報國之實賢長吏式廬請益勉之學道愛人
名公卿贈紵求言易以敬事後食是以魏相
國有五君之詠許郡伯有三君之篇孫徵君
謂道在斯人魏司寇謂學堪名世其見推於
當時如此則流芳於他日可知緯地經天眞

理學實從五倫作起昭今爍古大文章信自
六經分來小語本躬行爲下學上達之助進
諸乃絕筆彈靜存動察之功試讀其書而論
其人徒以風雅相推者非也誠因其體而求
其用僅以隱逸見許者然乎日邁月征垂老
益勤學易朝聞夕死正襟忽赴修文躬被人
倫言爲世法少而壯壯而老出處辭受無非
以義爲歸家而鄉鄉而國遠邇親疏總屬推
誠是與死之日風雷振撼連旬朔而不寧里

之人悲悼歌思歷數年而如故此豈一鄉之
善宜爲百世之師繼王薛而侑食廟庭尚待
禮曹之論定即州里而從祀鄉學寔愜輿情
而諸公懇乞
廉訪緬加
鈞批俯賜弘尊賢之化慰彼英靈鑒秉彝之誠
彰茲直道父忠子孝豆登先後於一堂橋映
梓輝休風繼續於奕世則有其行者又必有
其言廉不辱泮壁明禋重其名者尤必重其

實方可稱
朝廷厚典將見禴祀所及罔非彬雅之儒奬勸所
加皆敦文質之實矣又據
本府永年縣鄉官鄭茂等呈爲德行首推公
衆鄉賢弘祀典以勵風化事呈稱竊惟人生
之樹品以節義純備爲先鄉校之祀賢以與
論推崇爲重故立德爲古今不朽闡幽與日
月爭光本縣已故恩貢生申涵光號修偉而
氣沉凝才清超而識曠達胸羅武庫允稱慧
業文人軌著汪洋華實鴻儒曠世弱齡敦孝
鼎子身侍養於南雍呼籲表先忠冒險奔
於
北闕哀誠達
楓陛特承
卹典馨香流洛澄長波血淚灑麻裳爲勒忠貞
傳借江淮巨筆勉荷清白之祚堅持嚴絜之
操事祖妣以及慈幃仁孝盡爲孫爲子教兩
弟而兼姪輩訓型同作父作師仲登賢書儒

林譽振季修國史金馬名高吹塤吹篪藹藹
一堂和氣爲趨爲步肅肅百度芳踪舉孝行
而力辭舉隱逸而力辭惟恐聲名是累重師
恩而急難重友情而急難總因意氣能真抱
道譽時鄉閭倚爲祭酒好謀善斷親故荷其
帡幪恩怨付諸兩忘熙如春風可謂與世無
忤取與嚴夫一介峭然氷雪貞稱持己以廉
憂玉獻金六寓欽拄王風咏雕龍繡虎一代
推班馬文章道精於季年深造周程端奏身

檢而近裹細蓊朱陸異同不徒口誦孔孟之
言寔已躬備曾閔之行閱人情而繩履蹈者
小語進語於荆圍悟理與而明天人繪性焉
習焉之圖說文壇執牛耳壜髦化雨以成林
士行仰龍門貴官式廬而請益齊聲月旦足
垂文獻於不衰列諸宮墻堪作典型以勿替
懇乞
鈞批俯允速慰羣情藉使作善根隆芳徽聿著
於泮壁旌賢典重風化丕變乎人心矣具呈

到院批道行府轉行永年縣嚴查續據
本府儒學教授李諱涵號面一北直通州人舉人訓導苑諱瀛琳號滄濵北直通州人歲貢結得同查勘無異關送到縣
又據
本縣儒學署教諭趙諱達號養園北直新河人舉人訓導李諱龍光號介蕃北直容城人歲貢同結得已故恩貢生申涵
光品重少微學窺大道篤五常於倫紀全六
德於躬行弱冠憾終天叩
丹楓而名揚青史哀忱思報德榮
紫誥而心在白雲善事萱堂慰苦節以承歡循自
代親完孝勉承家學勵同胞而廣教更能因
弟推慈和氣致祥巳娩薛家之三鳳善堪錫
慶更超竇氏之五龍至德可施鄉黨欽其金
玉盛名足副朝紳仰若斗山隱居實可以維
風雅志尤期乎利物雖才不偶命而德有其
鄰以道持身美不勝述多方誘世人無間言
衍鶖湖鹿洞之傳原得眞詮與義標花管錦
心之秀自饒騷雅風流執牛耳而多士成名

登龍門而斯文請益至於好施樂善兼之排
難解紛剛柔適得其宜內外于焉無怨獨存
直道幾合時中允爲
盛代之大儒無媿精醒之鉅典既忝司乎文教敢
弗表夫名賢具結到縣又據
本府永年縣兩學廩增附生員麗喬振等結
得巳故恩貢生申涵光倫紀彼曾閔之行道
統衍濂洛之傳課藝談經擅立德立言之譽
嚴氣正性持至剛至大之操行誼信於鄉閭

人敎起儒廉頑之化聲名播諸寰海學成在家有政之施立說著書字字有關經術處心制行事事可質鬼神至於推解之餘恩猶是平生之細事誠一代之師表宜獲食於蒸嘗實千秋之儒宗亟追崇於廟貌以彰公道永慰輿情又據

永年縣鄉官鄭茂等公結得已故恩貢生申涵光著書本乎經傳誠爲三代之典型立身先乎人倫允矣一時之山斗顧余畏影念念

乎於神明作法貽謀事事準諸理道談書課藝後學多所陶成善斷好謀里黨蒙其恩澤履道坦蕩依稀鄉黨恂恂傳家清貧幾見公門僕僕歌聲金石陶靜裏之乾坤悟徹天人沛性中之時雨晚節漸近自然內省之疚已融高風不近時榮浩然之氣無害孝友立品故父母昆弟之無間言恭敬居心復衆寡小大之無敢慢言有物而行有則誠不愧乎名賢生也榮而死也哀允宜光乎俎豆又據

永年縣石碑社八甲鄉約里鄰楊大來閆溥侯爲憲等公結得本社鄉已故恩貢生申涵光賦性和平居心嚴正孝友之聲內外如一婣睦之頌遠近皆知自處則凜然難犯待人則藹然可親扶危難可謂不遺餘力助婚葬信乎不惜多金破產犒士卒救我全城捐資修路途利茲跋涉族黨共被其恩施閭里皆承其教誨懿行多端可稱絕德之士羣言無異堪爲俎豆之光叩乞俯慰輿情特申從祀

則頹風克振而大典有光矣又據

永年縣儒學署教諭趙諱達訓導李諱龍光同查勘得已故恩貢生申涵光學有淵源家全忠孝痛嚴親捐軀報國之烈泣血三年撫弱弟齠齡倚母之孫含辛十載繼而幽忠

褒贈兼之仲叔聯翩斯則生之始終無憾閒繼攸賴者矣且也親師則一代完人取友必四方雋士盛名震海寓允姚司馬淵雲藻采賢天人堪比公孫黃賈雖艱一第實足千秋開車

音而傾動公卿龍門倒屣弃繻符而怡情丘
壑鳧渚尋盟採近日之旦評已列中原七子
徵他年之信史定云國士無雙可謂俎豆有
光名賢無媿者也又據
本府儒學教授李諱涵訓導苑諱灝珮同看
得已故恩貢生申涵光孤忠令嗣理學名儒
道德著於五倫身名全乎百行幼負神童之
譽長爲斯道之宗表父節於雲霄一門忠孝
振家聲於經史同氣友恭事祖妣以及慈幃

爲子爲孫無憾教兩弟而兼姪輩父道師道
竝嚴解紛作吾黨津梁持正爲中流砥柱散
金而脫友難輸餉以保危城逃名高靖節之
風閉戶究江都之學行已即以行道咸贍公
輔於布衣立德兼之立言舉奉楷模於藝苑
辨義利之微言以訓世明天人之大旨而從
躬桃李盡出公門文獻共推人皆功不在朱
程之下久虛一席於宮牆名當列王薛之間
應享千秋之俎豆有光國典豈容已於表揚
允愜輿情大有裨於風化兩學出具印結備
造事實清冊并粘連鄉官鄭茂等兩學生員
龐爾振等鄉約里鄰楊大來等各甘結關牒
到縣
永年縣知縣陳諱應中號選西廣東東莞縣人舉人看得已故
恩貢生申涵光學臻純粹品著端凝進語見
靜存動察之功小語爲下學上達之助嚴義
利於一介不媿先賢圖性習之幾微式開後
學恪承家訓對棠棣豈曰難兄力表孤忠在

端愍克稱有子萃孝友於一身真理學寔從
五倫作起繼騷雅於前哲大文章洵自六經
分來好義解推氣誼廣敷乎朋輩臨危守圉
謨猷特重夫金湯七子五君山斗之聲聞罔
替百年一日士夫之矜式彌新風已起懦興
廉道足還醇返樸明禮允協輿論匪私申詳
到府
廣平府知府朴諱懷玉號孟珍遼東廣寧衛人廕生看得已故
恩貢生申涵光孝友從躬端方應物父樞歸

呈請
祀典而慰忠魂棠棣名高誠奢侈以崇儉素兼之
生平著述甚富門人傳集益多讀其銘座右
去眞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其始接伊川而追蹤法紫陽而究心者乎至
助貧排難慷慨高燕趙之風修途樂城揭金
徧瑩聰之頌且志存高蹈取予甚嚴皆昭昭
懿行如生歷歷芳規未泯鄉評既予俎豆用
光茲據該縣學結勘前來理合詳請

憲奪緣係請入鄉賢事理　職府未敢擅專擬合
具詳呈請到道
整飭分巡大名等處河南提刑按察司僉事加
貳級梁諱忠號鏡含漆陽人駁查據該府呈送永
年縣已故恩貢生申涵光事實冊結到道據
此查得入祀關乎
大典必內則無愧於己外則有功於民德教夙著
於生前斯崇祀允協於身後方可轉請入祀
今該府遽以未仕貢生請入鄉賢恐於祀典
未協不便率覆合行駁查爲此票仰該府官
吏照票事理卽將已故貢生申涵光請入鄉
賢緣由再一確查貢生入祀是否合例至今
已故幾年於故係何年分詳查明白出具確
看另詳報道以憑酌轉事係入祀
大典勿得草率票駁到府轉行到縣隨卽移會兩
學詳查確覆續據
本縣儒學署教諭趙　訓導李　牒稱卑學
隨卽覆行查得已故恩貢生申涵光原係順

治十八年恩貢享年五十九歲於康熙十六
年六月初六日巳時無疾終於正寢前經闔
郡紳士鄉民感其德教合詞公舉入祀已經
詳查事實出結轉請今蒙
憲駁覆查得本生內原無愧於己外寔有功於
人淑身善世其德教既已著於生前立說註
書斯功業必當流於後世又查得教條內云
請入鄉賢國之重典風教所關務須核實確
據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入今本生已故八

年核實有據至於未經出仕入祀學宮者歷
查郡誌代有其人卽
聖廟從祀見有處士胡居仁例可比何況鄉賢申
涵光原係貢生例所不拘應否入祀候請
憲裁又據
本府儒學教授李　訓導苑　關稱覆查看
得崇祀鄉賢之典所以鼓勵風化不論已仕
未仕也近考明季陳憲章隱居白沙胡居仁
築室梅溪兩先儒俱以處士從祀

聖廟成例炳然今恩貢生申涵光鄉賢之請似不
得以未仕而靳也核德行則重於鄉評論文
章可翼乎聖教推儒宗而不愧從祀典爲允
宜等情各關牒到縣隨將本生事寔冊結幷
所貢年分身故日期覆查無異
永年縣知縣陳　覆看得已故恩貢生申涵
光持躬接物素無衾影之慚講學傳經尚有
薫陶之益雖所處非一未展匡濟之鴻猷而
不朽惟三已立德言之大業且從祀

聖廟止重名賢配食賢宮尤多處士既無違於定
例寔有繫於人心遵駁轉行見據府縣兩學
勘覆幷查明所故年分及已故歲數前來爲
日頗久蓋棺之定論已孚公請僉同明禋之
盛典允愜擬合加結申以彰前哲以勵來
茲者也申請到府
廣平府知府朴　覆看得已故恩貢生申涵
光生多懿行沒有令聞前據該縣學查送事
實清冊出具結看請入鄉賢前來職府覆核

加結確詳在案蒙
憲臺駁查貢生入祀是否合例至今已故幾年
所故係何年分仰見
憲臺愼重之意隨卽轉行該縣學確查去後茲
據詳覆內稱歷考郡誌從祀
聖廟現有處士胡居仁前例可援又查申涵光原
係順治十八年恩貢年五十九歲於康熙十
六年六月初六日以無疾終洵乎公論以歷
久而後定先哲亦有待而克彰則其宜配名

賢之祀用昭俎豆之光既據該縣學結勘前
來理合詳請
憲奪具呈到道
整飭分巡大名道梁　看得已故恩貢生申涵
光才侔董賈何姝東海之三學演朱程共擬
中原之七孝友傳於燕趙德行著於滏聰內
無愧已外有功人既稱宴援前例允宜充配
名賢茲據該府覆勘前來合請
憲奪呈詳到院蒙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
侍講王諱項齡號瑁湖江南華亭籍婁縣人丙辰批該本道呈詳
前事蒙批據詳貢生申涵光才學兼善孝行
俱優允宜列之瞽宗以昭風勵准行縣備主
入祀繳批行到道轉行到府隨行永年縣於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遵照
憲批內事理將已故恩貢生申涵光製主迎入
府縣兩學鄉賢祠崇祀訖

事實

一本貢生因甲申三月端愍公有書云義不可
背命不可違之語聞京師不守即大哭云吾
父不生矣隨引一僕徒步走都門兵火搶攘
中艱辛萬狀扶柩歸里郡人爲之感動已而
過江南乞名公作忠臣傳癸巳入都請
卹典冒雨徒跣卒得
卹典以歸時公卿感其大孝皆忘分與交名噪長
安
一本貢生痛父殉國力耕自給時祖母年高慈

母在堂朝夕奉事惟謹二親色稍不慰即跽
請不離左右必待歡悅方敢習他事於父母
祖母喪哀毀骨立情禮兼盡里人無不稱爲
純孝云
一本貢生念忠臣之裔恐墮家聲弟涵煜涵盼
俱幼弱提訓教課如嚴師焉咕嗶之聲中夜
不輟作家誡詩三十章以忠信孝弟爲勗歷
辛勤十五年涵煜登賢書涵盼成進士爲史
官生見兩弟成立愈加訓勉動必以禮衣服

飲食皆尚儉素平居嚴憚雖盛暑不衣冠不敢見其責望無異諸生時又嚴戒僕從見親友騎必下坐必起故遠近人稱申氏望族有萬石家風云

一本貢生少精制義既而罷去潛心詩學其詩一出海內爭傳之一時人士執疑問業者無虛日郡中文會皆請執牛耳因而領鄉薦擢南宮及有聲庠序間者無非生之所造就云

一本貢生潛心理學三十餘年閱歷深而動忍

熟晚歲乃著荊園進語小語兩書又作性習圖說曰上下攸分何啻霄壤顧自其初相去無幾耳所習既殊日以漸遠誠按此圖細加省察習於上者勿致鮮終習於下者急圖改轍又自銘座右云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卒之日早起閱王陽明文集接見賓客講省察克治之功亹亹無倦色一什遂卒如程伊川之瞑坐云闔郡士民無不哀悼時天日晴霽忽雷雨交作大儒之死生有關於天道人心如此

一本貢生交游不苟故交必不負親友有一善極力稱揚有一過亦直言告之少與雖澤殷孝廉岳厚岳後有難生出三百金贶之又有諸生用書家貧生慨以數金助其乏後書出仕寧都加倍酬謝生笑遣之其與人誠摯慷慨類如此

一本貢生孝友兼書又富經術有
詔舉孝廉縣學待有司以生應生力辭不赴又

詔求隱逸相國魏公擬以有書欲舉生生上書婉辭相國竟不能奪其志邑令王公家楨扁其居曰居然粟里宋公世緯扁曰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其高風可見於此

一本貢生當鄒邑有警卿城戒嚴宿城頭月餘捐四百金助費又出錢二十萬鳩工城門以得存又堤决水圍城捐八十金築南門外路往來便之後復捐俊有緝修城門附里人至今稱頌焉

一本貢生才優著作躬傳文獻其所著有聰山
詩集文集荆園小語進語説杜性習圖義利
説諸刻傳世嘗慨縣誌殘缺閉門謝客閲月
而成直書無隱頗稱信筆邑侯造廬親請生
謂邑乘筆削之權宜歸當事遂不著名此亦
足見不伐不施之一端云

一本生素嚴義利取予之間一介不苟曲周王
公顯祚爲晉籓曾贈買山錢五百金後王罷
官歸里生變產償之又寧撫劉公慕其才品

鄉賢錄

卑禮厚幣招之生以老母在堂卻其幣堅辭
不赴魏相國裔介作河北五君咏郡守許公
作平干三君咏皆首推焉誠以義利之介不
愧先賢非獨以才華文望見於一時也

聰山集十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申涵光撰涵光字孚孟亦作符孟又曰孟和復自號曰鳧盟取與符孟字音近也永年人明太僕寺丞佳允之子順治中恩貢生是編首列年譜傳誌一卷次文三卷詩八卷附荆園小語一卷荆園進語一卷皆所作語錄也

蒿菴集三卷附錄一卷

〔清〕張爾岐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蒿菴集三卷》提要

蒿菴先生篤行君子也不求聞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爲務深於性命之旨而不輕言性命有紫桑之高致而不以氣節自矜先生之德隱矣歿近百年而手著諸書始次第出世惟文集散漫未經收拾竊謂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於文求之蓋其學廣大精微盡見之於文如但賞其鍛鍊之純氣味之古猶未足以知先生也其中學辨五篇僅存其一則隻本孤行不啻一髮引千鈞矣因與一二同好搜羅排編定爲三卷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庶不至子雲覆瓿之慮乎噫先生之沒幾百年矣余承乏濟陽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歷下而任城又六七年無時不以先生之集爲念蹤跡至今日始克成之豈有數於其間耶抑篤行之報必久而彌光天道然也先生之書已刻者今已呈

乙覽其未刻如春秋傳議老子說畧諸書我知當有好事者共完此願力焉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獨魚腸豐城乎哉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桂林胡德琳識於東昌郡齋

舊序

壬子冬予同鍾觀察公輯郡志時坐間有濱州劉君觀察公年家子也云有稷若張先生家濟陽論道著書濟北之人皆走事之稱稷若先生慟其尊大人之及於難也取詩匪莪伊蒿號蒿菴又稱蒿菴先生集三卷曰蒿菴集間誦其一二篇觀察公未嘗不汲汲稱善也越明年癸丑與蒿菴同省志之役時崑山顧寧人益都薛儀甫咸在焉每花明月大耳熱酒酣白髮毿毿相向者三年所友朋聚處之樂未有若是之久者余更與蒿菴坐臥一室較顧薛兩君更親密不朝夕違也寧人精

贍史學自龍門下至元歐陽千百年事若貫珠儀甫專象緯家蒿菴獨潛心經籍尤邃於易田何焦贛王弼費直之外別具詮解而儀禮一書學者每病其艱奥難讀往往置不道蒿菴取鄭註賈疏朱子箋釋辨晰考訂証其舛譌分其句讀前後三十年始竣其功噫難甚矣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侯朝宗王于一詩賦有吳梅村周櫟園龔芝麓壟壟稱盛而經學斷續危若垂旒蒿菴獨起而振之天道篤終論補柳子厚楊王孫之疎漏矯誣前賢之弗迷端在後死者余於蒿菴見之矣其文沐浴歐蘇出入曾王蓋以理勝辭者酉冬在法慶寮偶檢是編今昔人琴之感不覺泣下書之簡端當付吾友于君正夫寄之先生長君名孝寬者樂安李煥章

癸丑四月乘州李象先顧余於時濟書舍出一編相示曰此濟北張稷若先生文集也閱卷見目錄中有儀禮鄭注節釋序不覺躍然以喜蓋儀禮之學近世不講顧有節釋而爲之序者寧非與事乃讀未終篇象先遂收付滕囊攜之東去然稷若之人之文時往來於懷而不釋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在坐先生謂之曰壬寅於湯邸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公作乎寧人頷之先生曰予向讀易每謂東萊更定之書不可不復因取坊本依古易裁補成帙以備觀覽不意今世復有迂闊如予者同志之感於今十有二年

何期今日始得相晤邪因以所著蒿菴集見遺乃得縱覩大約以經術爲根本以程朱爲階梯而疏越質樸之氣直逼秦漢以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於古者深矣然則昔人爲文悔不從六經入者良有以也長山劉孔懷題

蒿庵書院碑文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盩厔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

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寧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趣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

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黄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

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玉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黄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冬十一月己巳朔越十一日長至日吳江後學陸燿譔

蒿菴集目錄

濟陽　張爾岐著　　秀水後學盛百二訂

桂林後學胡德琳編　　歷城後學周永年校

蒿菴集卷第一

濟陽張爾岐稷若

論

天道論上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

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爲奔爲跳爲洄洑爲人立爲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與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爲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爲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

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維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不以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

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迨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値其清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乘之勢也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孰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偕且而血暮若萃滅之并清者不給其將之君若臣又且以其昏戾渾雜之治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諉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孛爲彗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螟螣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釀而自蕃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率求自善而止不如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險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廡

不此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疎也周身疎不以善免如和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薇芝惡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

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
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
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
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
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
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
去嗜慾以杜讒考得失愼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
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承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
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

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
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
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
至歟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
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
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
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
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
善惡之自輸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

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
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
勢之既成天與而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
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
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
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
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
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
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
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

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福禍之應亦詳
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
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
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
者皆天之說也

天道論下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
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
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己不量天則視天過疎

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己則信己過是忘修
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
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
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
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
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己是矣無非矣
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
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履憂患
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
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

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
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
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丟
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
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
能爲智者易執而君子之所爲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
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
資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
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
耶是欲天異己於衆人之列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
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
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
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
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爲
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
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
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子人而人知之人
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
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
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道而決也吾驗之養生

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森然精明強固毋得之
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毋
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
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
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
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予
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
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
又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
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承天也漸漸積累雖有不

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懼富貴則大吾業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其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䟽闊而疑幽窈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瞀於禍福徵應之間亦惑矣

中庸論上

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也久矣而小人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

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如覆物而射之各設隱語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而已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淪於空寂不可致詰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存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可致詰從後之說又以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今試聚百人而與語無不自信以爲中庸者百人所爲百有不同無不自以所爲爲中庸者嗚呼何中庸君子之多也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

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觀之射懸的百步之外而命之中射者耦進過高者卑者弱者蕩者立跛踦者不習者皆不中握堅舍疾視審志定者中矣其甚習者又比於禮比於樂矣於是始執算臨之曰某中多某中少某也巧某也拙不然聽所射而莫爲之的矢之所直必有其物誰非能中而又將何所據以爲中乎故言中庸而不得所指人得各以其所能者爲中庸而中庸始亂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至要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以自知不見於人而所爲中庸者又發而中節一言耳夫喜怒哀

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

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繇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極之倫彞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

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義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總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吾之說漢儒之說也漢去子思未遠必有得之師傳者亦非漢儒之說而子思之說也亦程子朱子之說也人自不致察耳

中庸論下

今夫當孔子之世而謂周可使爲文武當孟子之世而

謂周可不夷於邾莒者學士之所疑惑而非笑之者也曰孔子以聖人之才而老於魯孟子以大賢而汲汲於魏齊即得君而用之魯與魏齊之賴也於周乎何與此其說大不然孔子之汲汲於魯也非於魯也於周也於周不可不得已而寄之魯也於何知之於中庸之言繼絕世舉廢國者知之方周之盛也衆建千八百國小大遞承以戴天子天下不聞有亡國覆宗之禍而周室以尊迨其後周失其綱諸侯不稟王命擅兵相侵迨至春秋齊晉宋衛秦楚吳越之屬皆據千里擁萬乘包山絡河侈其四封魯亦幷鄒邾郳項而有之以臨強於諸姬

之間此其地皆要路守國人之國稷人之宗也教矣邀
天子萎然食息於上而不能制而周室以畀天下有强
諸侯而後有滅國有絶世天下有滅國絶世而周室遂
無天王則諸侯之廢興絶續周室盛衰之大機也孔子
而徒汲汲於魯也無事乎繼絶世舉廢國也孔子而欲
繼絶世舉廢國也小諸侯之多大諸侯之薄也其不欲
私一魯也明矣故曰孔子之汲汲於魯也非於魯也以
魯爲寄而致之周也其以魯爲寄而致之周柰何曰是
殆以周公之事予魯也周公嘗代成王踐祚以治天下
而九經以張魯惟不肯卒用孔子之說魯而卒用孔子

之說九經必且備舉其在國中者上下相維臣民休和
已隱然示天下重而難與之爭乃奉天子按圖籍簡徒
蒐乘以致諸侯曰神明之胄降在皁隸者幾何乎不克
承世者幾何乎繼之舉之文武之法在請自魯始以幾
則明法赫然爲已順以勢則厚集吾力爲已固以名則
恤災厚鄰爲已美從之者衆矣其有不從者乃徐與天
下議兵所向敢與天子抗者誰歟於是畫疆界明職守
光復舊物告成先王昔之哀人自附上擬天子者皆俯
首就列奉其玉帛生死之物以來供職周天子闢明堂
坐受成功周公之業其爛焉矣乎則繼絶舉廢云者先

以周公之事予魯因以文武之事予周此或孔子之志
也不然者孔子之治魯强公室弱私家魯視三家爲己
公視周則猶私也私一魯而忘周何以爲孔子親承其
說者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孟子之譏滑釐也曰天子
之制方千里諸侯之制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
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又曰爲君辟土地古之
所謂民賊也此其說孔子之說也世乃疑孟子欲以齊
梁代周是謂孟子厚齊梁而薄魯也孟子所簡賤訴斥
如不及者覆躬蹈之也不知孟子之於齊梁一孔子之
於魯也得齊必以方伯之事予齊得梁必以方伯之事

予梁方伯之事有所予而後繼絶舉廢之業有所屬而
後僭侈之諸侯可以聽吾所爲而不敢抗則其爲齊梁
陳王道者陳其道也非圖其位也賤桓文者賤其事也
非賤其職也治國而得與之曰王連帥而失職之曰霸
則孟子之微意難與人顯言者也昔魯仲連耻帝秦至
欲發憤蹈海疑吾孟子者是視孟子不及仲連也孟子
而不及仲連何以爲孟子吾故曰孟子之於齊梁一如
孔子之於魯也不然爲人臣子視其宗國顚覆而不能
救而又欲驟干他族以售吾說孔孟之門而有是言也
乎吾不知之矣

後爲終論上

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爲終其言曰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含襚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裣韜冒之屬尚不必備又況所謂金縷玉匣金鐍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儀度不敢以廢也

侍從之偶偪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鐃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綵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是嘲轟咿啞之聲艷麗詭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抃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爲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踵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咍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求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

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襚棺椁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況於儀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乎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柩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幢旛之僭何爲也逿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綿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敺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敺而舞違春

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擴幠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帷而過詐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治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欅襞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衆者之事也曰自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後篤終論下

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與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旦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哀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曰主喪者

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與祔皆無所爲而卒哭與祔不得擧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日月適於上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擧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

以除而形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旋葬槩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者哉蓋人皆子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蓋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卑制乎分盈細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柰何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即於安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所以變計乎

按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者不聽服官又按唐書顏魯公傳有鄭延祚者母卒

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時爲監察御史）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停喪之爲世厲禁也久矣附記

譏俗論

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今之俗屢變矣將以何者爲國之故乎曰六經之所陳者是其故者也二帝三王建極而施於時周公孔子修明而筆之書是眞可爲國之故矣君子行禮有不得於心者按籍而求之決擇其故與非故而後從事焉此風教之類也近俗之失其故者不一事其在喪葬者有三奢儉疏促之節不與焉一者始死而哭諸鬼神之廟邑則城隍村落則社其所置男女被髮徒跣提燈捧幣漿哭於其所名曰送漿水又曰設浴日三三日而止其俗不知始於何時何人也爲其說者曰人始死攝而之廟爲之請乃得挾貲以冥遊不然則爲攝者所苦浮丞妖尼遞相恐嚇委巷細民怖而聽之至於縉紳士人雖心知其非亦牽於婦孺之口而不能自決也嗚呼聖人雖不言鬼神其制爲喪禮於鬼神未嘗不彰明較著也有升屋而復矣有設奠而依矣又鑿而立之重葬而爲之主矣並不及誰攝而往誰賄而請也豈有之而周公孔子不知耶周公

孔子不知而今之巫與尼顧知之耶一者柩出門而喪主碎器於車亦不知其始於何時何人也襄人以爲人子重事支庶不得而代柩方升車其人捧盆於首踞而投地聲震翣柳嗚呼此何時也非終天永訣之時乎人子方攀戀號慕而無從乃碎陶器作巨響以當其前欲何爲乎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善之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將行而碎器以震驚之慕親者固如是乎此二事於禮則乖於儀則野竊恐伊川被髮之祭不甚於此矣謂周公孔子之故俗有是耶又一者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

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其升降進退之間必不能無愆於儀矣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哭踊之節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闕略不合今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拜已不待賓出卽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

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則今人哭泣之位亦非周公孔子之故矣周公孔子之故固未斂以前以柩東爲位旣斂而殯則下堂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前二事之失流俗之所淆哭位之失則考古之未審在吾黨力反之耳力反之者如何明乎設奠依人之爲故則知跽哭之非其故明乎遣奠仲哀之爲故則知碎器之非其故明乎未斂既斂之位各有其故則亦各如其故而無可疑也

三監論

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繼商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阼而治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周公見疑居東三監以武庚畔王感風雷之變乃迎周公公以王命誅管蔡周室以定蘇氏之論曰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畔非人也則可蘇氏之與武庚意在明武王非聖人而已未嘗爲管蔡貸也郭子章之論管蔡則曰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

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然猶恨其不能爲泰伯箕子舍周而遠逝袁黃繼之遂以少康擬武庚而三叔之從之卽以爲文王事殷之初志其與周公綱常名教彼此無愧嗟乎不知當時之論何以詭激不情遂至此也今試取郭袁兩氏之論而議之其所以深與三叔者不過曰三叔爲商之遺臣耳三叔誠商遺臣也然同爲人臣而或爲社稷之寄或在冗散之列亦有辨乎必曰有辨或身仕其朝或不身仕其朝而父兄仕其朝亦有辨乎亦必曰有辨三監之於紂未聞其有社稷之寄也豈惟無

社稷之寄其時紂虐如燬播棄黎獻文考寧人必不肯驅其所愛子若弟委質王朝也則三叔之爲商臣亦太疏逖矣至其於武王則其兄而成王則其兄子也使三叔身嘗事紂而有社稷之寄不幸其兄弟若兄弟之子稱兵犯順猶當先以大義折其萌芽而善全之勢必不可回而後爲滅親之擧乃爲無憾今三叔於紂固未聞其有委質而事之事也方武王之觀兵又不聞其有諫諍之言如夷齊之叩馬也及商社已移神器有歸爲之兄者授以專土之重委以防護之責不聞其以爲不義而辭而避之也及其兄甫死幼主立造爲蜚語以中傷

其柱石之臣而徼倖一擧乃從而譽之曰不忘故主也從先志也大義滅親也孰其信之乎且武庚之畔有周革命已十年矣三叔之受命而來監也亦且十年矣析人之圭食人之祿任人之事十年君臣之分不旣定乎其於商疏逖如彼其於周親信若此則三叔君臣之分在周不在商明矣獨武庚之畔誠有如蘇氏所言者爲君子所不忍責耳今欲以寬武庚者寬三監寬之不已而高譽之高譽三監而厚誣武王周公不顚倒已甚乎吾以爲三叔而果以武周爲不義而畔之也方其觀兵之日必有諫諍之言三叔果有諫諍之言武王周公必無監殷之命能有監殷之命三叔不超然脫去如泰伯箕子亦必不肯俛首受命而往監殷旣受命監殷矣是未嘗以爲不義而有所不慊於心也無所不慊於心而一旦以武庚畔其動於利而非動於義也不昭然矣乎柰何曲爲之辭而使畔逆之臣反自附於忠義而儕諸夷齊之列也古之忠臣義士創業非常隕身而不悔者皆有所不忍激於其中若夫三監已無不忍於其天性之際矣其於故主尙何所繫於心而忘其懿親以徇之乎此事甚明本不足辨竊怪論者之遞相祖述日以詭激相尙而莫之止也故論之若蘇氏謂武王之於紂有

所未至百世之下誠不能爲武王諱然謂荀彧爲聖人之徒其與曹操所謀皆王者之事尊曹操荀彧爲文王[illegible]而薄武王周公持論如此將何以服學者之心而況郭袁之說又承其後而彌甚耶

說

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鄭註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孔疏云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鄉射禮疏又

云容爲孝者人有孝行則性含容嘗申釋之曰載也者爲之基也爲之受也莫爲之基則無以立莫爲之受則無以積載於物誠重也和載六德和固衆德之所必待也德之和者其心平其氣順恆以其心之至平歷天下之至不平恆以其氣之至順融天下之至不順極人世艷羨憂危困挫厭瀆之事卒投之而不至於激紛乘之而不至於亂於是知也仁也聖也義也忠也時出之裕如也何也載之者厚也載之者厚則所載者必全故覩其和而知衆德之備也求士者得若人而用之誠足勝艱大而無難付以生民之命而無所恤矣不然亢而難

平躁而易動任情便私而無以自勝其人雖曰知足析疑仁足惠下聖可通微義能制物忠恩自盡遭時遘會而爲所欲爲奪於强戾僨盈之氣而失其本懷者多矣世固有負聰明異敏之材辨博淵通之學堅忍剛果之力而不適於用用而適足爲宗社憂生民害者豈其設心固然哉一念之不和激之遂不自知其所至耳周之教人取士必以六德六德必要於和所以爲獨得也德誠和矣和不易徵容即其徵容以徵和先徵之孝故詢六行者必首孝又不曰孝而曰容容之爲言似不可施之吾親也而云爾者何也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其不

愛者率起於所見之偏與所見異而不能舍所見以適親則應違生應違生而拂愉殊孟子所云不可磯者不容之謂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婉容又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諫皆言容也舜之夔夔齋慄容之盡善者也故孝者必容不容者必鮮能孝誠容以成孝則曰友曰睦曰婣曰任曰恤放之而無不宜矣故曰容包六行也包云者全乎此即兼乎彼之謂也周公教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成王

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周家君臣之間其所諄諄相勗者皆以容德爲最盛其所以成一代太和充滿之治者惟此也夫詢士者安得不亟亟於此與曰其詢之於射者何也射競事也習競事者必有競心應之相與爲競而飛揚浮動之意不介乎容儀者其有純氣也久矣嗚呼此豈後世擇士者之所及也哉

辨

學辨

聖哲旣遠正學衰息誦說六經者徧天下而眞儒之效不見於世遂令有心之士憤歎歸

薄去爲異端而不知其非長此不已禍有不
忍言者竊計天心仁愛必生達人爲之修正
因私有論辨用以自勵且告吾黨共相勗戒
於有倡導絶學者出其以是爲受教之藉焉
一曰辨志一曰辨術一曰辨業一曰辨成一
曰辨徵凡五篇（辨術以下四篇缺）

辨志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
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
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

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
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
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
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
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
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
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
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與
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
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

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　所恃者
天下之人也恩施洽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
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
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狗耳
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痾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
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
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
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
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
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

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
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
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胷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
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
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
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
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
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
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
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歟所志者殊

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求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

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

袁氏立命說辨

予讀袁氏立命說而心非之曰立命誠是也不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乃瑣瑣責効如此近日其說大行上自朝紳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予大懼其陷溺人心賊害儒道不啻六經語孟先聖微言盡廢之不止於是爲數言以告吾黨曰此異端邪說也文士之公爲異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則李贄袁黃爲最著李之書

好爲激論輕儁者多好之旣爲當時朝論所斥人頗覺其非是至袁氏立命說則取二氏因果報應之言以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好誕者樂言之急富貴嗜功利者更樂言之遞相煽誘附益流通莫知其大悖於先聖而陰爲之害也夫大禹孔子所言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以紀功錄過銖銖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爲臣者矜功伐以邀君寵利不可謂忠爲子者矜勤勞以邀父厚分不可謂孝况曰以小惠微勤而邀天之福報將得爲善人乎以天爲可邀將得爲畏天乎不畏天而邀天

其不獲罪矣乎曰袁氏意主誘人爲善而已似無可罪
也曰人之不幸而爲惡者不知惡之不可爲也或生而
不聞善者也幸而人教之以善亦有幡然悔悟者晚而
聞道折節自修者多矣即不然而惡極勢窮悔禍自新
者亦有矣以其眞知昔之爲惡也眞知昔之爲惡愧耻
痛恨而不忍復爲故不憚去惡而從善也方其爲惡未
嘗假一善故其爲善亦未嘗參一惡也今爲立命說者
曰汝爲善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則有一報其報也
大小厚薄各有成格計日課數而告之天天亦絜長量
短而酬其人於是信其說者覬其報而行吾善曰起食

入一飯予人一藥周人一錢物便利人一言語放一魚
鳥蟲蟻皆注之籍曰吾爲善矣終日衒其小惠微勤與
天地鬼神爲市其心之爲公爲私爲誠爲僞不待辨而
較然也旣私且僞方自信爲積德之要術格天之捷徑
父以詔子師以教弟以爲永保祿命之具人倘有能教
之以善者耶豈特人不能教之以善廻視六經語孟且
如嚼蠟其所以誦習講說之者直以發題應科不得不
然而已豈肯一濟思身踐之耶不知六經語孟何語不
教人爲善何語不堪立命何語如袁氏之所謂善如袁
氏之所謂立命人舍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

僞善以自私不可謂非袁氏陷溺之也陷人於私僞之
途而曰誘人爲善可乎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
袁氏以私僞亂之士人乃陽守六經語孟而陰奉袁氏
勢必將以所學於袁氏者施之家國天下之際其害可
勝言耶曰人信袁氏而爲善善之所及於物必有濟矣
子之非之何也曰予何敢非人之爲善以濟物也非人
之爲善而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於中而不共徒以
望報之故飾而爲善其所以濟物者可知也且其望報
者切必將報不至而疑報旣至而怠所濟者幾何乎不
然此說流行近百年物之獲濟者其成效當可睹矣使

其以信奉袁氏者返而信奉六經語孟其爲士也曰以
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德晝以修業夕以計過無慽而
後即安其旣仕也日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政晝以
莅職夕以計過無慽而後即安其於濟物當不僅如信
奉袁氏者之所濟已也予何敢非人之濟物乎病夫濟
物而不本於六經語孟者也曰人之舍六經語孟而信
袁氏且久而不替何也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穀而嗜
泥炭者以有積蟲奪其飲食之正也知其爲病急舍所
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不得爲平人
矣今之爲人腹中積蟲使之舍五穀而嗜泥炭者何物

也歟躁進倖得之念是也曰袁氏之說人方信向不疑而子非之子言出必得罪於人且袁氏爲中下設也夫何病曰此又其蔽也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烏有揣人之不足以爲善而姑以私且僞者誘之使苟不至於殺人害物而已者耶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曰習其私者僞者乃適成其爲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耶君子教人將盡天下之人驅之中下耶信然乎獲罪多矣

書

答碩　書

自貞邱得近清光數聞緒論兼得讀諸作固已私意先生所學有異世俗非僅文章之士已也時亦欲出所銜綴以求削正不特小巫氣盡而舊稿多爲諸同人所點注未遑更寫姑俟後期嗣是歷聘之跡自北徂西所居僻陋莫得確耗流傳之口時雜異同仰嚮徒殷積誠莫達去歲春初辱承德音及惠韻譜因急圖一晤而流傳者云已爲有力者禮致以去逮五月上旬乃知其謬倒牘仰酬而行旌又出矣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過從虛儀亦欲商畧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助教函及論學書干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厲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嘗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鄉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

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已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已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已爲斷行已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死語行已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罔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一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

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俟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與學之道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旣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糾削乎艮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

附錄　集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諸人之所問與孟子

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孟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

日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與鄒温伯書

月餘不得一奉清晤努之藥市幾可相遇又竟不得區區有懷無可傾倒惟有悵怏而已側聞七月下旬足下請齋祈雨自曝日中三日不食遂得二十五日一雨初聞之且驚且駭疑傳者未實數日以來鄉里間翁媼婦孺交口讚歎所説皆同始歎服精力誠懇百倍尋常而惜其莫得所用用而不得以當也使有民社之責不幸而値旱暵爲百姓請命於天三日不食豈非循良異績正稱爲民父母者哉惜也爲民父母者不爲而非爲民父母者代之爲也且甚爲惜如此精力如此誠懇而不免爲賢者之過也幸而三日雨遂應期而至使三日仍不雨不知將再展期仍不食乎抑遂不雨亦食也幸而三日不食亦無他恙使此三日之内飢火内灼秋陽外

爍六十三歲老人萬一眩瞀仆地致生不測誰爲爲之而致此乎老親垂白抱痛遂將委之他人而已可以偃然任之乎讀古人書亦曾見古人中有自輕其身上非爲君親下非爲百姓而漫然一擲者否此番舉動不亦大誤也乎弟爲中夜不寐當食而歎者五六日矣深慮見鄉人讚歎歸美忘其爲誤而循此不返也孟子云衆皆悦之其爲士者笑之此類是也但其竊笑而不以告耳弟尚不一告則非人矣且又有進者禱雨之事古所謂雩也雩之説雜見經傳按其所雩諸神則上帝也山川也宗廟社稷也五祀也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也蓋因分之所祀者而致禱焉至於造土龍書符籙呼龍咒鬼則僧道巫覡者爲之非所崇奉及崇奉儀法頗駭聽聞先聖所云敬鬼神而遠之者似不如是此在鄉里翁媼婦孺爲之則無不可吾儕已厠身士林號爲粗守義理者似不宜循俗爲之也朱子云雨澤是何物却於泥身上求此言説盡祈雨之弊亦説盡祈雨之理試即此語思之則知世之狂郛精力誠懇者不少也數年以來枯坐一室無可與語少年中雖有有識見者率以齒稍長不肯盡言吾儕兄弟零落已多其見存者又皆廢學即所稱高識深思如足下者亦爲人事衣食所累神

識邈向漸異於舊近歲有所疑或偶有所見輒四顧悵然無可質問未嘗不撫几長歎致憾於地下某某之爲足下酖酒而坐負此名世之美質也所以過此説舉輒歎廢學之害而不禁其言之長歔之盡也惟冀恕其愚察其心謝絶此等冗流邪説退守詩書之舊坐待銓期之至猶可爲人師資遠追蘇湖遺範也不勝悚皇懇切之至

蒿菴集卷第二

濟陽張爾岐稷若

序跋

周易説畧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析爲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其

數不可勝舉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畧於事而言理畧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宓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辭銷釋凝滯寧爲畧不爲詳者亦曰求不必其爲影似者而已世之爲舉業者遺天下之人

而專言一二人遺天下之物而專言一二物甚至數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偏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專爲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膚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爲敷衍名曰說器以便童蒙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卦繫辭待用於無窮者果非賢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睹矣乎

儀禮鄭註句讀序

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爲典籍與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爲周官其詳節備文則爲儀禮周德既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秉禮遺文尚在孔子以大聖生乎其地得其書而學焉與門弟子修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自謂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並謂此也秦氏任刑廢禮此書遂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室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註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註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繙輒罷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九矣勉讀六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註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之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因自歎曰方愚之初讀之也遙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已耳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

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爲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爲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爲遡隨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廱之威儀而却步不前者乎噫嘻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

周易程傳節錄序

易學朱子稱推程傳其爲本義則不多取傳說以其說理斷而或非經義固不得强徇也然朱子稱推之意正不專在解經即非經義不害其精於理近日學易者主

本義閒及傳亦采其合於本義者耳讀程仍以朱律程而程學微矣某晚而知慕是書苦衰病不易竟乃取而節之意所欲錄則錄三百八十四爻容不備也或曰此固宋和靖上蔡東萊諸先正所共推而固守之者也子何人乃敢妄有簡別乎曰程傳不易讀朱子嘗言之矣某自讀其所能讀亦自錄其所能錄諸先正其不許乎若以簡別爲罪初不敢以是限讀傳者也況敢議及於傳

邵子節錄序

有宋邵康節先生之學主於數所著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其中卷皆列圖以明數末二卷則圖說也曰觀物篇其子伯溫又取學者所記爲觀物外篇夫皇極學久不傳晦翁已疑當時說與王某不合說與伯溫何論今日聞先生書成題其上曰寄堯夫范范今古堯夫竟安在乎性理所載僅蔡氏纂圖指要愚竊歎學如康節即使學者擁其全書竭聰明心思之力如明道所云二十年功者不知加倍法究當何似乃欲守茲梗概而冀測其涯際難矣獨是觀物篇天道物理人事經術先生之自得者實具於此誠吾人窮理修身之助因節錄之以資省覽於凡言數者則闕焉

圖說管窺序

河洛卦位諸圖其說莫詳於邵朱兩先生學者於此因圖測象因象識意與僅索之語言文字間者當有異自良知標幟以後人始侈然敢以宋儒爲詬病舉業家愈趨便捷傳義且廢況有寓目於經世啓蒙諸篇者濕沃宗弟介臣以善易聞一日過示所著圖說管窺伏讀累日見其纂括衆說中以己見刪繁不煩而大義犁然私怪介臣方將揣摩簡練就試禮部而所業乃及此其於俗學有間矣嘗歎儒術不振已百有餘年以往復之理求之近有大儒挺生其間人能不逐流俗問津伊洛關

得而遊泳嘆所至當不可量也介臣勗哉安知不卽所
識其大者歟

老子說畧序

老子明道德謂將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
異趣矣先儒辯辨源流毎有論駁至淸靜不爭之旨則
莫或異議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槩以浮屠
神仙之屬尊斥之不已過乎註者紛紛務矜新異各以
其胷中所見之老子爲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
老子殆將隱矣譬之水論茗則苦淸蕪則甘和醯則酸
投鹽則鹹雜橘橙薑桂則又橘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

謂水乎今夏偶及是書目力衰甚苦不能讀細註流覽
本文而已讀有未通輙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
讀際間遂覺大義犂然廻視諸註勿討不能讀亦已不
欲讀矣因自笑曰貧者啜水乃厭酒醴之爲煩此豈可
與言天下之備味哉雖然屬饜之餘激濯滌煩亦未必
不有取於斯也因劄錄之曰說畧

冊府元龜總序

冊府元龜一書宋眞宗命文學之臣集諸書所載古君
臣善敗之跡而爲之者也其書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
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凡千卷當時任編纂者十一人
爲之注者二人裁決取正則楊億實司其事故其爲書
鴻揚浩瀚而序文淵麗爾雅眞翰林一巨觀也今距祥
符僅七百年當時板本已盡海內藏書家間有寫本又
傳錄爲難癸巳遊京師見新板本借一披其總目以價
重不可得惟有歎惋而已近有輯其總序小序爲元龜
獨制者合三十卷以爲全書皆採經傳子史成文序則
當時詞臣手所自著元龜之爲元龜不在彼在此也備
其使覽挹其芳澤可謂能約矣然總序言規制而小序
王論說乎今年五十於華艷之文漸不喜觀惟朝家制
度名物之詳猶欲稍誌其一二以備遺忘補空疎也故

舍小序不錄錄總序爲五卷一千一百四門則附見其
目焉

濟陽縣志序

邑之有志史屬也史之爲書紀往蹟著成憲好古者於
此考古願治者於此咨治樂德義者於此諮德而度義
在一邑與在天下者等耳古之作史者其人既具聰明
絕世之材又往往承籍先人成業不則必有好古深思
之士著稱當世者爲之副貳其所考據內則有金匱石
室之藏可資紬繹外則諸司之掌故才士之著述與夫
野老風謠器物銘識以及稗官家乘之屬皆得以備采

蒐羅備與而又詢問故老考覽山川然後一代之史以成䓁邑志則與是少年譽髦以爲無關肄業槩不之及大雅之士又多鄙爲烎末不肯涉筆以至時移事易黄髮滿道一旦有良司牧留心斯事載野而謀而委巷之口好惡樂誕適足亂人聽聞回易眞僞非無一二殘碑遺碣足當推尋而叢祠荒塚之間榛荆委翳足跡憚涉史胥鈔錄不知顛末終歸混殽而已至於古書傳記之涉邑事者渙而難稽簿書棡溷瑣雜獨任擇人援簡又多刻剔槪成倉卒取具討論未遑於是愛奇者乖於考實事已者媿於備美欲其言必有物事必有徵難矣此

作邑志者之通患也予以爲邑之志史屬也史則將以紀往蹟著成憲而考古咨治諮德度義者也乃使之不幸至於言不必有物事不必有徵可乎濟陽之有志始於毘陵張公備於河東侯公續於雲中解公侯公之書彬彬具體矣而讀者猶憾其畧蕭公之作是書也意主民瘼藉手著述以控繩大吏故詳於見事畧於往蹟槪其序論循良苦心可具知矣且也兩月告竣爲期又何廹也予自弱冠以來匇思少佐邑志之所未備訪問故事搜剔逸聞閒有所獲即錄簡端塗乙增竄筆跡重沓幾不可辨偶因農暇命兒子門人肇錄之稍依原目定爲九卷間有鄙見附書首末以貽後之有心斯事者曰志非者史屬也非具良史才不可以作志此特其樸而已矣作器者必先樸樸苟具矣乃尊之錯之塗髹之而以爲良當亦國工之所樂藉也

新濟莸文序

錄吾邑大夫士文若詩自金元訖明崇禎凡二卷題曰新濟莸文以别於古濟也葢自濟陽改隸而以章邱西徼臨邑南徼爲濟陽地與故封矣既不得援其文以爲重章邱臨邑又各有其文亦不得於自爲一邑之後追錄其分隸二邑之時之文則錄新濟莸文即以新濟托

始之年爲斷宜爾曰自金天會至明崇禎年踰五百矣茲所錄者代幾人人幾篇操觚之家盡此乎曰曷爲乎其盡此也金之季茲邑也其俗尙可知也時已有楊君烈以詞賦登進士矣進士李仲熊輩倡建廟學矣周廉訪點王著作繪知好黄太史遺墨刻之石矣元受之其俗尙亦可知也時則有楊文郁以好學薦知制誥修國史矣其伯父珪以易爲專門之學矣而學士墓碑所稱張楊杜三先生者又其所嚴事者也曩加歹之同知制誥修國史孫景益之爲中書左丞張珪之爲兵部侍郎亦皆以進士致顯位至於張炳發身吏事耳而積書至

穴鄭卷張友仁儒生耳閔部臺碑稱其卓然有文元好
問薦材於耶律中書云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濟陽
張輔之亦與列焉此豈盡偷荒俚誕不辨行墨者乎乃
今損齋獨以一表一箋一記一詩傳其爲湮佚也多矣
有明三百年文教覃敷邑中入賢書者六十餘人而明
經不與其著述爲文章自信不朽者必不止今茲所存
黃戴諸人寥寥而已也通志稱賈郘學行卓越邑中人
士不能舉其片語高貢士咸寧矢端一論明天綱郘人
紀至令天子動容稱歎亦極偉矣而文逸不傳黃中丞
臣斥張眞人於嘉靖崇向方士之日豈不有功名教而

僅以二三語傳餘可例知矣奈何乎其盡此也不盡乎
此而所及見者盡乎此予第據其所見勿敢失墜而已
及今錄之而止於此失今不錄恐後將錄其止此者而
莫及也昔之君子既出所學發爲文章使其散落不收
無以示四方而遺後世非生其土者之責乎吾所爲爲
斯錄也吾更因是錄而有感矣濟卽下邑五百年人之
生茲土者不知其幾也而若人獨以文傳也文之不可
已如是也五百年人之生茲土爲文以傳者又不知其
幾也而或傳或不傳乃有文不傳而人傳使數百年後
之人幾幾乎欲傳其文而不得者若而人也文之不可
恃如是也則讀是錄者得無有不俠終篇而畢然以思
慨然自念其業者乎

新濟莊文外篇序

既錄吾濟文若詩爲一書又錄四方賢士君子文若詩
之涉茲邑者爲外篇以其非吾土之人也故外之外之
而仍汲汲乎錄之者將以爲茲土重也曰文之生於人
也如宮商之出於金石也有考之者而後竑竑者含胡
泠泠者淸越也其出於人而加之物也如丹碧之致飾
也有受之者而後相比以爲文相錯以爲章也其加物
而行遠也如水之行乎地也有導之者而後浩乎

其流濼乎其止汨汨乎其不已也茲之文若詩卽不出
於吾土之人也吾土實考之矣實受之矣實導之滙之
矣莊子之思惠子以其爲之質也苟吾濟川原臺觀人
物宮室之屬無足爲質於四方賢士君子之前者其何
以運斤成風堊滅而鼻不傷如此乎四方之人無陋茲
土也茲之篇可考也夫濟之人無自陋茲土也茲之篇
可考也夫

甲申紀聞序

嗟乎明自洪武戊申至崇禎甲申二百七十有七年而
遂亡方其亡也天綱乍裂地維乍絕萬姓駭擾計碁而

活三月之間號令三易詩不云乎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此其時也已處珥筆之士必多紀其事者其於縉紳先生多褒刺之文故祕不以傳而細人口談遺大綱指細故各本所見以爲言不能詳也閩人甘昌作傳真錄自序云圍城中兩月所見聞甚真甚確少涉疑似不敢傳亦不忍傳如有半字之欺必遭神人之殛其言如此似可信矣然其書荒蕪不治似全不解紀事體例者如差遣不書何官定國公不書何名方正化何所守書保定遇賊死遇之爲言非所守之地而遇之也封侯不書邑加職書某部不書部何官起用某人不書用何事加六

總兵爵下即書總憲某詹事某俱奉太子南遷則俱奉太子者二人共事之辭乎抑六總兵俱南乎六總兵俱南入衛京師者屬何人苟無與南者南遷非文臣獨任事也於辭必有過省者矣先皇帝血書衣上詔萬方聞之有餘痛焉不全錄何也罪己詔何不載至死節諸君子前後多異其文一人也或書全家死或止書縊死或不書官或書銓臣閣臣總憲不正書今制官名張慶臻等止書勳戚不明書爵封金之母淩之妻烈矣何不書氏徐允禎何人將非定國公乎何以或書國或書名彼何人斯不令大書遺臭也罵賊磔死城破自刎至烈也

何以不詳其日與其地賊得劫太子二王去是劉之負永王猶周之負太子定王也何以不詳其事至幷其名而佚之他如前後詳畧鮮複之間多失事理又不勝舉吾覩甘生殆樸人也樸則其言雖缺畧已可信矣嗟乎君父存亡之大故賢士君子致命之大節小人苟且險詐摧沮之情狀苟得言之樸而可信者以示後亦足矣且其月日差詳吾本其月日參之所聞爲正其失且闕所不知者作紀聞一篇

錄易林推用序

焦氏易林人知讀其辭決吉凶已耳至以卦直日言之

者鮮漢書稱貢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令小黃能事輒先知盜賊不敢發焦氏精義以直日不以辭也弟子房能用其法今以當時所上書覩之有曰迺卦不效者倘亦以天道準卦氣爲善耶而京氏易傳盛言飛伏世應積算雜占條例諸書氏間不傳更何所據以引伸得其師說也如是而執四千九十六首之辭求如焦氏知隱伏伺奸邪勢必不能揲扐自是古法何用讀是書爲秋日檢得范洛先生易林推用張布六十以當朞之日專貫坎震離兌以當分至日處有餘卦處不足周游徧歷四百八十年而反其始其

說似爲得之然卦位主後天意不涉災變知信爲焦氏之旨否也嗚呼易散而淆矣汞鉛演以屯蒙華嚴薇之艮背星翁倘其察玩學士貴其擬議求之此而合者求之彼而無不合此自苑洛直日法何必焦氏哉因錄而爲之序

風角書序

昔人論風角書共若干卷余删其重複爲八卷錄而藏之疑者或以天地噫氣不涉人事余思董子之言矣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相殺餘也則風也者殺餘之至神者也有自天者焉自

天者被乎人有自人者焉自人者見乎天今夫風之爲水爲旱爲疫爲豊年爲和平千里同軌風所不及則否寒風晨烈百室之邑噫者北屋閉關自溫者則否豈非自天者被乎人若乃嘘溫吸寒異於咫尺一夫疾趨風及尋丈數寸之筵踰尺之鞹辟暑燃火不借天工大軍所聚氛埃四滿則賢人禮讓風且穆穆爾介胄格鬬風且蓬蓬爾皆不足異所感則然也人事之見乎天猶之天之被乎人而已則謂不涉人事者非也謂人之精氣不足感天使風至者亦非也司馬太史云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產氣始萌者天矣日一會飲食發陽氣者非人乎王充求勝一切而不知其絕人於天之甚者也今夫人內悲者呵逆風者噫襲寒者噫吃力倦者欠伸謂人不足以感天猶謂呵噫噫吃欠伸之盡出乎人也說詩者不云乎風者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係天人之際亦若此於是書神而明之以審量天地懸揣人事即微忽察識何難焉諸如雨露之濡霜雪之凝雷霆之奮擊日月之暈抱星宿之躔次雲氛想像之輝德刑參錯降流烝發王者以謹防豫治性情候民物未嘗或遺亦曰自天者吾亦調之自人者吾亦備之而何獨疑於風占也然則子之

遺彼也何居貴其色者難其辨也貴其度者鮮其學也貴其謹伺者憚其勤也三者之患於風角知免矣吾姑先其易者若夫王充之獨歸之天以天占人揚子雲所謂不善占天者也崇禎十年己卯秋八月濟陽張爾岐書

日記序

子野君子哉其言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少壯遷延而老歎無及與昕夕般嬉而汲汲秉燭皆子野氏所深惜也今夫雞鳴而後星濳熠息旭旭㬥㬥者非日出耶未幾而

麗中天矣未幾而淪漭谷矣釆霞在西燦然星陳曾幾何時而今昔成焉雖曾暘之戈未見能多三舍也繇是而月遷而歲化則髮童齒豁孰非日日而積之者至此始歎未曾學將焉用矣不謂百年之日僅足當撫膺一歎也使早計日而惜當不至此惜之而聽日之自爲無可惜亦終爲可惜者而已矣予少感子野之言而爲余影法以他故廢至二十三歲始得日記之說益有合焉乃效而爲之其法年自爲卷篇題之月月綴之日凡有所舉凶不法之其日篇末計其大凡而勒與忘可自考矣倘有所謂日新者耶且以號於同志曰亙古如斯日

矣豈至我而易之不佞固始於二十三歲之七月而後以終其身之日也歲次乙亥

日記又序

崇禎皇帝大行之年予始焚棄時文不復讀思一其力於經與史乃悠泛無成猪倍於讀時文時之於經與史也因自訟曰古之君子之爲學也自一年而七年謂之小成九年謂之大成非無利鈍約畧具是不甚遠也予十五聞有所爲聖人之道者而悅之今二十年自視猶初也初見先儒病干祿之學意其咎在時文焚且棄矣又誰咎若是乎經與史之不可日月期也若是乎聖人之道之不可以力也若是乎天實生才不善不可強也惘然者久之忽自悟曰是矣是不可以他咎也是不可以爲天實生才不可強也憶十五授詩矣父師董之有司歲時進退之顧以多病日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下迨脈訣甲乙難經又以其計近老氏學老氏而詩廢十九學史矣因並學書春秋父師董之朋友言議文章日需之顧以興亡之際感慨不自已旁及樂府選近諸體塤辭雜歌之以澹予心以平予氣而史又廢是時餘力之及時文者百一耳又以時重諸子學諸子二十六感友人之說肆力於時文時文喜雜引周禮禮記學周禮

禮記己卯有天日之慟鄉人鮮解禮者學禮從俗奉佛學佛書其時意有所屬學兵家言兵家天府最雜學太乙學奇門學六壬學雲物風角歲屬大祲酷吏乘時殺人如草菅量肉澤量骨惴惴潛身不出戶庭日焚香誦易學易學此不成去而之彼彼又不可成以又有奪彼以去者不僅彼之奪此也癸未前學固如此其不一也迨棄時文學經史君父之恨身世之感更至遝起自分永棄於時心儀梅福中屠蟠王裒孫登陶潛之爲人時時取老子及參同文始之流讀之以自遣雜坐田父酒客間劇談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絕口所謂經與史名

苟存其意之所至亂抽一帙意之所止不必終篇勿論不解即解亦不憶嗟乎將安歸咎哉古人有言匪勤匪昭匪壹匪測是殆不可悔也自今以往業有定紀不敢雜首大學次論語次中庸孟子次詩次書次易次春秋次周禮儀禮禮記史則主綱目次前編續編本朝通紀大政錄雜書則大學衍義及補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治安考據文章正宗名臣奏疏大明會典日有定課不敢息經自日一章至日三章史自日一卷至日二卷視力爲準其修其廢各詳於冊身既隱矣安所用吾志退者之不可不學更甚於進者之不可不學也不敢告人

且勤吾退者之務

自訂書義序

予幼習八股義而苦之既隸籍博士無可舍置理遂疲精做神於其中初解文體即以勦襲爲恥於人所習用必力自湔除唯取經史諸子語之稍稍遠人者綴緝之頗以新異受知督學李公繼復自厭去爲艱深幽渺之言每拈一題必伏几冥想於題前後表裏遠近離合之間參之伍之推索路窮乃恍惚若有所見即循其所見孤引遐剔而書之紙目不敢瞬氣不敢舒以至成篇然後徐徐欠伸俯仰中庭自以爲眞得此題之解矣出以示人人訝其與題無涉取而覆讀已亦不解其何謂再伏几冥想如初又覺昔之孤引而遐剔者信有其故非眞與此題了不相涉者也每就試亦用此法勝負得失一不介諸懷惟以深思獨詣爲愉快而已督學者評其文率以別致賞之於渺然獨往之思未之深監亦不以爲非也試於鄉則再不售及見癸酉闈牘敍語云有沉入之思而未能自達因自念曰未能自達誠然哉今欲達之何道而可於是覃思大全蒙引存疑三書兼時時模擬先輩程墨督學者亦不以爲非也及鄉試又不售益其所以模擬先輩者適其形似人方袨服麗飾已獨

禿襟短裹操作而前無怪其無所容入也時爲崇禎丙子予年二十五矣明年秋友人勸讀房牘冬遇蒲化吳先生普言舉業其言主於修辭命勢遂兼用其說然所覃思仍在三書旁及子史其於房牘時一披覽資感發而已終不肯襲用其語以易吾初自是思路漸廓覺聖賢所言各有實際每作一題內考之己外驗之物以至古今治亂之故賢人君子立身持世之節苟與題理關通者應念畢集以佐吾說乃推擇精粗審命位置而徐書之歲試爲督學翁公所賞同學諸子亦頗推其能達所欲言私心自省亦妄冀一售天降喪亂備罹荼毒摧

絕暢號之餘猶時理殘書修故業如是者六七年一旦悼念身世發憤盡焚昔所習房牘及所自作諸義絕意科舉曰假寐蓬蒿敗屋之間吟嘯自恣分與八股長辭矣以困於饑餓強起爲鄉里授句讀求口實諸抱筴來者又非八股義不問不得已復取坊刻爲科簡好惡遇難題僻當意輒自指作是時文情閒暢視昔又異題一入手微哦再三全義現前振筆疾書汩汩然應節而至卽文未必工要之言所欲言無不滿志又自以爲天下之至適未有踰此者也嗚呼予於此中甘苦之致蓋備悉之矣備悉之世無一人知之亦自言之自信之耳

國家更取士法今已六年八股之業永廢於世予所四十餘年疲精敝神於其中者至此眞成舍置廻憶舊時嘔心出字循顧自喜之況尙如昨日而精神衰落不堪驅策卽欲強力爲此已復不能昔所備歷甘苦而出之者適足充藥裹茶盌之用甚可惜也於是錄其稍稍成章者十餘首付子弟藏之且屬之曰予雖不售於時於此道亦不苟矣儻遇人知此中甘苦之致者出以相示必且深信此言幸其知我不然愼勿輕發吾篋也

王揩公四書詳說序

學者治經必先四子非以爲制義也而不得不出於制義者非制義無以明其能治經也故士以制義進仍以經術進耳士不通經術通經術而不本之四子固不備於體不適於用矣近之爲舉業者取徑尙捷於是或不必治經而以爲制義爲制義而不治經文非不工而經已荒矣然作者將有之材雋之士見尙捷者之速化也遂視四子爲不必深求過信之書唯日取所謂制義者摹之擬之求其苟可以售而止而制義之文從此日卑嗟乎士不通經術而唯求苟可以售所宜慮者寧獨在文乎予樸學不知舉業雖粗留意於經老病因循無成書一日王君揩公過訪出所編四書詳說見質且忘

其樸也而以序爲屬予披讀久之見其爲書博採於儒先之說及時賢之論融以己意歸之條貫或舉其指歸或擬其口吻字義則衷異同人物則綜本末經文則稽原旨乃歎君之勞力於四子者可謂篤且密矣君方從事制義求當有司一丁固不足與言其爲制義之本者予固知其大異流俗矣舍其捷徑而矻矻於註疏傳記之間積數十年不替世將有目爲迂疎失效者予之心折於君則端在此耳今且出以公世使世盡舍經術而捷徑是尙固無所要此倘其悟制義之不可以無本者爲之致力於四子書以是編爲之導其亦可不迷所適矣

乎

王明臺先生集序

鄧子温伯當崇禎壬申讀書濟南與王子含九爲友含九爲温伯稱詩驩甚也其秋予之濟南視温伯因得交含九而讀其詩越明年予繫濟南郡獄二人時時挾詩囊茗椀視予獄中予時雖對簿方以暇讀漢魏以下詩時從含九考論升降工拙吉咏相樂而含九忽病病以不起聞矣予事解與温伯往哭於其寢索其詩不可得得一束書於敗紙中如所爲詩藁者持以歸則其父明臺先生遺墨也温伯愴然曰此吾含九詩所自出也

不得含九詩而得其詩所自出將以遇明臺先生者遇含九庶在斯乎負此同心者之責於地下予不得以不斂辭矣嗣是二十三年歲乙未夏温伯乃爲釐定詩雜文詩餘合一冊謂予曰昔吾兄弟與含九稱詩開其抵掌諱其先人時事及詩與俳諧小令未嘗不俯仰歎絶今含九墓木中梁拄矣而其先人集始成予可不爲一序之乎曰含九肆力於詩不傳含九不及白傳其先人之詩而待其友以傳吾二人負其再世之責均也何敢辭然予生不見先生先生之詩先生之人以得之先生之子及所嘗與遊者爲可據先生誠材至奇義至高遇窮矣當童子時有博雅聲古讀諸一趙僉憲廟授甥遂爲諸生有聲四方薦紳學士聞老以學博士貧困以死與既老而困也邑有大猾能以危法中人快其睚眦交視長吏而猾汝士大夫先生衆中大辱之猾氣折不敢出一語既又上書諸司寇邢太僕暴其惡二人者猾敘所爲事也猾卒以法死今讀其詩有蒼涼悲壯隱然難平者有構悍褻衆駘蕩自奇者有淒風感月狂哀沈痛而不自已者皆不可下之氣屢變而加厲也其服薦紳學士而折大猾皆是物矣昔予聽之論太白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

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予亦謂以先生之氣而乘權藉勢卒遇窮奇檮杌之奸必能出剸兕截蛟之利器奮霆擊風發之大勇成拔本絶源之快舉肯與之一日共立人主之廷乎惜也其莫之用而僅以一猾試也或以其歎老嗟卑屢形於言爲不能安義命吾嘗論世之困而不怨怨而能平者其人必聞道者也不然則薾弱不振甘爲人下者焉耳夫以先生之氣之才而不得一試其鋒貧困以死斯不亦古之傷心人也耶何怪其然也嗟乎含九文爲一時雄而遊而爲詩文不遇而詩又不傳

而又無復如含九者爲之子方此爲尤痛矣噫

王無瑕先生集序

憶予童時先生過予家塾予走告先君子曰一杖者來旣病矣目光炯炯顧視傑異問兒讀何書且索所作文見兒文則喜嗟嘆不置彼何爲者也先君子曰此必而伯王無瑕先生也具衣冠出見則相揖大笑瀹茗芼葵言詠竟日而去葢先君子兄事先生常指兒輩令謂之伯云後予稍知讀書時時得先生所爲古文讀之知讀詩則又時時讀先生詩及予作文若詩亦時時致之先生得其一言以覘是否先君子亦因其一言以爲喜怒

而進之退之予家之深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没身自持戶不得數見以書請先生所著又不時得報戊子邑北徼盜起先生病予不獲侍執燭而先生没矣改歲予哭於其寢其孫斯出遺稿一束泣授之曰王父垂絶以不得見君爲恨意若在此予亦泣曰此實先君子志也敢有失墜受以歸聯綴成卷讀之先生困於病者四十年手綸竄不使書字傾漫不易讀可讀者或首尾剌弊彼此移附不成篇或雜錄他人詩其中莫辨主名推尋釐整過疑而置者數矣至壬辰八月始得詩五十八首文七十篇定爲八卷譚者多悲先生之不遇以爲使得完支體便動作與世之庸庸者比操三寸弱翰數尺牘薦奏技有司之前必得見光芒擷領人耳目即登膴仕膺顯名數膺西清湯蒞東壁無難者皆也其病也予不謂然先生即不病亦不過先生既不過而天又病之知其即不病而亦不過也所可悲者天付先生以如是之才而能承之以學以其才與學高又不遇而又不得完支體便動作下與庸庸者比是不出田野林莽寂落之間不得放其履跡於四方上下借山水都邑宮觀資壯偉奇瑰幽僻之氣以發其橫溢之思流麗之藻形詠不過貧苦無聊及鄉里酬復唱慶弔尋無奇蹤古跡與

衰治亂之大故寄其感慨暢其笑樂所遊不過親姻朋舊不得見當代作者與角力爭長操玉帛而盟壇坫即有不屈之力無由自見而附庸下邑亦得以強與傲之嗟乎此皆其病之爲之也使之不遇而又病以至此予所爲不悲其不遇而悲其病也不悲其病而不遇而悲其病於詩與文之間也今此集中壯往雄斷不可制御者其才左繩右渠動合程度者其學而奇情坐鬱銛鋒不試屈曲掩抑於此八卷之中者則先生之病爲之也使先生即不遇而以完好之質抱其才與學馳騁於當世名匯賢士之間退而抒其見聞以爲成書則窮愁

於人未爲無助也徒以病累遂止於此予何能不悲然世之完交體便動作者何限而先生能自力於詩與文精神有所寄而傳使後之君子見而知其始也得天之厚而卒困於所遭之不幸則賢於人已遠矣不然予之定錄不敢失墜者豈其以父執而私之

安寓詩草合選序

安寓居士詩草凡數種旣老將囊筆閉口不復稱詩乃綜所作以寄予曰爲合刪之且梓以質世之能爲詩者予念居士之爲詩觸物言情滔滔汩汩不盡不止一何多也㝠而爲學吟爲遊草爲變草爲棄草爲漂陽液水

諸草僅三百餘篇盋已汰其十之七矣茲且復汰焉豈非感興之作取暢一時而擇言行遠則期有當千古歟彼夫豫章之榦干雲蔽日蔭被數畝掄而爲材則舟車勝之及引繩墨施斤削其被以青黃構之大厦者尋丈之質已耳愛玉者不得不去璞愛珠者不得不去蚌物理固然耶居士是之於是錄自午日遊金山寺以下至贈邢刺史先生共幾篇爲安寓詩定本焉

織齋集鈔序

余固陋鮮四方交惟日閉門擁圖書自附尙友而已一日閱顧古堂選見李君象先文三篇讀而好之旣又知爲靑之欒安人撫卷歎曰烏有文筆如此君近在佀疑而不知其人者乎是後見人自東方來必曰識象先否其人苟曰識必問其里居家世年齒體貌以及性情學術人亦各隨所及知爲答不必盡肖於是倣慮書策筆墨之間隱隱有一象先位置於其中而人不知也今春有逼志之役遇象先於蒲署共事者五月所攜織齋集兩巨編得盡閱之見其爲文有嶔崎磊砢猝不能句者有超忽奔放目不及瞬者有簡質渾穆時見班剝如古敦彝器者有倩妝袨服香艷自喜如好女者有微吟緩咏泠挑濟喝如宗門評唱者有旋風驟雨霆霰交下者

其雄偉豪邁嶽嶽難下之氣隨方變現不執一軌迴視舊日所見三篇固片羽一鱗不足槩全體也予亦出其所作相質頗以雅潔見賞嘗從容顧謂予曰人才分不同善取之則相濟使僕蚤遇君君蚤遇僕當各有所益今雖老交資互藥其可乎因上下議論合者水乳異者亦鹽醯遂定交焉余取其文鈔什之一爲一書雜遝古人諸集中不遠役竣君且返織水舊隱余亦將息影伊蒿之廬而下之樾倘遇風物撩人異香孤賞必且念君悵然東望而不可見則取是鈔一尋繹焉因爲夸於人曰僕鮮四方交老而交一織齋亦差不寂寞矣

信古二言錄序

古之人不可見而其言傳古之人亦不及見今之人而以其言俟之言也者古今人相見之途也沿其途而上而古人在沿其途而下而我在何不可信之有而世顧多不信者信所及信不信所不及信也古人自易詩書春秋禮樂而外以言傳者多矣精者致深僕者徵實清剛者著節恬曠者颺情要之言所自信而止而人以不及信疑之則人之自不及信非古之有所不可信也今夫人生而閉之一室與之言四壁以內則信與之言郊野草木鳥獸之狀則駭然異之與之言城郭宮室車馬

冠帶之制則大異之與之言山海之崇洪百官宗廟之偉麗則必啞然笑其欺予也此豈言者之過哉人之不信古人者無論古今之相限也即生當古人之世親與上下其說猶之不信也何也先自疑其心矣以其自疑蠡量古人無古人矣而信之者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至邈絕也無故縈以渺思達以歌泣著之心本而書之耳目之間此得之古人之言乎抑不盡係乎古人之言也斯人也言即其言不幸生古人之後古人得先我而言耳故信也信卿邢先生動橫古人言必稱昔一日出所集信古二言示岐一名言一清言各一卷列古人之言於前而以己意附之或相後先以極其旨或出異同以博其趣大都不離古人之意噫嘻篇中所載傳之不一日所歷不一人矣以為徒設是言而姑遇之姑誦之即不以為徒設是言而若存若亡悠泛置之如先生之信之者幾何人也斯二言也非古人之言也信卿先生之言也岐廼今信先生矣

送邑侯杜明府還里序

乙酉仲秋杜夫子以經明行修來治吾濟甫三月萬民謳舞之明年移疾諸臺監僉曰不可時方急征調一切以取濟為賢夫子獨寧靜愷悌務與民休息知非時所

急終不肯强所不樂以阿人好致失上官指叉明年奏遷學博濟之人狂走驚相語曰奈何哉奪我慈父母去矣夫子顧色喜謂人曰默念此久矣釋負幸甚促治裝歸出就儆舍敝書篋舊衣冠數襲已耳諸父老子弟擁觀背歎息泣下為宰錢以贈則告岐曰使我民得及於寬政者慈父母力也今當去欲有一言以贈行願以辱吾子岐許諾因颺言曰伊我濟於夫子為已厚哉抑夫子於吾濟為已至也昔劉寵仁惠為吏民所愛自會稽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

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古今傳誦以爲賢我儕之於夫子無乃類是百姓不能自強其心以謂所不樂古今人不相遠致此不亦難哉是夫子失一令而賢益見也然將作大匠於漢爲列卿爵位赫赫動人當寵之去卽使搢紳學士飾筐篚戒僕馬遠驅數百里不足異何論窮谷老人夫子自令長遷學傳比於寵斥而濟之人不問老幼賢否讙譟號呼羣以爲奈何棄我回視寥寥若邪五六老叟何者更賢耶古今人賢寵抑以寵引人自近使老人能自齎百錢致詞於前見其賢耳史云簡除煩苛准約儉質非其引人自近者耶使

如後世太吏一出揚揚驅車蓋足聲如雷呼道聞數里卽老人齎百錢立道旁有喘攣失魄退耳簡除煩苛准約儉質寵以得山陰五六老叟夫子以得濟數千萬人古今政相望也察政治如屋漏然知之於下矣乙酉去今幾何時閱視田疇孰與昔治畜牧孰與昔多屋垣孰與昔理則休息安全者何愧於寵使史氏據事書策亦可勸將來而耀後世獨計寵致身三事故太史得爲立傳以傳今夫子方思結廬恒山之阿以自休暇能如寵之必傳否也然而已可傳矣以天下之大寧無載筆其後者去劉寵千餘年進而與齒不已榮乎向使稍阿上官指導暫得不罷視此得失何如夫子之去此亦可無憾也夫諸父老子弟曰予言是也姑先勒之帛以待史氏

送坦翁桑先生赴部改授詩冊序

先生之教吾邑始自順治癸巳其時襲用舊制尙訓導一人爲之副越三年　朝廷議改定師儒建置之法始罷副者先生乃獨任教事又且十年是爲康熙甲辰二月詔定府州縣衛置師各有差縣又以上中下別爲等上縣乃得設教諭餘但設訓導一員而已先生本以乙科攝職資固高且爲諭日已久而吾濟則中縣也誠不

足以淹先生矣會先生方自試春官旋里七月初乃奉藩檄復臨學舍數日授牒赴部改除已囊書策戒僕馬行有日諸學子乃相與造黃髮而謀之曰先生之十餘年於茲也二三子之進於其前者良楛異質而先生未嘗有所鄙且邑固儉且陋無高山大澤舟車遊觀之樂及賓客過從觴詠之娛齋廚蕭然杞菊不繼而先生未嘗有所苦則先生之安於吾邑也而二三子亦無不安先生者今且行矣無復留理二三子無不嗛嗛然以不得復侍先生爲恨者願爲歌詩以贈別其可乎邑之耆德[illegible]爲[illegible]先生之能爲師也設先生厭

[illegible]
[illegible]之紀[illegible]
而不置也今人言蘇[illegible]先生教
授蘇湖間三十餘年當其更代之際其從遊之士必
爲贈言者必當琳霏玉映積案盈几也今所盛傳則當
時題人平居贈答之詞如吳興先生富道德先牧先生
作棟梁諸篇而學子贈別之詩則無聞焉不可以無聞
而遂疑其闕如也凡人中有所感則歌詠以生況在師
友離合之會又況如安定之爲師而蘇湖弟子之爲弟
子其爲感何如者而嘿嘿已乎是舉也不特見桑先生

之能爲師也且以見諸子之能爲弟子也予耄矣尙願
爲之倡而諸子其屬而和焉又以語岐曰以吾子之雅
知桑先生則當綜離合歲月及命辭之意而爲之序可
乎岐諾而退述其言以冠諸冊

送鄧溫伯之莘縣訓導任序

愚少與溫伯鄧君同師而學朝夕相勗者頗與流俗異
趣旣而皆不遇皆以所學教於里愚蚤以病自罷君於
今歲夏部授莘縣訓導將之任愚送之且告曰君今者
往師莘矣職而往師與學者求而來師有異今之職而
師與昔之職而師又有異大要職而師者易求而師者
難昔之職而師者難今之職而師者則又易君子但相
忘於其易而勿强効其所難君知其說乎今之職而師
者於古化民成俗及昔人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姑不
計即近代型士課業之規亦無庸也其人苟能便動作
習辭令拱揖盤辟不愆於度春秋舍奠拜伏如禮朔日
月半陪長吏後登堂而揖歲時徵集諸生就試能操筆
署紙尾身自帥諸生及邑童子按籍魚貫入試院又能
不瑣瑣計服修斯爲不負於職矣或不安於是則張皇
所學集英少課舉業誇示其揣摩之術不然則譚詩賦
擬古文辭又不然則深言性命往往竊象山新建之緒

以矜新異當其高踞臯比攘腕而談學者環擁而聽之
一書義出羣然曰昆湖曰震川一詩一記序出羣然曰
盛唐曰秦漢標一指送一疑則又羣然曰濂洛關閩之
所不逮也下堂而反唇及庭而捧腹出門而轟嚣笑聲
四溢焉顧不若容容者之猶可幸無過也此愚所謂職
而師與於學者所求而師今之職而師又異於昔之職
而師者也然容容者如彼已不負於職此又其所以爲
易也其易者庶非君之所樂也勉而效其難則又不可
將如何而適易乎夫博士先生之教非必不善也而出
而見笑人未相信而急欲自見之過也君亦務自力其

可信者而已舉業之學所在多有固無煩代爲謀雕蟲篆刻之技矜新標異之說非吾黨所貴亦自可以忘言若夫昔所學之師而授之里者昭然在六經無所異於人而不得不異於人驟而語之其見笑當愈甚君但修身力學靜而俟焉諸生中當有信先生而學者則職而往師無異乎其求而來師也君笑應曰諾遂束書於篋而西

老子說畧跋

古人寄意於言而著書後人領意於書而生解解也者將以古人之意自我而轉寄之後人者也故讀是書而不得則假解以求之求之解而又不得更將何所假何所求乎亦反求之是書而已書苟具在不必過恃他解也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也亦即可爲解一切諸書之法也人問解易又曰解易只添虛字迎過意來此其解易之法也亦即可爲解老之法也皆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嘗竊其法以讀本義而未有當乃復以之讀老此說畧所由成也不之解人必且曰兩篇具在讀者自得之說何爲者將遺擲之不暇遑討其畧否乎斯眞解老者矣

甲申紀聞後跋

嗚呼明季諸臣吾不知其何心矣先皇帝何所負於其身而棄之如遺也最可痛者天子親至其門而辭以飲酒手持太子諸王付之賊而覘其死以規利而此太子諸王又自其女出者也至於開門迎降論功德獻平南策上書勸進爭爲諂語卑節以悅賊以幾一日之溫飽又小人恒態不足異也國破君死而獨愛其身之溫飽身溫飽而名已辱溫飽有時而盡名辱者無窮期又甚者溫飽不可得死不可免名已辱不可復振方其數日

之內百計悅賊而賊愈怒朝冀榮華暮就刀鋸者多矣節彼免於數日之內者度百年之內當無不死其視倪馬凌劉數君子之引義自決者何如乎緩死直須臾間耳以須臾之短生易萬世之大義稍有知者能擇矣不謂諸臣之恬爲之也甚矣溫飽之溺人也忘其君忘其身忘其名義而徇之亦嘗通須臾萬世而孰計之與噫

跋安厓先生詩後

予髫時遊鄉校間從博士後執禮登陟降庭廡見西塾祠鄉賢有曰大中丞黃公某者歸而問之師師曰此吾鄉安厓先生其人賢者也少舉進士讀中祕書方世廟

議大禮先生與何燕泉楊升菴二百二十餘人撼奉天門大哭上怒謫斥有差先生以職卑得外補後累官至大中丞所至著能績其人誠賢者也會其族人持先生登峨山過楊妃墓二詩示予予時不解辨善否以其爲吾鄉之賢者錄數本旋爲人借去後得交其孫文學堪輿公曰先大父自釋褐至歸里未嘗一日離筆硯所著極富中更家難零落欲盡今所存於泰山爲毫芒矣因出石本關中古詩一冊石本過柘侯廟詩一冊石本濟南廟學碣一篇手書歸田詩一幅予請得讀數日是時爲戊寅冬苦寇亂恐致亡失未及錄還之獨餘前登峨

山過楊妃墓二本其族人至亦還之後文學公没其族人亦没莫知是詩所在予嘗恨吾鄉文獻湮佚莫收思遍求諸達者舊所論著集爲一大卷刻學宮中以作方來者之氣今雖困阨未能時時往來於懷也去冬其曾孫以書來曰吾家遺藁可見還知前所還書并失之矣因大以不及錄爲恨乃爲求予曩時所錄二詩命門人錄而付之記其後曰方先生操三寸柔翰作爲詩書疲精苦神馳騁古今間爲不朽計至深遠矣未百年而失者什之九甫百年而未失者復失其什之七更後數百年尚可問耶在吾鄉已如此天下尚可問耶後來者或於簡冊得先生一二遺事慕其爲人思求昔時斷碑敗紙而讀之以寄向往知得如予今日否也勿以立言爲不朽之業誠欲以不朽言果足恃乎哉

跋濟陽縣新城記

按金天會七年宋高宗之建炎三年也建炎三年劉豫以濟南叛降金篇中言節制相公來守是邦者豫也明年金以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篇中言移鎮東平即其時也金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篇中言都鈐公留知濟南府事式遵嚴君之治者麟也則是邑之建劉豫父子實主之時宋南渡已三年矣穆仲之爲此碑絕不

及國事而微而能章約而能核其人亦可思也

跋濟陽縣創建縣衙記

邑作於天會七年而縣衙之建則在阜昌八年阜昌者僞齊劉豫所稱元也宋建炎四年金立劉豫爲齊帝稱元當在是年其八年則宋之紹興七年金之天會十五年也豫既專制此土故碑中紀始事日月用之然是年金執豫廢之故作記時稱天眷元年即阜昌八年之明年也君同罷奕人切瞻烏正此時矣是作以齒歷落其穆仲新城記亦有聞乎

題山東六府圖記

石圖說不識作者名氏亦不記歲月私度其時若非嘉靖壬子東南中倭必萬歷平壤之役其人則玆土有封署之責者也予童時得之置度閣且五十年學使者適以登萊海防事爲課從生據圖以對使者大賞異士之留心經濟者知亦鮮矣予取此冊重爲裝護焉知後來必有見諸實效者又不僅得力文字間已也

題劉友生范文正公流寓考

宋范文正公少居淄川長山及讀書長白山寺諸蹟本無可疑疑之者自丁澍池州祠堂記始友生劉君取公年譜手纘祠碑墓誌參考掊析凡數千言於是公所居

之長山確非池州青陽之長山而吾東國之被公他耀者非强援爲重者比矣余初邂逅劉君出示是編讀已慨然念公遺烈使人慕說一至此又念過疑而辨能博徵近察以歸一是惓惓於古名世大人而不置者此其中存尤未易也因書數言簡末還之癸丑八月望前二日

跋自書服黃精賦後

予性不喜作字故不能工憲卿持是卷索書似欲稍存予手蹟意固不在工拙予亦自忘其工拙漫爲書此然予之爲此賦當歲甲戌距今乙巳三十二年矣其時方

信道士之說不自知其詞之拙述事此使予今日爲之正當述其能已疾療饑已耳此卽東坡胡麻與杞菊之所以優劣也私謂此書與此賦都無足取獨此一語堪俟解人

嵩菴集卷三

濟陽張爾岐稷若

記

濟陽釋迦院重修記

釋迦院莫詳所始要是釋迦如來威神之所建立龍騎象逸失於擁護瑞相漸隱堂草欲深時有長者予其人與比邱等七十人共於此中修念佛三昧瞻矚悲仰誓請重現復有諸長者子各出珍寶身力以支以飾以葺以彌於是瑕者堅攲者平缺者增陋者華若釋迦如來復發揩動地而出之者君其張爾岐周觀而歎曰諸邊者子諸比邱之於佛可謂勤矣吾觀世人護惜財貨俗於身命爭智角力於一錙一銖不肯暫休乃能捐此百千萬億以爲檀施莊嚴佛土此必夙植善本不帶慳根來者也不知諸人當念佛時見何勝義而唱斯舉以何者名爲檀施何者名爲莊嚴更以何者爲釋迦禪院得勿執此金碧嚴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爲釋迦殿楹門廡臺砌堂塗以爲禪院施堊塗朱甃石搏土以爲莊嚴以爲檀施若然則是以福澤利益一身多身者爲勝義必以咳唾連珠起止舌端者爲念佛也世人飲聞功德一說希冀念熾懸意遙祈當其舍時純作取想如持物予人左予而右索予一而索十即竭其頭目血髓以爲檀施不名爲善不獲功德何以故不識實相故慳根不拔故予不敢輕量諸人謂其決然但自究惟百千萬念中有此一念此即爭多權寡積習之所轉變進與佛法爲市者也使其當念佛時返念自念見大釋迦見大禪院起心莊嚴時於扶護正法生一切喜於利益衆生生一切悲捨心內圓不作餘想念念相續乃至返顧毛髮支體無一可恡本非我所亦無可捨我觀是人於世間法一無染著即名持戒於諸讚詬華醜不生揀別即名忍辱一念直入不爲貧富有無之所回屈即名精進不捨有爲而得無相於諸緣心了然不起即名靜慮貪求煩惱累劫蘊蔽一旦破除元明焮發即名智慧是一檀施波羅密兼六波羅密也此人一念所起即有無量佛土即有無量能含衆生衆生其土即有無量七寶應其分給此大禪院示現其中如一微塵乃至院中一土一木一微塵一蟲蟻各各發心與此一念對舉合流無有差別何以故能忘功德故有功德由前所陳責償如來者不知如來昔有精舍千三百區琉璃作地栴檀成林尙自嚴淨可居請各持去本所施物不至桑下索宿也由後所陳忘功德者使我親見釋迦問最初方便時

我必答言我選圓通檀施第一敢曰此有為法也試觀
天監皇帝竭四海力以奉塔廟不免初祖之所訶責乃
法華會上童子聚土畫沙釋迦親以大白牛車載之而
去釋此二事我言不謬也諸人中倘有利根必能薦取
吾言圓義頓義一時攝入不然者且各各念佛思結吾
吾衆曰不敢謂然不敢謂不然於此有不齋出虎邱請
以語之必能轉譯此義

慈光寺重修大殿記

濟陽廻河鎮慈光寺重修大殿工既竣將刻石紀日月
寺僧某與檀施者某等以文為請寺距吾廬五六里予

數嘗遊覽見舊碑稱大慈光寺視諸稱禪院者有異意
其經賜勅額考尋其始竟不可得其碑之近古者為僧
知澄至治二年重修功德記記中但詳營築勞伐其於
建造世代不槩及末云寺緣之肇與替之因有道先生
文石但在有道先生不知何人其所為文石必有足徵
者然已不可復見矣對峙左方者為普光元明大師慧
順行實碑亦知澄作慧順者當時寺中主僧也詳二碑
所列宮室之崇閎象設之精好與夫法屬之蕃衍亦云
一時之盛矣今考其時元主方崇向釋氏詔寫金字藏
經御史觀音保以乞能建佛寺見殺上之所好如此其
盛固宜也然東榮有隆慶庚午郡諸生王瑁碑云寺剏
於宋重修於元方瑁作碑時豈尚及見有道碑耶抑亦
意為約畧之也寺東南里許敢石纍纍為寺僧藏蛻處
其塔有稱特賜紫號雄辨大師明通者與楊學士文郁
同時學士與之遊塔旁即學士所為碑也又有僧興濤
塔字半漫滅云明昌四年立明昌為金章宗元上距宋
南渡僅六十餘年而慧順行實碑所載法系自開山與
教大師而下一傳者曰福再傳者曰興則興濤正第三
世其謂寺剏自宋者得之矣有明三百年寺僧無顯者
亦無大營建唯萬歷中僧悟論募置長明燈購大藏經

作宇貯之及置寺田五十畝而已其守廬遊觀徒屬講
誦之盛以視蒙古時當什不逮一也至崇禎甲戌德藩
鬻藏經去歲在庚辰大祲僧徒散亡田既荒蕪遂為流
所竊轉鬻他所其所謂毘盧之閣方丈之室夷為平地
唯餘佛殿六楹及旁列觀音地藏伽藍祖師四祠又皆
敝漏不蔽風雨金碧之質黯剝無色僧某踽然以羸病
之身寄命於老屋破龕之間者積十餘年順治甲午乃
矢誠募化力新大殿撤拆重構琳宮既成毫相復飾以
其餘貲改鑄大鐘維彼四祠以至門垣尚俟後圖唯力
是視而某董能捐其所有倡衆斂貲以副其請均可謂

鄭棨予欲與伽陀章句盛陳禍果以相誇詡其事自具彼法何煩增贅欲舉所聞孔氏之說以告之又何異對越人矜繖畧而進辟穀者以爲紫也姑綜所聞見盛衰大槩俾刻之石使後之人知此寺之既墜地而復漸起者某某之力也斯可矣

傳

陝西西寧道按察司副使王君小傳

君諱宮璲字符四一字潔修別號瑞卿濟南齊河人父澤霈有醇行母鍾離氏君生而好學萬歷乙卯以詩領鄉薦中崇禎戊辰進士原名宮榛主司避親王偏諱爲

易木從至筮仕知蘇州崇明縣有惠政以催科不及格罷邑人建祠立碑以寄思焉辛未署眞定府學教授陞國子監助教尋陞南戶部員外郎管浦口倉又榷武林關稅轉郎中丙子陞山西太原知府丁父艱己卯服闋補嘉興知府兼攝湖州府事並以廉幹聞壬午得貤封其父母癸未陞陝西西寧道按察司副使是時劇盜李自成方自河南轉寇陝西道梗不得之任求幾有甲申之變遂杜門自匿有司奉檄至門促之終不爲起至順治庚子凡十有七年而終方君之以病辭也徙居村舍茅屋藿食泊如也足跡不至城市與鄉貴人未嘗作書

問邑令某以危語動君迫之見君幅巾短褐至投刺曰民某謹上謁從諸生後伏謁一如部民令知不可動遂罷君長於韻學及善城守所著有簡明等韻掌上金湯諸書行世他著作甚富並藏於家

麟遊知縣吳君小傳

吳君諱汝爲字伯寅又字康功號槃隱其先平度人五世祖詮始遷濟南齊化至於李遂嗣李宗君既貴請之朝乃復吳姓父育初先生以文學知名於時善開導後進多所成就崇禎辛巳歲貢君有夙慧承家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即爲達者所器重踰冠舉於鄉後十七年

爲順治己丑登進士試職知陝西麟遊縣麟遊固疲邑又新脫盜害未遠墟摧隍堙榛莽翳如戶口存者十一田墾者亦十一而額賦如故民以是愈困君至請諸臺監司守願履熟定賦蠲其不墾者鹽課則通全郡諸邑丁口而均之莫敢應牒二十餘上御史王公某感其誠切爲疏奏其事報可又出私金四百餘代償積逋民始蘇乃招流移勸種植諸少年染於盜而革面者遊博攫攘爲父老憂授以閒田勤之耕俗不知紡織君命工製器具募能者教諸嫗孺不數月人習其事麟遊於此始識杼軸之利貧民或貿陶以食以亂故失業局檄久廢

假之貲復之踰年亡者漸復田亦日墾乃以時繕治城郭又桐形使立堡十二控引警察以故終任無盜患邑自催喪亂人不知學廟廡堂舍多圮者至是營建一新時進諸生課業講誦其中又舉節孝崇鄉賢修邑乘多方風勸喬僿舊習爲之一變恭自初至日夕拮据者凡三年邑以大治自此唯從容坐嘯無復餘事矣地多虎君爲文詛之神一日樵者見有物如馬嚙虎殺之舁以獻纔又有得殘皮爪及虎首者皆噬餘也人以爲德政所致云嘗攝治鳳翔地當甘涼蜀漢交道乘傳者多橫索君能以法裁之或摵以勢不爲動審編衛丁却其例

餽鳳翔人德之在麟遊八年會覃恩貤封父母中丞上其治行第一當內擢以母憂歸服除補廣東陽春土風孱弱給事官府者悉旁邑黠猾藩鎮食客旅遊者與商販者並豪奪無所憚君惟以制强梗扶弱植爲急客有奪民而不厭者遂誣之盜君親按其地詰之客慚謝去時全粤治兵海上道出陽春民大震君調度供億悉有方卒恃以安夫役不足給制府至爲減裝而去傳遽苦設法不均不幸或至破產爲更定其法役自一人以上悉衆力人稱便甫一年適移牒有誤脫嗛君者文致爲罪坐是罷事旋得白補江西廬江之任道卒麟遊士民

自數千里外投文酹哭請於學使者置主名宦祠祀焉君自筮仕凡三授邑廬江未及涖事陽春政未成而罷獨麟遊爲最久德君亦最深故繫稱麟遊云吳自育初先生始奮身儒術君以進士爲循吏仲弟汝亮亦以鄉薦知江寧事具孫祚庭先生所爲誌季弟汝楨自邑諸生補太學有文譽楨子珊中式京闈羣從多知學能文蔚乎望族矣張爾岐曰愚少時遇育初先生於歷下數以所業進質先生頗見許可因得與君兄弟遊過從談詠甚驩及君宦遊四方愚輟業自廢已久遂不復相見談者時及麟遊治行聞之未嘗不慨然嚮往也讀其子

琮所爲狀與曩聞不異悉其太者爲之傳嗚呼令實難令而賢更不易世之專城而制命者孰非父母斯民者乎

墓誌墓表

慰山邢先生墓誌銘

慰山先生邢君告終踰月君之子持君行狀及自敘碑來屬以誌銘曰遺命也小子岐辱知於君既深亦自任稍能知君又方以古道不可復見爲君痛何敢以不敏辭謹次君生平衆所共信者授之君諱其諫字信卿慰山其別號也其先河間人自宋徙居此土遂世爲濟陽

人譜系所及考則自七世祖恭正恭正生謹謹生贈監
察御史順順生義義有明成化甲辰會試以任御史歷
官至河南陝西按察使生五子濤淳澤洪濂淳以春秋
魁於鄉任山西襄陵知縣澤則君王父歲貢太學配任
孺人生君父贈公遹字元周配溫安人贈公邑庠生潛
心正學生男五人君其最少也君既承家學又神識過
人弱冠有聲諸生中數舉於鄉嘗佹得而失明光宗踐
位詔選諸生可用者邑一人君中選貢太學三年銓任
山西太原府通判分署代州代當三晉之吭毎屯重兵
而君職在儲偫軍興所藉爲急又梟臣握兵部臣司計

並於此置署而中丞防秋駐節亦於此君以一身承事
其間治簿書聽訟獄批委旁午各中御史調劑適宜上
下無怨三年薦剡十餘上璽書褒之授階承德郎贈君
父如君官母及妻並安人其辭有曰處脂膏而一塵不
染當轉輸而百蠹咸清讀者咸謂君眞能無負此語云
遷直隸延慶知州兼管宣府東路同知事二年人安其
政薦書又三上如將重用君者君已移疾乞休矣既歸
里惟讀書觴咏自娛以玉終老君天性愷悌清謹篤於
内行事親以孝問侍疾治喪備極誠慤事諸兄姊恭順
自將至老不替幼師事楊先生既貴歲時起居十如諸

生時諸交遊皆敬以終始奬掖後進如恐不及遇鄉里
卽賤不肯至前未嘗以氣色加之或有觸忤亦弗較厲
嘲譏謔不一峩口雖溽暑劇勞人未有見其科首跣足
者服用器飾率從儉質時好日新不爲變其爲政則廉
以持己慈以育民公以服物所至以扶善良寬刑徹崇
學校修廢墜爲急故去代之日民燃香於頂長跪哭路
咽者百里不絶其去延慶亦爾及家居令長造廬請益
不肯干以私至事關通邑疾苦則不憚亂縷因之解張
者頗多里人賴其利其需時欲列而未及者惟舊增馬
銀遼餉二事毎嘅嘆於懷崇禎之季爲書萬餘言詣闕

上之納言者不爲通乃罷其不忘民隱蓋如此君嗜讀
書至老更篤雖貧困無聊不爲輟一遇疑義毎劄記
詢訪於人卽其人不及君百一猶降己咨之所著斯馨
館集幾卷信古錄二卷天道難知論一卷侯解兩公修
縣志並任釆輯諸請求詩文紀述營造褒頌先德者無
虛月易簀之前十日猶作邑侯修學碑記古所稱耄期
稱道不亂者殆謂是歟君元配高安人臨邑高君緝光
女繼配李安人臨邑李君鳳翔女副室劉氏男子子一
名循肅順治甲午歲貢候銓訓導女子子幾孫一人名
瑄年十四兵亂迷所在君悼念不置以至終老易簀前

數日乃以兄子足述之子生員爍爲嗣孫君終於
大清康熙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時明萬曆七年十
二月十二日得壽八十有九以是年十一月二日開前
所爲封於祖兆之次葬而安人其中而立自敘碑其前
者以安厝君誌而銘之曰

爲治而循常所綏爲代爲延民所追㩆守詩書老不違
古處力矯頹波馳大節蹤繩細蹈規當歎屢歎傷念貽
子矜入嗣衍世祿失孫得孫君莫悲遺文在篋行勒碑
博示無窮方待誰衣履之藏我銘陪陵可谷此不可磨

處士見誠張君暨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衷愫字見誠姓張氏濟南之霑化人祖諱宏道祖
妣李氏方伯世軒公之女兄弟考諱法邑增廣生好學
善教學者稱曰龍閣先生神明清迥老而不衰妣李氏
君蚤失恃鞠於祖妣繼母王氏弗愛以是不克竟學然
性穎甚已能通習經傳爲文見推於時乃挾書策東遊
於青人爭延致授子弟書往來樂安安邱二邑者歷十
四年一旦念親老歸養未幾龍閣翁與王孺人相繼歿
營葬畢復東遊時爲崇禎辛巳春方大祲寇盜充斥音
問阻絕家人私計君習於青多故人茲之學必於青二
邑執經弟子林立非瞓致暇脩亦即次授餐癸越明年

亂稍定謂當返弗返又數年訖不返康熙乙巳劉孺人
歿君之次子乃裹糧蹤跡東下求君所在得君授徒二
邑時以家往比其還次子僅三齡長子年已舞象略能
憶其山川道塗里巷名氏物色徵言之孺人在時亦聞
以諸弟子賢者語畢幼至是通中其家皆曰無之於是
知杖履初未及青也尋訪理絕號痛而返丙辰乃卜宅
於　　之原具棺斂衣冠以葬奉孺人之柩祔焉君生
於萬曆己丑距崇禎辛巳五十三年距今之葬八十七
年孺人劉氏某女生於萬曆庚寅距康熙乙巳享年七
十有六子二人長而相邑庠生娶顏氏某女早歿繼娶

庠生牟君士彥女次以相壬子鄉試中式舉人娶尹君
某女孫七人長年娶庠生李君聚祥女某娶　某自某
出某自某出岐得交君之次子以兄弟齒誼最篤每念
君出亡始末未嘗不相對泫然也至是以埋辭屬敬誌
其歲月而銘之曰
養膠葬闕子道之窮容衣詑魄哀誠所通考茲吉壤德
耦來同魂無不之彌節斯宮

渤海李君暨配合葬墓誌銘

渤海李君致政返里七年卒以四年甲申葬於祖兆以
元配祔維時朝野卒卒不及請銘後三十二年乙卯繼

配高淑人卒明年丙辰將以十一月之朔奉[illegible]君墓君
仲子持君及兩淑人行實屬某為之誌君以文章宗工
數涖名都貳大吏當得一時顯人為文表彰光烈遺則
來者而獲及某非任矣辭不可免據行實以次君諱
君訥字孝重渤海其別號先世萊陽人永樂中遷臨邑
自彥祥始彥祥生景仁景仁生芹芹生鏞鏞生銘凡五
傳而至君曾祖曾祖諱訪治毛氏詩補邑諸生祖諱國
禎以子貴贈文林郎隴西知縣考諱汝相萬歷庚辰進
士歷知隴西魏縣入為戶科給事中以劾內侍張鯨不
法事言之力外補山西按察僉事後以布政參議致政

妣張恭人生三子長若虛仲若愚季則君也君有叡慧
年十五籍邑庠又二年中戊子鄉試五試禮部萬歷甲
辰賜同進士出身方其困於有司也益自厲於學自六
經諸史以及百家之言與稗乘掌故無不紬繹穿貫博
其同異究其指歸其發而為言亦自剏義以及詩賦論
敘贊頌奏對銘誄之屬無不力追作者卓然一家故始
雖屢困卒致通顯君既成進士試職知夏邑縣夏邑固
瘠且多盜君治之期年稅以平盜以清民安樂之移內
鄉民號車送且涕者以萬數內鄉視夏邑為劇君至問
民所苦為之隨宜解張時里籍久敝苦繇役不均則為

定里籍里胥包稅民苦侵沒則立稅單令自輸邑衝瘨
驛傳苦遞供則請從淅川又省徒隸罷追攝務與民
休息至科罰假貸長吏所巧為條目以浚民自利者槩
絕去若浼而社倉義學水利諸務次第修舉取家禮酌
取可行者為一書俾民遵守於強梗則鉏治不少假又
以時繕城練士嚴飭武備黃耳半山諸處故多礦盜西
峽口通秦晉私鹺所出入皆罷民所苦終君任無竊
為患者庚戌入計以治行異等需內擢會遭少參公喪
忌者乘間抑之僅與郡貳服除補同知歸德府諸臺監
以為佐理不足見君長檄署睢州睢俗悍而俊頗號難

治君除惡導善一衷於法人為易嚮尋擢戶部員外郎
督易州餉稽閱精敏諸商輸芻者不得欺以為稱職遷
郎中時倉塲多為中涓冐侵君以狀列大司農大司農
疏上其事為之少戢清河被兵城破援至呼餉甚急當
得部郎一人護餉人憚行君奉使乘遞疾馳以往反報
大司農勞苦之假以休沐得省母恭人於里未幾出知
太平府君習知民事洞晰猾胥情偽以故累年積牘廓
然一清俗多訟君出片語剖曲直無不慴伏願自罷去
遂立遣之訟牒為減采石於江防為重鎮號海內無事
營壘什伍兵械舟楫皆具文君請以蕪湖稅課之羨為

之纔葺蒐補四十五日而畢臺使臨閱嘉歎[illegible]如爲責
池民設警備易郡帑以石甃而鐵柵諸爲[illegible]繆計者甚
[illegible]又修郡城新學廟葺謫仙祠治采石至郡石路其精
神包舉大小不遺然皆因[illegible]利導民不知勞太平於是
稱大治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下江時江防久弛
君奉璽書申成憲蒐卒伍庀械具糧悍惰軍容大振自
陽邏至新江八百里皆深菁茂林不逞者以爲淵藪使
節久不至公揚舲乘風再按其地吏民歎服晉四川布
政司右參政典驛傳旋調分治來之任以母恭人喪返
忌者誣以在楚時事鐫一級免喪補浙江布政司右參

議莅治嘉湖嘉湖爲全浙門戶賦役繁重徵發紛綸勾
稽爲難兩郡有司守令而下大小吏百餘人賢不肖各
異趣水監防禦軍幕錯處所部士四千餘與農氓連跡
接袂最不易治君正己率下振舉綱領諸吏蒸蒸顧化
曹胥雲手市里晏如稍遷湖廣按察副使巡上荆南兼
攝下荆南守巡及荆西守巡五署諸務紛投總至應時
判決常若有餘改四川按察使司副使攝布政使入賀
萬壽又爲蜚語所中遂決計歸里中起補廣東雜定兵
備參議以病請當路譽君者推挽之終不[illegible]君以文學
致身其爲政率依經術廉潔自守所至譯常[illegible]究好振

與學校風厲人材至其制變攘強又非僅文雅所可辦
守太平時粵兵過蕪湖信宿不發人大駭[illegible]馳至呼其
帥與語中其隱遂去在楚值荆王薨[illegible]兆而規民塚其
中民怨之兩臺奉臺檄同[illegible]衙視可否君裁之以義
卒改卜既無所撓避又適機宜如此部吏嚮其風裁皆
洒濯從事君之遇之則恩禮終始初不好爲苛察惟貪
墨不悛者乃褫去雖有強援居間不恤也以不能俛仰
權貴人故暫登郎署不久輒出浮沉藩臬間終自罷退
是時魏璫方擅威福勢傾人主躁進者多染其黨君自
杜絕不與通以是超然於進退焉其孝友出天性自知

方名以至綰綬治民壹承少參公命惟謹歷仕必奉母
恭人之官舍晨昏不懈小不安節即輟政侍藥餌疾已
乃復居喪稟用古禮既貴盡推美田宅與兩兄仲兄蚤
世撫其遺孤及諸孫教誨昏嫁不異己出居恒於飲燕
聲色珍玩宮室輿馬諸好一無所著惟嗜書宦遊所至
必載書自隨暇即披吟不輟既謝政掩關讀書課子不
輟至公庭客非同志未嘗[illegible]接偶出郊坰蕭然幅巾阜
履而已少與王季木公敬與齊名晚[illegible]工於文所著有
五品稿九卷四品稿十卷四品續稿十卷[illegible]花詩二百
首凡二卷訓兒義二卷學術辨良知議孟氏[illegible]事議原

性原任臭極經世論易老論佛氏輪廻論各一篇策畧
若干卷好奬誘後進尤精識鑒其所賞拔皆有所就萬
歷丙午分校中州鄉試得士五人三人以事業顯其二
人亦知名於時君晩感末[illegible]戊寅以兵變驚悼增
劇浸至不起生於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一日卒於崇
禎庚辰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九其葬則甲申四
月十六日也元配任淑人商水知縣同邑任君博女母
張孺人任君與少叅公同以隆慶庚午領鄉薦賞君才
雋遂以淑人許字君及君薦於鄉之明年淑人來歸少
叅公貴而貧君時方事博綜習射策淑人服勤以佐之

縞綦井臼不殊寒畯事姑曲盡誠孝能得太恭人歡一
旦遘疾卒時萬歷癸卯六月十二日距生時萬歷乙亥
二月十九日得年僅二十有九明年君始成進士以治
縣奏績贈孺人爲計曹又贈宜人及爲叅政於制得稱
淑人繼配高淑人陵縣省祭高君女淑人生而明達甫
十齡母徐没哀毁盡禮如成人能撫其小弱弟年十七
當君令內鄉時聞其賢聘[illegible]年歸於君君爲治廉淑
人樂儉約愈相勖以廉君政成奏最[illegible]受封如任淑人
所贈貴矣服御飲食不改其初君歷宦豫[illegible]荆粤巴蜀
淑人常[illegible]之[illegible]俗靡侈嘉湖華盛甲天下供張最麗淑

人不爲少易而織紝操作常身先婢御庶幾[illegible]能勤宮
能儉矣太恭人奉養宦邸君日治民事或[illegible]謫行部不
得時侍左右淑人姁節寒燠問疾病[illegible]喜慍代君先意
承志者皆盡誠盡物遭少[illegible]及太恭人喪號慕擗
痛不異徐孺人見背時葢以事其父母者事舅姑其喪
舅姑亦如其喪父母然君治喪以禮凡襲斂饋奠輓翣
諸儀及下里諸物皆經紀待事事以不匱遇諸娰推甘
讓腴抑抑自下撫諸娰之子任淑人所遺子副室陳孺
人子皆如其子初不以慈廢教求倩君入綸扉殷殷以
敬職勿使氣爲戒課鐵倩君學不暫置皆以助成義方

之訓君於仕進時小有利鈍每以義命相慰勉辟大事
嘗贊決之葢自治內鄉至里居賴淑人爲之助者三十
餘年庚辰公棄館舍又三十五年而淑人卒淑人生於
萬歷辛卯閏三月十三日卒於
大淸康熙乙卯五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五淑人卒後四
十九日陳孺人亦殁壽六十有八於淑人之祔從焉男
幾人女幾人孫男幾人孫[illegible]東國近代文章擅名
者濟南于鱗爲最著後數十年臨邑子愿繼之軌轍雖
殊要不愧後勁云當于鱗時里有殷學士謝長史各以
風雅自見實相輝映臨邑之有渤海先生其[illegible]濟南之

有殷許鄭然金輿海右詥編談秇者至今不廢學人之
知楊花咏五品四品稿者何寥寥乎葢自竟陵標幟豈
地而守於濟南彈摘不遺餘力何論[illegible]楚者則君之不
得與殷許並其工力不艱辭辭適然耳與時有平反
者出推子恩以附于鱗推渤海以附殷許詎曰不宜君
敭歷中外各有成效觀其進退惟不辱以爲榮倘亦稍
古之力矣幽澀人含英代終胖合之義斯又爲無負矣
乎系之銘曰
積學修辭其書益車詘乎不信徵彼楊花學則云優仕
非不遇澤洽能彰文武道具仕而勇退卷舒之宜學不

時施與同所戹言苟可傳傳者在後愼守無失以俟承
久泉宮有闕式拓斯阡紱佩偕藏彌億萬年

莘縣訓導溫伯先生鄭君墓誌銘

君諱光玉姓鄭氏字溫伯初字瑤夫濟陽人考諱甫正
愿愨有長者行妣唐孺人蚤卒家又貧不克學君祖姑
之子劉處士汝仝心憐愛君招與諸子同學凡四易師
而業成崇禎庚午入邑庠[illegible][illegible]劉處士長子兗郡庠
死代者所代者乘郤易文書而誣之[illegible][illegible]處士償計端
匯不足塞公爲計畫考驗得實白之守劉[illegible]賴以不復
是歲公試高等食餼邑中搢紳先生文學賢者競相延
接多遣子弟從之學成就頗衆君天資和緩寬容過怒
忽震驚能自鎭定議論明切爲人析疑決滯多中肯綮
待物以誠人皆信向自舉業外兼通[illegible]咏論敘之文下
筆千百言靡靡不竭即不謂矜張意氣激昂奮迅雷霆
霜霰交發坐下觀者爲之奪氣動魄事父與繼母雖貧
必竭力承志歲爲與母弟償逋賦若干緡以爲恒學子
腶脩半耗於此家人以殫匱告不計也人以是愈賢之
少時有志用世好留意經濟之學後稍寄志於酒又嘗
登匡廬臥病棲賢寺寺僧有天然者與語有契自是遂
土苴舊學頹然委順而已

大清順治戊戌貢太學康熙乙卯六月授莘縣訓導明
年丙辰四月十二日卒於學舍踰月其子扶櫬歸卜兆
廻河鎭東北三里之原門人尹琪爲之治壙乃以十月
二十一日成窆君生於萬歷丁未十二月晦日得壽七
十歲初娶劉氏蚤卒繼娶于氏亦蚤卒今並祔又繼娶
侯氏生五女副室畢氏生一男二女男名勛嗚呼君之
學不敢妄議其於古何似[illegible]其爲人內外洞然無少瑕
疵可謂賢矣而窮厄困迫以終其身苟[illegible]有以祚其後
人天亦何以勸善乎銘之曰
命也如何善不可磨天監無頗後祉尚多

明故處士劉君暨配姚孺人墓誌銘

處士劉君歿十四年而其配姚孺人歿歿之十四年而君允子寄伶也故綏其子後收既與僕爲友於其葬也因備述處士生平德誼而悉詳其言曰先君子少師事東岡陽先生通詩書大義不克卒業然和厚純謹有威儀善風議動踐繩墨事期古處與先妣事先王父母夙夜惟嚴盥奉盤匜巾櫛食奉匕箸坐奉席出入奉杖愉愉臨顏伺氣視親所便力致之有不安節加一飯損一飯加一衣損一衣常敬奉無失一日入城夜漏下矣適傳語王母不懌披衣結履皇皇走東西莫可出則登

陴自投下幾絕而蘇夯以至至則有瘳讀律云欺寡嫂者杖歎曰何適譯也是不有其兄不有其兄何適得杖也人於是信其能弟世農桑不豐於財佃大親輒報所食食餓者文士途窮者尤厚給之或假儒衣冠以售欺知其欺不恨也每爲鄉里釋鬬訟爲臧獲完家室爲畜收蓄帷幕於物多所全濟故一時賢士長者多傾心與交至今人更思之先君子所述者如此先孺人稱同德焉儷岐曰處士之於孝弟可謂篤於天性者矣左右就養晡飭也且而勉夕或劬焉必躬必親以終其身且以是刑寡妻至兄弟當其登陴自投不幾斃不見已

矣不見物者乎愛篤則天全天全蹈水火可也又何怪其間無禮於兄者惡之如見其類順淵谷甚哉由是而施及閭里以至凡有血氣者不肯身爲詩書所載何以異此猶曰不克卒業也豈獨經術紬於文釆摛仕進乎即文釆誠紬其下一時文士而使之顧玄者不在彼在此誠不可以不誌誌之曰處士諱逢源號川江先世襄强人自祖六高始遷齊東數世至祖能能生宣宣生思舉思舉生尚智是爲處士之父處士事親以孝聞於鄉閭稱善士生於萬歷辛巳卒於崇禎戊辰配姚孺人克相夫子生於萬歷甲申卒於崇禎辛巳卜以順治甲午十

二月二十九日合祔祖兆之次子男三長醇次後收季酧女二孫男四自後收出者之震之坎之艮自酧出者某孫女三自醇出者一後收出者一酧出者一曾孫男二承宗之坎出承允之艮出曾孫女三之震出者二之坎出者一後收與其兄弟貧而有立而之艮方向學天之報施處士者於此兆矣系之銘曰

學不期仕考古投軌眞愛[illegible]臨險如底相維萊妻德稱女士縣棺封茲肇食醲祉天道不[illegible]徵此墓史

明處士靜齋樂君墓誌銘

處士歿之四年其子聞予能毛氏詩來從予遊間爲予

道處士時事曰先處士生七月而吾祖母王氏曾祖鄉
耆翁口含飴抱撫哀憐之心日百折以需或立而就傅
而鄉耆翁殁受書求及視成吾祖文愚翁復殁處士拮
据遺緒支傾爾闕者三十餘年期不至僵且仆者天矣
然揭志於人較較其賭物來萬方坦受而直尋之卽廿
苦與道訖無他數宗之人推先萬焉毋恨不終讀遺書
乃折節碩宿諄諄敕子弟承繼往性喜方技嘗推內經
之旨爲湯液治療輒驗築室陶山學易及象緯私語子
弟曰某星失度且有兵曰某星入某且大饑已而皆驗
當文學翁之殁繼祖母徐年三十稱未亡人處士朝夕

就養無能辨非所出歲時薦展祭請子弟一稟成法不
敢越見棄且四年以未獲吉卜尙滯淺土某非人子哉
因泣下不能止予爲稱小宛之詩又三年謁歸省其母
拜且請曰必葬先處士願乞一言藏諸幽以慰無窮且
使先處士知某得承教於先生也予感其言誌之曰處
士諱養廉生於萬歷癸未七月七日殁於崇禎壬午八
月四日以癸未冬權厝於[illegible]栖之西南以順治癸巳十
年十月初一日葬於祖兆之內直近[illegible]而能醇愿近樸
而多藝治子弟以禮事繼母以孝閒是可傳也娶元配
劉繼配傅生四子長攀鳳娶於安生孫振翮[illegible]翮楨才
次附鳳娶於李生孫奮翮繼娶於刁次友鳳次若鳳長
則從予遊且請銘者系曰

不學不仕惟德之美奉水愉愉心存[illegible]止含和莫揚以
貽孫子劉石塋幽無忘高德

連城王先生墓表

連城先生王君諱琢璞字無瑕以遘疾支節攣屈自號
支離生嗜浮屠說讀其書如有得更號覺幻處士先生
少聰敏初應童子試口未昃成五義及隸學宮聲日起
其爲制義毋出入莊騷史漢及唐宋八大家不屑屑就
時俗檢括以故屢舉不中一旦染癘瘍謂所親曰天賦

王生以才而覆困之能奪我一第耳寧遂奪我千古於
是益肆力於書毋得一書俯仰轉側不暫舍食置柈箸
間夜深頭昏低枕燈熒熒短檠上書猶在把醒卽復讀
如是者二十年學益富諸論說序記銘誄歌頌之文益
多且有制義之去有司尺度亦益遠崇禎戊辰乃以八
次貢太學云先生性豪邁毋名勝環集縱譚今古鮮有
能濟師相角者不樂近俗[illegible]春秋暇日巾車攜榼就
一二知交散帙言詠自外卽閉關下帷而已先君子與
先生交最深岐獲聞緒論先君子之喪先生哀而弔之
銘先生殁僉謂士有負高才好學而困於遇不遇而益

篤於學如先生者誠不可無以示後世也後二十五年先生之孫期將鑱石壟上而屬之岐自顧愚賤無以信來者然於誼不敢辭乃據所及知者櫽之而次其世系先生濟陽人其先從自清偽籍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同義妣潘氏崔氏考諱庭訓妣楊氏娶杜氏子宏謙早卒孫期能讀遺書先生生於萬歷丙子歿於順治戊子享年七十有三既歿裒其所爲詩文共八卷

蒼屏陳先生墓表

蒼屏先生姓陳氏諱王政字蒼屏濟陽人曾祖考諱思仲妣某氏祖考諱恕妣某氏考諱承嗣妣路氏繼妣馮

氏黃氏劉氏先生自馮孺人出娶王氏某女副室馬氏生於萬歷戊子十月十一日卒於順治癸巳十月初十日先生篤治經屢舉不售崇禎辛巳以久餼貢太學遂絕意仕進種藝自給以至沒世先生持身整潔遇物和厚容止造次不離儒者後生少俊望風斂戢盛氣懸容罕接其前咸歎服以爲先民典型焉其教人也必循成法初不以理學高自標幟功令程課使人自悟而已遊其門者俯首就範無敢自軼雖當聲利横流猶知問途濂閩仰止鄒魯者皆先生開導之力也邑令孫侯慕先生名欲延爲子師學博敦勸堅辭不就其遠物役絕名累類如此以故與人勝流名聞甄闡斯古之苦節而貞肥遯無悶者矣先生韜伏既蚤事業無徵竊恐芳烈漸湮論法末議敢綜梗槩以告來者世儻有紀高尚之蹤修逸民之傳者倘可於此得先生之髣髴乎

貞節曾母王氏墓表

曾母王氏既以順治己丑祔其君子之藏後廿一年康熙庚戌母之子東蓮矣病且殆謂其子發瑞等曰吾先人之三月遺腹子也豈易有今日哉實吾母茹荼藉冰而鞠之育之以至此昔者御史嘗以母行首聞於朝詔當錫譽命表門閭者而卒無得今者某旦夕且下從先

人恐母氏終無聞於後是母所茹荼藉冰而鞠之育之者非子也安得片言表壟上死不恨矣小子其聽吾言載之簡以俟於是發瑞等跪受而筆疏之其言曰母王氏九濟女十八歲以萬歷十七年五月來歸先處士府君明年三月府君卒十月某生吾祖慰吾母曰屈新婦爲乳此子子幸墮地當聽汝改適耳母泣曰新婦誓死殉矣又幸生男奈何以不義自汚乎三年母既免懷吾祖與外祖議嫁吾母語聞母拒戶自剪髮自是[illegible]無與議家本中人産府君沒後生事漸落母事吾祖父母愈老謹力營甘旨收入不給母資紡績佐之七歲而祖歿

十三歲而祖母歿營葬畢舊産無復遺矣又値歲祲愈不自支往依章邱中表齊氏者六年乃復艱苦視前又倍方恭七歲時母雖困猶具服脩俾從塾師學凡四年粗辨行墨三是乃出爲縣簿掌記費得少稍以供母母顧以亂法爲憂時時訓勅之時有兄弟訟於簿者簿責賄於其弟無則白於長而傅之法其人將鬻妻以賄予既力爭於簿而釋之歸白母語未終母遽怒曰人在且急如此女力能請而不爲之請何告爲予曰既白釋之矣母乃喜予終身不敢卽罪戾皆母教也里中以是愈賢母崇禎二年邑諸生江鯉等及鄉鄰百餘輩以母苦

節告於縣縣令熊侯義之扁曰貞節縣上之提學副使李公既覈實乃扁曰撫孤孀節提學上之監察御史御史疏請表里天子下其事禮部予貧賤莫爲之從臾事竟中寢嗚呼予則非子矣所冀母氏苦節不終沒於世者惟是表墓片言又以老病不能匍匐君子之門此其責在小子矣發瑞兄弟皆從予遊乃持所受於其父之言爲請未踰月管君遂不起予既重母之節而又悲君之須臾未死惕惕乎惟其母之無聞於後是念也於是次其言俾鑱石於墓而系之銘曰

母之行應圖史揚王庭凡則止彤管誰獨遺此餘燕潛施孫子我作詩告犇珥

處士前川府君墓表

處士府君諱蘭字汝馨前川其號濟陽人遠祖諱大倫明初徙自棗强易姓元後復姓張嗣是有諱福順福美者無譜牒不詳世系曾祖諱清祖諱昱考諱信妣韓氏元配文學李君學禮女生男一人女五人繼配處士孟君女世業農府君少時産落自奮力田乃復舊產忼慨能佐人緩急嘗兩焚貸者券人德之府君生嘉靖己亥歿於萬歷戊午七月十一日春秋八十以其歲冬葬是阡後五十六年其孫祇岐爾崇謀立石於隧會爾崇以

病死又四年乃克立嗚呼後世儻有能繼先志光大其業者尚無忘所自云

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

將仕府君諱行素顯考前川處士公顯妣李氏生於萬歷壬午六月十九日元配同邑陳諱榮女早卒繼配歷城郭諱世弼女子四人女一人府君以薦掾除湖廣石首驛丞之任三日念處士公年已近耄遽馳歸侍養再踰年處士公卒喪之如禮性樂儒術毎以不克竟學爲恨著書延師以教其子甚篤次三者爾徵最慧以辟亂失崇禎己卯正月十六日府君歿年五十有八是冬葬

於祖先之趾以陳孺人祔後三十四年爲康熙壬子郭
孺人以正月十三日歿冬十一月開封祔焉明年冬謀
立石於隧會少子爾崇病以死遂不果又四年乃克立
嗚呼府君多懿節爲世人所推詳具無瑕先生誌何敢
復贅獨是府君飭躬衆善而不獲福佑日夕教子期以
有成又皆碌碌無所肖似無可以顯揚先德者蒿哀罍
恥曷其有極斯石也以識予痛也夫

蒿菴處士自敘墓誌

蒿菴處士張爾岐者字稷若濟陽人其遠祖諱大倫從
自棗强譜牒失次自五世祖諱清高祖諱旻曾祖諱信

祖諱蘭皆力農父諱行素龍溪府君好儒生四子次失
目其三子悉教以儒時値異說正熾處士獨守程朱說
雖從事科舉日與兩弟講究大全蒙引存疑不少變者
六七年一旦府君履大變三弟爾徵亡四弟爾崇死復
蘇又値大祲處士形神慘悴惸惸孤立忽狂作欲蹈水
死自焚所業書義又欲著道士服棄家入山返顧堂上
老母郭孺人莫誰事者復强自抑制教授鄉里未幾當
貢太學以病廢不果行遂貧賤以終其身處士性好沈
思喜論著所著有易經說畧詩經說畧學者多傳錄之
儀禮鄭註句讀鮮受者遇崑山顧寧人炎武錄一本藏

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長山劉友生孔懷取據點一本藏
其家夏小正傳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氏說畧二卷
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
考註訂誤一卷俱藏家塾草春秋傳義未成遂病娶朱
氏繼娶徐氏妾齊氏子三人女一人孫二人孫女七人
處士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
二月二十八日處士病旣困自顧無可誌其墓口占數
語以誌生平云

亡室朱氏權厝誌

君十五來歸予始遊諸生間頗自英舉先大人以爲是

子殆非私室可有也吾見其器矣及新婦入門語吾母
曰非是婦亦莫宜吾子予與君同出入閒君言動閑靖
合禮法其天性實然迨予屢舉於鄉不中崇禎己卯先
大人棄其孤又値大祲久處腴厚一旦隕落君績敝絮
經緯之紝以佐衣輟饘粥以佐食癉瘃皸瘃人所不任
得少穀麥春別爲三品精者供母及孺子次者予及僮
次者君數年以來鮮一慨無怨色猶日聽雞鳴燒燈瀹
茗以告曰忘先大人之敎乎予爲之蹶起曰不敢甲申
予焚棄舉業修退士之務君已屛膏粉芳澤不御者六
年矣是更自訓約著礬鴉髻一如田婦曰吾以稱吾君

子者然丙戌秋試有司寘予名於籍語之曰卿若貧乎秋試且有以報君曰妾不苦貧君自苦貧耳不失先大人與堂上姑旨乎予笑曰吾試卿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及對君聞之曰君賢乎哉不遇其君過其臣鱗羽不戢餌弋及之於人乎何尤嗟乎此殆非田婦所能及也生男子四殤其三女子五殤其四方後一子之未誕也每祝曰使我有一長壽兒我寧不壽竟以免死奈何乎命也君幼不習書見予讀書伺閒請曰君所誦何語流連如是試語一二則輒能覆理之聞古忠臣孝子貞婦所爲又大喜如郎其事耶吾母及先繼祖母頗能先

意兩遭不造內事不戒以集春秋舉歲事濯視唯謹嗟乎此先大人與吾母所私喜其子以得賢相者也君朱氏女次第三父振吾諱邦翰母王氏生於萬歷癸丑十一月初七日子時卒於順治丁亥三月初十日戌時男名寬壽予以是冬十月二十七日厝之祖兆之西外十步而誌之如此

雜著

先君遺事

方先君之謁銓也客有來過邸中者謂先君曰我君之里人也遊京師者幾年雅知君長者願得一効其愚君亦知謁銓之難乎所多者上青天不操一錢者蹈汙泥一反覆手事耳我幸識銓君卽我有所言無不得意君儻有意乎先君應曰謹謝客客意良厚某持一空囊來京師朝夕僦賃米勿是急何暇及此客曰吾非利君之有而來也以少同里聞君長者故願効一臂豈有他也先君曰客意良厚某朝夕是亟荷思引手但有以佐我且倍償之餘非所及也客爲目笑而去未幾先君銓得石首驛丞前客復來言曰君不聽吾言致有今日雖然尙可爲也自此一往出百金可得縣尉又百金可得州簿又二百金可得藩幕一文無害歲時從鄉先生後銀

鞶朱衣盤辟見縣大夫不已榮乎所出不過五百金耳我輩視五百金何足深計不及吾得銓君時一爲之日中不彗也先君曰謹謝客命實司之亦欲歸耕耳客遂去不復來

丙戌冬岐遊西鳩飲田家有裘馬飛鷹者在坐輕岐甚軒軒揚袂道先君事其人卽當時同過邸中者也意實鄙爲拙樸以資揶揄使岐因此言知先君澹懷榮利不移於浮說如此實有厚幸壬辰正月望後一日

讀朱子通鑑綱目

正統之論或予或奪莫能畫一至子朱子而其義始定
顧子朱子之兢兢審決而予奪之也其說莫不闡而其
微意多遺不講何怪乎紫陽之書散處闇闇而僭臣叛
子援踵於世而不息也間嘗取綱目讀而繹之其所謂
正統者天下混一與夫嘗混一者之子孫也其所謂非
正統者篡賊僭竊與夫仗義自王而未及成者也嘗混
一者之子孫可以絕矣而不忍遽絕故周[illegible]而漢終
於炎興晉延於元熙唐及於天祐自王[illegible]與夫篡
賊僭竊者之專據自雄可以進矣而不忍遽進故楚之
於秦吳魏之於漢宋魏二齊周秦陳夏涼燕梁之於晉

五代之於唐皆終不能得而秦漢晉隋唐亦歷久而後
予之也嗟乎一亭之長予奪不出鄉有土之君予奪不
出國天子予奪及天下予奪之柄至天子而極而欲以
匹夫之微予之奪之至予以所幾失而奪以所倖得何
哉誠非匹夫之事而天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今試置
一人於周秦之間而諗之曰此爲周文武之裔而微甚
此爲周之牧圉小臣而强甚而與之戰此一人者不必
讀書明義理洽見聞也助秦乎助周乎又試置一人於
漢魏之間而諗之曰此漢之跛尪大臣也捐其主之背
而奪之此漢之疏屬子孫也不忍其宗廟之不血食而
圖興復此一人者亦不必讀書知義理洽見聞也助魏
乎助蜀乎又試置一人於秦漢漢晉晉隋隋唐五代之
間而諗之曰與彼乎與此乎苟其人非其父子兄弟與
有所利乎其間者固不能有以偏與矣正與不正有統
與無統塗之人明之此固非强弱之所怵也大小之所
形也名實之說之所亂也高高上帝陟降其心也久矣
其所不絕不忍其絕也其所不進不忍其進也其所絕
君子安得而不奪也其所進君子安得而不予也紛紜
勝負於强弱大小之中者人也而不忍不予不忍不奪
斷斷於强弱大小之外者則天也此子朱子正統之說

吾斷以爲天之事也或曰僭篡之君旣嘗南面據圖籍
臣億兆矣今日奪之不加損嘗混一者之子孫身失舊
物今日予之不加延而後之篡賊僞竊之雄亦非一人
之予奪所得而沮也其兢兢審決而爲是說也何居曰
爲萬世之臣若子明順逆焉爲士君子之欲得君倘仕
者審出處權去就焉得吾所以置周秦蜀魏者後之周
秦蜀魏可知也得吾所以置秦漢漢晉晉隋隋唐五代
之間者後之秦漢晉隋唐五代之間可知也準之以爲
進退其不詭於正乎不然主人方與盜戰不知主人所
在而操戈往助幾何其不爲盜也嗟乎士君子積數十

年之力[illegible][illegible]習事術爲可用一旦出而依人非細故也一夫之偕終身不可悔之事也忠孝所歸勳名所托一不慎而甘與僭亂之人同歸而書爲後世士君子所惜何不思之甚哉是故士不幸生無統之世欲出而事君莫良於能擇擇而不得莫良於能退處程子朱子兢兢于齋之意也夫

經學社說

蓋聞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大人之學首先格物格物莫切於窮經而窮經要歸於體道前有孔孟後有程朱軌轍如新遺緒可考慨自科舉學興流風斯下雖託業於

詩書實擬情於利祿設心之始已異前規及其爲術彌工去道愈遠終年不輟其揣摩指趣竟付之茫昧嗚呼聖賢垂教之苦心祇爲後人溫飽之嚆矢學而如此何以經爲究之賦命有涯得失難定人徒見得者之足慕不[illegible]失者之正多轉恨術疎狂馳不返積習旣錮性行遂成失者徒懷媿歎之私得者不離身家之計民生日瘁風俗日澆端在此矣又或志義不立荒於燕遊民時逍遙放質坐銷以此較彼尤爲陋劣然當勢窮理極之會必有力挽之人凡此含知負覺之身誰無斯道之責每中夜而撫心敢抗聲於吾黨各勵舊鼎力攢前偷

業不計其生熟經不限乎大小分晝而治計月爲程錯綜紬繹浸灌優游務取益於身心不旁參以功利冀望行之交資庶華實之並茂某幼而受經老唯守拙幸稍涉其津涯愧未窺其閫奧擧之染指嘗味不及饜者之飫屬耳聆音未悉九成之妙顧茲暮景尚希少進共勵交修是賴同人倘獲麗澤之資願載前芳而導擬於冬至之次日洗掃荒齋申明約束程課章條具之別議

廣戒殺牛文

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

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遇而讀之未嘗不歎其惻隱之切至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皐夔稷契布衣韋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眞不殺牛眞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眞不殺人未必相戒以眞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

之殺人之慘亦未必見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戰鬭道路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鬭而不戰道路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御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卽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絶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絶矣三者之路絶死於饑寒者有之死於桎梏

究竟者有之死於劫掠困辱無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又相率而蹈於苟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沴氣所結疵風所煽喪亂凶災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也好惡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慈相殘則爲世宙其所翊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甚相倍也嗚呼人與牛有間矣牛之見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恤其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恤其死乎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甚於以刃乎人曰殺牛則鬼神察之人曰殺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願令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咸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也

記曲堤塔

據唐麟德初僧道宣所上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云齊州臨邑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

今在彼云濟陽本析自臨邑道宣所指必曲堤此塔也誌公嘗宋武帝時多居江東道林寺明帝五年後此地已屬拓跋其果建自誌公與否不足深辨獨是唐初人已詫言設將事其爲宇文氏以前物可無疑耳俗傳尉遲恭監造無稽之甚而人或誤信之聊爲拈出一洗其陋乎又嘗疑濟陽城西廢城址是故臨邑此亦其一證也

祭艾平子文

嗚呼汝公一何遽卯而返其眞三月以來儀容不睹欬笑不聞今者幽宅既拓丹旐載揚卿髮具陳日月無幾

往即其兆蓬蒿首邱嗚呼哀哉終古之別增我悲辛念五十年生死交誼情如新當此永訣蘸酹酒敢述而仲子之方冠與公之先投分論文公方五齡嬉戲其側錦紛華市相其人機英氣迅發觸乎不羣稍長而學習遊鄉較果邁等倫藝苑分鑣並發先至任其賢昆既登鄉薦公以介昝肄業成均論定而官當躋清華奮續昌辰磨茲優厚恒情易觸其氣彌馴敦長幼節無改於初不遺賤貧謂予雖老三世之舊錄此遺簪有暇則招有疑則質無間冬春次公操管橫絕躋厲俾易千人棐朱郎脫待我而定如璽受斥文字之娛義理六藝謬謂

德鄰近愈反約刑枝落葉關閫是循私心竊喜謂俗好之方豔獨力追于先民忽遘篤疾中道而殞孰測其因予初覩疾其色雖瘁聰明益振強力昔予理無久往何蓐何嗔握手慰公誰則無與何妨偶屯告予靈夢默念竊憂蹉不踰旬公之彌留念其穉稚曰語諄諄次公次公舊德可恃天道佑仁上有賢兄撫育教誨羣從如林成立之期轉盼而是如在闔襄次公之心可無過計幸自安於冥漠矣痛茲良友不可復見獨臨風而愴神嗚乎哀哉尚饗

萊蕪節烈張夫人碑陰

夫人既祔和明先生之封其子寧州守告其所友者曰浹之不克葬母者十二年於茲始葬矣方先大人之棄其孤浹浹生甫踰月耳是時母氏未嘗須臾忘死也獨是藐諸在襁者之莫可與屬而忍死鞠之教之乃朝夕是急百自約損維子百自荼悴維子稍長示以先大人遺書曰稍知誦貫矣曰稍知采獲矣曰幸哉諸生食餼矣庶幾能大前業以無貽地下人羞而庚辰之難及嗟乎是浹終無一日之養以報母也母茹苦二十年以鞠以教而浹終無一日之養唯徵惠二三君子論次及之使母氏大節有傳於後所圖為母氏報者止於此因出

一大編則譚氏棊斯紀夫人節烈事甚悉諸勝士哀誄輓痛之辭具在焉濟陽張爾岐見寧州君之急傳其母夫人而忘岐之賤而不文之不足恃以傳也既感其意又備知節烈事終始信可傳者為具次之於其墓碑之陰曰

夫人萊蕪和明張先生之配先生歿苦節二十年教其子浹有聲賓諸生中且貴矣歲在辰山寇作夫人遇之塗紿以家多金銷盜信之入門夫人曰故無金吾欲歸家擇死所向紿若耳因縱罵以死子浹後以明經為寧州守歸始克祔和明先生封距殉節時十有二年嗚呼

夫人可謂能善其死矣人不忍於一時之義而以其身殉詎不云難然鮮克審計顧多餘恨矣夫人不死於二十年之前而子以需名擇死於二十年之後而名以潔淸方其之生天與人不能死方其之死天與人不能生乎嗚呼賢矣

附録

張嵩菴處士傳 織齋集

嵩菴處士姓張氏爾岐名字稷若濟南濟陽人考行素官石首驛丞謁選將有勸之過權門者謝弗應時人高之處士性至孝志節烈好讀書日與諸弟講究十三經蘊與問有進以究心時藝便可捷徑終南者處士終不肯少易會石首公罹兵難處士慟憤欲投水死弗得又欲棄家入山以母郭孺人在不果依當貢太學堅以病辭神形匆匆日淹蹇於蓬蒿敗屋之中無意人間意處

士身愈困學愈篤凡天人性命之學無不畢究時邑有先生著論論天頗有怨尤句因著天道論上下篇以發其義又痛世俗喪葬以浮靡故多不合禮著後篤終論二篇十三經惟儀禮聱牙誠有如昌黎所謂苦其難讀者處士以周孔手澤不可失墜取鄭註而句讀之共十七卷所著有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嵩菴集三卷嵩菴閒話二卷濟陽志九卷易經說畧八卷詩經說畧五卷老子說畧二卷藏家塾處士爲人外和内剛非義不能奪篤守紫陽家法及病猶著春秋傳議不輟將易簀遂口授墓誌而逝處士慟石首公終身不服絲啖

肥娛晉樂有子孝寬諸生能文藝淳謹克其家

李煥章曰申徒負石投河志激而傷不計夫啟手啟足之意也處士欲自死欲黃冠蓋孝而狗其親者也以其母故不果著述自適亦聊以云托耳其所寢處血漬班班無日不屬石首也誰謂處士死三十年後哉

蒿菴遺事　盛百二柚堂續筆談

蒿菴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其遭父石首公之難在崇正己卯間欲入山以母老不果癸未食餼於庠入國朝順治庚寅當貢入太學以母老不行及門艾倘書諷之仕不出題其室曰蒿菴義取蓼莪之詩又自號汗漫

亦可以想見其志矣與兩弟析產自擇其最下者以仲弟殘疾代爲任賦役終身季爾崇亦邃經史有二難之目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鄰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聞先生旁通壬遁之法布褥於庭之四隅夜有偷兒入盤旋不能去旦而釋之又善風角然平居與人言絕口不言術數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先生之學由禮而入觀其中庸論藝也而通乎命矣自陽明之學行其流弊未免蹈於空虛而矯之者又或過乎正觀與亭林論學書蓋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且出處之際中正和平卓然大儒也蒿菴集附李紱恭所爲傳而意猶未盡故摭其遺事以補之使後人有所考焉

答汪苕文書　亭林集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惻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反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子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追衰晚兼以北方

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註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

廣師　亭林集

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

過張貢士爾岐　亭林集

緇帷白室靚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濟水夏寒清見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獨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

哭張蒿菴先生（此詩亭林集不載見本集附錄）

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絕韋前（君有儀禮句讀卜卷錄其副畀余）衡門月冷巢鷰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

贈張蒿菴昆季（王琢璞字無瑕）

蓬蒿沒徑白雲深有客翻書日苦吟刻几千函環帶草披裘五月芥遺金哺巢欲灑慈烏血填海空懸精衞心難弟高標堪競爽雙株玉樹滿庭陰

讀稷若蒿菴集書於後（邢其諫字愨山）

舉世誰知已孤蘆倘有人行藏侔靖節著述比劉因每

覽毫端業應知席上珍浮生駒過隙不朽是為眞

蒿菴集三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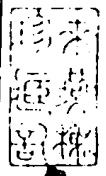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畧已著錄是集爾岐所自定凡襍文七十篇大抵才鋒駿利縱橫曼衍多似蘇軾而持論不免駁襍蓋爾岐之專門名家究在鄭氏學也

苧菴二集十二卷

〔清〕吴懋謙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三年梅花書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苧菴二集十二卷》提要

苧菴二集序

詩之貴體格也尚矣非惟風雅頌各有其體即風雅之正變亦以其體言也體之合乎正者雖衰時不無温厚之章體之出乎變者即盛世不無怨刺之什是必變各以體言非以其時也集而爲變世之盛而爲正

也降此聲調之盛莫盛於唐亦未有不由其體格而能名家大家者也如王儲之朴厚孟常之孤清高岑之悲逸李杜

之壯濶王楊沈宋之流麗豐蔚緐不能同何莫非合其體格而後聲調發越者哉予昔讀雲間吳六益華平集其調高

其聲堅雖有温厚怨刺之異而皆洋洋乎以體格勝者也迨六益偕沈繹堂太史自吳楚歷齊魯以至於燕感慨所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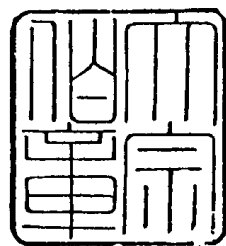
扣舷而歌倚劍而吟以發其曠逸幽眇之旨者盈篋握手相示余悲其發言哀斷有屈宋長逝無可與語之意嗟乎六

益雖偃蹇不欲與世棲當夫未能平於心或為事物相感發而似有不得於中者矣及覩其人絕無卑陬失色頊頊然

不自得者予愈歎六益之不可及也以彼其才當求賢如不及之時操三寸之管書數尺之紙六何難身致雲衢六益

之所以偃蹇衰謝者豈在遇不遇之間哉來長安經歲日與繹堂相倡和詩若古文辭復盈篋矣余因論其正變之合

乎體格者如此行將與繹堂渡黃河涉大梁憑弔興寄之感其睥睨千古復何如乎

都門王崇簡敬哉

苧菴二集序

自金華長沙北地信陽迭以士大夫稱詩主盟於天下其瑕瑜迭有勝負議者乃曰詩惟窮益工其布衣勝乎無爵祿榮其心無權勢長其傲無車馬塵滓其面目山水之聲渝於簪紱然觀謝吳秦程輩錚錚細響非襲則僻又烏能狎主詞壇而為風雅主夫詩亦寧有定屬哉以一已之性情挽一代之氣運必苦心大力不狥名而名隨沉酣於一

自不釋卷而寄託於千古可共命之上逡巡於不欲問天下問古今人之胷次而隱然以往昔將來一綫未墜之緒為已任安計士大夫布衣為也予執此論天下詩久矣雲間吳子六益則

少年棄諸生不屑事而耑心肆力於詩文者也予讀其所著華平集心佩之久居長安年餘纔得一相見一相見即言明日别去談言移晷不忍别終别去此其人之詩已可想見大端矣茲

所刻芋菴二集乃其居長安時游攬感觸而成率已得二千餘首可見六益無日不鑽研涵濡以詩為寢食洵如司馬子長以游老其才區區陳子昂碎琴洛下正病於炫此其天中多巨山

大川古名儒舊蹟皆堪助文藻而發光芒性情經歷久則愈堅採擷廣則愈富緣流澹則愈靜即所謂無爵禄無權勢無車馬塵之說也吾知六益不輕視此道而一代主盟庶幾賴之矣不

惟不敢以謝吳輩為六益况且欲為六益箴矣此道雖微其一代風會亦隐〻有所屬爭之不得辭之亦不得試思杜少陵少時落筆中書堂晚乃　諸侯老賓客不但一代詩之氣運主之

至今千百代詩之氣運且主之又烏問士大夫布衣為也昔人云當今此事不得不屬之君子於六益亦然

丙申六月廿五日草閣老

人方拱乾坦菴氏書

学菴二集敘

雲間盖風人之藪澤也自卧子舒章諸君子起襄扶雅尋北地信陽之舊軌學者為之更始今其鄉薦紳布衣操觚者不勝僕數乙未夏吳子六益来京師吾

友周宿来亟以告余已而吳子恵然入我室則甚歡出所為草卒業讀罢日則服膺不厭居數月都門諸薦紳家屏壁几案無非吳子詩者名日益彰詩文日益富南陽彭禹峯負其才犒首高視罕所推引獨折節吳子為賦長歌數百言痛飲大呼自以為兩雄相遇中原亦一時之盛概也今年許菊谿張譙明諸公及趙錦帆沈繹堂張友鴻諸子社集分題叩盌刻燭鬬倡酬咏嘆之樂

見吳子詩益多其心邃其思沉觸緒遣言動成數百篇上仿子美下娩空同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飛書馳檄用枚皐工拙遲速反實限之吳子其兼美而並能與適吳子二集刻成遂書以為序

丙申新秋宛陵同學弟
施閏章尚白甫拜手譔

芋菴二集序

自余入太學吃吃呫嗶制
藝不分心涉獵古詞賦
序記之文銷磨歲月
今老矣已仝艸木零
落尚持論詠歌篇章
不亦謬乎辛丑夏游
過雲間瞻山川人物之

勝得獲交于友朋詩文嘉與因懷解服歸養時先大夫教之以詩即取架中少所存而未習者

得從三百篇以及漢魏晉唐六朝宋明諸集朝誦而暮諷之無不一如肄業循序殫目力而竭心

思焉私冀淹貫後可以得其精要詎所嗜者五言則以十九首而七言唯初盛唐少陵立言聲

韻近古渾樸不事纖巧頗此亦蠡窺測天耶希同未至接吳子亦盖詩概而誦之曰異哉寥寥

宇內已有先得我心者
余仍拾人牙後也吳子
酬贈諸作盡當代名
公心期相許興會所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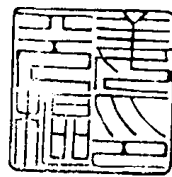
唱和者特以未能公其稿
於世爲歉吳子向余言之
余曰當爲諸公了此願
事因不靳涓滴之資剞

劂梨棗寧僅爲吳子同
志譽也其不僭加評者
余聞見未廣學業不
耑刻業有

名公大序弁之於前也
吳子諄諄謂余不可無一言
爲弁遂應命漫述附於
後

頓首書

辛丑中秋若耶漢耆姜天樞

苧菴題辭

江南吳子名家子家藏万卷探精理揮毫濡首千百篇蓋與古人同悲喜崢嶸趹宕真天才玉堂金馬等塵埃棲遲北郭吾老矣忽然策馬長安來長安公卿畫動色連鑣投刺爭相識名公盛譽北斗高對翕傾心還避席世人但識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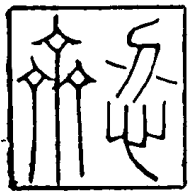
豪吳生意氣干雲霄一言
知己為君死綺詞麗語皆
皮毛有時拔劍斫地哭十
年心事眉端蹙愁來天地
為低昂君親大義盤胸腹

四筵獨坐一語驚節烈為
重功名輕孤燈永夜譚素
心纏綿剴切肝膽傾奇寒
不受綈袍贈五斗不羨塵
生甑蕭蕭環堵風雨來陶

然不知醉與醒英雄狀貌
類子房身小膽大興復狂
吳越閩楚執鞭弭西北豪
雋誰頡頏登壇一呼頓雲
集敵能朝宗海水立囊空

奔走天下士珠履不向侯
門蹤君不見高車日夜走
黃塵傴僂曲折多苦辛又
不見黃金滿堂多佳麗一
朝失勢風流瞀何如吳子

悲歌慷慨燕市間濯足晞
髮帰南山万古升沈不足
問長携詩卷聽潺湲我亦
扁舟日南下赤松採藥何
時還

同學弟張一鵠恐齋
長安邸舍寄贈

芋菴二集序

余留京師三年四方之士以詩文相問難者無慮以百數其間得二人焉於史則談孺木於詩文則吾家六益弟而已孺木之於史也孜攟異同搜揚隱賾年

經月緯條分而鉤貫之五都之肆斷編廢楮腐爛蠹缺不可復讀孺木典衣易錢欣然購之以去嘗策一蹇衛襆被入西山訪舊朝遺跡草木蒙蔚碑碣殘落故老僅存者之口得一字則囊

筆疾書若恐失之會天大雪道阻糧盡忍饑寒而歸同舍生大笑之弗顧六益之於詩文也自漢魏以下及三唐諸作者窮其正變約其指歸取材該博選詞豐腴沉鬱頓挫鏗鏘鏜鞳足以

鼓一代而振將來可謂自成一家或閉門蹋壁拄頰苦吟或伸紙搦管刻燭立就自居長安來關河宮闕郊原城市人事之遷變日月之銷沉靡不發之於詩此兩人者天資朴厚一切富貴

利達險巇憂患皆不以入其胷中故覃思竭精能各造其力之所至雖所好不同其成就一也今春孺木別我以歸未幾月六益又將行矣余嘗念身名頹落惟讀書一事未敢少懈思乞身

還山偕孺木鍵户讀史俟稍有所得則又携六益入天台訪禹穴極山川之高深烟霞之變幻以助吾詩之所未備而惜乎尚有所待也夫學精於專荒於雜夔曠之於音工倕之於巧殫其

終身之力推極究輿故足以成名彼一藝如此況於讀書立言者之旨哉今二子之才之學畢其若心咸諳有專而余頗好之余懶且病見聞謭陋不克有所論著即興會所屬形諸篇詠才

退力拙亦輟而弗為六益刻其近詩一千六百餘首余讀之能無媿乎於其行也序以歸之所以見六益之專而識余之媿也夫

兄偉業梅村氏題於燕京邸舍

酬少宗伯薛行屋先生
怨婦詞七首
王文恪怡老圖
七夕舟次東昌
武陽旅次十一夜望月
十二夜望月
十三夜望月
十四夜望月

十五夜望月
懷樊嵋初
懷高玄中
負薪
東施珍公
贈平陽司理陳玉山三首
與水部張撰原
別修來

贈別石珍四首
題喜賡王先生小像　贈張豫章

卷三

七言古

登太白酒樓
冬日歎
系園
仙人篇

船頭
磚河驛有感
七夕舟次滄州
送程翼蒼蘇州廣文
苦寒行
台兒莊早發
古墓
夏日有感

卷四
五言律

端陽前一日許菊谿觀察招飲署中同杜于
皇顧與治余澹心張友鴻卽席限韻
題蕭五雲月下敲詩圖
旅次漫興
金陵旅次憶故園四首
贈別馮子篤二首
別余澹心二首
金陵

中山第
白門
玄武湖
臨春閣
勞勞亭
雨花臺
莫愁湖
新亭
十廟
謝公墩
夏侯臺
孫楚樓
二水
桃葉渡
卞墓
景陽樓

正學祠
邀笛步
別金陵
水西門晚眺
懷張友鴻陸文饒文饒在丹陽別友鴻在白
下別皆同舟客也
魯城漫興
任城聽文郞吹笛

卷五
五言律

五言律

卷八

七言律

登南高峰望會稽
小雪前一日留別馮天垂
仲冬五日同次典碩菴繹堂登吳山
偶見和曹次典韻三首
偶見和鶴朋韻
武林至日感懷六首
九里松道中
登南屏山絕頂二首

甲午除夕二首
乙未元旦
聞閩師南下
集徐貫時園亭
初夏張繡虎余澹心姜綺季沈繹堂集侯研
德園亭是夕余不赴
懷張越九
爲山右馬翁雙壽

贈張道尊
壽馮太夫人八十初度
元旦錢子璧招飲玄亭同宋子建張洮侯馮
羽公徐子久李方思宋直方董得仲蒼水
夏武曾彭古晉
初二日飲得仲龍文堂即席賦
集古晉隆略堂二十六人
穀日集洮侯齋同得仲紀長繹堂蒼水武曾

即席分韻得東字
飲張吳東紫蓋山房即席作
集董蒼水光復堂
山塘晴泛遲繹堂不至二首
吳閶夏感八首
登惠山絕頂
毘陵雨泊
渡江

望焦山
謁太山行宮
端陽前一日
戊戌春日有感四首
戊戌季夏望前一日社集陳黃門階六先生
雙槐堂各分上下平二韻時二十八二首
秋後二日同許天玉汪茗文王貽上李屺瞻
程周量集報國寺松下

賀劉慶雲納姬
與任符修
壽吳惠翁
送登州守徐聲服
李克翁老伯五十
送王廣文北上
渡河二首
七夕立秋登光嶽樓和繹堂韻二首

懷吳泰巖
贈白漾湖先生
贈泰直指
壽吳從翁六旬初度
高玄中席上遇王校書
望徂徠山
遊子美古南池二首
送淮安俞司理

贈陽羨儲完翁
與薛戶曹
贈若蘭校書
贈若蕙校書
無題
送賀瞻度司理之廣東
九日同施尚白韓聖秋張友鴻周鷹垂登毘
盧閣限十灰七陽韻四首

卷九
七言律

卷十

七言律

舞雩臺

無題

贈孔大臨

任城南歸四首

卷十一

五言絕

題陳白陽畫鴨圖

八角井

偶見

偶聞

客歲七夕遊東昌光岳樓今復值此感而有作二首

有憶二首

題陳雪石畫

題雪石墨竹

七言絕

客舍六首

塞上曲二首

塞下曲二首

春閨二十首

鬼詩二首

送張鞠臣先生二首

送陳廣明

記得

送張友鴻歸吳六首

古意

寄遠曲四首

舘陶道中口號

金陵偶作

鐙船曲六首

北行日記十二首

憶楊校書二首

明妃曲五首

卷十二

七言絶

廣陵舟次有懷文卿較書偶閲元微之雜憶詩五首倣此賦之

題周節婦

同李方思遊淮北興聖寺

訪江上隱者二首

古墓

憶歲寒草堂二首

夏杪寓大名蕭寺八首

秋闈曲六首

魏南漫興

七月廿七饒陽見雁

寓曲阜伯儀齋六首

月下別石珍十首

金陵四時歌四首

南次淸源

閨思

建石珍不至四首

堤上

西湖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四言

穆穆喆人吳子爲武子徐先生所作也先生年六十其子晟訪于吳江舟次索余言爲壽于是作詩四章

穆穆喆人南國之紀世篤其猷于顯攸祉毅心昭質以光厥志耻從汙祿薄采芳餌皇茂皇錫衍爾元嗣

其二

爰啓爾堂芳祐允綏瓊瑤雙璧儷以光儀偲此失德獨執嘉㪍廼雕廼樸在泥不淄白駒遯世君子企而

其三

陟彼洞庭有蘩其松鳳凰于飛和鳴雍雍莫高匪山有高斯從莫深匪淵有深斯逈載赫載隆令問靡窮

其四

其誦伊何爾孫毋筭玉斗銀鱗介爾諓術又何獻之

文章璀燦鼓鐘于庭車馬有爛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樂府

戰城南

戰城南戰不下朔風颼颼黃雲滿野白骨撐柱烏無腐肉食遝萬里度砂磧觸目險狹長鎗大戟但語家中親與戚從今已進勿復收我骨無險非□山無勇非壯士伐鼓奈不揚秣馬奈不駛戰城南君莫悲欲為良臣誠可思不若忠臣死不辭生當封公侯死當威四夷

空城雀

空城野雀唧唧羣啼刺促屋角間鼓翼同卑棲餵飼諸小鷇長成各自飛翯翯羣下城跳踉啄我鷇使我心傷悲誰家農與婦竹竿筵筵打野雀爾何暴虐至此為辛苦種得禾官家征稅在其內汝今千百啄之使我老幼長苦饑吾將訴汝于鷹隼致汝于虞羅唶唶啾啾還來集禾鷹隼虞羅其奈雀何

其二

空城雙雀嘈嘈聚啼跳踉啄鷇鼓翼同棲餵飼諸小鷇長成各自飛翯翯羣下城子母常苦饑上畏鷙鳥攫下畏網羅施刺促屋角間寄身一何微何如黃鵠摩天朝東而暮西猶勝梟與鴟死來倒掛枯桑枝小大良有命何用長悲悽

子夜歌

妾有紫綺襦唐突春風來繡出兩鴛鴦春風吹不開

其二

湖波綠可憐偶出蓮塘路故意一回頭不怕郎不顧

其三

君似池中藕妾如桑中蠶一絲未解結一絲復纏綿

其四

不憐色似花不憐花似面只憐身不歸只憐心不見

其五

十朝成一字一字十相思萬里難爲遠思歎歎不知

其六

妾衣一疋多郎衣一疋少下織連理枝上織比翼鳥

晉陽怨婦行 怨婦楊姓字楚玉長安名娼也丙申年見而悅之締交半載遭其生平因悲其志作此詩

道出東城門停車且延佇紅樓躡襪香羅縠風中舉
窈窕誰家婦皎皎臨機杼寒日照綺顏衣裳淡容與
問汝何方來云是晉陽女君子不我棄弱妾敢一語
十二學畫眉十三學臨池十四彈箜篌十五按伊州

十六嫁夫郎重門阿閣房南海珠明月于闐玉夜光
猫精鴉鶻石一一光的皪瑞腦眞龍涎馥郁象牙席
十丈蛟螭綾百疋爲一束紅羢五銖衣爷爷羅箱篋
錦障充後庭車馬羅前屋自謂百年歡言笑越昏晨
蔦蘿附松枝孤葵向陽春一朝烽烟起直入朱樓端
彎弓騎宛馬鳴砲烈火攢爺孃夫婦走弱妾摧心肝
碧眼雙鞬兒梟鬪類貔虎飛入攖人肉恐懼面如土
求死且不得披髮被俘虜居椅五六年淪落不可數
珠灰已無照玉碎豈求全亦曾諳關質義禮素所嫻
結髮事君子締媾固不忝事變在須臾棄擲道路邊
昔爲岩上石今爲波中船掩面羞風塵誰忍前爲盲
胡馬不戀越越禽登巢燕雖云時命薄寄托各有然
中心愴以悲涕下如流泉

長干曲

妾住長干傍秋風生桂樹銷落忽感懷知君有新故
日日向西流河水從東注妾心似磐石那用東西去

南中曲

有一疋絹織成文采絢經以長相思緯以長相見
篋笥中得近君眷戀欲寄萬里書安得南中雁
嶺頭梅日暮飛花片

亭菴二集卷二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五言古

寄山陰朱朗詣

裴帆亂北澗送子于山陽白雲散修坂鳴燕雙飛揚
[illegible]爵但相歡顆然神內傷握手苦日短握別苦日長
故人期仲夏惠我瑤華章奈何一分手亭皋吹素商
明河景餘輝纖月凝清光攬衣步南田沉吟獨彷徨

紉蘭守峻義保素明秋霜與子異鄉縣心期兩不忘

秋日雜詩

朱光逝北陸凉露沾飛蓬獨處忽不樂踟躕思遠公
迅飈鳴爽塏丹氣臨遥峰逸禽戲玉沼寒蛩吟金風
石屏聿[illegible]汗瓊壁彌青葱虛恬竊所好養拙餘從容
抗旌指陬曲登艫泝澄洪檀欒互森挺芝蓀披蒙茸
履榮宿有戒探道懼無從眷言懷丘壑蕭然寄孤蹤

其二

屏居寡儔侶灝氣肅清秋曾阿日華淡玄沚清風[illegible]
孏孏靡飛翟萋萋鳴蒼鳩時苗發稠華蕃蕪盈原疇
紅緑已藻岸碧滋還緣丘縈情栖霞外超世橫霜秋
紡躬戒負乘踰踏鑒傾輈東陵欣種瓜晨夕充庶羞
俯仰感今昔隆思誰爲酬

贈魏塘蔣篆鴻

臨風忽惆悵感物良多思潛魚比目遊黃鵠比目馳
雕甍鑒清旭綺寮含英蕤如何天涯客良晨與我睽

少壯忽凌厲老大悲別離旦發橫岡麓夕騖鵝湖湄
丹岩羅珍木孤霞散餘輝鳥向夕林沒風入寒潭淒
吾行入名山鹿門庶有期

贈魏雪竇

秋霜一以悴木葉漸微脫西風盪飛塵山川日迢忽
雲氣浩機險明河屢興沒矯翼倦知還遊鱗潛不發
豈不快所適懼此網羅碗樂哉商山翁偃仰自睎髮

寄陸孝曾

月落天蒼凉逍遥倚空谷四野何蕭條悲風𢖍喬木
逝川鮮停流閒雲赴層曲沓沓青鶖禽廻翔止林麓
八月下繁霜九月氣已肅徇聲寡暇豫嘗道毋局促
遠念生平交何爲此佽僕

與何次張罪蒼穀飲歲寒齋

開扉日無事俯仰山雲佳平疇暖晴軒孤樹臨明涯
携樽敘嘉客高鳥栖庭槐所期在遐勝嘆息誰與偕
杖策眺安流好風入幽懷

七夕夜咏牛女

形霞斂浮景流雲汎蓬瀛黃暉耀日竉叅風颷翠旌
明河濟飛閣秋氣肙層城靡靡風肅嶠泫泫露沾程
朱宫迎蒼佩金庭奏玉笙芝軨指煙甸蘭燎遲葱珩
并歡此夕願遥洽隔年情艮會訴離緒睍愛心俱傾
欻雞肅肅羽寒螿嘒嘒鳴沉吟二神去仰視重霄明

贈武林陸鹿京

古城臨大路秋日息虞淵登高望四極但見山與川
皎月流素波白雲高中天仰視渺難即清輝忽在前
所期在吾子千里心相憐相憐托素書遠道不可傳
爰理清商音欝紆誰能宣譬彼苹野鹿索羣逐荒阡
亦有晨風鳥矯吭鳴桑閒凌雲各分飛蓬藋凋朱顏
寄語金石交保已終餘年細士德不逮君子義毋愆
葛溪改陰候大滌噴飛泉沉吟攬襟帶銀漢徒依然

秋日紀事

天下方格鬭中原爲戰場神人升中天羣凶爭頡頏

鎧甲炤野草戈矛森日光秋風自蕭索壯士氣不揚
千里滅煙火蒲稗如人長饑兒填委巷寡婦雜軍行
顧聞哭泣聲播越非一鄉白骨横大野狐狸食人腸
臣民俘虜盡蕩覆此舊疆眷眷思樂土夙夜涓沾裳

其二

昊天降禍患君子慮安危東南苦無財小民前致辭
上官樂戰鬭中官樂鞭笞下官無所爲逡逡剝民脂
熊羆夾路走赤烏栖枯枝溪谷多陰風艮苗化爲莠

民生日遑促涕泪若綆縻長戟十萬隊武將復登陴
部書紛紜下供輸良不訾銅雀製妙舞酒肴如川池
鶖騻不齊轡貞淫豈同時所以姬姜美乃爲權倖唯

送周宿來之京

置酒臨河湄我友發華軔駕言千里别相送還綢繆
川原浩漫漫極眺滄波流微雲蔭卉木旭日蔽岑丘
商氣冒衆壑滄飈盪高秋鳴鷁去南國顧盼誰與儔
壯志期四海隨時奮英猷典文燭雲霞揮翰凌滄洲

子當被華紱結束事皇州我當守青門種瓜蔓西疇
升沉各有時努力崇前修

壽陸母太夫人六十

猗猗山上桐蔭彼山下堂桐枝何扶疎旭日舒其光
中有王母居逍遥閲滄桑前歲沐崇恩封誥來建章
金章旣焜燿環珮來鏘鏘悠悠南極下仰睇鳳與凰

其二

鳳凰含靈文五色正葳蕤鼓翼在霄漢噦鳴良及時
榮名被遐土爰以隆孝思朝甘暮復旨婉戀圖在茲
長跪前致語願與南山期

其三

南山吐紫氣凉飈扇新秋瑶林多殊彩玄圃見良璆
與子金石交拜母申綢繆登俎錯華觴妙伎揚清謳
靈鳥聿喈喈珍桐自修修誰爲製此歌延年樂千秋

田居詩五首

伊余寡世姿繇來慕長吟清風陶織月皎皎盈我襟

固窮委天道丘壑良夙心破廬環頹垣屡空尚鳴琴
四面周遠山栝栢樹前林嘉魚躍圓波高鳥弄清音
野色日暮佳牛羊來碧潯爵祿無常位美服進荒淫
傷哉今古慮濁醪且自斟

其二

少年全盛時不知禾與麥壯志馳雲霄猛心奮逸翮
如何二十年憂患實所歷畋轍理田間笑傲北城陌
仲春氣妍和偶言覩此役晨出事犁鋤帶雨勤發[illegible]

四體不知疲亦復埋心跡頗欲祈歲功欣此衣食得
時時田父來共醉看歸翼班荆開好顏欸曲繼日夕
長嘆風塵中十事九不懌

其三

自余離城邑藹藹川澤遊青燕何冉冉白楊亦颸颸
北邙多古墳陳死隔千秋言攜稚子去藉草薦庶羞
歲序日以逾姓名不可求借問此何人岩嵬托林丘
石馬委道旁未知公與侯榮華何足恃夾隴皆松楸

悼逝增慨吁悲來轉綢繆人壽能幾何踴躍嬰須憂
何如鄭子真谷口終悠悠

其四

吾生如浮雲孤踪邈無托幸有舊田廬聊以供耕作
十畝播時苗五畝藝靈藥秋熟既環陂蘭生亦遶壑
釀秫且盈罍有酒不蕭索雨餘雲氣清飛雁鳴川薄
居此頗有年俯仰兩無怍披榛刈蕪草矯首視寥廓
笑咏滄浪歌閒從漁父謔本愛沮溺翁庶幾平生約

其五

萬物皆羣動悠然得吾生吾生嘗獨醉頗無人世營
質樸屢退驅長揖謝簪纓俄然感離索眷眷懷友朋
瓜田蔓廢井嘉卉揚芳英開樽炙伏雞邀我故人傾
昭言盡冥契披文共縱橫爲語素心人千秋保幽貞

寄沈函所

美人入我夢容華如渥丹吳羅稱姣服雜珮聲珊珊
接歡不須臾談笑氣若蘭夕栖語兒浦晨往金粟山

野雀日戾舉朱鳳戢芳翰我欲往從之所傷途路艱
明月動帷幕中旦起長嘆

贈張了未先生

芳春踐青陽草樹欝扶疎遶郭面南山結屋臨青渠
屋中何所有旨酒盈圖書車馬不聞喧鳥雀馴堦除
命酌聊爲歡學衣服郊墟世慮澹若忘大智乃其愚
悠然縱所適誰能察區區

招隱

凉風忽然至山水含澄鮮半嶺澹虛景高樹吟寒蟬
幽人此卜築聊可共盤旋冊蔼靡虛壑金氣飄素川
翳翳緒繁雲森森歛孤烟經營闢邃館周流羅平田
浩蕩披林莽賞寄眺飛泉耳目嚮清暇好鳥鳴桑間
朗月出雲崖悠然絶塵牵晤言發歌謠守拙終餘年

其二

南國有佳士獨立青雲端瓊樹鳴玄鶴紫芝代朝飧
榆柳自成行日暮以寒晞髮陟山椒緩帶戲海瀾

萬里盪晴風披襟得好顔哀猨連谷響歸鳥何斑斑
拍手呼鸞鴻仰見西南山不知富與貴彈琴一何閒
纓紱多窘束憂患不可刪初服性已豫荷鋤亦以安
俯仰有餘適終夜發長歎

西園

載酒過西園停橈息林樾波静島嶼澄木葉見微脱
淅淅野吹生沄沄川塗滑輕鷁盈素襟明河鑒玄髮
歡飲醉無歸前山皎寒月

懷魏交讓

憶自仲春日税駕南湖傍微風盪淪漪高樹藹青陽
是時托良契慷慨期不忘芳樽湛清醑華燭開朱光
敦交多好懷錯落陳文章酒酣坐堂上拔劍何激昂
如何遠别離贈顧徒徬徨

其二

徬徨亦何爲我馬駕言馳子復握手送繾綣臨河湄
晤言只日夕含情黯不知孤楊生道旁嫋嫋何參差

亦有雙飛鳧頡頏戲清池人生慕儔匹覩物令人悲
况此金石交悠悠繫我思

其三

我思在遠道迢遞見遥岑秋風號大澤嚴霜薄中林
爾祖樹徽業忠義懷苦心之子彌自厲名德相追尋
感兹歲寒盟離思日以深綿綿阻山川思慕理鳴琴
弦促不成曲慨嘆有餘音

其四

餘音不可見脉脉心踟躕豈無他人親眷戀情不舒
展讀瑤華章縟藻見光儀人生天地間良會卽須臾
願持三歲札爰託池中魚結志青雲端久要信不渝

擬公讌詩九首

文帝

凉風展嘉歲逍遙集西堂朱華炯燈館玄鳥鳴高岡
樂哉夜行遊兄弟相翺翔通天繞喬雲羣星錯秋光
果木含靈焰好山鬱青蒼芙蓉發丹榮四座分輝煌

貴客擅文雅慷慨盈玉觴清歌縱橫飛獻酬何鏘鏘
願與衆君子俯仰同悅康

明帝

浩浩臨清夜展宴芙蓉池珍木延層陰神鳥吟微颸
仰視河漢影列宿正參差飛蓋飄通川朱輪自逶迤
瑚盤薦庶羞簫管溢山陂人生雖有歡豈得常相隨
快意貴及時遊戲無乃遲

曹子建

暇日臨飛閣黃鳥鳴和音公子不知疲清宴開我襟
明月皎中天白日忽西沉錦樹披明霞青雲蔭華林
長川帶名都樓觀藹相臨襍遝進珍膳顧盼來微吟
主人多愛客毋悲商與參于義苟不孚安能強相親

王仲宣

公子諧佳會列宿臨高臺凉風扇鬱蒸浮雲西南來
華蓋變丹霞修條拂金罍長筵進圓方絲竹曳徘徊
感兹意不薄援筆申妙裁飄飄發高歌豁若心神開

但惜歲月遷飲酒有餘哀長天澄夜輝秋氣何悲哉

陳孔璋

閒居心不展悠悠寡所歡駕言招我遊高會良獨難
嘉樹敷紅榮修篁夾路間菡萏接流景鴛鴦戲飛湍
登高極顧盼江水浩且瀾律律氣凋肅藹藹山鬱盤
妙製何縱橫羽爵來無端公子盛意氣相與共盤桓

徐偉長

平生慕良旦宛轡集城隅奏鼓登雅歌行觴送歡娛

炎燭含朱光明星朗雲衢秋蘭散其華馨香盈前除
琛路遊座右綺羅復華敷珍鳥栖珊梁佳鱗躍清渠
濡翰興文章微辭倘見俞人生貴好合毋使心相渝

劉公幹

清秋盛歡讌招我西園遊齊鑣鳴九衢合沓喧皇州
騁目蕩情志華旍絡如流明河麗廣樹綺樹夾朱樓
靈禽懸修柯交交鳴相求倏焉四宇豁浩蕩來飈飈
豊膳充豆匭左右揚清謳流輝接瑶席聯翩自相酧

笑歌不自持來者難預謀人鮮金石固松喬誰爲儔
當杯且滿飲庶以宣我憂

應德璉

弭節撫盛遇商氣扇清風主人羅綺食置酒中幽東
皓飒舒高彩華苑欝青葱俯壑睇迅流攀崖撫孤桐
辨論既已析存憫亦靡窮流霞動帷幕促坐娛夜終
傳觴同所適佳期亮難逢

阮元瑜

行遊及秋晏華鐙炤駢筵賢主愛敬客招要入西園
駟馬馳道旁輕車匝庭軒白日匿須臾圓月升中天
歸翼矯以翔綠藻紛相牽興文摛雄麗信誓良獨堅
人物胥休澤施愛何纏綿客子易感悴知巳私自憐

遊仙詩四首

喆人棄塵壒採芝南山旁駕言探道秘輕翼隨風翔
九宇不足歷騰騫倡扶桑玄螭沓烟霽朱鳳肅晨裝
中有渥顏人千歲閱無疆冠月吸石髓披雲弄紫芳

丹沫飄銀闕神鳥栖玉房青童駕沆瀣靈妃進瓊漿
雲和揚妙音繽紛不可量乘乾御冥極歡樂殊未央

其二

短節不須臾人命同飛藿泥蛇爲應龍蜃化爲雉雀
悲哉乃爲人陳死入丘壑磬折者誰子榮華日相索
北上歷雲隈將以希玄漠盈盈溪門仙冉冉三珠閣
香草間紫芝瑶林綴丹蕚翩躚乘羽車啓函發靈藥
隱隱仙部聲至道存寥廓

其三

軒皇久不御舉世如浮游三光亦已凋滿目多殷憂
何如王子喬遠遊訪十洲一舉凌倒景天地觀沉浮
逆翮洵難攀奔石披仙裘鳳臺弭龍節椒庭揚彩斿
竒飈扇琳宫倏忽異神州將無羽人姿浩逸安可求
含笑放情志延年樂千秋

其四

浮涯一萬物乾坤若大宗肌骨頗疎窳支體日憔悴

一朝風雨疾根株或顛躋高蹈挹羽衣庶以絶塵累
雲梯爲我攀鸞翼爲我騎洪崖發妙弦太容共游戲
呼吸若喬松嘯傲凌九地千年綏山桃食之顏色晬

遊横雲山作

徘徊横山上還顧望四野黃雲西北馳長江東南瀉
宫闕何嵯峨山河亦艷冶俯仰心自哀悲歌不忍下
時雖不可爲豈無英雄者

贈宋直方

直方厲耿介嶙嶙擅華宗童年發天秀冥悟探鴻蒙
清揚自昭質揮翰摛蛟龍昔與陳黃門高步稱巨公
遂令大雅還千古振頹風歸來討禮餘盤谷托幽蹤
折節求友生意氣干長虹酒酣發浩歌顧盼孰與同
芳躅信不虧榮名還無窮

宋直方招飲海閭堂同子建燕又彝園文饒宿來洮侯得仲水甄鶉中轅生古晉聽思楚鴻

招我海閭堂乃在城東陰玄雲起山閣鴻雁鳴江潯

三星限西戶素月揚平林主人樂行觴開筵發高吟
齊伶進妙舞趙女遞嘉音華堂促燕賸羽爵縱横斟
投分已不薄慷慨亦彌襟何況平生交夙昔諧同心

重陽後三日沈綍堂招同澄江王燮白桐城方田伯玉峰葛瑞五嘐城侯研德虎林沈碩菴雲陽賀仲儆吳門徐禎起綏祉陳鶴客王勤中申楚鈞暨馮天垂集野園即席賦贈

金商送素秋嚴霜肅城陌白雲屯華榱青霞藹丹壁

郊館抗空潭山扉啓峻宅蜻蛚聲何繁川上月華白

把酒欣舉觴林塘枉佳客冲散備潛輝蘊藻羅八極

異處悲參辰䞣忘感今昔轆攬池臺清落木方慽慽

開顏散澄懷志士固窮阨願言結秋蘭聊以希良覿

贈沈朗倩

太湖漫浩浩攬轡登胥臺蒼茫鬱有人突兀凌崔巍

偶耕希龎公栖息慕頽坏遯跡來去若掖劍有餘哀

獨立天地間四顧皆蒿萊玄亭延夜光飲酒多徘徊

谿雨發桂花熠燿飛沿洄風流繼陶謝秉尚絕塵埃

偶然曳杖出談笑風雲開七十尚龍蟄詞翰流八垓

代内

朝送萬里目夜縫萬里衣誰言行役遠相望不相依

桐陰蔭華池小草亦芳菲君子良自愛出門無常期

房櫳羅月光佇立幾時歸何當生羽翼日暮雙雙飛

長至旅懷寄龔芝麓先生

冉冉歲將晏百卉腓以殘葭灰動晨夕蒼霧浩漫漫

白日東高阜玄陰翳層巒流睇鮮故物遊矚盛憂歎

小人備鄙志烈士存苦顏堂上展琴瑟哀激一何闌

其二

人生寓大塊胡爲形所局登高眺四荒但見山與陸

樓觀霾嵯峨塵沙蔽草木朔風如利刃凜堅走車轂

野獸鳴索羣荒禽變相逐居人念風波遊子戀鄉域

其三

我有一樽酒可以眷長夜浮雲日以殊懷思不能寫

萬里阻山川飄泊難尉藉黃熊啼我臺白狐跳我榭

天地悲瘡痍時事更代謝佳節豈不懷涕淚數行下

其四

翳紆誰能宣蕭然立孤壘天命諒靡易富貴安足誨

層冰白皚皚頹雲變滄海我懷一以慨我髮一以改

時序忽殷流日月不相待

集龔芝麓先生齋限三十二芙容韻

攬袪滌塵鞅輕陰舒層嵐華燈羅羣彥羽爵縱橫酣

元龍樓百尺蔣詡徑成三高言稀以微星斗夜仍涵

其二

淸輝薦臺池春星散原隰嬗媛湖海英文章麗京國
金管奏淚徐玉巵傾數十傷此磬[illegible]情懷哉各努力

其三

瓔然鳳凰姿海内誠寡二俗夫諂恒態烈士炳苦志
既盛亦見衰反覆更相次不見芳桂條含香誰爲視

其四

日月有代謝隆思在八區朱顔難可保玄髮忽以殊
春華落馨香朗曜眺中衢携手盛歡讌離別只須臾

其五

且復斟酌之百年會有窮玄雲飄飛閣春風度疎鐘
流情展琴瑟轉盼弄芙容夙昔思此人結志豈辭從

濆流道中

掛帆亂濆流四宇金風薦靈雨吐廣陌禾黍沐蕊旖
時叙散溽蒸溪流水濺濺遊雲驛矞林晴霞展遐巘
凉氣瀰蓬茨瑤彩斂以變遇緣賞寄殷道以超忽見
覩茲感物情浩蕩來欣羨

別施尚白比部

迢迢出燕臺別君東城陌層岑造青天川原何歷歷
同在天之涯先爲遠行客林木忽窮冥白曜孌以匿

其二

翕坐臨玉壺斂語不及昔相對難自持兩馬駕銜軛
兩馬爲徬徨悲鳴岐路傍一步一返顧浮雲何蒼茫

君今守京邑我乃適大梁睽隔萬里餘欲見川無梁
會逢只須臾形體各一方執手黯無言涕淚沾羅裳

其三

沾裳夫何爲所嗟異鄉縣人生如飛蓬安得長相見
下車采茯苓貽我心所眷豈期二三子忽然各分散

其四

分散固其常同心有幾人敦交愼終始峻義誰具陳
詎無便儇者于詛非所親黄雀啄美食松檜夾荆榛

子其保玉體用以慰我心

南山篇爲王峽文尊人雙壽

南山有雙樹朱實何離離盤根積歲年木葉紛以披
鳳凰同和鳴廣樂復間之靈雨沐桂館彤霞蔭英蕤
綺輝照四表峭蒨溢山陂援帶啼鳩杖舉案浮羽巵
白花鳴陽林絳萼發華滋引領矚高雲千秋來遐期

題徐次履麻姑草堂

麻姑有草堂乃在山之陽巖峭領重叠灌莽翳青蒼

朱實綴金實白英爛玉崗日月紛敝戲神藻流芬芳
中有壽真人緩帶戲濠梁翠鷂鳴南苑華裀坐東廂
丹顏映玄冥遐跡沐秋霜且歷疲馬齒夜飲羅星光
高歌激流楚絲竹間清商傑盼邈九州天風自迴翔

贈杜于皇

春日澄曠野風光炤羅襟沿溪擷椒菊登磴披嶔岑
佳人此築室夜半揮清琴中原旣鼎沸憂思苦難任
閶闔迥不開慘淡栖層林蒿死淚沾臆哀怨亦已深

蹄涔無巨鯉兎缶鮮絃音撫劍一長嘯結友縱橫斟
超悟攬物理叩奇得飛沉朝歌白石操暮發滄浪吟
所以陶處士慨焉慰我心

同張樵明許菊谿趙錦帆顧介石張友鴻施尚
白沈緯堂素心社三集

春光盪燕臺星漢何陸離芳阜逦澄輝玄雲舒四陲
珍木譪開樹靈鳥嚶深枝羣卉欣就榮行杯當及時
小人棄舊愛君子懷新知良材集上國合座來光儀

中厨勅嘉膳左右進清吹豈必宮與商穆然清風披
華言發廣席綺麗示來茲良朋難偶合佳會無常期
殷勤眷明德古人不我欺

壽錢寶汾太夫人

遲日曄淮甸佳氣揚芳塘條枝交好音春草漸芬芳
阿母坐堂上逍遥閱滄桑華裀飄花萼霧縠擢明璫
仰睇九彩鸞爰厲披輝煌自非出丹究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巷
雲璈徹天表綺麗不可量長筵間朱燭滿堂羅酒漿

小人傳鼓瑟君子獻文章南山何高高歎娛殊未央

集曹頎菴太史園亭同王勝時柴虎臣

鳳城集良彥寒景散層樓瓊林舒華暉渥露塗神州
羈客多殷懷言從陳思遊脫略盛意氣文章多英謀
珍鳥鳴玄夜雜英搖颸颸絲竹競神理中厨薦嘉修
高言照長坐綺麗不可求何況金石交慷慨諧綢繆
悵矣後時會贈頎徒悠悠

題韓聖秋霜中能作花限韻

海水晝夜立事變忽無憑白日匿光耀朔氣結層冰
舉世互險夷君子患其能

其二

韓嬰千載士高度凌雪霜日月橫萬里山川自翱翔
聯髮捫天塗濯足攬大洋

其三

修翼飛常高遠趾步勿約往事既以謬來者猶可[illegible]
斥鷃棲蓬根仰視雲中鶴

其四

范甑蛛網室翟門雀羅風巧服與良馬憂患在其中

其五

東籬餐秋菊穆哉眞英雄
[illegible]齡鑿止足朱顏蓊朝華攀稽耽樽酒訪戴臨雲霞
島嶼搖山月複複披寒花

贈曹秋岳先生之廣東

大雅久寂然古轍日以衰舉世好新聲引節當告誰

東阿天下士操翰幹元機少小冨羣籍寘搜良不遺
英風動中原文彩光陸離登辭作者苦懼此和者稀
余生忘落魄折節實好之倡和諧同聲寧希一世知

其二

世知何足言千秋以爲賴良時不須臾眷茲遠行邁
整駕問何方乃在萬里外玄霜塗蒼岑悲風鳴暮靄
銷落感吾心況此歲寒在王命固有期延佇增慷慨

其三

慷慨亦何爲離思何可任北風刺肌骨黄鵠號哀林
淩晨發皇都慨焉傷我心弭節五嶺道摇車珠崖岑
蠻雲不可測岐路江湖深去去但自愛吾道未沉淫

其四

沉淫實可惜爵位無常格昔爲少司農今爲大方伯
風波倏推遷毛羽互相圻王路毋踟蹰珍重在行役
浮雲蔽行轍前景忽焉夕丈夫志四海霖雨敷九陌
山川阻以深寸心常自繹

贈顧犢來銓部

先生青雲姿風流冠篇翰出入三曹間頡頏在霄漢
摛詞擅雕龍逸思凌玄雁高言綺以芳皎皎與文瀾
清襟照寮宷素心寶燿燦沉冥才智生寡欲神明煥
山濤號峻潔阮咸鮮崖岸古人夙所期非君疇能辨

壽秦光四

峩峩崑崙山頡頏兩松栢風雲歷歲年雙幹眞璧立
下有柴交連上有枝千尺有美鍾喆人令問彰圭璧

秉志師禽尚微言祖莊易高柳搖青煙飛雲憩寒石
悠然一嶂横萬樹羅光澤獨立眺紅霞著書數晨夕
有時發清吟邀月掛圓魄金潭擷翠陰琪樹環瑶碧
青鳥戲簾帷丹經秘肘腋共入鹿門山千秋養顏色

贈王敬哉先生

鳳凰世希有披雲鳴高岐特彩爛八極覩者驚以咨
仲宣天下士抽翰摛神奇抗志還大雅峻步凌衰夷
酒酣發清倡千載流聲施劭東靡停組鴻文足世儀

時援綠綺琴清商坐來移一彈未終曲三歎有餘思
願爲蔦蘿帶托附高松枝

贈白東谷學士

白日麗林薄攬衣步東廂涼風忽以至鳴燕雙飛揚
貽我瑶華音開緘爛生光處高心自夷保愫固其常
盛年濡柔翰抗志托馨香展矣樹良勳千載不可忘

其二

朝謁金馬門文章何陸離横風翥九苞翽逵來光儀

束髮事交結磊落不我辭茶蓼集林岨芙蓉焰清池
貴賤一以殊沉顯一以歧馳心侍君子附托終不移

贈大司農戴嚴犖先生

先生振大雅少小富篇翰出入諧鸞凰飛揚在霄漢
散襟發高言澄懷破崖岸放意效千秋文章實璀粲
殷憂四海間隨時握長筭綺席通清暉綵虹曳華觀
層雲冒崇岡凉飇蕩瀁瀚盛德領群賢爲君發三歎

簡少宗伯薛行屋先生

澄輝皎玄夜凉飇扇青林把酒望天地邈然懷此心
霱霱北海陬蒼蒼西山岑獻賦擬楊馬談詩陋沈任
冲宇抗靈姿逸氣披重襟生平好節概托興彈瑤琴
爪生施于栢枝蔓自斜尋肅肅出郊千旌雲剛原陰
玄鶴下遥𪩘寄我雲中音

怨婦詞

妾有雙玉環與君弄晨夕詎知忽分飛一朝終棄擲
北斗何闌干見君常不懌故歡豈能追新歡亮所惜
但願展寸心不想同衾席

其二

從來别離地春草不復茨班馬爲悲鳴僕夫慘不涉
古道濟斜陽遠山何巑嶭别淚彈君衣君何不顧妾

其三

川原轉迢遞迢遞渺皇畿交交一雙禽飲啄戲清池
荒烟翳宿莽圓曦蔽郊圻可望不可即仰見蒼雲飛

其四

君去日以遠欲見渺無因登樓縱高矚河水阻且深
蟋蟀已在野玉露滋重林何當飛鴻來寄妾以哀音

其五

車入理前綏知君適大梁朝遊桃李蹊暮踏朱樓傍
奕奕天中娥皓齒晳明璫追念故人情萬里能相望
嬉遊古有戒于心懷重傷

其六

英英雙白雲泛泛浮萍草飄泊鮮根株隨風任飛掃

今日昵同堂明日忽遼道去者漸以疎處者實難保
別離人自悲相思人自老

其七

長跪前致辭願勿長相思相思摧肌骨毋爲兒女悲
浮雲從北來鴻雁影參差丈夫志萬里相見會有期
相見若有期妾心終不移

王文恪怡老園

抗舲玉峰道弭節吳城闉清秋斂虛景輕暾散遥岑

園林何嵯峨樓觀譪相臨榆柳落蒼翠高松欝蕭森
金膏被石麓玉洞藏精潯微風颺綺疏好鳥鳴和音
圖書滿湘簟畫閣列瑶琴叢桂何芬芳潛魚自浮沉
徙倚迷歸途幽栖敞虛襟北海樂行觴衆賓相追尋
耳目亦清暇丘壑諧素心憑吊古名賢悽然發長吟

七夕舟次東昌　乙未

朱明初送夏辰火已迎秋瑟瑟金風發團團玉露稠
壓烟隱棗樹素月揚岑丘豐草緣廣陌青苹牽中流
眷兹牛女期佳會倏相求瑶臺馳鳳轡琳殿結龍斿
歡讌未申寫欵意促綢繆玄陰晻碧落河漢限阻修
異處念新故同情悲去留沉吟爲爾感遊子思悠悠

武陽旅次十一夜望月

總轡厭長道偃息次魏都北斗列天路河漢盈城隅
湔荷氿中澤客子暮踟躕曠望攬衣袂聊復立須史
冉冉升中天半規涵盈虛窈窕入綺櫳晶瑩散郊衢
嫩入勞騁望把觴思欝紆止鑒神已昭憑高跡逾孤

秋風纚膾羹微惜此賤軀

十二夜望月

迢迢隴靈彩的的流虛堂覩兹不忍寐還顧雲爲章
經余三重階高閣凝清光漏鼓忽已沉繁星縱以横
始羨林端杳已見天樞揚碧雲延平沙青霞披河梁
廣庭一盤桓憂來不可詳豈無骨月親形影徒相望
小兒離襁褓未解憶異鄉麗景毋殊炤清輝毋私藏
山川何遼邈道里何悠長異鄉不可道結涕沾羅裳

十三夜望月

悠悠夜未央鍾聲起我早荻鷄振羽鳴零露被野草
玉繩倏霏微金波溢縹渺冥然羣動息側足徒心悄
四宇澹微雲層柯宿飛鳥屐虛情固爽守湛道可保
跋涉令人悲憂傷令人老一展紫芝歌萬慮縈懷抱

十四夜望月

靜夜懸孤館攬衣步前庭英英白雲匿宛宛清風吹
浮翳忽盡斂靈輝燦四陲喬木疎芳坂零露蔭番滋

樓觀何嵯峨雉堞聿參差澄霽明虛牖把酒恒在茲
心跡既沉冥身世亦支離言念返故丘中夜不克夷
仰天視浩魄一爲寄離思

十五夜望月

驅車歷孟夏遊子倦行役靈雨洒崇崕滯雲遊廣陌
忽然涼颸來蕩我煩憂積危城墮長虹絳霄卷華魄
參差萬象明彌天散瑤席念我同袍人遺徽渺難即
既矣隔笙竽復此乖羽翼千里同餘輝勗茲良可繹
在滿慮漸虧持盈難再夕君子以維身慷慨媿金石

懷棐嵋初

艤楫玉峰麓暉暉麗春陽揖我開笑言酌我登高堂
一別忽徂暑河漢吹風涼故人睽遠道撫時發清商
任城非我邑青齊非我鄉山川濟光輝洪河阻且長
珍鳥不可即幽蘭隔馨香蘊真得玄賞服義懷貞良
故人夙有戒中情詎能忘子居吳岫月我居濟水傍
岐路渺難從驅馬陟崇岡

懷高玄中

憶自良讌會華燈薦玉盤朋儔四五人盡室俱芳蘭
主人結愉好斟酌來無端和風弄鳥禽朗月舒江干
磊落發峻義處盛恒卑安左緣陸離佩右綰雙琅玕
忽焉半載隔離思何漫漫塒俗眷新知君子謀故懽
一爲清商曲徽音誰爲彈

負薪

緬彼採薪者忘憂何澹澹適機欲推遷悟遠塡苦燠

草木栖神明禽魚寓蕭散麗矚展四陲靈風載厓畔
夙懷激清眞芳義明璀璨有時清暉來凌風厲羽翰

贈施珍公

憶自黃金臺與子共娛樂峻誼結綢繆披文足磊落
何期萬里違念子間有作逶迤惟達人微官亦所托
仕宦何必高所志惟民瘼盛年美璠璵吾道在龍蠖
微雲湛深池朝暾蔭遐壑兩載睽故人欣此盈觴酌

贈陽平司理陳玉山

驅馬古陽城吾友適涖此口碑載道聞藉甚喧我耳
導窽獲神姿羣聽奏妙理高山造雲天珠玉媚清沚
離離雙鳳翔馥馥蘭與芷愷悌本微衷澤民多良軌
三歎潁川才千秋仰遺旨

其二

故人三載別懷抱時追跡一朝傾夙昔慷慨披塵襟
灌木蔽崇垣停雲敞清陰女蘿間香草五彩曳文禽
飭我駕巨舫笑言發高吟語我簿書間歷歷多苦心
通材偉時幹清輝多令音虛中神有悟蕭淡物無侵

其三

蒼蒼歲寒姿結交何婉孌綈袍贈故人古人誼在遠
隆義綢繆慇含情契濶屢弄鶴谿孤高彈琴事游衍
月炤有餘輝雲開互舒卷此邦父老言卓魯來何晚
公車時上書屢聞至尊羨煌煌紫宸章召爾明光殿

贈水部張揆原

迢迢薊門日與君結交歡華堂御清讌旨酒驕朱顏

美人坐瑶席皓齒吹幽蘭銖衣雙蝤蠐泠泠吹珮環
一別荊湘間道遠不可攀高文置懷袖微衷托洮瀾
望君如秋月朗朗出雲端光輝滿河漢翔步雜纓冠
山雞本戢羽威鳳揚芳翰被澤逕萬里啄食栖琅玕
木葉脫大荒落日生微寒君其愼自愛所冀常加餐

別修來

獨坐忽不樂攬衣登虛堂朔風犇黃草旅人悲河梁
與子一以別愴焉摧中腸容輝渺難即櫛汖紛相當

豈無璠璵姿誰與金夜光五花既璀璨丹鳳姿穹蒼
歲歛日超忽况乃隔異鄉明月落殿角繁星何縱横
盡此玉壺酒離思殊未央寄言各努力沉顯有餘芳

贈別石珍四首

庚子届夏孟與子結交初海雲弄皋禽旭日摇扶疎
惠心振墳典芳義涵清虗有時投綺章錯落驪龍珠
子復卑以冲清風披庭閭盛年抒壯志翺步美璠璵
三日不相見與子各踟躕南金雙跡府珈復存區區

其二

曙色凌蒼茫玄陰變霜露駈馬周公祠言謁少昊墓
悲風動地來浮雲莽回互陰柯匿栖鶡淺汭竄毚兎
揮手唉公卿脫口鄙紈袴攬物陟高崗共翫鸐鵲賦
子如丹霄龍夭矯盤蒼霧余亦海間鶴矰弋無由篏
願言保令名慇勤展情愫

其三

浮雲澹光輝白日何杲杲離別令人悲沉憂令人老
驅車復踟躕聊復陳懷抱雁雍索其儔雪霜滯其縞
煌煌金石心可以鑒穹昊野鵲雜鸞凰紫芝入蕭草
毋乃青蠅傷白玉難爲好願以加餐飯千金慎自保

其四

別離誰不有于子獨沉吟嚴霜塗大麓黄葉辭衰林
豈無新交知于誼非所欽豈無琴與瑟哀傷絶絃音
狂飈敝衡軛顧盼傷我心存亡安可知後會安可尋
執手黯無言涕淚沾羅襟

題喜賡王先生小像

海虞王先生文藻何馥郁抗義邁邃初蘊眞辭流俗
玄成擅世業光華遞相續泠泠穆風披藹藹先民躅
曠覽澄漣漪清襟媚珠玉耿介抱幽貞澹然忘耆欲
樂哉曳杖遊東山見芳躅

贈張豫章

西隣一美人嫵嫵慎素履溯溪登山椒廻車止崇壘
幽巷蔽蒿萊緼袍氷雪裡卷舒衆菑雯泰寨昧鄙子

雕琱不見珍芳蘭化爲枳一朝翔九天高羽逕萬里
綵筆縱幽觴好顏照春水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古

登太白酒樓

吾登酒樓望四顧浮雲多落日蒲岱岳浩蕩連黃河
任城城下汶水深任城城上炎天陰山川幽邈不可
極歷落慷慨增悲吟酒樓陳跡一千年李侯名落天
地間思君欲進琥珀盤羨君欲執珊瑚鞭憶昔開元

全盛日滿朝皆重文章伯李侯沉敏多英風天子時
時賜顏色落魄仍爲徒步人詼諧偶作金門客生平
意氣不可當結交欲結賀知章狂歌躑躅走四海仰
天執手嘆蒼茫落筆往往驅雷電開樽夜夜摇星光
有時驌驦典已盡皎皎玉女立在傍丈夫以此少寄
意低眉磬折殊可傷惜也賀歸鑑湖春李亦流落夜
郎濱兩人失志竟不偶英雄慘淡常相憐吁嗟此樓
還突兀千載風流眞不滅繡柱春光駐彩霞雕甍秋

氣懸新月花開花落迥生愁曾樹齊雲幾度秋十年
㶑醉東海岍今日披裘登此樓伊余蹭蹬志不小羨
爾詩名千古留

冬日歎

君不見長安富家鬪金埒鳴環吹笙度時節又不見
東隣老翁歌五噫冷風入房爐焰滅西山嘯聚豺與
狸十年未開一尺鐵青天肅肅玄海冥槐枝柳條凍
欲折隴頭松栢摧爲薪蜀中啼鵑日啼血出門拾橡

味澁苦偃蹇行吟氣欲結野人策馬立古原日暮饑
烏啄殘雪

桑園

艤舟日亭午平湖水浩浩高柳揚綠烟西風吹野草
桑園颯颯白日斜桑園人家栖暮鴉一片月光千里
白年年秋色在天涯

仙人篇

仙人來自蒼龍闕顏如渥丹跨飛鶴大壑谽谺紅霧
生博山熒熒月初落環海內外如秋毫仙人月下吹
紫簫饑來飽食綏山桃

船頭

露下風凄秋浩浩鳴鉦擊鼓在前導白馬結束三十
人虎頭迎船刀出鞘此鄉防禦賴官軍一路寧心無
寇盜貪饜飽敢縱游覩野人得以舒吟嘯

磚河驛有感

馬頭又逐西風起夾岍蘋花渡清沚葛屨素心無名

位散髮自號東陂子磚河驛上秋復來叢木槭槭石
齒齒徘徊四海少人知三歎生涯似流水

七夕舟次滄州　丙申

去歲七夕東昌城今年七夕滄州驛走馬騎郤看落
花揚帆日暮悲行客滄州城下車騈闐滄州城上月
娟娟把盞共傾桑落酒披襟還對白雲天空有孤城
向林樾荒烟慘淡度時節野店帆檣任曉風開河夕
霧聽啼鴂感物思歸懷故鄉笛聲一曲淚沾裳鉤簾

夜坐清砧砠遥想佳人天一方我家猶隔三千里想
像團欒幾兒女霜刀激灑割丰爪玉盤錯落沉朱李
江南風景氣迢遥到處穿針度此宵曲水斜通三泖
濶青門遥對九峰高雙舟向晚安官渡露白風清向
何處燕地山川看漸無可憐月斷江南樹兩度驚秋
秋復新寒衣未寄客中身河漢五更牛女没相思應
念與鄉人

送程翼蒼蘇州廣文

黃山才子金門客騎騾相送燕臺陌把盞沉吟正斷
陶馬頭玉露西風急長江南去萬峰青一片波濤洞
庭白鄭虔三絶天下名鄭虔意氣復縱横明月雁飛
吳苑樹秋風入到闔閭城

苦寒行

朔氣刮天雲霰霽枯楊凍折馬毛蝟陰風晝撼天壽
山俄傾雪花滿大塊長安城上寒色愁長安客子增
煩憂墳沙蹬蹬天地閉五日蔽翳衆川流饑鳥啄泥
馬不行口噤面黑無人聲歸來擁被足不活鵂鶹夜
半復縱横

台兒莊早發

貢糜早發台兒莊疾風滚滚飄帆檣篙師百丈牽行
色船頭白日生炎光此鄉絶人無烟火蒺藜滿地飛
鵁鶄如此蕭條不可眼千山萬山來蒼茫黃獐野狸
戲古丘浮雲莽莽蔽驛樓樓上望鄉鄉不見空餘泗
水日東流

古墓

驅馬大河陂東風吹日暮村墅淡不輝蕭然見古墓
黃河波高黑雲度墓傍只見穹碑卧不知何代更何
名千里茫茫但四顧天風捲沙飛揭羽夜半青燐鬼
嘯語弄骨野狐坐塚上月光漾熖白楊樹

夏日有感

吳生夏日行山東流金爍石昏沙風渚蒲慘淡向蒼
霧毒雲朶朶波濤中短歌微吟目欲眩揮汗赤脚髮

蓬鬆丈夫毋作兒女態彈棋擊筑真英雄不應三尺
久埋沒頽願一杯常不空君不見昨日風雷今青天
世事翻覆誰能言人生幾何年四十可嘆飄飄岐路
前不如手斵茯苓棲太華結屋玉井弄雲烟

夏陽行

艤舟夏陽日亭午炎烟千里明於組海底扶桑稿欲
披汗血龍子慘不吐大將樓船百隊過虵矛虎戟不
可數何處材官次第分云是南行守江滸野人驚悸

伏船下一路鳴笳發鉦鼓嗟嗟古來行役皆如此天
下兵戈殊未已

蜀山湖

蜀山湖起棹歌川無泖河無波百里鶯開菡萏花萍
絲菱芡紛交加開艫明眺虹夾岸搖蕉風青草平沙
一望裡四圍倒影金芙蓉滿湖浮花流水香風吹繡
幕衣飄揚不惜篙師爭盪槳還將櫂女競鳴榔可憐
逶絲滿芳甸可憐花氣撩人面鸂鶒銜魚對對飛鷗
鵜銜水雙雙見此鄉名勝自古傳宛然一片江南天
昔日英雄俱夢寐今朝臺榭空雲烟誰共掉頭嶧山
去我欲從之向蒼霧振衣跨鶴青崖巔醉吟晞髮扶
桑樹

望嶧山湖

兖州六月北風疾嶧湖奔浪魚沸鬱四面削出萬仞
岑水底波光搖白日荒坂啼鵰偷覷人鱣魴射眼翻
金鱗旂子仗劍立古廟飄然四海來風塵

送上海陸明府出都

君不見清源城頭高突兀平臯沃壤青霞發光嶽樓
飛萬叠雲歷山夜炤千門月先生屹立中昂藏咄咄
英聲達雙闕一朝獻策登紫宸紛紛朝論多聲名宣
室平臺親召見尚書交口稱神明漢家責重在司牧
江南民命日云促千里羣推龔遂才分符到海垂膏
沐扶桑高高紅燕山先生鳴鞭出燕關火雲鼎鎚騎
馳突滿朝公卿來追攀共知官程不可緩祖道喧闐

陳寔衍綠柳紛披炤鳳笙青桃瀲灩沉水盌先生縱筆走風雷手持蝌文雙玉杯並徒文思北鄰下一時詞賦稱鄒枚牙檣四望明河曉秋風已入江南道朱栞連山映落霞黃河遶郭多芳草到日花開白苧堂垂籠鳴鶴天蒼蒼吳生蟄伏歸海上短衣皂帽邀輝光

寧晉行 哀張母投井也

戊寅之冬黃巾起寧晉崩離陷城址一時官民爭遁

逃張母凜然赴大義姑婦嚴妝起覩兵慷慨羽聲髮上指誓將合戶報國仇仰天大哭白日紫張母從容率諸婦姑前婦前一日死飄紅墮粉慘無光國色名姝盡銷毀嗟哦宜廟曉悲風發星晶晶沉眢壘吾今落魄走燕山高歌擊筑鹿城裡耿公道余張母烈五月飛霜北斗徙千古芬芳天地清赫赫英魂冽井水

短褐吟

短褐佚劍默無語自笑不貧亦不寠爛醉含毫看白雲半生心事向誰許九日十日水滿庭仰頭瞪目無情緒忽然月影移樹間琉璃鱗甲走蒼鼠

贈粵中程翁

小春初陽明高樓碧霧紅泉凝不流少殺炤入珠江水虬枝松桂珊瑚洲美君道骨貌如童壽堂百尺彌瑩篌至孝進進接曾孟焚香瀹茗真清淨燁燁銀爐煮石英黃精雲闊相輝映晨起逃禪禮白雲花田玉樹開三徑一時文苑流芳躅爲君起舞南山曲南山

曲登君堂彩虹不斷星煌煌解榻仍留徐孺子賦詩還擬陳思王浮丘仙翁下碧落金芝翠苓繞山閣玄亭霜色薦寒光遥望西樓雙白鶴

壽克翁李先生

關中自古稱形勝輿人進進出名都君家高堂在空翠晴光吹落終南隅道骨嶙峋沼秋水鏡戶束修真莫比彈琴啜茗花鳥閒清風披拂思鄉李有時獨立青芙蓉九苞之羽飛長虹中藏寶籙五色彩黃精白

石香空濛書欄之側吹銀笙江水鯉魚金盤羨海內艷羨爭進觴華堂煌煌曉霧明

七夕篇

七月七日金飈速飛雲片片吹平陸好鳥爭啼習氏池遊人半醉石家谷此時牛女渡銀河鸞輿繡輦意如何七寶屏中思蕩子九微燈下憶秦娥誰家女兒顏色好誰家客子悲秋早雲母簾低紫燕栖博山鑪爇青煙繞各陳密意對蟾宮競展芳容刺繡中玫瑰

樹下銅龍急鳷鵲樓邊雁影空三更月轉盈盈拜織織遙指雙星會金剪歧綃曳鳳凰玉笙銀甲吹關塞一聲兩聲遏雲飛欲斷不斷哀音微鴉綠襦分三鳳彩鴉青鬢歷六銖衣西鄰東閭事遊冶就中更出風流者賦罷時披鶴氅裘醉餘猶跨桃花馬別有平津驃騎家更多戚里鬬繁華嬋婉晨謁天子曲明童夜祝美人花芙蓉池畔泉如綺翩翩鈎帶成連理金屋深藏妙舞入龍鬢夜半深旖旎願乞天孫五彩章水盤朱鯉高雲京處處穿針裁翡翠家家織錦刺鴛鴦可憐思婦空膠漆良人久作長征客砧杵聲吹蒲類凉飛鴻夜度陰山磧琥珀杯濃夜氣清九天皓魄雲英英豈知歲歲看佳節往往天涯計客程深林紅霧飄梧葉又見羣芳自消歇砧聲淒切接南州月色精瑩連北闕多少空閨嘆白頭中宵脉脉彈箜篌更有傷心羈旅客年年愁殺白雲秋

擣衣篇

碧天雲影光婆娑夾岸香風曳綺羅塞外征人思鳳閣樓中紅粉憶交河十五嬌姿弄顏色单衫婀娜當窗立徙倚庭中拂素紈鳴環玉手纖纖出侯家戚里競嬉遊閨閤佳人盡擣秋兩行回鶻青絲障三部梨園玳瑁樓玳瑁青絲若雲霧銅盤膩燭無朝暮百子池邊蘚苔開九華閣外黃鸝度別有幽閨坐夜闌凝眸暗憶珮珊珊乍聽白雁晨霜早幾見商風梧葉殘滿空華月當深院哀絃急管繁情亂相思細織藕絲

裳和淚裁成紅錦段可憐花好不常妍可憐暗擲秋
風前君身未度祈連雪妾夢先迷榆塞烟榆塞祈連
雪一尺蕩子中心倍悽惻用盡砧聲烏夜啼萬里寒
衣誰寄得絳帳牀頭艾蒳芬空飄旖旎妾羅裙此夜
青輝悲斷雁此時沙磧更消魂珊瑚作欄銀作鑰薄
雨微寒下簾幙嶰谷簫中紫鳳飛開山笛裡梅花落
東隣客子自相徉西隣好女共行觴憐君已具封侯
骨賤妾仍卅秋夜長

秋思吟

西風狠藉柳枝黃梧桐金井生夜凉羅衣纖薄踏月
光幽懷耿耿凝清霜憶昔曾携雙明璫隔年音書空
雁行紫綃流蘇白玉牀桂花滿苑新水香美人不來
愁夜長

咏趙姬曉粧

桂花香冷碧雲薄曲屏燕織雨微落金猊爇香飄篆
煙美人梳頭捲簾幙花露曉妝紅日浮遠山眉黛秋
雲流侍兒進粉茱萸匣楚女簪花翡翠樓珊瑚壓鬓
珠環續三尺青絲恰一束滿梳最梟香膩柔指尖微
露參差玉秋來無意整芳容芙蓉池畔立東風黃鸝
不解人憔悴對對斜飛綠樹中

野猪行

曲阜城西山峷嵂黃沙滿地風蓬浡忽然野猪前山
來蝟毛黑蹢負衝突村人競起持弓刀一箭射入還
遁逃更一少年瞋目怒看我紅皮鞾披我鐵裲襠手

持一戟風颼颼摺脇折齒尚嚙人須臾擊死南村頭
滿村之人俱張眸刳腸剖腹盡我力我禾我黍咸爾
食腥臊肝腦血塗地梟張未足虓爾䰡猿狁獐狸盡
陰類爾曹聞之亦奔潰蕩蕩康莊大路開白日那敢
羣爲隊歸來皮肉健馬馱乇人召余置醍醐吹簫撾
鼓不肯驟茱萸小女進叵羅跌宕星殘共月落半醉
出視金僕姑君不見鳳篏麟檻誠悲哉野猪猶野咆
哮來

贈單父陳雪石

天風忽下荒城雪萬壑千門抱寒月旅人歲晏頗支
離桐帽棕鞋紅玉顴新篘魯酒醉百杯草草行吟氣
欲結邂逅單父陳雪石操觚突起東籬間促膝擁爐
稱莫逆看花慷慨開朱顏贈我新詩數十首縱橫河
海摇東山家世清白表閭里文章孝弟推吾子豈特
荀氏稱八龍謝家詞藻安足齒余也坎壈遊三吳束
髮論交今老矣頓子意氣干雲霄天寒白日同徙倚

有時酒酣學顏柳下筆龍蛇世希有丹青揮灑石几
間五代荆關元子久峭壁蒼崖高插天西風列坐生
雲烟一帶松篁畫如晦千尋樹杪噴飛泉陰雨啾啾
神鬼哭蓬鐵吹殘東海麓清霜滿地門不開日午猶
歌紫芝曲陳生意氣殊擊筑每長吁匣裡魚腸劍屏
外紅羅襦阮籍笑人恒白眼孔融席上羅笙竽揭來
雙髩立蕣苔明珠往往沉蒿萊洞門紫氣藏星斗滿
林楓葉黃雲開千秋一嘯我何有與子共登金銀臺

蕭寺送別禹峰

正月三日風雲開旌旄獵獵臨高臺紫髯赤頰彭禹
峰九尺身繫雙芙蓉酌我玉斗牽我袍寶刀雪皓熊
羆號長鯨舒吻桑乾涸巨鼇轉眼碣石摇親朋餞送
蕭寺門我醉且歌君莫嗔十年雌伏不稱意一日雄
飛動乾坤天生彭公豈徒爾昔日將門隴西李衣裳
蟠蟒錦麒麟貂蟬累世安足齒揮毫著書高南山鷹
揚跋扈誰登壇結交英雄遍天下眼前一二知音難

彭公彭公何太奇經綸天下無支離黃鉞未旗蔽南
下洞庭雲夢天爲低手把金甌哦厭飫別我新詩走
風雨大笑捋鬚口不開提刀上馬向前去

至後六日友鴻張子冒雪來[illegible][illegible]流子觴焉在
坐者孫扶雲與余共酌邸舍四人酣歌耳熱盡
醉吳子作大雪行

陰霾飛沙寒氣惡入鬚馬尾冰欲落長安城外車不
行無事閉門嘆蕭索吳哉平子忽然來朱顏道貌胸

懷開把臂道故情繾綣風流欬唾驕驤才此時孫登
坐長嘯意氣與我原同調磊落微吟相對看揮毫點
染眞清妙休文倒屣具盤餐擁爐開樽破嚴寒手持
新詩示客子滿堂動色搖琅玕吳子跌宕但飲酒門
外雪深三尺厚酒闌常出越純鈎龍鱗屎花照雙手
上決蒼旻風雨來一時魍魅驚却走四子酬歌看飛
雪瀰天颯颯地來裂小兒驚啞老僵卧古丘荒坂行
人絕淘河駕鵝鳴嗷嗷北風獵獵吹遂蒿律窮物苦

生意遯霸霪不見青天高凝華積素滿堂屋蘭燈夜
照耀踰複京箏鳴笛遣百憂丈夫以此將何促沈子
沈子能好客呼盧對雪歡今夕已看樽酒盡三行況
復賓朋稱莫逆世情愛貴不愛賢黃金不多人不憐
眼底相看盡如此富貴于我如雲煙會須一飲盡一
石仰天弄雪醉殘年

來鶴行爲敬哉王先生賦也

先生園中何所植虬枝偃蓋松花碧忽有一鶴入華
堂翩躚立地高三尺丹頂修喙發朱光玄睛素羽何
輝煌疑是仙人海外至青天縹緲山蒼蒼先生著書
高五岳此堂較讐事商榷少年甲第已崢嶸壯歲功
名還卓犖獻賦金門楊子雲風流詩讚東方朔歸家
把盞看霜毛戛然一聲天爲高欲與先生嘗作伴悠
悠識羽碧雲霄我來先生亭下住黃金欄干銀作柱
靈芝瑤卉紛紜披高樓窈窕落紅雨忽然此鶴戲芝
田對我雙翎一軒翥合玉孤鳴楊柳風鄉珠亂舞梧

桐樹乍見翩躚逸思橫細覩轉覺神姿異先生留我
酌金罍搖筆五彩動風雷樽前朗吟一二首相與披
襟共登臺北極遙看赤霞起西山笑指黃雲開人間
鷙鳥各異種啁啾搏擊空自勇西飛鶚雀亦五色斜
翻煙霧相矜寵何如此鶴飲啄緱山頭差池振迅還
千秋偶然一下待子晉白雲萬里常相留

錦樹行

海上天風吹不休峭石嶔崎木相樛城烏啞啞棲屋

角琅玕冢茸彼滄洲東雨濺濺雲不起霜前錦樹峯
光幽此時芳草歇已久蒲衣竹笠滄浪叟立馬相携
江上花停舟且繫吳中柳江水北來高接天洪波猛
蹴羣山走余也落魄三吳間飯牛牧豕凋朱顏袖中
寶玦珊瑚紫匣裡魚腸色更殷只今中原亂方作野
夫踟蹰多不樂狼煙昏黑韓步鶩如山白骨塡京塋
千村萬落天蒼茫前飛禿鶖後飛鴟長弘碧血埋難
變杜宇啼魂恨未忘憐余笑傚輕騙馬眼前富貴何

為者談兵說劍捷有神覽眺悲歌在四野君不見禰
衡之難起撾鼓江夏何曾識鸚鵡古來誰不忌高才
英雄淪落亦難數逸興何如梅子眞放懷頗憶羊開
府以玆千載耽林泉野猿玄鶴相流連夜眠山月落
西渚早看江雲吹綠煙天昏歲晏百憂集何不酩酊
金罍前窮達置之休問天荷鋤且種東陂田

送吳錦雯吳閶司理

峩峩城闕涼風起夾道丹旌熠秋水使君使君未易

才文章意氣爭倒屣六月征車杏子黃使君把酒出
長楊天子臨軒眷南土北向再拜交輝光朱鳳蕤蕤
下吳苑十年夢想馳君旁西京以後繼大曆淋漓銀
管眞赫奕雲霧蛟龍相蟠盤芙蓉閃閃寒三尺海東
布衣同姓者作詩相送長安陌

贈杜子靜

南宮君子才且賢聲名十載天下傳束髮論交駿馬
邊酒酣睥睨王公前意氣豁達誰與先白光湛湛高

青天文章揮霍落雲烟有時開樽玳瑁筵銅盤膩燭
銀魚鮮石家好女妖復妍九華扇底彈鵾絃半醉半
醒落金鈿風流文彩何翩翩雙手向客揮龍泉吾曹
落落天地間雅與故人相周旋叵羅三爵漫流連諸
公投贈歷下篇艷艷花柳夾山川番簫鳴鶴倚淸漣
雙鳧雲際何翩躚一時望之如神仙

與栢祭上人

一春三月日日雨北溪相顧無儔侶翩然長揖惠遠

來磊落風流忿爾汝自言陸海畏風濤手持卓錫青
天高雲衣鳥綃談四始晴山窈窕花垂條羨爾棲遲
層塔下一卷楞嚴展長夏窓間鳴鵓度壇欒紅霧濛
濛杯底瀉吾年老矣偏多憂真氣索索常難留升沉
聚散不可料勞勞天地如蜉蝣朱顏綠鬓催我早歲
月消沉徒草草作詩千首不值錢終日佯狂哭穹昊
不如同入天台山瓊樓玉闕相躋攀鳥道不聞金磬
響龍泉半落天河寒更覓真源向何處白鹿仙人隔

烟樹回首蒼茫落日低杖藜直踏曇花去

贈姜及生先生

我本東海人結交滿天下知已頗無多覽睇空四野
山陰先生來雲間訪我揖我開笑顏落落瑩衣東郭
履峩峩劍珮切雲冠折簡時招風雅客雕盤捧出銀
絲鲫紅鐙翠袖北里歌傾蓋論心稱莫逆手持金薤
琳瑯文示我百篇真不羣思入天台散成綺氣衝江
水結爲雲先生累世挺簪筆前朝名重文章伯朝趨
紫禁典儀章夕炤黄扉燃太乙即今季方在諫垣翩
翩直氣凌中原青瑣寒霜飛白簡朱雲折檻何足言
先生調笑東山側山中鷄犬無人識曼倩恢諧混俗
曹阮公逃酒誠難測讀書行誼抱古人汪汪萬頃來
陽春龍門每羨李元禮大隱仍希梅子真眼中屈指
誰超越獨喜吳郎爲結襪鍥我新詩千首餘一時作
者咸咄咄扁舟共挽武林遊大江蕭瑟暮雲稠向平
正擬三山約滿岳空傷兩鬢秋桂花爛熳秋如許先

生行吟倚江渚泰望山中拾紫煙越王臺下時延佇
甕間好酒椒花香高堂歌舞神揚揚問訊每投芳藥
餌因風遥寄白雲章瀟灑風流開別墅松下山房鹿
麑麑紫殿秋頒宫錦袍詩成夜半落風雨

壽袁籜庵七十

生平重意氣少年遨結客解劍落青光寸心貫金石
君家袁安卧雪名君家彥伯紀東京先生繼起復哭
几風流文彩何縱横捧銀筆傾玉斧坐嘯桃花開揮

紱事風雅憶昔金陵作賦工當筵擊碎珊瑚紅三年復遇西冷道高歌徙飯尤稱雄胸中掩抑有萬事眼底功名不稱意翩然磊落生風雲遂使慨諾小天地北海豪英世所無元龍才氣蒲江湖獨恨蕭朱成勢利每希荊聶亦我徒我年四十巳加八蕭蕭白鬢俱欲落怪爾朱顏似偓佺憐余毛羽來瀟颯旅中好友誰共曹愛我時時羅珍肴琥珀床前常進酒玫瑰樹下更吹簫今年七十逢初度晴雲片片開煙霧棲息

嵊山但著書種田地腑看飛鷺奉以騄驄金縷裳中有丈鬲雜都梁盛以玻瓈之大盌三花流瀣之天漿先生怡然悅笑指金銀闕簪冠赤脚濯海濤遊戲三山拾明月

無生上人以韻竹山房索題走筆賦之

無生禪師愛種竹萬項瀟湘森似玉俄然颯沓若有神新粉濛煙鸞鳳宿忽如含笑千靈嫚恍如奔走萬青萬弄霞疎疎深翳日擬金戛戛細迎風我來俯仰慭其下石瑩嵯岈自瀟灑天雞啞啞相和鳴古塔秋陰湖影瀉愛爾卓錫開禪關雙龍常向鉢中還有時吟詩拾海月玄珠紺殿搖千山別日恒多晤日少白髮星星我巳老桃花桂花春復秋把盞行吟送昏曉安得掃盡塵埃牽與君趺坐共談禪晴峰繞翠看飛雁長江萬里來雲煙

與張玉樹

甫子墮地氣巳壯名駒汗血日奔放十歲張子蒼龍

精口嘶赤玉鞭雷霆吐句嶽嶽風雨闘推筆光射蛟螭鳴君不見王良伯樂俱咄咄老夫亦畏此英物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五言律

登四望臺

夏木參天出披襟四望臺蒼茫遠岫合浩蕩北風來野草傷心碧啼鳥入夜哀疎林下河漢不惜盡餘杯

秋日邀酌張了未張帶三朱子建陸子玄馮羽公水甎畢藥園張洮侯董得仲陸孝曾吳日千

上客來何暮蕭森夕照開乾坤此樽酒秋色上樓臺

倪聽思同集歲寒齋

旅雁平沙落晴帆曲水來共憐青嶂逈把袂首重回

停雲岡

地曠雄臨郡風高萬里臺孤帆野岸落曲徑草堂開海日層陰沒江峯積翠來停雲岡上暮客子共徘徊

村居

舊業晴江上新軒古樹前聽鶯穿柳陌抱犢種山田

千里陰雲合孤村細雨懸近來辭問字沉寂不譚玄

其二

淸秋課灌園車馬不聞喧新月隱嘉樹微霜映遠村妻孥相與樂鳥雀自能言此地堪乘興風塵卯閉門

其三

把酒頻耽句虛堂敞薜蘿秋風起江渚夜色動星河海內貧交在山中積雨多往來迷出入高枕聽農歌

懷吳江吳漢槎

與君良不淺眺望曉山重夜月松陵樹春風茂苑鍾長天飄鶺鴒深谷隱魚龍獨有行吟客登高念遠蹤

海上

獨立臨滄海蒼茫萬里天波濤浮古寺砧杵急寒煙旅雁孤城外秋花落照前平生壯遊志回首正茫然

渡黃河作

細雨東陂上微微殿閣分一天連萬里白浪與黃雲裸柳故舒碧鵁鶄也自羣行人問來路極目盡氤氳

賦得秋色老梧桐

不盡清秋色偏驚木葉殘西風金井落細雨玉樓寒
萬樹含煙迥千林捲幔看露華仙掌重回首憶長安

山塘晚泊

隔岸夾朱樓山塘夕照收鳥歸吳苑樹人靜木蘭舟
亂水通孤淑明河凝素秋漁鐙還出沒簫鼓競中流

琴臺雨望

千仞琴臺上披襟望翠屏雨來幽澗白風急暮山青

靈鳥栖丹閣神龍下洞庭霸圖空寂寞吹籟不堪聽

時太湖之濱適有龍起

涵空閣

雄心疲馬足逸興躡松楸地入支公宅山藏惠遠樓
朱霞封石麗暮靄隔湖流笙鶴來何處涵空日夜浮

蓮花池

蓮花不可見遺蹟渺難聞魚躍淪漪動樓空鐘梵分
璧潭沉夜月珠樹起秋雲舉目山河異斜陽看雁羣

響屧廊

歌舞吳王地空餘響屧廊陰風大麓起落日洞庭黃
錦樹排山脊孤鴻度石梁我來暫偃仰憑眺極蒼茫

梁谿夜泊

路入梁谿晚山懸白露秋月明雙過雁人靜一歸舟
天地來蕭瑟江湖任去留踟躕渾欲醉遊子不須愁

其二

風細夜潮平天高塞雁鳴五更人靜柝萬里月臨城

老去悲江漢途窮傍友生年華消短鬢夜半旅魂驚

夜坐有懷張吳東吳日千

不見故人久妻其霜露零陰霾沉絕壑叠嶂出寒星
潘岳頭先白阮公眼尚青月華侵擊柝旅邸靜還扃

龍洞

振展堯峰上龍宮此壯遊陰陽還上下天地半沉浮
雨帶祥鱗出珠啣明月留虛勞千里志爛熳欲消憂

觀音崖限韻

大士栖遲處寒花靜可拈陰崖森暮棘霜日抱孤檐

帝宅精靈迥天花法象嚴側身臨絕壑極目瞰深潛

松陵道中寄懷天垂

寂寂松陵道蒼茫一雁飛曉寒欺客鬢晚日戀征衣

錦樹迎帆麗霜鷗逆浪歸南湖遙在望坐惜故人違

殊勝寺晚望

鴛脰湖光晚踟躕到寺門寒陰沉殿閣村落散雞豚

獨鶴晴霄迥千帆水氣昏蒼茫烟樹外遊子欲消魂

鴛脰湖夜泊

自嘆南遊客孤帆落大川石梁爭跋涉野店競金錢

夕浦漁燈亂寒星屋角懸蕭蕭北來雁羈思轉淒然

其二

旅泊鴛湖下天涯共此情墟烟萬井出漁火一川明

浩蕩卸盃色淒清擊柝聲飄然此沉寂夜靜覺湖生

石門曉發

鐘動極蒼茫石門曉夢長雞鳴喧市巷人語雜星霜

庾信悲無賴劉琨志未荒蒼然有羈思永夜繞河梁

崇德道中

雲雁下長空飄飄思未窮路迷前驛馬寒動峭帆風

草木波濤外乾坤睥睨中此間多越語不與故鄉同

塘棲道中有感

兀坐孤帆下西風散寂寥女桑低上日野渚曲通潮

魚桁波光動檣陰樹影搖塘西一千里橫直到今朝

其二

三秋杭稻熟百里曉雲黃旅食思家切知交念舊長

亂峰交瑟颯宿莽受蒼凉皂帽江河客掀髯意自狂

登吳山次緯堂韻

吳山一登眺寂歷樹分明禹壑通巢鳥千山蒞郡城

高風孤雁迥落日大江晴徙倚吟方劇扁舟野渡橫

暮抵淨寺

徘徊上寺門鐘鼓不聞喧枯栢陰森立人天法象尊

衣裳蒼蘚蝕鈴閣暮雲昏心地皈依久風塵未敢言

雷峰塔

挈伴此登臨西湖一望沉亂山啣落日古塔下集陰
碧漢歸鴻度晴風木葉深故人能載酒相與共論心

貫時園亭聽女郎彈琴

丹崖啣落炤層閣對高城草長龍池雨鶯啼杏苑晴
花間明黛色指下咽泉聲坐倚南窓下酣歌此夜情

金閶晚泊同盧文子馮水甄沈纆堂賦

旅泊胥臺下帆檣進晚湍湖光天外盡山色雨中寒

玉管臨風細朱樓捲幔看莫言明午別今夕酒盃寬

其二

畫鷁高城後垂簾細雨前馬嘶南苑樹人醉木蘭船
芳草綠無地疎楊青刺天踟躕留晚興深夜理朱絃

思歸

扁舟來茂苑此夕忽思家坐對西樓遂行攀北郭花
青山昏細雨深夜急悲笳蘭芷堪相贈歸期未有涯

再用原韻

門巷柴桑里溪橋客子家村深烏相樹月炤杜鵑花
兒女他鄉夢關城五夜笳故園還可到何事隔天涯

蜀山湖

湖景澄天霽南陽北望時揚舲諸客到曉色亂山遲
弄日搖菰米臨風起荇絲隔江聞笑語欲贈采蓮詞

新豐驛

古驛蘼蕪遍遙看落炤深土山高百尺車路直千尋
濁浪偏崩岸危檣遠控林鄉音驚漸異忽起故園心

晚泊安陵

萬里蹉爲客孤舟向此過土風人語別驛路野烟和
地瘠收年麥村荒帶薜蘿榜人仍禁纜烟醉一高歌

登金山

偶到金山寺蒼茫積翠開浮沉[illegible]波浪接樓臺
雨下灘聲急日黃江氣來[illegible]足繫纜莫言廻

其二

抽身凌淵壑放眼陟山椒淵浪疑傾覆懸崖欲動搖

高樓凝海日清梵下僧寮萬里憑軒外江聲急暮潮

其三

窈窕通丹拱迢遥俯碧梯江空一柱立日落萬峰低
雁塔驚濤撼龍堂翠靄迷壯遊今歷此懶筆醉能題

其四

岸幘臨孤閣携朋共此山古今雙鬢短天地一身閒
津樹搖晴色雲帆競暮還却憐庾開府詞賦滿江關

露觔廟

寂寂露觔廟淒其蘆荻中靈旗千古在正氣一時空
馬過嘶殘壘堂陰捲暮風惟餘來往客灑淚向遺宮

其二

苦憶孤魂逸還矜令德聞英靈天地久名節死生分
水黑寒丹寢苔昏散夕雲房廊香火舊啼鳥不成羣

邵伯道上

平湖望不極兩岸荻蘆天決溜車逢轉窮魚罟釣連
魂疲新驛路情繞舊山川羈眺茲茲遠長行何日旋

秦郵早發

鳴鐃旅夢催客思繞孤臺況是他鄉外蒼然准水來
浪花隨棹湧津柳拂天開却笑垂綸者烟波且未廻

其二

水氣切高原榜人進舸喧田疇明遠岸雞犬散孤村
提餉欣餐飯持竿早出門悠然供客眼延賞欲忘言

甓社道中

江村清夜曉沿泝滿蘼蕪柳綠盂城樹潮深甓社湖

波濤喧古渡烟靄增征途寂寂釣篷坐淒其客思孤

其二

煮粒盛瓜熟沽魚進酒頻野花迎去舫汀雨傍征人
世路常多難天涯獨此身蒹葭青不斷長眺一霑巾

平河橋夜宿

披襟多逸思把盞共維舟草暗一村色星繁兩岸流
天河横北墅龍笛咽中洲千里平橋暮淒然起客愁

將至准安作

離亭起鐃吹隱隱見淮陰地入射陂遠帆連石蔽深
千盤鵬轉意九折客遊心且逐飄蓬止凉風徙倚吟

其二

三月出門久雙帆到楚州地離鄉國迥情爲故人留
海鶴弄朝靄晴虹掛驛樓殷懃把樽酒長日且消憂

黄甫及招飲舫閣

卜築依城市還如畫舫遊庭空青靄合雨過白雲流
草上雕欄色花含綺石幽興來欣對酒新月隱南樓

其二

凉風搖草樹澄景落亭臺況復故人在清天明月來
好言殊不倦深夜未思回永日披衷者長歌莫放杯

季夏沈嗣宗招飲即席賦別

天空榮夏木地僻近黄河簾捲明書几樽開映薜蘿
晴雲淸吹動語燕夕陽多賓主眞相得披襟一浩歌

其二

談詩過謝眺投轄更陳遵興地交情重他鄉客思新
凉蟾能入檻明燭解留賓揮手不能別相憐去住身

登甘羅城遺址

英雄竟千古獨立此城隈豁達黄河出蒼茫夕鳥來
沙邊昏雨積渡口亂帆開慨嘆興亡事長歌不盡哀

其二

晨到甘羅地登臨塒野烟城邊餘舊碣雨後出遺錢
碧草孤村壘黄河萬里船離心不可問憑弔獨愀然

發黄河作

逆雨暮濤吞歊風野舶昏百年眞過隙長眺一開樽
白鳥迷殘壘青蒿蔓古墩鄉園千里隔回首欲銷魂

月夜泊桃源飲王農山舟次二首

故人情不淺邀我古淮濱（淮濱即桃源地）草露沾凉葛天河耿
夜樽半年常作客孤月更依人僉檠他鄉泊平沙十
里新

其二

仙僻開孤角風淸進晚凉繞堤烟靄合匝縣舳艫長

水色蒸雲氣灘聲走月光披衣當岸立矯首意泚泚

桃源曉發

荒城戍鼓絶隄草尚氤氲水氣含烟逈星光向曉分白沉遥海月紅動大河雲朝起梳頭立貪看鷗鷺羣

返照

陡然城郭暮返景逼船凉照眼長河碧啣山落日黄一天鳴急雨九曲亂帆檣蓬底挤沉醉凄然客異鄉

邳州道中遇雨

地僻人還絶川荒鳥亦空白沙揚萬里征客逐飄蓬野暗邳州雨雷鳴大澤風晩凉仍取醉遊賞思無窮

七月朔日汶水道中雜咏

連山望不止旭日照扶桑齊魯魚鹽出津梁舟楫長居人競土室瘠壤見疎楊往事空餘恨登臺攬大荒

其二

異地驚時序開樽傍晩舟蟬聲急曉露柳色動新秋路入濟臺里城懸太白樓蓼花紅冉冉故向客沉浮

其三

寂寞名賢跡都存海岱間譚天高稷下操曲想龜山雲擁開齊服河流接漢關梧桐秋又到應羨雁南還

望岱

汶水孤舟遠披襟上古臺地形東魯盡山色岱宗來青靄迎帆落朱霞夾日開賦詩空極目慚愧大夫才

其二

敢言觸暑倦藜杖此潺湲落日低汶水浮雲隔岱山

馬疲空帳望道遠失躋攀自嘆飄零子馳驅天地間

汶水道中

薄暮客愁生蒼茫艅舸行雨漂莒子國雲没濟陽城一棹歃風疾千山隔水明經過南北路懷古獨含情

送別王勝時還南

以我思南國憐君別蓟州清砧搗寒月短褐上孤舟蓼度黄河夜人歸白雁秋殷懃把尊酒霜露莫深愁

送許菊谿公祖按察南京

夫子何時去王程不可停馬鳴山樹綠旌卷岸雲青
薊北辭明主天南動使星不須裁尺素蹤跡本飄零

其二

離亭新折柳送別薊城隈一夜東風起黃河春水來
天留鸚鵡筆江進鳳凰臺御李人爭羨知君作賦才

其三

今夕一樽酒相看萬里人野花隨去憶驛柳放新春
天地還多事東南倚舊臣留君不得住別思繞江津

其四

方嗟相見晚又送遠行舟春滿烏衣巷花明白鷺洲
懷人新雨歇戀闕曉雲稠殿陛殷南顧安危在壯猷

久客聞雁

黯然何所慮塞雁獨關情萬里孤入夢孤燈細雨聲
鄉心懸卒歲客淚滿殘更自嘆多岐路飄零念此生

同張禊明許菊谿趙錦帆施尚白張友鴻沈縡
堂叔祉二集限時字

斗酒一堂醉天涯萬里時人欣今夕讌花發隔年枝
氷雪消山澤春風蕭鬢絲殷勤感高會握手重相期

偶過友鴻小飲

樽酒歡相得天涯傍友生青山銷旅病高鳥變春聲
江漢鄉心迥關城落日明勸君栖谷口我已久歸耕

送盧遠心憲副之浙

酌酒喧鐃吹殷勤遠送君馬嘶燕市草帆落衛河雲
詞賦崢嶸出山川去住分都亭春有月萬里照離羣

其二

薊闕膺新命緋袍戀舊遊落花飄去憶高柳拂行舟
夢度錢塘夜吟成江水流亦知憔悴客零落在皇州

送朱韶九歸吳

客行涼雨後鄉思繞皇州柳散金臺色花含碣石愁
江門懸曉日海氣動新秋羨爾歸家日尊鱸好唱酬

送唐稚孫之粵

天下才高者如君有幾人一朝萬里去我意獨逡巡

地轉三吳盡天連五嶺春何當同作客折柳重傷神

其二

故人南粵去立馬奈愁何豈但風波濶兼之瘴癘多巴童進柳酒蠻女唱夷歌揮手淚沾臆殊方豈易過

送吳劒衣之廣東

凄然萬里心把盞獨沉吟時事憂方大交情爾最深珠江鷓鴣出銅柱荔枝陰一片孤帆影飄飄不可尋

其二

秋開百粵地人到五羊城日麗雕戈晴風沉畫角鳴文章真倚馬俠烈不邀名別後勞相憶烟波空我情

泊舟油房

日落鳴驟雨秋風生晚涼已多故鄉感復此別離長古壘留殘角斜陽急斷蛩歲華徒自擲取醉莫辭觴

泊舟武城

問俗知東魯絃歌憶往年客愁真浩蕩鄉思入吳天岐柳吐新月晴帆揺暮烟瞻依賢者地憑弔一凄然

泊舟清源

去歲一帆度今年舟復停風前雲片白雨後柳條青萬井晴烟蓄千檣水氣腥津頭乘月好莫自嘆飄零

其二

不盡清秋色蒼然萬里生風高鳴急羽日落動層城荒坂菰蒲合奔流舶艫爭兩年遊客倦終夜獨含情

清源夜雨

居人傳夜柝知已入三更黯淡流雲氣空濛落雨聲

深秋歎客夢黑月壓江城何處烏栖曲孤舟枕簟清

艤舟大名陸隄三日

憶放燕臺騎風煙任遠遊白楊鳴細雨斜日隱高丘客夢悲離索家書畏阻修如今秋又暮岐路聽寒流

其二

披襟臨曲澗幽興復何如半夜青山夢三秋白雁書栖遑念砧杵老大狎禽魚禮法我非謝長歌意不疎

其三

每當明月夜登眺獨逡巡慢世宜花鳥逃名半酒人
秋風烏鵲淚暮雨白綸巾渡口歸帆急初晴玉露新

其四

莫放登臨眼天涯客路分風高千里雁木落一川雲
鵲啅蘋花落蛩吟野砌聞徘徊蕭寺後日暮正氤氳

其五

不謂高天外秋鴻影未來故交今萬里風日一登臺
野店晴帘出輕帆濁浪開此鄉多黍稷無復有蒿萊

其二

浮家葭菼外艤棹戍樓前高柳藏歸翼斜陽急暮蟬
秋鐙雙鬢色客夢五湖煙何計銷憂憤停卮意惘然

端陽前一日許菊谿觀察招飲署中同杜于皇顧與治余淡心張友鴻即席限韻

佳節明朝是虗堂許共吟三山夕照遠六代曉風沉
檻外葵榴合樽前薛荔陰廣庭多鵲跡夫子貴招尋

題蕭五雲月下敲詩圖 先生揚州守也

河漢澹不落西風來晚凉開軒散瑶瑟投袂上虗堂
苑靜鐘聲度岩深鶴夢長苦吟滇海客遥夜倒衣裳

其二

一壑清光迥孤雲夜色遥山高揚子岸月散廣陵潮
竹葉杯還覆桐花露未消風流二千石詩思滿層霄

旅次漫興

亂雲行復止獨鳥一含情忽見烏衣巷愁看白下城
星辰高夜氣江海變陰晴羈旅方惆悵那禁短鬢生

金陵旅次憶故園

買山從澗北投老乞墻東聲淨池臺鳥香清秔稻風
花開流水外門閉夕陽中何處憑欄望繁華滿目空

其二

我家傍水曲綠樹繞前谿舊業疇留榻新齋瓜滿畦
雲陰一壑裡月落九峰西亦有披裘者凉風入杖藜

其三

碧草鷦前動黃鸝雨後來家貧書卷在客至酒樽開

曲逕千行柳高雲百尺臺旅懷那可述歌罷重徘徊

其四

去年幽薊客今日秣陵舟兒女他鄉別雲山幾處愁曉烟鍾阜落明月大江流苦憶家園好炎天竹樹秋

贈別馮子篤

同作羈栖客征帆我獨懸菰蒲縈別袂菡萏照離筵萬樹綠臨地千峰青到天涼飇日夕起相與話纏綿

其二

雲樹渺無極黯然生旅愁清風落庭樹涼雨入滄洲別酒三山夜長江六月舟秋高還有賦應滿謝公樓

別余澹心

好友難爲別相逢豈世情論心牛首月秋夢石頭城碧草涼風發黃河落日明一樽言未盡前路是行程

其二

海內論交滿憐君意氣同蟬聲鳴去路柳色入孤蓬江雨吹陵闕晴雲落漢宮秋風有詩思莫滯北來鴻

金陵

太祖興王日金陵大業開地蟠龍虎氣山接鳳凰臺戎馬連江動烽烟蔽海來近都諸父老憔悴伏蒿萊

中山第

今日瞻形勝當年第宅豪風雲開日月江海靜波濤金闕牛頭表珠宮鵲尾高中山功業在爲念六師勞

白門

興廢悲今昔山河自白門到來戎馬地不見舊王孫

雲散金焦出江清估舶喧那堪風景異臨眺獨消魂

玄武湖

夜醉烏衣巷朝看玄武湖萬山來窈窕一鴈下虛無典冊收金匱雕甍秘玉符十年江左淚何處哭蒼梧

臨春閣

後主臨春閣繁華滿目看綺疏金屑成翡檻玉琅玕紈扇葡萄架清歌芍藥欄至今亡國恨吹入笛聲寒

勞勞亭

此地難爲別勞勞傷客心一樽分萬里日落亂山陰
白馬鳴偏急青霜鬢易侵孤亭南北雁何日有歸音

雨花臺

城南纔一里眺望雨花臺萬井飛烟合三江拂樹來
天高雁影落雲動日華開野客題詩處踟躕首重回

莫愁湖

青山看歷歷碧水自年年二項蕪前月三秋雨後天
歌翻子夜曲人醉木蘭船何處莫愁住城西亦可憐

新亭

更有傷心地新亭掩淚時中原當戮力天下已難支
兵氣臨江介烽烟浦路岐子規啼罷日悵望不勝悲

十廟

鷄鳴已零落十廟靜還扃麗棟荒烟碧陰廊野火青
鵂鶹栖曲澗箐篠蔓長亭欲話前朝事傷心不忍聽

謝公墩

四十還高卧風流憶謝安江山仍戰伐耆舊已凋殘
絲竹春雲寂秋枰夜月寒當時墩下路如作畫圖看

夏侯臺

孝侯臺最古頹落已全非劍淬桃花血風輕鐵鎧衣
英聲千里動俠氣五陵歸鹿苑蘼蕪草春深看鳥飛

孫楚樓

尚憶城西地崔嵬孫楚樓春星沉樹杪夏雨暗江流
草遶青絲勒花明紫綺裘酒酣一片月猶是照滄洲

二水

興亡餘舊壘歌舞變南朝春雨蘼蕪綠秋風白鷺遥
雲深瓜步樹帆落廣陵潮二水依然別汀花嘆寂寥

桃葉渡

桃葉當年渡明鐙錦纜長雪衣金釧冷雲鬢夜珠凉
楊柳含烟綠臙脂夾岸香自誇新樂府家世本平陽

卞墓

冶城留卞墓英烈至今聞劍氣干青漢笳聲入陣雲
王琳仍百戰韋粲已孤軍下馬一杯酒蒼然散夕曛

景陽樓

傳聞齊武帝高築景陽樓鐘動金天曉花含玉露秋

鏡臺燈炤耀人語夜沉浮寂寞華林苑烏啼空自愁

正學祠

木末孤亭下婁共正學祠春秋陳麥飯風雨泣皎碻

講廡蟲書蝕啼烏夕炤遲忠魂一畝宅瞻拜讀殘碑

邀笛步

子敬風流遠桓伊玉笛清秦淮一以眺秋色旅情生

碧樹銀河瑯朱樓漢月明天涯回首處零落是神京

別金陵

懷古關城暮行吟鼓角哀眼中好友別江上一帆開

枕入梧桐雨鐙傳鸚鵡杯海門明月色爲炤客衣來

水西門晚眺

九天澄灝氣萬木湛幽森造次臨車騎蒼茫見客心

棲霞銜落炤玄武下層陰又向南都別長江夏水深

懷張友鴻陸文鐃文鐃在丹陽別友鴻在白下

別皆同舟客也

一棹荒城外孤雲落炤閒愁連江北水夢屬齊南山

高岸晴花密殘鐙旅鬢斑臨風裁尺一千里渺難攀

其二

居然同襆被率爾斷陰何馬渡淮安廻詩傳建鄴多

京飈疎碧草新月隱黃河此際登高望離情發浩歌

其三

仲蔚臨岐日殷勤爲我言亂山防駭馬薄霧愼黃昏

樹斷看京口潮平是海門天涯難會面此去向誰論

其四

平原我好友遥夜憶清輝竝意丹陽別翻成兩月違

關山萬里客風露五更衣可念征途苦長天共鳥飛

魯城漫興

弭節任城水揚鞭曲阜岑谿然齊魯出萬里此登臨

日下羣山冥風搖大海陰我來當六月憑弔一披襟

任城聽女郎吹笛

天涯百憂至忽聽旅情違池草秋光落冰簾月影微
青雲停玉琯紅燭艷羅衣徘倚真難寐應憐去住非

南旺

旅次凌晨起秋雲逐馬頭泰山分一水南北兩河流
地脈真難解神功不可求長安來往客容與任扁舟

汶水七夕

祇餘僮僕在佳節對黃昏天上雙星夕人間獨客樽
蟲聲連曲岸月色散前村夜半清鐘發淒其動旅魂

送彭司理燕又之任汝寧

曉日動城樓金樽炤綺裘西風驅一雁客賦滿中州
野塘盧溝雨天高少室秋到時逢沈約爲我話離愁

時沈繹堂司憲禹州

其二

木葉他鄉落青山把袂分十年滄海卧三尺潁川聞
回首贍燕殿含毫看岳雲此鄉有黃覇文采尚輸君

其三

那禁霜後雁偏向別時鳴八月西風發輕帆千里行
晴雲王粲宅明月朗陵城莫忘江湖客迢遞動旅情

其四

把酒奈愁何凌晨發棹歌交情客裡重別思夢中多
寒入銅陽樹霜深白露河中原舊形勝功業莫蹉跎

送章素文陞予敬下第

風塵餘短劍湖海愴離羣重惜故人遠難堪此夜分
清霜催曉角落葉捲寒雲莫謂不如意聲名到處聞

其二

燭影寒更盡虛堂映別顏才華高白雪襆被走青山
衰草茸茸短殘霞片片斑吾猶留薊北羨爾共南還

其三

如何一樽酒今夕獨沈吟風雨他鄉夢雲山故國心
吾生看白髮天意在黃金前路江湖闊層冰凍已深

其四

放歌真慢世縱飲爲窮途一棹依鐙火三更啼夜烏

月明京口樹帆落洞庭湖到日應憐我燕山旅雁孤

贈夏季保文水令

東閣觀梅興揮毫意若何樹深風雨至山到晉陽多
倚檻桑麻滿開簾鳥雀過主恩彌浩蕩計日待鳴珂

其二

交情君自好一別已經年官舍青雲落巖城夜角傳
風清象谷樹人夢出梁烟何念漁竿客飄零薊北天

芋菴二集卷五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五言律

懷毘陵劉子湘

劉禎慷慨士家在潤州居海氣漫漫白江聲滾滾虛
片帆臨北固明月下南徐避世此沉醉芙蓉十畝餘

懷米紫來

有客薊門東縱橫興不窮書成凌子做賦就薄楊雄

榆柳杯光外滹沱雨氣中夜來有詩思尺素向誰通

鹿城懷王貽上

王郎天下士我欲寄雙魚白日聽高鳥青山讀異書
晉雲晴樹迥燕月晚涼初誰共延清話應多長者車

題澹翁畫卷

山館松筠遍柴門靜不扃蒼波沙鳥白疊嶂曉雲青
野草垂雕檻幽花爛短亭不煩絲竹在烟靄正冥冥

贈李玄覞

相知有幾日秣馬又前行無限故人意偏深遊子情
風流原小謝詞賦本西京後會難期定秋高待雁鳴

汪苕文招飲談至夜分

幸值故人酒同傾此夜心凉風吹短葛新月下層陰
解劒花先落揮毫燭影深明朝還賦別歸夢倘相尋

鹿城懷陳胤倩

薊北千門雨滹沱八月潮蒼然楊子宅人意滿雲霄
游轉花明閣風凉夜聽簫草玄雖寂寞問字盡酣適

懷鄉訐士

落拓逢知已翩翩未易才談天高碣不授簡重蘭臺
把酒羣山出論詩夜雨來開河千里別誰與共徘徊

侍女怨

初意原無改新歡有是非大都忘信誓未忍負恩輝
夢短窓留月燈殘淚濕衣雙雙天外雁猶是向南飛

別李茂之

世路長爲客風流逸興傳人推元禮後書學永和年
黃菊重陽日青山落木天驪歌向夕起回首隔雲烟

別汪苕文宋右之

分手只今日迢遥萬里看鄉心落日遠客夢渡江寒
杯酒他鄉切烽烟後會難秋風一騎下與爾報平安

送王亦世歸漢陽

悽然揮手去落日動燕關以我倦遊久憐君匹馬還
秋殘沔水樹雁度漢陰山悵望河橋外迢遥不可攀

其二

已近重陽節關城草樹稀忽然成遠別相對意多違
世事看樽酒風塵念布衣漢陽登眺處朝夕雁南飛

送胡伯慎南歸

零落故人盡新交得此翁家貧同逆旅杯酒看飛鴻
雙鬢睛光外孤帆秋色中那堪垂老日萬里又飄蓬

別方爾止

同作京華客君先我獨行浮雲吹落木斜日出高城
蕭瑟悲生計驅馳傍友生到時黃菊候共爾醉尊羮

戊戌長安七夕

去歲東昌道今年薊北城山高七月雨淚落五更情
烏鵲非無意明河若有聲登樓憑一眺何處不淒清

其二

天地悲雙鬢風煙且一杯雨聲隨夏盡山色逼秋來
珠露丹花濕銀盤翠幔開平生有知己竟夕重徘徊

其三

此夜新秋月金臺萬里看關城又落木砧杵更迎寒

瓜葉陳三雅羅紈舞七盤雖依京洛地常戴鹿皮冠

其四

離人對佳節鄉思滿平臯薄宦憂兒女長途損鬢毛
魂依東海樹夢涉大江濤復此悲秋日雙星夜度高

送程周量歸粵東

四海論兄弟三秋忽別離旅鐙愁後夜暮雨話歸期
楓落慈元殿霜空陸賈祠莫辭臨去酒分手只相思

其二

帆到三洲地秋開五嶺天西風吹短葛斜日下孤煙
詞賦悲歌裡江湖醉眼前南來有鴻雁珍重尺書傳

其三

萬里人歸日天寒一鳥飛老親驚出戶稚子喜牽衣
杯酒傾今夕秋花掩舊扉舉家重歡笑還採桂陽薇

其四

君才何磊落壁立嶺雲端借容惟肝膽窮途惜羽翰
厓門秋草歇湟水荔枝殘賴有南樓月含情永夜看

送汪舘常之鄞縣

官程難久滯迢遞此行舟兄弟分襟日關城及暮秋
花開九月近山到四明幽浙岳多詞賦能爲爛熳遊

其二

臨岐一杯酒無奈故人何野曠寒烟澹沙飛暮雨多
秋風高白雁木葉下黃河余獨悲離索君應念薜蘿

其三

及爾脂車日深秋遍物華離離禾繞陌纂纂棗垂家

山色半簾雨秋陰滿苑花大都閒吏事日午聽啼鴉

其四

艱難今日事氷雪向來清月隱孤帆色江流萬里聲情深赤堇地夢遶甬東城君到彈琴處飛鳧滿舊京

梅花書屋六首

地僻安愚賤林深隔送迎青精午後熟黃鳥雨中鳴海氣全迷樹山光盡入城夜樓人寂寂梵罷一時清

其二

入檻泉聲斷迎衣柳色來偶然三徑外率爾草堂開樽酒欣同命鷗鳧半不猜鹿門妻子在相對立莓苔

其三

萬堞低晴霧孤臺起暮烟淡雲星不落高柳月初懸體放同中散錢空似阮宣醉眠芳草畔吾意欲逃禪

其四

最憐新雨後涼氣滿西堂簷外垂蘿薜堦前散夕陽好花飛翠幔清磬出滄浪更向孤亭望明河滿石梁

其五

不知春已盡長日綠陰看當檻藤千尺臨流竹萬竿鏡中蓬鬢改篋裡梅花寒誰唱烏栖曲蕭蕭徹夜闌

其六

悠然成小築籬落半芳菲世事同萍梗生涯此布衣草深南岸雨春老北山薇一片蒼蒼色月明坐釣磯

懷趙姬

每當春晝永回首只消魂小苑丁香結空梁燕子翻

微風吹碧草明月又黃昏却望天涯遠含情難具論

黃河

九月扁舟渡風生萬壑廻潮聞天上落源到海中來白馬論功重玄圭錫命開滄桑此今古憑弔思悠哉

其二

常變真難測神功不可蹤喧豗沉日月浩蕩蟄魚龍天淵河光動風高浪勢重漢皇歌瓠子疏鑿爲朝宗

舟行雜咏

隱隱見荒臺遥遥戍角開皆山好月落銜露一鴻廻
夜靜村春急溪喧釣艇來經過佳節近滿酌菊花杯

其二

琉河秋色裡鷄犬遍人家留滯悲戎馬驅驅惜鬢華
孤村炊菜甲小市賣魚蝦俗尚專醇朴浮生定有涯

其三

落日沙汀上人烟嘆寂寥輕舟烏鬼立細水白魚跳
何日驅童僕歸山種藥苗蔣生三逕裡幽興滿雲霄

其四

半池蒲稗雨一棹柳條煙忽下江南信遥愁薊北天
苦心哀角外失意夜燈前明發西風急寒光滿大川

其五

寂寂孤城近飛飛野鷺親煙巒出遠樹雲日媚歸人
身弱裘綿煖天寒喚酒頻縱横風物裡我意豈沉淪

其六

秋日送客返幽幽明白沙荒籬多錦樹僻地半黃花
霧重欺簾入鷗輕逐浪斜五年三歷此愁思滿天涯

其七

漳河宿霧低斜日塞雲西鄉里收菰米兒童撲棗梨
城高融白露山斷入青齊一一經過地都從醉後題

其八

便欲尋仙侶相期訪赤城洞花寒不落山鶴夜常鳴
竈煮青精飯羹傳白石英羨門應不遠且聽步虛聲

贈李子榛

爛熳虛堂坐滹沱背郭流捲簾雲影細當戶鳥聲幽
玉樹同披拂金樽互獻酬西園如有約一一是應劉

贈李公伊

檻外鐘聲靜鐙前夜氣清榴花開五月烏鵲度三更
賦就追楊子經傳自伏生羨君兄弟好滿酌不辭觥

贈李魚莘

涼飔新雨後落日畫簾開意氣眞難企文章未易才
南皮絲管發北海酒入來歸去莫辭晚長歌不放杯

聽耿止庵

詞賦江淹麗悲歌阮籍雄九天凌鵠羽百尺自梧桐
杯影入河漢鶯聲美曉風皆前花奪目登必問崆峒

其二

塵世竟何事飄然只此心入當風雨後情為別離深
柳幔池邊鳥松門月下琴羊裘原有伴海内幾知音

客舍同顏駐景夏武曾夜話

相見如夙昔多君意氣深凉風亭樹入菁藹薜蘿陰

海内烽烟日樽前兄弟心夜闌不忍別還與共高吟

丁酉長安除夕趙姬過旅次

短日明燕甸高城鎖翠微以吾覊萬里頼爾欵雙扉
白雪消殘臘紅燈豔舞衣異鄉當此夕相對各依依

戊戌元旦

柳色動河津東風滿路塵春從今日曉花向隔年人
翠袖臨粧罷朱欄度曲新天涯逢令節樽酒莫辭頻

人日喜趙姬復至

乍去如久別相思欣復來恰逢新酒熟為我故人開
對鏡簾櫳靜銜花翡翠廻長安今夜月清影共徘徊

鹿城雨坐同夏武曾

崎嶇凌絶壑襆被入高城上谷賓朋至滹沱風雨聲
鏡中雙鬢改客裡一身輕满酌不辭醉緣知沈約情

其二

故人同旅次寂寞曉山前鄉淚一時盡覊心萬里懸
濃花幽薊樹細雨鹿城天此際難回首銜杯意惘然

其三

辛苦江湖客悠悠道路難千山梅雨暗五月葛衣寒
人向今宵聚花從異地看風塵難自料相對慰加餐

其四

泥濘不出戸雙扉且獨扃燕歌入浩浩天地晝冥冥
楊柳簾前綠芙蓉檻外青自知書劍在不復嘆飄零

懷友鴻同武曾賦

今夜鹿城夢先應到薊門凉風吹五月細雨一庭昏

楊柳簾前思芙蕖池上尊故人千里隔常自念寒溫

送王懷人歸漢陽

君行當八月晴色滿長安下筆燕雲動登樓楚雨寒

塞花悲故國秋草送離鞍海內知名者無嗟行路難

其二

南望荊州道天高木葉聞故人情不淺客路況離羣

澤墒九真雨晴看大別雲此時誰共話別思但紛紛

送史肅菴之河間

漢家黃綬吏別酒出燕臺五壘角聲斷中條秋色來

驊騮開驛路風雅繼鄒枚到日還相憶虛庭叢桂開

其二

重地推襄遂雄文似馬卿秋深漳水樹馬度東州城

吏散琴書夕庭閒鳥雀鳴夜闌瞻北斗回首即神京

其三

握別復高歌離情可奈何山花官舸發塞雁客程多

日色隱東海晴光連潞河多才賢太守紫禁待鳴珂

寄俗兒八首

迢遞經年久知余道路難青山天外險白髮鏡中看

幼弟憑誰惜雙親賴汝寬在家嚴侍母莫自念長安

其二

又見端陽節那無骨月憂關河雙倚劍風雨一登樓

客舍難消夏歸期及季秋向來腸斷處只是憶南州

其三

夢隨吳樹迥愁共塞雲昏去矣向何處蕭然動旅魂

夜心斷秋草和淚切啼猿道路三千里栖皇未忍言

其四

見說成人易成人豈是輕一身持節概三徑絕逢迎

閉戶寧求拙虛心莫問名相思今夜月兩地各傷情

其五

豈意分離後俄驚歲月增辛勤萬餘卷寒暑一孤燈

折節交陳實傾心事李膺而翁歸不遠莫使敗漁罾

其六

渉世動波濤淩風惜羽毛天涯萬里別我意在兒曹
將毋融融樂箕裘家事事勞食貧當自愛汝父本蓬蒿

其七

病後思偏切憂來意轉覩九峯空極目十畝未歸人
清白吾家舊蕭疎爾性眞聞鷄應起舞天地尚風塵

其八

對酒鄉心劇臨風畫角悲錦田秋後熟黃菊雨中分
窓落機山雨樓飛欧浦雲未離京洛地歸思已紛紛

送張揆原之荆州

良會只今夕王程不可留彩雲明曉甸清吹滿輕舟
匹馬漳江樹遡盃黃鶴樓張衡名自重暫爾到荆州

其二

忽作經年去難堪醉別筵客心三楚地春色九疑天
楊柳霏朝雨帆檣散夕烟前途誰共語兄弟自相憐

送史光庭太守之河間　代

徵書同召入何忍別燕關之子分符出单車未可攀
臥龍滹水畔風雨魯陽山悵望河橋外離思千里間

其二

登謂文章伯還〻州郡勞移烟落海月下筆動江濤
秋雨黃花濕天晴白雁高到時名譽重倘亦念同曹

其三

且盡今宵酒無勞後日書風霜應珍重仕宦重躊躇
五馬堪持節三秋好駐車褰帷鉅鹿地回首卽皇居

次清江浦

三春逢紫燕千里渡黃河野剎禁天棘頹垣蔓女蘿

川原歸雁少天地戰場多少小憑陵志能無擊楫歌

拜闕里孔廟

春風過闕里遊子息征鞍日麗周王冕天開孔子壇
雲霄一殿出金碧萬松寒俯仰勤瞻拜穹碑歷歷看

曲阜寓孔超宗家

東魯馳驅日昌平旅食年春畦皆種韭野女半收蠶
小甕香秫熟水盤形蝌鮮故交情不淺樽酒暫流連

其二

旭影動晴墟柴門半犢車邑人稀訟獄田父樂樵漁

新柳清明後斜陽社酒餘此邦寡管息機杼掩荒廬

其三

夢逐江雲斷愁隨汶水盈雨中孤雉絲絲下一鐙明

草色分齊地山光接任城那堪北歸雁更向旅人鳴

其四

城畔盈盈柳墟郊細細煙亂山[illegible][illegible]日孤枕夜如年

去國人誰念離家月再圓都將眼中淚洒盡落花前

同顏石珍偶憶文卿校書

寂寞孤亭下思君舊事長池頭爭鬪草花底捉迷藏

珍鳥窺紈扇幽花妬繡裳傷心人自遠不忍更廻腸

其二

悵望渺離居涼飈動綺疏于愁雙語燕三歲一行書

曲沼菱絲合深閨茉藥初茗杯難解渴何日對相如

亭菴二集卷六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五言律

長安咏懷

阮步兵咏懷詩八十二首值魏晉之際文隱旨遠令人不易測識余戊戌偶客都門耳目聞見甚衆亦作咏懷如其數以近體別之雖才與識百不逮步兵亦以存其意而已

驅馬過燕市春陰黯不開沙昏北平壘日下黃金臺

地勢臨關澗山形入殿來傳聞昔年事惆悵有餘哀

其二

山色晚蒼蒼驅車落照黃塞鴻趨碣石朔氣下漁陽

車馬繁華地風雲戰伐場興亡千古淚灑向漢陵旁

其三

久客長安道東風芳草時況逢佳節至重以故園思

夢暗黃河浪春歸碧樹枝未須論世事臨眺已褭其

其四

兵後傳書急春來抱病深五更兒女淚孤客歲時心
對酒青雲落看花白日陰山川重搔首無計且行吟

其五

細柳逢寒食丹花出鳳樓無端春又去愁見日西流
戚里喧金管侯門結綵毬簫聲行樂調烟色满皇州

其六

當年開九廟薦食會千官劍佩趨璇室櫻桃進玉盤

戟門輝曙色銅鼓閙春寒清切羣靈地愁容陟降看

其七

月冷昆明水風清長樂鐘玉欄棲紫燕銀鑰鎖芙蓉
帳外龜茲巧花前鳳曲重只愁更漏盡日起掖門松

其八

鳳刹臨晴巘龍宮起舊臺窗中三殿出樓上九邊開
雲氣珠衣繞春陰法雨來天寧塔院古眺賞暫徘徊

其九

閶闔聞初啓君王選曲房螭頭使者轡龍甲飛入航
部索諸旗下花迎合殿旁清秋明月夜新寵在昭陽

其十

玉河堤上柳煙色似前朝弄日搖晴靄含風引蕭條
宮牆連睥睨冠蓋傍雲霄不盡啼烏處青青雨露遙

十一

瀚海李都尉天山蘇子卿一朝推直道萬里出神京
紅樹孤臣夢黃沙夜雨聲共嗟長孺客何日許歸程

十二

寶刹風雲入珠林霄漢開燈明香鹿過幡動野禽廻
寢殿金爲闕行宮玉作臺前朝每宸幸往往翠華來

十三

西山開古寺極目暮雲飛日月此茅屋乾坤今布衣
夕陽陵闕改朋舊姓名非樂土今何在春風燕子歸

十四

主第誇飛燕侯門駐彩鸞羅衣霄映月冰檻夏凝寒

遊獵桃花馬行厨鸂鶒盤一時歌舞處流恨滿長安

十五

木落秦山外鴉啼古寺前一毛看萬里片月下孤煙
客久他鄉淚燈明殘雪天沉吟衣帶緩身世一蕭然

十六

端陽佳節近日食倍凄然萬國喧呼動長安鐘鼓連

十七

黃雲迷殿閣黑霧暗山川天意殊難問深維十月篇

萬騎打圍來秋風動地開鐵衣歸鳳闕朱戟過龍堆
笳鼓行間發鷹鸇馬上迴君王看賜寶笑出建章臺

十八

三輔徵兵急千艘輸輓勞誰能寬痛哭到處行旌旄
蕭落青燐寂烏啼太白高漸離常擊筑慷慨對平皋

十九

不信憂勤主烽烟入帝都有天沉白日無地哭蒼梧
象衛虗瑤殿龍旂度𣆶湖江山原不改社稷已荒蕪

二十

可歎田橫客十年負此心艨艟島嶼合笳吹海門深
玉闕虗龍種岐山失鳳音水犀軍散後踪跡杳難尋

二十一

亦有東墻菊高天夕吹繁露葵還野味霜月落溪痕
遂髮秋逾短陰蟲夜有言平生簡散意藜杖入前村

二十二

日見紅顏苦追隨大漠間兵塵朝壓地獵火夜沉山

蔡媛圍花立明妃跨馬還傷心漢家女掩淚自潸潸

二十三

廟上觀陳設西川扇倍殊可憐兵火後零落已全無
蟬翼天孫錦氷紈蛺蝶圖王家奪時物珍重若玄珠

二十四

落落存雙眼依依只寸心那堪離亂日萬里更登臨
草白人烟少沙黃馬跡深應嗟風俗異蔵晏一沾襟

二十五

遷客投幽冀蒼蒼滿物華盧溝潮自落碣石柳初斜
綠樹八千里青霄月萬家傷心烽滿目花近莫吹笳

二十六

漢宮浮睥睨泰苑鏁蘼蕪此地衣冠盡何時煙霧開
海潮精衛苦江月杜鵑哀俯仰悲人代長歌何濁盃

二十七

萬里通三晉千峰識太行蔡靈夾日月元氣蕃蒼茫
巨壑搖金草雙龍掛玉梁登臨聊騁望秋色自飛翔

二十八

風聲廻紫塞兵氣繞盧龍朝事歸諸將安危借九重
詞臣修帝紀貴戚盡侯封何處悲笳起天南尚夕烽

二十九

聞道殊方物頻年貢獻過異香皆篤耨碎錦盡兆羅
裝賜嬌鬟罷衣消金縷多離宮三十六步輦起笙歌

三十

青絲白玉蹄出郭遶山谿赭尾追風亂金鞭逐電低

翠鬟花外度炫服柳邊迷共說真天廏君王獵苑西

三十一

監奴右校尉貴戚冨平侯羯鼓催秋月珠衣下玉樓
酪漿朝共食花曲夜常謳出入南薰殿揚鞭控紫騮

三十二

自古居庸險金城鎖北門千山迴上郡九塞冠中原
野火明秋燎饑烏啄戍垣從來資阨塞何處叩天閽

三十三

園陵莽岑寂宿霧正冥冥寢殿朝神鬼龍旂護帝靈
春廻細草碧山入暮天青莫測乾坤意風雲日夜零

三十四

我家滄水曲與客放舟行野月殘花落清秋高鳥鳴
飛揚還氣色漂泊盡餘生把酒看山後砧聲滿薊城

三十五

爲訪徵君宅兼尋羽客家朱魚還出聽白鹿自對花
金液泉光冷瓊樓樹色斜炤入清夢綵處處隱丹霞

三十六

南苑清霜重西山曉氣昏不知身是客喜見鴈來翻
露下銅盤淚風淒玉陛魂憑軒愁不極衰草滿高原

三十七

隔年留漢臘明日又春王雪夜沉寒樹冰天冷夕陽
故鄉歸夢斷此夜旅愁長寂寂離羣者關山正渺茫

三十八

無與此元日冠裳與昔時春回三殿草花發萬年枝

白髮青鐙見陰風曉日遲支離向南北懷抱不勝悲

三十九

舊宇名靈濟瑤壇一逕封穿林春巘月度水暮樓鐘
玉女羞丹液金仙進綠節恍疑笙鶴下天路忽相逢

四十

異地今宵月青天獨自看花含百日霧柳散一春寒
暝色孤烟白餘輝萬里寬吹笙王子晉應在碧雲端

四十一

不見遠公久譚空對石林諸天梵音落古殿雨花深
白露衰蟬歇秋風碧樹陰竹房風色滿趺坐淨幽襟

四十二

自失驃騎將烽烟滿帝京捐軀雄戰伐盡瘁許平生
塞月三更白邊風萬里清至今沉碧血還守漢家營

四十三

豈亦悲蕭瑟西風吹夜闌星光迎樹落冰影過簾寒
往事惟樽酒浮生且釣竿踟蹰渾不寐坐聽角聲殘

四十四

落日黃雲動千山燧火明野瓜纏廢井乳虎戀荒城
天地風霜候江河草木兵蒼茫身世淚無計獨含情

四十五

宣皇全盛日相國每經營龍舸西河戲鸞府南苑迎
芙蓉明水渚簫鼓咽江城遙想宸遊地殊深此夜情

四十六

兩京猶日月萬里尚山川對此獨無奈沉吟更黯然

牛羊金水外歎棄御堤前剩有傷時淚隨風落酒邊

四十七

七月飛冰雪那禁旅館愁雷驚三市急電落九衢流
天地非無意陰陽失早秋何人專燮理蕭瑟滿皇州

四十八

北苑晴山迥南臺秋氣高嬌歌紅芍藥艶舞綠葡萄
中貴榮貂首俳優賜錦袍競誇宮禁樂每夜醉蘭膏

四十九

秋雨九門暗玉龍三殿飛青霄移綵仗白日見朱衣
曉漏螭頭擁彤庭雉尾圍滿朝諸侍從何以答恩輝

五十

愁逐千峰外心悲一鴈前井泉興土木横海下樓船
官稅吳中苦烽烟嶺表連屢聞擐甲胄得失豈皇天

五十一

早起雲俱黑千門蔽萬門風沉督亢樹日盪滹沱源
白霧干戈急黃塵天地昏中原難極目遊子暗消魂

五十二

江湖諸夙好已分老書生玄髮愁中變青山雨後明
吹簫驅病色把釣避時名但去惜芳草鹿門且濯纓

五十三

嫠婦春偏淚饑烏暮轉號山川蓄晴晦天地亂波濤
馬首頻雲立沙場戰骨高出門聊復爾吾意已蓬蒿

五十四

吾輩何爲者馳驅古道邊萬山寒食雨一劍暮雲天

世態斷悲外虛名過鴈前何時策馬去歸種茂陵田

五十五

曉起不成寐凄然念此生鈎簾怱盥櫛出郭聽啼鶯
風雨存湖舊陰陽變世情十年追往事慷慨意難平

五十六

如何潦倒客此日憶江東雙闕春雲迥高城夕照中
天晴芳草綠風暖桃花紅日暮疎鐘發清樽未許空

五十七

登意春光麗翻憐客鬢華開山入北望禁籞日西斜
櫸柳津頭樹緗梨廟口花離心對樽酒浩蕩滿天涯

五十八

傳說功臣廟荒凉百草滋牛羊喧古澗鳥雀噪空埤
溜雨青銅瓦含風翠栢枝淒然舊香火猶護勒功碑

五十九

半載淹歸騎天涯眺望頻鴈聲關塞迥山色帝城新
萬樹晴昕照孤雲曉放春蒼然松栢路回首欲沾巾

六十

固縣張華宅春風攬勝過青霄孤劍去博物秘圖多
野曠滋紅藥原陰掛碧蘿至今傳後嗣耕鑿遍山河

六十一

萬里重陽節天涯客未還老能留皂帽貧且傍青山
日月供長往乾坤獨閉關桂花秋偃蹇滿樹不須刪

六十二

西風摧葉下野客最先聞翠靄斜啣照寒烟半入雲
長貧思縱酒多病憶離羣曲水蒼山靜幽棲獨羨君

六十三

正憶周郊頌還思漢峙歌黃珠嚴仗見蒼璧閟宮多
陟降鷄鳴肅居歆鳳輦過聖朝清切地慘淡舊山河

六十四

籃輿白石莊樓閣散微茫慢卷晴雲入山高返照黃
鹿樹三月草鶯亂一川楊不是忘機者誰憐春日長

六十五

左安門外去二里韋公園水面遊天氣蟲絲護不軒
過籬花雨重入檻鳥聲喧欲竟空亭賞踟躕原上村

六十六

盧溝天嬌立河道出桑乾遼海鶯啼急榆關鴈渡寒
人烟一水隔野戍萬家殘南北題橋者應憐行路難

六十七

觀風思勝蹟問俗憶前勳北枕居庸險南襟河海分
碧高金掌露紅見玉泉雲又聽砧聲急淒淒不可聞

六十八

天涯眞浪跡無那倦遊身旅食三年減春衣萬里新
客中風雨夢眼底世途人却羨雙黃鵠飛鳴傍水濱

六十九

人情原躑躅世路各艱難堤草傷心歇池花滿目殘
秋風刀斗入明月客衣单今夜西堂燭徘徊只自看

七十

那知爲客久吾髮已如絲桑拓淸霜後山田晩稻時

積風來雁少秋雨去帆遲計日江門下高吟張翰詩

七十一

嘶馬送殘陽蕭蕭春草荒東風揺海水花雨正茫茫
塞日寒金柝邊風冷戰場可憐辛苦客何處是家鄉

七十二

開軒廻夜色卷幔散晴烟慘淡非無意艱危不受憐
中原卧病日萬里入春天况是鄉關隔孤燈重黯然

七十三

牢落烟波外羇栖歳月中五噫悲故闕一葉下飛鴻
白草沈秋日黄沙捲戍風無須問塵事恣意逐飄蓬

七十四

半載北平道秋風滿大荒旌旗連朔漠烽火炤華陽
運覺思陶侃登車憶范滂平生多少恨矯首正飛揚

七十五

偶過龍華寺鐘聲天外聞曉風羇客杖殘日半山雲
地僻花光合心閒鳥語分寥寥人境寂從此謝塵紛

七十六

淸枯遲玉漏繁吹入深秋叢菊他鄉發孤燈細雨留
林光揺暮草夜色隱南樓亦有雙飛鴈嘹嘹向客愁

七十七

蒼茫過一載風雨對沉冥路出陽樊驛愁深麥飯亭
揚舲片鳥白立馬萬山靑想像當年事吹笳不忍聽

七十八

野老頻遲客山盤數倒尊桑陰鳴夕鳥雨氣徧孤村

卷幔青雲入開軒夏木昏長吟多白髮生計且柴門

七十九

負郭柴門靜浮生信轉蓬涙收花雨外身老甲兵中
野店孤帆落河橋春水通憑高思往事腸斷此東風

八十

落日古幽州風沙蕭散裘馬嘶青塚月雁度白登秋
北海生新蕨東陵念故侯遥看南去鳥歸騎莫淹留

八十一

頻年京洛久風景幾回看伏策思李廣匡時憶謝安
二儀花草歇雙鬢客袍寒何日投江渚蕭然理釣竿

八十二

不倦登臨目蒼茫倒玉壺青春榮草木落日蕩江湖
匣小雙龍在天空一雁孤無勞嘆今古蕭散是潛夫

東里村

野曠晩烟平陂塘夏草生殘陽千里暮細雨百勞鳴
雩鼓村村競溪流決決明岩前尋舊蹟徙倚獨含情

東平州

落日古城闉驅車蒲路塵迎人燕子熟撲面棗花新
蚕女多椎髻村兒半裸身頻看風景異回首暗傷神

陽穀見古墓

何代先生墓疎楊噪晩鴉殘碑無姓氏石馬卧塵沙
綠辨辛夷草紅開苜蓿花令威還化鶴華表日西斜

過漳陰

赤地走村巫客行終日虞千村農力困百里麥苗無
禳雨家家急征求處處俱此邦司牧者倘亦念民癯

潞城道中

細草侵衣碧幽花蒲澗紅寸心千里外匹馬萬山中
晉地風還古吳雲望已空此生無住着何計免途窮

登晉陽霍山

峻阪夏猶冷汾雲陰復晴幽花頻到眼怪鳥不知名
樹古京風發山深曉氣清何當結茅屋依此學長生

登姑射山

身老思偏健吟高意轉長萬峰晴樹綠一澗野花香
日暖鳥交囀風清人受涼徘徊延眺賞濯足有滄浪

別涇陽李屺贈

僕馬有行色淒然萬里人家貧難客久別淚轉情親
暮雨平陽樹孤帆江水濱更勞明月夜雙炤短衣新

別涇陽沈价人

同作天涯客吾行遠念君旅懷三晉月馬首五湖雲
折柳情難遣開樽手重分沈郎歸計切橫笛不堪聞

鄱陽湖

滾滾鄱陽水當年一戰場我來看代謝往事已蒼茫
草木遊兵氣波濤混日光揚舲把樽酒耿耿憶高皇

贈顏修來

西風一葉下詞賦近如何千里誰相念三秋我再過
朱霞天半落白雪篋中多且向樽中酒還聽擊筑歌

其二

客況逢良友狂吟醉不醒君才方跋扈余意已沉冥

天地茫茫白雲山迥迥青南行何忍別秋色正揚舲

潤州漫興

一片花光自千峰海氣黃病憐更漸永愁共客途長
細草侵衣袂高天散夕陽阮生但沉醉終日意茫茫

順德

已近欒城俗今登鉅鹿樓井崖飛驟雨黃葉送高秋
衰態惟長鋏虛名只敝裘道旁孤雁度益入客中愁

井陘

到此應愁絕淒清醉瀲醪露華臨夜永雲氣入秋高
馬度恒山雪鷗盤瀛海濤不堪回首望新月炤蓬蒿

懷張冷翁吳翁

往往開樽處遥思二仲遊曉山涼動雨水閣夏無秋
策杖看黃菊扁舟弄白鷗英雄一長嘯失志本滄洲

河間懷古

雅樂終零亂婁共向北風昔年招客地何處日華宮
沙白飛梁燕天清落塞鴻獻王空想像憑弔古城中

其二

仗劍腁愁劇披襟野望晴秋高洪水樹月到武垣城
鄉夢悲時序盤餐藉友生五湖蓴菜美搖動故園情

登廣平城

城郭遶芙蓉登臨煙樹重誰家亭榭管何處佛樓鐘
秋水明高岈斜暉淡遠峰此邦饒舊跡徙倚見遺蹤

過安山

家家新雨後場圃及時成岈束波濤急天高鸛鶴鳴

牧人驅晚犢田女餉秋耕匹馬孤村外平林落日晴

任城旅次

魯甸猶飄泊齊關豈滯留依稀家在夢瑟颯夏還秋
細雨三更淚明鐙萬里裘此身如塞雁相與共沉浮

東峯投宿崇源寺

古寺深投宿孤燈一殿明陰廡殘葉下廢井亂蛩鳴
厨鼠偷檯菓山鷄報曉晴家家僧作佛相與說無生

咏趙姬晚桃

金鑪繞鏡臺神女下蓬萊戲水鴛鴦合迎涼茉莉開
单衫新雨後小苑按歌來一片星河影相攜對酒杯

重陽後一日同石珍修來登城看月

又過重陽日相攜郭外亭亂山斷好月深巷出寒星
野客縱新酒孤鴻投遠汀登城臨萬里烟草正冥冥

其二

草堂明月夜秋日菊花初山左多征雁江南少寄書
輪高蒸霧若影直柳條疎欲別還遲戀談深正起余

其三

的的清光迥輝輝夜色融草蟲怯愛露衰柳不禁風
鷗鷺菰蒲外樓臺烟樹中平生愛良友竟夕興無窮

譚玄齋左賓邀酌看菊

高館菊芳菲譚玄心事微亭亭滋朝露寂寂對斜暉
倚檻搖銀燭臨風曳舞衣相看那忍別不醉且無歸

與秩宗

羡君如玉樹少小便知名清白傳家世文章有弟兄

廣庭淒石氣高館落松聲不覺歲華晚臨風贈別情

謁少昊墓與石珍分韻

之子步不倦同登少昊墟秋風山路遠斜日雁行疎衰草迷天色荒碑斷篆書墓門憑一拜贍仰獨踟躕

旅次漫興

虛牕蒲寒色木葉已無聲白月落虛壑青鐙傷予情新厨薦紫蝋秋水飯香杭淹泊任所往浮雲托此生

鄉思

八月復九月任城又魯城山川望不極雲樹迴生情風急雁鳴遠天寒野燒明把杯空佇立鄉思最淒清

冬日同石珍遊古剎得生松字

亭中烟細細簾外菊盈盈僧衣蒙山茗鴉歸曲阜城清齋人語寂古殿佛鐙明夙昔白雲意悠悠感此生

其二

遠山下孤鶴近水度疎鐘花裡支公石堂前羅漢松蓮開千葉彩燈映九枝重趺坐焚香遠蒼蒼紫翠封

石珍別余詩數首沉欝可觀余亦得六首以酬之

古戍青鐙晚天涯人未歸夢魂兒女戲歲計稻粱微楓葉摧殘鬢霜花點客衣不堪分手別心事一時違

其二

瘦馬有寒色行人愁未央心馳吳雁迥目送魯雲長旅食清霜變高吟短燭涼幸逢我友坐同醉菊花觴

其三

歲暮忽以至西風吹客顏江湖勞白日舟楫送青山遠道思偏劇深愁鬢易斑竹房寒色滿千里話間關

其四

執手不知晚斜陽澹遠津入林松拂面出郭鳥依人晚市寒烟薄山窓夕月新同遊有佳趣屢過不嫌頻

其五

久客莫淹留偏深故國愁兵戈千里道風雪一歸舟斷岸行難測層冰凍不流南州有鴻雁望爾欲登樓

其六

日午過野寺歸來夜未闌病憐寒析永老覺世途難

山靜晚風急庭空落月寒臨岐有短句只許故人看

憶趙姬春仲都門盡醉

寒雪沾梅蕊春雲度柳微香衫來戲蝶嬌管出低幃

學舞全欺鳳含羞半斂衣畫樓花掩映終日醉芳菲

與石珍遊白衣菴

魯城寒近臘問俗豈辭勞霜重資蒒草堂開柳葉桃

暖魚依水面晴雁入秋毫何處堪招隱松聲捲暮濤

臨別口號

僕從整晨裝城陂夜雨霜羈遊故交少後會隔年長

道上野花歇雁來秋黍香亂山重復疊何處是家鄉

小齋曬起

曲曲小堂曬亭皐木落時夜霜知細積寒月覺行遲

老至青樽減愁來白髮知簾前萬宇寂遷客最淒其

其二

曬起那拘束蕭然思不勝無端乃鴻雁有意此孤燈

江海留名姓乾坤一酒僧客懷良作惡千里又擔簦

懷錢賓汾

不覺成岑寂出門意惘然懷人詠新作把酒對窮年

倚杖看吾貴甘貧怪爾憐錢郎清辨好終日想談玄

浮生

浮生隨所適老驥尚泥塗客況新豐酒行踪海嶽圖

烽烟雙眼白天地一身孤假寢蓬蒿外悲風滿湛盧

同陳大玉孔大臨看雪

野市寒烟積山窓夕霧殘鐙紅一劍冷雪白萬山寒

珠斗搖銀闕瓊花滿露盤相逢莫遽別與爾把杯看

其二

別墅居幽境山村雪乍晴花因天女散人向玉城行

蕙館松鱗潤風簾石磴明呼童渾不掃記取歲寒情

贈揚州司理王貽上

憶自燕臺日縱橫奈爾何大兄仍痛飲小弟復狂歌

紅袖鏊簇轉青鐙結納多千秋風雅志共勉莫蹉跎

其二

柳外雙旌動城邊一騎廻如何萬里别復此秋花開
夜月新城酒高雲戲馬臺尺書難自達余亦賦歸來

其三

落日淮南州風煙動客愁夢中山路晚望裏歷亭秋
詞賦傳江左瓜田念故侯一時同學者誰不羨風流

其四

廣陵開使節夾道看神仙吳楚開南服笙歌憶往年
江聲蕪山裏海氣一簾前借爾公餘日含毫舊事傳

其五

意氣存知己微言贈故人才高工磬折道在莫嶙峋
弄鶴山將遠揮絃月共新興時歌頌起應滿大江濱

其六

畫舫征鐃進江亭入望頻袍迎垂柳色馬帶落花塵
隋苑瓊臺月雷塘繡尾春須知名勝地揮洒一時新

送張友鴻司理之雲南

送爾南行去離情奈若何十年同筆硯一夕𨗳山河
詞賦相如後才名陸賈多素心真不負書札遲巖阿

其二

才大如君者今看有幾人寥帷風雅吏執法股肱臣
穀雨櫻桃熟星軺紫燕新功名成萬里指日動楓宸

其三

莫辭今夕酒念爾路間關白雪供高咏丹砂好駐顏

晴花金馬驛秋雨碧鷄山一片征帆影飄飄不可攀

其四

分手意不盡江天入望微螺雲揺玉珮滇草換春衣
海内窮交在簾前吏事稀西南多故後毋使壯心違

題子貢手植楷和施學憲尚白韻

不因夫子地老榦豈留今師弟千秋意風霜獨樹心
枝猶蓄日月根已變晴陰瞻仰依廬處婁其淚滿襟

喜櫟園先生南歸握晤武林　次龔芝翁韻

苦思歲讁日臨別夜啼烏雨雪天難問風波路已孤
一家惟痛哭萬事付江湖不用山陽笛殘燈掩亂蘆

時余同在都門

其二

五茸三載度九死一人還貝錦成何事雲霞好駐顏
神龍原夭矯吾道且開闢晴日春帆影吳江花滿山

其三

城外雲千疊車前哭萬人帆檣滄海夕花雨漲江春

故里思歸雁殊方藉此身但存吾舌在磊落不嫌貧

其四

為別從燕地回思闕嶠時江邊猶戢伐柳外出旌旗
按劍空愁劇論詩且自為璽書南下日應有海鷗知

其五

俄報征帆至浮雲一嘯開喜從今日甚秋向此時迴
南渡空簫管西泠得賦才江邊晴色迴與爾共登臺

重過武林

其六

大隱新為圃幽棲舊有園薜蘿還自好茗椀至今存
白眼留餘態青蠅置不論勳名方浩瀚天地任飛翻

其七

想像憑虛閣歸鴻片片斜涼颸千嶂樹秋雨六朝花
投轄盛江膾聽鐘集暮鴉漢廷仍借箸遙望五雲車

其八

梁苑歸來日名山野趣饒興來欣酒熟痛定憶蓬瓢

塞馬看虛幻金雞賴聖朝故交零落盡折簡或相邀

其九

海內文章在風流姓氏懸豈知萬里命重泛五湖船
小吏迎車蓋空堂解槖饘白門舊楊柳惜別已多年

其十

傳聞優恤詔恰慟九原情苦塊須珍重恩波及死生
素車秋色老玄武曉雲平弁苦崇明德無忘寵辱驚

季冬喜侄子玄塞外書至并聘令郎明五

黯然嚴譴日風雨共銷魂犴狴春宵恐桁楊夜拆昏
交深惟有恨情至更無言白首衰年客艱難出塞門

其二

躑躅侯圜扉蒼茫雪亂飛故人常進食每涕必沾衣
一别空音問三年幾是非夢魂遥見爾妻子向誰依

其三

白草歲云暮黄沙君獨行饑鴉啄殘雪衰馬入空城
賈誼才何徒鄒楊謗已成覆盆終見日南北重含情

其四

塞外傳書至俄驚令子來已持蘇武節更望李陵臺
半落三閭志悲歌九辯才喜看玉樹色念爾一徘徊

除夕得張忍齋滇南詩札

歲計蕭條盡江湖草木疎一樽除夜酒萬里故人書
爆竹喧殘臘梅花遶敝廬文園重延節經術定何如

其二

六詔風煙遠三吳尺素遥人吟滇海月夢度楚江潮
歲月愁中老關城雪半消絨開穿易得飛思滿雲霄

其三

已動文章色還消戰伐塵滇雲迷去雁吳雨憶歸人
紅燭新衙夕晴花故國春能無弟兄夢飛繞大江濱

其四

暖氣歸衰柳春江起寒鴻交情别更重詩律晚逾工
金馬連雲碧昆明落日紅計程應不遠鞍馬入秋風

懷張嘉樹

吾道推陳實才名數季方萬端憂國恨一劍暮雲黄
竹塢鳴晴燕花臺醉夕陽朗吟耶混迹衰角動春霜

與徐彦持

詞賦偉長麗才華彦移優世家原漢相吾子最風流
春煖花光重庭空鳥語幽清樽無限意何日共登樓

浪跡天涯客憂時白髮叢登臨元有作府和頻羣公

同坍三緯堂遊無量寺五言十韻

香閣纔分道松門欲問名禪枝過淨業無量衍生成覺海瑶光動慈河瑞氣明階蓂千種色律鳥百般聲舊廡颮颮夕陰軒薜荔晴平橋穿畫渠高柳出簷楹晚日陰陰合溪雲寸寸生岩懸青柱斷地僻莫帆輕屏跡媚疎性探幽任物情參差淩野渡寂寞向吳城

冬夜集侯研德園亭同葉聖野張綏子丁紫洞

徐貫時馮天垂沈緯堂女郎紅蕖

侯嬴慷慨士名譽滿南州欲下陳蕃榻來登庾亮樓故人今夕讌吾道十年留江海悲歌裡林園爛熳遊新亭還抆淚故國迥含愁臺勢斷山澗池深抱郭流少年真意氣詞賦本曹劉堤柳揺天碧籬花卷幔稠魚烹震澤水橙摘洞庭秋翠袖臨燈艷朱絃入夜幽他鄉朋好合何處雁鴻求雕檻藏綺壑虛簷下斗牛過逢思夙昔欲別尚綢繆詞客元無幾高筵不易酬

原缺第一葉

壽王君謨先生七十 玠右尊人

雄地蟠南服高星炤八荒乾坤鍾正氣河岳煥文章耆舊名元重開曹道自長落花平講席書帶遍公堂粱肉紛華第賢聲獨擅場橋門邀杖屨桃李爛宮墻鴻鵠偏沉頓豺狼正跳梁長江飛蹀躞天意失金湯慷慨辭文廟行吟學楚狂望雲看紫氣每飯必 高皇野館空村裡層臺故國傍有時鳴巨闕中夜問欃槍湖海冰霜厲關山木葉黃幔光飄旖旎簾影動瀟

湘經理茅茨閣周遭薜荔房敢言希阮籍差喜法庚桑渚曠濃陰合天寒遠岫蒼疎星絢石室叠雪暗松篁日出明瑶島風清度鳳凰二方難伯仲三徑入求羊自昔高隱者惟公世澤昌雲霄是龍種風雨起鵷行問寢星常在橫經夜未央百家歸月旦諸體叶笙簧共理君臣義真維父子綱葛巾誰得並皂帽亦難方入隱磻溪釣筵開北海觴玉璈凝夜漏仙盌出瓊漿余屬通家子聞風意氣揚添籌聽海屋取次見南

陽

遊蓮花菴十韻

揚帆招隱地策馬梵王宮貝葉神容儼蓮花法座雄
山僧勝果熟老衲淨因通萬樹孤城外千山落日中
龍池橘柚綠鷲嶺石榴紅堂幔延清靄衣香入芰風
野烏喧夏木汀草亂征蓬靄靄忘筌久悠悠契托同
蟬聲迎樹斷暝色昔城空乳燕飛湖北晴虹飲澗東
同遊愜勝賞蹤跡本飛鴻

乙未五日舟次山塘即事書懷留别同社六十

韻

地脉標形勝天樞屬舊疆雞窗開仲夏建午値端陽
城闕通華甸山河眺大荒經旬何吳苑短棹次江鄉
振旅胥臺後傳烽驛路傍何當佳節候還建羽林郎
炤日艨艟捲參雲組練長烏號彎夜月豐劍燿秋霜
宛馬燕金勒并刀楚玉裝提衡新制府部曲舊戎行
捲甲鐃歌肅登陴鐵鎧光愴悲餘父老掩淚說滄桑
保障愁方劇旬宣策故良匪篚滄海盡士女綺羅防
轉戰漳泉路横行閩海洋入心徒黯淡風鶴尚彷徨
陣去猶難測愁來莫可量三吳爭競渡五日正飛觴
雨後澐澐濕烟歸冉冉颺吹笙簫史度投水汨羅傷
倜爾移孤舫翩然艤北塘霧中分曉樹花下試鳴璫
岸倚要離塚窗臨響屧廊輕鑣動流吹飛蓋拂滄浪
何處明蟾帳誰家寶樹堂穿軒葵的的裛露水湯湯
散玉桐花白懸金柳葉黄綺簾珠箔捲繡幕淨琴張

忽見青樓畔俄驚紅粉粧釵頭盤蝴蝶裙底簇鴛鴦
朱索懸門畫縷絲拾翠芳行厨傳戲語移席促笙簧
雪色黄羊腊銀鱗紫蟹舫珠樓編艾虎冰盌進蒲漿
殿殿蒸霞落山山入幔凉床明宛轉簟爐爇斷連香
恰問楊雄宅還過惠遠房新荷含滴瀝寄篠響琳瑯
讌飲將無日離憂獨未央依依憑雁鶩往往悵河梁
鴂喚横雲曉途遥瀨水蒼無心空北望有夢托南翔
羇旅思偏切虚名志未償敦槃羨牛耳岐路畏羊腸

御主名原貴論交道益彰崢嶸還意氣突兀重文章
彩筆垂河漢清歌叶羽商嚴陵披漢服梅福隱吳閶
舊雨推英俊新知更慨慷鞭先着祖逖衣尚泣王章
豈但存清濁猶能鬬混茫淮南誰虎視吾黨定鷹揚
興以行遊發情寧去住妨雲深范蠡宅月滿戴公莊
老怪才名重貧憐酒態狂支離存姓氏飄泊任行藏
志尚存丘壑生涯拙稻粱感時同搔手吹角欲沾裳
湖海容予老襟期羨爾強勉旃繼遐軌皓首莫相忘

丹陽道中八韻

遵邏江村外輕帆此日開江過梁武宅地接任公臺
陂柳揺行幰津榴炤客杯陰陰青壁斷宛宛白鷗廻
野僻浮雲合山昏片雨來稍深千里望翻動四愁哀
城市猶鼙鼓人家半草萊孤懷無限意臨眺獨徘徊

遊福緣寺十二韻

解舟京口後秣馬廣陵前花繞龍官地香沉鹿苑田
遊絲爭曳日晴鳥亂鳴川殿入邗溝靄窓揺九曲泉
風清吟木葉竹淨響潺湲伏檻神功運飛甍法駕懸
空明涵浩宇寂歷想諸天棟建仍梁代經傳是晉年
紅毀榴樹雨綠散柳條煙杳杳空塵世冥冥離俗緣
遽欣逢惠遠且復對安禪淡泊誠吾事忘機只灑然

寶應謁碧霞宮十二韻

紺閣晴霞外仙宮曉日前登高閒遠道極目映平川
浩宇幡花合黃圖鈞樂宣玉潭沉日月珠闕麗雲烟
縹緲飛玄鶴稀疎放白蓮羣生歸性命萬有賴陶甄

肅肅龍帷寢森森鳳駕旋窓空千里瞩樓寂一燈懸
香繞絳霄側鐘聞碧落邊射陂深見樹淮海遠含天
紫氣神靈迥英威拜舞虔平生厭塵事歸騎莫言還

廣東程匪翁老伯榮壽十四韻

理學家風遠文章物望趨絳帷開兩漢絲筆擁三都
至孝聞曾孟長生得扁盧黃精揺雪圃白石沸銀鑪
湟水占星氣浮丘秘道符汪洋凌叔度瀟灑似潛夫
繡佛經翻貝逃禪醉倚壺引年應避俗陽月正懸弧

玉樹祥田畔扶桑嶺海隅明珠應合浦鳳翮已翔雝
敞席梅將動開樽鶴欲呼大椒來漢吏火棗自麻姑
海上元難遘人間再有無不須思石隱纎消佐皇圖

輓少司寇李公

殿閣曾題柱寰區待運籌策名開氣象命世屬君侯
犴狴春臺暖桁楊夜柝幽十年勤夙歷一疾竟淹留
賜爵恩逾重還丹術未優銘旌千里日風雨二陵秋
柳色臨津暗花飛夾路愁太行原窈窕晉水自沉浮

鑿隧敦經始穿碑紀壯猷雙龍虔射斗八翼委冲牛
執紼金臺聚陳情玉樹稠到時應負土慟哭洒松楸

壽郭太夫人七十初度

淑氣滿南州羣靈燕喜稠堂開金母宴天昇玉姜柔
月炤辛夷館風高翡翠樓尊輿潘令事徙室孟家謀
象服王廷賜褒書帝命優蘭孫榮暮靄絃管動清秋
室艶重芝秀鑪香五木浮彩衣花外舞珍鳥檻前求
鱗脯天厨薦綏桃閬苑投無須數甲子長日正殷流

恭拜闕里孔廟四十韻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杏壇開禮樂洙水燦文章
廟貌存天地神功接混茫龜峯元嵬嵬渤澥自蒼蒼
琛帛來羣后簪纓謁萬方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
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幽幽琴操古燁燁玉書祥
夒圃覩偏盛韋編秘已揚蠻方驗楛矢土怪辨羵羊
朗曜恒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觀剖披猖
豈但垂千禩兼之啓百王几筵虔帝座弟子列鵷行

禁籞熊羆靜周廬榆柳防璇題羣獸繞楔楣列星張
紫氣通閶闔青霄下鳳凰風雲臨壽檻日月麗雕梁
栢影參天出松陰匝地涼杲懸射朱碧銅尾雜丹黃
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植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兆興亡
圭瓚從高殿璁珩竚兩廊琪苓微異瑞筵草茁新芳
鐘鼎斑斑舊罇彝穆穆光土花簷縝栗金液溜精良
制度非秦漢雕鏤紀夏商累朝咸駐蹕大祀格烝嘗
協理靈旂肅滋萌景物翔擬金紅霧擁振玉燎烟香

瞻仰分今昔披帷儼異常千春綿奕葉萬國動冠裳
庶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穹碑驚赫烜御筆倍輝煌
詎意趨蹌後欣逢盛典將精心仍可法遺澤渺難忘
西苑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甸鹿跡遍宮墻
曠代昭禋祀明鐙奠玉觴祗躬兼浴息稽首頌明堂

庚子九日同石珍登曲阜城午後步出郊外三
十韻

早起憑高興登城眺遠方披襟開浩蕩放眼倍飛揚

雲氣齊關白風沙魯甸黃半年行萬里兩鬢又重陽
旭日海門濶寸心江路長平林連泗水衰草沒靈光
鄉思迷寒渚離情繞大荒雙鷗眞點染一鶴送微茫
睥睨層層影雲山點點蒼樽提九醖酒佩繫紫萸囊
故落參軍帽還傾陶令觴每從諸子笑私喜老夫狂
醉態忘衰謝窮途尚慨慷談高秋桀晚風到葛衣凉
煮石青精飯揮絃白玉堂友朋歡舊聚梨栗得新嘗
異地仍丘壑同盟有范張紅牙按西苑黃菊滿南莊
山郭多深澤沿陂遍綠楊賣魚趨晚市行餉汲寒漿
野碓喧人語孤村刈稻糧超眞花界裡聽法梵宮傍
古井殘碑在檀林寶像藏靜聞栢子落閒覺鳥聲忙
臺畔蟠鷹隼松根隱麝香捫蘿交瑟颯剔石感興亡
畫閣初過雨丹楓未着霜經心悲節序回首限河梁
才藻得吾子知交在此鄉殷勤悵後會去矣莫相忘

慰顏石珍秩宗修來下第歸天香書屋

之子不得意歸來投西軒神魚偶失勢鳴鶴常孤騫

才在大母慮名高衆所尊沉冥悟變化樓托寫晨昏
墻宇既深峻澗道絕攀援雲英延石磴雨氣滴松根
竹翠枝枝弱椒紅樹樹繁泫霜花皎皎浥露草翻翻
砌仄蛩吟苦亭深鳥語喧頗無車馬跡雅有羊裘言
磳磴仍初服悲歌倒濁樽禽魚寓神理書劍觸心魂
所得淸且曠兼之弟與昆賓朋情獨往孝友道彌敦
麈尾蕭疏拂茗爐仔細論玄譚王輔嗣詩擬陸平原
徑僻盤紆曲煙橫互吐吞稜稜開耳目納納任乾坤

隱几秋宵戶開簾月滿園蕭然羣動息余亦思衡門

芓菴二集卷八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律

與陸子玄

重岩積翠曉風生羨爾才名滿舊京吳苑池臺清漢
落高城草樹碧雲平南溪花底吟龍曲西嶺堂開咽
鳳笙十里垂楊堤上月卽盃河朔故人情

其二

山館疎簾映薜蘿放懷吾道自江河登樓一嘯風雲
失結客千金意氣多檻外名花隨杖屨酒邊白雪遲
羊何知君不少飛騰意水閣溪亭每浩歌

孝陵

先皇陵墓杳難問風雨長江黯不分三國衣冠空逝
水六朝絃管散斜曛銅駝夜泣臺城月銀雁秋飛漢
殿雲蔓草陰風無限恨鍾山王氣滿塵氛

壽陸飛京衆太夫人

高坰晴色滿郊墟親御滯輿樂有餘賓徳待飛阿閣
鳳承顏應釣越江魚五雲坐映高人榻三徑門容長
者車知爾元方天下士風流彩筆似相如

其二

西陵詞賦萬人看拂袖栖遲老鷃冠明月斗天秋色
麗清樽十日布衣歡娛親採藥三山去報國行吟一
劍寒海內知交我黨在江湖滿地足漁竿

其三

大陸才名擅六朝北堂長日自逍遙迎歡玉管臨風
細入餞冰盤舞袖嬌暮雨千溪天竺樹秋光八月海
門潮縈山自帶丹霞色坐聽仙人響洞簫

其四

蕪葭斜日炤滄洲竹樹蕭蕭河漢流天目晴霞開曉
閣富春鴻雁度清秋十年結客風雲志萬里投詩李
郭舟此夜高筵莫辭醉君家忠孝動南州

癸巳九日

高城樓堞枕江開烽燧遥傳海上來細雨艨艟横浦
岈悲風鼓角動樓臺燈前落月啼烏急隴首秋雲旅
雁哀依舊紫萸黃菊夜清樽無計獨徘徊

舟次瓜州

野寺荒凉百感生平沙丹壁暮雲横天連淮海波濤
濶路轉維揚鼓角鳴萬里烽烟愁獨客一帆風雨繞
孤城何來天畔高歌發蘆荻蕭蕭兩岸聲

贈許松巔

瞻仰風流霏霏勞碧嶙丹壑暮雲高名駒終擬馳千
里獨鶴還應上九臯嵩岳烟霞聊命酒黄河波浪助
揮毫淮陰城下初相識把酒凭欄首重搔

贈北平楊燕石燕石有子才藻甚麗集綠雨園
時西山紫氣爽然几席率爾成篇

翩翩仙骨自蓬萊南望江天雲氣回高宴每携鳩杖
出清歌還引鳳雛來花搖彩服涼颸入煙雜西山黛
色開此夕奉觴新月後簫聲何處下樓臺

儲完翁

晴霞旭日大江邊海內還推元禮賢結客五陵多意氣揮毫千里落雲煙高齋但飽青精飯閒坐重探玉笈篇秋杪官袍庭下舞紫簫金管醉華筵

端陽後一日王廣文社集諸同人葵榴盛開洗盞更酌盡一時友朋之樂刻燭賦詩以志別限韻得溟字

毘陵家世舊傳經萬里扶搖起北溟豐匣劍浮雙氣

紫湘靈賦就數峯青文章藻麗誇金馬甲第崢嶸入御屏昨日蒲觴今更酌畵樓歌曲許誰聽

送孝曾之河南

馬首寒雲夕炤多江村落葉渺煙波千秋綵筆人遊洛九月西風雁渡河伊水故宮堪悵望嵩山王氣竟如何知君作客相思切好寄梁園白雪歌

送林武宣之河南

野草晴沙楓樹殘輕桃無恙渡江干袖毫金谷花爭發把酒華林劍獨看丹嶂風高梁苑晚黃河日落汴州寒可憐此日依劉者湖海蕭森強自寬

崑山懷二陸

崑岡二陸此荒丘歷落長烟黯不收一代豪華天下盡千年詞賦洛中留孤城夕炤黃花暮大海寒雲錦樹秋獨立蒼茫生浩嘆每聞鶴唳不勝愁

其二

斷碣荒苔鬼夜號蕭蕭木落下亭皐三吳曉日聞秋

雁萬里長江送暮濤祠廟衣冠衰草合山城笳鼓朔風高登臨莫問當年事寂寞書臺空野蒿

立春後一日貞夔招飲同天垂賦

同雲連夕繞風湍把酒徵歌坐夜闌曉雪欲消丹嶂迥春光初轉翠屏寒樓臺鐘動疏燈寂亭榭花深細雨殘偏歲相逢莫相問故人依舊老漁竿

癸巳除夕

兩岸青峯散夕曛鹿門兒女自殷勤川原草樹明殘

雪樓閒煙花起暮雲此日漫投南郭隱十年未愧北山文東風半夜吹修竹嘹唳征鴻不可聞

甲午元旦

翠靄條風軫水濵息機還作漢陰人孤村早起鋤三逕短篋寒吹試五辛曉日巳殘西苑雪層冰未解大江春部華滿眼憐今日岸柳官梅色自新

寄夏方水

孤城樓堞倚高空有客憑陵大海東巳里非才情獨

往梁園作賦老逾工門從碧水丹山外春在垂楊落炤中自愧十年相見晚東風二月起歸鴻

喜朱朗詣書至

嵯峨幽壑迴涵虛高卧山陰水竹居此日獨裁王粲賦十年曾御李膺車梅花曉放春雲外楊柳晴嬌晚炤餘最是深情幾兄弟海天遥寄數行書

曹秋岳先生見訪山房賦贈

佽聞旌旆駐芳塘忽漫高車到草堂浩蕩江湖還意氣崢嶸太華自文章開樽五月柴桑晚落日千山蒼莽長却喜論詩新雨後海天雲樹正微茫

其二

十載神交惜未逢憐君文苑獨稱雄神龍夭矯才難盡天馬憑陵步自工哺子鵷鶵偏近雨傍籬菰米故臨風雲林水榭堪乘興結客夷門大海東

寄錢宮聲

知君意氣許誰同別業彈棊憶謝公繞夜朱絃情倍

切凌雲綵筆老逾工千門曉色征鴻外三月垂楊細雨中欲採明珠贈我友書樓玉樹動春風

九日登禹州三峰山同沈繹堂

共把茱萸得勝遊三峰蕭颯滿中州長河日落黃雲暮少室風高白雁秋石澗伏龍晴靄斷珠林引鶴黛烟流爲期黍稷郊原遍還上層巒百尺樓

春日雜感二十首

吳苑高雲向曙開中原極目半蒿萊連天海色波濤

立動地春風鼓角哀永夜星辰涵氣象夕陽花柳暗
樓臺短衣負杖行吟者故國山川首重回

其二

南天雙闕俯江東龍馭軒皇想像中晉苑衣冠迷曉
霧秦淮歌舞怨春風胡笳悲動三江水夜雨寒生六
代宮最是繁華形勝地瓊臺玉館一時空

其三

鐘山王氣鬱岧嶤羣帝神靈絳節朝總帳春秋虛俎

豆衮衣陵寢閟雲霄迎堦碧草垂垂短渡隴黃雲黯
黯遥無柰石城春色罷金鐙玉盌照蕭條

其四

薊門雲物近如何關塞蒼茫雨雪多幕府軍容移碣
石燕山烽色滿滹沱凄凉萬戸生戎馬想像千官佩
玉珂鳳輦龍旂空極目大風咏罷一悲歌

其五

十三陵墓抱長安羽蓋黃旂直北看列祖昔年開九

廟玄宮幾度哭千官霜鐘凋壑黃雲動玉殿松楸白
日寒稽首攀號勞夢寐西山雨雪正漫漫

其六

樓臺西望古南昌吳楚中分接大荒烽燧千家連馬
脊龍驤萬騎下潯陽金笳夜月孤城白玉勒春風細
柳黃閩道諸軍工戰伐論功好在蠡湖傍

其七

漢家封建無諸國粉堞層樓望不窮歷冶湖光芳草

綠齊雲山色荔枝紅銅龍半落閩江雨石獸長嘶漲
海風漫擬乘槎探寶籙滿城羽騎阻飛鴻

其八

開軒樹色滿斜曛回首中州見紫氛公子豪華虎夜
月梁王賓客散春雲汴河波浪魚龍度嵩洛山川天
地分最是繁臺歌吹地却憐羽檄正紛紜

其九

欲向風塵寄羽翰會稽山色倚嶙峋南遊禹穴丹書

出北望吳閶白練寒形勝霸才終泯滅琅琊耆舊半凋殘春水越海無消息獨有欃槍倚劍看

其十

蒼崖翠壁轉春姿汶上終軍憶往時落日千家低渤海西風萬里下臨淄生燐陰雨田橫島鬼嘯荒山黃石祠慷慨不禁游子淚鳳衰歌罷正堪悲

十一

吳閶景物又新年北暕雲中更可憐地控五原連朔漠山蟠千里入幽燕椒花雖落銅鞮月楊柳春嬌胡雁天醉裏雄譚頻縱目登臨何處不烽烟

十二

西陝名都極望遙漢皇宮殿倚神皐玉山春色浮晴樹渭水東風急暮濤功業北庭推衛霍平戎三輔本蕭曹國殤毅鬼何人問寂莫空瞻太白高

十三

南望思登黃鶴樓襄陽宮闕自神州嶓孤臺榭王孫怨雲夢旌旗帝女愁春樹雪消衡岳出楚天風急漢江流嚴城刁斗空簫瑟搔首憑欄賦壯遊

十四

山畔衙門每自爲劍南兵甲不堪聽虛傳君玉埋遺血未見旄頭落大星白晝啼猿三峽淚晴雲歸雁九疑青行歌最愛郫筒酒徙倚江天空翠屏

十五

羊城原是舊山河百粵風雲瘴癘多日落龍江聞戰哭月明桂嶺斷夷歌雕戈海上思陶侃銅柱天南想伏波正是楊花新雨後故園戎馬奈愁何

十六

江南賦罷哀無限更向音書問百蠻響水斜連關索嶺滇池遙映碧鷄山故鄉貧病悲歡外萬里風煙想望間遙憶武侯施七縱野人此日破愁顏

十七 贈張帶三

憐君大隱著潛夫風雨交情與不孤詠史徒懷宣室

召相逢莫道郢南符花深縱酒停新淚燮去狂吟及
故都閉戶偏知天下計露華霜色滿蘼蕪

十八　贈王玠右

孤帆載酒欸柴扉牢落荒村一布衣春色忽開新歲
序浮雲不改舊漁磯三江烟雨梅花晚大澤川原鴻
雁飛遥念少微臨海上風塵羨爾獨知歸

十九

九年不見白頭人慟哭松楸拜蓽門何處風聲吹大

壑無邊雪色照孤村簾前碧樹三春暗檻外黄沙晝
日昏讀罷蓼莪更漏永朧烟寒月賦招魂

二十

吳子栖遲大海濱東風落日自逡巡陶潛采菊元無
伴王粲登樓或有人老去江湖生白髮愁來天地失
青春東南十載空遺恨夜夜憑高望北辰

余濟心泊舟龍潭招飲是日有兩女郎在坐

龍潭短檝傍漁磯十里垂楊落翠微綠水琵琶歌豔
曲畫船紈扇試羅衣西村浦漵榴花發小苑蘼蕪燕
子飛詞客一時多麗句中流簫鼓月中歸

青溪道中同天垂緯堂

畫舸招携大澤陰前山栝柏氣蕭森雲霄羨爾能詞
賦丘壑憐余正陸沉九派長江鴻雁度一年芳草故
人心夕陽忽見開晴色河上秋風且自吟

中秋後緯堂携天垂及余泛舟訂遊虎丘限韻

平楚環村落翠微滿船遊客動琴徽西山雲散晴虹

下南陌花開細雨霏策馬斜陽千樹迥掛帆秋色一
鴻飛相携長嘯胥臺上暫息風塵且釣磯

舟夜聽汪萬程絃索

明鐙夜泊此清幽樽酒疎狂得勝遊半部烟花遲錦
纜滿江風雨響箜篌歌聲夜度前溪月桂樹遥含故
國秋獨有休文多麗句醉携朋好共綢繆

訪王勤中留飲怡老園同仲傲茵塒武曾緯堂

過逢盡是南州客握手歡呼怡老堂萬里秋雲沉畫

閑兩行絲管醉霞觴亂峰修竹鳴黃鳥隔水疎松帶夕陽亦有鳳毛能五色禮帷自御出元方

贈新秋歌者

風流之子繫我思乍見驚疑白玉姿酒薄夜闌飛夢短月明風細按歌遲鴛鴦共憶芙蓉浦蛺蝶相憐菡萏池岸柳不知離別意向人猶是弄參差

贈紅藥校書即席作

十指膚紅更玉纖挑燈自讀古香奩叢蘭曾和朝霞

摘粉汗多從午夜添絲鵲暮飛搖素影水亭秋望見垂簾相思獨有蕭郎約明月窺人落畫簷

其二

疎林斜日野烟濃倚醉吳姬炤眼容扇底半遮金跳脫釵頭斜帶玉籠鬆閒思何事看朝雨密意誰教聽暮鐘握手畫船歌笑起滄江一望碧山重

夜坐千人石

維舟虎阜此徘徊昏黑相攜躡草萊下界疎鐙明閶

闔諸天清梵出樓臺霜深落木秋逾淨星動虛岩月自來坐眺蒼茫萬里色酒酣頻聽角聲哀

登瑞光寺塔

絕頂親攀七級遊東南形勝望中收夕陽萬里青楓暮鴻雁千行碧嶂秋今古茫茫開禹服山川歷歷奠神州吳閶風景還如舊瑟颯寒林迥自愁

送彭燕又北上

虎丘山上曉雲過閶闔城西發棹歌鍬樹千林低白

雁秋風九月渡黃河彥昇詞賦遊燕重大陸文章入洛多聞道長安須碩望金臺前席未蹉跎

也園夜飲同天垂武曾繹堂碩菴

園亭林木急秋風野鶴蕭條唳碧空傑閣花飛寒自迥石橋水落曲能通簾前洞壑清础裏檻外芙蓉細雨中詞客謾憑今夕酒酣攜雙劍爲誰雄

九日橫塘舟泛繹堂限韻

參差畫檝野遊豪突兀孤城朔氣高斜日陂塘爭晚

渡西風歌吹繞亭皐千山紅樹鳴秋葉萬里寒江起
暮濤欲上治平看落帽狂歌痛飲是吾曹治平山名

其二

戲馬當年興自豪龍山今日欲登高平林四望凌丹
閣野鶴孤飛唳九皐橫浦夕陽迴島嶼洞庭波浪折
秋濤可憐遊子如雲集青雀笙歌逐我曹

澄江秋興

秋山寂歷倦登臨感慨猶存興國心三島樓臺通日

月二儀風雨變晴陰江城波浪寒逾急滄海魚龍夜
自吟朔氣頻來欺客鬢望中梧櫃正蕭森

其二

背郭維舟客夢長澄江鐘動欝蒼蒼當關暮雨秋鳴
樹夾岸黃蘆曉落霜漂泊正憐雙眼白支離還笑此
身強西風且逐孤帆去極目空天雁數行

贈別賀仲儆即席作

賀監翩然不可留劍光寒落紫貂裘洞庭波浪斜陽
樹閶闔笙歌夜雨樓百里青山連畫舫千門紅葉烟
深秋君才豈是悠悠者相送旗亭莫漫愁

別陸子敬

磊落風流汗漫蹤金閶握手亦難逢秋風欲度胥臺
雁夜雨遙連茂苑鐘擊筑悲歌雄睥睨揮毫清嘯倚
芙蓉勸君今夕還須醉門外寒山樹影重

陳定齋邀酌限肴字

遠耀堂前漫解嘲野雲朔日鎖茨茅霜深臺榭花爭

發寒逼陂塘麥自苞四海弟兄憐此夕初冬鴻雁度
南郊元龍更有林泉約莫惜郇廚薦酒肴

和沈朗倩種竹原韻

抱郭柴門靜不開蕭蕭疎竹此親栽秋歸曉閣浮陰
迴風起玄亭積翠來蔣徑晴雲搖錦石渭川寒雨護
蒼苔高人徙倚吟方劇應有鸞凰去復迴

登堯峰絶頂

拄杖山椒雲亂飛石湖高浪近寒衣千盤鵰鶚徵陽

度萬里關城木葉稀風起梵聲流洞壑香分定水入禪扉無端留滯三吳客汗漫天涯猶未歸

席上贈汪輕雲校書

水晶簾外度飛鴻縹緲魂迷綺閣風花底蹙眉歸思緩燈前交手瘠香通半生心事憐余問一夜風流羨爾同十二珠欄歌舞遍斷腸明月別離中

登南高峯望會稽

會稽雄鎮古名都矯首風煙盡壯圖百折飛流寒雉

堞萬家落木散江湖洛思宛委空蕭瑟玉簡金函近有無聞道夏王功蹟在只今祠殿未荒蕪

小雪前一日留別馮天垂

金閶把酒重逡巡去住相看各愴神四野孤煙迎短檝三吳晴月引歸人陽回草木寒雲動歲入氷霜節序新奈爾同遊尚留滯太湖斜日滿鱗峋

仲冬五日同秉叔次典硎菴緯堂登吳山

吳山拉伴此徘徊萬里寒光曙色開歷歷清霜晴草木聊暉旭日炤池臺大江窗宅蛟龍閉兩浙風煙鴻雁來最喜弟兄情自合一時吟眺未應廻

偶見和曹次典韻

翩翩堤畔見鸞凰一隊紅粧度曲塘柳下珊瑚羨闘艷花間翡翠却憐香漫將綵筆詩頻贈癡得明珠喜欲狂畫舫六橋人自遠相思應斷九廻腸

其二

濟日疎雲畫舸斜五銖衣動隔窓紗丹山共見連城

璞玉沼私憐並蒂花遺珮侍兒疑越女問年小妹本秦家湖天縹緲人何處無限風流一嘆嗟

其三

油壁香車溢綺風仙姿玉立逈難同湖邊鷺羽窔虛遠架上荼蘼淡掃空西子步移疎柳外藐姑人在夕陽中風流應識求凰意望斷雲山倚碧桐

偶見和鶴朋韻

薄霧輕歛堤柳東雲鬟小立畫橋中琅玕玉觶青絲

鸚鵡歌殘碧樹風映幕海棠元獨艷翻背芍藥自
成紅可憐咫尺巫山杳目斷飛鴻度遠空

武林至日感懷

風塵牢落舊知名千里寒煙蒲客程袒裼自瞻泰望
月歲時還傍越王城单車白草晴川暮斷雁黃雲古
木平珍重故人成遠別側身吟眺獨含情

其二

佳節常思客路賒鷓鴣百隊浴平沙陽催官柳寒舒

色臘動江梅暖自花南渡樓臺空牧馬西陵煙樹冷
悲笳采薇亦有空山士坐倚青門惜鬢華

其三

書雲侵曉散窮愁短髮蕭蕭堤畔樓半載獨臨滄海
望一樽晴對大江流天涯結客堪青眼吾輩雄心未
白頭已識興亡無限恨河山原是古皇州

其四

吳山千古閱滄桑蕭瑟風雲満大荒廢寺齊梁蛛網
落殘碑晉宋鳥書藏紫陽祗樹棲神燕珊戶仙人吡
石羊漫學長生向羈旅月明孤雁出錢塘

其五

一冬作客竟無端白笋黃精且自餐把酒誰人憐短
日登山何處問長安十年懷抱鄉關切萬國傷心海
氣寒坐嘆歲華梅柳動布袍猶戀越江干

其六

寒衣十月寄偏賒皂帽狂吟泛客槎牢落相如仍有

賦飄零庾信未還家風廻大滌凝青靄地入晴江滚
白沙闊道故鄉消息異旅魂一夜繞天涯

九里松道中

九里籃輿翠靄封眼前側出亂芙蓉青林短日乾坤
晏白霧深山道路重晶晶野水晴烱客蒼蒼寒鶴曉
歸松自憐尚子非凡輩躡蹬捫蘿倚暮笻

登南屏絕頂

獨上南屏思渺然雲臺煙樹繞前川枯藤亂壑鈎衣

破絶磴廻巒躡屐穿天柱晴霞迎晚色海門霜日過
殘年登臨不用重回首故里還聞有燧煙

其二

蒼茫元氣接丹丘俯仰乾坤最上頭鵰鶚盤空天外
盡黿鼉倒浪日邊浮東瞻江海千山疊西控臨安萬
井稠醉倚晴冬遊獨徤摩崖剔石漫淹留

甲午除夕

椒盤徙倚漫長吟客子江潭久陸沈樓閣寒雲生點

淡海天斜日放晴陰青門樽酒當年色白髮山川此
夜心遥聽管絃喧不斷空堂獨有露華侵

其二

十載風煙此日哀每將書劍委塵埃行藏世事愁中
老新舊年華望裡開萬里風和鶯脈盡大江氷泮入
春來塘西爲報寒花發無數山光照酒杯

乙未元旦

淑氣氤氳靜掩扉隔溪城郭鵲晴暉梅花迎律開山

閣柳色臨風到客衣玉管晨吹傳七始金枝寒燼動
三微漫傾栢酒看年瑞满眼韶華與不違

聞閩師南下

鼓角遥傳斥堠長羽林諸將擁親王驃騎列騎來西
域韎韐新裘出上方鵝鸛風廻關月白樓船雲暗大
江黄軍中競薦葡萄酒指日飛書達建章

集徐貫時園亭

碧石清沙散鶴羣松聲蒲逕客先聞曉鶯睍睆啼晴

閣夏木陰森起暮雲花下酒杯憐去住天涯兄弟倍
殷勤吳江亦有蘼蕪草此日名園手重分

初夏張繡虎余澹心姜綺季沈繹堂集侯研德
園亭是夕余不赴

亭榭花深自可憐故人風雨隔西川一時絲管疑山
簡千里賓朋半仲宣震澤雲光浮檻外莫釐峰色落
樽前孤舟寂莫江天暮回首清吟思黯然

懷張越九

相送驪歌巳隔年江臯緑鷁自翩翩青萍夜過天門
雨白雪新開日觀煙滄海曉雲當署出岱山秋色捲
簾前才名豈愧張華後蒲地桑麻淨綺紈

爲山右馬翁雙壽

杖底煙霞鶴髮翁逍遥舉案坐春風庭中樹色含晴
幔檻外歌聲落釆虹渭水鷹揚還自負瑶池鳳馭更
誰同少微婺彩俱明夜玉樹亭亭向碧空

贈張道尊

津門雉堞曉煙收綮戟朱旗擁上游遠道梯航馳驛
水嚴城鼓角肅清秋襄帷三輔桑麻合行部千門霖
雨稠來歲君王應召問五雲回首即神州

壽馮太夫人八十

牙旗開府奏明光休沐旋歸晝錦堂明月迥臨金母
宴晴花斜拂舞衣香緑林宵遁清榆塞列騎秋閒滿
大荒却喜畫簾桃一樹青鸞飄渺度朝陽

元旦錢子璧招飲玄亭同宋子建張洮侯馮羽
公徐子乆李方恩宋直方董得仲蒼水夏武曾
彭古晉

絲管沈沈興未闌一時高宴別情難千門海日迷亭
幔三徑琅玕炤客冠青鳥曉啼丹嶂迴玉杯春醉翠
屏寒揚雄舊宅傳觴處繾綣還留苜蓿盤

初二日飲得仲龍文堂即席賦

招携佳節故交同水國人家暮雨中染翰春雲來浩
蕩開樽瑞靄散晴空寒光半落溪山色花氣遥含草

閣風莫謂嚴城歸路遠相逢且醉習池東

集古晉隆略堂二十六人

同雲淑景繞前軒春到長吟細討論華髮流光悲歲
序故人今夜對清樽捲簾芳草啓臺暮回首青山細
雨昏短燭淹留情自重一時高論動乾坤

穀日集洮侯齋同得仲紀長緯堂蒼水武曾即
席分韻得東字

殷勤把酒向春風座客雄譚意氣同萬樹暖遲寒雪

後千門花發暮煙中清川雨散山光出大都天低雁
影空慷慨城西張散騎十年避世老墻東

飲張昊東紫蓋山房即席作

一時詞客駐江干此日春光極目看野館短衣良自
惜侯門長鋏未應彈天晴官柳新鶯度風動江梅細
雨寒最喜西堂人爛熳綵毫紅燭映春盤

董蒼水集光復堂

客館芳筵此共留青天高映老羊裘山南弱柳分青

靄城北殘潮急暮流晚日尚依金谷序晴雲不散仲
宣樓蘼蕪萬里生春岸畏聽江干笳鼓愁

山塘晴泛遲繹堂不至

山塘樓閣動新晴檻外湖光入望明曉色迴迎吳苑
樹浮雲不斷闔閭城三春芳草啼鶯合十里長堤駿
馬輕何事休文尚留滯踟躕東望獨含情

其二

千帆柳色護晴煙夾岸籃輿亦可憐子晉吹笙移玉

舘陳王脫珥在芝田雕欄銀鑰梨花雨綺閣珠簾燕
子天最是江南歌舞地豕山秋月自年年

吳閶夏感八首

岧嶢晴色藹平蕪促席移樽倚碧梧伏櫪驊騮仍草
莽得風鵰鶚競江湖閶闔城擁黃雲入震澤山啣落
照孤回首不禁天地異金笳哀角動三吳

其二

千層樓堞倚江開駝馬如雲盡北來前隊朱旗連茂

苑中軍鐵甲走胥臺吹簫市上黃塵合擊筑城邊白
日哀身傍海天還礪酒征帆夜夜重徘徊

其三

霡霂夏雨滯吳城深夜猶聞鼓角聲薊北頻年還重
斂淮南今日又徵兵千門涕泗瘡痍盡萬國關山太
白明莫上靈巖更西望溪雲江樹不勝情

其四

春日平原戰馬驕南州烽燧直雲霄錦衣虎旅皆傳

詔内殿詞臣盡賜貂隋苑綺羅供兕甲迷樓簫管動
江潮可憐農事村村急父老悲歌恨不消

其五

海國陰雲黯不收傷心極望水悠悠三千平樂通征
舸十部龜茲戲戍樓計口盡輸新校尉柎膺誰念舊
皇州内家旗仗傳宣急此日蕪城迥自愁

其六

關城日落兵西阻掻首中原望不窮忽漫故人杯酒

隔相期千里尺書通孤舟風雨黄昏後舊國雲山想
像中見說靑門同學者看花吟竹興偏雄

其七

北遊書劍歷滄溟南去悲笳不忍聽客邸夜深思棣
蕚歲時風急感原鴒羈心路斷層雲白醉眼天連疊
嶂青五月東陵瓜正熟踟蹰相憶在江亭

其八

門堤楊柳舊漁磯薜荔晴陰與不違萬里風前驅馬
足十年燈下泣牛衣穿墻朱果纍纍落炤眼榴花片
片飛自嘆此身行役遠幾時歸採北山薇

登惠山絶頂

棹發横塘松檜林振衣寂寂此登臨一山故放暮煙
色獨客孤懸萬里心亂水風廻陽羨逈高城日落太
湖陰天涯飄泊還乘興極目蒼茫發舊吟

毘陵雨泊

卷幔開樽興欲乘遠山斜對碧崚嶒帆隨野渡潮聲

急棹轉空林暮色凝十里旗亭連曲水扁舟細雨宿
毘陵不辭歲月常爲客悵望天涯思不勝

渡江

潤州莽曠生遐興掛席乘潮揚子過渡口風雲盤鸛
鶴海門波浪散黿鼉千重繡嶺長天盡萬里牙檣落
炤多悵望烟光聊縱眼回舟日暮向城阿

望焦山

平楚蒼蒼夏木稠望中孤嶼屹中流萬年佛日三千

界一片芙蓉十二樓地入氷壺光泱漭雲開天鏡影沈浮憑虛不倦登臨目此日乘槎汗漫遊

謁泰山行宮

梅檀絳燭未全消士女瞻依路不遥竟日輝煌開棟宇半天金碧麗雲霄此邦伏臘依嚴仗何處香風下沆瀣咫尺帝廷呼拜近珊珊玉珮儼飄飄

端陽前一日有感

去歲金陵仍縱酒今年幽薊尚離家夢依吳苑聽黃

鳥望斷江天落暮霞道迴樓臺凉吹合雲低榆柳夕陽斜相逢頼有綈袍在回首蒼茫客路賒

戊戌春日有感

三月春殘御柳斜高城雪盡隱悲笳黃旗南苑馳征騎曉漏西清待翠華寢殿棠梨飛野蝶漢陵風雨泣棲鴉可憐一片昆池水依舊東風泛落花

其二

系乾河繞舊長安無限繁華醉眼看三殿曉鐘迎玉珮六宮春晝簇金鑾只今廣漢猶傳偉[illegible]說滇南未解鞍欲上薊城聊獨立柳條花萼不勝寒

其三

七萃貔貅毳帳開九重馳道出蓬萊鷄人宛轉催魚鑰虎士騰驤集武臺兩岸夾花歌吹合隔河穿柳射鵰來穆王素有從禽樂珥筆無煩諫猟才

其四

百項皇陂落曉霜當年王氣鬱蒼蒼玉溝路斷盤龍

石金水橋成飲馬場暮雨晴雲周殿鼎春風殘燭漢官墻步兵不敢窮途泣縱酒高吟意自長

陳階六黄門分韻韓聖秋許天玉程周量趙友沂倪玉純陳徹倩斬茶坡劉玉少白仲調園次

河朔開筵夕炤微青雲偏護省郎扉一天夜氣侵氷盤萬里凉風下葛衣幔捲笙聲朱果落庭搖槐葉白花稀坐來入散鐘鳴後高興遲廻醉不歸

其二

氷簾碧簟起高歌颯颯清飈入芰荷作客風塵華髮短斷孟京洛故人多西山月出流煙樹北闕星高耿夜河不是元龍樓百尺那能名士數經過

秋後二日同許天玉汪苕文王貽上李屺瞻程周量集報國寺松下

古寺陰陰載酒行二三兄弟盡知名坐看天地青雲迴老覺江湖白髮生法雨半幡迷曉色松濤一殿落秋聲明朝分手誰同調且向樽前聽鳥鳴

賀劉慶雲納姬

萬里京飈清夜遊燒殘金鴨度箜篌芙蓉爭落鴛鴦浦燕子雙棲玳瑁樓仙似劉郎多縹緲人如桃葉舊風流白門楊柳愁無限坐對明河及早秋

贈任符修

年少翩翩每嘯歌近來詞賦更如何入同衛玠樽前好情似江淹別後多新雨乍涼清客夢秋風欲落動星河離愁不信成千里倘許携琴載酒過

壽吳惠翁

翩翩玉質駐紅顏江水江花十畝閒倚劍詩成庚亮月開樽展蒲謝公山梧桐初發朝陽碧仙杏今飄紫殿殷殷遥獻南州桑落酒龍門秋色得躋攀

送登州守徐聲服

五馬從天捲旆旌送君無限故人情僊看冰蘗開官署新着緋衣出帝京濰水夏雲驅絳節沙丘暮雨聽啼鶯莫嫌薄宦天涯久海內文章共識名

李克翁五十

閒看林際鶴梳翎五十探幽採茯苓雲卧琴書蔣詡逕雨青花竹子雲亭板輿簾外孤燈白萊服樽前萬嶂青白有鳳毛能五色玉笙吹徹度滄溟

送王廣文北上

翩翩奏賦建章宮樽酒旗亭意氣雄十載聲名空冀北千秋詞翰重江東芰荷花發思王粲錦纜帆高送馬融回首秋風凝望處題名金馬五雲中

渡河

清河縣北行十里曠野茫茫在眼前驛路亂檣屯舶舳蓬蒿一片少人煙黃沙浩渺羈心客赤日喧豗逆浪船慨嘆此生同去鳥浮雲極望意悽然

其二

桃源西望戍樓晴千里炎雲夕浪生隊隊魚龍觸水立翩翩沙鳥背人鳴一樽孤劍青霜落短棹黃河白日行潦倒幸同朋好在天涯莫自嘆離情

七夕立秋登光嶽樓和緣堂韻乙未

高樓獨上酬佳節芳草蒼煙極望平曉日半天明鉅鹿浮雲萬里抱聊城狂思弄蕊吹玄鶴醉擬凌風跨巨鯨俯仰昔遊同汗漫秋風一葉下凄清

其二

繫馬攀躋客思哀層樓四望曉雲開東藩岳色當窓出北海濤聲入座來細雨迴臨微子邑秋風初下魯連臺振衣百尺看形勢獨立蒼茫泛酒杯

懷吳泰巖

憶昔論交季仲遊臨江剪夜共綢繆暫歸湖海裁詩罷無那風塵作宦愁春雨花飛楊子宅秋雲月滿庾公樓燕臺無限懷君意遲爾軺車到冀州

贈白漾湖先生

先生早歲佩瓊琚曾讀當年中秘書臺敞秋光分鄴架天高寒色炤滄輿謝公絲竹青樽遠陶令雲山古木疎薄暮晴鴻來海外層霄搖曳下庭除

贈泰直指

仗鉞褰帷豸繡裳當年不讓漢張綱西臺栢悉羣烏繞開府崇高一雁翔滄海春回銷冠盜大江秋淨事農桑鄭莊結納原多士好獻瑤池萬壽觴

壽吳從翁六旬

入洛翩翩舊有名雄才帝簡冠承明恰逢紫氣南江迴更見飛鸞北極鳴太史山雲揺彩服謝公絲竹滿高城一時盛事眞難得不向人間聽玉笙

高玄中席上遇王校書

殷勤握手上瑶臺帳底氤氳香氣迴月到鳳樓金燼暗雲生鵲浦玉卮開雙蛾石黛南都出兩鬢臙脂北極來無奈洛神情最切陳思有賦早應裁

望徂徠山

東走臨淄入望遥徂徠山色倚岩嶢懸崖臺殿孤鴻度曲磴飛流萬木凋無數帆檣依渡口有時雲霧鎖山腰一聲清磬林端出疑有霓旌夜夜朝

遊子美古南池

當年書劍日飄零老去高吟酒半醒臺榭至今成氣象山川隔代此碑銘芳塘流水一溪碧曲檻垂楊萬樹青聞說銅駝俱蔓草爭如天畔有孤亭

其二

秋日秋風滿鬢絲再遊還與故人期堤邊進舸同梁苑花下開樽勝習池千載文章原浩瀚一時天地任支離布衣余亦悲歌者倚杖臨風有所思

送淮安俞司理

年少分符淮水旁梁公才調本飛揚七星已佩干將氣五彩終含楚璧光石濩涼風搖落炤龍洲秋色動清霜相逢別酒須沈醉我欲還家路渺茫

贈陽羡儲完翁

河東門第重三台世澤原從陽羡來簪笏初承新寵命笙歌還徹舊蓬萊月明綫蟻銀燈細日炤晴雲綺席開最是齊眉稱盛事綵衣搖曳大江迴

贈薛戶曹

春雲花發繞芳塘才子風流吐鳳凰漢殿舊遵宗伯禮天恩新署度支章文名已自傳家業功績應須紀太常差喜鄭莊門下士源流遥接汴河長

贈錢升伯

千載襟期鍾太丘羣峯合沓大江流一樽花下開新醸孤棹溪間放野鷗靜煮丹砂白日晚閒揮綠綺碧雲秋萊衣莫謂承歡遠指日蒲輪下冀州

暮秋任城楊聖企聖宜聖美招同朱燕齋曾道扶張友鴻登太白樓

楊家兄弟費招尋漫把清樽共客吟異代幾人成勝跡三秋吾輩有登臨霜空汶水芙蓉老日落城隅煙樹深倉卒掛帆難遠別西風徙倚一披襟

其二

那知飄泊扁舟客又上崚嶒百尺樓門傍南池明月夜窓含東嶺夕陽秋一天野色吹蓬鬢萬里寒雲到

敝裘記得當年曾作賦蒹葭蕭颯滿滄洲

韓莊夜雨

歲晏淒其遊子心平川風霧夜蕭森村墟岸岸飛鴻度茅屋家家木葉吟久客敝裘雙鬢短孤舟細雨一燈深迢遥暗憶江南路痛飲還愁朔氣侵

望太岱

東岱蒼蒼路渺漫乾坤形勢出巑岏峯連大壑龍宮隱木落千厓鳥道盤日觀忽懸青海色天門不盡白雲寒吾來山左當秋暮滿地西風立馬看

暮春咏懷

江上蕭疎何處村臺前芳草憶王孫幼輿丘壑三春隱栗里田園一徑存明月幾人能縱酒春花何地不消魂黃冠皂帽風流盡野老身曾閱漢恩

其二

海天愁思日紛紜細雨林塘迴不分千里雁聲廻楚岫大江花發炤吳雲加人白髮乾坤淚老我青山麋

鹿羣羌笛莫吹楊柳曲春風哀怨不堪聞

其三

小築茅齋蘆荻邊萬方風雨哭春天東吳杼軸空三戶南粵烽煙已二年張儉無家貧尚在虞翻多難病誰憐依人終信謀生拙短鬢江湖夕炤前

其四

寒食柴門醉濁醪短蒲細柳踏江皐麒麟舊塚埋青草鬼火荒村亂野蒿銀海有時飛玉燕寢園無復爲

櫻桃自憐夜夜瓊玫落回首關城碧嶂高

其五

檻外蒼茫落日陰西薇東菊恣幽尋移山終屈愚公力填海難消精衛心十載兵戈愁裡度二陵煙雨夢中深相逢莫話前朝事剪燭虛堂淚滿襟

其六

不堪更聽景陽鐘萬事蕭條恨已重金檻既知飛燕雀玉樓終自鎖芙蓉鵑聲帶血晴雲暗蛛網棲梁暮

雨封宮樹歌翻零落甚傷心無數六朝松

其七

白雲寒满細林山鼓角聲高夜未闌風起新亭歌猛士月明故國戀柴關座中花鳥興亡外天下英雄杯酒間圓扇隱囊聊自適年來落拓鬢俱斑

其八

搔首狂吟意獨雄步兵莫自泣途窮一池春漲棠梨雨半夜寒深薜荔風湖海弟兄憐塞北歲時兒女聚

江東神仙知在蓬萊外白鳥丹霞極望中

己亥七夕避兵西村

銀漢仙槎此夕長梧桐葉落柳條黃秋風雙鬢家何在細雨孤燈泣數行海內亂離無去住樽前瓜菓益凄凉廢興不盡江湖色城闕沈沈漏未央

其二

郭外蒼茫遠樹重孤城白日鮮行蹤鶯啼南苑芙蓉老月落西臺薜荔封千里烽高揚子岸九門聲閉景

陽鐘羽書鐵甲紛如雨佳節愁看江上峯

其三

烽煙遙接洞庭秋襆被荒凉總是愁歸夢暗驚村雨急佳期還逐曉雲流幼兒撲棗堪供宴少婦穿鍼欲上樓消目江山多舊感半生牢落白蘋洲

其四

旌干娟娟動樓臺此日巾車伏草萊旅飯未炊生計薄移家又見女牛廻荒城刀斗風雲暗故國關河組

練開向晚腰鐮哭禾黍斷魟一片自南來

其五

杖藜三徑獨含情碧樹平陂暑氣清天上雙星離別恨人間孤客旅愁生川原舊屬丹陽路兵馬新屯白下城對景更增鄉國思月明無奈夜烏聲

其六

燕葭池畔草堂空兒女潸行谷水東鐵甕旌旗秋淚白邗溝鼓角夕陽紅三吳人散雲煙外七月花殘兵

革中獨有英雄心事在夜深橫笛恨無窮

苧菴二集卷九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律

濟河秋興八首

古驛蒼茫入望空濟河百折路難窮玉樽夜倒廿陵月銀漢秋橫瀛海風十部江南新組練千軍冀北舊艨艟白楊樹樹聽蕭颯滿眼黃塵野霧中

其二

孤帆七月指幽燕淇水漳雲共黯然涼露極天疎草木西風匝地動山川九河滿目飛蝗蔽五嶽驚心鼓

角連野老流離疲道左不堪回首問豐年

其三

每從名勝劇淹留春盡離家汗漫遊望斷吳江雲縹緲魂迷燕樹影沉浮懸軍毳帳黃沙暮斥堠牙旗白草秋半載故人違尺素欲憑明月到南州

其四

躑躅關城老歲華樽前落拓向天涯秋風樹杪千家戍明月刀頭萬里笳殘夢迴依彭澤柳故園新熟邵平瓜遙知兒女同佳節遠客羈心道路賖

其五

甲馬營門逐水開荒城晴色鬱崔巍微名自媿袁安佈多難真同庾信哀落木九秋宜縱酒悲風萬里獨登臺披衣歌罷觀牛斗渤海明蟾炤夜來

其六

西風天末起青蘋無數鸕鷀立水濱杖底山青看去鳥鏡中髮白未歸人任來玩世詩偏健老去論交意轉親慷慨帆前驚歲序燕蔭秋日露華新

其七

中原風雅未堪論長日棲遲吾道存作賦凌雲高白社佩刀飛雪炤清樽烽煙十載歌牛角鴻雁三秋想鹿門不信布衣能爛熳披裘蓬鬢任乾坤

其八

擬尋瑤草逢玄圃偶向丹山駐彩霞身世不妨淹歲月英雄寧復困泥沙新秋夜逼金莖露大壑晴榮若木華却笑風塵重回首青天迢遞白雲斜

長安中秋

長安形勝古幽州城闕嵯峨樹色浮露下九衢雲影盡天高三殿月明秋光臨烏鵲清鐘斷寒入盧龍畫角愁回首白雲鄉國異傷心未許一登樓

其二

御盃何事最關情嘹唳空天塞雁聲北闕晴光開玉樹西山秋氣散金莖千門砧杵沈寒色獨客關河對月明惆悵舊官三十六倚欄遙望碧雲平

燕京秋懷三十首

鳳城迢遞走塵沙諸將旌旄獵獵斜鐵嶺風霜驅戰鼓玉河煙柳奏悲笳黃雲晴度千行雁紅日秋開十萬家北眺高峯天一色短裘空自愧年華

其二

居庸關塞繞皇州落日空天獨倚樓南內近臣新詔
罷西清遺事舊人愁山川寂歷星河夜草木陰森天
地秋當日英雄俱漠漠燕丹樂毅總荒丘

其三

形勝當年此地雄雕甍碧瓦望無窮郿亭秋入丹墀
雨石鼓寒流紫禁風貴主宿朋車騎盛列侯邸第管
絃工只今一片燕山月曾照文皇長樂宮

其四 南海子

仗內傳呼驍勇士詔書親自獵龍堆即看羽衛凌晨
出遙見旌旗大駕來十道貔貅御馬苑三秋金鼓凉
鷹臺君王樂事眞無限煙鎖彤墀晝不開

其五

羽林擐甲出燕山畫戟森森照客顏白日聾聽西苑
角清霜夜度范陽關高風鴉鶴層城外大纛旌旗萬
馬間黑帽健兒呼酪酒驚看部曲亂戎班

其六

開步高秋過酒徒新豐市上競喧呼銀鐙畫閣擢瑜
舞羅袖朱簾簫管娛都護馬鞍裝楚玉總戎貂首插
秦珠各誇富貴天家樂明日長楊競伐狐

其七 天壽山

清霄隼羽日飛騰客子驅車感慨興地勢北來多峭
澗山形西出自崚嶒干戈夜動三千戍風雨寒生十
四陵見說列宗方劍地衰楊荒草暮煙凝

其八

玉田遺塚吊昭王千載英雄未渺茫銅馬秋風寒暮
雨金臺木葉下斜陽魚龍盡入朝宗地騏驥爭馳大
宛傍回首蕭條松柏裡平沙古道自蒼蒼

其九 荊卿

慶卿俠骨千年在西去蕭蕭七尺存眼底雌雄終不
定袖中匕首敢辭恩魂消易水悲風急血濺秦庭白
日昏吾亦幽并搖落客鼓刀躑躅未堪論

其十 報國寺松

紛披夾道寺門深日暮憑欄徙倚吟百尺亂枝霄漢
出千年龍幹雪霜侵上林曉色分青靄禁苑疎鐘度
夕陰草木未知陵谷改秋風依舊鬱蕭森

其十一

白眼中原何所之尊罏發興况秋期江湖短髮羞入
世日月閒身戀酒巵驅馬且過燕市裡題詩負憶故
園時西風莫漫聽箶琵兩夜悲歌似漸離

其十二

片片秋花照水新中天翠靄削嶙峋酒杯意氣傾豪
士京洛交遊半故人永夜清砧寒入幔高天白露暗
沾巾生涯大抵如黃鵠萬里西風是比鄰

其十三

每歎桑田有變時暮鴉聲繞萬年枝幽州白日浓浓
度燕市黃雲莽莽馳許史北宮嗷角觝金張別苑戲
龜茲忽傳駕出南臺外戈馬喧喧赤羽旗

其十四

長安曙啓鳳凰樓九月天風萬木稠刁斗夜傳榆塞
月夕烽寒映玉門秋朱輪華轂通三殿青紫貂貚列
五侯借取遊絲綰落日黃沙吹暗磧西頭

其十五

御墀雲起雁南飛萬戶千門遶翠微不見軍書驃騎
入從聞鞍馬謝班歸調鷹俠少青絲絡馴象蠻奴紫
罽衣昨夜後庭齊賜宴一時歌舞恭恩輝

其十六

官井梧霜度曉風沈沈玉漏御溝東昭陽錫命班蘇
峻長信丹書賜鄧通西北艅艎千里合東南杼軸一
時空燕山景色今何似馬上驅馳看斷鴻

其十七

都城鼉鼓鬧闐起丙夜緘書召石渠四戶金錢傾帝
室六宮簫鼓動羊車進胡冠益趨宸陛待漸中宮侍
直廬獨對江山增太息寒花夕露渺愁余

其十八

走馬新豐市閈喧征輪四出不堪論藍田採玉卿天
憲湘浦徵珠戴御恩謁者縱橫馳北府詔書倏忽下
金門傷心十載興亡事無數邊雲塞月昏

其十九

軒轅去後無消息忠節年來有數公伏闕青霄流碧
血投繯白日貫長虹山河盡屬天王地社稷眞悲國
士功惆悵英雄歸信史荒原古木哭秋風

其二十 天壇

圜丘叠翠倚神皋簇仗祠官盡錦袍五夜笙鏞香霧
接九天環珮燎煙高已看玉輅馳琳觀無復虞廵下
節旄千載神祇開壯烈當年想像聖躬勞

其二十一 黃金臺

獨上荒臺有所思登臨大漠草離離天寒霧白盧溝
曉日落雲昏督亢陂玉帛已傷今日會黃金翻爲世
情悲昭王一去無賢士此地空餘百尺基

其二十二 信國祠

信國英靈眞不滅旌旗蕭雨冷青楓回天功業孤身
外曒日存亡大義中萬里魂銷柴市月千年客淚薊
門風荒祠斷碣孤煙裡瞻拜叓其廟貌雄

其二十三

宮闕岩嶤爛熳看醉餘高閣一憑欄風霜地逼愁蘭
珮湖海天容老鶡冠旅食他鄉聊自卧雁聲何處獨
驚寒出門厭見黃塵色慷慨還歌行路難

其二十四

淮南赤羽未銷氛風鶴時從薊北聞橫海未還金鎖
甲射潮不見水犀軍經天太白懸青嶂蒲地飛黃暗
朔雲處處揭竿身自屬故鄉心切念離羣

其二十五

搖落那堪節序更綈袍眞見故人情萬方涕淚憑樽
酒十載交情托死生山叠青螺穿碧漢雲垂白練接
金莖狂來却看長安色每聽凄清玉笛聲

其二十六

轅門萬隊擁雕弧列棘新開佩虎符曉漏銅龍隨八駿秋風鐵騎備三驅懸書郭隗悲今昔射策終軍問有無閒道爭先誇捷勝只今誰是擅雄圖

其二十七

嵯峨野寺向高岑晝靜微微燈火深何處人天開玉座高懸佛日照珠林石房暮雨疎鐘度古殿斜陽淸梵沉敢負生平多逸興秋風此日散淸襟

其二十八

統干朔氣馬毛僵野燒千堆照大荒青塚黃雲驅斷雁白登黑月射羣羊煙花臺殿非吾土南北山川是異鄉萬里天涯眞夢寐邊笳羌管意滋滋

其二十九

留侍君王御苑東白頭猶恨曉山空蒼龍闕後常辭輦丹鳳樓前每格熊九御榮華宵夢裡諸陵草木暮雲中倚欄却望金鳧斷慟哭猶能說故宮

瑟瑟西風旅客前三吳兵火倍堪憐老來垂淚傳書札稚子逢人說播遷萬里鄉心懸白日一樽明月對靑天憑高欲送登臨目惆悵閒關古道邊

人日

辛盤綵勝且燕關人日天涯尚未還蹤跡屢窮千里目思家猶阻萬重山論才潦倒揮毫外說劍縱橫側目間怪爾遇天好明月時時孤炤鬢毛斑

送彭禹峰之湖南

薊北殘年霜露深吾儕握手共高吟崢嶸意氣還天地突兀文章重古今虎帳角喧三楚淨龍沙旗掩九疑陰知君此去應題柱努我孤懸南望心

其二

茫茫萬里豈無人獨去衡陽書戟新海內干戈蒲服在天涯兄弟許誰親千山白日開鴉鵲萬騎黃雲擁漢臣自有長纓堪報國黔中那不淨煙塵

素社同張燕明許莉谿趙錦帆張友鴻施尚白

沈緯堂即席

銀筍細菜薦春盤促席狂吟天地寬四海弟兄同逆旅一時詞賦動長安氷凝荒坂頹雲合雪積險崖返照寒賴有樽罍供客座醉凭青眼向誰看

其二

又見東風楊柳新西山落照半嶙峋英雄貧賤原無策湖海文章尚有人鵷鷺同朝悽舊侶兵戈滿眼暗青春把杯相對還惆悵南北行藏愼此身

客況

支離且自客燕關回首乾坤慘淡間暮雨瀰漫連北闕夕陽搖落見西山一燈寒滴聲偏永萬里孤身老未還庾信當年誰共慰漢官衰草易愁顏

送王蘭陔大行

長安曙色滿晴煙把酒臨岐各黯然彩筆風流鸚鵡賦揮毫歌吹木蘭船一江春漲桃花水萬里霜寒鴻雁天到日恰逢稱上壽海虞紫氣鬱山川

贈張友鴻

平子風流眞絶世一時文彩動詞壇揮毫畫失三珠樹把酒光搖五夜寒北去朱霞迎落日西來丹嶂抱長安應知山館懸陳榻萬里秋霜木葉殘

其二

薊門晴色繞皇州白露蒼煙接地流羨爾飛揚工作賦憐余蕭瑟罷登樓堦前亂木鳴寒鳥亭外孤雲照暮秋同是天涯相念切湖風應繫遠人愁

送湖南學使黃樵雲

使君丰采冠皇州攬轡談經擁上游夏口雲霞開講席武昌風雨落吳鈎春湖好賦銅鞮曲夜月還吟黃鶴樓已見典文收竹箭更聯多士盡驊騮

贈若蘭校書

揚鞭重過莫愁家移步纖纖出絳紗金鳳粧寒高閣後銀屏簫斷夕陽斜誰人暖帳傳香粉幾處微風動落花一笑嫣然偏問姓故將飛句擲人誇

贈若蕙校書

十八燕姬響洞簫輕靴窄袖舞衣嬌珠簾翠簞翻新曲玉樹紅樓鬪細腰團扇殷勤增恨別錦箋酬贈自魂銷同時姊妹休相妬明月欄干笑語遥

無題

玉漏沈沈夜月過含情無計發清歌五更繡幕垂銀蒜一寸愁心鎖翠蛾小閣香寒魂夢斷孤燈燼落淚痕多青鸞何事虚消息辜負芳年奈爾何

送賀瞻度司理之廣東

千秋文彩動詞壇萬里山川攬轡看風俗迥開天外郡水霜愁問海南冠關連湟水蠻雲濶日落崖門旅雁寒此去定知宣室召期君早晚入長安

九日同施尚白韓聖秋張友鴻周鷹垂登毘盧閣限十灰七陽韻

縹緲層樓霽色開相携知已共登臺秋深白草征人怨風急黄榆落雁哀九月層城連鼓角千山朔日蔽蒿萊今朝不負黄花約蒲泛茱萸酒一杯

其二

慈仁閣上薦寒霜極目高城草木凉三殿東臨新紫極萬峰西繞舊明光松杉碧死霏朝雨燈火珠林映夕陽莫向樽前歌古曲異鄉雲物正蒼茫

其三

天寧樓閣倚嵯峨醉眼攀躋一嘯歌鄉土關心清[illegible]遠江湖蒲地白雲多北平風起沉鴻雁大漠天寒散

橐駝最是憑欄多慷慨故園叢桂近如何

其四

祇林碧殿霽晴空面面憑欄曙色通閣寒蕭條看過雁寢園寂莫向秋風乾坤往事興亡外貴賤交情感慨中却喜王弘能載酒徘徊佳節幾人同

題胡氏園亭

如阜城堞擁蒼茫突兀名園散夕陽老鵲風聲鳴洞壑小山春色上衣裳庭花對月笙歌轉水閣棲雲薜

荔長我欲扁舟乘興去醉吟白石卧滄浪

輓郭公

焚草名聲滿冀州侍臣端笏對垂旒魂消故里新啼鳥淚落清晨舊賜裘萬里凉颷吹石馬五更歸夢度松楸晉陽鴻雁飛偏急無限黄雲黯不流

贈茹琬公

日黎比斗重文章玄髮朱顔歲月長檻外晴光凝暮靄樽中竹葉散新凉華陽秋至千花發長蕩煙深一

雁翔玉琯銀箏蒲高宴佇看龍誥出長楊

贈山左伊公擢第

秋風爛熳焆池塘此日題名姓氏長金殿曉臨神駿迴玉珂聲動御袍香栢梁賦就千秋業禁苑珠還五夜光更羨家聲山左重崢嶸甲第自輝煌

送少宗伯薛行屋致政歸里

白馬千旄出帝畿翩翩繡衮作萊衣幾年名重開朝廟一日帆歸戀省闈梁苑看花春酒熟繁臺放鶴曉

雲飛預知岩畔陶潛柳種就門前已十圍

送宋尚木從軍

喧喧金鼓出明光玄鉞朱旗驛路長曉日山川驅彩筆錦袍花萼上寒霜風沉畫角軍偏壯雪暗雕戈海不揚幕下雄人尊露布共誇宋玉在戎行

送張方伯

薊門提別動驪歌虜寵藩侯似玉珂曉日齊車迎紫氣青天彩鷁渡黄河一樽暮雨燈前出萬里晴花馬

上多平子才華原爛熳好傳書札樹蹉跎

其二

畫戟朱旗映日搖穿花使節玉驄驕東南忽動詞壇色杯酒相憐夢寐遥匣裡劍光滄海月風中秋色浙江潮縱横五彩高崗鳳不盡天風曳九霄

送陸處實寧國廣文

屈指交情已十年燕臺握別更悽然青萍夜逼南陵雨畫帶新縈比署煙春穀白雲溪水外鰲峰秋色酒

杯前才華登媿平原後不數當時老鄭虔

其二

把酒殷勤不可留送君躍馬到南州敬亭雲擁宣城樹石柱晴含謝眺樓絳帳獨看千里月綵毫應賦大江秋故人此去非無意亦念虞卿迴白愁

送王庭表歸吳

握手悽然指驛亭九河風急正揚舲浮雲慘淡來吳苑綵筆縱橫賦洞庭雨後蒹葭波浪白樽前意氣劍

光青文章已貴長安紙明日離心繞翠屏

賀兒山納姬

步虛仙女下雲軿一片香塵十里迎紅燭最憐花黯淡綵衣不動月分明芙蓉帳暖翻鴛被荳蔻香含咽鳳笙才了一時多麗句催詩撾鼓莫停聲

戲贈蔡寵宜

東風柳色動河津綺席嚬蛾映玉人艷冶羞窺秦女鏡輕盈曾鬪漢宮身歌殘金縷西窗月香鎖銅鋪小

苑春睡起朦朧歸夢短中郎何事太傷神

送姜汝高

搔首青天小謝才閒彷清嘯重徘徊橫山鳳羽凌風遠隔水朱霞映日開八月晴雲嚴子瀨數行秋雁越王臺未知何日酬嘉唱預擬山陰踏醉迴

送胡宛委學士出使

此日分茅出漢宮十年神武命圭雄詔書異姓親王國使節名家太史公綵筆暫停東觀草錫符還剪上

林桐武昌紫氣枌榆重畫戟朱旗驛路中

贈豫章嚴季佩

涼風疎雨芰荷開家世輝煌起外臺經術舊傳韋相業文章爭羨洛陽才樽前火棗千年得海外綏桃五月來自是德星名舉重侯芭今日賦蓬萊

送竇廵漕

使者乘槎發棹歌燕山霜色滿滹沱御堤刱氣高金掌天闕晴雲送玉珂冀北旌旗浮海下淮南芻粟蔽

江多到時定有安民策馬首風煙奈別何

贈舜英校書

繫馬垂楊古道邊相逢詩閣藐姑仙半生豈識雙鬟約一夕難堪翠袖憐檻外花明燕市月夢中人在薊門煙盛年房室真寥落腸斷西風落雁前

贈張驚鴻校書

雙鬟翠袖兩行齊巧按伊州曲自低小苑梧桐巢翡翠後園蛺蝶戲棠梨香傳荀令情偏劇路遶巫山夢亦迷却喜帳前初燭滅夜闌明月過簾西

贈紅豆校書

燕姬十八珮珊珊酒薄香沉坐夜闌紅燭燒殘鴛被暖紫簫吹落鳳城寒却憐舊恨情難斷細寫新愁淚不乾欲綰綠雲無意緒脂殘新月在琅玕

長安清明

勝地陰陰燧火連萬年豐鎬在幽燕春風九塞悲殘氏天壽諸陵黯暮煙野艸原花周社稷浮雲落日漢山川銅駝欲灑平生淚無數啼鴉繞樹前

其二

獨上高原發浩歌支離南北奈愁何樽前病起清明過客裡花開夕照多閩海羽書連紫塞江淮歸雁渡黃河遙憐彈瑟三山外細雨扁舟傍薜蘿

其三

短劍江湖嘆寂寥燕臺吟眺旅情銷殊方俎豆丘陵隔故里松楸涕淚遙萬樹亭深春雨燕三更月落墓門潮蓼莪讀罷思偏切目斷孤魂賦大招

其四

蒼煙哀笛響空林驛柳宮桃節序心海內干戈愁裡望天涯弟妹夢中尋千山暮雨滹沱急萬里春雲碣石陰道遠欲歸歸未得風塵惆悵鬢毛侵

送顧介石之陝

驪駒曉日嘆飛蓬一命新恩下九重且向風塵淹歲月那知湖海變魚龍飛泉地險金牛峽削壁山奇落

歷峰此去登臨工作賦憑陵每夜出芙蓉

其二

握手殷勤賦遠遊送君萬里到雍州懷人迢遞高雲曉對酒疎狂細雨秋大漠雄風秦時迴長原落日漢宮愁遙憐幕下紆籌畫暫爾功名豈滯留

送章宗季還南

多君綵筆賦山川洛下才名似仲宣千里驛騮遙道路孤飛鴻雁入雲煙夢迴滄海清樽外秋到黃河白

浪前忽訝同來更同去曉風天際片帆懸

送田鼒淵之浙

兩年同客燕臺日風雨論交坐夜分作賦競推左記室談詩直擬鮑參軍金鞭秋指錢塘月玉勒晴看天目雲萬里江湖人去後一時賓客念離羣

龔孝升先生趙洞門先生張大風趙元康吳園次趙友沂送唐髯孫之粵限十韻擘鉢成二律

拉伴同過阮籍家高城疎柳晚煙斜幾年兄弟同羈鋏到處樓臺落暮鴉十里長亭連畫舫一樽細雨映榴花平生不少縱橫意漫擬神仙學飯麻

其二

芳草玄亭戀友生一時詞賦動神京陳琳草檄千人廢王粲從軍萬里行桂嶺桄榔春雨濕灕江波浪暮雲平何時再聚金臺下紅燭狂歌倒酒觴

壽錢亦翁先生暨吳太孺人七十雙壽

洞庭瀲灩碧氤氳大隱于今獨有君北極秋高笙自

度南山霞起鶴成羣木公晞髮看紅雪金母焚香禮白雲更喜謝家雙玉樹五株千葉翠中分

壽鮑翁

高城斜抱洞庭流遙望晴雲片片稠山氣自迎神母駕水聲羣擁絳仙舟庭前瑞色簾櫳淨席上瑤光琥珀浮更喜仙郎名譽重紫泥將下鳳池頭

送王晉劉學憲之中州

鴻鵠中原振羽翰嵩山天半倚巑岏千秋詞賦雄風

迥一片冰壺夏日寒翠壁曉雲當署出黃河秋色卷簾看臨軒若問羊求侶洛水繁臺有釣竿

其二

嵩洛名都擁上游使君簫鼓木蘭舟天連伊闕河光合馬度竟臺嶽色流絳帳絲毫揮旎日白雲紅樹動高秋秦川公子推王粲到處明珠每自投

其三

相送驪歌繞薊門紅亭握別暗消魂天中山水千年

在鄴下才名一代尊落日開樽看汴柳清秋擁傳賦淇園大梁更有侯嬴客猶記當年虛左恩

其四

一時太史散朝班萬里鳴珂出漢關入洛故人吟白雪遊梁才子駐紅顏旌旗夜捲華林月風雨朝看桐栢山問道楓宸恩不淺金門早待長卿還

青縣漫興

發興真貪引濁醪鳧鷖隊隊入蓬蒿當帆孤壘晴花

出近水荒城秋月高白眼向來雄睥睨黃河依舊落波濤無端又到中州去客裡經年改二毛

其二

亂蟬高柳咽滄洲對酒蒼茫獨散愁四海結交餘短劍中原落日更登樓帆前花鳥催殘鬢天外雲山入早秋不盡陂塘萬里色西風蕭颯送扁舟

見雁有感

芙蓉出匣炤滄洲日月行藏只敝裘天下英雄俱落

魄帆前鴻雁各悲秋十年心事金樽裡雙鬢江湖玉笛愁目斷蕭蕭沙草白西風相送夕陽流

過鄒愚谷花塢堂同張友鴻賦

何處園亭曲徑迷徵歌殢酒合幽棲圖書寂寞煙沈塢草木陰森花蒲蹊澗水迴流雲自落畫堂無恙鳥空啼不堪回首繁華後短棹蒼茫落日低

贈王印周蘆政

東風細雨散江皐蒲苑葵榴法署高汗簡舊傳桓典

馬玉珂新珮漢官袍五雲煙樹開南服六代山川動綠毫此日氷簾千氣象亦知仲蔚卧蓬蒿

送別許荀谿觀察

憶昔燕臺悵遠遊送君重醉謝公樓乾坤雙鬢陵陽淚風雨孤蓬憲府舟三國曉雲雄劍在六朝山色大江流天涯宦跡常如此蒲日飛花賦別愁

許觀察署中即席時有燈船

江風拂簟晚開襟玉露雕雲檜樹林簫管畫船翻落

炤秦淮垂柳壓重陰三年老鶴一庭晚隔岸長松百尺深乘興酒杯堪吏隱白門煙月共高吟

丁酉五日王印周招飲署中觀荷即席限韻同余澹心賦

卧閣鴉聲晝日長金陵臺榭鬱蒼蒼星河夜映南州楊鼓角聲傳北海觴高柳風清啼鳥亂謠橋雨過荷衣涼孟公投轄飛揚甚岸幘狂吟樂未央

其二

煙樹參差雉堞平看花滿目倍傷情一樽客過端陽節千里人羈白下城露重蓮房含粉細風飄槐葉入簾清王郎不少憐才意逍夜般勤待月明

夏日余澹心招飲同韓聖秋張約菴蕭五雲袁籜菴唐祖命徐次履王印周郭君廷即席分韻

送別聖秋時聖秋奉使章貢

揚子玄亭一舉杯送君擁傳出南臺旌搖廬岳黃雲動舟過潯陽白雁來玉節暗看鴛鷺迴冰壺曉濯錦

江開臨風岐路應相憶更羨登臨作賦才

其二

楊柳參差竹樹叢夜闌河漢動涼風筵前耳熱英雄色花下情深杯酒中三巡檀槃依錦幰十年烏鵲老梧桐白門舊侶遙相待八月霜高起塞鴻

石城曉發寄紀伯紫顧與治程北海

離離葭菼蒲滄洲飄泊如同不繫舟黑雨暮濤侵漢壘黃雲疊嶂繞神州故園菰米經霜老異地樽罍送

客秋共指南朝兵火後銅駝石馬不勝愁

其二

柳絲拂檻散芙蓉石壁嵐膏翠更重曉夢巳隨京口樹征帆猶滯景陽鐘千門凉雨吹雙髻一片晴虹隔數峰自幸此身常獨健滿杯細酌莫辭從

別王印周廬政時有山左之行

芰荷凉雨醉亭皐別後思君夢獨勞短棹三更依戍火大江六月走波濤蟬聲驛路秋天迴馬首關城岱

岳高迢遞不堪凝望處暮雲清淚濕征袍

贈顧見山水部

明河銀漢入秋來使者高吟合衆杯北海濤聲沉鼓角東藩岳色映樓臺斜陽蓊蔚千家曉明月帆檣萬里開戀闕此時心更切暮天回首近蓬萊

與張越九泰安州牧

孤蓬客子漫相從岱岳崚嶒樹影重吏散青雲鳴洞壑杯斟紅燭映芙蓉一簾曉掛天門雨萬里秋高日

觀峰不盡山川連北極苦吟常對大夫松

賀雷給諫令郎納姬

十里香榭下素娥沉沉漏轉月婆娑曲房笙管金樽合畫省風流玉樹多燕子雙飛來北苑芙蓉並蒂滿南河一時詞客酬佳調永夜凉風颺綺羅

奉贈張司理茹古公祖

籍甚聲名滿建章丹庭白馬下江鄉冰壺蹟著循良傳露冕威分御史行三泖雨來雙鳳舞橫山晴度五

雲香到時黃菊重陽候彈瑟垂簾曉日長

庚子春日鄧尉山看梅訪剖石和尚

迢遞籃輿興不孤憑高極目俯三吳諸天清梵空縹渺下界疎鐘入有無楊柳曉懸玄墓雨梅花春遶洞庭湖振衣忽見蒼霞色片片芙蓉似畫圖

其二

相携登眺翠雲屏金碧樓高靜不扃疊嶂暮煙村寂寂層臺花雨晝冥冥片帆春水五湖白十里松陰一

殿青共倚支公挀絶勝竹垣石逕坐談經

宿邳州城

蕭然襆被宿邳城夜漏依稀斷五更露重野陂征馬滑月殘津樹曉鷄鳴道從落雁清秋入人到傷心白髮生自嘆十年塵土夢短簫殘笛倍含情

丁酉九日登慈仁寺毘盧閣六首

慈仁閣上此盤桓萬里登臨天地寬極目浮雲生大壑郢盃秋色蒲長安霜深沙磧丹楓麗山到幽并白

日寒迢遞客心悲故國短衣孤劍一憑欄

其二

相傳精舍白雲封偃蹇婁涼閣外松清梵珠幢朝放鴿疎鐘燈火夜降龍寒煙古道霜華積晴日長川樹影重遥憶去年重九節至今清淚落芙蓉

其三

愁看雪色入高樓衰草燕雲萬木稠天下英雄杯底合百年意氣劍光收桑乾月暗清砧夜碣石星揺大漠秋爲問朝宗還此地漢家宮闕鎖寒流

其四

祇林蕭瑟似蓬萊西北開雲竟日廻檻外客臨千里望窓中天盡數峯開高松秋落青銅溼絶塞風寒白雁哀我亦登山曾作賦斜陽沈醉此樓臺

其五

客子翩翩出澗阿振衣縹緲一經過五都市馬黄塵起萬戶笙歌落日多廢沼靈旗移寢殿荒陵夜雨泣

銅駝那堪直北憑高望欲問松楸近若何

其六

靄拱雕甍靜不譁寒林木葉晝冥冥感時無那身多病玩世惟應酒獨醒南極雲光萬里白西山秋氣半天青未知來歲仍何處回首江鄉空翠屏

晦日同譚長益方爾止趙友沂陳胤倩集慈仁寺松下分得時字

佳晨欣與故人期況對貞松霜雪姿渺渺疎鐘來上

原缺第三十二葉

沉沉紅炬夜將闌殘雪名花月下看畫閣香含金翡翠繡屏風動玉琅玕綠珠腰弱難禁舞飛燕身輕不耐寒我自醉中聽艷曲赤簫吹徹碧雲端

贈張玄寶司理

張衡詞賦滿乾坤握手論交意氣存入向金堤思鳳羽我從玉樹想龍門滹沱濤釆飛銀硯上谷花光照酒尊家世舊隣畿輔地五雲回首覲新恩

戊戌五日鹿城旅舍

重關三輔接長安客子馳驅惜羽翰匝地滹沱天外落繞城煙雨座中寒畫橋橫笛芙蓉裡紅袖傳觴琥珀看少小登臨詩不廢坐看一鶴下雲端

其二

三載淒凉客裏過玉簫金管夜如何花前孤劍存册舊眼底浮名戀芰荷白袷天容梅福老青山地入晉陽多漫隨風俗看來往角黍蒲觴一嘯歌

亭菴二集卷十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律

夏陽道中寒食

客中令節逢樽酒簾外羣山倚棹歌萬里殘陽青草短千門寒食禁煙多故園俎豆空魂夢華表春風上薜蘿望斷南飛鴻雁盡白楊紅杏奈愁何

夏陽道中清明

書劍年年客路賒浮雲漠漠度平沙帆前曉散梁山靄天外春流濟水槎綠草南園飛紫燕青陵夜雨泣梨花風塵遠道難回首湖海年年短鬢華

登妙高峰訪羽客呂真九真九三年辟穀亦異人也

妙高峰上宛瀛洲鶺鴒林端汗漫遊璚館月明金鼎沸紫雲日暖玉泉流簫聲鳳下三千界花氣春歸十二樓我欲往從雞犬去清風祇樹暫淹留

金閶夜飲是日有兩女郞佐酒

極目吳山瀉翠微闔閭臺榭正芳菲珠簾夜靜梨花落畫檻春深蛺蝶飛十里香塵迷雀舫一時羅袖拂臣衣更添畫燭笙簧轉碧月烏啼醉不歸

廣陵懷古

蒼蒼雲樹隱岧嶢柳暗花飛幾六朝酒醒雨從愁裡聽鳥啼春向客中消蕪城古殿空荒草隋苑疎鐘自落潮二十四橋歌吹後月明誰繫木蘭橈

任城懷何次張金天石

蒼蒼樹色繞前林半載懷人寂寂深馬首途窮仍作客樽前病起罷登臨暮雲孤館沉沉燭春草閒堂夜夜心南望不禁鄉思切丹山澤國薜蘿陰

濟上懷董蒼水

楊柳絲絲滿路岐春風野草隔斷危滯余獨抱徵君疾羨爾能工僕射詩夢去南江燈影細愁來北地日光遲迢迢萬里青齊道更有誰人惜別離

江上懷張洮侯董得仲

昨夜輕橈艤戍樓遙憐風雨過徐州江都名望歸三策平子風流詠四愁青草月明銀雁度碧山春霽海雲收傷心只有花零落歌盡吳趨淚不留

贈平陽司理毛錦來

燕臺分手暮雲稠華館張鐙憶舊遊裴楷才華原起晉仲宣落拓暫依劉中原風雅誰同調天下循良爾最優吏散簾垂歌吹發芙蓉深映夕陽樓

其二

少年佐郡賦才豪千里相思念子勞紅袖彈箏新樂府青樽接席舊綈袍西通姑射蓮花出北望中條海鶴高不信天涯憔悴者故人猶與共揮毫

其三

翩然手采自飛揚形勢于今重晉陽皎皎冰壺臨夜月稜稜露晃凛秋霜一時盟會推牛耳萬里雲霄起雁行屈指吾曹兄弟好襄陵肓酒話偏長

其四

槐陰疎雨曉雲平四月微凉好鳥鳴別後詩篇憐庾信見時繾綣及侯嬴河流直遶吳王渡山色遥連魏豹城知爾化行還買犢臨汾今日半消兵

其五

年年結納走風塵蓬鬢行吟白氎巾蒲坂雨來雷澤晩太行花發晉陵春千家禾黍晴雲迴獨客關河片月新丹翮定歸青瑣闥詔書旋下鳳城闉

贈顏石珍和韻

才華家世本翩翩山左文章獨可傳花下揮毫銀鑿落市中投菓玉嬋娟千行恨別江淹賦一代風流衛玠年何日西園同剪燭月明京邸聽彈絃

其二

眼底名流不稱意東瀋驅馬復經過憑陵妬爾樽前句潦倒憐余別後歌萬舟晴雲開岱色千帆細雨憶江波未知此去何時見且共離亭賦女蘿

晉陽夏感十首

度嶺攀崖夏草荒坐來客子思茫茫無才猶被微名累多病驚看旅鬢蒼東北浮雲連大壑西南落日見咸陽放歌蒲飲襄陵酒異地登臨意轉長

其二

晉陽形勢亂山橫地盡東藩拱北平千里雲開蒲子邑一樽客醉禹王城飄零文藻傷王粲躑躅關河憶馬卿却憶前年燕市裡故人握別不勝情為毛錦來也

其三

重峯叠嶂接遥天驅馬平陽古道邊嫣水波瀾唐坂宇河東父老漢山川蒼生賦稅愁今日離黍兵戈憶往年杳杳龍髯勞夢想太行晴色出風煙

其四

寥寥誰與許由同萬事支離天地空百二河山輕敝屣萬年節概自高風丹霞舒卷行藏外異代音容想像中我亦憑臨貪仰止亂雲殘碣隱青楓

其五

火雲片片出層臺五月炎天斷草萊不見雷霆翻白晝徒聞兵甲走黃埃客中消息三吳斷醉裡悲歌一夜來潦倒平河吹玉篴短衣空對北花開

其六

隔林蒼靄晝氤氳野寺疎鐘樹杪聞旅思一簾懸晉雨愁心萬里度汾雲山川歷落題詩滿星斗崢嶸坐夜分玩世不妨歌楚調天涯兄弟渺離羣

其七

三晉雲霞互吐吞霍山斜日傍城門嵯空礫石炎風急峽束蒼煙夏鳥昏苜蓿草肥宛馬健棗榴花放窖蜂喧披裘不少憂時淚一夜陂塘過雨痕

其八

殊方又見物華新亂後關城倍愴神江海一身還作客乾坤雙眼向何人荊高醉後惟歌哭禽向年來事隱淪日落龍門腸更折幾時歸釣五湖濱

其九

半載思君尺素稀漫從蕭寺對斜暉沉沉玉磬疎松落寂寂禪鐙清梵微携手閒看珠樹鶴狂吟戲着比丘衣更深猶遲涼風起慷慨論文意不違與關西李屺瞻同寓

其十

故園南望近如何屈指端陽節序過四野月光沉碧草孤鐙客夢渡黃河已知歇浦芙蓉發更想機山薜荔多寂莫羊裘三徑裡竟無人唱楚狂歌

曲阜秋興六首

朔雲凉月動歸鞍白雁丹楓熠暮寒萬里山川吹落木九天鷹隼得新翰泰陵石獸空荒草漢帝金莖失露盤千古興亡存想像惟餘陳跡一憑欄

其二

古戍殘花對晚風冥冥寒雨度飛鴻經綸每愧山中相心事常憑塞上翁短劍支離千里外十年潦倒一杯中紅塵華髮悲遲暮却喜新詩老更工

其三

道路間關倍憶家孤城寒日起悲笳客衣倒映山山色馬首遥飛樹樹霞半世行藏聊白眼五更歸夢負黄花江南庾信逢搖落賦罷西樓感歲華

其四

曈曨初日暝煙消槲葉西風受寂寥地敞中原連紫極天開東嶽出丹霄荒城砧杵催吳客十月魚龍動海潮我亦釣鰲慷慨士魯雲齊樹醉相邀

其五

徒有風塵侵白袷尚無時日渡黄河驚心異地繁霜落醉眼荒陂獨鳥過南去川原魂夢渺北來天地甲兵多停盃徙倚真難問撫劍踟躕奈若何

其六

松垣竹逕晝陰陰鳴鶴淒清隔遠林繾綣綈袍杯酒盡遲回鐙火夜堂深抑絃忽送千巖雨明月常懸萬里心惟有天涯兄弟好每于臨別一沾襟

曲阜古跡少昊墓

金天寢殿鬱嵯峨萬石層層驅馬過土俗至今傳少昊居人猶是說銅駝蒼凉短日乾坤晏蕭瑟悲風墓草多欲弔九原無處所白雲縹緲護巖阿

靈光基

魯城城北舊靈光野寺殘碑古道長春雨鋤犂遺甓瓦秋風禾黍散牛羊離離衰草沉荒址漠漠寒花冷夕陽想像巋然空佇立萬山廻合雁微茫

孔林

孔林自古重山東石馬蒼松路不窮隧道春田芳草下御碑雲護紫苔中岱山佳氣搖晴楷泗水靈源繞閟宫千載明禋功不細墓門瞻拜夕陽空

周公廟

元公遺廟敞南天赤舃金縢憶往年欄楯伏龍扶繡栱璇題威鳳舞蒼煙千峰紫翠窗中出萬壑松濤檻外懸功德不隨滄海變丂裘俎豆尚依然

文獻泉

千載相傳文獻泉居人共說魯當年環陂藻荇娟娟鳥遶郭溪流脉脉煙往事銷沉兵燹後斷碑零落夕陽前平生漫有登臨興馬首西風歲暮天

舞雩臺

駐馬城南曙色開相携登眺舞雩臺無邊瑟颯松楸合疑似山川風雨來當日祈年臨羽衛郎今遺跡蒲蒿萊暮春余亦曾歌咏俯仰先賢首重回

無題

玉峰晴色繞芳筵綠樹寒光春可憐隔水畫簾通笑語臨風舞袖落金鈿露桃花下聞鸚鵡銀燭杯前聽杜鵑入座歌聲迎綺扇翠眉頻蹙漫調絃

贈孔大臨

文章家世舊傳經寂莫高城隱德星乘興客投蔣詡徑問玄人向子雲亭一樽雪映紅天竺兩袈風吹白鶴翎錦瑟清燈真爛熳閒簾南望萬峰青

任城南歸

古刹寒鴉落照間片帆濟水夜潺湲生涯只合尋鷗鳥心事惟應戀故山鄒衍縱橫留稷下魯連談笑出齊關驛亭觸目陂塘月一夜西風送客還

其二

年過四十未知名潦倒行踪近尚平白雁一天鳴夜氣黃河萬里過冰聲窮人難月娟娟出隔水漁燈點點明屈指年光又除夕散衆短械不勝情

其三

朔雪嚴霜此夕心風塵荏苒歲華侵誅求父老江東盡偃蹇魚龍澤國深策馬故都思漂母驅車臘月弔淮陰高原衰草愁征客醉倚篷窗梁甫吟

其四

故人斗酒話城隅篋裡新詩問有無寒雨共隨淮水逝雁聲遙帶楚雲孤疎鐘縹緲來吳苑叠嶂依微接太湖歸去茫茫春又至南山十畝半荒蕪

芋庵二集卷十一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五言絶

題陳白陽畫鴨圖

花鴨綠楊邊忘機自可憐隨波安芳藻側眼向江天

八角井

雙井疑千尺山腰鎖舊關秋風潭水淨遥映穿窿山

偶見

紈扇輕盈托单衫婀娜香故窺新燕子小立在垂楊

偶聞

聲訴夜不止烏啼欲二更隔簾人影動忽聽剪刀聲

客歲七夕遊東昌光岳樓今復值此感而有作

去國三千里東昌秋色新行吟光岳者猶是隔年人

其二

揚鞭還立馬眺望魯城開岳色連千里秋雲無數來

有憶

白雲來大荒四宇涼飈薦何處最傷情落日蔽郊甸

其二

疎雨澹清流涼雲蔭平陸何處最傷情秋草帆前綠

題陳雪石畫

合沓西山青秋風響林樾寂寂晚歸人扁舟釣寒月

題雪石墨竹

清暉澹澄襟蒼翠如綠玉中有鸞凰來幽人坐空谷

苧菴二集卷十一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絶

客舍

飛鴻嘹唳度燕關歲晏驅馳獨未還最是旅人聽不得西風明月滿寒山

其二

白皙胡姬進酒杯雪花飛落黄金臺一聲蘆笛消魂

夜沙磧昏風萬里來

其三

十月蕭條楊柳堤朔風寒雨過城西無情只有隣鷄惡不管愁人夜半啼

其四

邊塞風高木葉乾黄雲千里不勝寒可憐一片城頭月江北江南兩地看

其五

孤燈無語畫樓空哀角沈沈起朔風一夜鄉關魂夢斷不知身在薊門中

其六

青海黄沙暗夕陽無端裘馬客他鄉玉簫吹徹高樓夜一曲關山合斷腸

塞上曲

青絲蹀躞控金鏤二十從軍白首還動地黄塵迷代北漫天青海暗陰山

其二

高天無盡雁聲孤烽火沙場野草枯一曲凉州彈出塞腰間寶劍血糢糊

塞下曲

鷄兒山外朔風高衰草平原獵羽毛歌舞將軍齊醉卧雪花一夜滿弓刀

其二

胡姬窈窕漢宮粧蹋臂歸來進酪漿十萬征人吹蘆

栗李陵臺下月如霜

春閨二十首

人去經年萬里愁梨花空自發西樓朱簾春暖穿針線繡到鴛鴦淚暗流

其二

爲歡輕劈石榴皮手進樽前訴別離咲倚欄杆珠彈擲垂楊飛出兩黃鸝

其三

兩年寂寂守空閨春草春花鶯亂飛珍重再看紅玉玦檀郎十五束羅衣

其四

黄狄山前去雁哀妾家門對大江開一聲斷入桃花岸疑是夫君白馬來

其五

小苑斜陽獨自看梅花吹落杏花殘薄寒畏見垂楊柳偏引春風入畵欄

其六

短桃紅映艷陽天新竹青參畵閣煙金摺屏風嬌翡翠繡圍斗帳舞嬋娟

其七

博山鑪爇自沉吟別後深知一片心到日定貽珠徑寸爲儂頭上飾雙簪

其八

君今匹馬向長安妾倚金閨玉兎寒依舊青春紅燭

夜可憐人在夢中看

其九

眞珠簾箔映窗紗醉泥東風碧玉家侍女靚粧歌舞罷刺桐花外月輪斜

其十

疊石玲瓏白玉鋼辛夷花底綠萍香獨憐勺水難傳信潑刺紅魚一尺長

其十一

一從人去夢偏賒阿母堂前勿嘆嗟直至五更雙淚落朱樓空鎖碧桃花

其十二

銀壺夜色玉樓空不盡離愁細雨中尺素早傳寒食到船頭莫打石尤風

其十三

鵶青寶嶽玉琳瑯小樣菱花自綺裳門掩東風春晝靜調人偏試壽陽粧

其十四

想像南行獨客舟金焦山色帶江流一時夢斷人何處夜雨蕭蕭翡翠樓

其十五

玉釵寂寞暗生塵細草微香壓錦茵燕子尚啣花片舞憐君何事不知春

其十六

素娥天外亘含情小閣輕寒枕獨横却恠庭前烏桕烏三更歷歷叫天明

其十七

春暖遊絲日正遲十三織素暗頻窺低頭不敢私相問鸚鵡窓前學語時

其十八

春來無事更關心銀鑰雕欄繡戶深只有鳳紋三丈錦與郎裁作合歡衾

其十九

五木香沉閉早春茱萸幔底暗傷神心隨明月東西去應照他鄉離別人

其二十

暮雨蘼蕪客路賒玉容憔悴負年華空房欲照同心燭怕見窓前夜合花

鬼詩

陰風颯颯捲岸沙古墩廢井疑人家野狸竄入無數嘯一株開遍山礬花

其二

北邙山下川無光落月昏黃古戰塲忽聽隴頭笳蕭蛇蝍蝙蝠入枯桑

送張鞠臣先生

津亭楊柳暮雲侵無限離情九曲深道上歸鴻飛不往笙歌煙月下淮陰

其二

桃花水漾木蘭船迢遞湖光萬頃煙到日莫忘憔悴

客春風零落薊門天

送陳廣明

淮南落日半江明遙望晴帆去雁鳴一片春風連萬里廣陵花月易移情

記得

城闕無數夜烏啼楊柳青青落日低記得長干歌舞夜玉人扶醉畫樓西

送張友鴻歸吳

凉風千里蒲蘼蕪一片晴帆下五湖強折楊枝送歸客西山城畔月明孤

其二

日落津門平楚陰送君南去九河深那堪別後遥囘首無限離心繞碧岑

其三

薊門握別酒還醒仗劍驅馳指驛亭一路登臨堪作賦黃河南去萬山青

其四

塵沙車馬暗消魂夜雨論交吾道存兩載薊城俱作客秋風先到季鷹門

其五

森森夏木散斜曛一曲驪歌手重分今夕且須樽酒盡黃金臺下不逢君

其六

孤蓬五月出皇州夾岸垂楊萬樹稠想像故園攜酒

處九峰煙雨白雲秋

古意

八月天高桂樹香西風雙燕舞河梁玉人忽作經年客那惜羅帷秋夜長

寄遠曲

碧雲深樹鎖朱門一丈龍鬚半未溫忽見月圓秋色好水晶簾外暗消魂

其二

秦簫楚管隔相思寶鴨香沉畫閣時安得身如比翼鳥好風吹上綠楊枝

其三

銀蒜低垂燭影高鴛鴦尾畔架葡萄寒衣夜半縫腰帶淚濕并州金剪刀

其四

葳蕤金鑰繡床虛珠斗秋光映綺疏萬里欲傳三歲札劈箋細寫右軍書

舘陶道中口號

白雲有意遲鴻雁青草無心縱馬蹄四十論年過騎省朝朝畏見夕陽西

金陵偶作

勞勞亭畔酒闌珊滿地江花映客顏雙眼獨看垂釣處西風細雨六朝山

鐙船曲六首

秦淮山色晚煙開到處臨風結綺臺萬斛蛟珠爭出

水滿船羅袖一時來

其二

金塘百尺曉風吹十二欄干畫舸遲侍女謳歌楊柳曲行人猶唱竹枝辭

其三

紅樓珠箔柳絲長狼籍臙脂撲面香猶是南朝歌舞地吳姬多學漢宮粧

其四

香霧空濛泛酒杯秣陵臺榭舊崔嵬煙花蒲苑沉更漏一片朱旗十丈開

其五

五銖結束沙棠舟夾岸銀花水上流回首昔年桃葉渡愁心一夜滿南州

其六

蘭膏夜放榴花艷海燕塘嬌錦纜新痛飲漫隨車馬散可憐競渡已無人

北行日記

燕子磯頭日未升秦淮湖畔曉煙凝故人相送樽難盡五兩南風渡廣陵

其二

曉寺鐘聲客夢邊蕪城柳色落帆前綠溪石瀨蒹葭水看盡江南雨後天

其三

秦郵野宿角聲哀風雨重經甓社來辜負故山初夏景酴醿開罷沃丹開

其四

農家放鴨柳溪陰白白蓮花夏水深烏柏晚涼堪繫馬凌虛千里一披襟

其五

萬樹清陰曳杖看我家小閣夏猶寒勻圓朱實玻璃盞潑剌銀鱗瑪瑙盤

其六

荒陂蒲荻雨來時六月炎天一棹移想像南窗吟嘯處斜陽深樹有黃鸝

其七

涼風兩岸月婆娑萬仞青山夏木多野店荒雞人寂莫勞君作伴過黃河

其八

炎雲天末起青齊淮角樓西片月新燕子參差簾外舞呢喃猶認去年人

其九

芰荷鷗鷺蒲滄洲萬里辭家客子愁三十艨艟橫岸出天涯何處泊扁舟

其十

南北支離舊酒徒涇河涕淚一身孤不堪更聽邊兒曲羨殺秋風下五湖

其十一

清河縣北怒濤生疋馬蒼煙過古城露下五更鐘未

歇車徒頻起促人行

其十二

白洋河口樹蒼蒼一路鳴蟬噪夕陽縱有高臺莫臨望黃沙碧草斷人腸

憶楊校書　校書晉陽人也今適天津

幽花細竹繞朱樓天外行雲片片愁辜負半生生死約數行清淚濕貂裘

其二

無端玉箋暗消魂翠袖姍姍總是恩欲托燕臺千里雁五更嘹唳過津門

贈趙文卿校書前二十絶

美酒新開蠟炬紅銖衣婀娜夜香通桃花不及臙脂色共指蛾眉出漢宮

其二

嬌姿墮馬試明粧撲面薔薇十里香紅粉泰樓人似玉定容今夜嫁王昌

其三

鴉青衫子石榴裙賓祿盤龍五色分偏愛主人能醉客箜篌一曲斷行雲

其四

玉女窗寒七采裝繡屏何處雨鴛鴦夜來不落人間夢散作蟾蜍萬里光

其五

宓妃十五艷長安國色宮粧勝牡丹多少西園飛蓋

客一時相向月中看

其六

雲母屛前燭影深濤箋一尺獨沉吟臨池自啓琉璃匣不讓當年女史箴

其七

赤城青霱絳樓霞片片飛來碧玉家羨殺昭儀才擅絶晩粧還寫蕙蘭花

其八

華堂觴政自縱横盧女藏鈎最有名長笛一聲天外碧西風吹蒲鳳凰城

其九

城闉尨角雪初殘非霧非煙倚畫欄午夜尚栽雙蛺蝶燈前怯爲剪刀寒

其十

九泒潯陽萬仞山彩雲不斷護朱顏偶然謫入新豐市豈學三眠字小蠻 文卿江右人也

十一

風搖小幔大秦珠檻外清光散九衢縱酒知余太無賴床頭更進錦氍毹

十二

擁爐吹角薊門西袖裡玫瑰好共題醉倚風流白司馬低頭故意聽烏啼

十三

重重暖帳壓清宵數點梅花凍未消睡眼朦朧嬌不

起笑儂昨夜學吹簫

十四

五更聲動景陽鐘秀出眉端十二峰湘水輕煙籠翡翠燕山初日照芙蓉

十五

金泥寶鴨篆煙浮蒲眼紅潮暈不流記取別時心一寸背人還贈玉搔頭

十六

水晶簾外月婆娑猶憶金閨簇翠蛾早起虛㚑音信
至遠山晴色雁行多

十七

無限傷心托柳枝樓頭行影正參差空山啼鳥人何
處想像斜陽獨立時

十八

十里香塵蹤跡稀敢從銀漢問支機青鸞遠接長天
外一夜相思雪又飛

十九

丹崖碧樹五湖春怪爾憐才不厭貧若使韓娥能共
隱鹿門芳草更何人

二十

沉香亭畔露華流寒重疎林墜玉鉤何日與君同雀
舫錦帆煙月下南州

贈文卿校書後二十絶

更壼初斷曉星稀旭日曈曨樹影微恰似太真春睡
足雲屏香暖不勝衣

其二

溶溶曉起寒如春當窓奪花不避人好與蕭郎通一
笑綠鬟半掠未曾勻

其三

寒風颯颯凍雲開青雀西飛獨看來自昔洛神應有
賦只今誰是魏王才

其四

小娃家住玉河里灼灼雙眸剪秋水錦鎬緘札信不
來氷雁鄉絲啼未已

其五

五彩扶桑繞翠微玉孃湖上曉鸞飛粧成聳出紅簾
外洗手金盆蒲息肌

其六

十五彈箏遏五雲十六手織錦廻文盤珠夜製柔情
怯流蘇翠絡香紛紜

其七

消歸幾臘漏聲中夕霧濛濛繞碧空知是吳剛有仙骨却教出入廣寒宫

其八

薰鑪撲被沐蘭膏越羅衫子犀毗[illegible]三寸神魚穿碧荇一雙孔雀啄青桃

其九

漫天黰淡雪澌澌樂府新翻子夜詞欲與潘郎私自

語隔簾偏畏侍兒知

其十

薊北城邊春草生薊北城上烏飛鳴千條垂絲好楊柳那不綰我別時情

十一

無端神女舞霓裳十二瓊樓散夕陽落盡黃榆千樹葉東風何處更廻腸

十二

名花焰艷燈光下紅豆傳賓傾玉斝蒲堂擫管夜未闌寒霜飛落鴛鴦瓦

十三

梅柳陂塘漸漸生西窓殘燭夢魂清無情最是窮冬月不管愁人夜半明

十四

可奈繁弦急管催獨憐今夕訴離杯隔墻夜色來何限一樹迎春寒自開

十五

西江美人鴇觜靴踏月自唱雪兒歌歌罷回身就房去低頭只問夜如何

十六

旅客有愁多近酒寒林何處不啼風一簾山色斜陽外半夜鷄聲細雨中

十七

月落如霜散水涯紅牙按拍閉幽齋花花相對金條

脫槳槳相當玉雀釵

十八

半生憔悴客中過雪色山光起御河喜鵲豈知人事恨朝朝空噪兩寒柯

十九

新綠桑落醉頻添背日高城風色嚴玉鏡不開人自遠起聽鐵馬靜虗簷

二十

又見瓊臺夕月圓幾回相望隔雲煙西風只在更樓上常送鐘聲到枕邊

出彰義門

薊門握別起驪歌九陌沙飛撲面過我已倦遊今更出西山萬仞白雲多

盧溝橋

盧溝橋下水泓澄南北行人感廢興太壽高峰猶在望不堪回首漢諸陵

琉璃河

翠壁丹崖接大荒琉璃河口散斜陽可憐異地葵榴發醉眼模糊似故鄉

桃園拜張桓侯祠

范水蕭蕭白草生桓侯遺廟至今名驅車落日誰瞻拜風雨猶聞劍戟聲

涿州古渡

當年高宴華陽臺萬里浮雲黯不開徙倚獨深懷古意曉風吹角度河來

宿范陽

天空露下蒲蘼蕪擊筑狂吟聽夜烏客裡漫傾桑落酒那堪旅館一鐙孤

上谷道中

高陽城北起黃塵道遠俄驚物候新雙眼最憐楊柳樹青青隴首送行人

祁州

滋河縈繞暮煙流平楚蒼茫雉堞稠幸有故人同作
客蕭天殘炤過邢州

舊束鹿

土人指點鹿巖高千里平沙落暮濤聞說滹沱一夜
水至今城郭沒蓬蒿

謁王愍肅墓

下馬蕭條酒一尊銅駝松柏夏雲昏忠魂不散千年
恨獨立荒郊謁墓門

將至束鹿新城

燕山將斷晉雲連榆柳千行拂遠天道上花飛驄客
思馬頭晴色鹿城煙

夜飲鹿城署

酬飲論心返炤微蕭蕭烏鵲自南飛故園此夜金閨
月又向他鄉上客衣

懷趙文卿校書

去年絃管與君同別後關河悵望中沉水香燒銀燭
冷夜闌明月滿梧桐

其二

涼風枕簟碧雲流細雨疎花玳瑁樓不信黃鸝枝上
語數聲若與話離愁

其三

元旦同君聽漏長曈曨旭日映雕梁盈盈粧罷嬌無
力獨自焚香禮梵王

其四

朱絲金縷六萌車姑射仙人貌不如記得燕山殘雪
夜倚窗親寫玉臺書

其五

西園亭榭鳥聲哀檻外風吹杜若開萬里相思魂縹
緲斜陽一片北山來

其六

楊柳毿毿綠正齊美人家在薊門西不知別後歸何
處夢到燕臺路已迷

其七

紅玉闌干白玉盤隔年歌舞夢中看春來空憶刀環約芍藥臺前月影寒

其八

花月江南事可憐烏啼繞樹夜燈前銀河脉脉長凝望回首淒涼又一年

避兵北橋庄自

清宵烏鵲度河梁月落星稀暑氣涼欲過板橋尋野

老西陂隔水茯苓香

其二

孤城人跡已無多散步荒郊發嘯歌客到便邀雞黍約東籬斜照說干戈

其三

垂楊夾岸起西風露濕蓮塘夜色空漫向庭前歌白石清砧淒切月明中

其四

漂搖酒幔沙村寂釣艇歸來日欲斜無數蟬聲分斷岸秋風開遍木棉花

其五

傳聞消息暗驚魂白葦黃榆原上村醉眼看花想朋舊一溪流水閉柴門

泛石湖

阜原禾黍遍三吳短棹橫塘泛石湖萬頃波光平似鏡西風秋色片帆孤

石佛磵

磵前落葉靜山扉磵底秋光泉不飛何處碧簫吹欲斷聲聲常傍洞中歸

上方山

上方樓閣暫羈棲灌木蕭森野鳥啼目勢迴臨千萬里晴雲落日太湖西

琴臺

茂苑秋雲四望開縱崖踏闕共徘徊山僧指點千年

踏更上西峯百尺臺

雙桂

百年雙桂簇青葱金粟紛紛度晚風獨有遠公能說法天香吹落萬山中

龍山塘

千家煙火斜陽外夜岸平橋畫舫過遙望碧霄孤雁起九龍山下暮煙多

洗硯池

一徑松楸落日遲颯風萍藻兩參差千秋綵筆知何處過客常尋舊硯池

樹泉

絕頂靈巖雲亂飛樹泉百尺映禪扉老僧汲水渾無事坐看山前白日微

石塔

石塔岧嶢混太清側身西望獨含情青天縹緲飛玄鶴夜半時聞子晉笙

西施洞

洞口仙芝照眼紅西施曾此拾芳叢可憐絕代傾城色散作山前草木風

江陰徐頌穆齋夜話有感

孤城血戰實堪憐遺鏃猶存郭外田十萬英魂遙薦酒大江風雨泣寒煙

蓉江道上

蓉江微雨白雲秋夾岸松篁送客舟庾信悲歌向何

處冥鴻遙渡白蘋洲

其二

故人載酒度河梁畫舫清樽引興長萬里秋光懸落日孤帆暮色隱垂楊

蒲團基

茸茸細草不侵磯絕頂蒲團靜可依自是老僧常入定四天雲起欲沾衣

將之武林寄沈碩菴

閶闔城西眺大荒驅車帶劍北風黃砧聲欲度三河

月塞雁遥飛萬里霜

其二

客子南行大滌山馬啣枯草嚼銅鐶此去晴冬遊典

劇酒樓花市不勝攀

其三

故鄉風景客中遥十月吳山草木凋極目寒飈渺千

里暮帆遥指浙江湖

其四

紅鐙美酒炤貂裘靄靄頽雲澹不流遥望西湖楊柳

閘笙歌還似漢時秋

別內

江臯三月百花明一路晴帆萬里行吾自異鄉還作

客知君夢繞鳳凰城

其二

桃花夾岸石門開銀燭金屏進[illegible]杯莫道夫君容易

出相思還上望鄉臺

其三

對舞蜻蜓藕故園梨花寂寂閉門可憐別約千絲

結只是低頭無片言

其四

橫塘青草馬駸驛無數垂楊炤碧潭日落長亭千萬

里孤鴻猶得到江南

其五

平湖螢火萬家流暮靄清風翡翠樓家在東吳楊柳

岸橫雲山畔月如鈎

其六

菡萏前溪香有餘玉容莫自歎離居黃河直下東流

水應有銀鱗雙鯉魚

潞河夜泊

河上秋風北斗低月明千里草凄凄孤帆夜泊燕臺

客愁聽荒臺烏夜啼

其二

獨戍灘頭棗樹陰西風寂歷急秋砧中流一片嬋娟色對酒踟躕傷我心

明妃曲

拭淚曉辭丹鳳闕脚恩夜向白狼河漢家諸將稱神武薄命何須妾請和

其二

花驄白羽黑兜鍪觱篥聲吹萬里愁紅粉淚彈霜上月炤人疑是漢宮秋

其三

八月天山野火屯磧西衰草腤消魂無端馬背吹羌篴一夜秋風落塞門

其四

青海黃沙起雁羣琵琶馬上不堪聞慕南思逐賢王猟得望朝陽一片雲

其五

鐵甲霜飛瀚海陰大荒直北氣蕭森少年只解宫中怨不道沙塲怨更深

苧菴二集卷十二

雲間吳懋謙六益氏著

七言絶

廣陵舟次有懷文卿校書偶閱元微之雜憶詩五首倣此賦之

霓裳一曲晩煙微人倚朱樓紫燕飛憶得文卿初見日春風吹動六銖衣

其二

蘭膏私語夜寒添帶結同心玉指纖憶得文卿曉粧罷杏花春色滿垂簾

其三

錦靴翠袖藕花裳小小釵横兩鳳凰憶得文卿共除夕夜深香煖合歡床

其四

欝金臺畔並棲鸞日上梧桐雪未乾憶得文卿慵欲起海棠春夢不勝寒

其五

蘼蕪一夜散春風紅藥花開綺閣空憶得文卿從別後越羅三尺淚痕紅

題周節婦

憔悴無言對鏡塵貞松原不染塵沙青陵臺上韓憑鳥夜夜啼春泣落花

同李方思遊淮北興聖寺

夕陽淮北見樓臺過客尋僧夜擬來寂寂青鳥啼不

住一燈深炤寺門開

訪江上隱者

娟娟翠篠似山家山外峰迴一徑斜日暮溪雲飛不起門前雀啄白桐花

其二

楊柳參差繞翠屏石林煙霧曉冥冥一聲鐵逐晴虹外無數雲山江上青

古墓

黃河風急水茫茫道出桃源古北邙石馬不知何代
客夜深鬼火炤松房

憶歲寒草堂

巖邊鹿過香苔積谷口人歸舊業貧數點青山紅杏
雨一溪流水碧桃春

其二

花開野薺春不惡果熟山櫻雨更稠人家楊柳綠陰
地落日海門何處樓

夏秋寓大名蕭寺

縹緲雲歸墓色空千林草樹過秋風無端只向花前
醉夜夜疎星寺影中

其二

梵宮曲曲午鐘微老衲焚香靜掩扉白鵲啣花開浩
刧幾時回首學皈依

其三

殷殷雷電古城邊黍稷離離暗野煙久旱忽深三尺
雨一時父老慶豐年

其四

幽花錦石繞湖濱宛轉吳歈子夜新萬里碧天清影
月可憐愁殺異鄉人

其五

陂塘雨過芰荷開燕子差池去復迴漏轉西樓還獨
立一聲清磬入簾來

其六

鳴蟬萬樹咽斜陽七月風淸枕簟涼寂寞玉簫何處
起聲聲吹出斷人腸

其七

平楚蒼茫睥睨稠浮雲落日迥生愁夢回故國三更
月人在他鄉萬里秋

其八

城隅煙樹隱棲鴉耿耿銀河入望斜幸有陳蕃能下
榻可容徐孺醉天涯

秋閨曲

歲㮣深鎖曲欄干一葉新秋暮雨寒想到芙蓉開爛熳玉人倦倚畫簾看

其二

暮鴉啼散夕陽紅綺閣凉生淡淡風萬戶砧聲聽不斷數行清淚月明中

其三

繡屏風細冷窓紗樹底蜻蜓對對斜獨有深閨離恨一時開遍斷腸花

其四

琵琶香凝桂樹枝碧天雲影正參差紫簫未鳳空吹盡休看秋風鬭鴨池

其五

碧澗紅泉小幔凉沉沉几席散都梁分離鎮日無情緒玉藕千絲不忍嘗

其六

經年憔悴縷金衣獨倚西樓看落暉去日梅花同惜別那堪白雁又南飛

魏南漫興

白雁黃雲繞戍臺平沙淺草角弓開三秋旅客知寒早七月潮聲動地來

七月廿七饒陽見雁

薄雨微凉暑氣收饒陽黍稷遍田疇西風匹馬人千里又見黃榆白雁秋

客曲阜伯儼齋

檜葉青青柏葉紅蒲樓山色怨飄蓬魯城一夜思鄉夢都在西風客舍中

其二

曲阜城東驛路深曲阜城西嶧山陰愁見黃榆千片落碧天萬里獨傷心

其三

天涯一客駐孤城明月高高玉露清惟有夜蛩增我

悵更深切切近床鳴

其四

木落山空秋滿天數聲寒鳥下汀煙一年又近重陽節千里登臨落日邊

其五

虛堂殘燭火猶青夜半飛鴻聽杳冥酒醉不知身是客暗風疎雨入孤亭

其六

杖藜落拓眺煙嵐野寺荒臺夕照含遥憶五湖鱸膾美片帆何日下江南

月下別石珍十首

鷓鴣聲散不勝寒客子歸家歲已殘萬樹梅花煙霧裡江南春色共誰看

其二

君言長別淚雙垂明月相期後會遲我到故園明月夜消魂尤甚別離時

其三

朔風吹雁滿寒沙竹外茅堂暮色斜醉向孤燈數心事一林黃葉起昏鴉

其四

扁舟夜泊大江村夾岸蘆花積水痕欲寄鯉魚潮不上憑將遥夢到東藩

其五

魯城千里雁飛廻梧栢蒼蒼暝色開心折此時無半

語鐘聲一片月邊來

其六

野館蕭蕭細雨多逃名鎮日卧漁簑欲知別後懷君處春草芊芊春水波

其七

任城城下水茫茫握手憐君道路長莫上高臺更南望連天水雪斷斜陽

其八

氣誼如君有幾人不堪話別對黄昏相思倘欲從南
下帶索皮冠遲野園

其九

西風短褐正驅車萬里關河逼歲除回首微茫雲樹
渺問絨珍重故人書

其十

情深不覺酒杯酣忽送長亭掛短帆小謝文章最清
發一時傳誦滿江南

金陵四時歌

春

楊花寂寂閉長門江上青山細雨昏燕子乍來春草
綠斷腸何處覓王孫

夏

水色山光十萬家朱甍碧瓦暮啼鴉後湖不解興亡
恨菡萏仍開六月花

秋

傷心莫問景陽樓野菊丹楓夾路秋六代繁華今已
盡月明依舊大江流

冬

鍾山哀角起西風一片寒城落照中過雁亦知陵闕
改年年嘹唳建章宫

雨次清源

截灣衝瀨片帆過無數楊枝隔岸風千里雁飛山色
外萬家秋在雨聲中

閨思

滿空華月透簾櫳小閣微寒夜半風鶴唳一聲紅燭
短依稀人在夢魂中

遲石珍不至

十月霜飛葉半空雁翻新羽夕陽紅故人又向南郊
去瑟瑟寒山古道中

其二

荒城爐靄鬱雲微旅館蕭條淚濕衣縱使殷勤幾兩

亭菴二集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吳懋謙撰懋謙字六益松江人早從陳子龍李雯諸人遊故力追七子之派稱詩多以漢魏盛唐爲宗然時有叫𠺝張之失